沙丘

-6-

CHAPTERHOUSE: DUNE

聖殿

法蘭克·赫伯特—著 老光／甄春雨—譯

FRANK HERBERT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沙丘

-6-

CHAPTERHOUSE: DUNE

聖殿

法蘭克・赫伯特—著　老光／甄春雨—譯

FRANK HERBERT

COMMON MASTER PRESS+



-6-

CHAPTERHOUSE: DUNE
聖殿

法蘭克・赫伯特—著　老光／甄春雨—譯

FRANK HERBERT

1

唯有控制了历史的教诲，才能让昨日重现。

—贝尼·杰瑟里特终章



苏亡人幼体从贝尼·杰瑟里特的第一个再生箱中诞生后，统御大圣母达尔维·欧德雷迪在中枢顶层她的私人餐厅举办了一场低调的庆祝会。晨曦将明未明，尽管欧德雷迪令其私人大厨备齐了早餐，她的两个顾问团成员—塔玛拉尼和贝隆达—还是对传召显出了不耐烦。

「不是每个女人都有机会主持自己父亲的新生庆祝会。」听到两人抱怨说太忙了，不想浪费时间在这种「无聊的事」上之后，欧德雷迪打趣道。

只有年事已高的塔玛拉尼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贝隆达肥满的脸庞上没有表情，通常这是她用来替代皱眉的方式。

贝隆达是在对大圣母四周相对奢侈的装饰表示不满吗？欧德雷迪暗自揣测。尽管这间宅邸凸显了她独特的地位，但地位带给她的是更多的责任，而不是凌驾于其他女修会成员之上。就像这间小小的餐厅，主要目的是让她在用餐时也能听取助理们意见。

贝隆达的目光左右游移，显然急于离去。花了这么多心思，也未能打破她冷漠的心防。

「怀抱着这孩子，想着『他是我父亲』，感觉真是太奇怪了。」欧德雷迪说道。

「你已经说过一遍了！」贝隆达从肚子深处发出了一声男中音般的闷哼，仿佛每说出一个字都会让她消化不良。

但她听懂了欧德雷迪话中的戏谑。老霸夏迈尔斯·特格的确是大圣母的父亲。欧德雷迪本人亲自采集细胞（用指甲刮下了小碎屑），培养了这个新苏亡人。它一直是某个长期「应变计划」中的一部分，关键在于

她们是否能成功复制忒莱素人的再生箱。然而，贝隆达宁愿被赶出贝尼·杰瑟里特，也不想赞同欧德雷迪的看法，认为这个设备对女修会来说至关重要。

「我觉得这一切都太过儿戏了，」贝隆达说道，「那些疯女人正在猎杀消灭我们，你却想要一场庆祝会！」

欧德雷迪尽量放缓语气：「如果尊母找到我们时，我们仍未准备好，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已丧失了斗志。」

贝隆达默默地盯着欧德雷迪的眼睛，目光中满是愤懑的指责：那些可怕的女人已经毁灭了属于我们的十六颗行星！

欧德雷迪并不认为贝尼·杰瑟里特拥有这些行星。经历了大饥荒和大离散之后，各行星政府成立了松散的联邦，尽管它大幅仰仗女修会提供关键的服务和可靠的通讯，但古老的派系依旧存在—钜贸联会、宇航公会、忒莱素人、分裂之神教会的残余势力，甚至还有鱼言士的辅助人员及分裂衍生的团体。分裂之神留给了人类一个分裂的帝国，然而，帝国中的各种派系突然间都变得有名无实，原因就是遭受从大离散归来的尊母猛烈攻击。贝尼·杰瑟里特依旧维持绝大多数传承至今的古老做法，自然成为进攻的主要目标。

贝隆达的思考三句不离尊母的威胁。欧德雷迪察觉到了她的这项弱点。有时，欧德雷迪会权衡是否要撤换贝隆达，但如今连贝尼·杰瑟里特内部都出现了派系，而且贝隆达的组织能力之佳已获全体公认，在她的指导之下，档案部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

如同往常一样，贝隆达无须明言，就已成功地将统御大圣母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咬着她们不放的猎手上。这破坏了欧德雷迪今早想要低调庆祝的兴致。

她强迫自己想着新苏亡人。特格！如果能唤醒他的初始记忆，那么女修会将再次拥有一个最棒的霸夏。一个晶算师霸夏！一个军事天才，他的英勇已成为旧帝国的传说。

但是，特格真的能对付这些从大离散归来的女人吗？

以无论哪个神的名义，不能让尊母找到我们！还不到时候！

特格代表了太多令人不安的未知及可能。他死于沙丘星毁灭前的那段经历一直笼罩于神秘之中。他肯定在伽穆上做了什么事，才点燃了尊

母无边的怒火。他在沙丘上自杀式的行径尚不至于招来如此狂暴的回应。沙丘星末日之前，关于他在伽穆上的日子，只有些零星的传言。他能飞速移动，人眼都无法捕捉！他真的能做到吗？又一个因为厄崔迪基因而显露的超能力、变异，或只是另一则特格的传说？女修会必须尽快了解清楚。

一位侍祭端来了三份早餐，圣母们飞快地吃着，仿佛早餐是个不必要的插曲，必须尽快了结。浪费时间是危险的。

甚至在两人都离开后，贝隆达未言明的恐惧仍在震慑着欧德雷迪。

那也是我的恐惧。

她起身，走向宽大的窗户，目光越过外面低矮的房顶，看着围绕着中枢的环状果园和草地。才到春末时节，却已能看到一些刚成形的果实。重生。新的特格在今天诞生了！她的思绪中并没有欢欣。通常眼前的景致让她振奋，今早却不同。

我真正的优势是什么？我有什么牌？

统御大圣母掌握的资源令人生畏：忠心耿耿的部下、由特格训练出的霸夏所率领的军队（目前大部分士兵都驻扎在远方，守卫着学院行星兰帕达斯）、工匠和技工、遍布旧帝国的间谍和特务、无数依赖女修会保护免于尊母侵害的劳动者，再加上所有的圣母，她们的他者记忆能溯及生命之初。

欧德雷迪知道自己已达到了圣母能力所能发挥的巅峰，这并不是自大傲慢。如果她个人的记忆无法提供所需的信息，她能依靠其他人的来补充。还有机器储存的资料，不过，她对此有种天生的不信任感。

此刻，欧德雷迪产生了一种欲望，想要挖掘她体内具备的次要记忆，这种属于他人的记忆一层层埋于意识深处。或许，她能在他者的经验中找到应对眼前困境的妙方。但这趟探索之旅很危险！会让人迷失自我好几个小时，沉醉于人类的多样性之中。还是让他者记忆在体内维持平衡吧，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去提取。自我意识才是她人生的支点，她能借此掌握自我身份。

邓肯·艾达荷那奇特的晶算师式暗喻可以帮助理解。

自我意识：你面对穿行于宇宙中的镜子，镜子里一路上倒映出新的影像——连绵不绝的自我映射于影像之中。宇宙虽无涯，镜中却有限，就

好比意识只承载了无涯现实中感知到的几个片段。

要描述她内心那种不可言说的自我意识，没有比这更精准的描绘了。艾达荷描述道：「这是特殊化的复杂。我们收集、组合并映射我们的秩序体系。」

的确，贝尼·杰瑟里特的世界观就是演化形塑了人类，进而创造了秩序。

这套观点能帮助我们对抗那些毫无秩序可言而且还在猎杀我们的女人吗？她们又处于演化树上的哪一支？演化是神的另一个名字吗？

其他圣母会对这种「无端猜测」嗤之以鼻。

不过他者记忆里仍然可能会有答案。

啊，多么诱人！

她多么想将困境中的自我投射到过去的身份上，去感觉一下过去的生活。诱惑的危险让她颤栗。她感觉到他者记忆簇拥在意识的边缘。「就像这样！」「不对！更像这样！」她们真是太贪婪了。必须学会挑选，让过去成为不连贯的画面。这才是意识的意义，代表人仍活着的精髓。

从过去挑选，与现实比对：研判后果。

这就是贝尼·杰瑟里特的历史观。远古时期桑塔亚那的声音仍然在她们生命中回响：「不能铭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中枢是贝尼·杰瑟里特所有建筑中的权力中心，无论从哪个方向来观察，都反映了这一历史观。设计的最高原则就是保持传统。贝尼·杰瑟里特办公的据点之中，几乎没有不具功能性，单纯为了怀旧而保存的建筑。女修会不需要考古学家。圣母就是历史的化身。

虽然比往常多花了点时间，凭窗远眺仍让她渐渐平静了下来。她的目力所及之处，皆为贝尼·杰瑟里特的秩序。

然而，尊母可能会在下一瞬间终结它。女修会的处境比在暴君时期经历的磨难还要糟得多。如今，很多她被迫做出的决定令人憎恶。她工作的空间也因此变得不太宜人。

放弃帕尔马的贝尼·杰瑟里特主堡？

工作台上，贝隆达今早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份建议。欧德雷迪标上了准许的戳记：「同意。」

放弃是因为尊母的进攻近在眼前，我们既无法保卫她们，也无法将她们撤离。

一千一百名圣母，再加上只有命运才能掌握确切数字的侍祭、学员等，都死了，或比死亡还糟糕。都因为这个词。更别提那些在贝尼·杰瑟里特影子下生活的「一般人命」了。

做出这种决定的压力让欧德雷迪产生了新的疲倦。是我的灵魂疲倦了？真的有灵魂存在吗？她感觉累极了，她的意识无法探触劳累的根源。疲倦、疲倦、疲倦。

甚至连贝隆达看起来都压力过重，要知道贝隆达可是享受暴力的人。只有塔玛拉尼表现得较为超脱，但这骗不了欧德雷迪。塔玛拉尼已经进入了袖手旁观的年纪，每个活得够久的女修最终都会抵达这个阶段。到了这时候，除了观察和判断，其他都无关紧要。而且，多数的判断都不会说出口，只是显露在满是皱纹的脸上。近来，塔玛拉尼说得更少了，她的意见是如此简要，以至于都显得有些荒唐：

「多买些无现星舰。」

「通知什阿娜。」

「看一下艾达荷的纪录。」

「问一下默贝拉。」

有时，她只会发出哼哼声，仿佛说出的词语会背叛她似的。

别忘了猎手一直在附近巡逻，扫荡各个空间，寻找能定位圣殿星球的线索。

欧德雷迪在心中偷偷把尊母的无现星舰看成是航行在恒星间无际之海中的海盗船。它们没有悬挂黑色的骷髅旗，但你能在心里看到旗帜。她们可不是什么浪漫的传说。杀戮和掠夺！在他人的鲜血里累积自己的财富。汲取他人的能量，打造自己的杀手无现星舰，行驶在由鲜血润滑的航道上。

而且，她们并未意识到如果沿着这条路径持续航行，自己会淹死在艳红的润滑剂之中。

在尊母应运而生的大离散时期，肯定生活着很多愤怒的人。他们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干掉别人！

允许这种理念自由传播的宇宙是危险的。好的文明不会让暴戾之念

燎原，甚至不会允许星火产生。一旦真的产生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定要尽快处理，因为它天生就极具吸引力。

欧德雷迪觉得很惊讶，尊母竟没看出这个道理，或者是明明看出了，竟然还选择忽视。

「一伙没救的疯子。」塔玛拉尼这么称呼她们。

「仇外者。」贝隆达不同意塔玛拉尼的观点，每次都要出言纠正，仿佛掌管档案部让她对现实有了更深的理解。

她们俩都对，欧德雷迪想着。尊母的行为像是疯子。「外面的人」全是敌人。她们唯一还算信任的人是她们的男性性奴隶，但也有一定的限度。据默贝拉（我们唯一的尊母俘虏）所述，她们会不断施予考验，来检测她们的控制是否稳固。

「有时，只是因为一点小事，她们就会处决某个人，好让其他人警惕。」默贝拉说。她们又追问道：尊母也想用女修会来警惕别人吗？「看到了没！这就是想反抗我们的下场！」

默贝拉说：「你们惹到尊母了。一旦被惹到，她们就不会罢手，直到消灭你们为止。」

除去异己！

直接得不可思议。欧德雷迪想，如果我们能好好利用，这种习性会成为她们的弱点。

仇外到了荒谬的极致？

很可能。

欧德雷迪捶了一下工作台，意识到这个动作会被那些始终在记录统御大圣母行为的女修看到。于是，她对着无所不在的摄影机和在它们后面的监察员大声说道：

「我们不应该坐以待毙！我们已经变得像贝隆达一样臃肿（让她不高兴去吧！），误以为我们创造了牢固的社会和持久不朽的结构。」

欧德雷迪用目光扫视熟悉的房间。

「这地方就是我们的弱点之一！」

她坐在工作台后的椅子上，想起了（偏偏想起这个！）建筑设计和社区规画。怎么说呢，这是统御大圣母的权利！

女修会很少会任社区自然扩展。甚至，在她们接手了现有的建筑之

后（如同她们接手了伽穆上的历史悠久的哈克南主堡时一样），她们依然会制订重建计划。她们需要气动管道来转送小包裹和讯息，也需要光缆和硬射线投影机来传输加密信息。她们把自己当作保护通讯内容的大师。侍祭和圣母信使（她们发誓宁愿自杀也不会背叛上级）则用来传递更重要的讯息。

她想像着窗户外、甚至是这颗行星之外的情景—她的网络组织严密、人员整齐，每个贝尼·杰瑟里特都是其他人的延伸。女修会的存续核心是坚不可摧的忠诚。可能会有人产生动摇，有时还会闹出挺大的风波（如同暴君的祖母杰西卡女士），但动摇从未深入内心。多数的不满都是暂时的。

这些都是贝尼·杰瑟里特的行为模式。一个弱点。

欧德雷迪承认自己认同贝隆达的恐惧。但是，我才不会让这些东西剥夺了生命的乐趣呢！这就等同于向疯狂的尊母缴械。

「猎手想要的是我们的力量，」欧德雷迪看着天花板上的摄影机说道，就像古时的野人会吃掉敌人的心脏。好吧……我们会给她们吃的！她们发现无法消化时已经太晚了！

除了为侍祭和学员量身订做的初期课程，女修会不常用上警世箴言，但是，欧德雷迪有她自己的格言：「总有人要去耕地。」她笑了笑，弯腰开始处理手头的工作，感觉轻松多了。这个房间，这个女修会，这些是她的花园，有需要锄去的野草，有需要播下的种子。还有施肥。千万不能忘了施肥。

2

当我带领人类走上黄金之路，我保证会给他们一个深入骨髓的教训。我知道人类最大的特点就是言行不一。他们说自己追求和平，也就是安稳宁静的生活；然而，他们嘴上这么说，却播下了动荡和暴力的种子。

——神帝雷托二世



原来她称我为蜘蛛女王！

大尊母半躺在一张高台上的大椅子里，干瘪的胸部随着暗笑晃动。一旦我把她逮进网里，她知道会发生些什么！把她吸干抹净，这就是我想干的。

大尊母身材瘦小，长着一张平凡的脸，肌肉会因为紧张而微微抽动。她往下俯看，天窗透下的光线照亮了会客厅地板上铺着的黄色地砖。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圣母趴倒在地，身上绑着魃迦藤。如果希望俘虏乖乖就范，魃迦藤是最好的选择，而眼前的女子也确实不打算挣扎。毕竟这藤能切断她的手臂！

大尊母所处的这间客厅与她的地位十分相称，不光是因为面积足足有三百平方公尺之广，更因为它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宇航的领航员曾用于在交叉点召开集会，每位领航员都待在巨大的气体槽里。现在，黄色地板上的俘虏看上去就像是大地上的一粒尘埃。

这个鼠辈，在告诉我她所谓的统御大圣母是如何称呼我时，似乎很享受嘛！

不过，大尊母心里想着，这仍然是个美妙的早晨。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些女巫身上无法施展酷刑或精神刑讯。你要怎么折磨一个有能力在过程中随时自杀的人呢？真有人就这么死了！她们还有压抑痛感的方法。真狡猾，这些未开化的人。

她还吞下了大量的谢尔！一旦身体里充满这种该死的药物，死后很快就会开始败坏，不会给刑讯留下足够的时间。

大尊母朝手下示意。那人用脚顶了顶趴着的圣母，又在她的示意下放松魆迦藤，好让俘虏能做些轻微的动作。

「你叫什么，孩子？」大尊母问道。她的声音因年龄和强装的温柔而有些刺耳。

「我叫萨班达。」声音年轻又清脆，尚未受到刑讯之苦的影响。

「你想看我们抓个弱男人并征服他吗？」大尊母问道。

萨班达知道该如何应对。她们受过警告。「我会先死去。」她平静地说道，抬头盯着那张苍老的脸孔。大尊母的脸色如同在太阳下晒得太久的干枯根茎，一双老眼里有奇怪的橙色斑块—代表她在发怒，督察曾告诉过她。

老妇身披一袭松垮的红金色长袍，前襟绣着数条黑龙，长袍下是红色的紧身衣，在在凸显了那具瘦弱的身躯。

大尊母表面上不动声色，心中却暗暗诅咒这些女巫：都该去死！「在我们抓到你之前，你在那颗肮脏的行星上是做什么的？」

「教导年轻学员的老师。」

「恐怕我们连一个年轻人都没留下。」嗯？她为什么在笑？为了触怒我！就是这样！

「你教导学生去膜拜女巫什阿娜吗？」大尊母问道。

「我为什么要教导她们去膜拜一位女修呢？什阿娜不会乐见这种事。」

「不会……说得好像她又活过来了，而且你还认识她一样。」

「我们只认识活着的人吗？」

年轻女巫的声音既清脆又无畏。她们拥有惊人的自控力，不过，这也挽救不了她们的命运。奇怪，什阿娜的邪教竟这么具有生命力。必须铲除，像消灭那群女巫那样把它一起消灭。

大尊母举起了右手的小指。早已守候一旁的手下立刻给俘虏打了一针。或许这种新药物能撬开女巫的嘴，或许还是不行。都无所谓。

萨班达在针头刺进脖子时皱了下眉。没过几秒钟便死去了。仆人抬走了她的尸体，准备用来喂给关押着的混合人。混合人并没有什么用

处，在囚禁期间它们不会繁殖，连最简单的命令也不会服从。只是心存怨恨地等待着。

「驯兽师在哪里？」它们会问。或是从它们人形的嘴里冒出一些无意义的词语。不过，混合人还是能带来些娱乐。囚禁也揭示了它们其实很脆弱，跟这些原始的女巫一样。我们会找到女巫的藏身地点。早晚会找到。

3

能以新观点阐释平凡陈腐事物的人足以让人惊怕。我们不想改变想法，若有人要求改变，会让我们感觉遭受威胁。我们声称：「重要的事，我都已经了解了！」然而，颠覆者到来，硬将我们的旧想法扔到一边。

——禅苏非大师



迈尔斯·特格喜欢在围绕着中枢的果园里玩耍。他还在蹒跚学步时，欧德雷迪第一次带他来到此地。他最早的一个记忆，是在刚满两岁，当时他就知道自己是个苏亡人了，尽管还不清楚这个词的全部含意。

「你是个特别的孩子，」欧德雷迪说道，「我们拿一个年迈男人的细胞造出了你。」

尽管他是个早熟的孩子，而且她的话有点令人心神不宁的音色，但他当时对奔跑在夏日树下的高草丛中比较感兴趣。

在那首次果园之行以后，他又多次造访果园，对欧德雷迪及其他教导他的人的印象也不断累积。他很早就意识到，欧德雷迪和他一样喜欢散步。

在他四岁时的一个午后，他告诉她：「我最喜欢春天。」

「我也是。」

在七岁时，他已经表现出了卓越的心智能力，足以与全像式记忆比肩。那种卓越的精神力量，正是女修会对他的前世赋予重任的原因。他开始将果园视为一个能让他探究内心深处的场所。

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拥有一些想不起来的记忆。他深感不安，转身看着午后阳光下欧德雷迪的身影轮廓，说道：「有些东西我想不起来！」

「总有一天你会想起来的。」她说道。

明亮的阳光让他无法逆光看清她的脸。她的声音来自一个模糊的地方，仿佛是她发出的，又仿佛是来自自己的体内。

那年，他开始学习迈尔斯·特格霸夏的生平。那个人的细胞给了他生命。欧德雷迪举起手指，跟他解释了部分情况：「我从他脖子的皮肤上取下一小片细胞，它们已足够赋予你生命。」

那年的果园生长得更加茂盛，果实也更大更沉，蜜蜂似乎都发了狂。

「因为南方的沙漠在变大。」欧德雷迪说道。在清晨的露水中，她牵着他的手，走在茂密的苹果树下。

特格的目光穿过树丛，注视着南方，却很快又对点缀在叶子间的阳光着了迷。他学习过沙漠的知识，觉得自己能感觉沙漠对此地的压力。

「树木能感觉到它们的末日在接近，」欧德雷迪说道，「在受到威胁时，生命的繁殖力会更加旺盛。」

「空气很干燥，」他说道，「肯定是因为沙漠。」

「看到了吗？有些叶子变黄了，边也卷了起来。今年，我们需要加强灌溉。」

她很少会以上对下的态度跟他对话，他喜欢这样，就像只是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说话一样。他看到了黄叶上的卷边，是沙漠造成的。

在果园深处，他们花了点时间安静聆听小鸟与昆虫的叫声。在附近草地上苜蓿丛中工作的蜜蜂前来探查，不过他和其他能在圣殿自由行走的人一样，带有费洛蒙标记。它们嗡嗡飞过他身边，感觉到了身份标志，随后又飞走了，继续在鲜花丛中辛勤劳作。

苹果。欧德雷迪指向了西面。桃子。他的注意力跟随着她指引的方向。是的，在他们东面草地的尽头还有樱桃。他看到了枝干间垂挂着树脂。

她说，大约一千五百年以前，第一艘无现星舰带来了种子和嫩芽，人们满怀着爱意播种于此。

特格想像一双手挖着土，温柔地拍打嫩芽的周围，尽心地灌溉，立起围栏，将牲畜圈养在圣殿星球最初的农园和建筑物四周的草场中。

现在，他已开始学习女修会从拉科斯运来的那条巨型沙虫的历史。它死后产生了称为沙鳟的生物，沙鳟就是沙漠出现与扩张的推手。这段

历史的某些场面与他的前世有关联——一个她们称为「霸夏」的男人。他是个伟大的战士，在一群叫作尊母的可怕女人摧毁拉科斯时牺牲了。

特格发现学习这些知识既有趣又令他苦恼。他感觉到自己体内有空缺，缺了那些本该存在的记忆。有时，空缺会在梦中呼唤他；有时，当他进入冥想，眼前会出现一张张脸，他几乎能听到他们在说话；还有时，他知道一些东西的名字，尽管还没人教过他——尤其是武器的名字。

他意识到一些极为重大的事情将要发生，整个行星将变成沙漠，起因就是尊母想消灭养育了他的贝尼·杰瑟里特。

掌控他生活的那些圣母让他感到敬畏，她们身着黑袍，性格严厉，眼睛是彻底的蓝色，没有一点眼白，她们说是因为香料。

在他看来，只有欧德雷迪向他展现了真实情感，而且她还是个大人物。每个人都称她为统御大圣母，她也要求他用同样的称谓称呼她，不过，他们俩单独待在果园里时可以除外，在那里，他可以叫她母亲。

他九岁那年，临近收获季节的一个早晨，漫步于中枢北面苹果园里的第三个缓坡上时，他们走到了一个浅浅的洼地，里面没有种树，却长满了各式植物。绿草和小花间有条小径，欧德雷迪一只手搂在他肩上，稳住他的身体，看着蜿蜒小径上的黑色垫脚石。她的情绪有点微妙，他能从她的语气里听出来。

「『拥有』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她说道，「我们拥有这颗星球吗？还是它拥有我们？」

「我喜欢这里的味道。」他说。

她放开他，和蔼地鼓吹他走到她前方：「我们在这里种的东西就是给鼻子享用的，迈尔斯。芳香草药。仔细观察一下，等回图书馆后再到书里查找它们。哦，你可以踩上去！」他刚想避开脚下的一棵植物。

他把右脚使劲踏在了绿色的卷须上，闻到了刺鼻的气味。

「它们天生禁得起踩踏，还会释放出气味，」欧德雷迪说道，「督察应该教过你怎么应对思乡病了。她们有没有跟你说过，思乡病通常是由气味引起的？」

「是的，圣母。」他转头看着他踩过的地方，说：「这是迷迭香。」

「你怎么知道？」她口吻紧绷。

他耸了耸肩：「我就是知道。」

「这可能是个初始记忆。」她听上去很欣慰。

他们继续行走在芳香洼地中，欧德雷迪的语气再次变得深沉：「每颗星球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能从中描绘古早以前的地球的某种特征。有时，我们只能创造出一幅粗糙的素描。但是，在这里，我们成功了。」

她俯身从一株萤光绿色的植物上掐下一截嫩枝，用手指揉碎，举到他鼻子底下：「鼠尾草。」

她说对了，但他说不出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在食物里闻过这个味道。它和美蓝极一样吗？」

「鼠尾草能给食物调味，但无法改变意识。」她挺直了身体低头看着他，「记住这个地方，迈尔斯。我们先祖的世界已经消失了，但是，这地方重现了我们部分的根源。」

他感觉她在教他一些重要的知识。他问欧德雷迪：「你怎么会觉得，也可能是这个星球拥有我们？」

「我的女修会相信我们是大地的管家。你知道什么是管家吗？」

「就像罗提洛，我朋友尤该的父亲。尤该说，他的大姊将来也会成为他们家农园的管家。」

「对。在有些星球上，我们居住的时间比任何已知的人类都要久，但我们只是管家。」

「如果你们不拥有圣殿，那它是谁的呢？」

「可能不属于任何人。我的问题是：女修会和这颗星球，我们将互相留下什么印记？」

他抬头看了看她的脸，又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圣殿正在给他留下印记吗？

「多数印记深埋在我们体内，」她牵起他的手，「走吧。」他们离开了芳香洼地，爬上了罗提洛的管辖地，欧德雷迪边走边说话。

「女修会很少会建造花园，」她说道，「园子的产物，功能必须不限于供眼睛和鼻子享用。」

「拿来吃？」

「是的，必须优先用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园子生产食物。刚才那个

洼地的收获可用于我们的厨房。」

他感觉她的话流入了他体内，在体内的空缺处徘徊。他感知到了好几个世纪前定下的计划：树干用来替换建筑物的柱子，树林当作集水区，植物能防止湖泊与河流的堤岸崩塌，防止表层水土的流失，以及维持海岸的形状，水下的植物甚至能给鱼类创造繁殖的场所。贝尼·杰瑟里特还想到了用树林制造荫凉和休憩所，或是在草地上投下有趣的影子。

「树林及其他植物与我们是共生关系。」她说道。

「共生？」这是个新词。

她用了他已有的经历来解释，他曾和别人一起去采蘑菇：

「真菌只有在友好的植物底下才能生长。每种真菌都与某种特别的植物有共生关系。每个生长的生命都会从其他生命那里获取有用的东西。」

她说了一大段，他觉得有些无聊，便踢了下脚边的一团草，却看到她正用冷冷的目光注视着他。他做了什么冒犯她的事了。为什么有的植物可以踩，有的却不行呢？

「迈尔斯！草能防止风把表层土吹到不该去的地方，比如河底。」

他熟悉这个语气。谴责。他低头看着被他轻忽对待的草丛。

「这些草喂饱了我们的牲畜，有些还能提供撒在面包或其他食物上的种子，还有些芦竹能防风。」

他懂！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他说道：「防风？」还故意将音发得奇怪。

她没有笑。他意识到自己还以为能骗到她，实在是太天真。于是，他乖顺地倾听她的讲课。

她告诉他，当沙漠蔓延到此处，由于葡萄的主根能扎入地下好几百公尺，可能是最后一种死去的植物。果树则会率先凋亡。

「它们为什么要死？」

「为了给更重要的生命让出空间。」

「沙虫和美蓝极。」

特格看出欧德雷迪的欣慰，是因为自己知道沙虫与贝尼·杰瑟里特生存所需的香料之间的关系。他不太确定这关系是怎么运作的，但他想像了一个循环：从沙虫到沙鳟再到美蓝极，然后再重新开始。贝尼·杰瑟里

特从循环中获取所需的东西。

然而，他还是觉得这些教导无聊，便问道：「如果这些东西都会死，为什么我还要去图书馆学习它们的名字？」

「因为你是人类，人类会本能地想去分类，给所有的东西贴上标签。」

「为什么我们要给东西命名？」

「因为我们声称对自己命名的东西拥有所有权。但拥有是危险的，会将我们引入歧途。」

她又回到了「拥有」这个话题上。

「我的街道，我的湖泊，我的行星，」她说道，「什么都是我的、我的。然而，你给一个地方或一件东西贴上的标签，可能都不如你本人活得长久，除非有哪个征服者愿意展现他的大度……或是为了让人想起这个名字就觉得恐怖。」

「沙丘星。」他说道。

「你的反应很快！」

「尊母焚毁了沙丘星。」

「要是她们找到了我们，也会对我们这么做。」

「只要我是你们的霸夏，她们就休想得逞！」这句话脱口而出，并没有经过他的思考，但一旦说出口之后，他觉得还是有道理在其中的。图书馆里的纪录说，霸夏只要一出现在战场上，就会让敌人颤抖。

欧德雷迪仿佛知道他在想什么，她说道：「特格霸夏避免不必要的战争，这方面的成就和他的战绩一样闻名。」

「但是，他确实和你的敌人打过仗啊。」

「千万不要忘了沙丘星，迈尔斯。他死在那里。」

「我知道。」

「督察开始让你学习卡拉丹的知识了吗？」

「是的。在我的历史课里，它叫丹星。」

「标签，迈尔斯。名字是有趣的提示，但多数人不会注意到潜藏其后的关联。很无聊的历史是吗？名字是个方便的指标，但只有在自己人面前才派得上用场吗？」

「你是我的自己人吗？」这个问题在他脑海里琢磨了很久，直到这

一刻他才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

「我们都是厄崔迪家的人，你和我。在你回到学习卡拉丹的课程时，别忘了。」

他们往回穿过了果园，走上草地中一个隆起的小土丘，从这里能透过树枝看到中枢的一侧。特格看着这栋掌控了女修会的建物和周边环绕的农园，心中产生新的感悟。在他们沿着围栏旁的小路走向第一街的拱门时，他将感悟埋在了心底。

「一颗有生命的珠宝。」欧德雷迪给中枢的称呼。

当他们穿过拱门，他抬头看着蚀刻在拱门上的街名。优雅的凯拉赫文字，配上流畅的线条，典型的贝尼·杰瑟里特装饰。所有的街道和建筑都标上了同样的字体。

看着他身旁的中枢、前方广场上灵动的喷泉，还有四处精美的细节，他感觉到了一种深刻的人类体验。贝尼·杰瑟里特让这地方展现了某种支持力，他还无法理解其力量的源泉。那些平时课程及果园散步中学到的简单抑或复杂的知识，他又有了新的理解。这是种潜在的晶算师反应，但他还不懂，只是感觉自己可靠的记忆力把一些关系挪移了几下，重新排列。他突然停了下来，看着他们的来时路——在覆盖着顶棚的街道上，透过拱门能看到远处的果园。万物彼此间都有联系。中枢的废水能产出甲烷和化肥（他和督察一起参观过工厂）。甲烷为各种泵及冷藏系统提供动力。

「你在看什么，迈尔斯？」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他记起了一个秋日的下午，欧德雷迪带着他乘坐一架扑翼机飞到了中枢的上空，跟他讲解了所有的联系，给了他一个「概论」。当时他听进耳里的只是一些词，但现在那些词有了意义。

「这是我们所能创造出最接近封闭的生态系统，」欧德雷迪在扑翼机内说道，「气象管理部门的轨道监视器监视着它，安排气流的去向。」

「你为什么站着不动，一直盯着果园，迈尔斯？」她的语气里充满了命令含意，他无法不服从。

「在扑翼机内，你说它既美丽又危险。」

他们只一起乘坐过一次扑翼机，她立刻明白他的意思。「生态圈。」

他转身抬头看着她，等待着后话。

「封闭，」她说道，「垒起高墙，阻隔变化，这做法多诱人啊。在自我满足的舒适中腐烂。」

她的话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他感觉以前曾听过……在另一个地方，一个不同的女人同样抓着他的手。

「任何形式的封闭都是滋生仇外的沃土，」她说道，「它只会带来苦涩的收获。」

不是每个词都一样，但说的是同一个教训。

他跟在欧德雷迪身旁慢慢走着，手在她掌心里微微冒汗。

「你怎么这么安静，迈尔斯？」

「你们是农夫，」他说道，「这才是你们贝尼·杰瑟里特真正所做的事。」

她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这是晶算师训练在他身上的体现，他本人还不知道。最好先别提，时机还没到。「我们关心所有能生长的东西，迈尔斯。你能看出来，说明你有很强的观察力。」

他们道别后，她要回到她的高楼，他要回到学校内他的住所，欧德雷迪说道：「我会告诉你的督察，让她们把教学重点放在如何更巧妙地使用力量上。」

他误解了：「我已经开始练习使用雷射枪了。她们说我很棒。」

「我也听说了。但是，有些武器是无法靠手操控的，只能靠你的心灵。」

4

规则造就了堡垒，小人则躲在堡垒后分封领地。天下太平时，此举孕育风险；危机降临时，则化为灾难。

——贝尼·杰瑟里特终章



大尊母的寝宫内黑得如地狱一般。枢机劳格诺身为这位至高无上者的高级助理，在接到命令后从未开灯的走廊里走了进来。在看到黑暗之后，她打了个冷颤。这些没有亮光的对谈让她恐惧，她知道大尊母乐于见到她战栗，但这不可能是维持黑暗的唯一原因。大尊母是在害怕遭受攻击吗？曾经有几位至高无上者死在了床上。不……不会这么简单，这可能只是部分的原因。

黑暗中传来哼哼声和呻吟声。

有些尊母私底下打趣说，大尊母敢和混合人上床，劳格诺觉得很有可能。这位大尊母敢干很多事情，她不是在大离散的灾难中收集了很多特别的武器吗？不过，混合人？尊母们知道混合人无法被性束缚。至少人类无法用性束缚它们。不过，多面人之敌或许可以做到。谁知道呢？

寝宫内有股毛皮的味道。劳格诺关上了身后的门。无论大尊母在屏障般的黑暗中干些什么，她都不喜欢被打扰。但是，她允许我称她为达玛。

又一声呻吟，随后一句：「坐在地上，劳格诺。是的，就坐在门边。」

她真的能看到我吗，还是靠猜的？

劳格诺没有勇气去证实。毒药。总有一天我要用药物弄死她。她很谨慎，但也会分心。虽然可能为姊妹们所不齿，但若是为了换代，即使是用毒药也没问题……只要继任者能用其他手段来维持她的地位就好。

「劳格诺，你今天和那几个伊克斯人谈过了。关于那件武器，他们

说了什么吗？」

「他们不清楚它的功能，达玛。我没告诉他们它是什么。」

「当然不能。」

「您想再次提议让武器与弹药结合吗？」

「你在嘲讽我吗，劳格诺？」

「绝对不是！达玛。」

「希望如此。」

陷入一片寂静。劳格诺知道她们两人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大灾难发生后，只残留了三百件同型的武器，每件只能用一次，而且还有个前提，需要顾问团同意装弹（她们掌握了弹药）。因此，尽管大尊母本人控制着武器，但她只掌握了那巨大杀伤力的一半。没有弹药的武器，只是拿在手里的一根黑管子罢了。装了弹药之后，它才会在飞行弧线所及之处切割出一道不见血的死亡之线。

「多面人。」大尊母喃喃自语道。

劳格诺朝着黑暗中话音传来的地方点了点头。

或许她能看到我。我不知道她还收藏了什么，或是伊克斯人提供给她了什么。

那些多面人，愿他们生生世世都受诅咒。是他们制造了灾难，他们和他们的混合人！除了少数的几把，几乎所有这种武器都被没收了。那力量太惊人了。在回到那场战斗之前，我们必须加强武装。达玛是对的。

「那颗行星━巴塞尔，」大尊母说道，「你确定没人防卫它？」

「我们没有侦测到守军。走私贩说它不设防。」

「这星球上可是有数量惊人的苏石！」

「在旧帝国内，人们通常不敢招惹女巫。」

「我不相信那颗行星上只有几个她们的人！应该是某种陷阱！」

「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达玛。」

「我不信任走私贩，劳格诺。再去绑几个来，拷问他们巴塞尔的事。女巫的实力可能不行，但她们不是笨蛋。」

「是，达玛。」

「告诉伊克斯人，如果他们无法复制那种武器，我们会很不高

兴。」

「但是，没有弹药的话，达玛……」

「等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这个问题。现在，退下吧。」

离开时，劳格诺听到了一声喘息，「啊……」。跟寝宫相比，走廊即便黑暗，也让人觉得舒适。她快步向光亮处走去。

5

我们往往会染上敌人最糟糕的特质。

—贝尼·杰瑟里特终章



又是水的影像！

我们正在把这颗该死的行星变成沙漠，我却见到了水的影像！

欧德雷迪坐在工作室里，在早晨一如往常的嘈杂声包围中，感觉到了海之子浮在水面上，随着波浪起伏。波浪是血的颜色。她属于海之子的自我期待着流血的时刻。

她知道这些影像的源头：很早以前，圣母尚未支配她的人生，她在伽穆海边那栋漂亮的房子度过童年。尽管眼前有那么多烦恼，她还是没能忍住微笑。爸爸准备的牡蛎，她仍然喜欢这道菜。

在海中漂浮是她对童年最深的记忆。漂浮能让她感觉到自我。海浪的起伏，望不到边的地平线，在这个水世界蜿蜒的界限外还有奇怪的新世界。海浪、地平线、新世界，到处都有危险，她漂浮在危险的边缘，并没有沉沦。所有的一切都表明了她就是海之子。

在那里，爸爸显得更平静。西比亚妈妈也更快乐，脸迎着风，黑发飘扬。当时的日子有种平衡感，那是一种古老的语言，甚至比欧德雷迪所拥有最古老的他者记忆还要古老，说着让人宽慰的话语。「我属于这个地方，我的自然环境。我是海之子。」

她健康的心智来自那些时光。在陌生的海洋里保持平衡的能力，让你即使面临突发的巨浪也能保持最深刻的自我。

早在圣母来接走她们「隐藏的厄崔迪血脉」之前，西比亚妈妈就给了欧德雷迪这个能力。西比亚妈妈，虽然只是个养母，却教会了欧德雷迪要爱自己。

在贝尼·杰瑟里特社会里，任何形式的爱都会受到质疑。因此，这成

了欧德雷迪最深沉的秘密。

从根本上说，我对自己很满意。我不在乎独自待着。但在经历了香料之痛，灌入了他者记忆之后，圣母都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自一人了。

西比亚妈妈，是的，还有爸爸，作为贝尼·杰瑟里特委派的监护人，在她那些躲藏的年月里，赋予她强大的力量。于是圣母们便被降格，成为只负责加强那种力量的角色。

督察曾尝试抹除欧德雷迪体内「对亲密情感的渴望」，但最后还是失败了，或者说不是很确定她们是否成功了，总是心存怀疑。后来，她们派她去了阿尔－达纳布，一个有意仿造了萨鲁斯·塞康达斯最糟之处的地方，一颗能不断对人进行考验的行星。从某些方面来说，那里比沙丘星更糟糕，有着高耸的悬崖、干枯的峡谷、炙热的风和冰冷的风，以及要不太少、要不就太多的水分。女修会把它看作是试炼之地，考验那些注定要前往沙丘星的人。但是，这一切都没能触及欧德雷迪体内的秘密核心。海之子依然完好如初。

现在，海之子对我发出了警告。

是预知力发出的警告吗？

她一直具备预见的天赋，小小的悸动代表女修会即将面临危险。厄崔迪基因提醒她有威胁存在。是针对圣殿吗？不……她无法触及的悸动告诉她，是别的对象。和圣殿同样重要的对象。

兰帕达斯？她的天赋没有明示。

育种女修曾尝试从厄崔迪的血脉中清除危险的预知力，但效果有限。「我们无法承受再出现一个魁萨茨·哈德拉克！」她们知道统御大圣母体内也拥有这种奇异特质，不过已逝的前任统御大圣母塔拉札仍建议「谨慎地利用她的天赋」。塔拉札认为欧德雷迪只会用预知力来警告贝尼·杰瑟里特即将面临的威胁。

欧德雷迪赞同。在某些不由自主的时刻，她瞥见过威胁，仅是瞥见。现在，她却开始做梦。

那是个反复出现的逼真梦境，梦中所有的感觉都和她头脑挥之不去的阴影一致。她走在一根横跨峡谷的绳索上，有人（她不敢回头看是谁）从她身后赶来，手里拿着斧头，要砍断绳索。她感觉光着的脚底踩

在粗糙的纤维上，凛冽的寒风在呼啸，风中有烧焦的味道。她知道拿斧头的人已经很接近了！

每踏出一步都面临危险，每踏出一步都消耗了她全部的能量。一步！再一步！绳索在摇晃，她朝两侧伸展双臂，竭力保持平衡。

如果我坠落了，女修会也会一起坠落！

贝尼·杰瑟里特将终结于绳索下的深谷中。和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女修会总有一天也会消亡，连圣母都无法拒绝承认这一点。

但不是这里，不该坠落于断绳之下。我们不能让绳索被砍断！我必须在挥斧者到来之前越过山谷。「必须！必须！」

梦总是结束于此处。在卧房内醒来时，她自己的声音犹在耳边回响。颤栗，但没有出汗，即使在梦魇中挣扎，贝尼·杰瑟里特的控制力也不允许她有过度激烈的反应。

身体不需要出汗？还是身体无法出汗？

欧德雷迪坐在工作室里回味着梦境，明白脆弱绳索的意象代表了深刻的现实：我正带领女修会行走在钢丝上。海之子察觉厄运逼近，以血水的景象预警。这不是简单的警告，而是噩兆。她想起身高呼：「小鸡们，快躲进草丛里！快跑！快跑！」

这会吓坏那些监察员的！

统御大圣母的职责要求她必须隐藏自己的恐惧，要表现出除了眼前那份掌握全局的工作，其他事都无关紧要的样子。必须避免恐慌！倒不是说她当下立即的决定在这个时局里就不算重要，但关键是她需要表现出平静的态度。

有些小鸡已经跑了，跑到未知世界，在他者记忆中分享生命。剩下的在圣殿里的小鸡知道什么时候该跑。当我们被发现的时候。届时，她们的行为将由当下的需求来决定。重要的是她们接受过的超凡训练，那才是她们最可靠的准备。

贝尼·杰瑟里特成员的每个新细胞，不管最终它会去向何方，都跟圣殿一样做好了最终的准备：彻底的毁灭，而不是投降。呼啸之火将吞没珍贵的肉体和文件，征服者只会得到一片毫无意义的废墟，残垣里点缀着零星的灰烬。

有些圣殿的女修可能会逃走。但是，在受到攻击时逃离，这实在太

没出息了！

为了预做准备，位居要职的女修会成员都分享了他者记忆。但统御大圣母还没这么做。为了鼓舞士气！

逃到哪里、谁能成功出逃、谁会被抓？这些是关键的问题。什阿娜正在新沙漠的边缘等待或许永远都不会出现的沙虫，要是尊母抓住了她呢？什阿娜加上沙虫，是一股强大的宗教力量，尊母可能知道该如何利用。要是尊母抓住了艾达荷的苏亡人或是特格的苏亡人呢？无论是哪种情况出现，我们再也没有藏身之所了。

要是？要是？

她内心的焦虑在呼喊：「应该在抓到艾达荷的时候就杀了他！我们不应该制造特格的苏亡人。」

只有她的顾问团成员、高级助理和几位监察员跟她有相同的疑虑。她们搁置这个疑虑未提，但心中总持保留态度。她们无法对这两个苏亡人百分百放心，甚至在破坏了那艘无现星舰，让它对呼啸的火焰毫无招架之力之后都未能改变心意。

特格在英勇牺牲前的最后时刻，看到了理当无法被看见的东西吗（包括无现星舰）？他怎么知道要去沙丘星的那座沙漠跟我们会合？

如果特格能做到，那么邓肯·艾达荷凭借可怕的天分，再加上他累积了无数代的厄崔迪（以及未知的）基因，可能也会获得这个能力。

我自己动手吧！

突然间，她有所感悟。她第一次意识到，塔玛拉尼和贝隆达在看着她们的统御大圣母时，心中的恐惧和欧德雷迪看着两个苏亡人时是一样的。

光是知道人类有办法察觉到无现星舰和其他类似的屏蔽手段，就会造成她们的宇宙失衡。这个情形肯定会让尊母加速行动。宇宙里游荡着无数的艾达荷后代。他总是在抱怨自己不是「女修会该死的种马」，但还是执行了多次她们的任务。

我始终感觉他会参与育种是为了他自己。可能他就是这么想的。

顾问团怀疑，特格展现出的这种天赋，可能存在于任何一个厄崔迪家族的直系后代中。

那么多的年月都去哪里了？时间都去哪里了？又到了收获的季节，

但女修会仍处于不安定的状态。欧德雷迪注意到早晨已过半了，中枢那熟悉的声音和气味包裹着她。外面的走廊上有人在走动，公共食堂内煮着鸡肉和包心菜，一切都正常。

什么是正常？工作时间中却沉浸在水的意象里，正常吗？海之子忘不了伽穆，包括那里的气味，如微风吹拂而摇曳的海草，臭氧让每一口呼吸都饱含氧气，还有她身边的人，他们说话和走路的样子是那么自由自在。海上的对话以一种她未能察觉的方式深植于她内心。甚至连日常的闲聊都有深意，就像是海洋深处的洋流在朗诵。

欧德雷迪感觉自己必须记起身体徜徉在儿时的海洋里的体验，她需要再次掌握那片海拥有的力量，她需要吸纳她在纯真年代就已学会用来强化自己的力量。

俯卧在咸水里，尽可能长时间地屏住呼吸，漂浮在海浪冲刷的时光里，所有的烦恼都被洗净了。这才是压力管理的精髓，她全身都放松了。

我漂浮，故我在。

海之子预警，海之子抚慰。她亟须抚慰，尽管从未承认过。

昨晚，欧德雷迪在工作室的窗玻璃上看见自己的倒影，凹陷的脸颊和下垂的嘴角让她震惊。年纪和责任，再加上疲倦，使得她丰满的嘴唇变薄，脸上曾经柔和的线条也拉长了。只有全蓝的眼睛依然如炬，挺拔的身材依旧有力。

冲动之下，欧德雷迪拍打一个按钮，眼睛盯着桌子上升起的投影：那是停泊在圣殿地面航太站上的无现星舰，神秘的机器堆砌而成的庞然大物，时间流动仿佛与它无关。在半休眠的年月里，它把着陆平台压出一大片下陷，看上去就像卡住了似的。处于怠速的发动机，刚好只够它对拥有预知力的搜索者隐藏起自己庞大的身躯，特别是那些宇航公会的领航员，他们可是会迫不及待地出卖贝尼·杰瑟里特。

为什么她要调出这个画面呢？

是因为三个幽禁其中的人，包括司凯特利，最后一位在世的忒莱素尊主；默贝拉和邓肯·艾达荷，因性关系而被绑在一起的一对，他们无法挣脱彼此的羁绊，就如同无现星舰将他们困住了一样。

不简单，统统都不简单。

大多数贝尼·杰瑟里特的重大决定背后都有异常复杂的原因。无现星舰和它舱内的凡人只能笼统地说是一项尝试。耗费不菲，能源的耗费惊人，即使处于怠速模式也一样。

针对各种耗费都斤斤计较地测量，足以说明能源危机已降临。那是贝隆达的担忧之一。甚至在她最客观的时候，你都能从她的语气中听出来：「已经到底了，没地方再砍了！」近年来每一位贝尼·杰瑟里特都知道会计们警惕的眼睛在盯着她们，计算着她们消耗的能量。

贝隆达闯进工作室，左臂下夹着一个利读联晶纸卷轴。她走路的样子仿佛和地板有仇，重重的步伐像是在说：「看啊，吃我一脚！再吃一脚！」地板仅仅因为在她脚下就成了一种罪过。

欧德雷迪注意到贝隆达眼中的神色，心突然抽紧了。贝隆达将利读联晶纸甩在桌子上，发出啪的一声。

「兰帕达斯！」贝隆达说道，语气中含着悲愤。

欧德雷迪无须打开卷轴。海之子的血水已成为现实。

「有幸存者吗？」她语气紧绷。

「没有。」贝隆达坐倒在欧德雷迪桌子旁属于她的犬椅里。

塔玛拉尼也走了进来，坐在贝隆达身后，两人都流露出受打击的神情。

没有幸存者。

欧德雷迪允许自己体内发出了一阵颤栗，从她的胸口一路传到脚跟。她不在乎其他人看到自己的失态，这间工作室见识过女修们更糟的行为。

「谁报告的？」欧德雷迪问道。

贝隆达说道：「我们在钜贸联会的间谍提供的报告，上面有特殊的标记。毫无疑问是拉比提供了消息。」

欧德雷迪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瞥了眼同伴身后那扇宽阔的拱形窗，看到轻柔的雪花在飞舞。是的，这个消息值得冬天展示它的威力。

圣殿的成员们不喜欢突然就进入冬季，然而她们的处境迫使气象控制中心让温度猛降。没有时间去平缓地入冬，对生长的作物也没有展现仁慈。每个晚上都会降温三到四度。整个过程要在一周内结束，将一切都置于冗长的寒冷之下。

寒冷，和来自兰帕达斯的消息正匹配。

天气变化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起雾。她能看到，随着阵雪停息，雾在逐渐消散。非常令人疑惑的天气。气象控制中心让气温降到接近露点，雾气收聚成了地面残存的一块块水渍，再化为薄雾，如同薄纱般笼罩着枝头无叶的果园，像是一团毒气。

一个幸存者都没有？

贝隆达摇摇头，以回应欧德雷迪探询的眼神。

兰帕达斯——女修会行星网络中的明珠，上面有她们最珍贵的学院，也成了一团毫无生机的灰烬和熔毁的金属。还有埃利夫·伯兹马里霸夏和他亲手挑选的卫队。都死了？

「都死了。」贝隆达说道。

伯兹马里，老霸夏特格最钟爱的学生，死了，死得毫无价值。兰帕达斯——宏伟的图书馆、优秀的教师、一流的学生……都死了。

「连卢西拉也……？」欧德雷迪问道。圣母卢西拉是兰帕达斯的副统领，曾受命一旦见到危险的迹象就须逃离，把牺牲者的记忆尽可能存留在他者记忆中并带走。

「间谍说她们都死了。」贝隆达坚持道。

这次袭击给剩下的贝尼·杰瑟里特传递了冰冷的信号：「你或许就是下一个！」

什么样的人类社会能冷酷到犯下这种暴行？欧德雷迪不知道。她想像着尊母在基地内的早餐会上讨论着这个消息：「我们又摧毁了一颗贝尼·杰瑟里特的行星，她们说死了一百亿人。这个月已经有六颗行星了，不是吗？麻烦递一下鲜奶油，可以吗，亲爱的？」

欧德雷迪的目光因恐惧而几乎呆滞。她拿起了报告，迅速浏览起来。来自拉比，确认无疑。她放下文件，看着她的顾问们。

贝隆达上了年纪，体态肥胖，脸色红润。这位晶算师档案员还戴上了老花眼镜，不在乎此举暴露了她的年龄。她不悦地龇牙咧嘴，不必说什么就表达了她的想法。她看到了欧德雷迪对报告的反应，她可能会再次主张要用相同方式以牙还牙。对于一个以天生刻薄而闻名的人来说，这个想法再自然不过了。她需要进入晶算师模式才会变得有分析力。

贝隆达的反应也没什么错，欧德雷迪想着。但是，她不会喜欢我的

想法。我必须小心选择现在该说的话。以免太早暴露我的计划。

「以暴制暴在某些情况下有其功用，」欧德雷迪说道，「我们必须谨慎从事。」

行了！这样就能先发制人，让贝尔不爆发。

塔玛拉尼在椅子上稍稍挪动了身子。欧德雷迪看着这位年纪更老的女人。塔玛拉尼戴着耐心的面具，表现镇静。雪白的头发复盖在瘦长的脸颊上，她的外貌显露出岁月淬炼的智慧。

然而，透过塔玛的面具，欧德雷迪看到了极端严峻冷冽的态度，表明她厌恶所见所闻的一切。

贝隆达肥满的身材让人感觉柔软，塔玛拉尼与她相反，骨架突出，显得刚毅。她依然注重身材，肌肉也达到了协调的最高级。然而，眼睛泄漏了她的心思：她放弃了，已将自己抽离于生命之外。虽然她仍然在观察，但内心已开始了最后的撤退。塔玛拉尼广为人知的智慧已成了某种小聪明，多数时候都凭借过去的经验和决定，而不是仰赖对当下的观察。

我们必须做好撤换她的准备。什阿娜可能是合适的人选。对我们来说，什阿娜有其危险性，但她有很大的潜力。而且，什阿娜是在沙丘星上出生的。

欧德雷迪注视着塔玛拉尼稀疏的眉毛。它们挂在眼睑上的样子就像是用杂乱无章掩饰着什么。没错，要安排什阿娜替代塔玛拉尼。

塔玛拉尼知道她们正面临棘手的局面，她应该会同意这个决定。欧德雷迪知道，在宣布决定的时候，只须让塔玛的注意力集中到她们所面临的巨大困境上就行了。

该死，我会想她的！

你必须先理解领袖如何顺应历史洪流，才有可能理解历史。每一位领袖都需要有外人的配合才能无限期延续他的统治。看看我的一生，我是个领袖，也是个外人。不要以为我只是创造了一个教会国家，那是我作为领袖的工作，而且我只是复制了历史上的先例。我统治的时代中，那些野蛮的艺术展现出我就是个与群体背离的外人。人们最喜爱的诗，是英雄史诗；最受欢迎的戏剧主题，是英雄主义。舞蹈已广遭遗弃。这些刺激使人民察觉到我剥夺了他们某样事物。我剥夺了他们什么？就是选择在历史中成为何种角色的权利。

—雷托二世（暴君），维舍尔·别布翻译



我要死了！卢西拉想着。

求你们了，亲爱的女修姊妹，不要让我现在死去，我必须将头脑里那些珍贵的重担传递出去！

女修姊妹！

贝尼·杰瑟里特很少会表现出家庭观念，但它依然存在。从基因上来说，她们之间都有联系。而且有了他者记忆的协助，她们通常知道联系在哪里。因此她们并不需要一些特别的称呼，像是「有共同曾祖父母的堂表姊妹」或是「姨婆、姑婆」。她们看着彼此的联系，就像是织工看着织布，她们知道经纬线是如何纺成织布的。织布，一个比家庭更合适的词。正是贝尼·杰瑟里特这块大织布组成了女修会，古早的家庭概念则提供了经纬线。

现在，卢西拉只想把女修姊妹们当成家人。她的家庭需要她携带的东西。

我真是个笨蛋，怎么会想到来伽穆避难！

但是，她受损的无现星舰已无法前行。尊母的残忍实在是令人发指！这背后代表的仇恨也让她恐惧。

兰帕达斯周围的逃生路线上布满了死亡陷阱。折叠空间的边界上散落着小型的球状无现空间，每座无现空间都配备了力场投影仪和触发式雷射枪。当雷射触发，击中球状无现空间内的霍兹曼效应产生器时，产生的连锁反应会释放出核能。闯进陷阱区，致命的爆炸就会无声地袭来。昂贵，但是有效！足够多的爆炸甚至能将宇航公会的巨舰变成虚空中的废铁。她舰上的防御系统辨识出陷阱，但已经太晚了。好在，她猜自己的运气还算可以。

当她从这幢孤独的伽穆农舍的二楼窗户往外看时，却感觉不到好运。窗户开着，午后的微风带来的肯定是油的味道，远处有火光和浑浊的黑烟。哈克南家族在这颗星球上留下了油腻的印记，如此之深，难以消除。

她在此处的接应人是个退休的苏克医生，但是，她知道他的身份远不止于此。这个秘密隐藏得很深，贝尼·杰瑟里特中只有少数几位姊妹知道。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分类：甚至在自己人之间，也不会谈论这些秘密，因为这么做会伤害我们。我们不会在分享的生命中将这些秘密从一个女修传递到另一个女修，因为没有路径。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才敢去了解它。某一次，因为欧德雷迪模糊不清的评论，卢西拉才误打误撞得知秘密。

「你知道伽穆上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嗯……那里有一个团体，他们维系族群的方式是只吃祝圣后的食物。一个由从未被同化过的移民带来的传统。他们自我封闭，禁止跟外族通婚之类的事情。当然，他们会引发猜忌，耳语、谣言不绝，但这有助于他们与别人更疏离。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卢西拉知道有个古老的社会能完全符合这个描述。她有些好奇，她印象中的那个群体应该在第二次跨空间移民之后不久就消亡了。彻底查询档案之后她的好奇心更加旺盛，她得知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宗教仪式那些充满道听涂说的描绘（尤其是烛台）、持守特殊圣日的习惯（严禁在这些日子里工作）。而且，他们不只存在于伽穆！

一天早晨，趁着少有的空闲，卢西拉走进工作室来验证她的「投射

推断」，一种不如晶算师的结论可靠，但比纯猜测要更进一步的东西。

「我感觉你有新的任务要派给我。」

「我看到你花了不少时间在档案部。」

「只是觉得现在这么做会有意义。」

「看出什么联系了吗？」

「我有个推断。」那个伽穆上的秘密团体——他们是犹太人，对吗？

「你可能会需要掌握些特别的信息，因为我们将派你去一个新的驻地。」欧德雷迪轻描淡写地说。

没等人开口邀请，卢西拉就直接坐进了贝隆达的犬椅里。

欧德雷迪拿起尖笔，在一张抛弃式纸张上写了些东西，并以摄影机看不到的方式递给卢西拉。

卢西拉明白她的意思，她弯腰用脑袋遮挡住它。

「你的推断是正确的。你必须以死捍卫这个秘密，这是换取他们合作的代价，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卢西拉撕碎了纸条。

欧德雷迪用眼睛和手掌的识别标志打开了身后墙上的一道暗门，拿出一小片利读联晶纸递给卢西拉。这纸摸起来温暖，卢西拉却感觉到了寒意。什么秘密隐藏得这么深？欧德雷迪从工作台底下拉出解读讯息的头罩，转到正确的位置。

卢西拉颤抖着手将晶纸放入接收口，并将解读罩拉近盖住了自己的头。她头脑中立即出现了信息，一段口语，带有异常古老的口音，一字一顿地便于听者能够听清：「引起了你注意的那些人被称为犹太人。在很多个世代以前，他们就决定退求自保。有一个办法可以躲避一再上演的大屠杀，那就是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太空旅行不但让这办法有机会成真，而且还变得有吸引力。他们躲藏在无数的行星上，而且有些行星上可能只有他们存在。那是他们自己的大离散。然而，这并不意谓他们放弃了从多次逃生中养成的古老习俗。古老的宗教仍然存在，只是有些改变。在你这个时代，或许一个来自古代的拉比依然可以站在犹太家庭的安息日烛台后面，不敢到隔阂。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严格保密，你可能会跟一个犹太人共事一辈子却不会起疑。他们称之为『完全伪装』，虽然他们也知道这么做的危险。」

卢西拉毫不犹豫就信了这段话。埋藏如此之深的秘密，会被其他任

何怀疑其存在的人视为威胁。「否则他们为什么要保密，嗯？回答我！」

晶纸仍在向她的意识倾吐着秘密：「在面临曝光的危机时，他们有一个标准的回应，『我们追寻的事物，是我们的先祖信奉的教义。它是一种复兴，带给我们过去时光中最美好的东西』。」

卢西拉知道这种回应的用意。世上总有「疯狂的复兴主义者」，这种回答保证能浇灭绝大多数的好奇心。「他们？哦，只是一帮子复兴主义者而已。」

「但是，这套托辞对我们无效（晶纸继续说）。我们有保存完好的犹太历史，还有大量的他者记忆告诉我们他们需要保密的原因。我们没有去搅乱这个现状，直到我在柯瑞诺战役期间和之后担任统御大圣母（真的是很古老了！），看到了我们女修会需要一个秘密组织，一个能对我们的请求做出回应的团体。」

卢西拉不禁感到一阵疑惑。请求？

久远之前的那位统御大圣母预料到听者会疑惑。「偶尔，我们会提出些他们无法拒绝的要求。但是，他们也会对我们提出要求。」

卢西拉沉浸在这个地下团体的神秘事迹之中。它隐藏得比绝密更深。她在档案部查询时提出的简单问题多数都遭到了忽视：「犹太人？那是什么？哦，是的，一个古老的教派。你自己去查吧，我们没时间浪费在宗教研究。」

晶纸还有更多的事可说：「犹太人认为我们在某些方面学了他们，对此他们有时得意，有时又沮丧。我们的配种是由女性的血统来控制配对模式，这套方法也被视为是犹太人的方式。只有当你的母亲是犹太人时，你才能是个犹太人。」

晶纸开始做出结语：「永世不忘大流散。保守这个秘密事关我们最高的荣誉。」

卢西拉从头上摘下了解读罩。

「你是执行兰帕达斯上某个棘手任务的合适人选。」欧德雷迪说道，并把晶纸放回了藏匿处。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犹太人搞不好还消灭了。看欧德雷迪的「棘手任务」把我搞成什么样了！

从伽穆农舍的高处望出去，卢西拉注意到有辆大货运车开进了空地。她下方立刻喧闹起来，工人从各个方向拥来，带着装满蔬菜的拖拉桶在车前会合。她闻到了西葫芦断茎发出的刺鼻气味。

卢西拉没有离开窗边。她的东道主给了她本地人的衣着——一件土灰色的旧长袍，还用浅蓝色的头巾盖住了她的浅金发。关键是不要做任何会引起别人注意的事。她看过其他女人驻足观察农田里的工作，因此她在此地现身，可能也会被视作只是出于好奇。

货运车体型巨大，悬浮器支撑着铰接的车斗，斗里的货物已堆成了小山一般。司机站在车头透明的驾驶室里，双手放在操纵杆上，眼睛瞪着正前方。他的双腿岔开，身子倚靠着斜支的支撑网，左侧臀部贴住了油门。他是个大个子男人，黝黑的脸庞上满是深深的皱纹，头发也有几缕花白。他的身体是机器的延伸，引导着身后那庞然大物的动作。他经过卢西拉时，朝她瞥了一眼，然后目光又回到了她下方建筑物围成的宽敞装卸区上。

和他的机器合而为一了，她想着，说明人类可以适应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卢西拉感觉这想法里有一种无奈。如果你过度适应某种东西，其他方面的能力就会萎缩。我们的所做所为限制了我们自己。

她将自己想像成某种大机器的操作员，跟那个货车里的人没什么区别。

大货车重重地从她身边经过，驶离场地，司机没有再看她一眼。他已经看过她一次了，为什么还要再看一次呢？

她觉得东道主对于躲藏地的选择十分明智。这里人烟稀少，附近只有值得信任的工人，繁重的工作消磨了他们的好奇心，于是经过时都不会感到好奇。在她刚被带到此地时，她就注意到了这地方的特点。当时是傍晚，人们已经往家里走去。你能透过人们停止一天工作的时间来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早早上床，意谓你处于一个密度较小的区域。要是夜生活丰富的话，人们会躁动不安，因为周遭其他人的活动也会让你的意识处于敏感状态。

是什么引发我进入了内省的状态？

在女修会第一次撤退时，尊母的杀戮尚未白热化，卢西拉很难让自己相信「外面有人在追捕我们，想把我们都杀光」。

大屠杀！那天早晨，拉比在离开「去看看我能为你做什么」之前，用了这个词来形容。

她知道拉比从久远且苦涩的记忆中选择了这个词。但是自从她首次在伽穆生活的日子以来，直到大屠杀发生之间，这是她第一次体会到了受困于周遭无法控制的环境是什么感觉。

我也是个逃犯。

女修会现在的情形和她们在暴君治下的遭遇有些类似。但是，神帝显然（现在看来）没打算根除贝尼·杰瑟里特，只是想统治它。他显然做到了！

那个该死的拉比去哪里了？

他是个高大、热情的男人，戴着老式的眼镜。宽阔的脸庞被太阳晒成了棕色。尽管嗓音和动作都能证明他的年纪不小，脸上却没几道皱纹。眼镜让人的目光无法不集中到他那双深嵌在眼窝的棕眼，而他的眼光正热情地注视着她。

「尊母吗，」在她向他解释自己的困境时，他说（就在楼上这间光秃秃的屋子里），「哦，老天！这不好办。」

卢西拉料到了这个回应，而且她还看出他其实已经知道了。

「有个宇航公会的领航员在帮她们搜索你，」他说道，「据说他是一个艾德瑞克，很厉害的。」

「我有希欧娜的血脉，他『看』不到我的。」

「也看不到我，或是我们的人，同样的原因。我们犹太人会因应需求而改变，你懂的。」

「这位艾德瑞克只是在装装样子，」她说道，「他能做的有限。」

「但是，她们把他带来了。恐怕我们没有办法把你安全地送离这个星球。」

「那我们该怎么办？」

「慢慢想办法吧。我的人民并非完全无用，你明白吗？」

她听出了真诚和关心。他还安静地说起了如何抗拒尊母的性诱惑：「表现得低调些，不要引起她们的兴趣。」

「我要去联络几个人。」他说。

她竟然觉得宽慰。当人落入医生的手里，时常会发生些不近人情甚

至是残酷的事情。然而，她现在让自己安心，苏克学校毕业的医生受过制约，对他人的需求很敏感，他们富有同情心且懂得关爱。（当然，在紧急情况下，这一切都会被抛弃在一旁。）

她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将注意力集中在「单人死亡教育」中学到的真言。

如果我将要死去，我必须把卓越的教诲传下去，我必须在宁静中离去。

真言起了点作用，但她还是觉得有些发抖。拉比离开太久了，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相信他是错误的决定吗？

随着愈来愈不祥的感觉，卢西拉迫使自己运用起贝尼·杰瑟里特的归真术，重新审视她与拉比的会面。她的督察称此状态为「缺乏经验时会自然表现出的纯真，经常被误解为无知，实际上不同」。所有的事情开始返璞归真，依序到位，就如同晶算师的心智运算。信息重新输入，不受成见妨碍。「你是面镜子，照着宇宙。镜中影像就是你所有的经验，感官感应着镜中影像，猜想由此产生。即便是错的猜想也很重要，因为在某些例外情况中，多个错误猜想也能衍生出可靠的决定。」

「我们是你忠实的仆人。」拉比说过。

这话绝对会让圣母产生警觉。

突然间，欧德雷迪的晶纸提出的解释显得不再充分。事事几乎总和利益相关。她认为，这种说法虽然有些愤世嫉俗，却非常实在。想把利益从人类行为中清除出去的尝试，总是会在过程中的动荡里失败。不同的社会制度只是改变了计量利益的刻度而已。例如庞大的官僚管理体系，其筹码就是权力。

卢西拉提醒自己，利益的表现总是相同的。看看这位拉比的大农场！像是苏克医师的退休养老之所吗？她看过这类地方都有什么，有仆人、富丽堂皇的厅堂，肯定还有更多。不管在什么制度下，利益的表现形式总是一致的：精美的饮食、美丽的爱人、豪华的旅行、辉煌的假日居所。

当你对这种事见得足够多时，甚至会觉得无聊。

她知道自己心思紊乱，但无力阻止。生存。一个体系最基本的需求

永远是生存。我威胁到了拉比和他人民的生存。

他讨好过她。永远要小心那些讨好我们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在讨好我们手中的权力。多么惬意啊，大群的仆人伺候在旁，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召唤。多么让人衰弱。

尊母犯下的错误。

是什么耽搁了拉比？

他是在算计圣母卢西拉能卖多少钱吗？

楼下的一扇门被使劲摔上，震动了她脚下的地板。她听到楼梯上传来匆忙的脚步声。这些人是多么原始啊。楼梯！门打开时，卢西拉转过了身。拉比走进来，身上带着浓郁的美蓝极气味。他站在门口观察着她的情绪。

「请原谅我这么晚才来，女士。我被宇航公会的领航员艾德瑞克召去盘查了。」

这解释了香料的气味。领航员永远都浸泡在美蓝极橘色的气体中，他们的五官通常在蒸汽里模糊不清。卢西拉能想像领航员那小小的V形嘴巴和丑陋的鼻翼，嘴巴和鼻子在领航员那张太阳穴搏动的巨大脸庞上显得渺小。她能感受拉比的内心当时该有多么紧张，同时听着领航员如歌唱般的啼叫声，以及实时翻译出的冷冰冰的凯拉赫语音。

「他想要什么？」

「你。」

「他知不知道……」

「他不确定，但是，我敢说他在怀疑我们。话说回来，他怀疑所有的人。」

「他们跟踪你了吗？」

「没必要。他们随时都能找到我。」

「我们该怎么办？」她知道自己说得太快，声音也太大了。

「亲爱的女士……」他往前走了三步，她看到了他前额和鼻子上的汗珠。是恐惧，她能闻到。

「嗯，怎么样？」

「尊母行为背后的经济观……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他的话应验了她的恐惧。我就知道！他要出卖我！

「正如你们圣母所熟知的，经济体系里总是存在着漏洞。」

「怎么说？」她心中充满警惕。

「对任何商品的贸易进行不彻底的压制，总是会提高贸易商的利润，尤其是高级批发商的利润。」他的声音里有种令人不安的犹豫，「觉得能在边境挡住你不乐见的毒品，这是种错误的想法。」

他想说什么？这话解释的基本道理甚至连侍祭都懂。提高的利润总是会被用来买下绕过边境警卫的安全通道，通常是买通警卫本人。

他买通了尊母的仆人？当然不会，他不相信这么做是安全的。

她等着他整理想法。显然，他在组织一套最有可能让她接受的措辞。

为什么他要把她的注意力引向边境警卫？他的目的肯定是这样。当然，警卫都有充分的理由来背叛他们的上司。他们会说：「如果我不做，其他人也会做的。」

她不敢抱有期望。

拉比清了清嗓子。显然，他已经找到了合适的措辞，也组织好了句子。

「我不认为有什么办法能让你活着离开伽穆。」

她没有料到他会这么直接。「但是……」

「你带着的信息，则是另外一回事。」他说道。

这才是提起边境和警卫的原因！

「你不理解，拉比。我的信息不只是些话语和警告。」她用手指轻点前额，「这里面有很多珍贵的生命，大量无法取代的经验，这些知识如此重要，以至于—」

「啊，我确实明白，亲爱的女士。问题是『你』不理解。」

怎么总是在理解还是不理解的问题上纠缠！

「此刻，我需要仰仗你的荣誉。」他说道。

哈，传说中的贝尼·杰瑟里特言出必行！

「你知道我死也不会出卖你的。」她说道。

他摊开了双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动作：「我完全相信，亲爱的女士。但问题和背叛无关，而是和某些我们从未向女修会透露过的事有关。」

「你想跟我说什么？」她的口气强硬，几乎用上了魅音（她曾受过警告，不要对犹太人使用这招）。

「我必须得到你的承诺。你必须亲口保证，不会用我将要透露的秘密对付我们。你必须保证接受我提出的办法，去解决目前的困境。」

「在还没了解是什么办法之前？」

「我要求你相信我，我保证我们会履行对女修会的承诺。」

她盯着他，想要看穿他设置在双方之间的屏障。她可以理解他表面上的反应，但是无法解读他出乎意料行为下的神秘事物。

拉比等着这个有些可怕的女人做出决定。圣母总是让他觉得不安。他知道她的选择，而且觉得她可怜。他知道她能看到自己脸上露出了怜悯的表情。她们知道得那么多，同时又是那么少。她们的力量那么强大，她们对秘密以色列的知识又是那么危险！

但是，我们欠她们的债。她不是上帝的选民，但债就是债。荣誉就是荣誉，真理就是真理。

贝尼·杰瑟里特已多次在紧急关头解救了秘密以色列。大屠杀是他的人民熟知的词语，深深地刻在了秘密以色列的精神中。因为那「难以说出口」的浩劫，上帝的选民永远不会忘却，也永远不会原谅。

在日常仪式（还有定期的集体分享）当中不断加深的记忆，在拉比必须做出的选择上打上了光圈。这个可怜的女人！她同样也被困在记忆和周遭环境之中。

一起入瓮吧！我们一起！

「我向你保证。」卢西拉说道。

拉比退回屋子唯一的那扇门前，打开了门。一位穿着棕色长袍的老妪站在门外。在拉比的示意下，她走进了屋子。漂流木色的头发整齐地在脑后绑成了一个髻，她脸上满是皱纹，面色如同干杏仁般暗沉。但是，那双眼睛！彻底的一片蓝！还有那凛冽的目光……

「这位是利百加，我们自己人，」拉比说道，「而且，我相信你能看出来，她做过一件危险的事。」

「香料之痛。」卢西拉轻声说道。

「她很早以前就通过试验了，一直以来帮了我们很多。现在，她来帮你了。」

卢西拉必须确认：「你能分享吗？」

「我从未试过，女士，但是我知道怎么做。」她边回答边走向卢西拉，直到她俩几乎要撞上了才停下脚步。

她们向对方弯身，直到额头触碰在一起。她们各自伸出双手，撑住对方的肩膀。

在她们的意识联通时，卢西拉勉力抛出了一个意念：「必须把这些送到我的女修姊妹手里！」

「我保证，亲爱的女士。」

在完全融合的意识中，不可能存在欺骗。有毒的美蓝极精华，立即且必然的死亡—古代弗瑞曼人传神地称为「小死亡」，确保她们双方对彼此彻底坦诚。卢西拉接受了利百加的承诺，这位体制外的犹太圣母用生命做出了保证。还有别的！卢西拉看到之后倒吸了一口气。拉比打算把她出卖给尊母。货车司机是她们派来的，来确认农舍里是否真的有一位符合卢西拉样貌的女人。

利百加的坦诚让卢西拉无法拒绝。「这是我们唯一能拯救自己，并继续赢得信任的方法。」

这就是拉比让她思考警卫和权力代理人的原因！聪明，聪明。我接受，正如他预料的那样。

7

你无法仅凭一根线来操控提线木偶。

——禅逊尼警句



圣母什阿娜站在雕刻台旁，双手裹着灰爪塑具，如同戴着副怪模怪样的手套。台上那黑色的感应合成玻璃已在她手下被抚弄了近一个小时。她感觉自己快要实现心中那狂热涌现的构思。创作力的烈度烧得她的皮肤阵阵抽搐，她猜那些从她右边走廊经过的人肯定都注意到了。灰色的光线穿过她工作室北边的窗户，投到了她身后，西边的窗户被沙漠落日点亮成了橙色。

几分钟之前，在沙漠监测站任职什阿娜手下高级助理的普雷斯特就来到了门廊处。但是，整个站里的人都知道，最好不要打断什阿娜的工作。

什阿娜后退一步，用手背捋了一下前额一束被晒到斑驳的棕色头发。面前立着的黑色合成玻璃物体是个挑战，它的弧线和平面「几乎」已能匹配她体内感应到的形象。

每当我的恐惧到达顶峰，我就来到这里创作。她想着。

这想法抑制了创作欲望，她却更加努力想要完成雕塑。她戴着塑具的双手在材料上上下翻飞，黑色的形状顺应着她的每一次侵入，像是狂风下的波浪。

北边窗户透进来的光线消失了，自动灯光从天花板边缘补上了黄灰色的光线。那不一样，那不一样！

什阿娜从她的作品旁退开。接近了……但还不够。她几乎能触摸到体内的形象，感觉到它挣扎着想要诞生。但是，这东西还是不对。她右手使劲一挥，将它打回成了台子上的一个黑色团块。

该死！

她摘下塑具，放到雕塑台旁的架子上。西边窗户外的地平线仍然保持着一抹橘红。天色暗得很快，一如她体内退却的创作欲望。

她快步走向落日照亮的窗户，刚好能及时看到今日最后一支搜索队伍归来。载具的降落灯明晃晃地刺向南方，那里有一座临时搭建的平台，建在通往日渐扩大的沙丘的道路上。她从扑翼机慢吞吞降落的样子就能看出他们没有找到香料喷发点，也没找到任何迹象表明放生在那里的沙鳟终于长成了沙虫。

我是一个牧虫人，但我的虫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

窗户倒映出了她朦胧的影像。她能看到香料之痛留下的痕迹。沙丘星上棕色皮肤的瘦弱流浪儿长成了气质严厉的高个子女人。她的棕发仍固执地逃离头巾的束缚，披散在颈后。全蓝的双眼里流露出野性，她自己看得到，其他人也看得到。这就是问题，她恐惧的源头。

显然，护使团对什阿娜的期待绝不会停止。

如果大沙虫出现（沙胡罗归来了！），贝尼·杰瑟里特的护使团随时会将她推到毫无疑心的人类面前接受崇拜。神话成真……就像她想把心中形象塑造成现实一样。

圣女什阿娜！神帝也是她的奴仆！神圣的沙虫也服从于她！雷托归来啦！

这会影响到尊母吗？可能。她们至少在表面上侍奉着古杜尔，神帝的另一个名字。

她们不太可能追随「圣女什阿娜」的领导，但可能会认同她在性方面的做法。什阿娜知道，自己的性行为即使以贝尼·杰瑟里特的标准来看仍显得缺乏节制，她借此抗议护使团强加在她身上的身份。至于她坚持只与邓肯·艾达荷训练过性链接的男性交媾，只是一个……借口。

贝隆达怀疑了。

晶算师贝隆达对于那些越界的女修来说是个长存的威胁，这也是贝隆达在女修会高级顾问团一直手握大权的原因。

什阿娜转身离开窗户，扑倒在她的橘棕色床罩上。在她正前方有一幅黑白画，画中一条巨大的沙虫耸立在一个渺小的人影面前。

这是它们以往的样子，它们可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我想透过这幅画表达什么？如果我知道，我可能就可以完成那座雕塑了。

与邓肯一起发明秘密的手语是一场冒险。但是有些事不能让女修会知道——还不到时候。

可能有某种方法，可以让我们两个一起逃脱。

但是，他们能去哪里呢？这是个被尊母和其他力量围困的宇宙。这是个由分散的行星组成的宇宙，行星上居住的人类大多希望能和平地生活——有些地方接受贝尼·杰瑟里特的指引；更多地区在尊母的压制下求存；大多数地区还是希望能达到最大限度的自治，实现长久以来的民主梦想；除此之外总有些地方充满未知。还有，别忘了尊母的教训！默贝拉透露的线索表示，鱼言士和圣母中的极端分子组成了尊母。鱼言士的民主变成了尊母的独裁！线索十分充分，无法忽视。但是，为什么她们要运用诸如T式探测仪、细胞诱导和高超的性技巧等手段，一再放大那些无意识的冲动呢？

我们被驱逐的天赋还有市场吗？

这个宇宙不再只拥有一个交易所，地下网络已形成。它异常松散，创建在过去形成的和解和暂时的协议之上。

欧德雷迪曾经说过：「它就像一件起了毛边、缀了补丁的旧衣服。」

旧帝国时期钜贸联会严密控制下的贸易网络早已不复存在。现在，只剩下零星得可怕的少数地点，由极其松散的纽带连接。人民对这块破布不屑一顾，总是思念着那些美好的旧时光。

什么样的宇宙能够接受成了亡命之徒的我们，而不把我们看成是神圣的什阿娜及她的配偶？

这么说并非将邓肯当成了配偶。这只是贝尼·杰瑟里特最初的计划：「让什阿娜与邓肯结合。我们控制他，他能控制她。」

默贝拉提前终止了这个计划。对我们两个都是好事。谁会需要对性着魔呢？但是，什阿娜不得不承认她对邓肯·艾达荷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那些手语，那些抚摸。还有，一旦欧德雷迪前来询问，他们该怎么跟她说？根本不必怀疑这种询问会不会来，那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谈论了邓肯和默贝拉怎么才能从你手里逃走，大圣母。我们谈论了用其他方法来恢复特格的记忆。我们谈论了该怎么反抗贝尼·杰瑟里特。是的，达尔维·欧德雷迪！你以前的学生成了反抗你的人。」

什阿娜承认自己对默贝拉也有复杂的感觉。

她驯服了邓肯，我不一定能做到。

这位被俘的尊母是个有趣的研究对象……有时，她这个人本身也挺风趣。她那首诙谐的打油诗贴在了舰上侍祭的餐厅里。

嘿，神！我希望祢在那里。

我想让祢听听我的祈祷而已。

那神像在我架子上傲立，

那真的是祢，还是只是我自己？

好吧，不管了，我开始哩：

为了我俩共同的利益，

请让我将腰杆挺立，

助我走出我的罪大恶极，

树立我作为完美榜样的样貌，

满足我部门里的督察。

或只是为了您上帝，

与面包为了酵母一个道理。

不管出于什么动机，

都是为了我和祢。

这事件引起欧德雷迪与她的对峙，摄影机拍下了那个美妙的画面。欧德雷迪的声音带有某种奇怪的尖锐：「默贝拉？是你吗？」

「恐怕是的。」声音里没有愧疚。

「恐怕？」仍然尖锐。

「怎么了？」相当挑衅。

「你取笑了护使团！别狡辩，这就是你的企图。」

「她们太做作了！」

每当想起那场对峙，什阿娜都忍不住同情。具有反抗精神的默贝拉是个征兆。在人们被迫注意这征兆以前，它已经发酵多久了？

我用这种方式来对抗永恒的纪律。「遵守纪律能让你变得坚强，孩子。」

默贝拉的孩提时代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压力塑造了她？生活其实就是对压力做出的回应。有些人禁不住诱惑，并因此改变形貌：毛孔舒张，满脸绯红。是酒神巴克斯在朝他们抛媚眼。色欲也会在人的形象上留下印记，圣母借由无数世纪的观察，对此已了然于胸。我们被压力所塑造，不管我们是否选择抗拒。压力和塑造—这就是生活。我的秘密反抗给我带来了新的压力。

考虑到女修会现在对任何威胁都保持高度的警戒，与邓肯用手语交谈可能没多少用处。

什阿娜歪着头看着雕塑台上那个黑色的团块。

但是，我要坚持。我要创造出对我自己生命的声明，我要创造属于我自己的生活！该死的贝尼·杰瑟里特！

然后我会失去女修们的尊敬。

长久以来，遵从规范的行为模式一直强加于女修们身上。从最古老的时期开始，她们就一直保存着它，并不时拿出来重新打磨，做些必要的修补，如同时间长河中其他任何人类的创造物一样。到了现在，它依然存在于沉默的敬畏之中。

只有这样你才是一位圣母，用任何其他的标准都不算。

什阿娜以前就知道她会被迫挑战这件老古董的极限，甚至可能会打破它。她知道，那个想要重现她体内最狂野意识的黑色合成玻璃物体，只是她必须完成的事情之一。称之为反抗也好，或称之为其他名字也好，总之，她无法抗拒胸膛内的力量。

如果限制自己只能观察，你肯定就会错失生活的意义。生活的目标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尽你所能去活出最好的人生。生活就是场游戏，如果你投入进去，玩得尽兴，就能明白其中的规则。否则，你将无法保持平衡，不断地被变换的玩法所惊吓。非玩家们总是哀怨他们得不到运气的垂青，他们拒绝承认，其实他们自己可以创造运气。

—达尔维·欧德雷迪



「你看过摄影机最近拍摄艾达荷的纪录吗？」贝隆达问道。

「等一下！等一下！」欧德雷迪心中有些不快，贝隆达的询问相当合理，但她的回答却泄漏了情绪。

这些日子，压力把统御大圣母逼得愈来愈紧。长久以来，她一直采取兴趣广泛的态度面对必须处理的任务。任务愈多，她的兴趣就愈多，视野也就愈广泛，因此也注定能产生更多有用的资料。感官用得愈多就愈灵敏。本质，这就是她的兴趣所追求的东西。追寻本质，就像是寻找食物来安抚空虚的胃。

不知从何时起，她的日子变成了今天早晨的重复。众所周知，她喜欢独自细思，但工作室的墙壁困住了她。她必须待在别人找得到她的地方，不光能找得到，而且可以实时地发送通讯内容和人员。

该死！我会挤出时间。我必须挤出时间！

时间压力是主要的一种压力。

什阿娜说过：「我们走在借来的时间里。」

非常有诗意！但是，在实际的需求面前没什么作用。在斧头落下之前，她必须将尽可能多的贝尼·杰瑟里特细胞分散到各处，没有任何其他任务能更优先。贝尼·杰瑟里特的织布正在被扯碎，送往圣殿居民无从知

晓的目的地。有时，欧德雷迪将这种流动看成是碎布片，翻飞着在无现星舰里远去，带着一批沙鳟。一同带去的还有贝尼·杰瑟里特的传统、知识和记忆，可以用来辨别方向。但是，女修会早在第一次大离散就这么做过，结果没人回来，也没人发出过讯息。没人，没人，只有尊母回来了。如果她们曾经是贝尼·杰瑟里特，那么现在她们已扭曲得可怕，盲目且有自我毁灭的倾向。

我们还能再次完整吗？

欧德雷迪低头看着桌面上的工作：更多的待选表格。谁要离去，谁要留下？没有时间停下来深呼吸。来自前任统御大圣母塔拉札的他者记忆摆出了一副「早就跟你说了」的姿态。「明白我当初都经历过什么了吗？」

我还曾经渴望过顶层的位置呢。

顶层可能有位置（她乐于这么跟侍祭们说），但是，不怎么有时间。

有时，想到「外面」那些被动的、非贝尼·杰瑟里特的普通人时，欧德雷迪会嫉妒他们。他们可以生活在幻想里。多么欣慰。你可以假装你的生活会无限持续下去，明天会变得更好，天上的神明都在给你关照。

她以对自己的鄙视结束了这次恍神。未被遮蔽的眼睛更好，不管它看到了什么。

「我研究了艾达荷最新的纪录。」她说道，看着桌子对面耐心等待的贝隆达。

「他具备有趣的本能。」贝隆达说道。

欧德雷迪琢磨了一阵。无现星舰上遍布摄影机，几乎没有死角。顾问团关于苏亡人艾达荷的理论正一天天地变成现实。这个苏亡人到底掌握了艾达荷系列生命中多少记忆？

「塔玛拉尼对他们的孩子有疑虑，」贝隆达说道，「她们有什么危险的天赋吗？」

这忧虑是意料中事。默贝拉在无现星舰中为艾达荷生下的三个孩子在刚出生时就被带走了，她们的成长都处于密切的观察之下。她们拥有尊母展现的那种可怕的反应速度吗？现在还太早，无法下结论。据默贝拉所言，这是在青春期才会表现出的能力。

贝尼·杰瑟里特的尊母俘虏在愤怒的无奈中接受了孩子被带走。然而，艾达荷显得无动于衷。奇怪，难道有什么东西给了他更宽广的生殖观？几乎和贝尼·杰瑟里特的观念一样？

「另一项贝尼·杰瑟里特的育种计划。」他讥笑道。

欧德雷迪延伸思考。她们在艾达荷身上看到的真的是贝尼·杰瑟里特的态度吗？女修会说情感牵挂是古代的遗物——对于人类在那个时期的生存至关重要，但在贝尼·杰瑟里特的计划里无关紧要。

本能。

从卵子和精子里带来的东西。通常响亮而又关键：「这是整个物种在对你说话，笨蛋！」

爱……后代……饥饿……无意识的动机触发了特定的行为。胡搞这些东西很危险，育种女修在对这些深层动机施加影响力的时候很清楚。顾问团会定期对此进行检讨，并下令密切关注后果。

「你研究了纪录。这就是你的全部答案？」这反应以贝隆达的风格来说几近哀怨。

在贝尔感兴趣的摄影机纪录中，艾达荷向默贝拉询问了尊母的性成瘾技术。为什么？他与之媲美的能力来自忒莱素人在再生箱中加入他细胞的特性。艾达荷的能力与无意识的行为模式同源，类似本能，然而效果与尊母的无法区分，都是不断放大兴奋，直到驱逐了所有的理智，把受害者困在此等「奖赏」的源头。

默贝拉只口头表达了她的能力，她显然仍余怒未消，因为艾达荷在她身上使用了她学过的相同的技术。

「当艾达荷问到动机时，默贝拉拒绝回答。」贝隆达说道。

是的，我注意到了。

「我能杀了你，你知道吧！」默贝拉说。

摄影机纪录显示他们躺在无现星舰内默贝拉舱房里的床上，刚刚结束了互相满足瘾头，裸露的肉体上有点点汗珠，默贝拉的前额盖着一块蓝色毛巾，绿色的双眼盯着摄影机。她似乎在直接盯着观察者，眼里有代表愤怒的橙色斑点，来自残余在她体内的香料替代品，尊母服用的一类。她现在服用的是美蓝极，而且没有副作用。

艾达荷躺在她身边，黑发散落在脸旁，与他脑袋下的白色枕头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双眼紧闭，眼睑颤动，脸庞削瘦，尽管欧德雷迪的私人厨师亲自为他准备了可口的餐食，他吃得还是不够，高耸的颧骨轮廓清晰得夸张。被禁锢了这么多年后，他的脸已是皮包骨。

默贝拉的身体能力足够支持她语出威胁，欧德雷迪知道，但在心理上说不通。杀了她的爱人？不太可能！

贝隆达也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她展现自己身体的速度时，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们以前也看过她这样。」

「她知道我们在观察。」

在摄影机拍摄之下，默贝拉的身体压下交媾后的疲倦，挑衅式地从床上跃起，以一种看不清的速度（比贝尼·杰瑟里特能达到的速度快多了）踢出了右脚，在离艾达荷头部只有一根发丝的距离时才硬生生停了下来。

她一开始动作，艾达荷就睁开了眼睛。他看着她，毫不恐惧，也没有眨眼。

那一脚，如果踢中了会致命的！这种事情，只须看一次就足以让人心生恐惧了。默贝拉动作时并不需要大脑皮层，就像是昆虫，肌肉里的神经自主触发了攻击。

「你懂了吧！」默贝拉放下了脚，低头盯着他。

艾达荷笑了。

看着纪录，欧德雷迪想起了女修会掌握了默贝拉的三个孩子，都是女孩。育种女修都很兴奋。一段时间之后，这条血脉出生的圣母或许也会有尊母的能力。

那时，可能在我们无法拥有的未来。

但是，欧德雷迪还是和育种女修一样兴奋。那个速度！再加上肌肉神经训练，女修会伟大的普拉那 - 并度资源！她把这种情况下可能创造的产物默默放在心里。

「她是做给我们看的，而不是给他。」贝隆达说道。

欧德雷迪不是很确定。默贝拉厌恶一直处于被人观察之下，但她已经习惯了。她的很多行为显然已经无视了摄影机背后的人。在这条纪录上，她又回到了床上原来的位置，躺在艾达荷的身边。

「我已经对存取这条纪录加上了限制，」贝隆达说道，「有些侍祭

看了觉得不舒服。」

欧德雷迪点了点头。性成瘾。尊母这个方面的能力在贝尼·杰瑟里特内部掀起了波澜，尤其在侍祭之间，非常有挑唆性。而且，圣殿星球上大多数的女修都知道圣母什阿娜是她们中唯一练习过这些技巧的人，练习的目的是挑战一个常见的顾虑，即性成瘾会弱化女修的能力。

「我们不能变成尊母！」贝隆达总是这么说。但是，什阿娜代表了重要的控制因子。她教会了我们关于默贝拉的一些事物。

某天下午，默贝拉独自在她无现星舰上的舱房内待着，一副放松的样子，欧德雷迪见状便试着单刀直入地询问：「在遇到艾达荷之前，你们中有人试过，怎么说呢，『投入进去』吗？」

默贝拉又回到了愤怒而傲然的神态：「他是趁我不备！」

她对艾达荷的问题表现过同样的愤怒。想到这里，欧德雷迪朝工作台俯身，调出了原始纪录。

「看她变得有多愤怒，」贝隆达说道，「这态度是催眠植入所致，被问到相关问题就发动。我敢以我的名誉担保。」

「香料之痛能解除这种催眠。」欧德雷迪说道。

「如果她能进入这种状态！」

「催眠术本该是属于我们的秘密。」

贝隆达琢磨着话中的引申含意：在最初的大离散中，派出去的姊妹一个都没回来。

这想法在她们的意识里始终挥之不去：「真的是贝尼·杰瑟里特的叛徒创造了尊母？」很多线索可作为佐证。那她们为什么要用性技巧奴役男性？默贝拉的闲扯并没有揭示真相。尊母的所有行为都与贝尼·杰瑟里特的教育相悖。

「我们必须了解清楚，」贝隆达坚持道，「我们知道的少数事情让人不安。」

欧德雷迪认同她的担忧。这种能力到底有多大的诱惑力？非常大，她觉得。侍祭们抱怨说梦到自己变成了尊母。贝隆达的担忧是合理的。

一旦创造或触发如此野性的力量，就能创建异常复杂的肉欲幻境。只须通过支配人们的欲望、触发幻想，就能控制全人类。

尊母竟敢使用如此可怕的力量。只要让世人都知道她们掌握了令人

炫目的快感的钥匙，她们就赢得了一半的战争。光是让人知道有这种钥匙的存在，就已经是投降的开始。尊母组织中像默贝拉这个级别的人可能不清楚情况，但是位居高层的人……可不可能她们只是运用了性的力量，却不关心甚至不了解深层的威力？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最初那些离散的姊妹究竟受到了什么诱惑，走上了这条死路？

之前，贝隆达曾提出过她的猜测：

在首次大离散时期，尊母俘虏关押了圣母。「欢迎，圣母。我们邀请你们欣赏一下我们展现的能力。」先是一幕幕的交媾场面，接着展示了尊母身体能达到的速度。然后尊母让圣母停止服用美蓝极，注射主成分为肾上腺素的替代品，里面还掺杂了催眠药物。在药物的作用下，圣母被打上了性印记。

这一切，加上香料之痛的退却（贝隆达猜想），可能会让受害者否定原本的身份。

天啊！最初的尊母难道都是圣母？我们敢在自己身上检验这个猜测吗？我们又能从无现星舰里的那一对男女身上学到些什么？

来源不同的两种信息摊在女修会敏锐的眼睛前，但钥匙还没找到。

女人和男人不再仅是繁殖上的伙伴，也不再仅是互相的慰藉和依靠。关系里加了点新东西。风险又被提升了。

在工作台上播放着的摄影机纪录里，默贝拉说了些什么，吸引了大圣母的全部注意力。

「我们尊母自找的！怪不了其他人。」

「你听到了吗？」贝隆达问道。

欧德雷迪猛力地摇了摇头，想要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在这段对话上。

「我跟你不一样。」艾达荷反对道。

「空洞的借口，」默贝拉指责道，「你想说你是被忒莱素人调整过了，去诱惑你碰到的第一个铭者？」

「并杀了她，」艾达荷补充道，「那是他们的期望。」

「但是，你甚至都没试过要杀我。我并不是说你能杀得了我。」

「那是因为……」艾达荷没接着往下说。他下意识地朝摄影机瞥了一眼。

「他想说什么？」贝隆达跳了起来，「我们必须搞清楚！」

欧德雷迪继续默默观察这对囚徒。默贝拉表现出惊人的洞察力：「你觉得你是在跟你无关的场合下碰巧撞上我了？」

「是的。」

「但是，我看到你体内有东西接受了这一切！你不仅是在他人的操控下逆来顺受，你把它展现到了极致。」

艾达荷的眼睛发直，仿佛在审视自己。他仰起头，舒展胸部肌肉。

「那是晶算师的表情！」贝隆达叫道。

欧德雷迪所有的分析员都导出这个结论，但尚未得到艾达荷的承认。如果他是个晶算师，为什么要隐瞒呢？

因为晶算师能力还意味了其他事物。他害怕我们，而且，他的确该害怕。

默贝拉轻蔑地说道：「你不只随机运用，还改善了忒莱素人在你身上施加的能力。你内心有一部分其实根本不怨恨这能力！」

「那是她处理罪恶感的方式，」贝隆达说道，「她必须让自己相信这套说法，才能解释艾达荷为什么困得住她。」

欧德雷迪抿紧了嘴唇。投影中的艾达荷笑了：「或许我们两个都一样。」

「你不能怪罪忒莱素人，我不能怪罪尊母。」

塔玛拉尼走进工作室，坐在贝隆达身旁的犬椅中。「看来，你也对这段感兴趣。」她示意了一下投影。

欧德雷迪关上了投影。

「我一直在检查我们的再生箱，」塔玛拉尼说道，「那个该死的司凯特利隐瞒了关键信息。」

「我们的第一个苏亡人没问题吧，是吗？」贝隆达问道。

「我们的苏克医生没发现什么问题。」

欧德雷迪语气柔和地说道：「司凯特利必须留下一些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

双方都抱有幻想：贝尼·杰瑟里特从尊母手下救出司凯特利，收留他在圣殿避难，而他则向女修会支付一定的代价。但是，每个研究他的圣母都知道，这位最后的忒莱素尊主还有别的企图。

忒莱素人很聪明，真是聪明，比我们怀疑的更聪明。他们用再生箱

玷污了我们。「箱」这个字——又是他们的一个谎言。我们想像它是装满温热羊水的容器，每个箱子都是复杂机器，用来（以精确、步骤清晰和可控的方式）复制子宫的功能。箱子倒是箱子的样子，可看看它实际上装着什么！

忒莱素的方案很直接：使用原生器官。经过无数的世代，大自然已经做出了优化。贝尼·忒莱素所需要做的只是加上了他们的控制系统，复制细胞内所存信息的一套独有方式。

司凯特利称之为「上帝的语言」。更准确地说，是魔鬼的语言。

提供回馈。细胞会指导自己所在的子宫，受精卵或多或少可能都会这么做，忒莱素人只是优化了它。

欧德雷迪叹了一声，引得她的同伴投来了锐利的目光。大圣母遇到了什么新麻烦？

司凯特利的坦白让我担忧。那些真相对我们造成了什么影响？噢，我们对这种「道德败坏之事」避之唯恐不及。接着，我们会找个说词来合理化自己的作为——我们知道那只是在合理化！「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如果这能制造我们急需的苏亡人，或许可以找到志愿者。」找到了！志愿者！

「你在捡羊毛！」塔玛拉尼不满地哼了一声。她瞥了眼贝隆达，想要对她说话，又觉得不妥而作罢。

贝隆达的表情变得有些麻木，通常这意谓她情绪低落。她的声音比耳语响不了多少：「我强烈要求消灭艾达荷。至于那位忒莱素的怪物……」

「你为什么建议得这么委婉呢？」塔玛拉尼问道。

「那就杀了他！那个忒莱素人必须听从我们的——」

「住嘴，你们两个！」欧德雷迪命令道。

她用双掌扶住前额，盯着拱形窗，看到了外面的冰雨。气象控制中心犯下了更多的错误。不能责怪她们，但是，人类最恨的就是不可预测。「我们要自然！」不管它是什么意思。

想到这里时，她开始渴望回到那个让她愉悦的秩序里去：偶尔在果园中散步，她喜爱各个季节下的果园。与朋友一起度过安静的傍晚，和那些让她温暖的人进行有来有往的交谈。温情？是的，大圣母敢于尝

试，甚至包括得到同伴的爱。她也想要美味的食物与能增加风味的精选美酒，它们对味觉的刺激真是绝妙。然后……是的，然后—温暖的床，温柔的同伴，他懂得她的需要，她也懂得他的。

当然，这些愿望多数都无法实现。责任！多么重要的一个词！它像火一样热。

「我饿了，」欧德雷迪说道，「要不然叫人把午饭送来吧？」

贝隆达和塔玛拉尼盯着她。「才刚十一点半。」塔玛拉尼表示。

「要还是不要？」欧德雷迪坚持着。

贝隆达和塔玛拉尼偷偷交换了下眼神。「好吧。」贝隆达说道。

贝尼·杰瑟里特有一种说法（欧德雷迪知道），大圣母的胃满意了，女修会能运作得更流畅。这个说法刚才起了决定性作用。

欧德雷迪接通了她私人厨房的通话器：「三个人的午餐，杜纳。来点特别的，你决定吧。」

午饭端来了，主菜是欧德雷迪的最爱，小牛肉砂锅。杜纳对香草的掌握很精准，砂锅里放了少许迷迭香，蔬菜也没有煮过头。完美。

欧德雷迪回味着每一口，而另两个人只是在进食，一口一勺，一口一勺。

这就是我成了统御大圣母，而她们当不上的原因？

等侍祭清理完餐桌后，欧德雷迪问了一个她最爱的问题：「最近在侍祭中有什么闲话吗？」

她想起了自己曾经是侍祭的日子，成天竖着耳朵倾听老妇们的谈话，希望能听到什么伟大的真理，但多数情况下听到的只是关于其他女修的闲话，或是某个督察又出了什么问题。不过，偶尔她们也会放下戒备，泄漏些重要的信息。

「太多的侍祭都在说想要参与大离散。」塔玛拉尼粗着嗓子说道。「简直就是快沉的船上的老鼠。」

「最近她们对档案部的兴趣也增加了许多，」贝隆达说道，「那些心有所感的女修都来寻求确认—哪个侍祭是否拥有明显的希欧娜基因印记。」

欧德雷迪觉得这挺有趣。她们那生活在暴君时代的厄崔迪祖先，希欧娜·伊本·福阿德·赛耶法·厄崔迪可以躲避预知技能搜索，她将这种能力

遗传给了后代。每个公开行走在圣殿的人都分享了这种来自祖先的保护。

「明显的印记？」欧德雷迪问道，「她们怀疑那些人是否真的受到了保护？」

「她们需要确认。」贝隆达不耐烦地嘟囔了一声，「现在能回到艾达荷的话题上吗？他可以说有基因印记，也可以说没有。这让我觉得不安。为什么他的部分细胞没有希欧娜的印记？忒莱素人到底干了什么？」

「邓肯知道风险，他也没想自寻死路。」欧德雷迪说道。

「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贝隆达抗议道。

「可能是个晶算师，我们都知道那意谓什么。」塔玛拉尼说道。

「我能理解我们为什么留着默贝拉，」贝隆达说道，「可以得到宝贵的信息。但是，艾达荷和司凯特利……」

「够了！」欧德雷迪喝止道，「看门狗不要一直叫个不停！」

贝隆达勉强接受了。看门狗。贝尼·杰瑟里特称呼监察员所作所为的一种说法，意为不断监视女修，确保她们不会陷入歧途。侍祭们觉得难以忍受，然而对圣母来说，被监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某个下午，欧德雷迪和默贝拉单独待在无现星舰上灰色墙面的面谈室内时曾解释过。她们面对面近距离站着，眼睛相互平视，看似十分随意、亲密。前提是假装看不到四周的那些摄影机。

「看门狗，」欧德雷迪回答着默贝拉提出的一个问题，「意谓我们互为牛虻。别想得太美好。我们很少说废话。一个简单的词就够了。」

默贝拉的鹅蛋脸上露出了厌恶的表情，分得很开的绿色双眼炯炯有神。她显然认为欧德雷迪指的是某种常见的信号，在那种情况下会使用的一个词或是一种说法。

「什么词？」

「任何词，该死！只要合适就行。看门狗就像是某种相互作用，在我们日常中的『痉挛』，不会烦扰我们多少。我们欢迎它，因为它让我们保持警醒。」

「如果我成了圣母，你也会当我的看门狗？」

「我们需要自己的看门狗。没有她们，我们会变得松懈。」

「听上去有点强迫的意味。」

「我们并不觉得。」

「我觉得它是防蚊剂，」她看着天花板上闪烁的镜头，「像这些该死的摄影机。」

「我们照顾自己人，默贝拉。一旦你成了贝尼·杰瑟里特，你会得到一生的照顾。」

「舒适的小窝。」她的态度不屑。

欧德雷迪语气柔和：「完全相反。你的一生都在接受挑战，你把能力发挥到极限来回报女修会。」

「看门狗！」

「我们总是在相互关注。我们中的有些人在执掌权柄之后可能会不时表现得独裁，甚至专横，但都是在形势的要求下点到为止。」

「从来不会热情或温柔，是吧？」

「这是规矩。」

「或许有感情，但是没有爱？」

「我跟你说了，这是规矩。」欧德雷迪能从默贝拉的脸上清楚地看出她的反应：「你终于泄底了！她们会要求我放弃邓肯！」

「也就是说，贝尼·杰瑟里特中没有爱。」默贝拉的语气是多么悲伤，她仍心怀希望。

「爱也会发生，」欧德雷迪说道，「但女修们把它视为心理偏差。」

「我对邓肯的感觉是心理偏差？」

「我们会尝试治疗它。」

「治疗！治疗是用来解除痛苦的！」

「女修会认为爱就是一种腐烂。」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腐烂的迹象！」

贝隆达仿佛一直跟随着欧德雷迪的思绪，此刻她将欧德雷迪从空想中拽了出来。「那个尊母绝不会加入我们！」贝隆达抹去了嘴角的一点午餐残渍。「教导她我们的方法，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至少，贝隆达不再称呼默贝拉为「荡妇」了，欧德雷迪想着。有进步。

9

所有的政府都会遭遇一个常见的问题：权力能吸引个性病态的人。并不是因为权力能腐化人，而是因为它吸引了易腐化的人。这些人往往沉溺暴力，容易对暴力成瘾。

——《护使团之书》



利百加依照命令跪在黄色的地砖上，不敢抬头看坐得远远的可怕的大尊母。她已经在这间巨大房间的中央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与此同时，大尊母和她的同伴正享用着谄媚的仆人奉上的午餐。利百加用心观察着仆人的神色，暗中加以模仿。

她的眼窝仍然因为拉比不到一个月前给她植入的眼睛而疼痛。这双眼睛有着蓝色的虹膜和白色的巩膜，看不出她过去曾经历过香料之痛。这是一种临时的补救措施，过不了一年，这双新眼睛就会出卖她，变成全部的蓝色。

她觉得眼睛的疼痛是她最不需要担忧的问题。她体内还植入了一个物体，按照计算好的剂量释放着美蓝极，能隐藏她对美蓝极的依赖。供应能持续六十天，如果尊母扣留她的时间过长，缺乏美蓝极会让她陷入更深的痛楚中，令最初的痛楚相形失色。最迫切的风险是随着香料滴入她体内的谢尔，如果这些女人察觉到了，她们肯定会起疑的。

你表现得很好，要有耐心。这是来自兰帕达斯众人的他者记忆。声音在她脑内温柔地响起，听起来和卢西拉的声音很像，但利百加不敢确定。

她和卢西拉分享记忆过后，这声音就宣称自己为「默赫拉忒的代言人」。在几个月内，它已经成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这些荡妇无法与我们的知识匹敌，记住这一点，让它给你勇气。

体内存在其他人，但又不会干扰她对周边的注意力，让她觉得敬

畏。我们称之为意识并流，代言人曾说过。意识并流能增强你的觉察力。当她想解释给拉比听时，他却以愤怒来回应。

「你被不洁的思想玷污了！」

那天，他们在拉比的书房待到深夜。他称之为「从赐给我们的日子里偷取时间」。书房是间地下室，沿着墙壁堆满了旧书、利读联晶纸和卷轴。最高级的伊克斯设备保护着房间不被侦测到，他的手下改良了设备，更加提高性能。

每当这种时候，她被允许坐在他桌子旁，而他则倚靠在一张旧椅子上。他身旁一盏低矮的灯球在他长满胡须的脸上投下了老式的黄光。他戴着象征知识地位的眼镜，镜片不时反射着光芒。

利百加假装没听懂：「但是，你说过为了拯救兰帕达斯上的珍宝，我们必须这么做。难道贝尼·杰瑟里特没对我们说实话？」

她看到他眼里的忧虑：「你听到勒维昨天提到的那个四处流传的问题了吧。为什么贝尼·杰瑟里特的女巫要来找我们？大家的疑问就是这样。」

「我们的故事可信且前后一致，」利百加反驳道，「女修会教了我们连真言师都无法刺探真相的方法。」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拉比悲哀地摇了摇头，「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我们宣判了自己的罪刑吗？」

「我们反抗的是大屠杀，拉比！」这种说法通常会坚定他的决心。

「哥萨克人！是的，你是对的，以色列的女儿。每个时代都有哥萨克人，在他们心怀杀意闯入村子时，我们并不是唯一见识过他们的皮鞭和利剑的人。」

奇怪，利百加想着，他怎么能表现得像是这些事情才刚刚发生，自己亲眼所见似的。绝不忘却，绝不原谅。利迪泽[1]就在昨天，在秘密以色列的记忆中，这事件效力多么大。大屠杀！几乎和她意识中携带的贝尼·杰瑟里特存在一样顽强。几乎。这就是拉比抗拒的事情，她告诉自己。

「我担忧你已从我们身边被带走，」拉比说道，「我对你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这就是所谓的荣誉？」

他看著书房墙壁上的一个装置，它报告了农场周围安装的纵轴风车在夜间的能量积累，装置显示这些机器正轰鸣着为明日储存能量。摆脱

对伊克斯人的依赖，这就是贝尼·杰瑟里特的礼物。独立，是个多么特别的词。

他没看着利百加，说道：「我觉得他者记忆很难理解，一直都是。记忆理应带来智慧，但其实它不会。管理记忆，善加运用，才会带来智慧。」

他转身看着她，他的脸隐藏在阴影里：「你体内的人说了什么？就是你觉得是卢西拉的那个人。」

利百加察觉到，他在说出卢西拉的名字时颇感欣慰。如果透过秘密以色列的女儿协助，卢西拉就能说话，那她就还算活着，没有被背叛。

利百加说话时垂下了目光：「她说我们拥有体内的画面、声音和感觉，你可以命令它们显现，或者，在必要时它们也会主动介入。」

「必要时，是的！你的感官会让你感觉自己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不该做的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还有其他身体、其他记忆，利百加想着。在体验过之后，她知道自己再也不会主动放弃了。或许我真的成了贝尼·杰瑟里特。显然，这才是他担忧的原因。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拉比说道，「她们称这个为『生物的意识的关键交会』，它没有任何意义，除非你能知道自己的决定如何像丝线一样延展出去，然后进入了其他人的生命。」

「从其他人的反应来观察自己的行为，是的，这是女修会的观点。」

「这才是智慧。那位女士说她们的目标是什么？」

「对人类的成熟发挥影响力。」

「嗯。她明白自己能发挥影响力，只是感觉不到。这几乎与智慧同等。但是，成熟……啊，利百加。我们有权干涉更高等的计划吗？人类有权利给耶和华的本质设定限制吗？我认为雷托二世能理解。你体内的女士却拒绝承认。」

「她说他是个该死的暴君。」

「他是暴君，但在他之前也有明智的暴君，而且在我们死后无疑也会有更多。」

「她们称他为魔鬼。」

「他拥有撒旦的力量，我认同她们的恐惧。与其说他是个预言家，倒不如说他是个泥水匠，他把看到的影像固定成型。」

「这位女士也这么说。但是，她说他保存的是她们的圣杯。」

「她们再次展现出了智慧。」

拉比发出一声长叹，身体都微微晃动了。他再次看了眼墙上的装置。明日的能量。

他将注意力放回到利百加身上。她变了，他无法不注意到，她变得很像贝尼·杰瑟里特。这可以理解，毕竟她的头脑里挤满了兰帕达斯上的人。但她们不是格拉森的猪群，无法将她们连同妖魔鬼怪一起赶到海里去。[2]而且，我也不是耶稣。

「那个统御大圣母欧德雷迪，她们跟你说她经常谴责她的档案管理员和她们管理的档案。成何体统！档案不也和书一样，都是我们保存智慧的媒介吗？」

「那么，我是个档案管理员吗，拉比？」

她的问题让他疑惑，同时也点明了要害。他笑了：「我跟你说吧，以色列的女儿。我承认自己有点同情这位欧德雷迪，档案管理员确实有讨厌的地方。」

「这是富含智慧的陈述吗，拉比？」她的语气很害羞！

「相信我，女儿，是的。无论是多微小的评断将要冒出头，档案管理员都会不遗余力地压制，每一个评断都不遗漏。太傲慢了！」

「她们如何判断该用什么词呢，拉比？」

「啊，你有点智慧了，女儿。但是，这些贝尼·杰瑟里特没有智慧，而且她们的圣杯阻止了她们获取智慧。」

她能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他想让我对体内的生命产生怀疑。

「让我跟你说件贝尼·杰瑟里特的事吧。」他说道。但他还没想好该怎么说，没有语言，也没有睿智的建议。这种情形已多年没发生在他身上了，他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把心里话说出来。

「或许，她们走在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上已久，却没有领受启示的大光[3]，利百加。我听她们说，她们为人类的利益行事。然而，我在她们身上看不到迹象，我认为暴君也没能看到。」

利百加刚想开口回答，他抬起手阻止了她：「人类的成熟？这是她

们的圣杯？果子熟了，不就会被采下来吃掉吗？」

在交叉点大厅的地板上，利百加记起了这句话，看到了这教训体现在人类身上，但不是透过她体内的生命，而是透过抓捕她的这群人的行为。

大尊母用餐完毕，她在仆人的长袍上擦净了手。

「让她上前来。」大尊母说道。

利百加的左肩处传来一阵痛楚，她跪着往前爬。那个叫劳格诺的人以猎人的潜行方式出现在她身后，并把一根尖头刺棒捅进了她的皮肉。

笑声回荡在房间里。

利百加踉跄着站了起来，勉强走在刺棒的前面，抵达通往大尊母的阶梯下方时，刺棒阻止了她。

「跪下！」劳格诺又刺了一下，强调了她的命令。

利百加跪了下去，眼睛盯着前方升起的阶梯。黄色的地砖上有些细小的划痕，不知怎的，这些瑕疵让她觉得安心。

大尊母说道：「别弄她了，劳格诺。我要的是答案，不是尖叫。」随后对着利百加，「看着我，女人！」

利百加抬起头，盯着那张代表死亡的脸孔。这么平凡的一张脸，却有这么大的威胁。如此……如此平均的五官，几乎毫无特色。这么小的体形，却放大了利百加感觉到的危险。这个个头小小的女人想必拥有不得了的力量，才能统治这些可怕的人。

「知道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吗？」大尊母问道。

利百加用自己最谄媚的声音说道：「哦，大尊母，我被告知，您希望我讲述真言的知识，以及伽穆上的其他一些事。」

「你与真言师交配过！」她用指控的语气说。

「他死了，大尊母。」

「别动，劳格诺！」这句话是对那个拿着刺棍冲上前的助理说的，「这个贱妇不懂我们的规矩。站到一边去，劳格诺，我不想被你的冲动打扰。」

「只有在回答我的问题，或在我下令时，你才能跟我说话，贱妇！」大尊母叫道。

利百加缩成了一团。

代言人在利百加的头脑里耳语着：几乎和魅音一样。小心。

「你认识贝尼·杰瑟里特里的人吗？」大尊母问道。

拜托！「每个人都碰过女巫，大尊母。」

「你知道她们什么事？」

哦，这就是你们把我带到这里的原因。

「我只听过传言，大尊母。」

「她们勇敢吗？」

「据说她们总是想规避危险，大尊母。」

你值得我们的托付，利百加。那就是这些荡妇的行动套路。顺势而为，她们觉得你不喜欢我们。

「这些贝尼·杰瑟里特富有吗？」大尊母问道。

「我认为跟您比起来，女巫实属贫穷，大尊母。」利百加说道。

「为什么这么说？别试图讨好我！」

「大尊母，女巫有能力派一艘航舰到伽穆专门把我带到这里来吗？现在她们在哪里呢？她们躲着您呢。」

「是啊，她们在哪里？」大尊母问道。

利百加耸了耸肩。

「那个她们叫作霸夏的人从我们手里逃走时，你在伽穆吗？」大尊母问道。

她知道你在。「我在那里，大尊母。我还听过传言，但我不相信。」

「只能相信那些我们让你相信的事，贱妇！你听到什么传言了？」

「传言说他能以眼睛跟不上的速度移动，说他……徒手杀了很多人，还有他偷了一艘无现星舰，逃入了大离散。」

「你只能相信他逃走了，贱妇。」看到她有多害怕了吗！她无法隐藏颤栗。

「说说真言的事。」大尊母命令道。

「大尊母，我不懂真言。我只知道我的丈夫沙勒姆说过的那些词。如果您愿意听，我可以重复。」

大尊母琢磨着，扭头看着她两旁的助理和顾问。那些人都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她为什么不直接杀了这个贱妇？

利百加从这些盯着她的橙色眼睛里看到了暴力。她收拢心神，想起了丈夫的小名沙尔，以及他说过的贴心话。他在孩提时代就展现了「高尚的天分」，有人称之为一种本能，但沙尔从来不用这个词。「相信你的直觉。我的老师一直这么说。」

这是种非常实在的用语，他说这通常会吓走那些前来寻求「神秘奥秘」的人。

「这技巧没有秘密，」沙尔说过，「要接受训练和刻苦练习，跟做其他事都一样。你得练习他们称为『微知觉』的能力，从而观察到人类反应中最微小的变化。」

利百加能从那些盯着她的人身上看到这种微小的变化。她们想要我死。为什么？

代言人有建议。大尊母喜欢在他人面前展现权威。她不会做其他人希望她做的事，而会做她认为其他人不希望的事。

「大尊母，」利百加壮起胆子，「您既富有又有权威，肯定有什么不起眼的地方能让我为您效劳。」

「你想为我效劳？」多野蛮的笑容！

「为您服务将让我欣喜，大尊母。」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让你欣喜。」

劳格诺在地板上踏出了一步：「那就让我们欣喜，达玛。让我们搞些娱乐——」

「安静！」啊，这是个错误，在众人面前使用亲密的称呼。

劳格诺退了回去，刺棒几乎掉在了地上。

大尊母橘红的目光俯视利百加：「你要回到伽穆上可悲的生活里去，贱妇。我不会杀了你，那对你太仁慈了。你见识到了我们可以给你的好处，现在带着得不到那些好处的遗憾活下去吧。」

「大尊母！」劳格诺抗议道，「我们怀疑——」

「我对你才有怀疑，劳格诺。把她活着送回去！听到没？你觉得我们需要她的时候会找不到她吗？」

「不会，大尊母。」

「我们在盯着你，贱妇。」大尊母说道。

诱饵！她觉得透过你能钓到大鱼。真有趣，这个人有头脑，尽管生

性暴虐，却知道用脑子，这就是她能上位的原因。

在回伽穆的路上，利百加被关在曾经服务过宇航公会的航舰中一间臭烘烘的舱室里，思索着自己的困境。显然，这些荡妇并没有期望她会误解她们的意图。但是……她们可能也会这么期望。谄媚、顺从，她们就吃这一套。

她知道这想法既来自沙尔的真言，也来自兰帕达斯的顾问。

「你累积了很多细微的观察，你感觉到了，却从未意识到。」沙尔曾说过，「累积下来，它们会告诉你一些事，但不是以人类的语言。语言不是必要的。」

她曾经以为这是她听过最怪的事了，然而，这番话是在她经历香料之痛以前。夜晚的床上，黑暗与肉体的抚慰，他们之间是无声的，却又胜过有声。

「语言会阻滞你，」沙尔说过，「你应该学会解读自己的反应。有时，你能找到词语来描绘……有时……找不到。」

「没有词语？甚至都不用词语提问吗？」

「你想要词语，是吗？这些怎么样？信任、相信、真相、诚实。」

「这些是好词语，沙尔。」

「但是它们言不及义。不要依靠它们。」

「那我们依靠什么？」

「我自己内部的反应。我解读自己，而不是我面前的人。我总能分辨谎言，因为我想转身离开说谎的人。」

「原来你是这么办到的！」她捶着他光裸的手臂。

「其他人的方法不同。我听说过有一个人能分辨谎言，因为她想挽起说谎者的手臂一起散步，安慰说谎的人。你可能会觉得很荒谬，但这分辨方法确实有用。」

「我觉得你很聪明，沙尔。」她说的是爱的语言，其实她根本不懂他话里的意思。

「我珍爱的人，」他说道，将她的头枕在他手臂上，「真言师拥有真言感应力，一旦唤醒了，就会一直起作用。请不要仅出于爱意而夸我聪明。」

「对不起，沙尔。」她喜欢他手臂的味道，她把头埋在他臂弯里，

搔他的痒，「但是，我想知道所有你知道的事情。」

他将她的头挪到一个更舒服的姿势：「你知道我的第三阶段老师说了什么吗？『要无知！学会纯粹的天真。』」

她震惊了：「完全无知？」

「接触所有的事物时要像干净的写字板，上头没写东西，你脑内也没有任何东西，任何的印记都是对方留下的。」

她开始明白了：「不加以干涉。」

「对。你是最原始、最无知的野蛮人，不通世故到了极点之后，反而到达了世故的顶峰。无心插柳柳成荫，你可以这么说。」

「这才是聪明，沙尔。我打赌你是他们最好的学生，学得最快，而且一」

「刚开始，我觉得那是一派胡言。」

「不会吧！」

「直到有一天，我察觉到体内的一个小小悸动。它不是肌肉的运动，或是其他人能察觉到的东西。就只是一个……一个悸动。」

「在什么地方？」

「我无法描述它在什么地方。但是，我的第四阶段老师让我为它做好了准备。『用双手温柔地抓住它，要温柔。』有个学生还以为他说的是实际的双手。哦，我们都笑坏了。」

「你们太坏了。」她触摸着他的脸颊，感受着他黑色的胡渣。夜深了，但她不觉得困。

「我也觉得挺坏的。不过，当悸动来临时，我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它也让我吃了一惊，因为认出之后，我才明白它一直在我体内，感觉很熟悉。是我的真言感应力在悸动。」

她感觉真言感应力也在自己的体内扰动。他声音中惊异的感觉引发了什么东西。

「从那时起，它就是我的，」他说道，「它属于我，我也属于它，再也没分开过。」

「多美妙的感觉啊。」她的声音里满是敬畏和羡慕。

「不完全是！我恨真言感应力的某些部分。以这种方式看人，就像他们被解剖了一样，内脏都翻了出来。」

「真恶心！」

「是的，但也有补偿，亲爱的。有些你碰到的人，就像是无瑕的儿童送给你的鲜花。无瑕。我自身的无瑕与之呼应，我的真言感应力也加强了。这就是你对我的影响，亲爱的。」

尊母的无现星舰抵达了伽穆，她们用垃圾车把她送到降落平台上，丢在航舰的垃圾和排泄物旁，让她受辱。但是她不在乎。家！我回家了，兰帕达斯幸存了。

拉比心中没有和她一样的热情。

他们再次坐在他的书房内，只不过这次她更熟悉他者记忆，也更有自信了。他看出来了。

「你更像她们了！这是不洁的。」

「拉比，我们都有不洁的祖先。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认识一些我的祖先。」

「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

「我们都是那些干了坏事的人的后代，拉比。我们假装我们的祖先中没有野蛮人，但是，他们的确存在。」

「胡说！」

「圣母能把他们都回忆起来，拉比。记住，胜利者才会有后代。明白吗？」

「我从未听你说过如此大胆的话。你究竟怎么了，以色列的女儿？」

「我活了下来，我学会胜利有时须付出道德上的代价。」

「你说什么？这些都是邪说。」

「邪说？野蛮这个词甚至都不足以描述我们的祖先所做的一些恶事。我们所有人的祖先，拉比。」

她察觉到自己话中的残酷，意识到自己已经伤害了他，但她无法停止。他怎么能逃避她所说的真相呢？他是个诚实的人。

她的语气变得柔和，但造成的伤害更深：「拉比，如果你能看到他者记忆迫使我看到的一些事情，你会去找一个更合适的词来替代邪恶。我们祖先做过的一些事情，足以贴上你能想到的最邪恶的标签。」

「利百加……利百加……我知道，必要时……」

「不要用『必要时』这个借口！你，拉比，比我更清楚。我们什么时候丧失过道德感吗？只不过有时我们不想倾听它罢了。」

他用双手掩住脸庞，在旧椅子上前后摇晃，椅子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拉比，我一直都爱你、尊敬你。为了你，我经历了香料之痛；为了你，我分享了兰帕达斯的记忆。不要否认我从中学到的东西。」

他放下了双手：「我不否认，女儿。但请允许我显露自己的痛苦。」

「拉比，在所有的启示之中，我必须优先面对，容不得半点拖延的，就是世上没有无辜。」

「利百加！」

「罪咎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词，拉比，但我们祖先做的事，必须付出代价。」

「我能理解，利百加。这是种平衡——」

「别跟我说你能理解，我知道你不能。」她站起身，低头盯着他，「它不是本帐簿，需要你去让收支平衡。你要追溯到多久以前？」

「利百加，我是你的拉比。你不能这样说话，尤其不能这样对我。」

「回到愈久以前，拉比，暴行就愈邪恶，代价也就愈高。你回不到那么久之前，但是，我被迫回去了。」

她转身离他而去，没有理睬他话中的乞求，还有他叫她名字时的痛苦。在关上房门时，她听到他说：「我们做了什么？以色列，帮帮她。」

1

利迪泽：位于今捷克境内的村庄。一九四二年党卫军高官海德里希被暗杀后，纳粹高层认定暗杀者曾藏匿于此，下令屠村。——编注

2

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至二十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六至三十九节、及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至三十四节，均记载了耶稣行经格拉森（马太福音作「加大拉」），遇见被魔鬼附身的人。耶稣同意魔鬼的请求，让魔鬼离开人身，进入附近的一群猪。被附身的猪只冲下悬崖，摔进海里溺毙。—编注

3

典出《使徒行传》第九章。—编注

历史纪录往往会转移人的注意力。多数历史记载会将人们关注的重点引向其他地方，令人忽略在事件背后发挥影响力的秘密力量。

—特格霸夏



当独自待着时，艾达荷通常会探索无现星舰这所囚禁他的监狱。伊克斯人的航舰上有太多的东西要看、要学，它是个宝库。

这天下午，他停下在舱房内的焦躁步伐，看着安装在门廊闪亮表面上的那些摄影机。它们在看着他，他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透过这些监视的眼睛看着自己。女修们看着他时会想些什么？在如今早已毁坏的伽穆主堡里生活过的那个结实的苏亡人儿童，已经长成了身材瘦长的男人，拥有深色的肌肤和头发。头发很长，比他在沙丘星末日进入这艘无现星舰时更长。

贝尼·杰瑟里特的眼睛看透了他，他确信她们怀疑他是个晶算师，他担心她们会如何解读。晶算师怎么能妄想在圣母面前永远隐藏这个事实呢？愚蠢！他知道她们怀疑他至少是个真言师。

他朝着摄影机挥了挥手，说道：「我这人静不下来，我还想探索。」

贝隆达非常讨厌他对监视展现的戏谑态度，她也不喜欢他在星舰里闲逛。她并不想在他面前隐瞒，每当她来质问他时，他能看到她冷峻的神情后那个没问出口的问题：「他在找逃跑的路线吗？」

没错，贝隆达，这就是我在做的事，但跟你怀疑的方式不同。

无现星舰对他设置了固定的界限：外部设下了他无法穿越的力场，一些设备区的驱动力已暂时关闭（他是这么被告知的），还有警戒舱房（他能看到某些舱房的内部，但不能进入）、武器库，和保留给忒莱素

囚犯司凯特利的区域。他偶尔会在某个屏障前碰到司凯特利，他们会隔着将他们分隔的静音力场相望。还有信息屏障—星舰纪录中的某些部分不会对他的问题做出回应，他的看守也不会给他答案。

在这些界限内，有足够用一生去观察学习的东西，甚至是他这条长达三百个标准年的预期寿命所代表的一生。

前提是尊母没能发现我们。

艾达荷认为自己才是她们追逐的目标，她们想要抓到他的愿望，甚至比抓圣殿的那些女人还要强烈。他知道那些猎人在得手之后不会对他手下留情，她们知道他在这里。他训练了一批精通性技巧的人，派去纠缠尊母—那些人等于在嘲笑猎人。

一旦女修会确认了他的晶算师能力，她们将立即明白，他的意识里拥有不止一个苏亡人的人生记忆。原来的那个苏亡人没有这种天分。她们会怀疑他是潜在的魁萨茨·哈德拉克。看她们多么严格地控制美蓝极的配给量，显然她们害怕重复在保罗·厄崔迪及其暴君儿子身上所犯的错误。整整三千五百年的奴役！

但是，与默贝拉相处需要晶算师的意识。每次与她相处时，他都会进入晶算师意识，而且不期待在当时或今后能得到解答。这是种典型的晶算师方式：聚焦在问题本身。晶算师累积问题，就像其他人累积答案一样。问题创造了自身的模式和体系，这产生了最重要的「形状」。你透过自身创造的模式来观察你的宇宙—模式全都由图像、文字和标签构成（所有都是暂时的），再与感官接受的刺激混合后，就能反映你内心的构想，如同光线在浅色的表面反射。

艾达荷最早的晶算师老师曾组织了一段暂时的文字，描述了内心构想首次产生时的样子：「注意观察你内心镜面上连续出现的同一运动。」

从首次犹疑地使用晶算师能力开始，艾达荷对自己观察力的转变愈来愈敏感，他一直在「成为」晶算师。

贝隆达是他最严峻的试炼，他害怕她直指内心的目光和锋利的问题。晶算师探查晶算师。他谨慎、耐心、克制地应对着她的突袭。你到底在找什么？

装作他并不知晓的样子。

耐心是他的面具。恐惧是合理的，表露恐惧并不会带来伤害，因为贝隆达并没有隐藏她的企图，她想看他丧命。

监视者很快就会看到他被迫使用的技能，而这技能只有唯一可能的来源。艾达荷接受了这个命运。

晶算师真正的技能位于他们称之为「综合推理」的思维架构之中，它需要的耐心超乎非晶算师所能想像。晶算师学校将其定义为毅力。你是个原始的追踪者，能读到最细微的痕迹，环境中最微小的扰动，并跟随这些线索。与此同时，你对四周和体内的动静保持开放的态度，从而产生了天真无瑕—这是晶算师的起手式，和真言师的做法类似，但更强大。

「你要对宇宙的一切保持开放态度，」他最早的老师说过，「你的头脑不是电脑。而是件回馈工具，无论你的感官输入了什么，它都予以回馈。」

每当贝隆达的感官处于开放状态时，艾达荷总能意识到。她站在那里，目光略微内敛，他能感知她的头脑几乎不为成见所阻扰。他的防御要仰赖她最根本的瑕疵：贝隆达并不具备开放感官所需的思维架构。她无法问出最适合的问题，而他觉得颇为奇妙，欧德雷迪会用一个有瑕疵的晶算师吗？这与她一贯的表现并不相符。

我寻找能组成最完美影像的问题。

如果你这么做，你绝不会认为自己聪明，也不会认为自己掌握了解决问题的钥匙。你依然保持着对新问题的回馈，如同面对新模式。测试、再测试，雕琢、再雕琢，这种持续的过程从不间断，从不满足。这是你自己私人的舞步，与其他晶算师类似，但总是带着你独有的姿势和步伐。

「你永远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晶算师，这就是我们称晶算师之路为『无尽追求』的原因。」老师的话已深深烙刻在他的意识里。

累积了一些对贝隆达的观察之后，艾达荷深深赞同那些教过他的大师的观点：「圣母无法成为最一流的晶算师。」

没有哪个贝尼·杰瑟里特能将自己与她在香料之痛里获得的确信完全切分开来，她们永远相信对女修会的忠诚是第一要务。

他的老师们针对确信提出过警告，确信某件事是绝对的，这种想法

会在晶算师体内造成严重的缺陷。

「你所做的、所感知的、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场实验，所有的推理都没有终点。所有的事物都不会停歇，除非死了，甚至死了之后都不会，因为每个生命都会创造无尽的涟漪。归纳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摸索，最终会找到规律。而演绎会引诱你走向确信的错觉，从而践踏真理，将其碾碎！」

当贝隆达的问题触及他与默贝拉之间的关系时，他看到了模糊的情绪回应。兴味？妒忌？双向性瘾激发了强烈的性需求，他能接受对这种需求的兴味（甚至是妒忌）。高潮真的那么美妙？

今天下午，他在自己的舱房内游荡，感到不自在，就好像他刚到此地，尚未把这些房间当成家。这是情绪在跟我说话。

关押了这么多年后，这些舱房已经有了些居住的痕迹。这是他的洞穴，也是以往货物管理员的套房，房间宽敞，墙壁微呈弧形，里头有卧室、书房、起居室、铺着绿色地砖的浴室，配备了干湿两套清洁系统，还有一间他和默贝拉共享的宽广锻炼厅。

房间里除了他收集的工艺品，还有一些他的痕迹：那把悬带椅以恰好的角度摆放在控制台和投影仪前，他透过这些设备连上星舰的系统。有一些利读联晶纸纪录放在矮桌上。还有居住留下的污渍—书桌上那一小团深棕色污渍。甚至还有撒出的食物留下了擦不掉的痕迹。

他烦躁地踱步到了睡觉的舱房。里头光线暗淡，他对于气味的辨析力正常运作，闻出床上有股类似唾液的味道，那是昨晚性冲撞的残余。

这是个合适的词：冲撞。

无现星舰内的空气经过了过滤、循环以及添加了清新剂，所以通常让他觉得无聊。无现星舰迷宫通向外部世界的出口通常都只会短暂地打开，有时他会安静地坐着嗅闻，希望空气中有一丝非监狱的气味。

有办法逃走！

他踱步出了舱房，顺着走廊走到尽头，取道滑槽，来到星舰的最底层。

外面的天空下，到底在发生着什么？

欧德雷迪告诉他的点滴信息让他恐惧，让他觉得自己像是困在了陷阱里。无处可逃！与什阿娜分享我的恐惧是否明智？默贝拉只会一笑而

过。「我会保护你的，亲爱的。尊母不会伤害我。」这只是另一个白日梦。

什阿娜……她那么快就掌握了手语，并认同了他的反叛精神。反叛？不……我不相信有哪个圣母会反叛女修会，甚至连杰西卡女士最终都回归了。但是，我没有要求什阿娜反叛女修会，只是要求她保护我们免于默贝拉愚行的伤害。

猎人们庞大的力量，只让人可以预测到破坏的程度。晶算师不得不关注那极具破坏性的暴力。她们也带来了其他东西，暗示了大离散时期发生了什么。欧德雷迪装作不经意提起的混合人是什么？半是人类，半是野兽？这是卢西拉的猜测。卢西拉在哪里？

他发现自己已来到了巨笼，一处长达一公里的货舱空间。她们把沙丘星的最后一只沙虫关在里面，带来圣殿星球。这区域闻上去仍有香料和沙子的味道，让他想起了久远以前的消亡。他知道自己为什么经常来到巨笼前，有时还是下意识地，就像刚才那样。这里既吸引他，又排斥他。在巨大的空间里，想像着尘土、沙子，还有香料，能给他一种自由的幻觉。但还有一个原因，在这里「它」总是会出现。

今天它会出现吗？

没有任何预兆，身处巨笼的感觉会消失，然后……融化的天空中有一张网在闪烁着光芒。幻象出现时，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真的「看见」一张网，那只是头脑为感官无法辨别的东西所做的翻译。

一张起伏不定、闪闪发光的网，像是漫天的极光。

随后，网会打开，他会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看上去那么平凡，却又不平凡。是一对穿着古代服饰的爷爷和奶奶，男的穿着连身工作服，女的穿着长裙，戴着头巾，在花园里工作！他觉得这肯定又是幻象。我看到了它，但它不是我真正看着的。

他们最终总会注意到他。他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他又来了，马蒂。」男性会指着艾达荷对女性说。

「我不明白他怎么能看到？」马蒂问过一次，「应该不可能。」

「我想他同时做太多事了。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危险？」

危险。这个词总是会把他从幻象里推出来。

「今天没在你的控制台？」

有那么一瞬间，艾达荷觉得是幻象里的女人发出了声音，随后他意识到是欧德雷迪，她的声音就在他身后。他转身，发现自己忘了关上舱门。她跟着他来到巨笼，悄悄跟踪，还躲开散落在地板上的沙堆，免得沙子在脚下摩擦，暴露了她的行踪。

她看上去疲倦且焦躁。为什么她认为我应该待在控制台边？

欧德雷迪仿佛在对他心里的问题做出回应：「我发现最近你经常待在控制台边。你在找什么，邓肯？」

他摇了摇头，没有说话。为什么我突然间觉得危险？

有欧德雷迪相伴时，通常不会出现这种感觉。他想起其他几次觉得危险的场合。有一次，她怀疑地盯着他放在控制台上的双手。看来恐惧与我的控制台有关联。我暴露了晶算师对数据的渴求吗？她们猜到了我把非公开的自我藏在里面了？

「我难道没有任何隐私吗？」这句反击充满了愤怒。

她缓缓地摇了摇头，仿佛在说「你其实能装得更好」。

「这是你今天第二次过来了。」他指责道。

「我必须说，你看上去不错，邓肯。」更多的迂回。

「你的监视者是这样说的吗？」

「别装可怜了。我来和默贝拉谈谈。她说你应该在这里。」

「我猜你知道默贝拉又怀孕了？」是想要取悦她吗？

「我们表示感谢。我来是要告诉你，什阿娜想再次拜访你。」

为什么要由欧德雷迪宣布这个消息？

她的话让他眼前出现了一幅景象，沙丘星上的流浪儿变成了圣母（据她们说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什阿娜，他的红粉知己，在外照看着最后一条巨型沙虫。它的生命终于永垂不朽了吗？为什么欧德雷迪对什阿娜的来访这么感兴趣？

「什阿娜想跟你谈谈暴君。」

她看到了这句话引发的惊奇。

「我能给什阿娜的雷托二世研究增添什么知识呢？」他问道，「她可是个圣母。」

「你与厄崔迪家族的关系非常密切。」

啊，她在追猎我体内的晶算师。

「但是，你说她想谈论的是雷托，把他想成厄崔迪太危险了。」

「哦，但他的确是个厄崔迪家族的人。尽管他已升华成了某种比任何一个前人都强大的存在，但不管怎么说，他仍是我们中的一员。」

我们中的一员！她提醒了他，她也是个厄崔迪氏族的人；同时也提醒了他，他对这个家族有永远还不清的债！

「随你怎么说吧。」

「不如我们结束这个愚蠢的游戏吧？」

他心生警觉。他知道她看到了，该死，圣母是如此敏感。他盯着她，不敢开口说话，知道即便现在的样子也已经暴露太多信息。

「我们相信你回忆起了不止一个苏亡人的生命。」她没有等到他的回应，「别装了，邓肯！你是个晶算师吗？」

看到她说话的样子，半是指责半是疑问，他知道自己的伪装到此为止，却感觉卸下了重担。

「如果我是呢？」

「那么忒莱素人在培养你时，置入了不止一个艾达荷苏亡人的细胞。」

艾达荷苏亡人！他拒绝将自己视作这概念的一部分：「为什么雷托突然对你这么重要？」这个回答可说是另一种承认。

「我们的沙虫已变成沙鳟。」

「它们在生长和繁衍吗？」

「显然是。」

「除非你禁锢或消灭它们，否则圣殿将成为另一个沙丘。」

「你预料到了，是吗？」

「雷托和我一起预料到的。」

「所以你能回忆起很多生命。有趣。这种能力让你变得有点像我们。」她的目光怎么毫不游移？

「我认为非常不同。」我必须转移她的注意力！

「你获取了这些回忆的时间点，是和默贝拉初次见面的时候吗？」

这是谁的猜测？卢西拉？她当时在场，可能做出了猜测，并坦白告知了女修会。他必须把被动变成主动。「我不是另一个魁萨茨·哈德拉克！」

「你不是吗？」欧德雷迪审视的态度不带任何主观，而且丝毫不加掩饰，他认为这是一种残忍。

「你知道我不是！」他在为自己的生命战斗，他清楚这一点。因为欧德雷迪，也因为那些浏览和审查摄影机纪录的人。

「告诉我你那一连串记忆。」这是来自统御大圣母的命令，无法逃避。

「我了解这些……生命，就像是一段人生。」

「这种累积可能对我们非常有价值，邓肯。你也记得再生箱吗？」

她的问题让他想起了那些迷雾中的摸索，那些对忒莱素人怪异的想像—初生儿尚未发育完全的眼睛看着一堆朦胧的人类肉体，影像对不到焦而模糊，几乎是从产道内出生的记忆。这些跟再生箱要怎么扯上关系？

「司凯特利给我们提供了知识，我们能制造自己的再生系统。」欧德雷迪说道。

系统？有趣的词语。「意思是你们也能复制忒莱素的香料生产方法？」

「司凯特利的要价太高，我们给不了。但是总会有香料的，不管透过什么方式。」

欧德雷迪听到自己的声音里有强调的意味，不禁揣测他是否察觉到自己的不确信。我们可能没有时间了。

「你们离散出去的姊妹正在跛行，」他说道，想让她尝尝晶算师意识的滋味，「你依靠香料库存来供应她们，但库存是有限的。」

「她们有再生箱的知识和沙鳟。」

想到无垠的宇宙中，有无数的沙丘星被复制出来，这种可能性让他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她们可以靠再生箱、沙虫或两者结合来解决美蓝极的供应问题。」她说。这句话她能诚心诚意地说出口，有统计上的期望值挂保证。众多离散的圣母分支中，总有一支可以做到。

「关于那些再生箱，」他说道，「我有过奇怪的……梦。」他几乎说出了「冥想」。

「意料之中。」她简短地告诉他说女性的肉体如何应用在再生箱之

中。

「也用来制造香料？」

「我们认为是。」

「真恶心！」

「你太孩子气了。」她斥责道。

在这种时候，他非常讨厌她。有一次，他因为圣母将自己与「人类常见情绪」切割而责备她时，她也给了他一模一样的回答。

太孩子气！

「可能没药救了，」他说道，「这是我个性中可耻的缺陷。」

「你想跟我辩论道德吗？」

他觉得自己听出了怒意：「我连道德伦理都不想辩论。我们的行为基于不同的准则。」

「准则通常是缺乏怜悯的借口。」

「我难道在一位圣母口中听到了良心的回音？」

「真糟啊，要是我的女修们认为良心控制了我，她们会流放我的。」

「你可以被驱赶，但不能被控制。」

「非常好，邓肯！我更喜欢你公开晶算师身份之后的样子。」

「我不信任你的喜欢。」

她大声笑了：「和贝隆达真像啊！」

他呆呆地盯着她，她的笑声突然让他产生了灵感：要如何才能逃出这所监狱，免于贝尼·杰瑟里特持续的操控，过自己的生活。逃生路线并不在机器里，而是在女修会的缺陷中。她们确信已牢牢关住了他——这份确信就是他的逃生路线！

什阿娜知道！这就是她在我面前摇晃的诱饵。

看艾达荷不开口，欧德雷迪接着说道：「跟我说说其他的生命。」

「错了，我认为那不是「其他」，而是一个连续的生命。」

「没有死亡？」

他默默地思考答案。在那一连串回忆中，死亡如同生命一样信息丰富。光是雷托就杀了他那么多次！

「死亡不会中断我的记忆。」

「算是一种奇怪的永生，」她说道，「你知道吧，忒莱素尊主会反复重新创造他们自己的肉体。但是，你——在同一个肉体里混入不同的苏亡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去问司凯特利。」

「贝隆达确信你是个晶算师。她会高兴的。」

「我不这么认为。」

「我会设法让她高兴的。天哪！我有这么多问题，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了。」她左手托着下巴仔细检视他。

问题？艾达荷的头脑里产生了晶算师的需求。他让那些他问过自己无数遍的问题自行移动，组合成它们的模式。忒莱素人在我这里寻求什么？他们应该无法把每一代艾达荷苏亡人的细胞都植入这次转世之中，然而他却拥有所有的回忆。现在的这个自我与那些生命，究竟积累起了多么巨大的联系？对于他在巨笼里陷入的幻象，这就是解谜的线索吗？艾达荷的头脑内形成了半是回忆、半是其他性质的画面：他的身体处在温暖的液体之中，管子喂给他食物，机器为他按摩，忒莱素观察者探查着他，问他各种问题，他感觉到许多半休眠的自我发出了喃喃的回应。声音没有意义，他听外语般听着自己嘴唇里发出的声音，但是他知道这其实是普通的凯拉赫语。

他在忒莱素人的行动中感知到的眼界让他敬畏，他们调查了一个没人敢碰的宇宙，只有贝尼·杰瑟里特才敢触及。贝尼·忒莱素是为了自己才勇于探索，但这动机并没有损害到它的宏大。不断重生的忒莱素尊主就是勇于挑战的奖赏。

幻脸人仆人能复制任何生命、任何头脑。忒莱素人梦想的广阔和贝尼·杰瑟里特的成就一样伟大。

「司凯特利承认他拥有穆阿迪布时期的记忆，」欧德雷迪说道，「你可以找机会跟他交流一下。」

「这种永生是谈判筹码，」他警告道，「他不会卖给尊母吗？」

「可能吧。来吧，跟我一起回到你的舱房。」

在他的工作室，她示意他在控制台前的椅子上坐下，他不知道她是否仍在追着他的秘密不放。她朝他弯下腰，操作着控制键。上方的投影仪投射出一片沙漠，地平线尽头满是起伏的沙丘。

「认得出圣殿星吗？」她说道，「沿着赤道的宽阔地带。」

他兴奋起来：「沙鳟，你说过的。但是，有新沙虫生成吗？」

「什阿娜觉得快了。」

「它们需要大量的香料作为催化剂。」

「我们在那里赌下了大量的美蓝极。雷托跟你说过催化剂，是吗？你还记得什么有关他的事吗？」

「他杀了我这么多次，一想起他就让我觉得疼。」

她有沙丘星上达艾斯巴拉特的纪录来印证：「我知道，他亲手杀了你。他是把你用完即弃吗？」

「有时我会达到他的期望，获准自然死亡。」

「他的黄金之路值得吗？」

我们不理解他的黄金之路，也不理解打造它所需的发酵。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你的遣辞用句真有趣。晶算师认为暴君时代是发酵。」

「在大离散时爆发。」

「大饥荒也起了作用。」

「你认为他会没预见到大饥荒吗？」

她没有回答，而是沉浸在他的晶算师见解里。黄金之路，指人类「喷涌而出」进入宇宙……再也不会局限于某个行星之上，受制於单一的命运。我们的鸡蛋已不在同一个篮子里。

「雷托认为所有的人类都是一个生物体。」他说道。

「但是，他把他的梦想强加在我们头上。」

「你们厄崔迪总是这么做。」

你们厄崔迪！「你已偿还了欠我们的债？」

「我没这么说。」

「你喜欢我目前的困境吗，晶算师？」

「沙鳟发挥作用多久了？」

「超过八个标准年了。」

「我们的沙漠生长得有多快？」

我们的沙漠！她示意他看投影：「它已经比沙鳟出现之前大了三倍。」

「这么快！」

「什阿娜认为很快就能见到小沙虫了。」

「它们长到两公尺左右才会钻到表面。」

「她是这么说的。」

他用一种冥想的语气说着：「每一条都有雷托在他『无尽梦境』中珍珠般的意识。」

「他是这么说的，他从未在这些事上撒谎。」

「他的谎言更加巧妙。和圣母的一样。」

「你是在指责我们撒谎吗？」

「什阿娜为什么要见我？」

「晶算师！你们以为问题就是答案。」欧德雷迪装作失望地摇了摇头，「她必须尽可能了解暴君身为宗教崇拜中心的情形。」

「哈！为什么？」

「对什阿娜的崇拜已经扩散，遍及旧帝国内外，来自拉科斯幸存的祭司在四处宣扬。」

「来自沙丘星，」他纠正了她，「不要把它看成是厄拉科斯或拉科斯，那会迷惑你的头脑。」

她接受了他的纠正。现在，他已完全成了个晶算师，她则耐心地等待。

「什阿娜跟沙丘星上的沙虫说话，」他说道，「它们做出了回应。」他迎着她询问的目光，「可以跟你们护使团的老把戏媲美了，是吧？」

「在大离散时期，暴君的别称叫杜尔和古杜尔。」她说道，加深他的晶算师天真思想。

「你有个危险的任务要派给她。她知道吗？」

「她知道，而且你可以让任务变得安全一些。」

「那就让你们的资料系统对我开放。」

「没有限制？」她知道贝隆达会做出什么反应！

他点了点头，不敢妄想她会同意。她是否猜到了其实我急需的就是这个？这里保存着他如何才能逃脱的全部知识。无限制地接触到全部信息！她会觉得我只是需要自由的幻觉。

「你会成为我的晶算师吗，邓肯？」

「我还有其他选择吗？」

「我会和顾问团讨论你的请求，并给你答案。」

逃生之门打开了？

「我必须像尊母一样思考。」他说道，在摄影机和那些会权衡他请求的监视者面前辩解。

「还有谁能比与默贝拉一起生活的人更胜任呢？」她问道。

11

腐败有千张面具。

——《忒莱素禅书》



她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司凯特利想着。她们的真言师无法读取我。他至少从灾难中抢救出了这个技能——从他臻至完美的幻脸人身上学来的欺骗艺术。

他在无现星舰上属于他的区域内安静地移动、观察、记录，与测量。他那受训寻找缺陷的头脑，每一眼都在衡量着人或物。

每个忒莱素尊主都知道，总有一天神会指派给他某项任务，以考验他的忠诚度。

很好！任务来了。声称认同伟大信念的贝尼·杰瑟里特起了假誓，她们是不洁的。当他从域外归来时，不再有同伴帮他清洗，他已堕落到普汶鞑的宇宙，被魔鬼的仆人囚禁，并被来自大离散的荡妇追猎。但是，这些邪恶的人都不了解他的资源，都不相信神将以怎样的手段在这极端情况下帮助他。

我要清洗我自己，神啊！

当魔鬼的女人将他从荡妇的手中解救出来，并承诺给予保护和「所有的帮助」时，他知道她们是虚情假意。

考验愈难，我的信仰愈深。

就在几分钟之前，他的目光穿过一道闪烁的屏障，看到了邓肯·艾达荷沿着长长的走廊进行晨间散步。分隔他们的力场阻止了声音传递，但是，司凯特利看得到艾达荷的嘴唇在动，并读懂了他的咒骂。骂我吧，苏亡人，但我们制造了你，而且还会用到你。

神在忒莱素制造这个苏亡人的过程中引入了一个「神圣的意外」，神总是有更远大的规画。将自己融入定的计划，而不是要求神跟随人类

的设计，这才是信徒的任务。

司凯特利置身于这场考验中，再续了自己神圣的誓言。这是贝尼·忒莱素无言的古老开悟。「开悟无须领悟。开悟无须言语，甚至无须名字。」

神的魔法是他唯一的桥梁，司凯特利深刻地感受到了。作为盖讴里最年轻的尊主，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将被选来实现这一终极任务。这份认知成了他的力量之一，而且每次他面对着镜子时，都能再次确认。神造就了我来欺骗普汶鞑！他瘦小如同孩童的外表上覆盖着一层灰色的皮肤，金属似的肤色能阻挡扫描探查。他弱小的外形能欺骗看到他的人，并隐藏起他在一系列苏亡人转世过程中累积的力量。只有贝尼·杰瑟里特身负更古老的记忆，但他知道她们受到了邪恶的指引。

司凯特利摩挲着胸膛，提醒自己那里藏着的东西。隐藏的手段如此巧妙，根本看不出任何痕迹。每位尊主都携带着一枚零熵胶囊，里面保存着许多种子细胞，包括盖讴核心的尊主同伴、幻脸人、技术专家，和其他对魔鬼的女人（以及对软弱的普汶鞑）有吸引力的种群！保罗·厄崔迪和他亲爱的契妮也在里面。（在死人衣物上搜寻细胞的代价真是不菲！）最初的邓肯·艾达荷也在里面，还有其他的厄崔迪走狗—晶算师杜菲·哈瓦特、哥尼·哈莱克、弗瑞曼人耐巴斯第尔格……有够多可用作仆人和奴隶的人，让他们服务忒莱素宇宙中的主人。

零熵胶囊中的宝中之宝，是他一直以来想要实现的梦想，每当想到它就能让他屏住呼吸。他们是完美的幻脸人！也是完美的模仿者、对受害者本人的完美记录，甚至能够欺骗贝尼·杰瑟里特的女巫。谢尔也无法阻止他们捕获他人的心智。

这枚胶囊是他最重要的谈判筹码，不能让人知道。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记录缺陷。

无现星舰防御系统内有足够的漏洞来让他满意。在他一连串的生命中，他收集了许多技能，就像他的尊主同伴们收集了许多消遣的小玩意儿一样。他们一直都觉得他太严肃，但是，现在他找到了证明自己的地点和时机。

对贝尼·杰瑟里特的研究总是让他着迷。经过了多个世代，他掌握了大量有关她们的知识，他知道有些知识更像是传说和谣言，但是，对神

谕的信仰让他坚信，他掌握的知识能够服务于伟大信念，他做好了接受神圣考验的准备。

他将贝尼·杰瑟里特的知识编纂成册，并把其中的某个章节命名为「典型表现」，取自文中经常出现的标注：「这是她们的典型表现！」

「典型表现」让他着迷。

对她们来说，容忍他人做出粗俗但不具威胁的行为，却容不下自己人的类似行为，是种典型表现。「贝尼·杰瑟里特的标准更高。」司凯特利甚至从他去世的同伴嘴里听过这个说法。

「我们能以客观眼光审视自己，这是我们的天赋。」欧德雷迪曾经说过。

司凯特利把这句话也收录到了「典型表现」中，尽管它与伟大信念不符。只有神才能看到你真正的自我！欧德雷迪的吹嘘只不过是一种傲慢。

「她们不随便撒谎。真相的力量更大。」

他经常琢磨这句话。统御大圣母曾引用过它，说它是贝尼·杰瑟里特的准则。然而，女巫们对真相的理解似乎带着挖苦。她竟敢宣称它来自禅逊尼。「谁的真相？做了哪些修正？处于什么样的脉络之中？」

昨天下午，他们一起坐在他位于无现星舰的舱房内。他要求举行一场「双方问题协商会」，其实就是委婉地表示想谈判。就他们两人，除了摄影机和后面那些来来去去负责监视的女修。

他的舱房足够舒适，有三面合成玻璃材质的墙，墙面是舒缓的绿色，一张柔软的床，以及配合他瘦小身材准备的缩小版椅子。

这是艘伊克斯无现星舰，而且他确信，他的看守们并不知道他其实很了解这种无现星舰。和伊克斯人一样了解它。伊克斯的机器到处都是，但谁也没看到伊克斯人，他怀疑圣殿上是否有伊克斯人存在。女巫一向以自己做机器保养而著称。

欧德雷迪关切地注视着他，动作和语速都很缓慢。「她们从不冲动行事。」你经常能听到这句描述。

她问候了他的健康，显出关心的样子。

他看了看起居室的四周：「没看到伊克斯人。」

她因为不快而抿紧了嘴唇：「这就是你要求开协商会的原因？」

当然不是，女巫！我只是在练习分散注意力的技能。你不可能听到我说出自己想隐藏的东西，那为什么我要把你的注意力引向伊克斯人？尽管我知道，在你这颗受诅咒的星球上，不太可能有危险的入侵者在自由漫步？啊，我们忒莱素人与伊克斯人的联系源远流长，这是我们大肆吹嘘的事。你知道的！记忆中你们不止一次地惩罚了伊克斯人。

他觉得，伊克斯人的技术专家可能不想主动招惹贝尼·杰瑟里特，但他们会更谨慎地不去引发尊母的愤怒。这艘无现星舰的存在显示了秘密贸易依然在进行，不过代价肯定高得离谱，而且路线也变得异常迂回。那些来自大离散的荡妇非常邪恶，她们可能也需要伊克斯人，他揣测着。而且，伊克斯人可能会偷偷背叛荡妇，与贝尼·杰瑟里特达成协议。不过，协定的内容肯定有限，违约的机会也很高。

这些想法让他在谈判中觉得安心。当欧德雷迪咄咄逼人时，她会保持沉默，用令人烦躁的贝尼·杰瑟里特方式盯着他，这招已经让他多次觉得不安。

用来谈判的筹码很大—至少是他们双方的存续，再加上总也少不了的那几样：支配地位、控制人类宇宙、让你的做法成为主导模式永恒存续。

给我一条小小的裂缝，我可以在此基础上扩大，司凯特利想着，给我幻脸人。给我只服从我命令的仆人。

「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他说道，「我想过得舒适点，我需要自己的仆人。」

欧德雷迪继续用那种贝尼·杰瑟里特琢磨人的方式盯着他，总是让人觉得她能剥下你的面具，看透你的内心。

但是，我有你无法看透的面具。

他能看出来，她觉得他可憎。她的目光在他的五官上一一滑过，他知道她在想什么。真像个妖精。一张窄脸和一双淘气的眼睛，还有前额发际的美人尖。她的目光往下移去：小小的嘴，锋利的牙齿和尖锐的犬齿。

司凯特利知道自己符合最令人类害怕的危险迷信中的形象。欧德雷迪应该会问她自己：为什么贝尼·忒莱素要选择这么特别的外表？他们的基因控制技术明明能让他们更有魅力。

因为这样能让你不安，普汶鞑垃圾！

他马上又想到了另一条「典型表现」：「贝尼·杰瑟里特极少会乱来。」

但司凯特利见过许多贝尼·杰瑟里特乱来之后的残局。看看沙丘星变成了什么！烧成了渣滓，因为你们这些女魔鬼选择了那个圣地来挑战荡妇。甚至连我们先知的亡魂也成了她们的战利品。所有人都死了！

他不敢计算自己的损失，没有哪颗忒莱素行星逃过了沙丘星的命运。是贝尼·杰瑟里特造成的！而他还必须忍受她们的宽容──他是一个逃犯，只有神的支持。

他问过欧德雷迪为什么要在沙丘星上乱来。

「我们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这么做。」

「所以你们才引发了荡妇的暴力吗？」

她拒绝讨论。

某位司凯特利已逝的同伴曾说过：「贝尼·杰瑟里特会留下笔直的痕迹。你可能会觉得她们复杂，但仔细观察后，会发现她们的方式很直接。」

这位同伴和其他所有人都被荡妇杀害了。现在，他只存在于零熵胶囊里的细胞上。死去尊主的智慧也就剩这么点了！

欧德雷迪想要更多再生箱的技术信息。哦，她组织问题的方式是多么聪明！

为了生存谈判，每个微小筹码都有沉重的意义。他几经斟酌而透露的那些关于再生箱的少数资料，为他带来了什么？欧德雷迪偶尔会带他到无现星舰的外面去。但是，对他来说，整颗星球和无现星舰一样就是个监狱。他去哪里才能让女巫找不到呢？

她们用自己的再生箱做什么呢？他不确定。女巫撒谎的技巧炉火纯青。

即使向她们提供有限度的知识，都错了吗？最初，他只打算提供生物科技的细节；现在他意识到自己告诉她们的已远超过当初画下的限制。她们肯定已推断出来，总有一个替代尊主的苏亡人在再生箱里生长，这就是他们创造有限的永生的方法。现在连这也没了！在沮丧与愤怒之中，他想冲着她喊出这句话。

问题……理所当然的问题。

他用冗长的辩解「为什么我需要幻脸人仆人和我自己的星舰系统主控台」来避开她的问题。

她则是狡猾地坚持着，探寻更多有关再生箱的知识。「如果我们掌握了从自己的再生箱里生产美蓝极的知识，就会对我们的客人更加慷慨。」

自己的再生箱！我们的客人！

这些女人就像是塑钢墙。不会有再生箱供他使用的。所有的忒莱素力量都失去了。这是种充满自怜的想法。他提醒自己要恢复平静：显然神在考验他的才智。她们以为把我关进了陷阱里。但她们的限制的确很麻烦。没有幻脸人仆人？很好。他会寻求其他仆人，即使不是幻脸人。

幻脸人，他可变的奴隶。一想到失去他们，司凯特利感觉体内很多生命产生了深深的怒火。这些该死的女人，装出赞同伟大信念的样子！到处都有侍祭和圣母在窥探。间谍！到处都有摄影机。太压抑了。

刚到圣殿时，他感觉到他的看守身上有种羞怯，当他开始探查她们的运作机制时，这种隐私感变得更加强烈。后来他明白了，这是她们的圈子，一致对外，应对任何威胁。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禁止入内！

司凯特利从中体会到了某种父母的姿态，一种对人类的母性关爱：「乖，否则我们会惩罚你！」你可不想受到贝尼·杰瑟里特的惩罚！

欧德雷迪继续索求着他不能给予的知识，司凯特利索性将自己的注意力锁在了一条他认为绝对正确的「典型表现」上：她们无法爱。他不得不赞同她们的观点。不管是爱还是恨，都非属纯理性。他把这些情绪想像成污染了四周空气的黑色喷泉，从原始的井里喷向没有防备的人类。

这女人怎么这么喋喋不休！他看着她，对她的话听若未闻。她们的缺陷是什么？她们避免接触音乐算是弱点吗？她们害怕音乐对情绪暗地里产生影响吗？这种回避显然是强制调节而成的，但调节无法永远成功。在他多个生命中，他看过喜欢音乐的女巫。于是，他问了欧德雷迪对音乐的看法，她显得非常气愤，他怀疑她是故意演给他看的，为了误导他。

「我们不能让自己分神！」

「你们难道不会在记忆里重奏那些伟大的音乐吗？据说在古代……」

「在大部分人都不再知道的乐器上演奏出的音乐又有什么用呢？」

「哦？都有什么乐器？」

「在哪里能找到钢琴？」她仍然在假装愤怒，「难以调音的乐器，演奏起来更是困难。」

她装得可真像。「我从未听说过……钢琴，你是这么说的吧。它和巴利斯九弦琴一样吗？」

「远房表亲。但是，这种乐器只能被调成彼此相近的音阶，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你为什么要特地用……钢琴举例子呢？」

「因为有时我会觉得失去它挺可惜的。毕竟，它能从不完美中制造完美，那是最高的艺术形式。」

从不完美中制造完美！她想用禅逊尼的话来扰乱他的心神，制造幻象，让他觉得这些女巫赞同他的伟大信念。他受过多次警告，要小心贝尼·杰瑟里特这种特别的谈判技巧。她们从看不清的角度出发，只会在最后一刻才暴露她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好在他知道她们想得到什么，她想要他所有的知识，却不支付任何代价。但是，她的话仍具有强大的诱惑力。

司凯特利深深感到疲倦。欧德雷迪的话完美符合她所声称的女修会目标：使人类社会尽善尽美。所以她觉得她可以教他吗！又一个「典型现象」：「她们把自己当成老师。」

当他表示自己并不相信她的说词，她说道：「我们当然会给那些受我们影响的社会增加压力，我们施压，进而导正方向。」

「我觉得你在胡扯。」他抱怨道。

「哎，司凯特利尊主！这是种常见的模式。政府经常这么做，诱导暴力去对付那些经选择的目标。你们也这么做！看看它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她竟敢说忒莱素人的灾难是咎由自取！

「我们吸取了大信使的教训。」她说道，使用了伊斯兰米亚语中对先知雷托二世的称谓。从她嘴里听到这些词有些怪，但他仍受到震撼。

她知道所有的忒莱素人都崇拜先知。

但是我听过这些女人称祂为暴君！

她继续用伊斯兰米亚语问道：「透过暴力为大家带来价值观上的教训，这不就是祂的目的吗？」

她在开伟大信念的玩笑吗？

「这就是我们接受他的原因，」她说道，「他没有遵循我们的规则，但他追求与我们相同的目的。」

她竟敢说她接受了先知！

尽管受到了极大的挑衅，他却没反驳她。圣母对自身和自身行为的看法是非常微妙的。他怀疑她们总是在调整看法，从不会在某个方向纠结过深。没有自爱，也没有自怨。自信，是的。令人难以消受的自信，不过，这并不需要自爱或自怨。只要清醒的头脑，随时准备做出改正，接受教训，就像她刚才所说的那样。也很少需要赞扬。干得好？嗯，不然呢？

「贝尼·杰瑟里特的训练能使人坚强。」这是民间智慧里最流行的说法。

他想就这一点与她辩论：「尊母的制约不也跟你们一样？看看默贝拉！」

「你想要谈的是泛泛之言吗，司凯特利？」她的口气中是不是有揶揄的成分？

「目前的冲突不刚好可以用两种制约系统发生碰撞来解释吗？」他壮着胆子问道。

「更强大的一方会胜利，当然。」她肯定是在表示轻蔑！

「这还用说吗？」他没能好好隐藏自己的愤怒。

「难道贝尼·杰瑟里特需要提醒忒莱素人，细微之处也是一种武器？你没练习过欺骗吗？编造弱点来迷惑你的敌人，并把他们引入陷阱？软弱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

显然，她知道多个世代以来的忒莱素骗术，制造无能的假象。

「那么，这就是你想用来对付敌人的方式？」

「我们想惩罚她们，司凯特利。」

如此切齿的决心！

此刻，他所了解关于贝尼·杰瑟里特的新知识让他充满了疑虑。

欧德雷迪带着他走出无现星舰，漫步于寒冷的冬季中，沿途戒备森严，健壮的督察就离他们一步之遥。一支小队伍从中枢走了出来，于是他们停步观看。那是五个贝尼·杰瑟里特女人，两人穿着滚白边的长袍，可以看出是侍祭，另外三个穿着他没见过的素灰色长袍。她们推着一辆车到果园，冰冷的风吹拂，几片老叶从黑色的树枝上吹落。车上装着一捆包着白布的东西，是尸体吗？形状符合。

他探问后欧德雷迪为他解释了贝尼·杰瑟里特的下葬风俗。

如果有尸体要下葬，过程非常简洁，就和他现在看到的情形一样。圣母不发布讣告，也不需要费时的仪式。她的记忆不就已继续活在姊妹里了吗？

他忍不住争辩这套做法实属不敬，她打断了他。

「因为有死亡的存在，所有和生命的联系都是暂时的！我们透过他者记忆对此做了些许改变。你们也做了类似的事，司凯特利。现在，我们把你们的一些技能整合到我们的百宝袋中。哦，是的！对于这些知识，我们就觉得它们只是把戏。它们只是修改了表现形式。」

「不敬的做法！」

「没有什么不敬的。尸体被埋入土里，至少会变成肥料。」她接着描述场景，没有给他再次争辩的机会。

她说，他现在看到的是她们日常的惯例。一个巨大的机械钻头被运进果园，在土里钻出一个合适的洞。包在便宜布匹里的尸体会被垂直放入，然后在上面种上一棵果树。果园规划成一个个方格，在埋入尸体的方格一角会布置一个纪念碑。他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到了一个高约三公尺、方方的绿东西。

「我想那具尸体被埋在C - 21。」她边看着钻头工作边说道。负责埋葬的小组倚在推车上等着。「它会为苹果树提供养分。」她听起来有些邪恶的欣喜！

他们看着钻头提了起来，小车被推高，尸体滑入洞里，欧德雷迪开始哼起了曲子。

司凯特利吃了一惊：「你说过贝尼·杰瑟里特避免接触音乐。」

「只是首古老的歌谣。」

贝尼·杰瑟里特仍然是个谜，他明白了他的「典型表现」理论中的缺陷。你怎么跟模式不定的人谈判呢？你可能认为自己了解她们，突然她们又朝着另一个方向飞走了。她们是「非典型」的！想要加深对她们的理解，反而破坏了他的条理性。他确信自己并没有从谈判中获取任何真实收益，他似乎多了些自由，但其实只是幻象。这位冷面女巫没有满足他的丁点索求！想要让他从贝尼·杰瑟里特的零星所知中推断出实质实在是种折磨。例如，她们吹嘘自己在管理得当的同时避免了官僚化的系统和档案管理。当然，除了贝隆达的档案部，而且每次他提及她的档案时，欧德雷迪总是会说「老天保佑！」或其他意思相同的话。

「现在，我有个问题，没了官员和纪录，你们怎么保持运转？」他非常疑惑。

「需要做什么，我们就去做。比如埋葬一个女修……」她指着果园里的场景，铁铲已开始将泥土覆盖在坟墓上。

「那就是完成它的方式。总会有该负责的人待在附近，她们知道自己的本分。」

「谁……谁会来负责这场有害身心的……？」

「谁说这工作是有害身心的？它是教育的一部分。未合格的女修通常只负责监工，侍祭们做具体工作。」

「她们不会……我的意思是，她们不会感到厌恶吗？你口中的未合格的姊妹，还有侍祭。这工作更像是一种惩罚，而不是……」

「说什么惩罚呢！拜托，司凯特利，你只有一种论调吗？」她指着下葬场面，「学徒期结束之后，我们的人都自愿接受任何工作。」

「但是，没了……嗯，官僚体系……」

「我们不傻！」

他还是无法理解。她对于他沉默代表的疑惑提供解答。

「你肯定知道，在取得权力之后，官僚体系总是会演变成贪婪的权贵。」

他无法看清其中的关联。她想把他带到哪里去？

他保持沉默，她继续说：「尊母拥有官僚体系的所有特征。某某部长、某某大尊母等等，一小撮的位高权重者，下面是大量的公务员。她们的系统里已充斥着未成熟的饥渴。跟贪婪的捕食者一样，她们从未注

意到她们正在根除自己的猎物。两者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减少你赖以为生的猎物，会摧毁你自身的组织架构。」

他无法相信女巫真的这么看待尊母，甚至还说出口。

「如果你活了下来，司凯特利，你会看到我的话变成现实。那些头脑简单的女人在面对必须节约的关头时会发出滔天怒吼，她们会投入更多的努力，从猎物中榨取更多。抓更多的猎物！榨得更用力些！这么做只会带来更快的灭绝。艾达荷说她们已开始复亡。」

苏亡人说的吗？看来，她把他当作了晶算师来使唤！「你这些想法是哪里来的？应该不会源自你的苏亡人吧。」继续把他当作你的苏亡人吧！

「他只是验证了我们的估计。是他者记忆中的一个先例提醒了我们。」

「哦？」他者记忆的概念让他不安。她们没在吹嘘吧？但是，他自己体内也有多个生命的记忆，确实有很大的价值。他决定追问她是什么先例。

「我们记起了一种叫雪鞋兔的猎物和叫猞猁的捕食者之间的关系。猞猁这种猫科动物的数量总是随着兔子数量的增长而增长，然后捕食者过度捕食，便害得自己面临饥荒，产生了严重的复亡。」

「有趣的说法，复亡。」

「生动地描绘了我们希望尊母接下来的处境。」

当他们的协商会议结束时（他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司凯特利发现自己更糊涂了。她们的目的真的是这样吗？可恶的女人！他没法相信任何她所说的话。

她送他回到无现星舰上的舱房。司凯特利站了很长时间，看着长廊里的分隔力场，艾达荷和默贝拉有时会在长廊里出现，走向他们的锻炼厅。每次他们穿过长廊尽头处的一座宽大门廊时，他知道他们应该是去练习了，因为他们再次出现的时候，总是浑身冒汗，喘着粗气。

但是这次，尽管他在那里磨蹭了一个多小时，他的狱友们却没有出现。

她把苏亡人当作晶算师对待！这意谓他肯定能接触到星舰系统主控台。她肯定不会剥夺晶算师接触资料的机会。我必须设计让艾达荷和我

在私底下相遇，我们在所有苏亡人身上都铭刻了一套口哨语言。我不能表现得过于着急，或许能在谈判中做个小小的让步。也可以抱怨我的舱房太幽闭了，她们知道我在禁闭环境中会变得易怒。

教育无法取代智慧，智慧是种难以衡量的特质，部分体现在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感官的刺激，从而提出新的问题，才能不断提升你的智慧。

——《晶算师第一课》



卢西拉身陷管笼，被人推到了大尊母面前，魃迦藤将她锁在这座笼中之笼的正中间。

「我是大尊母。」坐在沉重黑椅上的女人对她说道。大尊母是个小个子的女人，穿着红金色的连身服。「笼子是为了保护你，以防你使用魅音。我们对这招免疫，因为我们一听见就会用反射动作杀了你，你们有几个同伴就是这么死的。我们知道魅音，也知道怎么使用。把你从笼子里放出来之后，你可别忘了这一点。」她挥手让推着笼子进来的仆人离开，「退下！退下！」

卢西拉环顾房间，四周没有窗户，几乎是正方形的，由几盏银色的灯球照亮，墙壁呈萤光绿色，是个典型的审讯场所，这地方应该在高处。黎明前不久，她们就通过零域场通道将她的笼子送来了这里。

大尊母后方有块墙板啪的一声打开，一个小笼子凭借某种看不清的机械装置滑入了房间里。笼子是正方形的，她第一眼看过去，还以为里面站着个裸男，直到他转过身面对着她。

混合人！它的脸很宽，而且她还看到了犬齿。

「想挠背。」混合人说道。

「好的，亲爱的。我一会儿就挠你。」

「想吃。」混合人说道。它盯着卢西拉。

「过一会儿，亲爱的。」

混合人继续研究着卢西拉。「你是驯兽师？」它问道。

「她显然不是！」

「想吃。」混合人坚持道。

「我说了过一会！现在，你坐着呼噜叫就行。」

混合人蹲在笼子里，喉咙里发出了隆隆声。

「它们呼噜叫的时候很可爱吧？」大尊母显然并不期望得到回答。

混合人现身让卢西拉困惑了。理论上，这些东西本该追踪并猎杀尊母。但现在它反而被关在笼子里。

「你在哪里抓到它的？」卢西拉问道。

「伽穆。」她没意识到自己暴露了什么讯息。

那这里就是交叉点了，卢西拉想着。昨晚她在接驳舰上就已猜出了端倪。

混合人停止了呼噜。「吃。」它叫道。

卢西拉也想吃点东西。她们已经三天没给她食物了，逼得她必须抑制自己的饥饿感。笼子里的瓶子有点用处，能滴下水滴，但现在它几乎空了。带她来的仆人对她想要食物的请求回以嘲笑：「混合人喜欢瘦肉！」

缺乏美蓝极对她的打击最大。今天早上，她开始感觉到戒断的疼痛。

我大概很快就得自我了断。

来自兰帕达斯的众人请求她继续忍受。要勇敢。要是那个体制外圣母失败了怎么办？

蜘蛛女王。这是欧德雷迪对她的称呼的。

大尊母手扶在下颔上，继续审视着卢西拉，她的下颔短小，在五官不凸出的脸上，任何瑕疵都会首先映入眼帘。

「你们终将失败，你知道的。」大尊母说道。

「虚张声势。」卢西拉说道，接着不得不解释这个成语的意思。

大尊母的脸摆出客套的感兴趣表情。真有意思。

「我的任何一个助理要是听到你这么说，都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这就是我们需要独处一室的原因。我好奇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卢西拉看了眼蹲着的混合人：「混合人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它们由改良野兽的基因而来，只为了一个目标。」

「说话注意点！」大尊母的眼里闪烁着橙色的怒火。

「经过好几代的发展才产生了混合人。」卢西拉说道。

「我们猎杀它们来取乐！」

「猎人也会变成猎物。」

大尊母霍地站起，眼睛已完全成了橙色。混合人开始焦躁地嚎叫，反而让她平静了下来。她慢慢地坐回椅子上，一只手指着笼子里的混合人：「没事，亲爱的。很快就会给你吃的，然后我给你挠背。」

混合人再度发出呼噜声。

「你们认为我们是以难民的身份回到这里，」大尊母说道，「是的！别想抵赖。」

「虫子通常会回来。」卢西拉说道。

「虫子？你是指那种我们在拉科斯消灭的怪物？」

刺激这位大尊母，从而引发戏剧性的反应，这想法很诱人。刺激到位，她肯定会杀人。

别这样，姊妹！兰帕达斯的众人乞求着。忍耐下去。

你们觉得我能从这里逃走吗？这想法让她们安静了，只剩下一个微弱的声音。记住！我们是古老的不倒翁，百折不挠。一个画面伴随着声音出现，有一个小小的红色不倒翁，长着像佛祖一样安详的笑脸，双手拍在大肚子上。

「显然你指的是神帝的亡魂，」卢西拉说道，「但我想说的是别人。」

大尊母耐心地琢磨卢西拉话里的意思，她眼中的橙色褪去了。

她在玩弄我，卢西拉想着。她最终还是会杀了我，喂给她的宠物。

可如果我们真的逃走了，想想你能提供的那些策略信息！

我们！不可否认，抗议声是对的。尊母的人把笼子里的她从接驳舰上带来时，天还亮着。接近蜘蛛女王巢穴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但这些障碍古老过时得让卢西拉觉得好笑。道路的狭窄处布置了监视塔，在地面上耸立的样子就像暗灰色蘑菇从菌丝上升起。关键节点设置了急转弯，普通的地行载具无法以正常速度驶过。

她想起特格对交叉点的评价中提过这些障碍设施。这种防御没多大效用，只要带来重装备，或用其他方法除去这些粗糙的装置，这地方就

被孤立了。地底当然会设地下道联通，但用炸药可以阻断。束缚困住她们，然后断绝资源供应，她们就会逐步崩溃。你们的管子里再也不会传来宝贵的能量了，傻瓜！眼睛看得到的保全措施，尊母竟然一直保留着。只是为了心理安慰！她们的防卫队肯定得把太多能量花在这些无用的展示上，只是为了给她们一份空泛的安全感。

走廊！记住走廊。

是的，为了便于大型气体槽通行，这座建筑的走廊宏伟无比，宇航公会的领航员被迫生活在地面上时，就住在槽子里。安装在走廊低处的换气系统负责排出和回收外溢的美蓝极气体，她能想像，气门不断地打开关闭，发出令人心烦的回声，宇航公会的人似乎从不在意噪音。为移动悬浮器提供能源的能量传递电缆像是粗大的黑蛇一样蜿蜒在路上，并进入了每一间她经过的房间。领航员就喜欢到处窥探。

很多她见到的人都佩戴着脉冲向导，甚至包括尊母，她们也会在这里迷路。所有的一切都覆盖在一个巨型屋顶之下，周遭还有数个宛如阴茎的尖塔。新住客会喜欢这里，因为与外部的艰苦世界完全绝缘（重要人物从不外出，除非是为了杀戮或欣赏奴隶工作娱乐的模样）。她看出很多地方都已破旧，表示用来维护的开支被压缩到最低。她们没有改造多少，特格的平面图仍然精确。

明白你的观察有多大价值了吗？

大尊母从沉思中回神：「我也有可能让你活着，前提是你得满足我的好奇心。」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用一堆屎来满足你的好奇心呢？」

粗俗的用词让大尊母觉得有趣，她差点笑了出来。看来没人提醒过她，要提防贝尼·杰瑟里特使用粗俗手段，这种招数显然是为了让人不舒服。不能用魅音，是吧？她以为那是我唯一的手段？大尊母的言行足以让圣母对她产生充分了解。肢体和话语透露的信息总是足够用来分析，更不用说还有其他额外的信息可以采集。

「你觉得我们有魅力吗？」大尊母问道。

这问题真奇怪。「来自大离散的人都具备某种魅力。」让她觉得我见过很多人了，包括她的敌人。「你有异国情调，意思是又奇怪又新鲜。」

「我们的性技巧呢？」

「有特殊的氛围。刺激，对有些人有吸引力。」

「但对你没有。」

谈她的下巴！这是来自众人的建议。有何不可？

「我一直在看着你的下巴，大尊母。」

「是吗？」她看来很讶异。

「你从孩提时下巴就是这副模样了吧，你应该为这个年轻时期的纪念品而感到骄傲。」

她显然不高兴，但没有展露出来。再次攻击下巴。

「我敢说你的爱人们经常吻你的下巴。」卢西拉说道。

大尊母开始生气了，但还没发作。威胁我，快点！警告我不要使用魅音！

「吻下巴。」混合人说道。

「我说了等一下，亲爱的。现在先给我闭嘴！」

她把气出在宠物身上。

「你不是还有问题想问我吗？」卢西拉说道。甜言蜜语，对那些懂的人来说，代表另一个警告信号。我是那种把糖浆随便洒的人。「多好啊！跟你在一起的时光是多么欢乐啊。不美妙吗？你太聪明了，用这么便宜的价钱买到！又轻松、又快速。」你自己添加形容词吧。

大尊母定了定心神，她感觉自己处在不利的位置，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用神秘的笑容掩饰自己的状态，说道：「我说过我会放你出来。」她按下了椅子侧面的某个东西，紧接着管笼的某个部位荡开了，把魃迦藤也一并撤走了。与此同时，在她面前一步远的地方，有张矮椅子从地板上直接升了起来。

卢西拉在椅子上坐下，膝盖几乎碰到了她的审讯者。脚。记住她们用脚杀人。她活动一下手指，这才意识到刚才一直在握着拳头。该死的压力！

「你应该吃点东西，喝点水。」大尊母说道。她又按下了椅子侧面的另一处。卢西拉的身边出现了一个托盘，上有盘子、汤匙，和装满了红色液体的杯子。她在炫耀她的玩具。

卢西拉拿起了杯子。

毒药？先闻一下。

她试着喝了一口，是兴奋茶和美蓝极！我饿了。

卢西拉将空杯子放回托盘上。舌头上的兴奋剂闻起来有一股强烈的美蓝极味道。她在干什么？讨好我？卢西拉感受着香料带来的放松。盘子里装了豆子配辣酱，她试吃了一口，看看里面有没有她不该吃下去的添加物。酱里有大蒜，她一口气全吃完了，头脑里只闪过了不到一秒有关这种调味品的回忆──大蒜是美食中的辅料，能对付狼人，也是治疗胃胀气的妙方。

「觉得我们的食物好吃吗？」

卢西拉擦了擦嘴角：「非常好。你选厨师的眼光真是一流。」永远不要在私人住宅表扬厨师。厨师可以替换，女主人却换不掉。「大蒜用得恰到好处。」

「我们在研究从兰帕达斯收集来的一些图书。」她洋洋得意：看到你们的失败了？「满篇的废话，有用的地方很少。」

她想让你当她的图书管理员吗？卢西拉默默地等待。

「我的一些助理认为书里可能有线索，能告诉我们你们这些女巫的巢穴在哪里，或至少找到一种能迅速消灭你们的方法。但是，有太多种语言了！」

她需要个翻译？干脆点！

「你对什么感兴趣？」

「很少。谁会需要知道巴特勒圣战的纪录？」

「他们也摧毁过图书馆。」

「别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她比我们想像的要聪明。直接点。

「我认为我才是那个坐在底下的人。」

「听好，女巫！你觉得你们会不择手段来保卫巢穴，但是，你们不懂什么叫不择手段。」

「你还没告诉我，该怎么满足你的好奇心。」

「我们想要的是你们的科学，女巫！」她放低了声调，「我们来讲道理。有了你们的帮助，我们可以进入乌托邦。」

征服你们所有的敌人，每时每刻都在高潮。

「你觉得科学是通往乌托邦的钥匙？」

「还能把我们的事务管理得更好。」

记住：官僚体系提升一致性……当一致性变成了「致命的愚蠢」，就成了宗教。

「那是悖论，大尊母。科学富有创新精神，它会带来变革，这就是科学和官僚总是在对抗的原因。」

她知道她的根源吗？

「但是，想想那个权力！想想你能控制的东西！」她不知道。

尊母关于控制的假设让卢西拉哑口无言。你控制你的宇宙，而不是和它取得平衡。你从外部寻找原因，永远不会自省。你训练自己，却不是为了感知内心的回应，你依靠肌肉（力量、权力）去克服所有你认为的障碍。这些女人瞎了吗？

看到卢西拉没有说话，大尊母接着说道：「我们在图书馆找到很多贝尼·忒莱素的信息。你们和他们一起做了很多计划，女巫，很多专案。像是怎样让无现星舰的隐身失效，怎样刺探活细胞的秘密，你们的护使团，还有某个叫作『神之语言』的东西。」

卢西拉浅浅一笑。她们害怕世上真有神的存在？给她尝一点滋味！要直接。

「我们没跟忒莱素一起做什么计划。你们的人误解了自己找到的东西。你担心被矮化？你觉得神会答应吗？我们传播各种宗教来保护自己，这就是护使团的作用。忒莱素人只有一种宗教。」

「你们组织宗教？」

「不是。用组织的方式来传播宗教总像是在为什么事物辩解。我们不辩解。」

「你开始让我觉得无聊了。为什么我们找到的神帝资料这么少？」出招了！

「或许被你们的人销毁了。」

「啊，这么说你们确实对他感兴趣。」

你也感兴趣，蜘蛛夫人！

「我做个猜测，大尊母，雷托二世和他的黄金之路应该是你们众多学术中心的研究课题。」

好一个挖苦！

「我们没有学术中心！」

「那我很意外你为什么对他有兴趣。」

「只是泛泛的兴趣，仅此而已。」

最好是，那个混合人还是从被闪电劈中的橡树里蹦出来的哩！

「我们称他的『黄金之路』为『纸屑追逐』。他把纸屑抛入永不停止的风中，然后说：『看见了吗？那就是它们的去路。』这就是大离散。」

「有些人更偏好称它为大追寻。」

「他真的能预测未来？你们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点？」正中靶心！

大尊母掩嘴咳嗽了几声。

「我们说穆阿迪布创造了未来，雷托二世又让未来回到了过去。」

「但是，如果我能知道……」

「请三思，大尊母！请求神谕预测他们未来的人，实际上只是想知道财富藏在哪里。」

「还用说吗，当然！」

「知道你所有的未来，再也不会有意外，你要的是这个吗？」

「是的。」

「你要的不是未来，而是不断延续的现在。」

「说得好，我都找不到更合适的说法。」

「那你还说什么我让你无聊了！」

「什么意思？」

她眼睛里出现了橙色。小心。

「再也没有任何意外？有什么能比这状态更无聊？」

「啊……哦！但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恐怕我无法理解你要什么，大尊母。」

「没关系。我们明天继续。」

得到缓刑！

大尊母站了起来：「回到笼子里去。」

「吃？」混合人像是在哀求。

「我在楼下给你准备了精美的食物，亲爱的。然后我会挠你的

背。」

卢西拉走入了她的笼子。大尊母往她身后丢了个椅垫：「用这个垫一下魃迦藤。看到我有多仁慈了？」

笼门咔嗒一声关上了。

关着混合人的笼子滑回墙里，墙面也随即合拢了。

「它们饿了之后就变得很躁动。」大尊母说道。她打开房门，随后转身凝视了卢西拉一阵子：「你在这里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下令任何人都不得进入这间房间。」

13

很多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做到的事，一旦我们试着把它们变成须脑力学习的知识后，就会变得困难。对某件事太过滚瓜烂熟，结果变得完全无知的，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晶算师第二课》



欧德雷迪不时会与侍祭以及她们的督察一起共进晚餐。在这所对多数人来说意谓将被关押一生的精神监狱中，督察相当于最直接的典狱长。

圣殿运作得是否良好，统御大圣母颇能从侍祭们的思考和行动看出端倪。她们在情绪和预感上的反应比圣母更直接，已出师的女修们则十分擅长隐藏自己最不堪的一面。尽管她们并非故意隐藏本质，然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走入果园或是躲进房间里，从监视者的视线里消失。

侍祭却办不到。

近来的中枢几乎没有闲暇时间，甚至连餐厅也无时无刻人流不断。轮班时间错开了，圣母们可依此调整自己的生理节奏来适应离峰时段。欧德雷迪不能将能量浪费在这种调整上，因此她在晚餐时分出现在侍祭大厅的门口。嘈杂的环境突然安静了。

甚至连她们往嘴里送食物的方式都透露了讯息。在筷子往嘴边去的时候，眼光看向了哪里？是否匆匆夹起并迅速咀嚼，然后不由自主地咽下食物？要关注一下那个人，她沉浸在哀伤里。还有那个若有所思的人，吃进每口食物之前都要看一下，仿佛在想别人怎么在这些味道淡薄的餐食里藏毒药。这双眼睛后面有富创造力的头脑，要测验她一下，看能不能担任更机密的职位。

欧德雷迪走进大厅。

地板呈现出巨大的棋盘花纹，黑白相间的格子，表面几乎没有划痕。侍祭说圣母用这花纹当游戏的棋盘：「让我们中的一个人站这里，另一个人站那里，再让几个人站在中线上。然后开始移动—赢家通吃。」

欧德雷迪在靠西边窗户的一张桌子边角找了把椅子坐下。侍祭帮她腾出位置，她们动作轻柔，没闹出动静。

这间大厅是圣殿上最古老的建筑，木质结构，头顶架着横跨整间厅堂的横梁，涂了雾黑色的漆。横梁足有二十五公尺长，中间没有任何榫接。圣殿的某处种着一片经过基因编辑的橡树，在精心照料之下朝着阳光拔高。树在长到至少三十公尺之前不会分杈，树干直径足足超过两公尺。它们在这座大厅建造之时就种下了，用以替换随着时光老化的横梁。这些横梁应该能支撑一千九百个标准年。

大圣母周围的侍祭打量着她，眼神是那么小心，装作没在关注她。

欧德雷迪扭头看着西窗外的落日。沙尘又扬起来了。不断扩大的沙漠渲染了落日，把它变成了天际的一点余烬，仿佛随时都能爆发成不可收拾的野火。

欧德雷迪忍住了叹息。类似的情景唤醒了她的噩梦：峡谷……钢索。她知道自己一旦闭上眼睛，就能感觉到在绳子上晃。手拿斧头的猎人愈来愈近了！

附近的侍祭都坐立不安，仿佛感觉到她内心的波澜。或许她们真感觉到了。欧德雷迪听到了一种布料摩擦声，把她拽出了噩梦。她对中枢内各种声音里出现的新音符很敏感。一声摩擦声，出现在平常的声响里—她身后的椅子挪开时能听到……厨房的门打开时也能听到。急促的摩擦声。打扫的小组在抱怨「这该死的沙尘」。

欧德雷迪盯着窗外那抱怨的源头：来自南方的风。它刮来一片昏暗的霾，颜色介于麦色和土褐色，在地平线上扯起了一道帘布。风停之后，屋里的角落和山脚的避风处将留下它的印记。风里有股燧石的味道，有某种碱性物质刺激着鼻孔。

一位侍祭在她面前摆上了食物，她低头看着餐桌。

欧德雷迪发现自己还挺喜欢换个环境，不在工作室或私人饭厅里匆匆解决餐点。当她在上面独自用餐时，侍祭端来食物时非常安静，清理

得也异常有效率，让她有时看到东西都不见了之后会感到惊奇。在这里用餐，周遭则充满喧闹和对话。在她的住处，厨子杜纳可能会咂舌叨念：「你吃得太少了。」听到这些劝告，欧德雷迪通常会从善如流。监察员们也有其用处。

今晚吃的是甜豆酱炖猪蝓肉，加了一点点美蓝极，并用了罗勒叶和柠檬调味。新鲜的四季豆，加了点胡椒，稍微煮了一下，很有嚼劲。饮料是深红色的葡萄汁。她带着期待咬了口猪蝓肉，发现吃起来还过得去，虽然以她的口味而言稍微煮过了头。侍祭厨师的手艺也还不错。

为什么我会觉得吃过这种食物很多次了？

她咽了下去，敏锐地感觉到食物添加了其他物质。看来，这盘食物不光是为了补充大圣母的体力，厨房里有人要了她的日常营养清单，并调整了这份餐点。

食物是陷阱，她想着。也是种瘾头。她不喜欢圣殿厨师们将东西藏入食物的狡猾方式，说什么「是为了食用者好」。她们当然知道每位圣母都可以辨别成分，并在有限范围内调整身体的新陈代谢。现在，她们都在看着她，不知道大圣母会如何评价今晚的菜色。

她边吃边倾听着其他用餐者的对话。没人打扰她—从动作上或言语上都没有。四周的声响几乎回复到了她进来之前的程度。当然，在她进门之后，侍祭们说话的语气总会发生些变化，音量也会降低少许。

她周围的人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她今晚要来这里？

欧德雷迪感觉到了附近的几位用餐者那种沉默的敬畏。统御大圣母有时会利用这种反应。有点紧张的敬畏。侍祭彼此交头接耳（督察是这么报告的）：「她有塔拉札。」她们说的是欧德雷迪把前任统御大圣母用作了他者记忆中的要角。学员的必修课程中总会提到她们这一对历史上的好搭档。

达尔和塔尔，已经是一个传说。

甚至连贝隆达（亲爱的老巫婆贝尔）都因此而在欧德雷迪面前有所收敛，很少正面攻击，在反诘争论中几乎不会高声辩驳。塔拉札被誉为女修会的救主，这让很多反对者都闭上了嘴。塔拉札说过尊母实际上是野蛮人，她们的暴力，尽管不怎么讨喜，倒是能用来做血的教训。后来发生的事件或多或少证实了她的观点。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正确的，塔尔。我们两个都没能料到她们暴力的程度。

塔拉札经典的甩红布技法（斗牛场的术语用在这里作为比喻真是适切）引导尊母疯狂滥杀，使得整个宇宙充满惨遭她们毒手的受害者，继而产生大量贝尼·杰瑟里特的潜在支持者。

我要怎么保卫我们？

并不是防御计划不完备。它们可能无足轻重。

当然，那是我的目标。我们必须净化自身，为最终的努力做好准备。

贝隆达嘲笑过这个想法：「为了我们的死亡？所以我们必须净化自己？」

如果贝隆达发现了大圣母的计划，她应该会很矛盾。贝隆达冷酷的一面可能会鼓掌，贝隆达晶算师的一面可能会争取「延后到更合适的时机」。

但是，我决定追寻我自己独特的方式，不管女修会大家怎么想。

许多女修都认为，欧德雷迪是她们遇过最奇怪的统御大圣母了。登上高位是迫于情势而不是理性的选择。塔拉札主记忆。你死的时候我在场，塔尔。没有别人可以收拢你的所有心神。这也是意外的升迁？

还有许多人不认同欧德雷迪。但是每当反对的声音出现，她们又会说：「塔拉札主记忆——她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统御大圣母。」

真是引人发笑！欧德雷迪体内的塔拉札是第一个笑出来的。她问道：达尔，为什么你不告诉她们我的错误？尤其是我怎么错看了你。

欧德雷迪若有所思地嚼着一块猪蝓肉。已经过了去看望什阿娜的日期。我要尽快赶往南方的沙漠，什阿娜必须做好准备代替塔玛拉尼。

欧德雷迪的脑海里浮现出地貌变迁的景象。贝尼·杰瑟里特居于圣殿星已超过一千五百年了。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痕迹。变迁不仅体现在树丛、葡萄架和果园，看到她们熟悉的大地不断地改变，也会对女修的心智产生影响。

坐在欧德雷迪身旁的侍祭小声地清了清嗓子。她想跟统御大圣母说些什么吗？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但年轻的女人又继续进食，没有说话。

欧德雷迪的思绪又回到了即将展开的沙漠旅程上。不能事先通知什

阿娜。我必须确认，她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有些问题需要什阿娜来回答。

欧德雷迪知道自己在沿途的检查点会发现什么。在女修之间、在植物和动物中间、在圣殿的每一处基层组织里，她会看到明显的变化，也会看到细微的变化。这些变化会让大圣母一向的宁静泛起波澜，甚至从未离开过无现星舰的默贝拉也能感觉到。

就在今天早上，默贝拉背靠着控制台，用前所未有的专注，听着站在她面前的欧德雷迪说话。这位尊母俘虏的神情里带着警觉，她的声音流露出她的疑虑和判断上的偏颇。

「大圣母，你是说万物都不是恒常的？」

「他者记忆传授给你的知识是那样说的。没有行星，没有陆地或海洋，至少没有永远的陆地或海洋。」

「这想法太病态了！」她反对道。

「无论我们在哪里，都只是管家。」

「无聊的观点。」默贝拉觉得踌躇，不懂为什么大圣母选择在这个时刻说这种话。

「我听到尊母在透过你说话。她们给了你贪婪的梦想，默贝拉。」

「随你怎么说！」愤愤不平。

「尊母认为她们能买到永恒的安全：你明白的，就是一颗小小的行星，然后拥有大量听话的人口。」

默贝拉做了个鬼脸。

「然后征服更多的行星！」欧德雷迪厉声说，「总是要更多，更多！这就是她们蜂拥而归的原因。」

「这旧帝国没什么油水可榨。」

「非常好，默贝拉！你开始像我们一样思考了。」

「这不上不下的状态让我变得什么也不是！」

「这状态既不是让你变成鱼，也不会变成鸡，就只会有你真正的自我。但即使那样，你仍只是个管家。记住，默贝拉！如果你觉得自己拥有了什么，那就如同行走在流沙上一样。」

这句话引来的是迷惑地皱眉。必须教会默贝拉不要如此明显地将情绪反映在脸上。在这里没什么问题，但总会有一天……

「好吧，没有什么能确实拥有的东西。但那又怎么样！」苦涩，苦涩。

「你说出了一些正确的词，但是，我认为你尚未在内心找到一片天地，能支持你度过一生。」

「有什么用，还不是只能等着敌人找到我、杀害我？」

尊母的训练如同胶水一样黏得死紧！但是，那天晚上她与邓肯说话的样子告诉我，她已经准备好了。我相信梵高的画启发了她，我从她声音听得出来。我必须去重新查阅那段纪录。

「谁会杀了你，默贝拉？」

「你抵挡不了尊母的进攻！」

「我已经说明了会影响我们的基本事实：没有哪个地方是永远安全的。」

「又一个没用的教诲！」

在侍祭大厅，欧德雷迪想起了她还没找到时间去回顾那段邓肯和默贝拉的摄影纪录。她差点发出了叹息，便用咳嗽遮掩过去。绝不能让年轻人看到统御大圣母的烦忧。

去沙漠，去见什阿娜！一有时间就前往视察。时间！

坐在欧德雷迪身旁的侍祭又发出了清嗓子的声音。欧德雷迪偷偷打量了她一眼。金发，穿着衬着白边的黑色短裙—三级半。她没有转头看向欧德雷迪，眼睛也没往这边瞟。

这就是我会在视察之旅中发现的东西：恐惧。当我们用完了时间，就总能在地貌上看到恐惧：树木尚未被砍伐，因为伐木工已经离开了—被迫参与了我们的离散，或进了他们的坟墓，或去了不知道的地方，甚至成了奴隶。我会被奇异的建筑吸引吗，因为它们尚未完工，建筑工人已经离开了？不，我们不认同奇异。

他者记忆里有她想寻找的例子—因为未完工而显得更加漂亮的古建筑。可能是因为建筑公司破产了，或者屋主在对情妇生气……有些东西因此而更有趣：古老的墙壁，古老的废墟。这是时光雕塑出的成果。

如果我在最喜爱的果园里建造一座奇异的建筑，贝尔会怎么说？

欧德雷迪身旁的侍祭开口说道：「大圣母？」

好极了！她们很少会鼓起这般勇气。

「什么事？」比起探问，这句话的语气更像平铺直述。最好是要紧的事。那个侍祭听得出吗？

她听出来了。「恕我冒昧，大圣母，事出紧急，而且我知道您对果园很在意。」

完美！这位侍祭虽然身材肥硕，但心思很灵敏。欧德雷迪默默地盯着她。

「我负责制作您卧室里的地图，大圣母。」

她是位可靠的能手，被委办了统御大圣母侧近的工作。更好了。

「地图快完成了吗？」

「还有两天，大圣母。我还在调整投影叠加，好标记出沙漠每天扩大的范围。」

欧德雷迪微微点头。这是她先前就下过的命令：派个侍祭负责更新地图。欧德雷迪希望每天早上醒来时，眼前就有变化的视野，在苏醒的意识中留下第一个印象，从而点燃她的想像力。

「今天早上，我在您的工作室里放了份报告，大圣母。《果园管理》。或许您还没看到。」

欧德雷迪只是看到了标签。今天，她在锻炼上多花了点时间，又急着去见默贝拉。这么多事都取决于默贝拉！

「中枢周围的农园需要更仔细照料，否则只能放弃了，」侍祭说道，「这就是报告的要点。」

「逐字重复报告。」

欧德雷迪倾听着。夜幕降临，厅里的灯点亮了。侍祭的报告简洁，甚至说得上是精练。报告里带着某种训诫的语气，欧德雷迪听得出源自贝隆达。虽然没有档案部的签名，但天气部的警告要先经过档案部审核，而且这位侍祭还省略了一些她原本的用词。

侍祭陷入了沉默，报告结束了。

我该怎么回应？果园、草地和葡萄架不仅是抵御外部入侵者的缓冲区，或只是地貌上的装饰，它们也支撑着圣殿的士气和餐桌。

它们支撑着我的士气。

这位侍祭等待得如此安静。鬈曲的金发，圆圆的脸庞，讨人喜欢的五官，尽管嘴巴大了一些。她的盘子里还有食物，但她没在吃。双手放

在了腿上。我在此侍奉您，大圣母。

在欧德雷迪思索如何回应的时候，记忆入侵了——一桩古老的事件浮现在她脑海里，与实时眼前所见产生意识并流。她回忆起了扑翼机的训练课程。两个侍祭与教官一起悬浮在午间的兰帕达斯湿地上空。当时她与一位侍祭组队，那人笨拙无能的程度，恰恰在女修会能接受的底线，显然是出于基因选控的原因才留着她，育种女修需要将她的某些特质传递给后代。肯定和情绪控制或智慧无关！欧德雷迪记起了她的名字：琳采恩。

琳采恩在冲着她们的教官喊叫：「让我来驾驶这架该死的扑翼机！」

紧接着，天空、地上的树木，以及湖边的湿地开始旋转，让她们眩晕。感觉上我们没在动，反而是周围的世界在旋转。琳采恩每一步都做错，她的每个动作都使旋转更加剧烈。

教官拉动了只有他能构着的操纵杆，截断她对系统的控制。在飞机重新稳定、保持平飞之后，他才开口说话。

「我不会让你再开这飞机了，女士。绝对不会！你的反应不正确，像你这样的人本该在青春期之前就开始训练反应。」

「我要开！我要开！我要开这该死的东西。」她的双手在没有反应的控制键上乱按。

「你被淘汰了，女士。停飞！」

欧德雷迪放松了，她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都觉得琳采恩可能会害死他们。

琳采恩转身冲着后头的欧德雷迪喊道：「告诉他！跟他说，他必须服从贝尼·杰瑟里特！」

这表明比琳采恩早几年入门的欧德雷迪已经展现出了一定的威信。

欧德雷迪默默地坐着，面无表情。

沉默通常是最好的回答。某位贝尼·杰瑟里特的幽默大师在洗手间的镜子上草草涂写了这句话。欧德雷迪当时就觉得颇有道理，现在仍这么觉得。

将自己拉回到餐厅里等着她回应的侍祭面前后，欧德雷迪琢磨着为什么这段久远的记忆会自己跳出来。这种事情很少会毫无缘由地发生。

现在不该沉默，当然。幽默？是的！就是这个讯息。欧德雷迪的幽默教会琳采恩认清了自己（在那件事过后）。压力之下的幽默。

欧德雷迪对着餐厅里坐在她身旁的侍祭微笑了：「你想当一匹马吗？」

「什么？」她惊讶地脱口而出，但她还是回应了大圣母的微笑。她的表情不带紧张，甚至可以说带着温暖。每个人都说大圣母允许表达感情。

「你不懂我的意思。这很合理。」欧德雷迪说道。

「我不懂，大圣母。」仍旧保持着笑容和耐心。

欧德雷迪的目光审视着眼前这张年轻的脸：明亮的蓝色眼睛，尚未被香料之痛的蓝淹没。一张几乎和贝尔一样的嘴，但不冷酷。可靠的肌肉和可靠的智慧，她应该擅长揣度统御大圣母的需求。看看地图任务和那份报告就知道。她很敏感，且展现出高超的智慧，虽然不太可能升到最高位，但总是会把持那些你需要她能力的关键职位。

为什么我会坐在她的旁边？

在视察餐厅时，欧德雷迪经常会选择特定的同伴，多数情况下是一位侍祭，她们能告诉她很多讯息。统御大圣母的工作室会收到督察对侍祭的观察报告。但有时，欧德雷迪也会出于某种她无法解释的理由而选择座位。就如同今晚的情形。为什么是她？

除非统御大圣母主动开口，否则很少会有交谈。通常是随意地起头，然后再深入更私人的问题。她们身边的人则专心地聆听。

此时欧德雷迪通常会展现出一种宗教般的宁静神态，这样能让紧张的侍祭舒缓心情。侍祭们是……好吧，就只是侍祭。统御大圣母是所有女巫之中的最高等的存在，紧张是自然的。

有人在欧德雷迪身后窃窃私语：「她今晚把斯特吉放在了火上烤。」

放在火上烤。欧德雷迪听过。在她担任侍祭的年代，这种说法就已经存在了。看来，眼前这位侍祭名叫斯特吉。先不要挑明。名字带有魔力。

「你喜欢今天的晚餐吗？」欧德雷迪问道。

「还可以，大圣母。」斯特吉不想给大圣母不诚实的意见，但她还

是被突然转向的对话搞糊涂了。

「她们煮过头了。」欧德雷迪说道。

「服务的对象有那么多，她们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呢，大圣母？」

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且分寸也把握得恰当。

「你的左手在发抖。」欧德雷迪说道。

「我在您面前会紧张，大圣母。而且，我刚从锻炼厅过来，今天很累。」

欧德雷迪研究着颤抖：「她们让你练了长臂举升。」

「您那时候也这么难熬吗，大圣母？」（那些久远以前的时候？）

「和今天一样难熬。艰苦能教育你，她们是这么跟我说的。」

这让她没那么紧张了。她们有共同的经历，也都听过督察的行话。

「我不怎么懂马，大圣母，」斯特吉看着自己的盘子，「这不可能是马肉。我确信……」

欧德雷迪大笑了起来，引来了惊讶的目光。她伸手触碰斯特吉的手臂，大笑也收敛成了微笑：「谢谢你，亲爱的。已经有很多年没人能让我这么笑过了。我希望这是个开始，开始一段长远且愉快的关系。」

「谢谢您，大圣母，但是我—」

「我会解释马的那部分，那是我自己的小玩笑，不是为了贬低你。我希望你能在肩头扛起一个孩子，让他能更快速地前进，快过他自己的两条小短腿。」

「遵命，大圣母。」没有反对，没有更多的问题。问题当然是有的，但时间到了，答案自然会到来，斯特吉懂的。

施展魔法的时间来了。

欧德雷迪抽回了手，并问道：「你叫什么？」

「斯特吉，大圣母。阿露娜·斯特吉。」

「放轻松，斯特吉。我会处理果园的问题。我们需要它，为了士气，也为了食物。你今晚向人事部报到，告诉她们，我需要你明早六点出现在我的工作室里。」

「没问题，大圣母。我还要继续标记您的地图吗？」欧德雷迪正要起身离去。

「暂时仍需要，斯特吉。但是，记得让人事部指定一个新侍祭，你负责培训她。很快，你就会忙得顾不上地图了。」

「谢谢，大圣母。沙漠生长得很快。」

斯特吉的话让欧德雷迪感觉到了某种满足，驱散了烦扰她一整天的忧郁。

在那些称之为「生命」和「爱」（或其他一些可有可无的标签）等隐藏力量的驱动下，循环又获得了一次机会，再次旋转起来。

它由此旋转，由此更新。这是魔法。什么样的巫术能将你的注意力从这种奇迹上转移？

在她的工作室内，她先下了个命令给气象部，随后关闭了办公室里的各种工具，走到拱形窗前。云层反射着地面的灯光，将夜晚的圣殿星染上了一抹浅红，给屋顶和墙壁增添了浪漫。但是，欧德雷迪很快便抹去了这种感觉。

浪漫？她在侍祭饭厅内所做的事毫无浪漫可言。

我终于做了，我豁出去了。现在，邓肯必须重建霸夏的记忆，这是个棘手的任务。

她继续盯着夜晚，压抑着体内的不安。

我不但把我自己豁出去，我还赌上了仅存的女修会。感觉起来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塔尔。

就是这种感觉。你的计划真难办哪。

快要下雨了。从窗户四周的通风口涌入的空气中，欧德雷迪察觉到了，没必要去看天气通知。近来她也很少这么做，为什么要看呢？但斯特吉的报告提到了一个实在的威胁。

雨变得愈来愈少见，也愈来愈受欢迎。女修们会现身，不顾严寒在雨中漫步。这想法中有一丝悲哀，她看到的每一场雨都引人想起同一个问题：这是最后一场雨吗？

气象部的人完成了了不起的壮举，既让沙漠保持干燥，又让种植区域受到灌溉。她们安排了这场雨来完成她的命令，欧德雷迪不知道她们怎么做到的。再过不久，即便统御大圣母下令，她们也将无法再达成任务。沙漠将取胜，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计划。

她打开了窗户正中央的玻璃。这个高度的风已经停了，只有高空的

风正裹挟着天上的云层在移动。天气中有种紧绷的气息，空气冷冽。看来她们为了降下这场雨调整了温度。她关上了窗户，觉得不想走到户外。统御大圣母没有时间玩最后一场雨的游戏。下了又能怎样？远处的沙漠正执着地向她们袭来。

对于沙漠，我们可以画下地图并加以监视。但是，对于我身后的猎手，那个拿着斧头的噩梦中人，我又该怎么办？什么样的地图能告诉我，今晚她身在何方？

宗教（儿童对成人的模仿）包含过往的神话：混杂了猜测、宇宙宿命论、追求个人权力过程中的宣言，以及启示的片段。其中还有未明言的戒律：你不可质疑！我们每天都在打破这种戒律，尝试将人类的想像力结合我们最深刻的创造力。

—贝尼·杰瑟里特信条



默贝拉独自一人盘腿坐在锻炼厅的地板上，苦练之后的身体微微发颤。今天下午，统御大圣母来到此处，待了不到一小时。她离开后，跟往常一样，默贝拉感觉自己宛如被遗弃在发烧时半梦半醒的梦境里。

欧德雷迪临别时说的话回响在梦中：「对侍祭而言，最难的课程就是她必须一直挑战自己的极限。你的能力将带你抵达的境地远超出你的想像，所以不要想像，尽管拓展自己！」

我怎么回答的？说我以前被教会的只有欺骗他人？

欧德雷迪肯定做了点什么，引发了孩提时代的行为模式和尊母的教育。我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学习欺骗。如何仿真某种需求并赢得注意。在欺骗模式中有很多「如何」。随着年龄增长，她愈来愈擅长欺骗。她学会了观察身边大人们的需求。我根据需求做出反应。这被称为「教育」。为什么贝尼·杰瑟里特的教育方法如此不同？

「我并不要求你对我坦诚，」欧德雷迪说过，「但要对自己坦诚。」

默贝拉因绝望而放弃根除过去学会所有的欺骗习惯。何必呢？又是更多的谎！

「该死的欧德雷迪！」

在这句话脱口而出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在大声说话。她想用手掩住嘴巴，却又放弃了。梦境里的她问道：「有差吗？」

「教育中的形式主义会使孩子的求知欲变得迟钝，」这是欧德雷迪在解释，「不去鼓励孩子，不让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取得多大的成就，正是这些造成了迟钝。官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讨论如何应对出色的学生，却没花一点时间去处理守旧的老师在面对崭露头角的天才时的恐惧。老师们压制天才，他们根深柢固地想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保持优越感和安全感。」

她说的是尊母。

守旧的老师？

她有所领悟：在智慧的表象之下，贝尼·杰瑟里特并不因循守旧。她们通常不会把时间精力用在思考教育，而是直接实践教育。

神啊！我想跟她们一样！

这想法让她震惊得跳了起来，奋力投入惯常进行的手腕与手臂训练。

她比以往领悟得更深刻。她不想让这些老师失望。坦率与诚实。每个侍祭都听过这句话。「学习的基本工具。」欧德雷迪说道。

默贝拉因为分神而重重摔倒在地，她站起身抚摸着青紫的肩膀。

刚开始，她以为贝尼·杰瑟里特的声明肯定是个谎言。我对你这么坦诚，所以我必须告诉你，我的诚实坚定不变。

但是，行动证实了她们的声明。欧德雷迪的声音在梦中坚称：「那就是你下判断的方式。」

在她们的意识中、记忆中和平衡的智慧中，有某种尊母从未拥有的东西。这想法让她觉得自己渺小。堕落。在她半梦半醒的思考中，这想法仿佛皮肤上长的斑点。

但是，我有天分！只有具备天分，才能成为尊母。

我还把自己当成尊母吗？

贝尼·杰瑟里特知道她还没有完全加入她们。我拥有什么她们可能需要的技能？显然不是欺骗。

「言行是否一致？这是衡量你是否可靠的方式。绝不能只做语言上的巨人。」

默贝拉用手盖住了耳朵。闭嘴，欧德雷迪！

「真言师如何分辨真诚的态度与更根本的看法？」

默贝拉放下了双手。或许我真的病了。她扫视着宽广的房间，没人在说话。总之，她听到的是欧德雷迪的声音。

「如果你真诚地信服一个想法，你能完全用胡言乱语来表达它，就算每个词都是乱编的，仍然有人会相信你。但是，我们的任何一位真言师可都不会吃这套。」

默贝拉垮下双肩，她开始在锻炼厅里漫无目的地乱走。没有可逃的地方吗？

「默贝拉，如果你想找到有用的做事方法，那就得找出结果来检视。这就是我们所宣扬的真理。」

实用主义？

艾达荷找到了她，看见她眼神狂乱，便问道：「出了什么事？」

「我觉得我病了，真的病了。我本来以为是因为欧德雷迪对我做了什么，但是……」

默贝拉倒下时，邓肯扶住了她。

「帮帮我们！」

他第一次庆幸身边有摄影机。不到一分钟，就来了位苏克医生。她弯腰查看躺在艾达荷怀里的默贝拉。

检查很快就结束了。苏克医生是位银发的老圣母，前额有传统的菱形印记，她挺直了身子说道：「紧张过度。她不是在挑战自己的极限，而是超越了极限。先别练了，我们会安排她回到感应课程中。我来通知督察。」

那天晚上，欧德雷迪在督察的病房内找到了默贝拉。她坐在床上，两个督察轮流测试她的肌肉反应。欧德雷迪微微示意，她们便退开了，留下她与默贝拉独处。

「我以前总试着避免把事情变麻烦。」默贝拉说道。坦率和诚实。

「想避开麻烦事，通常只会创造更多麻烦。」欧德雷迪坐上床边的一张椅子，并伸手握住了默贝拉的手臂。她手中的肌肉在颤抖。「俗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伸手一探』。」欧德雷迪缩回了手，「你做出了什么决定？」

「你要让我做决定啊？」

「别嘲讽了。」欧德雷迪举手示意她不要插话，「我没有充分考虑

到你之前的情况，尊母让你实质上没有做决定的能力。典型的权力欲社会就是这样，教导它的人民要永远闲混。『做决定会带来不好的后果！』你们学到的是逃避。」

「那和我昏倒有什么关系？」默贝拉愤恨不平。

「默贝拉！在我描述的情形中，最差的产物几乎和废物一样——这种人要不是无法对任何事下决心，就是总拖延到最后一刻，然后像绝望的动物一样扑上去。」

「你告诉我要挑战极限！」默贝拉几乎快哭泣了。

「你该挑战的是你的极限，默贝拉，不是我的，不是贝尔的，也不是任何其他人的。你自己的。」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跟你一样。」她的声音细到几乎难以听闻。

「太好了！我这个人哪，我确信自己从没想过自杀，特别是我怀孕的时候。」

默贝拉忍不住笑了。

欧德雷迪站了起来：「睡吧。你明天会有一堂特别的课程，在你能负担的极限之内，我们会设法让你的能力跟上你下的这份决定。记住我告诉过你的，我们照顾自己人。」

「我算是自己人吗？」默贝拉的话声几乎是耳语。

「从你在督察面前复诵誓言开始。」欧德雷迪关灯离开了。门阖上之前，默贝拉听到欧德雷迪在对某个人说话：「不要打扰她。她需要休息。」

默贝拉闭上双眼。半梦半醒的感觉消失了，但是，她自己过去的记忆补上了位置。「我是贝尼·杰瑟里特。我存在的目的只为了侍奉。」

她听到自己在对着督察说出这句话，但记忆给话里加的重音与原先的不一样。

她们知道我在嘲讽。

你能在这些女人面前隐藏什么？

她感觉到记忆中的督察将手放上她的前额，她听到了原本对她来说不具意义，直到此刻才明白的话语。

「我站在神圣的人类面前。正如现在的我，你也终将如此站立，我祈祷那一天的到来。让未来保持不确定，因为它是我们欲念的画布。由

此，人类的处境将一直保持着纯洁质朴。我们只拥有当下，并将自己不断地奉献给我们共享共创的神圣存在。」

传统但不守旧。她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在体力和情感上为此刻做好准备。泪水从她脸颊上滚落。

15

为了压制而制定的法律，通常会助长它意图压制的事物。这是历史上所有的法律专业人士保住饭碗所仰仗的精微之处。

——贝尼·杰瑟里特终章



欧德雷迪在中枢之中徘徊视察时（近来次数较不频繁，但也因次数减少，视察时更集中注意力），她会注意女修会是否有懈怠的迹象，尤其注意工作进行得过于顺畅的地方。

统御大圣母身为位阶最高的人，仍不免需要监察同侪的行为，她有一套自己关于监察的说法：「给我一个完全顺畅的工作环节，我会让你看到有人在掩盖错误。不颠簸的船根本不是船。」

她经常这么说，于是这话成了女修（甚至包括有些侍祭）用来评论大圣母的特殊说法。

「真正的船会颠簸。」还会伴随阵阵窃笑。

贝隆达陪伴欧德雷迪进行今早的视察，没有提及「每月一次」已拉长到了「每两月一次」—甚至更久，这次视察已比计划中的晚了一个星期。贝尔打算利用这个时机来商讨艾达荷的问题，她拉着塔玛拉尼同行，尽管塔玛在这个时段应该去评估督察的表现。

二对一？欧德雷迪暗自揣想。她并不认为贝尔或塔玛拉尼对统御大圣母的意图有什么怀疑。不管怎样，她的计划总有一天会曝光，如同塔拉札一样。等到时机成熟时，是吗，塔尔？

她们沿着走廊快步前行，黑色的长袍发出急促的摩擦声，眼睛注意着一切。眼前的景象都很熟悉，但她们在寻找新发现。欧德雷迪左肩上佩戴着通讯器，像是块放错了位置的潜水压铅。在最近的这些日子里，绝不能断了联络。

任何贝尼·杰瑟里特中心的幕后都有协助运作的设施：诊所医院、厨

房、停尸间、垃圾处理系统、回收利用系统（附加在污水和垃圾处理系统上）、交通和通信、餐食供应、锻炼场所、侍祭与学员的学校、所有部会的住所、会议中心、测试设备和更多其他的东西。因为离散，或是职务异动，人员变动频繁，这一切都得依照微妙精巧的贝尼·杰瑟里特意识。但是，原有的任务和岗位依然存在。

在她们从一个区域快速走向另一个区域时，欧德雷迪提到了女修会的离散，没有刻意隐藏对她们变成「原子家庭」的沮丧。

「我难以想像人类离散到无垠的宇宙中，」塔玛拉尼说道，「从概率上来说……」

「这是一场博弈，里头的组合有无限种。」欧德雷迪跨过了一段破损的路肩，「这里需要修一下。自从我们学会了跃过折叠空间，就一直在进行可能性无限的博弈。」

贝隆达的声音里毫无愉悦：「这可不是博弈！」

欧德雷迪可以体会贝隆达的感觉。我们从未见过虚无的空间，宇宙间总有更多的星系。塔玛拉尼是对的。当你专注注视黄金之路时，会产生畏惧感。

探险的记忆给了女修会一个统计上的数字，但仅此而已。在特定集合内，有那么多可供居住的行星，而且还有额外的行星可以改造成类似地球的行星。

「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塔玛拉尼问道。

这是她们无法回答的问题。要问无限能产生什么，唯一的答案就是「任何东西」。

任何好的，任何坏的；任何上帝，任何魔鬼。

「尊母该不会是想逃离什么吧？」欧德雷迪问道，「有可能吗？」

「这些猜测毫无意义，」贝隆达抱怨道，「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折叠空间是否会带我们通往一个宇宙，还是很多个……甚至无穷多个不断膨胀和破裂的气泡。」

「暴君对此的理解比我们多吗？」塔玛拉尼问道。

她们停了下来，欧德雷迪看着一个房间，里面有五个高等侍祭和一个督察在研究各地区美蓝极库存的投影。掌握着信息的水晶在投影里表演了一段错综复杂的舞蹈，它在光线上跳跃，如同喷泉上的球。欧德雷

迪看到了总数，便扭过头、皱起眉头，塔玛拉尼和贝尔没有看到她的表情。我们必须限制美蓝极相关资料的读取。对士气的打击太大了。

管理！一切都需要统御大圣母决定。若将责任分派给同一批人，就会陷入官僚体系中。

欧德雷迪知道自己太过依赖内心的感觉来管理。这是套经过频繁测试和调整的系统，只在必要的地方自动反应，她们称之为「机器」。当她们成为圣母时，她们都对「机器」有所感觉，往往会不加质疑地使用。但这么做相当危险，欧德雷迪强调要不断改进（即便幅度不大），在她们的行为中引入变化。要有随机性！没有确定的模式，才能让其他人无法发现并转而对付她们。单一个人可能在一生中都无法看到这种转变，但长期积攒的变化肯定是可以衡量的。

欧德雷迪一行走到了一楼，踏上中枢的主乾道。女修都称呼它「那条道路」，是个圈内人的玩笑，暗指修炼时所遵循的「贝尼·杰瑟里特道路」。

大道从欧德雷迪住所塔楼旁的广场一直通向南郊的开阔地，如同雷射枪的光束般笔直，长达十二公里，路旁满是高矮不一的建筑。矮的建筑全都异常坚固，便于日后再往高处扩建。

欧德雷迪招手叫停了一辆敞篷的运输车，车上有空座位，她们三个挤着坐，继续谈话。路旁建筑物的正面有种老式的风格，欧德雷迪想着。这种类型的建筑有高大的矩形窗户，装着隔热玻璃，一直伴随着贝尼·杰瑟里特的历史。大道中央种着一排基因改造过的榆树，长得很高，树冠却很小。鸟儿在树上筑巢，有黄鹂，还有唐纳雀，橘色和红色的小点轻巧跳跃，为早晨带来生命力。

我们喜欢这种熟悉的模式，这样会危险吗？

欧德雷迪带着她俩在微醺小径下了车，心想以贝尼·杰瑟里特的幽默感，怎么会起了这么奇怪的名字。这里有种诙谐感，小径得名的来由，是因为某幢建筑的地基有些下陷，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醉态。它是群体中一个不守规矩的个体。

如同大圣母一样。只不过她们还不知道而已。

在她们拐上塔楼小径时，她的通讯器响了。「大圣母？」是斯特吉。欧德雷迪没有停下脚步，只是跟她俩示意了一下她在通话中。「您

要的默贝拉的情况报告。苏克指挥中心说，她可以去上那些指派给她的课程。」

「那就让她去上吧。」她们沿着塔楼小径继续前行，两旁大都是平房。

欧德雷迪朝小径两旁的低矮建筑匆匆瞥了一眼，有一栋建筑的上方已加盖了两层。总有一天这里会成为真正的塔楼小径，这名字的说笑涵义也就消失了。

起名只是为了方便，所以不如把名字与女修会那些微妙的思想联系起来。

在一条人来人往的通道上，欧德雷迪突然停了下来，转身面对她的同伴：「如果我提议，用已逝的姊妹的名字来命名街道和地区，你们觉得怎样？」

「你今天一直在胡说八道！」贝隆达指责道。

「她们并没有逝去。」塔玛拉尼说道。

欧德雷迪又重新迈开步伐。她早料到她们会这样回答，几乎都能听到贝尔的想法：「已逝者」活在我们的他者记忆中！

欧德雷迪不想在公开场合起争执，但她觉得自己的想法也有道理。有些女修在死之前未能分享记忆，虽然主要的记忆线不会中断，但是你仍会失去了某条支线和拥有那段记忆支线的同伴。伽穆主堡的施万虞就是如此，死于尊母的进攻。当然，仍有够多的记忆存在，足以留传她的优良品性……和错综复杂的特质与作为。有人说，她的错误比胜利更发人深省。

在一段相对空旷的道路上，贝隆达加快脚步走到欧德雷迪身边：「我必须谈一下艾达荷。他是个晶算师，不会错，但是那些多重的记忆非常危险！」

她们正经过一间停尸间，甚至连街道上都弥漫着一股重重的防腐剂味。拱形的门敞开着。

「谁死了？」欧德雷迪问道，没有理睬贝隆达的焦虑。

「第四区的一位督察，还有一位果园维护员。」塔玛拉尼说道。塔玛总是知道。

贝隆达因未被理睬而恼怒，而且没有隐藏她的情绪：「你们两个回

到问题上好吗？」

「什么问题？」欧德雷迪问道，语气柔和。

她们来到南侧平台，停在石头栏杆前俯看农园，下方是葡萄架和果园。早晨的阳光带着濛濛的沙尘，和潮湿造成的雾气明显不同。

「你明明知道！」贝隆达没被糊弄过去。

欧德雷迪倾身子靠在石头上，看着远处的景色，栏杆感觉冰冷。远处的薄雾颜色不同，她想着。穿过沙尘的阳光折射出不同的光带，让光线更显生动和锐利。光线吸收的方式各不相同。光晕更加紧凑了。飞扬的沙尘溜进了每一条缝隙，如同流水，但是摩擦声暴露了它的来源。和贝尔的坚持一样，没有润滑。

「那是沙漠的光线。」欧德雷迪指着说道。

「别再无视我了。」贝隆达说道。

欧德雷迪决定不予回答。沙尘里的光线是个经典景观，但是跟老画家和他们笔下的雾气朦胧的早晨给人的抚慰感不同。

塔玛拉尼走上前来站在欧德雷迪身旁。「自成一格的美。」抽离的语气显示她在他者记忆中进行了对比，如同欧德雷迪所做的一样。

你是从女修会那里学来一套寻找美的方法。但是，欧德雷迪体内深处有东西说，这不是她渴望的美。

在她们下方的洼地上，以往的绿色已经干枯，土地好像被挖空了内脏，如同古埃及人对亡者的处置—进行必要的干燥，为永恒做好准备。沙漠是死亡大师，用沙子将大地包裹，为我们漂亮的星球做好防腐，藏起了它美丽的珠宝。

贝隆达站在她们身后，嘟囔着摇头，拒绝去看她们的星球将变成什么。

一阵突袭而来的意识并流几乎让欧德雷迪颤抖。记忆淹没了她，她发现自己在泰布穴地的废墟内搜寻，找到了香料盗贼被人杀害后就留存在原地的尸体，因沙漠的作用而未腐坏。

泰布穴地现在怎么样了？它被熔成了流体，又再凝结成固体，没留下任何光辉历史的痕迹。尊母，真是历史的杀手。

「如果你不想除掉艾达荷，那我必须反对你把他当作晶算师来运用。」

贝尔真是大惊小怪！欧德雷迪注意到她比往常更加暴露了年纪。鼻子上竟然夹着老花眼镜。眼镜放大了她的双眼，让她看上去像是条装在大圆缸里的鱼。选择用老花眼镜，而不是更加低调的义体，透露了她的特质。她似乎在表达一种反向的炫耀：「我比我退化的感官所借助的玩意儿更伟大。」

贝隆达肯定被大圣母弄得心烦气躁：「你为什么这样子盯着我？」

欧德雷迪突然意识到她顾问团的弱点，并将注意力转向了塔玛拉尼。软骨会一直生长，使得塔玛的耳朵、鼻子和下颌都变大了。有些圣母借由调整新陈代谢或手术矫正来处理这个问题，而塔玛不屑于这些表面文章。「我就是这个样子。随你们怎么想。」

我的顾问们太老了。而我……我也老了，只有更年轻和更强壮时的我才能承担这些重任。哦，该死，不能陷入自我怜悯！

最大的危险只有一个：对女修会的生存不利的行动。

「邓肯是个能力强大的晶算师！」欧德雷迪用职位所赋予的全部权威说道，「但我交给你们的任务，都没有超过你们能力之外。」

贝隆达保持沉默。她知道晶算师的弱点。

晶算师！欧德雷迪想着。他们像是行走的档案库，但当你需要答案时，他们又提出更多的问题。

「我不需要另外一个晶算师，」欧德雷迪说道，「我需要发明家！」

贝隆达还是没有开口。欧德雷迪继续说道：「我解放的是他的思想，不是他的身体。」

「在你让他自由取用所有的资料来源之前，我坚持要先做一次分析！」

考虑到贝隆达一贯的态度，这个反应还算好的。但是，欧德雷迪不愿采纳她的话。她痛恨那些会议，总在没完没了地重复处理档案报告。贝隆达全心热爱档案报告，将细枝末节也归档成无用资料的贝隆达！谁会关心某个圣母在燕麦粥里更喜欢浇上脱脂牛奶？

欧德雷迪转身背对贝隆达，看着南方的天空。沙尘！我们会撒下更多的沙尘！贝隆达的身边会站满了助手，光是想像就让欧德雷迪感到无聊。

「我不需要更多分析报告。」欧德雷迪的声音比她意图中的还要尖厉。

「我的建议也有道理。」贝隆达听上去受伤了。

有道理？我们难道只是宇宙打开的感官之窗，每个人都只是为了表达一种道理？

各种各样的本能和记忆……甚至包括档案—这些东西都不会主动发言，除非被人强制提取。若不是在活人的意识中组织成形，它们都没有意义。但是，无论是谁来组织，都会让天平倾斜。所有的排序都是主观的！为什么是这个资料，而不是其他的？任何圣母都知道事件自有其规律，受相关环境的影响。为什么一位晶算师圣母就不能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问题呢？

「你拒绝召开会议？」那是塔玛拉尼在说话。她站在贝尔的一方？

「我什么时候拒绝过会议？」欧德雷迪并未隐藏自己的愤怒，「我只是拒绝了贝尔又搞一次档案走马灯。」

贝隆达插话道：「那么，实际上—」

「贝尔！别跟我说什么实际！」让她好好回味这句话！圣母和晶算师！没有实际。只有强加在一切之上的我们的秩序。最根本的贝尼·杰瑟里特格言。

有时候（像现在就是），欧德雷迪希望自己出生在以前的年代，成为罗马时代接受贵族招待的夫人，或是一位饮食奢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贵妇。但是，她受困于时间与境况之中。

受困到永远？

一定要面对这个可能性。女修会唯一的未来可能就是被迫躲躲藏藏，总是在担心被发现，这就是猎物的未来。在中枢，我们不能犯下任何一个错误。

「我已经视察够了！」欧德雷迪召来了私人运输车，催促着她们回到了她的工作室。

如果猎人找上门来，我们该怎么办？

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剧情，短短的剧本中写满了计划好的反应。但是，每个圣母都是十足的现实主义者，都知道自己的短剧带来的阻碍可能大于帮助。

在工作室内，早晨的阳光将她们身边的一切都暴露无遗。欧德雷迪坐进了椅子里，等着塔玛拉尼和贝隆达坐进她们自己的犬椅中。

不要再召开该死的分析会了。她真的需要接触到比档案更有用的东西，比她们之前用过的一切都更有用，比如说灵感。欧德雷迪摩挲着她的腿，感觉到肌肉在震颤。这些天她睡得不好，刚刚结束的视察让她觉得挫败。

一个错误就能让我们灭亡，而我即将把我们押在一场有去无回的豪赌上。

我用的方式太迂回了吗？

她的顾问反对迂回的解决之道，她们说女修会必须脚踏实地，必须预先判断好前方的道路。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微妙的平衡，哪怕走错一小步，等着她们的就只有灾难。

而我则位于横跨峡谷的钢索之上。

她们还有做实验去检测可能的结果的余地吗？她们都参与过这场博弈，贝尔和塔玛筛选了无数的建议，但没什么能比原子离散更有效。

「我们必须做好杀了艾达荷的准备，一旦他展示出一丁点成为魁萨茨·哈德拉克迹象就下手。」贝隆达说道。

「你们没有工作要做吗？退下，你们两个！」

她们起身时，欧德雷迪觉得工作室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到底怎么了？贝隆达低着头，用那种可怕的谴责的目光注视着她。塔玛拉尼则表现出一种她本人未曾拥有过的智慧。

这间房间出了什么问题？

来自太空旅行时代之前的人也能认出这间房间的功用。为什么感觉这么奇怪？工作台就是工作台，椅子也放在合适的位置。贝尔和塔玛喜欢犬椅，这会让他者记忆中较早时代的人类感到奇怪，可能从而影响到了她。利读联晶纸上面有光线跳动，一闪一闪的，可能也是让她感到奇怪的原因。在桌子上方起舞的讯息也让人起疑。还有，她使用的各种工具，对共享她意识的早期人类来说，可能会显得奇怪。

但是，这房间让我本人觉得陌生。

「你还好吗，达尔？」塔玛关切地问道。

欧德雷迪挥手让她离开，但她们两个都没有动。

在她脑海里发生的事，跟长时间的工作或睡眠不足都无关。这不是她第一次感觉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昨天晚上，在桌子边吃点心时，桌子上散落着各种文书，就跟现在一样，她发现自己就这么坐着，盯着未完成的工作。

在这场狼狈的离散之中，哪个姊妹能从哪个岗位上撤下来呢？参与离散的女修带着数量有限的沙鳟，如何才能提高它们的生存概率呢？美蓝极的分配是否合理？在派更多的女修前往未知之地之前，她们是否该等一等呢？再等一等，或许司凯特利就会接受诱惑，将再生箱如何生产香料的秘密透露给她们？

欧德雷迪回忆起她在吃着三明治时也产生了那种陌生感。她看着它，慢慢地掀开面包片。我在吃什么东西？圣殿最棒的面包，夹着鸡肝和洋葱。

对自己的日常起疑，这是陌生感的一部分。

「你看上去病了。」贝隆达说道。

「只是累了。」欧德雷迪撒谎。她们知道她在撒谎，但她们会挑战她吗？「你们两个肯定也累了。」语气中有关心的成分。

贝尔并不满意：「你树立了不好的榜样！」

「什么？我吗？」贝尔听出她的揶揄。

「你知道得很清楚！」

「是因为你表现出了感情。」塔玛拉尼说道。

「连对贝尔也不行？」

「我不需要你该死的感情！这么做是错的。」

「除非我让它影响了我的决定，贝尔。我没有。」

贝隆达降低音量，到了像是沙哑的耳语：「有人觉得你是危险的浪漫主义者，达尔。你知道那会带来什么后果。」

「让女修们在我身边组织起来，不仅是为了生存。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有时候你让我头疼，达尔！」

「让你头痛是我的职责和权利。若你的头不再痛了，你会变得粗心。感情让你不舒服，仇恨却不会。」

「我知道自己的缺陷。」

身为圣母不可能不知道。

工作室再次回复成了熟悉的地方，但欧德雷迪现在知道了陌生感的源头。她把这地方想像成了古老历史的一部分，仿佛它已消失了很久，而她是在未来的某处审视着它。如果她的计划成功了，它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她知道现在必须做什么，是时候揭示计划中的第一步了。

小心。

好的，塔尔，我和你一样谨慎。

塔玛和贝尔或许已经老了，但在必要时，她们的头脑依然敏锐。

欧德雷迪盯着贝尔：「模式，贝尔。我们的模式一直都是避免以暴制暴。」她抬起手阻止贝尔回话，「暴力确实会带来更多的暴力，钟摆不会停止，直到暴力的团体彻底毁灭。」

「你在想什么？」塔玛问道。

「或许我们应该考虑加强对公牛的刺激。」

「不行。还不到时候。」

「但是，我们也不能愚昧地坐等她们上门。兰帕达斯和其他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灾难告诉了我们，当她们到来时会发生什么。不是是否会到来的问题，而是何时。」

在说话时，欧德雷迪感觉到了身下的峡谷，噩梦中的猎手，手持斧头愈来愈靠近。她想沉入噩梦之中，转过身看一看到底是谁在跟着她们。然而她不敢，魁萨茨·哈德拉克就犯过那种错误。

你不能看到未来，你得创造未来。

塔玛拉尼想知道为什么欧德雷迪要提出这个想法：「达尔，你改变主意了？」

「我们的特格苏亡人已经十岁了。」

「但依然太年轻，我们还不能恢复他的初始记忆。」贝隆达说道。

「如果不打算诉诸暴力，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创造特格？」欧德雷迪问道。就在塔玛想要反诘时，欧德雷迪继续说：「哦，确实，特格不是永远都用暴力解决我们的问题，和平的霸夏可以透过讲道理来击退敌人。」

塔玛思索着说道：「但是，尊母绝不会和我们谈判。」

「除非我们能把她们逼到绝境。」

「我觉得你的提议太冒进了。」贝隆达说道。贝尔的结论总是符合晶算师的思考。

欧德雷迪深吸了一口气，低头看着自己的工作台。终于是时候了。那天早晨，在她将苏亡人婴儿从那个恶心的「再生箱」里取出时，她就感觉到了现在这个时刻在等待着她。那时她甚至就已经知道，自己将会在这个苏亡人成年之前就将他推下严酷的磨炼，尽管他与她有血缘上的联系。

欧德雷迪伸手触碰在桌子底下的一个通话开关，她的两个顾问默默等待，知道她将说出重要的事情。统御大圣母有办法让女修们用心听她讲话，即使是比圣母更加自负的人，也会对她们专心的程度感到满意。

「政治。」欧德雷迪说道。

一个关键字，便立刻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力！当你进入贝尼·杰瑟里特的政治圈，努力向上攀登，想成为身份显赫的人，你就成了责任的囚徒，背负起能影响他人生命的职责与决定。这是女修们能紧密团结在统御大圣母身边的根本原因。这个词告诉了顾问们和监察者们，她们的领导人已做出了决定。

她们都听到了有人来到工作室门外发出的沙沙声。欧德雷迪触摸了下她桌子右角边的白板，她身后的门开了，斯特吉站在那里，等候着大圣母的命令。

「带他来。」欧德雷迪命令道。

「是，大圣母。」斯特吉几乎没有表现出情绪，这个侍祭前途远大。

她退了下去，然后牵着迈尔斯·特格回来。男孩的发色金黄，但其中夹杂着几缕黑发，表明当他长大成人后发色会变深。他的脸庞狭窄，鼻子刚开始显出鹰勾，厄崔迪家男性的典型特征。他的蓝色眼睛机敏地转动，带着好奇观察房间和房间里的人。

「请在外面等，斯特吉。」

欧德雷迪等着房门关上。

男孩站着看着欧德雷迪，没有表现出不耐烦。

「迈尔斯·特格，苏亡人，」欧德雷迪说道，「你应该还记得塔玛拉尼和贝隆达吧。」

他匆匆瞥了眼两个女人，依然保持着沉默，对她们那锐利的审视目光不以为意。

塔玛拉尼皱起了眉，她从一开始就反对把这个孩子叫作苏亡人，苏亡人降生于尸体的细胞，这孩子只是个复制人，如同司凯特利只是个复制人一样。

「我将派他进入无现星舰与邓肯和默贝拉一起生活，」欧德雷迪说道，「谁还能比邓肯更适合来恢复迈尔斯的初始记忆呢？」

「因果报应。」贝隆达同意道。她没有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但欧德雷迪知道，等孩子离开之后，她会说出来的。还太年轻！

「她是什么意思，『因果报应』？」特格问道。他的声音有某种高亢的特质。

「霸夏在伽穆时恢复了邓肯的初始记忆。」

「真的很痛吗？」

「邓肯觉得是。」

有些决定必须残酷。

欧德雷迪认为，要自己下所有决定，会面临的一大障碍就是这类残酷的抉择。她没必要向默贝拉解释个中原因。

我如何才能减缓冲击呢？

有些时候就是无法减缓。事实上，有时候，忍耐一时的短痛撕去纱布反而是更仁慈的行为。

「这个……这个邓肯·艾达荷真的能给我……给我以前的记忆？」

「他能，而且他愿意。」

「我们是否太操之过急了？」塔玛拉尼问道。

「我一直在研究霸夏的资料，」特格说道，「他是个著名的军人，也是个晶算师。」

「而且我猜你为此而骄傲？」贝尔将气出在孩子身上。

「并没有特别骄傲。」他迎着她的目光，没有躲闪，「我把他当作了另外一个人。不过，确实挺有趣的。」

「另外一个人。」贝隆达嘟囔道。她看着欧德雷迪，反对的态度暴露无遗：「你给了他深层教育！」

「一如他的生母。」

「我能回忆起她吗？」特格问道。

欧德雷迪给了他一个心照不宣的笑容。在他们的果园散步中，他们经常对彼此显露的这种表情。「你能。」

「所有的？」

「你能回忆起所有的东西—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战斗。所有的。」

「把他带走！」贝隆达说道。

男孩笑了，但他仍看着欧德雷迪，等待着她的命令。

「好吧，迈尔斯，」欧德雷迪说道，「告诉斯特吉，把你带到你在无现星舰上的新住所内。等一下我会过去，把你介绍给邓肯。」

「我可以骑在斯特吉的肩膀上吗？」

「问她吧。」

特格一时冲动跑向了欧德雷迪，踮起脚尖，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我希望我真正的母亲和你一样。」

欧德雷迪拍了拍他的肩膀：「跟我很像。去吧。」

门在他身后关上以后，塔玛拉尼说道：「你还没跟他说，你是他的女儿之一。」

「还没到时候。」

「艾达荷会告诉他吗？」

「如果他接到指示的话。」

贝隆达对这些小细节不感兴趣：「你在计划什么，达尔？」

塔玛拉尼替她回答了：「在我们的晶算师霸夏领导之下的复仇力量。显而易见。」

她上钩了！

「是吗？」贝隆达问道。

欧德雷迪狠狠地盯着她们：「特格是我们最优秀的武器。如果有人能惩罚敌人的话……」

「我们最好尽快开始制造下一个。」塔玛拉尼说道。

「我不喜欢默贝拉可能会给他造成的影响。」贝隆达说道。

「艾达荷会配合吗？」塔玛拉尼问道。

「他会履行厄崔迪氏族成员对他下的指令。」

欧德雷迪摆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但是，这句话又在她头脑中打开了通往另一种陌生感的通道。

我看着我们，如同默贝拉在看着我们一样！我可以像一个尊母一样思考了！

我们不教授历史；我们重建历史。我们追随一连串的结果，如同追随森林中野兽的足迹。透过我们的文字，你会看到历史学家从未着墨过的、不断演变的社会行为。

—贝尼·杰瑟里特预言全集



司凯特利吹着口哨走过他住所前的走廊，他在进行下午的锻炼，来回行走，吹着口哨。

让她们习惯我吹口哨。

吹着吹着，他编了个小调来和口哨搭配：「忒莱素的精子不会说话。」一遍又一遍，这句话在他脑海里盘旋着。她们无法利用他的细胞来弥补基因上的空缺，也无法得知他的秘密。

她们必须带着礼物来见我。

早些时候，欧德雷迪在「去和默贝拉磋商的路上」顺道前来探望他。她经常在他面前提起这位被囚的尊母，她有她的目的，但他不知道是什么。威胁？有可能。到最后总会知道。

「我希望你没感到害怕。」欧德雷迪说道。

他们站在送餐口前，他正等着午餐出现。他一直不怎么喜欢这里的食物，但尚能接受。今天他点了海鲜，不知道会以什么菜式出现。

「害怕？怕你吗？啊，亲爱的大圣母，我活着对你是无价之宝。为什么我要怕你呢？」

「我的顾问团对你最新的请求有些疑虑。」

我猜到了。

「把我关起来是个错误，」他说道，「限制了你们的选择，让你们变得虚弱。」

他花了好几天时间才组织好这套说词，他等待着它起作用。

「这取决于人们打算如何使用工具，司凯特利尊主。有些工具在不恰当的使用下会损坏。」

该死的女巫！

他笑了，露出了锋利的犬齿：「你要一直考验我直到女修会灭绝吗，大圣母？」

她把极少迸发的不快转变成了幽默：「难道你期望我会让你占上风吗？司凯特利，你到底在争取什么？」

她不再称我为司凯特利「尊主」了。用刀背攻击她！

「你让女修们参加离散，希望有些人能逃脱灭绝的命运。你疯狂的计划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后果？」

后果！他们总是在谈论后果。

「我们在争取时间，司凯特利。」欧德雷迪神色肃穆地说。

他在沉默中思考着她的话。摄影机看着他们，千万别忘了！经济的问题，女巫！我们买卖了什么人，买卖了什么东西？送餐口旁不是个合适的谈判地点，他想着。管理阶层的讨价还价、计划和战略会议，应该发生在紧闭的门背后，在高处的房间里，外面的风景不会分散屋里人对手头工作的注意力。

他体内的一连串生命记忆却不认同。如果受情势所趋，人类在条件允许的地方都会进行贸易—不管是在航船的甲板上，在忙碌的工作人员熙来攘往的俗气街道上，还是在传统股票交易所宽敞的大厅里，上方还显示着各种给众人看的信息。

计划和战略可能来自高高在上的房间，但支持它们的证据和交易所里的信息一样—都是给众人看的。

那就让摄影机看吧。

「你对我有什么计划，大圣母？」

「让你活着，身强体壮。」

小心，小心。

「但不给我自由。」

「司凯特利！你提到了经济，却仍索要自由？」

「我的能力对你重要吗？」

「当然！」

「我不信任你。」

就在这时，送餐口吐出了他的午餐，是一条嫩煎白鱼，淋上美味酱汁，他闻到了香草的味道。高高的杯子里装着水，有股淡淡的美蓝极味。还有一碗绿沙拉。在她们的伙食中已经算不错了。他感觉自己正在分泌唾液。

「请用午餐，司凯特利尊主。里面没有对你有害的东西。这难道不是信任的一个证明吗？」

他没有回答。她接着说道：「信任与我们的谈判有什么关系？」

她在玩什么游戏？

「你说了你对尊母的打算，却没说过对我有什么打算。」他知道自己听上去有些哀怨，但无法避免。

「我打算让尊母面对她们的死亡。」

「你也在对我这么做！」

她眼里是满意的神情吗？

「司凯特利，」她的语气是那么轻柔，「面对死亡的人才会倾听。他们会听你说。」她瞥了一眼餐盘，「你想来点特别的吗？」

他尽力挺直了身子：「一小杯提神饮料，能帮助我思考。」

「当然。我立刻让人给你送来。」她把注意力从送餐口转到了他住所的主卧房。他看着她的目光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件物体挪到了另一件物体。

所有的东西都在合适的地方，女巫。我不是洞穴里的野兽，东西必须方便取用，我不用找就能拿到。是的，椅子旁边的是兴奋针。我用兴奋针，但我不喝酒，你注意到了？

提神饮料送来了，喝上去有点苦，他花了点时间来辨别成分。是罂茉莉，一种经基因改良的血液增强剂，源自伽穆药典。

她想让他想起伽穆吗？她们太阴险了，这些女巫！

她用经济上的问题来取笑他。他往住所方向继续着他的快走锻炼，在走到走廊的尽头时，他突然产生了这种感觉。是什么胶水将旧帝国黏在一起？有很多种，有些不起眼，有些很伟大，但多数是因为经济。许多关系经常是为了做事方便而创建，是什么阻止了他们互相毁灭？是大公约。「要是你毁灭了谁，我们就联合起来毁灭你。」

他脑中浮现一个想法，在门口猛然停下脚步。

是这样吗？只凭惩罚怎么能阻止贪婪的普汶鞑呢？莫非还有某种无形的胶水？是来自同伴的谴责吗，但要是同伴对道德根本不关心，那你便可以为所欲为。这解释了尊母的一些问题。没错。

他渴望有一间萨格拉房间，能够让他的灵魂袒露。

亚吉斯特灭亡了！我是最后一位马谢叶赫吗？

他感觉心里空荡荡的，呼吸变得费力。或许应该更坦诚地与魔鬼的女人谈判。

不！那是魔鬼本人在诱惑我！

他带着追悔的心情进入了房间。

我必须让她们付出代价，让她们付出昂贵的代价。昂贵、昂贵、昂贵。每个「昂贵」都推着他走近椅子一步。当他坐下时，他的右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兴奋针。他很快就感觉到自己的思绪加速了，各种想法随着快感喷涌而来。

她们不知道我对伊克斯的航舰了解有多深。都在我的脑子里。

接下来的一小时，他一直在琢磨该如何记录这个时刻，将来他会告诉同伴，他如何战胜了普汶鞑。在神的帮助之下！

他要述说的是辉煌夺目的故事，充满了他面对试验的戏剧性和张力。历史，毕竟还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她们说统御大圣母无法漠视任何事–要体会到这句格言的意义，必须先理解另一层含意：我是所有女修的仆人。她们用挑剔的目光盯着仆人。我不能花太多时间在琐碎和平常之事上，统御大圣母必须展现出远见卓识，否则不安的情绪将弥漫至我们组织中最偏远的角落。

—达尔维·欧德雷迪



今早，在中枢的各个走廊之间穿行时，欧德雷迪称之为「身为仆从的那个自我」一直伴随着她。她把这当成了锻炼，不必再花时间去锻炼厅。一个不满的仆人！她不喜欢她所看到的自己。

我们被眼前的困难束缚了手脚，几乎无法区分小问题和大麻烦。

她们的良知怎么了？

尽管有人否认，但欧德雷迪知道贝尼·杰瑟里特确实拥有良知。但是，她们把它扭曲成了无法轻易辨认的形状。

她不愿去干涉。以生存以及护使团（她们那些冗长且虚伪的说辞！）的名义所做的决定—都与更需要人类运用判断力的那种决定背道而驰。暴君知道这一点。

要有人性，这就是关键。但是，在有人性之前，你得在内心里感觉自己是个人。

人性可没有标准答案！它看似简单，但当你想要应用时，它的复杂本性才会显露。

像我这样。

你往内心审视，对于你相信自己是谁（或者是什么）的问题找到答案。其他办法都不可行。

我是什么？

「谁问的问题？」他者记忆中突然出现了一阵骚动。

欧德雷迪大声地笑了，一位刚好经过的督察普拉斯加吃惊地盯着她。欧德雷迪对着普拉斯加挥了挥手，说道：「活着真好。记住这句话。」

普拉斯加微微笑了笑便离开了。

谁问的：我是什么？

这是个危险的问题，问出口便让她陷入了一个物化的宇宙之中。在那里，没有东西符合她的追求，尽管她不清楚自己在追求什么。在她的周围，小丑、野兽和傀儡都随着看不见的提线的牵扯做出反应。她感觉到提线也在牵着「她」移动。

欧德雷迪继续沿着走廊走向通往她的居所的直升电梯。

提线。从蛋里孵出了什么？我们能信口说出「心灵最原始的状态」。但是，在生活的压力改变我之前，我是什么样子？

光是寻求某种「自然」的东西是不够的。没有「高贵的野蛮人」。[4] 她在一生中见多了。牵着她们的提线，对每位贝尼·杰瑟里特而言显而易见。

她感觉到了体内的监工，今天它很严厉。它是个有时她会服从、有时又会反对的力量。监工说道：「强化你的天分，不要随波逐流。主动运用！不好好使用你的天分，跟失去了没有分别！」

欧德雷迪感觉体内一阵恐慌，她意识到自己勉强把握住了人性，已处在失去它的边缘。

我试着像尊母一样思考，结果陷得太深了！我操纵了每一个能操纵的人，都是以为了延续贝尼·杰瑟里特命脉的名义！

贝尔说，为了守护贝尼·杰瑟里特，女修会可以突破任何界限。这话其实只有一丝真实，但是这一丝真实存在于所有吹嘘之词中。其实，有些事是圣母绝对不会去做的，即使是为了拯救女修会也一样。

我们不会阻挡暴君的黄金之路。

人类的存续比女修会的存续更优先。否则，让人类成熟的远大目标就毫无意义。

但是，哎，在一个急切地想服从命令的种族中，领袖的危险性太大了。人们对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创造出的东西实在懂得太少了。领袖会犯

错，而那些错误的影响力，会被无条件追随他们的人放大，注定要铸成大错。

旅鼠行为。

女修们密切地监察她是对的。所有掌权的统治者都该被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包括女修会在内。不要盲信政府！甚至是我的政府！

此刻，她们正监看着我。什么也逃不过女修们的眼睛。假以时日，她们会知道我的计划。

她需要不断地在精神上进行净化，才能面对她在女修会执掌大权这一事实。我并未寻求这份权力，它是强加在我头上的。她还想到了：权力吸引易于腐化的人。要怀疑所有追逐权力的人。她知道，这种人有很大机会易于腐化或已经堕落。

欧德雷迪在心头记下：要写一份终章备忘录，送往档案部（让贝尔看了之后冒冷汗！）：「我们应该将决定事物的权力交给不愿拥权的人，而且唯有在她们愈加不情愿承受的情况下，才能将权力交付给她们。」

对贝尼·杰瑟里特的完美描写！

「达尔，你没事吗？」贝隆达的声音从欧德雷迪面前的直升电梯门里传来，「你看上去……有点怪。」

「我只是想起了有些事要做。你要出来吗？」

在她们错身时，贝隆达一直盯着她。直升电梯门关上了，将她迅速带离那个询问的目光。

欧德雷迪走进工作室，看到桌子上堆满了助理觉得只有她才能处理的文件。

政治。在桌旁坐下准备开始处理公务时，她回想起了这个词。塔玛和贝尔那天清楚地听到她说了，但她们对自己将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来支持只有模糊的概念。她们担心了，变得更谨慎。她们应该这样。

几乎所有的事务都含有政治因素，她想着。随着情绪的激发，政治力量渐渐站到了前台，由此看来，那个「政教分离」的古老说法便该贴上写着「谎言！」的标签，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宗教更易受到情绪的影响。

怪不得我们不信任情绪。

当然，不是所有的情绪。只有那些在关键时刻你无法逃脱的情绪——爱与恨。可以发点小脾气，但要抓紧控制它的牵绳，这是女修会的信仰。但根本一派胡言！

暴君的黄金之路揭露了她们的错误。黄金之路将贝尼·杰瑟里特置于永远的死水之中。你无法向无垠的空间布道！

贝尔一直在重复的问题没有答案。「他到底想让我们干什么？」他操纵我们做了什么？（如同我们操纵别人一样！）

为什么在没有意义的地方寻找意义？你会走上一条你明知不通的死路吗？

黄金之路！这条道路是在想像中铺就的。无限就是没有地方！有限的头脑产生了畏惧。晶算师就是在这里遇到了不确定的预测，总是产生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那些人将鼻子凑近了无穷的循环，寻找「一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却总是空手而回。

他们在寻找属于他们的神。

她发觉难以责怪他们。在无限面前，头脑会畏缩。虚空！任何时代的炼金师，就像是分拣破布的人，在一大捆破布前弯着腰，说道：「这里肯定有规则。如果我坚持，一定能发现。」

一直以来，所有的规则其实都是他们自己创造的。

啊，暴君！你这可笑的家伙。你看到了。你说：「我会创造你们需要遵循的规则。道路在这里，看到了吗？不！别看那边，那条路是皇帝的新衣（只有孩子和傻子才能看到的赤裸）。把注意力放到我指的地方，这是我的黄金之路。多好听的名字啊。它是一切，它是永恒。」

暴君，你是另一个小丑，指给我们一条永无止境的细胞轮回之路，细胞来自我们共同拥有却早已失去的那颗孤独的泥球。

你知道在大离散之后，人类宇宙只是一个个社区，由脆弱的纽带相连。我们共同的诞生地离我们已是那么久远，在后代人们记忆中的样子已扭曲变形。圣母拥有初始记忆，但我们无法强迫不情愿的人们接受它。你看到了吧？暴君。我们听到你说：「让他们前来乞求！那时，只有那时……」

这就是你保留了我们的原因，你这个厄崔迪混蛋！这就是我必须工作的原因。

她知道自己仍将慢慢深入尊母的思维，尽管会对她的人性带来风险。我必须像她们一样思考。

如何狩猎，是猎食者和猎物共同面临的问题。不像是大海捞针，更像是在熟悉和不熟悉交织的土地上追踪。贝尼·杰瑟里特的欺骗技艺，确保了至少熟悉会和不熟悉一样给尊母带来麻烦。

但是，她们为我们做了什么？

行星间的通讯帮助了猎物。千年以来，通讯技术的应用受到了经济的限制，只用在了重要的人和贸易者上面。「重要」的意思一如往常，指的是富有、位高权重的人，例如银行家、官员、贵族、军人。「重要」还分成很多类别—谈判人员、娱乐人员、医疗人员、技术人员、间谍，以及其他各种专业人士。它的形式和古时地球上的共济会没什么不同，差别只在于数量、品质和专业程度。对有些人而言，障碍是透明的，从古至今都是。

她感觉有必要定期回顾这个想法，寻找瑕疵。

大量被困在行星上的人都提过「寂静的太空」，意谓他们无法负担这样的旅程或是通讯。多数人知道，他们听闻的越过障碍的新闻都有其特殊目的。一直以来皆是如此。

在行星上，地形和保密要求决定了使用何种通讯系统：管道、信使、光缆、神经套件以及其他各种组合。保密和加密方式很重要，不仅在行星间，也在各个行星上。

欧德雷迪认为尊母一旦找到切入点，就能入侵这种系统。猎手们开始解码，但是对圣殿的追踪要从哪里开始呢？

无法追踪的无现星舰、伊克斯的机器、宇航公会的领航员—都为行星间的寂静做出了贡献，只有少数有特权的人才能打破这寂静。不给猎手任何的切入点！

因此午餐前不久，一位不速之客出现在统御大圣母的工作室内，才让大圣母吃了一惊。她是个年老圣母，来自贝尼·杰瑟里特惩罚罪人的流放行星。档案部识别出她的身份：名字：多吉拉。多年之前因不可原谅的违规而被流放。记忆说那跟爱有关。欧德雷迪没有问具体情况，但其中的一些已显示在她眼前。（贝隆达又在多事了！）欧德雷迪注意到了多吉拉面临放逐之时的情绪动荡，这个爱上他人的人试图反抗分离，但

徒劳无功。

欧德雷迪回忆起了有关多吉拉可耻行为的谣言。「杰西卡罪！」谣言透露了价值丰富的信息。多吉拉被流放到哪里了？不管了。此刻，这一点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她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她要冒着被猎手发现的风险回来？

在斯特吉前来通报多吉拉的到来时，她发问了。斯特吉不知道：「她说了，只能跟您一个人说，大圣母。」

「我一个人？」想到对她的每项行为时时刻刻的监察（说成监控可能更准确些），欧德雷迪几乎苦笑了出来，「这位多吉拉没说她到来的原因？」

「那些命我前来打搅您的人说，您最好能见她一下。」

欧德雷迪抿紧了嘴唇。这位被放逐的圣母能突破这么多障碍前来见她，引起了她的兴趣。执着的圣母能打破普通的障碍，但这一路上的障碍可不普通。多吉拉肯定已表明了她前来的理由，那些人听到了，并准许她通过。显然，多吉拉并没有利用贝尼·杰瑟里特的花招来说服其他女修。那么做的话，她第一时间就会被阻绝在外。没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事上！看来，她遵循了指挥系统，她的行为经过了层层的谨慎评估，说明了她携来的讯息相当重要。

「带她进来。」

多吉拉在那颗闭塞的行星上保养得还不错。这么多年来，她的嘴角只多了几道浅纹。长袍的兜帽盖住了她的头发，但帽子下的双眼依然明亮、锐利。

「你有何贵干？」欧德雷迪问道，「最好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多吉拉的故事直截了当。她和其他三个圣母与一群来自大离散的混合人交谈过。混合人搜索到了多吉拉的位置，并让她带个讯息给圣殿。多吉拉说她用真言感应力过滤了它们的请求，这提醒了大圣母，即使在与世隔绝之处依然有能人。多吉拉判断讯息是真确的，其他女修也赞成，因此多吉拉迅速行动，同时避免暴露行踪。

「用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无现星舰。」她是这么说的。她还说到航舰很小，和走私贩用的是同种类型。

「一个人就能操作。」

讯息的内容极具诱惑力。混合人想与圣母联合，一起来抵抗尊母。多吉拉说，很难评估这些混合人领导了多大的力量。

「我问了，它们拒绝回答。」

欧德雷迪听说过很多混合人的故事。尊母杀手？有可能，但混合人的表现让人困惑，尤其是来自伽穆的传言。

「这伙人有多少个？」

「十六个混合人，还有四个驯兽师。他们是这么称呼自己的：驯兽师。他们还说尊母有一种危险的武器，只能用一次。」

「你怎么只提到了混合人？这些驯兽师是什么人？这种秘密的武器又是什么？」

「我正准备说说他们。他们看起来像人，大离散对他们造成了变化。共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至于武器，他们没多说。」

「看起来像人？」

「没错，大圣母。我有个奇怪的第一印象，觉得他们是幻脸人。但他们不符合任何一个标准。费洛蒙不符合，姿态、表情—所有的都不符合。」

「只是个第一印象？」

「我无法解释。」

「混合人呢？」

「它们与描述相符。外表像人类，但行为残暴。我猜是源自猫科动物。」

「其他人也这么说。」

「它们会说话，但只能说简化的凯拉赫语。我觉得它们只会堆砌词汇。『几时吃？』『你好人。』『要挠头。』『坐这里？』它们会对驯兽师做出及时的回应，但并不怕他们。我感觉混合人和驯兽师之间互相尊重和喜爱。」

「你知道这一路上的风险，为什么还要冒险把消息带来？」

「这些是来自大离散的人，他们提议联盟，相当于打开了一扇通往尊母诞生之地的大门。」

「你应该已经问过他们了，还问了大离散的细节。」

「他们没有回答。」

话说得简洁明了。不管她的过去怎样不堪，都无法轻视这位被放逐的女修。还有更多的问题该厘清，欧德雷迪问着，并在答案到来时仔细地观察，看着一张老去的嘴，如同枯萎的水果，吐露着最后的芬芳。

或许是因为多年的赎罪，多吉拉的行为中有种迹象表明她已软化了许多，但贝尼·杰瑟里特的坚强仍未折损。她说话时有自然的停顿，动作也很流畅。她看着欧德雷迪的眼神很温柔。（这就是女修们所谴责的东西：没有展现贝尼·杰瑟里特的愤世嫉俗。）

多吉拉让欧德雷迪感兴趣。她说话的态度，就是女修对上另一个女修，显示出语言背后那坚强且平衡的大脑，惩罚之地多年的磨炼铸就了她的精神。她尽自己的能力弥补年轻时的缺失，没有表现出受刑人与现实脱节的样子。她的报告直中要害，但她仍具备必要的意识，尊重统御大圣母的决定，在危险的旅途中处处小心，但仍有自信「您应该听一下我的报告」。

「我相信这不是陷阱。」

多吉拉的举止没有任何不妥。她们目光直接对视，眼睛和脸部表情自然沉着，没有躲闪。女修可以看穿这层面具，做出适当的评估。多吉拉只是出于紧急才来的。她曾是个傻子，但她已不再是了。

她流放的行星名叫什么？

工作台的投影展示了名字：巴塞尔。

这名字让欧德雷迪警觉。巴塞尔！她的手指在控制台上飞跃，印证她的记忆。巴塞尔：大部分为海洋。气候寒冷，非常寒冷。岛屿贫瘠，最大的岛都比一艘无现星舰小。贝尼·杰瑟里特曾经认为巴塞尔是个流放之地。实物教学表示：「小心，女孩，否则你会被发配至巴塞尔。」欧德雷迪想起了另一个关键字：苏石。在巴塞尔，她们成功地使单眼的海洋生物丑鬣蟹适应当地环境，它的外壳磨破之后会长出美妙的肿瘤，成为一种宇宙中非常宝贵的珠宝。

苏石。

多吉拉就戴着它，在她的颈线上隐约可见。工作室的灯光将苏石变成了深海之绿与淡紫的混合色。它比人类的眼球大一些，闪闪发光，仿佛在夸耀自己的财富。在巴塞尔，她们可能没把它当回事，在沙滩上随处都能捡到。

苏石。了不起。根据贝尼·杰瑟里特的安排，多吉拉应该经常与走私贩打交道。（她拥有那艘无现星舰就是最好的证明。）应当注意分寸。尽管是女修之间的谈话，但一位是统御大圣母，另一位是来自流放行星的圣母。

走私对尊母（和其他不肯承认走私罪其实难以执行的人）来说，是一项重罪。折叠空间没有改变走私的实质，只是让小规模的入侵变得更为容易。关于小型无现星舰，造起来能多小？欧德雷迪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档案部予以弥补：「直径一百四十公尺。」

足够小了。苏石是一种诱人的商品。折叠空间是个关键的经济障碍：从体积和数量来考量，走私货物的价值能多大？运送大件货物消耗的能量惊人。所以苏石是走私贩的最爱，对尊母也有很强的诱惑力。简单计算一下，也知道市场一向庞大。如今，苏石对走私贩的吸引力和美蓝极一样大，因为宇航公会已经不怎么需要美蓝极了。公会总是在分散在各地的仓库里积攒着够好几代人用的美蓝极，而且（毫无疑问）还有很多隐藏的备用库。

他们还认为自己能从尊母那里买来豁免权！但是，她感觉这给了她某种可以利用的东西。尊母在狂乱的愤怒之中摧毁了沙丘星这个唯一能自然产生美蓝极的地区。她们仍然没意识到后果（真令人奇怪），又根除了忒莱素人，他们的再生箱曾让旧帝国到处都是香料。

我们有能再造沙丘星的生物，我们这里还有一位可能是唯一活着的忒莱素尊主，将再生箱变成美蓝极宝库的方法就锁在司凯特利的大脑里。如果我们能让他透露就好了。

眼前的问题是多吉拉，这女人带来了可信的消息。她说，驯兽师和他们的混合人被某些他们不愿透露的东西惊扰了。多吉拉没有尝试使用贝尼·杰瑟里特的说服术实属明智，来自大离散的人对此不知会有何反应。是什么惊扰了他们？

「除了尊母之外的威胁。」多吉拉猜测道。她不愿再说更多，但可能性是存在的，必须加以考虑。

「关键在于他们说需要盟友。」欧德雷迪说道。

「在共同的道路上，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他们是这么说的。尽管有真言感应力佐证，多吉拉还是建议须小心他们的提议。

为什么他们要去巴塞尔？因为尊母错过了巴塞尔，或认为它不值得承受她们的怒火？

「应该不是。」多吉拉说道。

欧德雷迪同意。不管多吉拉原来的境遇有多么不堪，她现在掌握了高价的资产，而且更重要的是，她是个圣母，坐着无现星舰前来面见统御大圣母。她知道圣殿的位置，但猎手当然无法从中得利，她们知道圣母会在透露任何秘密之前先自杀。

问题一个接一个。但是，先来场女修之间的情报共享，多吉拉必定能正确理解统御大圣母的动机。欧德雷迪将话题转到了个人私事。

谈话进展不错。多吉拉显然没料到，但愿意开口分享。

身处偏远地区的圣母往往会培养出女修所谓的「其他兴趣」。古代都称之为嗜好，但是对兴趣付出的注意力显得热烈多了。欧德雷迪认为大多数兴趣都很无聊，但是，她觉得多吉拉称呼她的兴趣为「嗜好」本身很重要。她收集古老的钱币，是吧？

「什么样的？」

「我有两枚古希腊的银币和一枚完美的金币。」

「真品？」

「它们是真的。」意思是她已经在他者记忆中完成了搜索，确认了它们的真伪。真有意思，她锻炼强化自己的能力，甚至连嗜好都成为了训练。内外部历史完美的融合。

「很有意思，大圣母，」多吉拉最终说道，「感谢您向我表明，我们仍然是同伴，还和我分享了您类似的嗜好——古代画作。但是，我们都知道我冒险前来的原因。」

「走私贩。」

「当然。尊母不可能忽略身在巴塞尔的我，走私贩会把消息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包括苏石的情报，还有星球上有个驻地圣母和助手一事，我们都必须假设走私贩已经从这些巴塞尔的秘密中获得了利润。而且，我们也不能忘了是驯兽师们主动找到了我。」

该死！欧德雷迪想着。多吉拉是那种我想留在身边的顾问。我不知道外面还有多少像她一样被掩埋的珍宝，因为种种恶劣原因被遣送了。我们为什么总是把天才们打入冷宫？这是女修会长久以来未能解决的弱

点。

「我觉得我们掌握了一些关于尊母的有价值信息。」多吉拉说道。

无须点头来表示同意，这就是促使多吉拉前来圣殿的核心原因。贪婪的猎手已经蜂拥至旧帝国，屠杀焚毁所有她们怀疑与贝尼·杰瑟里特有牵连的人事物。但是，猎手仍未将爪子伸至巴塞尔，尽管它的位置肯定不是个秘密。

「为什么？」欧德雷迪问出了她们两人脑海中的问题。

「绝不要破坏自己的巢穴。」多吉拉说道。

「你觉得她们已经在巴塞尔了？」

「还没有。」

「但是，你认为巴塞尔是一个她们想要的地方？」

「初步预测。」

欧德雷迪只是盯着她。看来，多吉拉还有一个嗜好！她浸入他者记忆，磨炼并改良了那里储存的知识。谁能责备她呢？巴塞尔上面的日子肯定是度日如年。

「这回答是晶算师会下的结论。」欧德雷迪指了出来。

「是的，大圣母。」多吉拉的态度非常温顺。圣母只有在得到圣殿的许可，并在其他姊妹的引领和支持之下，才能以此种方式挖掘他者记忆。多吉拉保持着反叛精神，她跟随着自己内心的渴望，如同当时她追随禁忌的恋人一样。很好！贝尼·杰瑟里特需要这样的反叛者。

「她们不想破坏巴塞尔。」多吉拉说道。

「想要一个水世界？」

「它能成为两栖仆人理想的家园，对混合人和驯兽师则都不合适。我仔细研究过他们。」

证据表明，尊母的计划是打算引入奴隶，或许是两栖类的，来采集苏石。尊母应该有两栖类的奴隶。制造出混合人的知识可以用来制造更多有意识的生物。

「奴隶，会造成危险的失衡。」欧德雷迪说道。

多吉拉首次露出了激动的情绪，强烈的反感让她把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女修会早就知晓，奴隶劳役制将不可避免走向衰败。你筑起了一道

仇恨的大坝，制造愤怒的敌人。如果你无法一下子消灭所有的敌人，就不敢轻易开战。你明确地意识到，镇压将使得你的敌人更强大，这将减损你的努力。受压迫的人总有一天会胜利，到时候压迫者便只能求神保佑了。奴隶制是把双刃剑，受压迫者总是会向压迫者学习，复制他们的行为。当风水转向时，舞台上将会上演又一场复仇与暴力的游戏，只是角色互换了。接着互换，再互换，直到永远。

「她们难道永远不会成熟吗？」欧德雷迪问道。

多吉拉没有回答，但她有一个紧急的提议：「我必须回到巴塞尔。」

欧德雷迪沉吟着。被放逐的圣母再次比统御大圣母思考得快一步。尽管这决定看上去不合理，但她们都知道，它是最好的办法。混合人和驯兽师会回来，更重要的是，既然尊母已看上这颗行星，来自大离散的访客将受到特别的关注。尊母可能不得不做出某种回应，而这种回应可能会揭露她们更多的秘密。

「但她们会怀疑巴塞尔是个诱饵。」欧德雷迪说道。

「我可以说我被女修会驱逐了，」多吉拉说道，「而且这种说法还能得到印证。」

「把你自己当成诱饵？」

「大圣母，如果能诱使她们进行和谈呢？」

「和我们吗？」多么令人震惊的想法！

「我知道她们不是以合理的谈判而著称，但是……」

「好主意！让我们增强这个点子的诱惑力。假设我会带着贝尼·杰瑟里特的投降书前去找她们。」

「大圣母！」

「我没有投降的打算。但是，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能让她们谈判吗？」

「巴塞尔不是个理想的会面地点。我们的设施非常简陋。」

「她们的武力部署在交叉点上。如果她们建议在交叉点会面，你能说服你自己吗？」

「需要仔细计划，大圣母。」

「哦，要非常仔细。」欧德雷迪的手指在控制台上迅速移动着。

「是的，今晚，」她对着一个可视的问题回答道，随后又隔着凌乱的工作台对多吉拉说道：「我要求你在离开之前见一下我的顾问和其他一些人。我们会跟你说清楚计划，但我个人会公开任命你。关键是要让她们同意在交叉点会面……而且，我希望你清楚，我多么痛恨将你用作诱饵。」

多吉拉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没有回答。欧德雷迪继续道：「她们可能会无视我们的提议并杀了你，但是你仍然是我们最好的诱饵。」

多吉拉表明了她仍然保持着幽默感：「我也不喜欢挂在钩子上来回晃，大圣母。拜托将绳子抓牢一些。」她站起身，关切地看了眼欧德雷迪的工作台，说道：「您有那么多工作，而且我还耽搁了您的午餐。」

「我们一起在这里吃吧，女修。此刻，你才是最重要的。」

4

高贵的野蛮人：未受社会文明影响，保持原始自然、与生俱来的良善状态的人。—编注

所有国家都是抽象概念。

—《奥克顿政治档案》，贝尼·杰瑟里特档案部



卢西拉警告自己，不要对这间萤光绿的房间和一再出现的大尊母放松警惕。这里是交叉点，是那些想根除贝尼·杰瑟里特的人的要塞。这些人是敌人，今天是第十七日。

她那绝对准确的精神时钟在香料之痛后就开始滴答计时，告诉她自己已经适应了这星球的二十四小时生理节奏。黎明时分醒来。不知道何时才能进食，尊母一天只给她吃一顿饭。

而且，那个关在笼子里的混合人也总会出现，这是个提醒：你们两个都关在笼子里，这是我们应对危险动物的方式。我们偶尔会让它们出来放风，舒展一下身子，娱乐一下我们，但之后还是要关进笼子。

食物里混有极少量的美蓝极，不是出于吝啬，她们富可敌国，而是要传达讯息：「如果你表现得乖，就能得到这东西。」

她今天什么时候来呢？

大尊母的到来没有规律，她想以此迷惑俘虏吗？可能。但指挥官的时间也要花在其他事务上，欣赏危险宠物的时间只能塞进日常行程的任何空档。

我或许是危险的，蜘蛛夫人，但我不是你的宠物。

卢西拉察觉到了扫描装置的存在，这些东西不只为眼睛提供信息，还能探入肉里，检查是否藏有武器，以及检查内脏的功能。她在体内植入了奇怪的东西吗？是否借由手术植入了额外的器官？

什么也没有，蜘蛛夫人。我们依靠的是与生俱来的事物。

卢西拉知道自己当下最大的危险，是在这种场合下失去信心。捕获她的人将她置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但她们尚未摧毁她的贝尼·杰瑟里特技

能。在身体里的谢尔减少到可能泄漏秘密的临界点之前，她可以自杀，她依然掌握着自己的意识……还有来自兰帕达斯众人的。

混合人通道的墙面打开了，关着它的笼子滑了出来。看来蜘蛛女王在路上了。跟往常一样，又在她驾到前展示威胁。今天早了，比任何一天都早。

「早安，混合人。」卢西拉以轻快的语气说道。

混合人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你肯定恨这个笼子。」卢西拉说道。

「不喜欢笼子。」

她知道这种生物掌握了一定的语言能力，但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她依然好奇。

「我猜她也让你饿着。你想吃我吗？」

「吃。」显然感兴趣。

「我希望我是你的驯兽师。」

「你驯兽师？」

「如果我是的话，你会服从我吗？」

蜘蛛女王沉重的椅子从地板下的藏身处升了起来。她还没露面，不过，她应该会倾听此刻的谈话。

混合人带着奇怪的专注表情看着卢西拉。

「驯兽师会把你关起来，还让你饿肚子吗？」

「驯兽师？」混合人显然在琢磨着问题。

「我想让你杀了大尊母。」她有这想法应该不会让尊母觉得奇怪。

「杀了达玛！」

「并吃了她。」

「达玛毒。」混合人看起来颇为沮丧。

哦。有趣的信息！

「她没有毒。她的肉吃起来跟我的一样。」

混合人在笼子里爬到了离她最近的地方，左手把下嘴唇往下翻。那里有个红色的丑陋的伤疤，显然是灼伤的。

「看毒药。」它说完便放下了手。

不知道大尊母是怎么做到的？她身上没有毒药的味道。人类的肉

体，加上肾上腺素的药物，打造出那双在发怒时转为橙色的眼睛……还有默贝拉展示过的其他反应。一种唯我独尊的感觉。

混合人对语言的理解力有多好？「这种毒药苦吗？」

混合人面露苦相，并吐了口唾沫。

行动比语言更快，也更有力。

「你恨达玛吗？」

混合人露出了犬齿。

「你怕她吗？」

混合人微笑。

「那你为什么不杀了她？」

「你不驯兽师。」

它需要驯兽师发出杀戮指令！

大尊母进来，在椅子上坐下了。

卢西拉用欢快的语气说道：「早安，达玛。」

「我没允许你这么称呼我。」她的嗓音低沉，眼里也有橙色开始闪耀。

「混合人和我在谈话。」

「我知道。」眼里出现更多的橙色，「你不会在挑唆它吧……」

「但是，达玛——」

「别这么叫我！」大尊母站起身，眼里冒着橙光。

「坐下吧，」卢西拉说道，「这不是审问的方式。」讥讽，是一种危险的武器。「昨天你说了想继续我们之间有关政治的谈话。」

「你怎么知道是昨天？」大尊母坐了下来，但眼睛依然发光。

「所有的贝尼·杰瑟里特都有这种技能，只要在星球上面待上一阵子，我们就能感觉到它的节奏。」

「奇怪的技能。」

「任何人都能办到，只要有敏感度就行。」

「我能学吗？」橙色正在退却。

「我说了任何人都行。你仍然是个人，不是吗？」这个谜题尚未完全揭晓。

「为什么你要说你们这些女巫没有政府？」

她想要转移话题。我们的技能让她担忧。「我不是这么说的。我们没有传统的政府。」

「甚至没有社会行为准则？」

「没有哪套社会准则能放诸四海而皆准。一个社会中的某种犯罪行为，在另一个社会中却可能是最低的道德要求。」

「人民总是有政府。」橙色完全退却了。为什么她对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

「人民有的是政治。我昨天跟你说了。政治是一种艺术，表面上显得坦率和公开，其实是在尽量隐藏真相。」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女巫在隐藏真相。」

「我没有这么说。当我们说『政治』时，是在对其他女修提出警告。」

「我不相信你。人类总是创造某种形式的……」

「一致性？」

「用什么词都行！」她发怒了。

卢西拉没有进一步地回答，大尊母俯身向前：「你在隐藏！」

「难道我没有权利在你面前隐藏那些会被你用来击败我们的东西吗？」这是一小块肥美多汁的诱饵！

「果然！」身子往后靠去，面有得意之色。

「然而，说出来又何妨？你觉得权力的缝隙总是会被填满，你不知道这显示出我们女修会的什么玄机。」

「哦，请跟我说说吧。」她的讥讽还真蹩脚。

「你相信一切权力都和产生于部落时期的本能一致。酋长和长老，大圣母和顾问团。更早的时候，强壮的男人（或女人）负责让大家吃饱，洞口有火堆保证大家的安全。」

「有道理。」

真的吗？

「哦，我也同意。权力形式进化的模式清晰可见。」

「进化只是一件东西堆在另一件上面罢了！女巫！」

进化。看到她对敏感词发怒了吗？

「要是你能让它作用在自己身上，它就是可被控制的力量。」

控制！看看你引发的兴趣。她爱这个词。

「所以你们像其他人一样制定法律！」

「规则，或许吧，但一切不都是暂时的吗？」

大尊母的兴趣大增。「当然。」

「但是，你的社会由官僚管理，她们都知道，不能在手头的工作上开展任何创新。」

「这重要吗？」她极其疑惑。看看她皱起的眉头。

「只对你重要，尊母。」

「大尊母！」她真是敏感！

「为什么你不允许我称你为达玛？」

「我们没那么亲密。」

「混合人跟你很亲密吗？」

「不要转移话题！」

「要牙齿干净。」混合人说道。

「闭嘴！」她怒气冲冲。

混合人蹲了下来，但它并不害怕。

大尊母将橙色的目光转到了卢西拉身上：「官僚有什么问题？」

「他们没有操作的空间，因为他们的上级正是靠着这份权力才能坐大。如果你看不出规则与法律之间的区别，那么两者都有法律的力量。」

「我看不出区别。」她不知道自己暴露了什么。

「法律能带来强制的变化。因为这项或那项法律，光明的未来会到来。法律是为了未来而执行。然而，一般据信，规则是为了过去而执行。」

「据信？」她也不喜欢这个词。

「在每一个瞬间，行动永远是虚幻的。就像指派一个委员会去研究某个问题，委员会中的人愈多，对该问题的缺省立场也就愈强。」

小心！她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将它联系到了自己身上。

卢西拉用自己最有说服力的声调说道：「你由光辉的过去所造就，现在想要理解无法看清的未来。」

「我们不相信预示。」不，她相信！终于明白了。这就是她让我们

活着的原因。

「达玛，承认吧。将你置身于法律的桎梏之下，总会有不平衡之处。」

小心！她没有因为你称她为达玛而生气。

大尊母挪动身体，椅子发出了吱吱声：「但是，法律是必要的。」

「必要的？这样想很危险。」

「为什么？」

力道放轻一点。她感觉受到威胁了。

「必要的法律和规则阻止了你去适应，于是一切都将不可避免地毁灭。就像银行家觉得自己在买下未来。『我舒服就行了！管我的后代干嘛！』」

「后代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要说出口！看着她。她这是失去理智的表现。再给她尝一小口。

「尊母产生于恐怖分子。先是官僚，然后你们拿起武器，就成了恐怖分子。」

「当你手头有武器时，那就拿来用。但是我们是起义军才对。恐怖分子？那太混乱了。」

她喜欢「混乱」这个词，它象征了外部所有的事物。她甚至都没问你是怎么知道她们的起源的。她接受了我们的神秘技能。

「你不觉得奇怪吗，达玛……」她没有反应，继续。「一旦胜利之后，起义军很快就会堕入旧模式之中。与其说这种套路是所有政府在前进道路上都会遭遇的陷阱，不如说它是所有掌权者都将面对的错觉。」

「哈！我还以为你会对我说些新鲜事呢。我们知道这一点：『权力能腐化人。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化。』」

「不对，达玛。我跟你说的是某种更微妙、更具渗透力的东西：权力会吸引容易腐化的人。」

「你竟敢污蔑我容易腐化？」

看那对眼睛！

「我？污蔑你？唯一能污蔑你的是你自己。我只是告诉你贝尼·杰瑟里特的观点。」

「等于什么也没说！」

「然而，我们相信在任何法律之上还有道德，它必须监督所有改变规则的尝试。」

你在这句话中同时使用了那两个词，她没有注意。

「权力总是有用的，女巫。这就是法律。」

「所有在这个想法之下长时间存在的政府，都注定将充斥着腐败。」

「难道要靠道德吗！」

她并不擅长讥讽，尤其当她防守时。

「我真的想帮你，达玛。法律对每个人都很危险—不管你是无辜还是有罪；不管你觉得自己是有权的，还是无助的。法律缺乏对人类的理解。」

「哪有对人类的理解这回事！」

我们的问题得到了解答。不是人类。跟她的潜意识交流。她完全敞开心房了。

「法律总是需要人加以解释。坚持法律的人不想怀有任何同情的余地，没有弹性空间。『法律就是法律！』」

「是的！」她防卫心很重。

「这是个危险的想法，尤其对无辜的人。人民本能地知道这一点，并对这样的法律表示愤慨。稍微努点力，通常是无意地，就能瘫痪这种『法律』和那些处理这种废话的人。」

「你怎么敢称法律为『废话』？」她从椅子上半站了起来，但马上又坐了下去。

「哦，是的。法律，被那些依靠它生活的人拟人化了，变得听到那些我刚才说过的词语之后就愤慨起来了。」

「那是应该的，女巫！」但是，她没有叫你闭嘴。

「『更多的法律！』 你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法律！』所以你制定了缺乏同情心的新工具，相应地，又为吸这个系统的血的人创造了更多的职位。」

「这是一直以来的做法，而且将来也会这么做。」

「又错了。它是个轮回。它转啊转，直至它伤害了错误的人或错误的团体。然后，你将面临无序。混乱。」看到她跳起来了吗？「起义

军，恐怖分子，野蛮的暴力到处喷发。圣战！一切的发生，都因为你创造了某种非人类的东西。」

她的手在摩挲着下巴。小心！

「我们怎么从政治的话题上引申了这么远，女巫？你是故意的吗？」

「我们并没有偏离主题，丝毫没有！」

「我猜，接下来你就要跟我说，你们女巫在实践某种民主。」

「而且过程中还心怀你无法想像的警惕。」

「让我开开眼界吧。」她觉得你会跟她说个秘密。那就跟她说一个吧。

「民主易于走入歧途，只要让代罪羔羊在选民面前走上一圈就行。让富人、贪婪的人、罪犯、愚蠢的领导等各色人等排好队。」

「你们和我们的想法一致。」哈，她多想让我们跟她一样啊。

「你说你们是起义的官僚。你知道缺陷在哪里。一个头重脚轻的官僚体系，无法用选举加以改良，总是会扩张，直至耗尽系统的能量。从年老的、退休的，从任何人手里偷窃。尤其是从我们曾称之为中产阶级的那批人手里，因为那是大部分能量的发源地。」

「你认为你们是……中产阶级？」

「我们不会把自己看成是哪个固定的角色。但是，他者记忆告诉了我们官僚体系的缺陷。我猜你们也有某种对『下层』的文职部门。」

「我们照顾自己人。」这话到了她嘴里怎么这么恶心。

「那你该明白这么做会分散你们的选票。会产生一种主要症状：人民不投票。本能告诉他们，投票是无用的。」

「民主本来就是个愚昧的点子！」

「我们同意。它具有煽动倾向，选举系统对这种疾病没有抵抗力。然而，煽动可以被轻易辨别。煽动他人的人手势很多，讲话像牧师般抑扬顿挫，使用像宗教狂热的词，装出无比真诚的样子。」

她在窃笑！

「装出来的真诚需要刻苦练习，达玛，而这种练习总是能被辨别出来。」

「被真言师吗？」

看到她身子前倾的样子了？我们又让她上钩了。

「被任何能察觉到重复说教的迹象的人。煽动者会花费大量精力，将你的注意力牢牢吸引在口语上。你必须忽视他说的话，观察那个人的行动，由此就能辨识那个人的动机。」

「这么说，你们实际上没有民主。」告诉我更多贝尼·杰瑟里特的秘密。

「非也，我们有。」

「你刚才不是说……」

「我们守卫着民主，同时警惕着我刚才描述的那些缺陷。危险是巨大的，但回报也异常可观。」

「你知道你跟我说了什么吗？说了你们其实是一帮傻子！」

「好女人！」混合人说道。

「闭嘴，否则我把你送回兽群里！」

「你不好，达玛。」

「女巫，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好事？你毁了它！」

「不是还有其他混合人吗。」

哦。看看那个笑容。

卢西拉精准地模仿那个笑容，并将自己的呼吸频率调整成与大尊母的一样。看我们有多么相似？我当然想要伤害你。换成是你，不是也会这么做吗？

「那么，你们知道如何让民主达成你们的任何愿望。」大尊母的表情洋洋自得。

「其中的技巧相当微妙，但并不难。你创造一个多数人都不满意的系统，有些人觉得些微不满，有些人则是非常不满。」

这就是她的想法。看看她对你的话频频点头的样子。

卢西拉将自己的节奏调整成和大尊母点头的频率一致：「这会累积愤怒，恶意的情绪四处扩散。然后，在需要时，你给那种愤怒提供目标就行了。」

「一种转换注意力的策略。」

「我更喜欢把它看成是分散注意力。不要给他们质疑的时间，用更多的法律来掩盖你的错误。制造假象。斗牛场策略。」

「哦，是的！说得好！」她几乎喜上眉梢了。给她更多的斗牛场。

「挥舞漂亮的斗篷。他们会朝它冲锋，并且会因为布巾后面没有斗牛士而困惑。那会使选民愚钝，如同使公牛愚钝一样。下次能明智地利用选票的人就更少了。」

「这就是我们要这么做的原因！」

我们这么做！她有发现自己说了什么吗？

「然后，你再去责骂那些冷漠的选民。让他们觉得有罪恶感，让他们迟钝。给他们食物，给他们娱乐。别做得太过火！」

「哦，对！千万不能过火。」

「让他们知道，如果不合群，他们将挨饿。叫他们看一看让船颠簸的人令人多厌倦。」谢谢你，大圣母。这是个合适的比喻。

「你会让牛偶尔撞到斗牛士吗？」

「当然。碰！撞到了！然后，等着笑声安静下来。」

「我就知道你们不允许民主的存在！」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你在玩火！

「因为那样的话，你们得允许公开选举，配备陪审团和法官，况且……」

「我们称她们为督察，类似于所有人的陪审团。」

现在你让她困惑了。

「况且你们还没有法律……规则，不管你们愿意怎么称呼。」

「我不是说了，我们认为这两者是不同的？规则对应过去，法律对应未来。」

「你们肯定得限制这些督察……某种程度上！」

「她们可以做出任何她们所希望的决定，跟陪审团的功能一样。该限制的是法律！」

「这是个令人非常不安的想法。」她确实很不安。看她的双眼变得多么呆滞。

「我们民主之中的首要规矩，是法律不能限制陪审团。限制了陪审团的法律是愚昧的。当人们以自私的小团体行动时，他们能愚昧得让你难以想像。」

「你在说我愚昧，是吗？」

小心橙色。

「好像有条自然法则说过，自私的团体无法作出开明的举动。」

「开明！我就知道！」

那个笑容很危险。小心。

「开明意谓与生命的力量共舞，调整你的行为，好让生命延续。」

「让最多的人获得最大的快乐，当然。」

快！我们聪明过头了！换个话题！

「这是暴君在他的黄金之路中剔除的元素。他没有考虑快乐，只考虑了人类的生存。」

我们说了要换个话题！看看她！她愤怒了！

大尊母放下了原本拈着下巴的手：「我本打算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组织，让你成为我们的人。放了你。」

别让她继续！快！

「别说话，」大尊母说道，「别张开你的嘴。」

看看你干了什么！

「你会怂恿劳格诺或其他什么人，然后她就会坐上我的位置！」她瞥了眼趴着的混合人，「要吃吗，亲爱的？」

「不吃好女人。」

「那我把她的尸体丢入兽群！」

「大尊母——」

「就叫你别说话！你竟敢叫我达玛？」

她飞速离开椅子，成为一团模糊的身影。卢西拉笼子的门一下子打开了，重重地甩在墙上。卢西拉想要躲避，但魃迦藤束缚了她的手脚。她没有看清粉碎了自己太阳穴的那一脚。

临死之前，卢西拉的意识里充满了愤怒的尖叫——来自兰帕达斯众人那被压制了好几代人的情绪，一下子释放了。

19

有些人从不参与。他们只是让生活发生。他们依靠愚昧和执着活着，用愤怒或暴力维持充斥着不满的安全假象。

——奥玛·麦维斯·塔拉札



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整天，一遍又一遍。欧德雷迪从一个摄影机纪录换到了下一个，既犹豫又不安地寻找着。先看一眼司凯特利，再看一眼和邓肯、默贝拉待在一起的小特格，然后又长时间盯着窗外，想着伯兹马里从兰帕达斯传来的最终报告。

他们多快能恢复霸夏的记忆？恢复了记忆的苏亡人会服从吗？

为什么拉比没有送来更多的消息？我们要开始「绝境进程」吗，在彼此之间进行尽可能多次的记忆分享？这会对士气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纪录被投影到她的桌子上方，助理和顾问来了又走。她时常被打断，但都是必需的事务：签这个，批准那个，要不要降低这个团体的美蓝极供应？

贝隆达也在这里，坐在桌子旁。她已经不再问欧德雷迪在找什么，只是用锐利的目光与无情的态度盯着她。

她们在争论，此轮大离散中的新沙虫是否会重现暴君那邪恶的影响力。每条沙虫体内的「无尽梦境」仍然让贝尔担忧。但是，沙虫数目本身就说明了暴君对他们命运的控制已然结束。

塔玛拉尼刚才进来过，她向贝隆达索要一项纪录。贝隆达才刚整理好一套全新的档案，又开始整理女修会人口的变化趋势，分走了大量的资源。

欧德雷迪盯着窗外，渐渐地，夜幕开始吞食大地。黑暗以一种几乎察觉不到的速度降临。当大地陷入漆黑后，她注意到了远处农园房子发出的灯光。她知道这些灯光早就打开了，但给她的感觉就像是夜晚刚打

开了它们。有些会暂时消失，因为人们在住所中移动。没有人—没有灯光。不要浪费能源。

闪烁的灯光让她迷离了一阵子。有个古老问题，说的是有一棵树倒在了森林里，如果没人听到的话，那有发出声音吗？有一派人认为，震动无论如何都存在，不管有没有被仪器记录在案。欧德雷迪也认同。

有秘密的传感器在记录我们的离散吗？最早离散的人具备什么样的天分，有过什么样的发明？

贝隆达有意让寂静多延长了一阵：「达尔，你在圣殿散播恐慌。」

欧德雷迪接受了她的指责，没有反驳。

「不管你在做什么，都被理解成了犹豫不决。」贝尔的声音听来太哀伤了。「有些重要的团体在讨论是否要撤换你。督察们在投票。」

「只有督察吗？」

「达尔，那天你真的冲着普拉斯加挥手了，还说活着真好？」

「是的。」

「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在重新评估啊。多吉拉还没消息？」

「今天你问了不下十次了！」贝隆达朝工作台挥挥手，「你一直在回顾伯兹马里从兰帕达斯发来的最终报告。我们漏了什么吗？」

「为什么敌人要紧守伽穆？告诉我，晶算师。」

「我缺乏足够的资料，你知道的！」

「伯兹马里不是晶算师，但是，他对事件的看法通常有独到之处，贝尔。我告诉自己，好吧，他毕竟是霸夏最钟爱的学生，伯兹马里会表现出他老师的特征，这一点可以理解。」

「说明白些，达尔。你在伯兹马里的报告里看到什么了？」

「他填补了图片中的空白。没有填满，但是……他不断提到伽穆的方式让人费解。许多经济势力在那里都有密切的往来，为什么敌人没有剪断这些线头？」

「显然她们在同一个系统里。」

「如果我们全力进攻伽穆，会怎么样？」

「没人想在充斥暴力的环境中做生意。这是你想说的？」

「其中一部分。」

「那个经济体中的多数参与者可能都会想离开，去另一颗行星，去找另一群俯首的人。」

「为什么？」

「他们能预测得更准确，当然就能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

「我感觉到她们在那里有盟友，贝尔，让她们找到更多的资源来消灭我们。」

「当然。」

贝隆达简练的回复逼迫欧德雷迪打开了思路。她抬起目光，盯着远处星光下闪闪发亮、覆盖着积雪的山顶。进攻者会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吗？

换作智力稍差的人，这个想法的冲击可能会搅乱思路。但是，欧德雷迪无须默念制惊祷文来保持冷静，她有更简单的方法。

直接面对恐惧，否则它会爬上你的背。

她的态度很直接：宇宙中最可怕的事来自人类的头脑。噩梦（象征贝尼·杰瑟里特灭绝的白马）既有神话色彩，也有现实意义。拿着斧头的猎手既能攻击肉体，也能攻击头脑。肉体可以逃，头脑怎么逃呢？

那就面对它！

她在黑暗中面对着什么？不是那个手拿斧头、面目不清的猎手，也不是会坠入无名的峡谷（都被她的天分所预见），而是实实在在的尊母以及她们的支持者。

我不敢利用任何一丁点预知力来引领女修会，我怕会将我们的未来锁入不变的形式。穆阿迪布和他的暴君儿子就这么做了，而且暴君还用了三千五百年来压制我们。

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有移动的灯光引起了她的注意。园丁们仍在工作，修剪着果园，仿佛这些珍贵的果树能永远活着。换气窗里传来了一丝淡淡的烟味，那是在焚烧剪下的树枝。贝尼·杰瑟里特的园丁对这些细节异常用心，绝不能留下枯木吸引寄生虫，否则下一步虫子们就会向活着的树发难了。干净整洁，超前计划，维护栖地。此时此刻是永恒的一部分。

绝不留下枯木？

伽穆是枯木吗？

「果园里有什么东西，让你这么入迷？」贝隆达想知道。

欧德雷迪没有转身，说道：「它让我平静。」

就在两天前的夜晚，她还在果园里散过步，天气虽冷却令人舒畅，迷雾矮矮地笼罩在地面上，她的脚拨动了落叶。稀疏的雨水落在温度稍高的低处，蒸腾起淡淡的堆肥味，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沼泽气味；甚至在这种温度下，生命依然如往常一样发酵。她上方的秃枝孤零零地在星光下伸展着，与春天或是收获的季节相比，着实令人沮丧，但也有其独特的魅力，生命再次等待远方的呼唤。

「你不担心督察吗？」贝隆达问道。

「投票结果会如何，贝尔？」

「会非常接近。」

「其他人会遵从她们吗？」

「有人对你的决定感到担忧。后果。」

贝尔非常擅长用少量的词语传达大量的信息。大多数贝尼·杰瑟里特的决定需要走过三个迷宫：效力、后果和（最重要的）谁负责执行。在精确把握细节的基础上，将任务与执行人精准配对，这种做法会对效力产生极大的影响，并随之决定后果。一个优秀的统御大圣母能在短短数秒内走完这三个迷宫，然后中枢内会开始充满活力，人们眼睛也都发亮了。会有话传出来：「她没有犹豫。」这能提高侍祭和其他学生的信心。圣母（尤其是督察）等待着评估后果。

欧德雷迪仿佛同时对着自己在窗户上的倒影和贝隆达说话：「即使是大圣母也需要时间思考。」

「但是，是什么让你内心如此纷乱？」

「你是在催促我吗，贝尔？」

贝隆达缩回自己的犬椅里，就好像欧德雷迪推了她一把。

「在这种时候，要保持耐心是相当困难的，」欧德雷迪说道，「但是，时机是否正确会影响我做的决定。」

「你对我们的新特格有什么打算？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敌人从伽穆上撤退了，她们会去哪里，贝尔？」

「你想从那里攻击她们？」

「推她们一把。」

贝隆达轻声说道：「你不怕引火焚身？」

「我们需要另一个谈判的筹码。」

「尊母不会谈判！」

「但是，我相信她们的伙伴会。她们会撤退到……比方说，交叉点？」

「交叉点有什么特别的吗？」

「尊母驻扎在那里。我们敬爱的霸夏在他可爱的晶算师头脑里保存了那地方的档案。」

「哦……」一个语气词，更像是一声叹息。

塔玛拉尼进来了，静静地站在欧德雷迪和贝隆达的身边，等待她们自行发现。

「督察支持大圣母，」塔玛拉尼举起一根枯瘦的手指，「只多了一票。」

欧德雷迪叹了口气：「告诉我们，塔玛，我在走廊上打招呼的那个督察，普拉斯加，她投了什么票？」

「她投了赞成票。」

欧德雷迪对贝隆达微微一笑：「派出间谍和特务，贝尔。我们必须诱使猎手跟我们在交叉点上会面。」

贝尔在明天一早就会推断出我的计划。

贝隆达和塔玛拉尼离开时，两人对彼此小声嘟囔着，声音里泄漏出忧虑。欧德雷迪走出房间，顺着短走廊来到了她的私人住所。像平常一样，走廊里由侍祭和圣母随从守卫着，一些侍祭对着她笑了笑，看来督察的投票结果已传到了这里。又度过了一个危机。

欧德雷迪穿过起居室，来到了她的卧室。她和衣躺在小床上，一盏灯球将房间笼罩在昏黄的光线中。她的目光越过沙漠地图，停留在了床脚处墙上镶了框的梵高画作上。

〈寇迪威尔的小屋〉。

这是一张比扩张中的沙漠更漂亮的地图，她想着。提醒我，文森，我从哪里来，我能做什么。

这一天让她筋疲力尽，她已经不只是疲惫，还到达了头脑都打结的程度。

责任！

责任紧紧包覆她。她知道，自己一旦为责任所困，就会表现出最不讨人喜欢的一面。她被迫消耗能量，只为了维持外表平静的假象。贝尔看穿我了。太令人沮丧了，女修会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了，挣扎似乎是种徒劳。

她闭上了双眼，试图勾勒尊母领袖的形象，好和她对话。年老……沉醉于权力之中、孔武有力、强壮，还拥有快得令人目不暇给的速度。她没有脸，身体却矗立在欧德雷迪的头脑中。

欧德雷迪在心中组织着语句，对着这位无脸的尊母说道：

「要让你们自己犯错误，对我们来说很难。老师总是觉得这难以办到。是的，我们认为自己是老师。我们不常教育个人，反而更常教育整个物种。我们为所有人提供课程。如果你在我们之中看到了暴君，你是对的。」

她头脑中的形象没有回答。

如果不能从藏身之处走出来，老师怎么才能授课呢？伯兹马里死了，苏亡人特格的效果还未知，欧德雷迪感觉看不见的压力笼罩在圣殿之上。怪不得督察们要投票。一张网困住了女修会，网线将她们紧紧捆住了，而且在网中的某处，无脸的尊母领袖仍在潜伏。

蜘蛛女王。

她走狗们的行为表明了她的存在。她织网上的一缕丝线颤动了，攻击者们便朝着被困的受害者扑去，出奇的暴力，不管他们自己会伤亡多少，也不管多少人会死于他们的屠刀。

有人在下令搜寻：蜘蛛女王。

按照我们的标准，她精神正常吗？我把多吉拉置于了何种险地？

尊母的行为不只是狂热。和她们相比，暴君只是个小丑般的海盗。雷托二世至少和贝尼·杰瑟里特同样了解，该如何站在刀尖上起舞，并意识到自己一旦摔落，将必死无疑。这是掌握了如此巨大的权力所必须支付的代价。尊母无视这种无法避免的命运，如同一位痛得歇斯底里的巨人般乱砍乱杀。

对抗她们的力量从未取得胜利。现在，她们选择用暴徒似的疯狂杀戮来应对一切，选择了歇斯底里，她们是故意为之。

是因为我们把霸夏留在沙丘星上，将他可怜的武力浪费在自杀式的防御上？不知道他杀了多少个尊母。还有兰帕达斯陷落时的伯兹马里，猎手们肯定尝到了他的滋味。更不用说艾达荷训练的男性了，我们派他们传播尊母的性技巧，把这些技巧教给了男人们！

这些事足以引发怒火吗？有可能。但是伽穆上的故事又怎么解释？难道特格展示了新的天分，让尊母害怕了？

如果我们恢复了霸夏的记忆，就必须时时刻刻盯紧他。

无现星舰能困住他吗？

到底是什么让尊母的反应这么强烈？她们嗜血，绝不能给这种人带去坏消息，怪不得她们的走狗表现得这么狂暴。拥有可怕权力的人，会在惊吓中杀了报告坏消息的信使。不要捎去坏消息，最好在战斗中死去。

蜘蛛女王的人不只是傲慢，远远不只，她们还听不进谴责。就如同人谴责牛吃草一样，牛会瞪大眼珠，不解地看着你，问道：「我不是就该吃草吗？」

要是知道了会有这种后果，我们为什么要激怒她们？我们又不是欠缺思虑的人，会随便拿着棍子去戳挂在树上的大圆球，才发现它原来是个胡蜂巢。我们知道我们要攻击的是什么，塔拉札制订了计划，我们都没有提出异议。

女修会面对着强敌，其既定战略就是歇斯底里的暴力。「我们会发疯！」

要是尊母遭遇了沉痛的失败，又会发生什么？她们的歇斯底里会变成什么？

我感到恐惧。

女修会还敢往火里添加更多的柴吗？

我们必须这么做！

蜘蛛女王会加倍努力寻找圣殿，暴力将会升级到更加可怕的层级。会发生什么？尊母会怀疑所有人吗，怀疑他们都同情贝尼·杰瑟里特？她们会不会转而对付自己的支持者？她们想成为宇宙中唯一有意识的生物吗？她们应该还没想过这一点吧。

你长什么模样，蜘蛛女王？你会怎样思考？

默贝拉说她不认识自己的最高领袖，甚至不认识霍穆团的分区主管。但是，默贝拉提供了分区主管住所的描述，是有用的信息。人会把什么地方称作家？她与谁亲近，分享着生活中的点滴？

我们中的多数人选择同伴和周遭环境的方式，可以表现出自己的性格。

默贝拉说道：「她的一个仆人把我带到了私人区域，她是想炫耀一下，表示自己能进入私室。公共区域整洁而又干净，但私人房间内很乱──衣服随地乱丢，药膏瓶子敞开着，床铺未整理，地板上餐盘里的食物都干掉了。我问她们为什么没有清理，她说这些不是她的工作。负责清洁的人只被允许在夜幕降临时分才能进来。」

私底下很粗俗。

这种人的头脑应当会与私室内的情景匹配。

欧德雷迪的眼睛猛地睁开了。她盯着梵高的画作。我的选择。它会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他者记忆做不到。你向我发出讯息，文森。因为你，我不会割下我的耳朵……或是给那些漠不关心的人发送徒劳的情书。我至少能为你做到这一点。

卧室内有种熟悉的味道，是带有胡椒味的康乃馨，那是欧德雷迪最钟爱的香水味。仆人们将它留在这里为房间增添一些气味。

她再次闭上了眼睛，思路又一下子回到了蜘蛛女王上。欧德雷迪感觉到，这种练习让她对那个无脸女人的认识又打开了一个新维度。

默贝拉说过，尊母的领袖要做的只是下命令，她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都会被送上来。

「任何东西？」

默贝拉描述着她听到过的场景：下流变态的性伙伴、甜得发腻的蜜饯、由异常暴力的表演所点燃的情绪狂欢。

「她们总是在寻求极端。」

间谍和特务的报告补足了默贝拉半是艳羡的描述。

「每个人都说自己有权统治。」

这些女人从一个独裁官僚集团演化而来。

许多证据能提供佐证。默贝拉提到过历史上的教训，当「税收对那些被统治的人变得难以承受时」，早期的尊母就开始着手进行研究，怎

样才能对其他人具备性优势。

统治的权利？

欧德雷迪并不认为这些女人坚持自己有权统治。不。她们想表达的是，她们的权利绝不能被质疑。绝不能！她们认为自己下的决定不会错误，别去理睬后果，当它从来没发生过就好。

欧德雷迪在床上坐起来，知道自己找到了她一直在寻觅的洞见。

错误从来没发生过。

这需要整整一大袋子的集体无意识才能装得下。几乎没有哪个清醒的意识能看穿这个袋子，看到她们自己创造了一个狂乱的宇宙。

哦，很好！

欧德雷迪唤来一个夜间负责服侍她的一级侍祭，要了杯美蓝极茶，并要求添加一种危险的兴奋剂，能帮她延迟身体的睡眠需求。当然这会有代价。

侍祭在衔令而去之前犹豫了一阵子。随后，她端着小托盘回来了，托盘上有个冒着烟的杯子。

欧德雷迪很早就发现，用圣殿深处的冷泉泡的美蓝极茶有种特殊的味道，更能融入她的心智。苦涩的兴奋剂剥夺了茶的美味，折磨着她的意识。那些监察者又该有话说了。担忧、担忧、担忧。那群督察还会再来一次投票吗？

她慢慢地品茶，让兴奋剂有时间发挥功用。有罪的女人拒绝了最后的晚餐。喝茶。

不久，她放下了空杯子，要来一件厚衣服。「我想在果园里走走。」夜间仆人没有说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她经常在那里散步，即便在夜晚亦然。

几分钟之后，她走上了那条装了围栏的狭窄小径，小径通向她最喜爱的果园。一盏用小短绳固定在她右肩的小灯球照亮了她脚下的路。一小群女修会的黑牛隔着围栏接近欧德雷迪，并看着她经过。她停下来，看着它们潮湿的口鼻，闻到了它们呼出的浓烈的苜蓿味。牛群嗅闻，从她身上感觉到了告诉它们该接纳她的费洛蒙，便又回到了围栏不远处牧人堆好的草料前进食。

欧德雷迪转身背对着牛群，看着草地上叶子已掉光的树。她的小灯

球投射出昏黄的光圈，仿佛在加深冬夜的凝重。

没几个人知道为什么她对这地方这么感兴趣，单单说这地方能让她平静恐怕是不够的。甚至在冬天，霜冻在脚下发出挤压声时，这片果园仍然是暴风雨中难得的平静。她熄灭了小灯球，双脚在黑暗中跟随着熟悉的道路。偶尔，她会抬起头，看一看无叶的树枝间露出的星空。风暴。她感觉到它就要来临，没有哪个气象学家能预测。风暴催生更多的风暴，怒火引发更多的怒火，复仇招致更多的复仇，战争带来更多的战争。

老霸夏擅长打破这种循环。他的苏亡人仍然保留着这种天分吗？

多么危险的赌博。

欧德雷迪又转身去看牛群。一大团黑影在移动，中间还有星光照亮的白色雾气。它们挤在一起相互取暖，她听到了熟悉的咀嚼声，它们正在咀嚼反刍的食物。

我必须南下去沙漠，与那里的什阿娜面对面。沙鳟正蓬勃生长，为什么还没有沙虫出现？

她对着挤在围栏旁的牛群大声说道：「好好吃你们的草吧。这就是你们应该做的。」

如果有哪个监察者碰巧听见了这句话，欧德雷迪知道她又该有一番严肃的解释了。

但是，今晚我看穿了敌人的内心。而且，我可怜她们。

若要深入了解某件事物，必须了解其界限。只有在它被推过界之后，才会显现真实的内在。

——《阿默汰法则》

在你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不能仅仅依赖理论。

——贝尼·杰瑟里特评论



邓肯·艾达荷站在无现星舰上锻炼厅大约中央的位置，距离苏亡人儿童约三步。精巧的锻炼用具摆在周围触手可及之处，有些能耗尽人的体能，有些能带来危险。

这天早上，孩子的脸上写满了尊敬和信任。

我自己也是个苏亡人，那么我对他的认识会更深刻些吗？这个假设站不住脚的。眼前的这孩子，培养他的方式显然与她们对我的设计不同。设计！这用词挺准确。

女修会尽可能复制了特格原来的童年，甚至安排了一个满怀崇敬之心的小孩来充当特格早逝的弟弟。欧德雷迪还给了他深层教育！就像特格的生母所做的那样。

艾达荷还记得那个年老的霸夏，正是他的细胞产生了这个孩子。特格是个深谋远虑的男人，他的话你最好能谨记在心。稍一用心，艾达荷就回忆起了那个人的态度和话语。

「一位真正的战士，对敌人的理解甚至多过对朋友的理解。一旦让理解发展成了同情心，你就踏入了危险的误区。而且要是不加以引导，这种发展可以说是注定会发生的。」

很难想像说出这番话的头脑正藏在这孩子内心的某处。霸夏在多年前的伽穆主堡对艾达荷讲述同情时，他的洞察力是多么深刻啊。

「对于警察和军队来说，同情敌人都是个弱点。无意识里的同情会阻止你去伤害敌人，这点最为危险，因为敌人正是军警存在的意义。」

「长官？」

这个尖细的声音怎么样才能变成老霸夏的统御之声？

「怎么了？」

「为什么您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

「她们称霸夏为『老靠山』，你知道吗？」

「是的，长官。我研究过他的生平。」

现在是「小靠山」了吗？为什么欧德雷迪要这么早恢复他的初始记忆？

「因为霸夏，整个女修会都深入挖掘了他者记忆，更改了她们的历史观。她们跟你说过吗？」

「没有，长官。这对我重要吗？大圣母说您会训练我的肌肉。」

「我记得你喜欢喝丹星的马里涅特，非常好的白兰地。」

「我还小，不能喝酒，长官。」

「你是个晶算师。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等您恢复了我的记忆后，我就会知道了，不是吗？」

他没有尊我为长官，他责备老师因为不必要的问题而耽搁了。

艾达荷笑了，并得到了一个笑容作为回应。他是个热情的孩子，容易讨人喜欢。

「要小心，」欧德雷迪说道，「他魅力十足。」

艾达荷想起了欧德雷迪在领着孩子来之前说过的话。

「因为每一个个体最终都只为他自己负责，」她说道，「所以在自我的形成中，需要我们最大的关怀和照顾。」

「对苏亡人也一样吗？」

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待在艾达荷的起居室里，默贝拉好奇地在旁聆听。

「他会记得所有你教过他的东西。」

「那我们就稍微做点修改。」

「当心，邓肯！让易受影响的孩子不好受，让他学会了不要信任任何人，那你会害得他自杀—慢性或快速自杀，没什么区别。」

「你忘了我认识霸夏吗？」

「邓肯，你还记得在记忆恢复之前自己有什么感觉吧？」

「我知道霸夏可以帮我，我把他看成是我的救世主。」

「这也是他现在看你的方式。这是种特殊的信任。」

「我会真诚待他。」

「你或许觉得自己是出于真诚，但是我建议你，每次面对他的信任时，你都要深入检视你的内心。」

「要是我犯了错误呢？」

「如果办得到，我们就一起来纠正它。」她瞥了眼摄影机，随后又把目光放在了他身上。

「我知道你们会监视我们！」

「不要被监视影响。我无意要你做事绑手绑脚，只是要让你小心。还有，记住女修会有非常有效的医术。」

「我会小心的。」

「你可能还记得霸夏说过：『我们想展示给敌人的残酷，总是被我们希望留下的教训所缓和。』」

「我没办法把他当成敌人。霸夏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男人之一。」

「很好。我把他交给你了。」

现在，锻炼厅里的孩子因为老师的犹豫而变得有些不耐烦。

「长官，这也是课程的一部分吗，就这么站着？我知道有些时候——」

「站好了。」

特格立刻做出军队的立正动作。没人教过他，这来自他初始的记忆。艾达荷因为突然间瞥见了霸夏而陷入了沉思。

她们知道他会让我入迷的！

绝不能低估贝尼·杰瑟里特的说服力，你会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影响，甘心为她们服务。巧妙但可恶！当然也有报酬。你得以生活在有趣的时代里，如同古老的诅咒或祝福里所预示的那样。权衡下来，艾达荷还是喜欢生活在有趣的时代，甚至是现在这个时代。

他深吸了一口气：「恢复你的初始记忆会引发疼痛——身体上和精神上都会痛。从某种方面来说，精神上的痛更难承受。我要让你做好准

备。」

特格仍然立正着，没有回应。

「我们先开始徒手练习，想像你的右手握着一把匕首。这是『五式』的变种。动作应该在你需要反应之前就要启动。放松你的手臂，垂在身侧。」

艾达荷走到特格身后，抓住了他的右小臂，演示了起始动作。

「每个攻击者都是飘浮在无穷可能性上的羽毛。当羽毛接近时，它会转向，捉摸不定。你的反应就像是吹一口气，将羽毛吹开。」

艾达荷站到一旁，观察着特格重复动作，偶尔会对着犯错的肌肉痛击以纠正错误。

「让你的身体记住！」特格问为什么他要这么做时，他这样回答。

在休息期间，特格想知道艾达荷说的「精神疼痛」是什么意思。

「初始记忆四周有苏亡人树起的围墙，在适当的时机，这些记忆会冲垮围墙，冲刷你的意识，但不是所有的记忆都是美好的。」

「大圣母说霸夏恢复了您的记忆。」

「神啊，孩子！你为什么一直说『霸夏』？他就是你！」

「但我还不知道啊。」

「你面临一个特别的问题。苏亡人在唤醒初始记忆时，应该有死亡那刻的记忆。但是，制造出你的细胞并没有死亡的记忆。」

「但那个……霸夏不是死了吗？」

「那个霸夏！是的，他死了。当你疼痛最厉害的时候，就能体会到死亡，意识到自己是霸夏了。」

「您真的能把那段记忆给我吗？」

「只要你能承受痛苦。你知道，当你恢复了我的记忆后，我对你说了什么吗？我说：『厄崔迪家的人，你们全都太像了！』」

「您恨……我？」

「是的，而且，你因为你对我做的事而非常厌恶自己。这让你想到了我必须做什么了吗？」

「是的，长官。」声音很低。

「大圣母说我绝不能辜负你的信任……然而你辜负了我的。」

「我不是恢复了您的记忆吗？」

「看到了没？把你自己当成是霸夏很简单吧。你震惊了。是的，你恢复了我的记忆。」

「我也想恢复记忆。」

「你现在是这么说。」

「母……大圣母说您是个晶算师。我也是个晶算师……有什么帮助吗？」

「从逻辑上来说，有的。但是，我们晶算师有个说法，逻辑没有规律。而且，我们都知道有个逻辑把你踢出了窝，踢进了混乱。」

「我知道混乱是什么意思！」非常自豪。

「你以为你知道。」

「而且我信任您！」

「听我说！我们是贝尼·杰瑟里特的仆人。圣母并没有把她们的组织创建在信任之上。」

「我不应该信任母……大圣母？」

「你要在界限之内学习和欣赏。就目前而言，我只提醒你，贝尼·杰瑟里特的运行依靠着结构性的『不信任』搭建而成的系统。她们教你民主了吗？」

「是的，长官。那是投票—」

「那就是赋予你不信任任何人的权利！女修会知道得很清楚，不要过度信任。」

「那我也不应该信任您吗？」

「你唯一可以信任我的事，就是我将竭尽所能恢复你的初始记忆。」

「那我不担心它有多痛。」他抬头看着摄影机，表情显示了他知道它们的用途，「您这么说她们，她们不会不高兴吗？」

「晶算师不关心她们的感受，只会当成是一种资料。」

「资料是事实吗？」

「事实是脆弱的，晶算师会被它们扰乱。『可靠』的资料有太多了。跟外交类似，你需要一些出色的谎言来实现你的目的。」

「我……糊涂了。」他犹豫地说道，不确定内心到底是何种感受。

「我也跟大圣母说过同样的话。她说：『看来，我表现得很糟

糕。』」

「您不该让我……糊涂吗？」

「除非它能教你点什么。」看到特格仍然显得很茫然，艾达荷接着说道：「我跟你说个故事。」

特格马上坐在地板上，这表明欧德雷迪也经常使用这个技巧。很好，特格做好了聆听的准备。

「在我的某个生命中，我有一条狗，它恨蛤蜊。」艾达荷说道。

「我吃过蛤蜊，它们来自大海。」

「是的。我的狗恨蛤蜊，是因为有个蛤蜊曾挑衅地往它眼里喷水，让它的眼睛很疼。更糟糕的是，喷出水的地方是沙滩上一个看起来无害的洞，没看到蛤蜊的影子。」

「您的狗做什么了？」他的身子前倾，下巴架在拳头上。

「它挖出了攻击者，把那小生物带到了我面前。」艾达荷笑了笑，「教训一：不要让不认识的东西往你的眼里喷水。」

特格笑着鼓起了掌。

「但是，从狗的视角来看，整件事就是：抓住喷水的家伙！然后得到讨主人开心这个美妙的奖赏。」

「您的狗还会挖出更多的蛤蜊吗？」

「每次我们去海滩时它都会挖。它去朝着喷水的家伙嚎叫，然后主人会取走那些小生物，之后就不会看到它们了，只剩一些空壳，壳里面还沾着一点肉。」

「您吃了它们。」

「狗也知道。喷水的家伙得到了惩罚，它在它的世界里除去了冒犯它的东西，主人还对它很满意。」

特格展示了他的才智：「女修会把我们当成狗了？」

「某种程度上是。千万别忘了，当你回到房间时，查一下『冒犯君主罪』，它能让你理解我们与主人的关系。」

特格看了眼摄影机，然后又看了看艾达荷，没有说话。

艾达荷将注意力转向特格身后的门口，并开口说道：「这个故事也是讲给你听的。」

特格一下子跳了起来，转身以为会看到统御大圣母，来的人却是默

贝拉。

她靠在门边的墙上。

「贝尔不会喜欢听到你这么说女修会的。」她说道。

「欧德雷迪让我放手去教。」他看着特格，「我们在故事上浪费太多时间了！让我看看你的身体是否学会了什么。」

当默贝拉来到锻炼厅看到和孩子待在一起的邓肯时，她体内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动。她看了一阵子，意识到自己在用一种几乎是贝尼·杰瑟里特的全新眼光审视着他。在邓肯对特格的坦诚中有大圣母的影子，这种感觉非常奇怪，新意识仿佛带着她朝远离过去同伴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这感觉既深刻又失落。

默贝拉发现自己在怀念从前生活中的怪事。跟在街道上狩猎、搜寻新鲜的男性，并俘获他们、置于尊母的控制之下无关。甚至连源自于创造性成瘾的那份力量，也在贝尼·杰瑟里特的教导之下以及与邓肯的相处之中失去了滋味。在那力量之中，她只怀念一件事：感觉自己是一个无法抵御的力量中的一分子。

这种感觉既抽象又实际，它跟接连不断的征服无关，而是一种对必将胜利的期待，而它的产生则部分源自她与尊母姊妹分享的药物。在期待感因为切换至美蓝极而减缓之后，她又得以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老习惯。贝尼·杰瑟里特的化学家从她的血样中检测到了肾上腺素替代物的成分，并准备了相应的药物以备她的不时之需。她知道自己不需要，是其他东西的消失才让她困扰。她周遭仍有受她魅力蛊惑的多位男性，但不会再有其他人了。她体内的某种东西说对这件事的期盼永远消失了，她再也不会体验到它了，新知识改变了她的过去。

今天早上，她一直徘徊在她住所与锻炼厅之间的走廊上，想要看看邓肯与孩子，但又担心她的存在会打扰到他们。近来，在某位圣母给她上了更加紧张的早课之后，她经常会这样子徘徊。每当此刻，有关尊母的想法会一直在她心头萦绕。

她无法摆脱这种失落的感觉，这是种内心的空虚，她不知道是否还有东西能填补。它比变老的感觉还要糟糕，身为尊母，变老也有其补偿。在那个组织里，随着年龄增长，掌握权力的速度也增长得愈快。与变老无关，是一种彻底的失落。

我被打败了。

尊母从未思考过失败，默贝拉却感觉自己被迫在面对挫败。她知道尊母有时也会被敌人屠杀，但那些敌人总会付出代价。这就是规矩：宁可枉杀整个星球，也不能放过一个冒犯她们的人。

默贝拉知道尊母在寻找圣殿，既然过去身为组织的一员，她知道自己该去帮助那些猎手。然而，她并不想让贝尼·杰瑟里特付出代价，正是这想法让她产生了带着挫败的心酸。

贝尼·杰瑟里特太宝贵了。

她们对尊母的价值是无穷的。默贝拉怀疑是否有其他的尊母想到过这一点。

虚荣。

这是她对过去同侪的判断。也对以前的自己。可怕的骄傲。在别人的脚下被踩了许多代，然后又成了征服者，就在过程中养成了骄傲之心。默贝拉在叙述尊母所教的历史时，试图把她这种想法表达给欧德雷迪。

「奴隶变成了可怕的主人。」欧德雷迪说道。

尊母有个模式，默贝拉意识到了。她曾经接受信服，现在又拒绝认同，却无法完全解释其中的转变。

我已经从这些事物中成长了，它们在我面前都太幼稚了。

邓肯再次中断了练习。师生两人的身上满是汗水。他们站着喘气，慢慢控制呼吸，彼此交换着奇怪的眼神。共谋？那孩子看上去异常成熟。

默贝拉想起了欧德雷迪的评论：「成熟是不可阻挡的。我们的课程之一，就是让意识接受这种必然性。改变你的本能。」

她们改变了我，还要变得更多。

她能看到同样的力量在邓肯对待苏亡人儿童的行为上发挥著作用。

「这种改变在受我们影响的社会中制造了很多压力，」欧德雷迪说道，「逼迫我们不得不一直做出调整。」

但是，她们怎么对我过去为伍的那些姊妹做出调整呢？

面对这个问题时，欧德雷迪展示了沉着冷静的个性。

「因为我们过去的行为，我们面临必须大幅调整自己的行为。和在

暴君统治时期一样。」

调整？

邓肯在和孩子说话。默贝拉靠近他们以听清内容。

「你听过穆阿迪布的故事吗？好。你是个厄崔迪氏族成员，你也有他们的缺陷。」

「缺陷是错误吗，长官？」

「那还用说吗！绝不要仅仅因为某条道路有机会让你展示光辉的形象，你就选择它。」

「我就是这么死的吗？」

他已经让孩子以第一人称来称呼他从前的自己了。

「你自己去判断吧。但它一直是厄崔迪氏族的弱点。光辉形象。穆阿迪布的祖父就死在大公牛的角上，对他的人民而言算是一项伟绩，成为好几代人的传说！甚至在过了这么多世代之后，你依然能听到那件事的点滴。」

「大圣母跟我说过那个故事。」

「你的生母可能也跟你说过。」

孩子颤抖了一下：「你提起生母时，给了我一种奇怪的感觉。」年轻的声音里有股敬畏。

「奇怪的感觉是一回事，但你要记住的是这个教训。我说的是某种一再出现的模式，甚至有个名称：亚式姿态。它曾经称作厄崔迪式的姿态，但念起来太拗口了。」

孩子再次触碰到了核心里的成熟意识：「甚至连狗的生命都有价值。」

默贝拉屏住了呼吸，瞥见那孩子体内有一个成熟的心智，让人不舒服。

「你的生母是勒尼乌斯地区洛克斯布罗家族的简妮特·洛克斯布罗，」艾达荷说道，「她是个贝尼·杰瑟里特。你的父亲是洛斯齐·特格，钜贸联会的贸易站代理商。再过几分钟，我会给你看霸夏最喜爱的勒尼乌斯家乡的照片。我想让你保管并研究它，把它想成是你最喜爱的地方。」

特格点了点头，但他脸上的表情暴露了他其实在害怕。

难道这位伟大的晶算师战士已经懂得了恐惧？默贝拉摇了摇头。她理解邓肯在做什么，但她不知道他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在新生命中醒来，而这新生命拥有完整的另一段人生记忆——这可能是她永远都无法体会的经历，感觉会是什么样的呢？应该与圣母的他者记忆有显著的不同，她揣测着。

「追溯心智的源头，」邓肯描述道，「唤醒你真实的自我。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魔力的宇宙。我的意识先是一个圆环，然后又成了一个球。任何的形式都是短暂的，桌子不是桌子。然后我又开始恍惚，我身边的一切都亮晃晃的，没有什么是真实的。这个阶段过了之后，我感觉我失去了那个现实。我的桌子再次成了桌子。」

她研究过贝尼·杰瑟里特的手册，「如何唤醒苏亡人的初始记忆」。邓肯的做法偏离了手册上的指导。为什么？

他离开孩子身边，向默贝拉走来。

「我必须和什阿娜谈谈，」他在经过她身边时说道，「肯定还有更好的方法。」

21

快速理解是种膝反射，属于最危险的学习方式，它用不透明的荧幕阻挡了你的学习能力。法律上的判例就属于这个范畴，让你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死胡同。要心存警惕，不要觉得你懂了。所有的理解都是暂时的。

—晶算师格言



艾达荷独自一人坐在控制台前，看到了他在拘禁刚开始的日子里存入航舰系统的资料，感觉自己被丢进（他后来才觉得这是个合适的词）了早期的态度和感觉之中。此时此刻，已不再是无现星舰内令人沮丧的午后。他回溯当初的心情，在现在与过去之间伸展，如同一连串苏亡人生命将这次的转世与他最初的诞生联系起来一样。

他立刻看到了他称为的「网」和纵横交错的线条刻画出的那对老年夫妇，缀满珠宝的绳索勾勒出他们的身体轮廓—绿色、蓝色、金色，还有银色，如此光彩夺目，刺痛了他的双眼。

他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一股接近神的平稳安定，但他们给人的感觉又很平常，他头脑里冒出了「平凡」这个词。他们身后是一片他已熟悉的花园，种有长着花朵的灌木（他觉得是玫瑰），起伏的草地，参天的大树。

那对夫妇目光热切地盯着他，让艾达荷觉得自己仿佛赤身露体。

幻象又展现了新的力量！它不再局限于大货舱了，那里的魔力磁场吸引着他频繁前往，他知道监视者都警觉了。

他是另一个魁萨茨·哈德拉克吗？

贝尼·杰瑟里特对此一直放不下心，若疑心持续发展，她们会杀了他。现在，她们正怀着疑问和忧心忡忡的揣测看着他。然而，他就是无法对这个幻象视而不见。

为什么那对老夫妇看起来这么眼熟？他们来自他的过去吗？是不是他的家人？

晶算师演算并没有从他的记忆中提取出能印证这猜测的资料。他们的脸型圆润、下巴短小，脸颊上有深深的皱纹，深色眼眸。幻象之网让他们的肤色模糊难辨。女人穿着蓝绿色的长裙，遮盖住双脚，一件白色的围裙围在她丰满的胸腰之间，上面沾了些绿色的污渍。围裙的挂钩上吊着园艺工具，她左手拿着把小铲子。她的头发是灰色的，有几缕发丝从绿色头巾底下钻了出来，在她的眼旁飘动，凸显了眼角的鱼尾纹。她像是个……老祖母。

男人和她很相配，仿佛由同一个艺术家为了完美的匹配而创造的。连身工作服盖住了凸肚子，没戴帽子，同样的深色眼睛，眼里闪烁着亮光，头顶着如金属丝般的灰色短发。

他有着艾达荷见过最天真的表情，微笑弄皱了嘴角。他的左手拿着一把小铁锹，伸展的右手掌心里托着个像是小金属球的东西，小球发出刺耳的尖啸，迫使艾达荷捂住了耳朵，但却无法挡住声音。啸声自行消逝了，于是他放下双手。

他们的长相令人安心。这想法引起了艾达荷的疑虑，因为现在他认出了熟悉之处—他们看起来有点像幻脸人，甚至连狮子鼻都相似。

他往前探出身去，但幻象保持着距离。「幻脸人。」他低语道。

幻象之网和老夫妇都消失了。

他们被穿着亮黑色锻炼服的默贝拉取代了。他不得不伸出手触碰，才让自己相信她确实站在这里。

「邓肯？怎么了？你全身都是汗。」

「我……我觉得那些该死的忒莱素人在我体内埋了什么东西。我一直看见……我觉得他们是幻脸人。他们……他们刚才就在看着我……还有尖啸声，它让我难受。」

她抬头看了眼摄影机，但并未流露出担忧。女修会知道这件事并不会引起立即的危险……除了对司凯特利之外。

她在他身旁半蹲了下来，手搭在他的手臂上：「他们对还在再生箱里的你做了什么吗？」

「不是！」

「但你说了……」

「我的身体不仅是为此次旅行准备的一件新行李，它具备了我曾经拥有的所有化学元素。但是，我的心智不同了。」

这让她担忧。她知道贝尼·杰瑟里特对无法驾驭的天才是什么态度。「该死的司凯特利！」

「我会弄明白的。」他说道。

他闭上双眼，听到默贝拉站起身，她的手离开他的手臂。

「或许你不应该弄明白，邓肯。」

她听起来很遥远。

记忆。他们把这秘密藏哪里了？深埋于初始的细胞里？在此刻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的记忆只是晶算师的工具。在镜子前，他可以调出久远之前自己的外貌，还可以来个特写，检查时间留下的痕迹。他看着身后的女人，镜子里映出两张人脸，他的脸上写满了问号。

脸，是一系列的面具，他称为「自己」的这个人有不同的面貌。他的脸有点不太均衡，头发有时是灰色的，有时跟此生一样是黑羊毛色的，脸庞有时幽默，有时严肃，正寻求内心的智慧，迎接新的一天。所有的面貌之中，都存在着一个意识，在观察，在思索，在做出决定。忒莱素人对他做了些手脚。

艾达荷感觉心跳得厉害，知道危险正在临近。这就是他意图去体验的……但跟忒莱素人的操弄无关，这是他与生俱来的习性。

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无论是其他人生的记忆，还是忒莱素人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无法改变哪怕一丁点他最深处的意识。

他睁开了眼睛。默贝拉仍然站在不远处，但她的表情仿佛戴了层面纱。这就是她成了圣母之后的样子。

他不喜欢她这种转变。

「如果贝尼·杰瑟里特失败了，会发生什么事？」他问道。

她没有回答，他点头。是的，这是最糟糕的假设，女修会被冲进了历史的下水道。你不希望这样，亲爱的。

在默贝拉转身离去时，他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来。

艾达荷抬头看着摄影机说道：「达尔，我必须跟你谈谈。达尔。」

身边所有的设备都未做出回应，他也不期望有回应。不过，他知道他能跟她说话，而且她还不得不听。

「我一直从另一个方向考虑我们的问题。」他说道，边想像着记录仪迅速转动的样子，忙着将他的声音转换成利读联晶，「我进入了尊母的头脑。我知道我做到了，默贝拉可以作证。」

这陈述会让她们警觉。他拥有了自己的尊母。然而，「拥有」不是一个合适的词，他并不拥有默贝拉，即使在床上也不曾拥有。他们互相拥有，就像他幻象里的那对老夫妇一样相互匹配。难道这就是他在幻象里看到的？两个在性方面被尊母训练过的老人？

「现在，我在研究另一个问题，」他说道，「如何胜过贝尼·杰瑟里特。」

这句话等于下了战书。

「插曲。」他说道。一个欧德雷迪喜欢用的词。

「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看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小插曲。即便是最糟糕的剧情，也需要符合大背景。大离散是个大事件，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显得渺小。」

很好！这句话显示了他对女修会的价值，它把对尊母的认识又提升了一个层面。她们在旧帝国时代就已经存在于此地了，这些渺小的同伴。他知道欧德雷迪能看清，贝尔会让她看清的。

在无限宇宙的某处，陪审团已作出对尊母不利的裁决。法律和执法者并没有为尊母所用。他怀疑幻象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两个陪审员，即便他们是幻脸人，他们也不是司凯特利的幻脸人，身处闪闪发亮的网后的两人不属于任一阵营，只属于他们自己。

政府的主要缺陷在于，当需要变革时，却总是怯于做出果断的决定。

——达尔维·欧德雷迪



对欧德雷迪而言，早晨的第一口美蓝极总能带来不同的感觉。她肉体的反应就像是饿鬼紧紧抓住了甜果，随后就是缓慢、尖锐而又痛苦的恢复。

这是美蓝极成瘾的可怕之处。

她站在卧室的窗户旁，等待药效发挥。她注意到，气象部又成功制造了另一场晨雨，大地被清洗干净，一切都浸没在浪漫的迷雾中，所有的边角都模糊了，只剩下了模糊的轮廓，如同久远的记忆。她打开窗户，湿冷的空气掠过她的脸，让她的周遭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感觉，就如同穿上了一件熟悉的衣服。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雨后的味道！她记得降水之后，生命的精华被放大和抚慰的样子，但这些雨不同，它们留下了燧石般的味道。欧德雷迪不喜欢这种气味，因为代表的意义不是万物被洗净，而是生命在抗议，希望所有的雨都能止住不再落下。这些雨不再代表了温柔，不再带来圆满，它们带来的是无法逃避的对变化的觉察。

欧德雷迪关上了窗户。她立刻又回到了居所内熟悉的味道里，还有始终如一的谢尔气味，从体内植入的缓释机里散发出来，每个知道圣殿位置的人都需要植入这种物质。她听到斯特吉走进房，然后响起替换沙漠地图的嗖嗖声。

从斯特吉的行动听得出效率。几个星期的近距离接触，证实了欧德雷迪最初的判断。她很可靠，尽管并非异常出色，但对统御大圣母的需求极其敏感。看她移动的样子有多轻巧。用斯特吉的敏感去匹配小特格

的需求，于是特格就有了他所需的高度和灵活度。她扮演一匹马的角色？远远不止。

欧德雷迪的美蓝极吸收已到达巅峰，并开始衰减。斯特吉在窗户里的倒影显示出她在等待大圣母指派任务。她知道这个时刻已分配给了香料。就她所处的阶段而言，她期待也有那么一天，她能享受此神秘的一刻。

我希望她能梦想成真。

多数的圣母都遵循贝尼·杰瑟里特的教育内容，很少觉得香料是种让人成瘾的物质。欧德雷迪每天早晨都知道服用美蓝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依照早年修炼模式养成的习惯，你每天摄入身体所需的香料，用量维持在最低限度，刚好够刺激新陈代谢发挥最高表现。生理必需的物质与美蓝极混合之后，会吸收得更彻底，食物的味道也会变得更好。除非出了意外或被刺杀，你将活得更久。但是，你就是成瘾了。

等到身体恢复之后，欧德雷迪眨着眼打量斯特吉。她对冗长仪式流露出明显的好奇心。欧德雷迪对着斯特吉在窗上的倒影开口说道：「你知道美蓝极戒断吗？」

「是的，大圣母。」

尽管女修会将成瘾的一面秘而不宣，欧德雷迪却一直知道它就在眼皮底下，她还感觉到了对它与日俱增的怨气。侍祭时期的心理建设（在香料之痛中更是铭印在心）逐渐被他者记忆和时间的累积而冲淡。对于戒断的警告说明了：「戒断会抹去你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戒断发生在中晚年，你会死去。」但现在它已没太多意义了。

「戒断对我有重大的意义，」欧德雷迪说道，「我是少数几个晨间服用美蓝极会感受到痛苦的人之一。我相信她们应该告诉过你会有这种事了。」

「我为您难过，大圣母。」

欧德雷迪研究着地图。它显示出有一长条沙漠刺向了北方，在中枢的东南方也有明显扩大的旱地，什阿娜就驻扎在那里。很快，欧德雷迪又将注意力放到了斯特吉身上，她正带着新的兴趣看着大圣母。

因为想到香料的黑暗面而突然停止动作！

「我们这个年代很少会去思考美蓝极的独特之处，」欧德雷迪说

道，「除了香料外，所有人类沉迷过的旧式毒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会缩减寿命，且带来痛苦。」

「我们学过，大圣母。」

「但是，你可能没学过，统治的手段会被我们对尊母的担忧而扭曲。政府对能源的贪婪（是的，即便是我们的政府亦然）能够把你丢入陷阱。如果你一直侍奉我，你能深刻体会，因为每天早晨你都能看到我受罪。让有关它的知识深入你体内，这是个死亡陷阱。不要成为漠然的推手，别成为漠视生命的系统里的一分子，就像尊母。记住，可接受的毒品对冷漠的公务员有用，因为可以征税来支付工资，或创造工作机会。」

斯特吉疑惑了：「但是，美蓝极可以延长我们的生命，提升健康，并且让胃口变好——」

她因欧德雷迪皱起的眉头而住嘴。

都是从侍祭手册里照搬来的信息！

「它还有另一面，斯特吉，你在我身上看到了。侍祭手册没有撒谎，但是，美蓝极就是毒品，我们都上瘾了。」

「我知道它并不对所有人都友善，大圣母。但是，您说过尊母不使用它。」

「她们用的替代品并没有什么有益之处，只不过能防止戒断带来的痛楚和死亡。它同样是种毒品。」

「我们的俘虏呢？」

「默贝拉以前用它，现在她用美蓝极。它们之间可以互换，有趣吧？」

「我……猜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大圣母，我注意到您从来没叫过她们荡妇。」

「像侍祭那样叫她们？啊，斯特吉，贝隆达作了个坏榜样。哦，我知道这种压力。」就在斯特吉想要反驳时，她说，「侍祭感觉到了威胁，她们看着圣殿，把它想成是对抗荡妇引起的长夜的堡垒。」

「差不多吧，大圣母。」斯特吉非常迟疑。

「斯特吉，这颗行星只是另一个暂居之处。今天我们去南方，你会想清楚这一点的。去找塔玛拉尼，告诉她准备出发，我们去见一下什阿

娜。不要和其他任何人提起。」

「是，大圣母。您是说让我也陪同前往吗？」

「我想让你陪在身边。去告诉你训练的那个人，她开始全权负责地图。」

斯特吉离开之后，欧德雷迪想到了什阿娜和艾达荷。她想和他交谈，他也想和她交谈。

摄影机纪录显示，这两人有时用手语交流，而且还用身体挡住了大部分的手势。那手势看起来像是旧式的厄崔迪战时密语。欧德雷迪认出了一些，但不足以判断他们交谈的内容。贝隆达想要什阿娜解释。「他们想保密！」欧德雷迪则更加谨慎，「再观察一阵子，或许会发生有趣的事情。」

什阿娜想要什么？

无论邓肯的头脑里在想什么，都会和特格有关。制造让特格恢复初始记忆的痛苦与邓肯的意图相悖。

昨日，欧德雷迪在工作台前打断邓肯时就注意到了。

「你晚了，达尔。」他并没有从手头的工作上抬起头。晚了？才刚到傍晚。

近几年他经常称呼她为达尔，当作一种挑衅，提醒她他痛恨鱼缸里的生活。挑衅刺激了贝隆达，她不喜欢他这么「该死的随便」。当然，他也称贝隆达为「贝尔」，邓肯并不吝啬使用他的针头。

想到这里，欧德雷迪停在了自己工作室的门口。邓肯朝着他控制台旁的台面砸了一拳：「特格应该值得更好的出路！」

更好的出路？他在想什么？

工作室外走廊里传来的动静打断了她的回想。斯特吉从塔玛拉尼处回来了，她先去了侍祭的待命室。向接替她的人交代地图的任务。

一大叠档案部纪录等在欧德雷迪的桌子上。贝隆达！欧德雷迪瞥了眼档案。不管她多努力分派任务，总会剩下一部分是她的顾问坚持只有统御大圣母才能处理的。这批新档案中的大部分来自贝隆达要求的「建议和分析」。

欧德雷迪触碰了她的控制台：「贝尔！」

档案部职员的声音响起：「大圣母？」

「让贝尔到我这里来！我要求她以那两条胖腿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到我这里来！」

不到一分钟，贝隆达站在工作台前，像是位受惊的侍祭。她们都能听懂大圣母的语气。

欧德雷迪拍了拍桌子上的档案堆，又立刻收手，仿佛触电了似的：「以魔鬼的名义，这些都是什么？」

「我们认为这些资料都很重要。」

「你觉得我有必要看所有的东西吗？摘要在哪里？工作不到位啊，贝尔！我不笨，你也不蠢。但是，这堆东西……这堆东西……」

「我已经尽可能授权……」

「授权？看看这堆东西！哪些我必须看，哪些我可以授权下去？没有摘要！」

「我会立刻弥补这个失误。」

「你确实必须立刻弥补，贝尔。因为塔玛和我今天要赶往南方，是一趟未公布的视察，并见一下什阿娜。我离开期间，你坐我的位置，看看你对这每天的差事有什么感觉！」

「能联系到你吗？」

「我会带上光缆和耳麦。」

贝隆达松了口气。

「贝尔，我建议你回到档案部，任命一个负责人。如果你还不开始变得像个当官的，我就快不行了。管好你自己的事！」

「真正的船是会颠簸的，达尔。」

贝尔这是在试着表现幽默吗？还有救！

欧德雷迪朝着投影仪挥了下手，塔玛拉尼在交通大厅的影像出现了。「塔玛？」

「什么事？」她没有从手头的工作上扭头。

「我们多快能出发？」

「差不多两个小时。」

「准备好了就告诉我。哦，斯特吉跟我们一起走，给她留个位置。」在塔玛拉尼回复之前，欧德雷迪就关上了投影。

自己也有应该要完成的任务，欧德雷迪想着。塔玛和贝尔并不是大

圣母忧心的唯一源头。

我们还剩十六个行星……其中还包括了巴塞尔，已然面临威胁。只有十六个！她把这想法搁在一边，没时间去想它。

默贝拉，我该不该见她……不，还可以等。新的督察会呢？让贝尔去处理吧。要解散社区吗？

新的离散任务带走了大量人员，迫使社区解体，组成了联合体。跑在沙漠前面！这让人沮丧，她感觉自己今天无法面对它。在旅行之前，我总是坐立不安。

欧德雷迪突然逃离工作室，在走廊里徘徊，看看受她监护的人表现如何，也在门口驻足，看看学生们在阅读什么，观察她们在接连不断的普拉那 - 并度训练中表现如何。

「你在读什么？」她对着某位年轻的二级侍祭问道，那侍祭正站在一间半黑屋子里的投影前。

「托尔斯泰的日记，大圣母。」

侍祭的眼光里隐含着一个问题：「您能在他者记忆里直接听到他的话吗？」这问题就在年轻女孩的嘴边！每当逮住和她独处的机会时，她们总是想尝试这种好玩的小诡计。

「托尔斯泰只是个姓！」欧德雷迪不耐烦道，「不过，你既然提到了日记，我猜你指的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伯爵。」

「是的，大圣母。」侍祭因为被指责而有点尴尬。

欧德雷迪放缓了语气，对着女孩引用了一句话：「『我不是条河，我是张网。』他在十二岁时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说了这句话。你不会在他的日记里找到这句，但这可能是他说过最有分量的话了。」

在侍祭表达谢意之前，欧德雷迪就转身离开了。我总是在教导！

她走入了主餐厅视察一番，摸了摸架子上罐子的内壁，查看是否油腻。甚至连教学主厨都紧张地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

厨房里正在准备午餐，雾气朦胧，香气扑鼻。令人愉悦的剁刀声和炒菜声依然在响着，但通常的笑语在她进来时都沉寂了。

她沿着长长的台面走了一圈，台面两旁厨师正忙碌。接着，她走向教学主厨的高台。他是个高壮的男人，面颊高耸，脸色红润，如同他处理的肉一样。欧德雷迪并不怀疑他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厨子之一。他的名

字很适合他：普拉西多·沙拉特。因为好几个原因，他在她的心里占据了一个温暖的位置，包括他曾培训过她的私人厨师。在尊母出现之前的日子里，重要的客人会被领着参观厨房，并享用特别的餐点。

「跟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资深厨师，普拉西多·沙拉特。」

他的普拉西多式牛肉是一道令大家称羡的美食。肉几乎是生的，配上不会喧宾夺主的香草和辣芥末酱汁。

欧德雷迪觉得这道菜有些另类，但从未说出口。

当沙拉特注意到她（在纠正了一位厨师某种酱汁的用法之后），欧德雷迪说道：「我想吃点特别的，普拉西多。」

他听懂了她的意思。想来点特别的料理时，她总是用这种开场白。

「炖牡蛎怎么样？」他建议道。

就像是跳舞，欧德雷迪想着。他和她都知道她想要什么。

「好极了！」她同意，并做出了自己的舞步配合，「不过，要清淡点，普拉西多，牡蛎不要煮得太熟。汤里放点我们自己的香芹粉。」

「再加点辣椒粉？」

「我一直都喜欢这样调味。千万要当心美蓝极，加一点点就好，不要放多了。」

「当然，大圣母！」他眼睛往上一翻，仿佛想到加多了美蓝极有多可怕，「香料太容易抢味了。」

「把牡蛎放到蛤汁里煮，普拉西多。我希望你能亲自顾着锅子，轻轻搅动，到牡蛎的边缘开始卷起就好了。」

「肯定会恰到火候，大圣母。」

「碗边倒上点热牛奶。不要煮开了！」

普拉西多听见她猜测自己会煮开牛奶，便露出惊愕的表情。

「在盛牡蛎的碗里放块奶油，」欧德雷迪说道，「把牡蛎汤汁直接倒在奶油上。」

「不加点雪利酒吗？」

「由你亲自来操刀我的特别料理，我真是太高兴了，普拉西多。我忘了雪利酒。」（大圣母从来不会忘了什么。大家都知道，这只是必经的舞步配合罢了。）

「汤里加三盎司的雪利酒。」他说道。

「记得把酒精蒸发掉。」

「当然！但是，我们也不能破坏了风味。你要油煎面包丁吗，还是咸饼干？」

「油煎面包丁，谢谢。」

欧德雷迪坐在餐厅凹室的一张桌子旁，吃下了两碗炖牡蛎，想起海之子时尝到的滋味。在她刚能把汤匙放进嘴里的时候，爸爸就让她品尝到这道菜，他亲自炖的拿手菜。欧德雷迪将这道菜教给了沙拉特。

她赞赏沙拉特对红酒的选择。

「我尤其喜欢你选了夏布利来搭配。」

「带有矿物风味的夏布利，这支口味坚硬锐利，大圣母。这是我们珍藏中的上品，能把牡蛎的味道衬托得更好。」

塔玛拉尼在凹室找到了她。有需要时，她们总是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她。

「我们准备好了。」塔玛的脸色有些不悦吗？

「今晚我们在哪里停留？」

「艾蒂奥。」

欧德雷迪笑了。她喜欢艾蒂奥。

因为我情绪不佳，所以塔玛在迁就我吗？或许，我们该放松一下注意力。

欧德雷迪跟着塔玛拉尼来到了交通厅，一边心想，老女人的一个特征就是喜欢坐运输管。地表的旅行让她烦躁。「到了我这个年纪，谁还想浪费时间？」

欧德雷迪不喜欢运输管，因它让人觉得封闭与无助。她喜欢地表和空中交通工具，只有在时间紧急时才会使用运输管。她倒是习惯用小运输管来传送便签和笔记。笔记不会有意见，只要能到目的地就行。

这想法总是会让她察觉，无论她往哪里去，交通网络都会随之调整。

在事物的中心地点（事物总是有一个中心地点），一个自动系统管理着通信，确保（多数情况下是）重要的信件能抵达目的地。

当不需要私人投递时（她们称之为「私投」），由加密的分拣器和光纤来保证通信的保密性。送往别的行星则是另一回事，尤其在当下这

个特殊时期。最安全的方法是派出圣母，用记忆力记住讯息，或是直接植入脑中。现在每个信使都服下了大剂量的谢尔，如果不靠谢尔护住讯息，T式探测仪甚至能读取死者的大脑。尽管送往行星之外的讯息全都加密了，但敌人可能会破解一次性的防护，风险极大。或许这就是那位拉比仍保持沉默的原因。

我为什么要在此刻思考这些事呢？

「多吉拉还没消息吗？」她问道。塔玛拉尼正准备进入车厢，她们一行中的其他人还在等着。这么多人。为什么这么多人？

欧德雷迪看到斯特吉在站台前方的尽头和一位通讯部侍祭交谈，至少还有六位来自通讯部的人在周围。

塔玛拉尼转过身来，显然有些愠怒：「多吉拉！我们都说了，一旦有消息，会立刻通知你的！」

「我只是问问，塔玛，只是问问。」

欧德雷迪顺从地跟着塔玛拉尼进了车厢。我应该在我的头脑里架一台监视器，质疑每个脑内产生的想法。侵入心智的作为背后总是有合理的原因。这就是贝尼·杰瑟里特的方式，贝隆达经常提醒她。

欧德雷迪对自己感到惊奇，意识到自己对贝尼·杰瑟里特做事方法的厌恶已不是一点两点。

让贝尔来操心这些事吧！

这是自由的时间，就像随着身边汹涌的洋流一起沉浮。

海之子懂得洋流。

23

时间不会计数。你只须回顾循环就明白了。

—雷托二世（暴君）



「看！看我们都成什么样了！」拉比哭泣着。他盘腿坐在冰凉的弧形地板上，围巾拉到了头顶，几乎遮住了整张脸。

他所处的房间很昏暗，还回荡着细微的机器声，让他觉得自己很虚弱。如果这些声音能停下就好了！

利百加站在他面前，双手叉腰，脸上一副疲倦无奈的表情。

「不要就那个样子站着！」拉比命令道。他从围巾下抬起了眼睛，瞥了她一下。

「连你都绝望了，我们岂不是真没救了？」她问道。

她的话激怒了他，让他暂时放下了不请自来的情绪。

她竟敢教导我？但是，智者不是说过，野草也能传授知识吗？一阵长长的叹息之后，他颤抖着让围巾落在肩头。利百加扶他站了起来。

「一间无现空间，」拉比喃喃自语着，「在这里，我们躲着……」他的目光往上看着黑色的天花板，「在这里最好也别提名字。」

「我们躲避不可说之人。」利百加说道。

「就连逾越节都得关好这扇门，」他说道，「不然陌生人会如何长驱直入？」

「我们不欢迎某些陌生人。」她说道。

「利百加，」他垂下了头，「对我们来说你不只是个试炼，还是个麻烦。秘密以色列的这间小小房间在你的流亡之路上收留了你，因为我们理解—」

「别再这么说！你无法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是我的问题吗？」她靠近了他，「问题在于，如何与这么多过去的生命接触的同

时，仍保持自己的人性。」

拉比缩紧了身躯。

「你不再是我们中的一分子了吗？那你是贝尼·杰瑟里特吗？」

「当我变成贝尼·杰瑟里特后，你会知道的。在我看见自己时，你会看到我看见了自己。」

他的眉头皱紧了：「你在说什么？」

「镜子在看着什么，拉比？」

「哼！猜谜语吗？」然而，他的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眼睛里也再次露出坚毅的目光。他环顾着房间，他们有八个人在这里—超过了这地方的容量。一间无现空间！它的建造过程无比艰辛，所需的丁点材料都须走私进来。空间很小，十二点五公尺长，他自己测量过。它的形状类似古时候的酒桶横放，横截面呈椭圆形，两头都是个半球。天花板距离他的头顶不超过一公尺，中间最宽的部位也只有五公尺，地板和天花板的弧度让它显得更为狭窄。风干的食物和回收水，是他们赖以维生的一切，能支持多久呢？如果没被找到，大概能支撑一个标准年。他不相信这东西的安全性。机器在发出那么奇怪的声音。

他们爬进这个洞时已经是傍晚了，现在外面肯定天黑了。他们剩下的人在哪里？有的人逃往了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一个避难所，有的人去讨回过去积攒的人情债和承诺。有些人能存活下来，或许比残存于此的人有更高的生存机会。

通往无现空间的入口藏在一口灰烬坑里，灰烬坑旁边还有一根独立的烟囱。烟囱的钢筋里含有利读联晶，能将外部的景象投射到里面。灰烬！这房间闻上去仍然有一股烧东西的味道，而且它的回收室内已经传来了下水道的味道，说它像厕所都不过分！

有人靠近拉比身后：「搜查者正在离开。幸好我们及时得到了警告。」

说话的是约书亚，正是他建造了这间无现空间。他是个矮瘦的男人，长着倒三角脸，尖下巴，黑色的头发复盖在宽阔的前额上，棕色双眼的眼距很宽，看着外头的样子好像总是在琢磨着什么，让拉比不信任他。和他的知识量相比，他过分年轻了。

「又能怎么样呢？」拉比说道，「他们还会回来的，到时候你就不

会觉得我们幸运了。」

「他们不会猜到我们躲得离农场这么近，」利百加说道，「搜查者更在意怎么抢东西。」

「这是贝尼·杰瑟里特的高见吗？」拉比说道。

「拉比！」约书亚的语气里竟然有责备的意思！「你不是讲过很多次，那些宽以待人的人有福了吗？」

「每个人都成了老师啦？」拉比说道，「那谁能告诉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然而，他必须承认约书亚说得有道理。逃亡的痛苦让我心烦意乱。我们小小的离散，但是我们并非从巴比伦离散出去，我们藏在了一个……一个避风地窖！

这想法让他冷静了下来。风暴总会停歇。

「谁在掌管食物？」他问道，「我们必须一开始就做好配给。」

利百加松了一口气。拉比的波动糟到了极点，要么太情绪化，要么太聪明。现在，他再次控制了自己，接下来他将回归到聪明那侧，但程度也必须抑制些。贝尼·杰瑟里特的意识让她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全新的视角。我们犹太人太敏感了。看看那些知识分子就知道了！

这是女修会独有的看法。任何倚赖知识分子功绩的团体都具有重大的缺陷。她无法拒绝兰帕达斯众人提供的证据，只要她有任何犹豫，兰帕达斯的发言人会把证据一字排开来说服她。

想到这里，利百加几乎觉得追寻记忆的奇想是种享受。知道了更久以前发生的事，迫使她摒弃了自己早年的想法。过去她按他人要求，相信了那么多现在看来很可笑的事情。神话和幻想，不过是极端孩子气行为的产物。

「我们的神应该跟着我们一起成熟。」

利百加忍住了笑。发言人经常对她这么做—在你的肋骨边轻推一下，而且她知道你会感谢她。

约书亚回到了他的设备旁，她看到有人在检查食物清单。拉比以一贯的紧张注视着一切，其他人躺在室内暗处的帆布床上睡觉，身上盖着毯子。看着这些，利百加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让我们摆脱无聊。

「你想当游戏裁判员？」

发言人，除非你有更好的建议，否则不要对我的同胞指手画脚。

无论她想怎么评论这些体内的对话，无疑它们都与现实息息相关——过去和这间房间有关，这间房间又和她对后果的猜测有关。这是贝尼·杰瑟里特赐予的礼物。不要去想「未来」。要说命中注定？那你与生俱来的自由去哪里了？

利百加以全新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出生，它让自己踏上了未知的征程，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和喜悦。现在，她们只是沿着生命的河流拐了个弯，碰到了攻击者。再拐一个弯，说不定会碰到大瀑布，但也有可能是一长段和平的美景。这里藏着预知的魔力诱惑，穆阿迪布和他的暴君儿子都未能逃脱。神谕通晓未来！兰帕达斯的众人已教了她不要去寻找神谕。知晓可能比不知晓更让人烦恼，只有未知才能让人感觉到新事物的甜蜜。拉比明白吗？

「谁能告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问道。

这真是你想要的吗，拉比？你不会喜欢你听到的答案，我保证。从神谕揭示未来的一刻起，你的未来便成了过去。你将在无聊中哭泣，没有新的事物，永远不会有了。在启示揭晓的那一刻，一切都变旧了。

「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能听见你说。

没有残暴，没有野蛮，没有暗自的喜悦，也没有开怀的欢乐，一切都是意料之中。就像虫洞中远去的运输管列车，你的生命加速驶向终点。就像车厢里的飞蛾，你用翅膀拍打着车门，喊着命运让你出去。「让列车神奇地转个方向。让新鲜的事发生！不要让我已见过的可怕事物发生！」

突然，她意识到这一定是穆阿迪布的痛苦。他向谁发出了乞求？

「利百加！」拉比在叫她。

此刻他站在约书亚身边，她走上前去，看着约书亚的设备上展示着外面的黑暗世界。

「暴风雨快来了，」拉比说道，「约书亚认为它会把灰烬变成一坑水泥。」

「很好，」她说道，「这就是我们把无现空间建在这里，而且进来时还不关上盖子的原因。」

「但是，我们怎么出去呢？」

「我们有工具，」她说道，「即便没有工具，我们还有手。」

> 指引护使团的主要理念是，要有目的地引导大众。我们相信辩论的目的在于改变真相的本质，这一点深深地烙刻在我们的信念里。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应当利用我们的权力，而不是武力。
>
> —终章



对邓肯·艾达荷来说，自从他对幻象和尊母行为的洞察不断加深之后，无现星舰上的生活开始有一种诡异的棋局气氛。特格的加入不仅是多了一个玩家，更是一个掩人耳目的招数。

这天早上，他站在控制台旁，意识到这场棋局和他自己的过去有雷同之处，他也曾是个苏亡人儿童，住在贝尼·杰瑟里特的伽穆主堡里，老去的霸夏是他的武术教师。

教育。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教育都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视的事。还有警卫，虽然在无现星舰中不怎么引人注目，但她们总是待在岗位上，如同在伽穆时一样。还有她们的监视设备，经过艺术性地伪装，与环境混为一体。他在伽穆时已成了躲避监视的高手，在这里，有了什阿娜的帮助，他把逃脱升华成了艺术。

他身边的警戒已降到了很低的水准，警卫不再携带武器，但她们大多是圣母，有几个是高级侍祭。她们并不认为自己需要武器。

无现星舰中有些事物创造了自由的幻象，主要是它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这艘星舰很大，他不清楚有多大，但他能前往好几层甲板，而且走廊的长度超过一千步那么长。

运输管、隧道、用悬浮小舱运送他的交通管路、直升电梯、传统的门厅和宽阔的走廊，它们的舱门碰一下就能嘶嘶地打开（或保持关闭：禁止入内！）—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在记忆中定格，成了他自己的地盘，他自己的私人领地，一个与警卫眼里截然不同的地方。

将星舰降落到地面并保持运作需要巨量的能源，女修会无法以普通的方式来估算她们付出多大的代价。贝尼·杰瑟里特财务部的审计师所审核的不仅是钱，不是太阳币或其他可模拟的货币。她们还计入了她们的人民、食物、千年后才到期的应收帐款——款项通常以实物支付，包括物质资源和忠诚。

付钱，邓肯！我们在向你催帐！

这艘舰艇不仅是座监狱。他以晶算师能力推测出几种可能性。主要功用是座实验室，圣母试图破除无现星舰影响人类感官的能力。

一张无现星舰棋盘，一座巨型迷宫，只是为了关住三名囚犯？不，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这棋局有秘密的规则，有些他只能靠猜测。但是，当什阿娜加入棋局时，他安心了许多。我知道她有自己的计划。当她开始练习尊母技能时，她心中另有算盘一事就开始变得昭然若揭。她使我的训练对象能力更臻完善！

什阿娜需要默贝拉私密的信息，还有更多——他的多重生命对结识的那些人的记忆，尤其是暴君的记忆。

而我需要贝尼·杰瑟里特的信息。

女修会让他保持着最低的活动量，想以挫折感来增强他的晶算师能力。他感觉到星舰外有件天大的事正在发生，但自己并不是那件事的核心。在欧德雷迪向他提问时，会透露有关困境的丁点信息，透露一些诱人的碎片。

这些片段的资料足够设定新的已知条件吗？缺了那些他的控制台拒绝显示的资料就不行。

这也是他的困境。该死的！他处于她们困境之中的困境中，他们都被困住了。

一周前的下午，欧德雷迪站在这座控制台旁，殷切地表示女修会的资料资源已对他「门户大开」。她就站在这里，背对着控制台，随意地靠在上面，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她与成人迈尔斯·特格有时相像得怪异。甚至连交谈时必须站着的习惯都一样（是一种强迫症吗？）。她也不喜欢犬椅。

他知道自己了解她的动机和计划的梗概，但他无法相信贝尼·杰瑟里

特。在伽穆之后再也不会了。

陷阱和诱饵，她们就是这么利用他的。他尚属幸运，没有走上沙丘的命运。那星球已是一具空壳，贝尼·杰瑟里特榨干了它。

每当烦躁时，艾达荷喜欢窝在控制台前的椅子里。有时，他会坐上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头脑试图去理解星舰上强大的资料资源的复杂性。系统能辨认出进入的任何人。它肯定配备了自动监视系统。它必须知道谁在说话，谁在提要求，谁是当前的指挥官。

飞行电路拒绝了我想突破封锁的尝试。是离线状态吗？警卫是这么说的。但是，星舰自有一套辨认出谁进入了系统的方式—他知道金钥就在其中。

什阿娜会帮忙吗？相信她也是场危险的赌博。有时，她看着他在控制台旁的样子，会让他想起欧德雷迪。什阿娜是欧德雷迪的学生。他想到这里总会突然清醒。

她们对他如何使用航舰系统有什么兴趣吗？这还用问吗？

在这里的第三年，他做到了让系统替他隐藏资料，而且是用他自己的金钥完成的。为了骗过犀利的摄影机，他用日常行为隐藏了他的秘密。明面上是植入了供今后取用的资料，但暗藏着有加密的第二讯息。对晶算师来说很容易，这通常只是个把戏，用来探查航舰系统的潜力。他把自己的资料埋入了一个随机垃圾箱里，不期待能恢复。

贝隆达怀疑过，但当她质问他时，他只是笑了笑。

我藏起了我的历史，贝尔。我身为苏亡人的一连串生命—所有的生命，一直回溯到初始的非苏亡人。我记得的这些生命中的私密时分，都被丢进了这片鲜活记忆的垃圾场。

现在，坐在控制台前，他感慨万千。禁闭折磨着他。不管监狱的规模有多大，内容有多丰富，它仍然是座监狱。一段时间以来，他知道自己能够逃离的可能性很大，但是默贝拉，加上他对他俩的两难境地不断加深的理解，拖住了他的手脚。他觉得自己成了思维上的囚徒，如同他的身体是这个庞然巨物和警卫们的囚徒一样。无现星舰是个装置，是个工具，是在危险的宇宙里潜行的方式。甚至在有预知力的搜捕者面前都能隐藏你和你的企图。

靠着多次人生累积的技能，他能够用既精确又不缺省立场的目光来

审视四周的环境，那是种晶算师培养出的纯真态度。觉得自己懂得了什么，必定会导致自己出现盲点。渐渐踩下学习煞车的并非增长的年龄（晶算师学到的都是这一套说法），而是不断累积的「这件事我懂了」。

女修会开放给他使用的资料资源（如果它们靠得住的话）引发了新的问题。在大离散时期，针对尊母的反抗是如何组织的？显然有某些组织（他觉得称他们为势力不合适）狩猎过尊母，与尊母狩猎贝尼·杰瑟里特的方式一致。如果伽穆的证据可靠的话，她们也被屠戮过。

是混合人和驯兽师吗？他做出了一个晶算师推测：某个忒莱素的旁系在第一次大离散时实施了基因操控。他在幻象里看到的那两个人，是他们创造了混合人吗？那对男女是幻脸人吗？还是脱离忒莱素尊主的独立个体？在大离散时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该死！他需要接触更多的资料，更多有效的资源。他目前的资源离充分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尽管只是功能有限的工具，但他的控制台仍可以改造来应对更多需求。然而，他的改造瘸了。他需要以晶算师的步伐大步向前！

我被束缚了手脚，这样不对。欧德雷迪不信任我吗？她是厄崔迪家的人，可恶！她知道我欠她的家族什么。

欠了不只一条命，债从未被偿还！

他知道自己在烦躁。突然，他灵光一现。晶算师的烦躁！这是个信号，表明他已站在了突破的边缘。来做个初步推测！她们还有什么跟特格相关的事没告诉他？

问题！没有提出的问题抽打着他。

我需要洞察力！洞察并不一定跟距离远近有关。你也能从内心获得洞察，只要你的问题没有扭曲失真就行。

他感觉到，贝尼·杰瑟里特的经验在某处（或许甚至在贝尔全神戒备守护的档案部里）有碎片缺损了。贝尔应该感谢我！一个晶算师同伴肯定能体会此刻的激动。他的思路像是一堆散落的马赛克，他已掌握了其中大多数，即将能拼成图案了。马赛克和解决方案无关。

他能听到他的第一位晶算师老师在说话，头脑里回响着他的声音：「用平衡的方式组织你的问题，并将已知数据丢入天平的一侧或另一

侧。在任何情况下，答案都会造成不平衡。不平衡则揭示了你寻找的东西。」

是的！用合理的问题制造不平衡，是属于晶算师式的杂耍。

默贝拉在前一天晚上说了些话，她说了什么？他们躺在她的床上，他想起他看到了投影在天花板上的时间：九点四十七分。他当时还在想：投影也会消耗能量。

他几乎能感觉到星舰能量的流动，这个巨大的幽闭之所与时间隔绝，精密的机器制造了拟态，没有什么装置可以将其从自然环境背景中分辨出来。除非它处于目前的待机模式，只能阻隔预知力，无法阻隔肉眼。

默贝拉在他身边，她是另一种能量，他们俩都意识到了有某种力量试图将他们拉在一起，而压制这种相互吸引需要能量！性吸引在增强、增强，不断增强。

默贝拉在说话。是的，没错。奇怪的自我分析。她的生命已抵达了一种新的成熟阶段，她成了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女修，意识和信心增强了，一种强有力的事物在她体内成长。

每当他辨认出这种贝尼·杰瑟里特式的变化时，都会感到哀伤。我们分开的日子又更近了。

默贝拉仍在说话：「她（通常这个她是指欧德雷迪）一直让我评估我对你的爱。」

艾达荷回想起这个场面，便让它在脑海里继续重播。

「她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你怎么说的？」

「*Odi et amo. Excrucior.*」

她用一边手肘支起了身子，低头看着他：「这是什么语言？」

「非常古老的语言。雷托让我学过。」

「翻译。」既霸道又强硬，这是她旧时的尊母自我。

「我既恨她，又爱她。备受折磨。」

「你真的恨我吗？」她不敢置信。

「我恨的是自己被关着，无法做自己的主宰。」

「如果可能的话，你会离开我吗？」

「我希望可以随时重复做出这个决定。我想要做主。」

「它是盘棋局，其中有个棋子动不了。」

就是这句了！她的话。

想起来之后，艾达荷并未感觉兴奋，只是觉得仿佛在长眠之后，双眼突然睁开了。一盘棋局，其中有个棋子动不了。棋局。这是他对无现星舰和女修会在此处进行的勾当的看法。

对话还没有结束。

「这艘航舰是我们特殊的学校。」默贝拉说道。

他只能同意。女修会加强了他的晶算师能力，他能掩藏资料，也能展示出尚未顺利完成的资料。他感觉到这份能力将引领他到何处，因而忧心忡忡。

「你清空了神经通道。你阻挡了分心和无用的幻想。」

你将自己的反应引导到了那个危险的模式，每个晶算师都被警告过要避免。「你会在那里迷失自己。」

学生们被领着去参观植物人──也就是「失败的晶算师」，维系住他们的生命只是为了向学生展示危险性。

然而，那个模式多么诱人啊，你能感觉到它的力量。没有未知。一切都成了已知。

在恐惧的迷雾中，默贝拉在床上朝他转过身，他感觉情欲几乎快要爆炸了。

还没到时候。还没到时候！

他们中的一人还说了些什么。是什么？他最近在思考，要用逻辑当作揭露女修会动机的工具，其局限性在哪里。

「你经常尝试分析她们吗？」默贝拉问道。

她太诡异了，能说出他内心的想法。她不承认她会读心术：「我只会读你，我的苏亡人。你是我的，你知道的。」

「反之亦然。」

「太正确了。」有点像是在嘲弄，但它掩盖了某种更深层、更扭曲的东西。

对人类心理所作的任何分析都有个陷阱，他这么说：「觉得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给了你做出很多异常之事的借口。」

异常行为的借口！这是他的马赛克拼图中的又一块。他更了解棋局了，但却受到罪恶感和责怪回击。

默贝拉的声音几乎像是在深思：「我猜用心理创伤这个理由差不多能把一切都合理化。」

「把整颗行星化为焦土也能如此合理化吗？」

「这种行为带有一种残酷的自主涵义。『她』说做出果断的决定能锻炼你的心理，给你一种在压力之下可以仰仗的自我认同。你同意吗，我的晶算师？」

「这个晶算师不是你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没什么力量。

默贝拉笑了，躺回她的枕头上：「你知道女修会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吗，我的晶算师？」

「她们想要我们的孩子。」

「哎，何止啊。她们想要我们自愿加入她们的梦想。」

又一片马赛克！

但是，除了贝尼·杰瑟里特，还有谁知道那个梦呢？女修们都是演员，总是在演戏，面具之下实在没泄漏过什么。真实的自我被紧紧封闭在高墙内，只有在必要时才会显露点滴。

「她为什么保留那幅古代的画？」默贝拉问道。

艾达荷觉得自己的胃抽紧了。欧德雷迪保留在卧室的那幅画，文森·梵高的〈寇迪威尔的小屋〉，她曾给他带来画作的全息纪录。差不多一个月之前的深夜，她把他从床上叫醒。

「你问我对人性的掌握，这就是了。」她把全息投影伸向他睡意朦胧的双眼。他坐起身盯着那东西，想要搞明白。她怎么了？欧德雷迪听起来很激动。

她把全息投影交到他手里，然后打开了所有的灯，使房间里的物事都立刻显露出明确的形体，所有东西都有一种淡淡的机械风格，你预期在无现星舰上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这种路数。默贝拉在哪里？他们是一起入眠的。

他注视着全息投影，画作让他产生了莫名的感动，仿佛将他与欧德雷迪连接在了一起。她对人性的掌握？全息投影在他手里感觉冰冷。她从他手里接过它，放在桌子上。他仍然在盯着它，她找了把椅子在他身

边坐下。坐下了？有东西促使她待在他身旁！

「这幅画是古老地球上的一个疯子画的。」她说道，并把脸凑近他，两人一起看着画作的全息投影。「看！人类的一瞬间被压缩其中。」

被捕捉在风景画里？是的，该死的，她说得对。

他盯着全息投影。多漂亮的颜色啊！不仅是颜色，还有整体。

「大多数的现代艺术家会嘲笑他使用的技巧。」欧德雷迪说道。

在他欣赏的时候，她就不能闭嘴吗？

「这个人是个伟大的记录仪，」欧德雷迪说道，「人类的手、人类的眼、人类的精华，都集中到了这个人的意识中，他挑战了界限。」

挑战了界限！更多的马赛克。

「梵高使用了最原始的材料和画具，」她听上去就像是喝醉了，「穴居人都认得出的颜料！画在他自己都能制作的画布上。很有可能是他本人用毛和树枝制作了画具。」

她触摸着全息投影的表面，她的手指在高高的树丛间投下了阴影。「按照我们的标准，文化水准仍属原始，但看到他画出什么了吧？」

艾达荷感觉自己该说些什么，但找不到合适的词语。默贝拉在哪里？为什么她不在这里？

欧德雷迪抽回了手指，她接下来的话语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内心。

「这幅画说明了你无法压制野性，不管我们如何避免，野性仍然会在人类中产生。」

在她说话时，艾达荷的目光勉强离开了全息投影，一直盯着她的嘴唇。

「文森告诉了我们，我们的同伴们在大离散中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

这位早已死去的画家？诉说着大离散？

「在那远方，她们做了一些我们无法想像的事，而且现在也还在做。野性的事！参与离散的爆炸性的人口确保了这件事发生。」

默贝拉从欧德雷迪身后冒了出来，松软的白色长袍绑着腰带，光着脚。她刚淋完浴，头发还是湿的。原来她是去沐浴了。

「大圣母？」默贝拉的声音懒洋洋的。

欧德雷迪没有完全转身，扭着头说道：「尊母认为她们能预测和控制每一股野性。一派胡言。她们甚至连自己身体里的野性都控制不了。」

默贝拉绕到床脚，疑惑地盯着艾达荷：「我好像错过了你们的对话。」

「平衡，这才是关键。」欧德雷迪说道。

艾达荷的注意力仍然放在大圣母身上。

「人类可以在奇怪的表面保持平衡，」欧德雷迪说道，「甚至在不可预料的表面。它叫作『跟上节奏』，伟大的音乐家都懂。我还是个孩子时，在伽穆上看过冲浪者，他们也懂。有些浪会打翻你，但你做好了准备。你再次爬上板子，开始冲浪。」

不知何故，艾达荷想起了欧德雷迪说过的另一句话：「我们没有储藏室，我们回收利用所有的东西。」

回收，循环。圆的一部分。拼图的碎片。

他开始发散思维，并知道得更多了。不是用晶算师的方式。回收——他者记忆不是阁楼上的储藏室，而是她们视作可回收利用的东西，这意谓她们利用她们的过去，只是为了改变和更新。

跟上节奏。

从一个自称避免接触音乐的人口中说出，这比喻挺奇怪。

回忆到了这里，他感觉着自己的精神拼图。它已经变成了一团乱麻，位置都不对，每片拼图似乎都无法和其余的拼在一起。

但它们拼在一起了！

大圣母的声音仍然在他的记忆里继续说话。对话还没有结束。

「懂得这道理的人都懂得它的精髓，」欧德雷迪说道，「他们警告你，不要思考你正在做的事，那样肯定会失败。你只要做就行了！」

不要思考。要做。他觉得混乱。她的话让他启用了非晶算师的本领。

这是贝尼·杰瑟里特的诈术！她是故意的，她知道有什么后果。有时他能感觉到她散发的感情，但现在这感情在哪里？她会关心被她如此对待的人的福祉吗？

当欧德雷迪离开他们时（他没有注意她什么时候走的），默贝拉坐

在床上，拉了拉膝盖处的睡袍。

人类可以在奇怪的表面上保持平衡。他的头脑在转动：拼图的碎片想要找到彼此的关系。

他感觉到宇宙中出现了新动向。那两个出现在幻象中的人？他们也是当中的一部分。他知道，但说不出为什么。贝尼·杰瑟里特是怎么说的来着？「我们改变旧的风尚和旧的信仰。」

「看着我！」默贝拉说道。

魅音？不怎么像，但他确信她曾试着用过；而且，她并没跟他说，她们在训练她使用这种巫术。

他看到她绿色的双眼射出了奇怪的目光，知道她想起了以前的伙伴。

「永远不要企图比贝尼·杰瑟里特更聪明，邓肯。」

是说给摄影机听的吗？

他无法确定。近来，这双眼睛背后的智慧牢牢吸引了他。他能感觉到智慧在成长，仿佛她的老师吹起了一个气球，默贝拉的智慧如同她肚子里的新生命一样在膨胀。

魅音！她们对她做了什么？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他知道她们在做什么，她们正在从他身边抢走她，把她变成一个女修。不再是我的爱人，我美妙的默贝拉。她成了一个圣母，冷漠地算计着她所做的一切。一个女巫。谁会爱一个女巫？

我会，而且直到永远。

「她们抓住了你的盲点，利用你为她们做事。」他说道。

他能看到自己的话起作用了，她已经从陷阱中醒来。贝尼·杰瑟里特真是太聪明了！她们诱惑她进了她们的陷阱，让她瞥见了事物的丁点局部。她所瞥见的牢牢地吸引了她，就如同将她和他吸引在一起的磁铁。对于尊母，这是种异常愤怒的觉醒。

我们诱惑别人！我们不会被诱惑！

但是，这是贝尼·杰瑟里特的诱惑，她们的级别可不一样。她们几乎要成了她的「姊妹」了。为什么不承认？而且，她想要她们的技能。她想结束试用期，在舱壁外进行真正的训练。她难道不清楚，为什么她们还在试用她吗？

她们知道她仍然在陷阱里挣扎。

默贝拉脱下了长袍，爬上床，躺在他身边。她没有碰他，但是两个身体之间保持着紧张的接近感。

「她们原本打算要我替她们控制什阿娜。」他说道。

「就像你控制我一样？」

「我控制你了吗？」

「有时我觉得你很滑稽，邓肯。」

「如果我不能自嘲，那我就真的迷失了。」

「你也会嘲笑那个自以为幽默的自己吗？」

「我最先嘲笑的就是他。」他翻身看着她，手拢在她的左边乳房上，感觉乳头在掌心变硬，「你知道我从没断奶吗？」

「在你所有的……」

「一次都没有。」

「我能猜到。」一丝微笑从她的嘴角浮现，然后两人突然都笑开了，紧紧抱在一起，笑得停不下来。默贝拉说道：「该死，该死，该死。」

「谁该死？」在他的笑声逐渐平静下来后，他们不情愿地分开了。

「不是谁，而是命运。该死的命运！」

「我不觉得命运会在意。」

「我爱你，如果我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圣母，我不应该爱你。」

他痛恨这些像是自怨自艾的话题。还是开玩笑吧！「你成为不了任何合格的东西。」他按摩着她怀有身孕的大肚子。

「我能！」

「她们制造你的时候，把合格这个词给忘了。」

她推开他的手，坐了起来，低头看着他：「圣母绝不应该去爱。」

「我知道。」我的悲愤太明显了吗？

她仍沉浸在自己的烦恼里：「当我迎来香料之痛……」

「要爱！我不喜欢你和痛扯上关系。」

「我要怎么避免？我已经身在急流中了，很快她们就要让我全速前进了。那时，我的速度会很快。」

他想转头，但她的眼睛阻止了他。

「真的，邓肯，我能感觉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和怀孕差不多。过了某个时间点之后，再想放弃就危险了，必须坚持到底。」

「我们彼此相爱！」他强迫自己的想法从一个危险走向了另一个危险。

「她们不允许。」

他抬头看着摄影机：「监视者在看着我们，她们有尖牙。」

「我知道，我现在就在跟『她们』说话。我对你的爱不是个缺陷，她们的冷漠才是缺陷。她们和尊母一样！」

一盘棋局，其中有个棋子动不了。

他想叫喊，但是，摄影机背后的听众能听到的不只是他的喊声。默贝拉是对的。觉得自己比圣母聪明是件危险的事。

她低头看着他，眼里似乎起了层薄雾：「你刚才的样子太奇怪了。」他察觉到了她未来变成圣母的样子。

别再想那件事了！

谈论他奇怪的记忆有时能转移她的注意力。她觉得他的前世让他从某些方面变得像是个圣母。

「我死过好多次。」

「你都记得？」每次都是同样的问题。

他摇了摇头，不敢再说什么，以防监视者解读出什么不利的东西来。

不是死亡和再生。

这些事情重复多了之后就变得无聊，有时他甚至懒得把它们放到秘密的资料垃圾箱里。不，是与其他人相遇的独特经历，那一连串的回忆。

这就是什阿娜声称想从他身上得到的东西。「亲密的琐事。所有的艺术家都想要。」

什阿娜不知道她提出了怎样的要求。所有这些活生生的经历创造了新的意义，模式中的模式。不起眼的小事，却染上沉痛的辛酸，他没办法与任何人分享……甚至与默贝拉也无法。

一只手按在我手臂上的触感。一个孩子的笑脸。攻击者眼中的闪光。

无数的平凡之事。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我今晚只想跷起二郎腿，好好歇一歇。别想让我动。」

这些都成了他的一部分，全都混入了他的性格。生命已将它们塑造成无法分离的一部分，他无法向任何人描述。

默贝拉没看着他，直接说道：「在你的那些生命里有很多女人。」

「我从来没数过。」

「你爱她们吗？」

「她们死了，默贝拉。我能保证的，就是在我的过去里没有妒忌的鬼魂。」

默贝拉熄灭了灯球。他闭上眼睛，感觉到黑暗笼罩了他们。她爬进他的臂弯。知道她需要拥抱，他紧紧地搂住她，但头脑里仍在琢磨着自己的事情。

一份古老的记忆展示了一位晶算师老师的格言：「最明确的关联也可能在一瞬间变得无关。晶算师应该用喜悦的心看待这种时刻。」

他感觉不到喜悦。

所有在他体内延续的生命都蔑视晶算师眼中的关联。一个晶算师的宇宙在每刻都是不同的，没有旧的，没有新的，没有古代的继承，没有真正的「已知」。你是网，你存在的目的只是检查网中的收获。

什么东西没能钻过去？这次我用的是多密的网？

这是晶算师的观点。但是，忒莱素人不可能使用了所有艾达荷苏亡人的细胞来创造他，他的细胞在一连串采集中肯定有空缺。他已经辨认了许多空缺。

然而，我的记忆没有空白。我记得一切。

他是独立于时间的网。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在那个幻象里看到人的原因……网。这是晶算师意识唯一能提供的解释，如果女修会猜到了，她们会吓坏了。不管他否认多少次，她们都会说：「又一个魁萨茨·哈德拉克！杀了他！」

那就自己来吧，晶算师！

他知道自己掌握了大部分的拼图，但是它们仍然无法拼成令晶算师茅塞顿开的问题组合。

一盘棋局，其中有个棋子动不了。

异常行为的借口。

「她们想让我们自愿加入她们的梦想。」

挑战了界限！

人类可以在奇怪的表面保持平衡。

跟上节奏。不要思考，做就对了。

25

最出色的艺术是对生活有力的模仿。如果它模仿了一个梦，那它一定是有生命的梦。否则，我们无法与艺术共鸣，我们无法链接。

—达尔维·欧德雷迪



午后不久，她们开始向南方的沙漠进发。欧德雷迪发现，乡村的样子已和三个月前的那次视察显然不同。她感觉选择了地面交通工具是正确的，厚厚的合成玻璃，不光能阻隔沙尘，还能展示给她们更多的景色。

干燥多了。

她这一行人都挤在一辆相对轻型的车里—包括司机在内总共可以坐十五人。没有运用地面效应5时，它依靠的是悬浮器和精巧的喷射动力。在光滑的路面上，速度能达到每小时三百公里。她的随行人员（太多人了，都因为塔玛拉尼过分热心）坐在后面的巴士上。巴士里还装着换洗衣服，以及停车休息时所需的食物饮料。

斯特吉坐在欧德雷迪的旁边，刚好在司机的身后。她说：「我们没法在这里下一场小雨吗，大圣母？」

欧德雷迪嘴唇抿紧了。沉默是最好的回答。

她们出发时就耽搁了。当她们在站台上集合完毕准备出发时，贝隆达派人送来了一条讯息。又一场灾难的报告临时需要统御大圣母亲自处理！

在这种为数不多的时刻里，欧德雷迪感觉自己的工作就像是个官方的口译员—走到站台的边缘，告诉她们讯息中写了什么。「各位姊妹，今天我们得知尊母又摧毁了我们的四颗行星。我们的范围又缩小了许多。」

只剩下十二颗行星了（还包括巴塞尔），无脸的猎手，手中高举斧头，愈来愈近了。

欧德雷迪感觉到峡谷在她身下张大了嘴。

她命令贝隆达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公布这条最新的坏消息。

欧德雷迪看着她身边的车窗外。什么时候才适合公布这种消息呢？

她们往南行驶了三个小时多一点，釉面的道路如同一条绿色的河流在她们眼前延展。路带着她们穿过了一片软木橡树林，树林一直从山边蔓延到了山嵴上。在管理不如果园那么严格的农园中，橡树长得如同一个个地精。一排排蜿蜒的小土坝排到了山顶，最初的农园沿着自然的轮廓展开，现在梯田已经被高高的棕色野草遮掩了。

「我们在那里种松露。」欧德雷迪说道。

斯特吉还有更多的坏消息：「我听说松露有麻烦了，大圣母。雨水不够。」

没有松露了？欧德雷迪盘算着是否要从后面叫个通讯侍祭来，问一下气象部是否能缓解这里的干旱。

她往后看了一眼助理们。整整三排，每排四个，都是能拓展她观察力和执行她命令的专家。再看看跟着她们的巴士！那是圣殿上的大型车辆，至少三十公尺长！挤满了人！沙尘卷起，裹挟着它。

塔玛拉尼遵照欧德雷迪的命令坐在那辆车里。每个人都在想，大圣母被惹怒时会变得尖酸。塔玛带上了太多人，但欧德雷迪发现得太晚了，已来不及更改。

「这可不像是视察！更像是一次该死的入侵！」跟着我一起演，塔玛。一场小小的政治秀，让过渡更容易。

她将注意力放回到司机身上，这位车里唯一的男性，克莱比，是个尖酸的车辆专家。他的脸庞皱成一团，肤色像是新翻的潮湿土地。他是欧德雷迪最钟爱的司机，车开得又快又稳，并且能意识到机器的极限。

她们爬上了山顶，软木橡树变得稀疏，另一面的山脚下有一片包围在果园里的社区。

在这种光线下看上去真美，欧德雷迪想着。低矮的建筑，白色的墙壁，铺着橙色瓦片的屋顶。远处的山坡下有一条覆盖着拱形顶棚的通道，通道的尽头有一座高大的建筑，那是地区办公室所在。

这景象让欧德雷迪感到安心。距离还有环形果园里蒸腾的雾气，让这社区裹上了一层光晕。这里仍处于冬季，树枝仍然光秃秃，但肯定还能再结一次果。

她提醒自己，女修会要求环境具备一定的美感。这种放纵既能满足感官，又不会影响填饱肚子。尽可能地舒适……但不要过分！

有人在欧德雷迪身后说道：「我真觉得有些树开始长叶子了。」

欧德雷迪更仔细地看了看。是的！黑色的树枝上点缀着点点新绿。冬季已悄然溜走，努力调整季节变迁的气象部无法避免偶尔的错误。扩张的沙漠给这里提早带来了更高的温度：温暖得奇怪的土地促使植物发芽或开花，却恰好赶上突如其来的霜降。农园里，生而复死变得愈来愈常见。

一位野地顾问挖掘出了一个古代的术语「秋老虎」，并投影出了一个鲜花盛开的果园被雪花袭击的景象。欧德雷迪感觉自己的记忆在顾问的话语下翻搅。

秋老虎。多么合适啊！

她的顾问看着那个小小的投影，理解了比喻的意思：寒冷紧接在不正常的温暖之后发生，就像是天气出乎意料地转暖之时，劫掠者就会趁此时侵扰邻人。

想到这里，欧德雷迪感觉到了猎手斧头的寒光。还有多久？她不敢寻找答案。我不是魁萨茨·哈德拉克！

欧德雷迪没有转头，直接对斯特吉说道：「这地方，庞德勒，你来过吗？」

「这里不是我上的学员中心，大圣母，但我猜它也应该差不多。」

是的。这些社区都很像：多数是藏在果园里的低矮建筑，用以特别训练的学习中心。它是筛选有潜力女修的系统，你离中枢愈近，筛孔就愈小。

有些社区，例如庞德勒，专门强化人的意志，每日派女人长时间在外体力劳动。她们用手刨着土，身上沾染水果汁液，日后的生活中很少会在肮脏的工作前畏缩。

现在一行人已经远离了沙尘，克莱比打开车窗。热浪滚了进来！气象部在搞什么？

两座位于庞德勒边缘的建筑在二楼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长长的连通隧道。欧德雷迪想着，只要再加一座吊桥，就能复制太空史前的城门了。全副武装的骑士也一定不会觉得这黄昏时的热气陌生。连通道由黑色的塑石建造而成，看上去和石头一模一样。上方的摄影机孔显然就是卫兵守候的地方。

她看到通往社区内部的隧道长长的，挺干净。在贝尼·杰瑟里特的社区里，鼻孔极少会被腐烂或被其他刺激性的气体所侵袭。没有贫民窟，街边也很少会见到身障的人。人们的肉体相当健康，良好的管理让健康的居民心情舒畅。

但是，我们也有身负障碍的人，他们并不都是身体上的残疾。

克莱比在连通隧道的入口处停车，一行人陆续下车。塔玛拉尼的巴士停在她们后面。

欧德雷迪本来希望入口通道能让她们逃避热浪，但任性的大自然把这地方变成了火炉，温度反而更高。等到她穿过大太阳下的中央广场时，身上的汗水蒸发，给了她几秒钟的凉意，倒是让她觉得挺惬意。

但是当太阳灼烧着她的头和肩膀，惬意的错觉突然就消失了，她被迫控制新陈代谢以调节体温。

中枢广场的圆形喷泉里水花飞溅，这项装饰造景有欠考虑，很快就得撤掉了。

现在先别管。士气！

她听到同伴们跟了上来，纷纷抱怨以同样姿势坐久了。广场的另一头，能看到欢迎的队伍正急匆匆赶来。欧德雷迪认出了领头的人是负责主理庞德勒的锡姆佩。

大圣母的助理都走上了喷泉广场的蓝色地砖——除了斯特吉，她站在欧德雷迪的身旁。塔玛拉尼的那伙人也被喷溅的水花吸引了。人类如此古老的喜好，无法完全被杜绝，欧德雷迪想着。

肥沃的土地和开放的水面——清澈、可饮用的水，你可以把脸埋进去，以解干渴。

事实上，和她同行的人里真的有几个在这么做。她们的脸上有水珠在闪耀。

在离欧德雷迪不远处的喷泉广场的蓝色地砖上，庞德勒的队伍停住

了脚步。锡姆佩带来了三位圣母和五位年纪较大的侍祭。

五位侍祭都临近接受香料之痛考验的时机了，欧德雷迪观察着。侍祭率直的目光显示她们知道试炼就快来临。

欧德雷迪偶尔会在中枢遇见回来授课的锡姆佩，她的身材保持得不错，棕色的头发颜色很深，在阳光下显得接近黑红色。窄窄的脸庞严肃到有点冷酷，她脸上最凸出的就是浓眉下全蓝的双眼。

「我们很高兴见到您，大圣母。」听上去她真的这么认为。

欧德雷迪含蓄地点了点头。我听到你说的了。你为什么这么高兴见到我？

锡姆佩懂她的意思。她示意了一下身旁那位脸颊凹陷的高个子圣母：「您记得我们的果园干事法利吗？法利刚带了一队园丁来见我，她们有非常严肃的事要抗议。」

法利疲惫的脸看起来有些灰暗。工作太劳累了？她尖尖的下巴上有一张薄唇，指甲里卡了泥土。欧德雷迪满意地注意到了。她不怕与园丁一起刨土。

一队园丁。看来抗议升级了，一定挺严重的，否则锡姆佩也不会推到大圣母头上。

「说来听听。」欧德雷迪说道。

看了眼锡姆佩后，法利详细地叙述了一遍，甚至还提供了她们领头人的资历。当然，他们都是好人。

欧德雷迪清楚这个模式。她们曾经召开一系列的会议，讨论这个无法避免的后果，锡姆佩参加了其中的几场。你怎么才能向人民解释呢，一条遥远的沙虫（或许还不存在）需要如此巨大的改变？你怎么才能向农夫解释，事情并不是「多下点雨」就能解决的，而是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星的气候？这里多下点雨，会改变高空的风向，这会影响到其他方面，像是形成带着湿气的热风，不仅不受欢迎，甚至会带来危险。如果再稍微加入点不好的条件，极其容易造成龙卷风。行星的气候调节不是件简单的差事，正如我有时提出的天气要求。整个等式都需要再平衡。

「行星拥有一票否决权。」欧德雷迪说道。这是女修会对人类之不可靠的一个古老的说法。

「沙丘星还有投票权吗？」法利问道。问题中的苦涩比欧德雷迪预

期的还要深。

「我感觉到了热气。我们抵达时看到了果树上的绿叶。」欧德雷迪说道。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女修。

「今年我们将失去部分的收成。」法利说道，语气中有指责的意味：都是你的错！

「你跟那队园丁怎么说的？」欧德雷迪问道。

「沙漠必须生长，气象部无法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调整。」

这是真相，也是统一的口径。不是很充分，真相通常如此，但这是目前她们所掌握的全部了，很快就必须让她们知道得更多。在那之前，会有更多园丁不满，收成的损失也会更多。

「您要和我们一起喝杯茶吗，大圣母？」锡姆佩如同外交官似的打着圆场。您看到了情况正在升级吗，大圣母？法利现在会回去处理水果和蔬菜，那是适合她的地方。讯息已传递出来了。

斯特吉清了清嗓子。

要让她改掉这个该死的习惯！然而它代表的意义简单明了。斯特吉负责她们的行程。我们必须走了。

「我们出发晚了，」欧德雷迪说道，「我们停下只是为了活动一下筋骨，顺便看一下你们是否有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能应付那些园丁，大圣母。」

锡姆佩爽快的语调体现了她的信心，欧德雷迪差点就微笑了。

想的话就请您检查，大圣母。随便看。您会发现庞德勒维持着贝尼·杰瑟里特的秩序。

欧德雷迪瞥了眼塔玛拉尼的巴士，有些人已回到了车里的空调环境，塔玛拉尼站在耳力可及的车门旁。

「我听过不少你的好话，锡姆佩，」欧德雷迪说道，「没有我们的打扰，你可以干得更好。我可不想带着过于庞大的随行人员入侵你的领地。」最后一句话足够响亮，大家肯定都能听到。

「您在哪里过夜，大圣母？」

「艾蒂奥。」

「我有段日子没去那里了，但我听说海已经变小了很多。」

「飞行员已确认你所听说的事了。没必要告诉她们我们的行程，锡

姆佩，她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必须让她们做好被入侵的准备。」

果园干事法利往前迈了一小步：「大圣母，如果我们能……」

「告诉你的园丁，法利，她们有个选择。她们可以边抱怨边等待，直到尊母前来将她们变为奴隶，或者她们可以选择参加大离散。」

欧德雷迪回到车内坐了下来，双眼紧闭，直到她听到车门关上，她们又上路了才又睁开。她们已经驶离了庞德勒，正沿着光滑的路面穿过南侧的环状果园。她身后一片压抑的宁静。女修们正仔细审视着大圣母刚才的行为。这次会面称不上令人满意，侍祭们自然地受到情绪感染，斯特吉也是闷闷不乐的样子。

天气让人不注意也难，光是话语已不能安抚抱怨。好天气的标准愈降愈低，每个人都知道原因，但是，变化仍然是焦点，随处可见。你无法抱怨统御大圣母（没有很好的理由就不行），但是你能咒骂天气。

「她们为什么非得把今天搞得这么冷？为什么是今天，我今天还要出门。我们出门时还挺暖和的，看看现在！我都没带合适的衣服！」

斯特吉想说话。好吧，这就是我带上她的原因。但她变得有些多嘴了，挤在一起的亲密侵蚀了她对大圣母的敬畏。

「大圣母，我在翻我的手册，想寻找解释—」

「要小心手册！」在她生命中，有多少次她听到过或说过这句话？「手册会养成习惯。」

斯特吉听过很多有关习惯的训诫。贝尼·杰瑟里特会有某些习惯，民间流传会说是「女巫的典型行为」。但是，模式与习惯不同，会给别人预测行为的机会，必须谨慎地避免。

「那我们为什么有手册呢，大圣母？」

「我们有手册是为了证明它们是错的。终章是给新生和其他人的早期训练用的。」

「那历史呢？」

「千万不要忽视了历史纪录中的平庸之处。身为圣母，你会在每一个新的时刻中重新学到历史。」

「真理是一只空杯。」斯特吉非常得意自己能记得警句。

欧德雷迪差点露出了微笑。

斯特吉是块珍宝。

这想法有警惕的功能。有些宝石可以借由杂质而辨别出种类，专家们标记出石头内的杂质，就像是秘密的指纹。人也是如此，你常会透过他们的缺点而认识他们。闪亮的外表告诉你的信息太少，要认识一个人，你得看他的深处，寻找杂质，才能看出他是否是块宝石。如果没了杂质，梵高会变成什么人？

「斯特吉，拥有洞察力又对事事抱持怀疑的人所说的话，他们口中的历史，才是你香料之痛前的指引。之后，就换你对事事抱持怀疑，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价值观。以目前来说，历史揭示了日期，告诉你有件事发生了。而圣母则去搜寻那件事的多种面向，并了解了历史学家的偏见。」

「就这样？」斯特吉觉得被深深地冒犯了。那她们为什么要如此浪费我的时间？

「很多历史基本上没什么价值，因为受了偏见影响，写来是为了取悦某个权力团体。翘首等待你双眼大开的那一天吧，亲爱的。我们是最优秀的历史学家，我们在现场。」

「我的观点每天都会变吗？」斯特吉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

「这是老霸夏为我们上的一课，提醒我们心里要保持新颖的观点。过去必须由现在来重新解释。」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喜欢这么做，大圣母。有太多道德上的决定要下了。」

啊，这块宝玉看到了核心，并如同一位真正的贝尼·杰瑟里特一样诚实述说。斯特吉的杂质中有夺目的闪光。

欧德雷迪看着陷入沉思的侍祭的侧脸。很久以前，女修会规定了每位姊妹必须做出她自己的道德抉择。绝不要在质疑之前就随便跟随领导。这就是年轻人的道德训练如此重要的原因。

这也是我们需要在这么年轻的人里面寻找有潜力成为女修的人的原因。或许，正因为如此，道德缺陷才悄悄侵袭了什阿娜。我们太晚得到她了。她和邓肯用手语交谈的到底是什么秘密？

「道德抉择总是易于辨别，」欧德雷迪说道，「它们就在你舍弃了个人利益的地方。」

斯特吉敬畏地看着大圣母：「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不是勇气！甚至也不是绝望。我们所做的，从最根本的角度上来说，就是自然。事情得这么做，因为没有其他选择。」

「有时您让我觉得自己很无知，大圣母。」

「很好！这是智慧的开端。有很多种无知，斯特吉。最底层的就是不假思索地追随自己的欲望。有时，我们毫无意识就这么做了。要磨练你的感官，小心无潜意识的行为。时时刻刻问自己：『我做那件事的时候，我想得到什么？』」

她们翻过了抵达艾蒂奥之前的最后一个山头，欧德雷迪迎来了属于她自己的一刻。

有人在她身后嘟囔着：「看大海在那里。」

「停下。」在她们接近一个能俯视海洋的宽阔的岔道口时，欧德雷迪命令道。克莱比知道这地方，心里早有准备，欧德雷迪经常让他在这里停车。他在她想要的地方停了下来，车停时发出了吱嘎声。她们听到巴士也在后面停下了，一个响亮的声音喊着她的同伴：「看那里！」

艾蒂奥在欧德雷迪的左下方展开：那里的建筑精巧，有些由细小的管子支撑在地面之上，风在它们下面和中间穿过。这里已经深入南方，比中枢所在位置的海拔低很多，因此也暖和不少。小型的纵轴风车从这地方看过去就像是玩具，在艾蒂奥建筑的角落转动，为社区提供能量。欧德雷迪指着它们给斯特吉看。

「我们把它们看作是独立的象征，免于被他人控制之下的复杂技术绑架。」

欧德雷迪边说边转头望向右边。大海！曾经辉煌的辽阔，如今只剩下可怜的残躯。海之子痛恨她所看到的景象。

温暖的蒸汽升腾在海面之上。海水的尽头处，干旱山丘的紫晕在地平线上画下了一条模糊的轮廓。她看到气象部引入风来吹散饱和的空气，结果就是泛着白沫的海浪拍打着高地下方的鹅卵石。

这里曾经有一排渔村，欧德雷迪回想。现在海水退却了，渔村看起来像是爬上了山坡。渔村曾是海岸边色彩斑斓的风景，现在多数的人口已离开，参与了大离散，剩下的人们建造了一条轨道来将他们的渔船运往海边。

她同意了这个计划并为此哀叹。节约能量。她突然觉得眼前的景象

很残酷—像是旧帝国时期的老人院，人们在里面等死。

这些地方在消亡前还能撑多久？

「这海也太小了！」车子后方有个声音传了过来。欧德雷迪听出来了，是一个档案部职员。贝尔该死的间谍。

欧德雷迪将身子前倾，拍了拍克莱比的肩膀：「开到海岸旁边，就是在我们正下方的那个海湾。我想到海里游泳，克莱比，趁海还在的时候。」

斯特吉和另外两个侍祭跟她一起下到了海湾里温暖的水中。其他人有的在岸边散步，有的在车子和巴士旁看着这奇怪的景象。

大圣母在海里裸泳！

欧德雷迪感觉身边的水充满能量。游泳是必须的，因为她需要做出决定。

在行星仅存的气候温和的日子里，她们还能维持住这一片最后的海洋的多大面积？沙漠正在迫近—覆盖所有地表的沙漠，与失去的沙丘星一样。如果执斧之人给我们时间的话。威胁近在眼前，峡谷也更深了。该死的天分！我为什么要知道？

慢慢地，海之子和海浪的互动重建了她的平衡感。这个水体是最大的麻烦—比分散的小海洋与湖泊大多了。大量的水汽从这里蒸发，导致气象部在勉力维持的管控中，还需要挤出能量来处理气流的偏离。然而，这片海仍然在哺育着圣殿。它是交通要道，海运是最便宜的。在她的决定中，能源成本必须与其他因素综合考量。海终究会消失，这是必然的，整个人口都面临迁徙。

海之子的记忆前来骚扰。乡愁挡住了合理判断的途径。什么时候让海消失？这是关键的问题。所有不可避免的迁徙和安置都取决于这个决定。

最好要快，让痛苦尽快成为过去。让我们开始吧！

她游到了浅水处，抬头看着疑惑的塔玛拉尼。不时溅起的水花在塔玛的长袍上留下道道深色痕迹。欧德雷迪仰着头，躲避着小小的海浪。

「塔玛！尽快除掉这片海，让气象部制订一个快速脱水的方案。方案中需要一并考虑食物和交通的影响。在我们讨论之后，我会批准最终方案。」

塔玛拉尼转身离去，没有说话。她示意合适的姊妹跟她一起走，途中瞥了大圣母一眼。看到了吗？我是对的，带了必备的助理一起来！

欧德雷迪从水里爬起，潮湿的沙子在脚下摩擦。很快就要变成干沙了。她没有擦干身子就直接穿衣，衣服贴在她身上，让她不太舒服，但她不管。她走了一段路远离众人，没有回头看看大海。

记忆的礼物只能到此为止了。为了唤起过去的愉悦，那些偶尔可以捧起，心怀眷恋地抚触的事物即将消逝。没有哪种愉悦可以永存，所有都是暂时的。「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对宇宙中所有事物都适用。

海滩渐变成了沙质的土壤，上面长着稀疏的植物。她终于转身回望那座刚刚被她判了死刑的海。

只有生命本身最重要，她告诉自己。缺乏持续的繁殖冲动，生命也无法延续。

存活。我们的孩子必须存活下来。贝尼·杰瑟里特必须存活下来！

没有哪个孩子比整体更重要。她接受这个观点，知道这是整个物种在她体内最深处的自我对她喊话。她还是海之子时就已首次发现的自我。

欧德雷迪允许海之子闻了最后一口咸咸的空气。然后，她们回到了各自的车辆，准备前往艾蒂奥。她感觉自己平静下来了。一旦获得那个关键的平衡之后，并不需要真正的大海来维持。

5

地面效应：一种流体力学效应，当飞行器距离地面或水面很近时，机体的上下压力差异大，抬升力就会增加。—编注

对问题追本溯源，便能在千丝万缕中见蛛丝马迹。唯有如此，方能发掘更多问题！

——晶算师禅苏非



达玛正悠然自得。

蜘蛛女王！

她喜欢女巫们给她起的这个名头。如果她真有一片蜘蛛网，交会点上这座新的控制中枢就是蛛网的中枢。不过这座建筑的外观还是不合她的心意，设计充满宇航公会那种洋洋自得的架势，整体风格过于保守。好在她对内部装饰开始熟悉了，这让她略感欣慰。她几乎觉得自己依然身在杜尔，混合人从未出现过，也从未经历过飞回旧帝国的这段痛苦行程。

她站在敞开的会议厅大门边，会议厅紧临植物园。劳格诺在她身后四步远的地方候着。在我身后时，别离太近，劳格诺，否则我不得不杀了你。

地砖之外是一片草坪，此时草叶上的露水还没干，太阳升起时，仆人们便会搬出舒适的桌椅放在那里。按她的命令，今天该是阳光明媚，气象部最好造出那该死的阳光来。劳格诺的报告很有趣，这么说那个老女巫回到巴塞尔了。她还很愤怒，好极了。显然，她知道自己被监视了，应该还跑到她的女巫上级那里要求撤离巴塞尔避难，结果还被她拒绝了。

只要中枢身体还藏得好好的，她们不在乎被我们斩断四肢。

达玛侧头越过肩后对劳格诺说：「把那个老女巫带过来，还有她那些随从，都带过来。」

劳格诺正转过身去，准备执行命令，达玛又补充：「挑些混合人，

停止喂食。我要让它们保持饥饿状态。」

「是，达玛。」

劳格诺走后，立刻有人递补了她的位置，达玛没转过身去看是谁。执行必要命令的助手从没缺过。撇开威胁程度，这些助手没什么太大区别。劳格诺一直是个威胁，她让我保持警醒。

达玛深深吸了口新鲜空气，今天会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因为正是她下令的。她整理了一下她那些隐秘的记忆，让记忆抚慰她的情绪。

古杜尔保佑！我们找到可以重振旗鼓的地方了。

巩固旧帝国的计划在稳步进行中，那些女巫的巢穴应该没剩多少了，只要找到那颗该死的圣殿星，瓦解整个组织易如反掌。

现在她想起伊克斯有个问题。也许昨天我不该杀了那两个伊克斯科学家。

但是那两个蠢货竟敢要求从她这里得到「更多信息」。竟然敢提要求！而且还是在声称他们仍无法重新制造那件武器的弹药后。当然了，他们不知道那是件武器，应该是不知道吧？她也不太敢确定。这么说来，杀了他们也不错。给他们个教训。

要给我们提供答案，而不是问更多问题。

她喜欢她和姊妹们在旧帝国定的这份规矩。无所事事的人太多，五花八门的文化太多，不牢靠的宗教也太多。

让古杜尔的信仰为他们服务就行了，就像它为我们服务一样。

对于信奉古杜尔，她感觉不到任何神秘的吸引力，这只是件有用的权力工具。其源头众所周知，是雷托二世，那些女巫口中的「暴君」，以及他的父亲穆阿迪布。这两位都是彻底的政治掮客。虽然有分裂分子环伺，但那些人最终都会被淘汰出局，只留下精华，这宗教是台润滑良好的机器。

披着多数人外衣的少数人暴政。

这就是女巫卢西拉觉察到的事。发现了她知道怎么操纵大众以后，没理由还让她继续活着。必须找到她们的老巢，再一把火烧成灰烬。卢西拉的洞察力显然并非个案，她的行为显示出有一所学校正在运作，她们在那里教授这些技能！那些蠢货！你得先处理好现实问题，否则就都失控了。

劳格诺回来了。达玛总能分辨出她的脚步声，鬼鬼祟祟。

「已经叫人把那个老女巫从巴塞尔带过来了，」劳格诺说，「还有她那些随从。」

「别忘了混合人的事。」

「我已经下达命令了，达玛。」

这语调真谄媚！你大概很想把我喂给那群混合人吧，是不是，劳格诺？

「还有，要在笼子周围加强安全措施，劳格诺。昨晚又有三个跑了。我起床的时候，那三个正在院子里四处走呢。」

「有人告诉我了，达玛。已经加派了守笼子的人手。」

「别告诉我『没有驯兽师，它们都人畜无害』之类的鬼话。」

「我也不信，达玛。」

她终于说了一次真话。混合人令她恐惧，很好。

「我相信我们有自己的权力基础，劳格诺。」达玛转过身，注意到劳格诺已经侵入了危险区至少两公厘了。劳格诺也看到了，她赶紧撤回身子。在我看得见的区域，你想靠多近都无妨，劳格诺，但我背后不行。

劳格诺看到了达玛眼中燃起的橙色火焰，她几乎要立刻跪下了。至少绝对已经弯下了膝盖。「我只是太想为您服务了，达玛！」

是太想取代我吧，劳格诺。

「伽穆的那个女人怎么样了？名字还挺奇怪的。她叫什么？」

「利百加，达玛。她还有些她的同伙……呃，暂时躲过了我们的搜索。但会找到的，她们不可能离开那颗星球。」

「你觉得我应该把她留在这里，是不是？」

「把她当诱饵是明智之举，达玛！」

「现在她也是诱饵。我们在伽穆发现的那个女巫去找了那些人，不可能是巧合。」

「是，达玛。」

说得倒好听，是，达玛！但是不管怎么说，劳格诺的声音中透着顺从，听起来很让人愉悦。「好，去办事吧！」

劳格诺快步离去。

总有一小撮有暴力倾向的人会找个地方秘密集会。他们培养共同的仇恨，扰乱他们周围本来井然有序的生活，最后总得有人出来收拾他们的烂摊子。达玛叹了口气。恐怖战术太……效果太短暂了！

成功所在，就是危险所在。她们已赔上了一个帝国。如果你功成名就，人前显耀，总有人会想把你扳倒。嫉妒使然！

这一次，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能再让一切付诸东流。

她进入半遐想状态，对身后的动静仍然保持着警惕，但开始享受起今早展现在她眼前的那些收获，那代表着新的胜利。她喜欢默数那些被俘星球的名字。

瓦拉赫、克劳宁、里诺尔、伊卡兹、比拉·特乔斯、伽穆、盖蒙特、女史……

27

> 人天生带有的心疾之中，最为冥顽不化、难以摆脱者，就是自欺。或想入非非，或茫然绝望，都源于此。且几乎可断言，此事无人可免，因此亟须时时自省。
>
> ——终章



趁欧德雷迪不在中枢（可能很快就会回来），贝隆达知道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那个该死的晶算师苏亡人太危险了，不能让他活着！

天色渐晚，大圣母那群人尚未脱离她的视野，贝隆达便动身前往无现星舰。

对贝隆达来说，横越环形果园可不是什么深思熟虑的好办法。因此，她在运输管上预订了一个位置，运输管没有窗户，自动运行，而且速度也快。毕竟有眼线的可不止她一个，也可能会有人把自己不希望传出去的讯息透露给欧德雷迪。

在前往的路上，贝隆达回顾了一下她对艾达荷众多生命的评估。她一直将这份纪录保存在档案部，以便有机会迅速调阅。艾达荷最初的本尊以及早期的几个苏亡人，性格常被冲动左右，很容易恨一个人，也很容易对别人献上忠诚。后期的艾达荷苏亡人变得有些愤世嫉俗，但潜在的冲动特质并未消失，暴君就曾多次激发过这种情绪。贝隆达据此辨别出了一种模式。

可以用骄傲去刺激他。

他曾长期为暴君服务，这段经历很让贝隆达着迷。他不仅多次成为晶算师，甚至有证据表明，他曾在不止一次的人生中成为真言师。

艾达荷的外表与她在纪录中所见并无二致，眼睛流露的神情，以及一路往下到嘴唇的整张面容，都和他复杂的内心发展相当匹配，无一不体现着他那令人兴味十足的性格。

这个男人十分危险，欧德雷迪为什么就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呢？不仅如此，每次谈到艾达荷，她都流露出炫耀的表情，让贝隆达经常感到忧心忡忡。

「他的思维清晰、直接，想法严谨、简洁，很能鼓舞人心。我喜欢他，而且我知道这都是细枝末节，这种喜欢还影响不了我做决定。」

她根本是承认了他对她有影响！

贝隆达发现艾达荷正一个人坐在他的控制台边，全神贯注地看着一幅线条图，贝隆达认出来了，那是无现星舰的操作原理图。一看到贝隆达，他立即把投影清除了。

「你好，贝尔。我正等着你来呢。」

他伸手在操作台区域点了一下，身后的一扇门应声而开。走进来的是年轻的特格，他在艾达荷身边站定，默默地盯着贝隆达。

艾达荷没请她坐下，也没给她找把椅子，她只能自己从他的寝室拽了一把，然后把椅子摆在他正对面。等她坐定后，艾达荷饶有兴致又颇为警惕地看了她一眼。

贝隆达还是对他那句招呼暗自惊讶。他怎么会在等我？

艾达荷主动解答了她没说出口的问题：「达尔之前投影过来了，她告诉我说要去探访什阿娜。我知道，只要她一走，你一分钟都不会多等，立刻就会来找我。」

这是简单的晶算师预测，还是……「她警告你了！」

「没有。」

「你和什阿娜之间藏了什么秘密？」贝隆达语气逐渐严厉。

「你想让她怎么利用我，她就在怎么利用我。」

「护使团！」

「贝尔！堂堂两个晶算师，还必须耍这些愚蠢的花招吗？」

贝隆达深吸口气，打算进入晶算师模式。有那个孩子盯着她，再加上艾达荷脸上的揶揄之色，贝隆达颇费周章才成功。难道欧德雷迪比她想像中还要狡诈，跟这个苏亡人联手对付一位女修？

看到贝尼·杰瑟里特的那种高度张力转变成晶算师的双倍聚焦后，艾达荷松了一口气：「我早就知道，你一直都想置我于死地，贝尔。」

没错……他能读出我的恐惧。

他想，她差点就成功了。贝隆达带着杀意来找他，装模作样，演一齣「实在没办法，只能杀掉」的戏码，其实却是蓄谋已久。真动起手来，他对自己的胜算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晶算师贝隆达不会贸然行动，一定会先仔细观察。

「你直呼我们的名字，可是大不敬。」她话中带刺。

「这是不同的打招呼方式啊，贝尔。你已经不再是圣母了，我也不是『那个苏亡人』。现在我们只是要面对共同问题的两个普通人类。别说你没有意识到。」

她环视了一下他的工作间：「你要是真的知道我会来，怎么会没叫默贝拉过来？」

「逼她为了保护我而杀了你？」

贝隆达想了想。那个该死的尊母确实能杀了我，不过既然这样，那……「你把她支开，是想要保护她。」

「我有更厉害的护卫。」他指着那个孩子说。

特格？当护卫？伽穆倒是有些关于他的传说。艾达荷是不是知道什么？

她想要问问，但是她敢冒分心的风险吗？看门狗必须明白什么情景是危险的。

「他？」

「如果他看到你杀了我，还会为贝尼·杰瑟里特服务吗？」

她没作声，于是他接着说：「换位思考一下，贝尔。我不仅是落入你手中的晶算师，同样也在尊母手中。」

「这就是你的全部身份吗？晶算师？」

「不，我也是忒莱素的实验品，但是我无法预测未来。我不是魁萨茨·哈德拉克。我只是身负多个生命记忆的晶算师。你拥有他者记忆，你可以想想这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

艾达荷说这些话的时候，特格就靠在他肘边的控制台上。男孩的脸上充满好奇，她看不到有怕她的迹象。

艾达荷指着头上的投影焦点，里面的银色微粒跳动着，随时准备造出影像来。「一个晶算师能看到他的转播投影投射出的矛盾之处——例如夏天中出现了冬日景象，或者有人在雨中拜访他时，他却看到了阳

光……你难道就没想过，我早已料到你那些小把戏吗？」

她听出了晶算师总结。这一点上，他们学的是一样的内容。她说：「你自然会告诉自己不要轻视晶算师之道。」

「我问的不是这个问题。一起发生的事情总会有潜在联系。在同时性面前，什么是因，什么又是果？」

「你有位好老师。」

「没错，而且不止一世。」

特格向她倾过身子：「您真是来杀他的？」

撒谎毫无意义。「我还是认为他过于危险。」让监察员去争辩好了！

「但他打算帮我找回记忆！」

「我们是同一块地板上的舞者，贝尔，」艾达荷说，「这就是『道』。也许我们看上去不是在共舞，也许用的不是同一种舞步，不是同样的节奏，但人们将我们视作同伙。」

她开始怀疑他到底想说什么，心里琢磨着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消灭他。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特格说。

「很有意思的巧合。」艾达荷说。

特格转身看着贝隆达：「也许您愿意为我解释，行吗？」

「他想说，我们互相需要。」

「那他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因为这样更巧妙，孩子。」然后她想到：纪录里必须显得我是在警告艾达荷。「不管你在井里看过多少次驴子路过，那畜生都不是因为有鼻子才长出尾巴的。邓肯，你是在坐井观天。」

艾达荷直面贝隆达死死盯着他的眼神：「达尔曾经带着一束苹果花枝过来，但我的投影显示的是收获时节。」

「这是个谜语，对吧？」特格拍着手问道。

贝隆达调出那次拜访的纪录，那是大圣母一次精准的行动。「你没怀疑过我们有温室吗？」

「或者她只是想取悦我？」

「我可以猜了吗？」特格问。

一阵长久的沉默后，两位晶算师的目光互相锁定，艾达荷说道：「对于徒刑我，你们私底下一片混乱，贝尔，你们的最高议会意见分歧。」

「就算是混乱，也可以产生慎思和判断。」她说。

「你是个伪君子，贝尔！」

她猛地一缩，仿佛被他击中了一般。她并非本意如此，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这种被迫采取的反应让她颇感震惊。魅音？不……比魅音更深入人心。她突然对面前这个男人感到恐惧。

「身为一名晶算师兼圣母，竟然还能这么虚伪，这可太有意思了。」他说。

特格拽了拽艾达荷的手臂：「你们是在吵架吗？」

艾达荷扫开他的手：「对，我们在吵架。」

贝隆达没法把她的目光从艾达荷的眼神中移开。她想转身逃跑。他在做什么？一切都变得不对劲了！

「你们内部的伪君子与罪犯？」他问道。

贝隆达又一次想到了摄影机。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不仅是她自己，那些监视他的人也一样被蒙在鼓里！他一直在精心设计，处处小心。那一瞬间她突然被他这高超的表演所折服，但钦佩并不意谓恐惧消失。

「我在问为什么你的姊妹们要容忍你？」他嘴唇轻动，是如此精准！「难道你是必要之恶？能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偶尔还能提出中肯的建议？」

她终于能开口说话了：「你好大的胆子！」她的声音嘶哑刺耳，声音里用上了所有她一向夸耀的恶毒。

「也可能是你能让其他女修变得更强。」他的语音平淡，语调没有丝毫的变化，「薄弱的环节会迫使其他环节努力弥补，也就相当于间接加强了其他环节的力量。」

贝隆达意识到她就快坚持不住晶算师模式了。他说的话有没有可能是事实？大圣母会不会其实真的是这么看她的？

「你带着打算犯罪的不服从心态来到这里，」他说，「并且对一切强加了『必要』的名义！其实这只是在摄影机面前表演的小把戏，以此

证明你别无选择。」

她发现他的话让她身上的晶算师技能慢慢回复。他是有意为之的吗？她现在一心想要研究他的行为和话语。他真的把她解析得那么透澈？这场会面的纪录也许比她打的小算盘要有价值得多。但结果没什么两样！

「你认为大圣母的意愿就是律法？」她说。

「你真的觉得我毫无观察力？」特格正要插嘴说话，艾达荷挥了挥手制止了，「贝尔！只用晶算师的方式思考看看。」

「我在听。」还有其他很多人也在听！

「我已经深入解析了你们的问题。」

「我们没给你任何问题！」

「你们给了。『你』给了，贝尔。你像个守财奴一样把问题分成若干小份，可我还是看见了。」

贝隆达突然想起来，欧德雷迪说过：「我不需要晶算师！我需要的是发明家。」

「你们……需要……我，」艾达荷说，「你的问题看似仍缩在贝壳之中，但精华的肉就在那里，必须提取出来。」

「我们为什么非要有你？」

「你们需要我的想像力，需要我的创造力，需要那些能让我面对雷托的雷霆之怒依然全身而退的能力。」

「你自己说过他杀了你那么多次，数都数不清。」你这是在拆自己的台，晶算师！

他露出控制精准的一抹微笑，精准到不管是她还是摄影机都不可能会错意：「但你怎么能信任我呢，贝尔？」

他在让自己处于不利状态！

「如果没有新手段，你们注定被毁灭，」他说，「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这一点你们也都清楚。也许不是这一代，甚至也许不是下一代。但是末日终将来临。」

特格猛地拽了拽艾达荷的衣袖：「霸夏总还能帮忙，不是吗？」

这么看来，这孩子用心听了。艾达荷拍了拍特格的手臂：「光靠霸夏还不行。」然后对贝隆达说：「我们都是斗败的狗，难道还非要为了

一口吃食争个你死我活吗？」

「这话你不是头一次说了。」毫无疑问，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你还是晶算师吗？」他问道，「是，就别装模作样！把那层浪漫伪装都撤下去，把问题说清楚。」

浪漫的是达尔！不是我！

「一小群离散的贝尼·杰瑟里特，」他问道，「引颈待戮，很浪漫吗？」

「你觉得一个人也逃不掉？」

「你们在整个宇宙四处树敌，」他说，「你们就是尊母的盘中飧！」

她现在完全是（也只是）晶算师了，她需要与这位苏亡人相匹配的能力。演戏？浪漫？她的身体阻碍了晶算师运作模式。晶算师必须使用身体，而不是让身体干扰自己。

「你们离散出去的圣母没有一位回来，也没有谁回传过任何讯息，」他说，「你们努力安慰自己说只有离散人员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可是这就是事实，这种情况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她们送回的讯息，你们怎么能对此视而不见？为什么连一个试着和圣殿联络的人都没有？」

他指责的是我们所有人，混蛋！问题是，他说得对。

「我阐述的是不是我们问题的最根本层面？」

晶算师式询问！

「最简单的提问，最简单的推测。」她同意道。

「增强了的性事极乐：是贝尼·杰瑟里特铭刻，还是尊母把你的人困在那里了？」

「默贝拉？」她用单词提出挑战。评估一下这个你口口声声说爱着的女人！她是不是知道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东西？

「她们被调整为不至于将其自身享乐提高到上瘾的程度，但她们很脆弱。」

「她否认尊母历史中有贝尼·杰瑟里特的影子。」

「她正是遵循了她被设定的模式才会这样。」

「代之以对力量的渴求？」

「你终于问了个恰当的问题。」见她没回答，他又说道：「弗里斯

希玛嬷嬷。」这是贝尼·杰瑟里特议会成员古时的称谓。

她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也感到这个词语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现在她稳稳地保持了平衡。晶算师圣母被她自己香料之痛的「默赫拉忒」围绕着—那些他者记忆中的良性部分联合起来保护着她，使她的精神不至于被那些恶毒先祖所占据。

他怎么知道要那么做？摄影机后密切观察的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当然了！是暴君训练的结果，一次又一次地训练他。我们这里有什么？大圣母想要冒险用的天赋是什么？很危险，没错，但也远比我所怀疑的更有价值。以我们自己所造的众神之名！难道他才是解放我们的人？

他是如此镇静自若，他知道贝隆达已在他掌中。

「贝尔，在我某次生命中，我拜访了你们贝尼·杰瑟里特在瓦拉赫九号行星的基地，和你的某位祖先谈了谈。她叫特希厄斯·爱琳·安蒂克。让她引导你，贝尔。她了然于心。」

贝隆达感到意识中传来一阵熟悉的探测。他怎么知道安蒂克是我的祖先？

「我去瓦拉赫九号行星是受暴君之命，」他说，「是的！我经常认为他是暴君。我的任务是镇压一所你们以为在那里藏得很好的晶算师学校。」

安蒂克的意识并流介入了：「我现在给你看看他说的那件事。」

「想想看，」他说，「我，一个晶算师，被迫去镇压一所学校，而它是为了训练出像我一样的人而存在的。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命令我去执行这个任务，你也知道。」

意识并流借由她的意识倾泻而下：晶算师教团，由吉伯特斯·艾尔班创立。贝尼·忒莱素希望把他们置于忒莱素霸权之内，所以暂时庇护了他们。已传到无数「种子学校」中，由于成为独立抵抗势力的核心而被雷托二世压制。大饥荒之后参与大离散。

「他在沙丘星上留了几个最优秀的老师，但安蒂克现在强迫你去面对的问题并不涉及沙丘星。你的姊妹们都去了哪里，贝尔？」

「我们现在还无从得知，不是吗？」她以新的意识又仔细打量了他的操控台。阻挡这样的头脑是个错误。如果要利用他，就必须充分利

用。

「顺便说一下，贝尔，」她起身要走的时候，他说道，「尊母可能是相对较小的群体。」

小？他难道不知道女修会已经对接连失去的行星数量之多忧心忡忡吗？

「所有数字都是相对的。宇宙中有什么是真的毫不动摇的？对她们来说，我们的旧帝国也许是最后的避难所，她们已退无可退，贝尔。她们要在此隐匿，重新集结。」

「你以前说过这件事……你告诉过达尔。」

不是大圣母。不是欧德雷迪。她用了达尔这个昵称。他笑了：「也许我们还可以在司凯特利的问题上帮帮忙。」

「我们？」

「默贝拉收集信息，我做评估。」

他不喜欢这句话引起的那抹笑容。

「具体点，你到底是要说什么？」

「释放我们的想像力，再打造相应的实验。如果有人能穿透护盾，即便无现星体存在又有什么用？」

她瞥了男孩一眼。艾达荷知道她们在怀疑霸夏「看到」了无现星舰？这很自然！拥有他这等能力的晶算师……能将蛛丝马迹整合起来，做出大师级的预测。

「整颗G－3级别恒星的输出，才够将一颗还没完全宜居的行星遮蔽起来。」她俯视着他，眼神淡漠冷冽。

「大离散中万事皆有可能。」

「却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你还有不这么宏伟的计划吗？」

「在你们的人之中检查细胞中的基因标记，寻找厄崔迪遗传的共同模式，也许将发现你们想都没想过的天赋。」

「你这不断创新的想像力到处打探呢。」

「G－3恒星到遗传学，这两者可能有共同因素。」

为什么要提这些疯狂的建议？无现星体加上能够看穿对抗预知之盾的人？他这是在干什么？

她还没自大到以为他这些话都是说给她听的。摄影机也时时刻刻监

视着他。

他沉默不语，一只手臂随意地搂着男孩的肩膀。他们俩都在盯着她看！这是挑衅吗？

拿出晶算师的样子来！

无现星体？随着物体质量增加，使万有引力失效的能量超过了与质数相匹配的阈值。无现之盾遇到了更大的能源障碍，其规模呈指数性增加。艾达荷是在暗示大离散中可能有人已经发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她直接问了他。

「伊克斯人还没参透霍兹曼的合一概念，」他说，「他们就只是拿来用了—这是个即便不理解也同样能生效的理论。」

他为什么要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伊克斯的技术官僚主义？伊克斯人染指了太多事情，让贝尼·杰瑟里特无法信任他们。

「暴君从来不压榨伊克斯，你们就不好奇吗？」他问道。贝隆达仍只是盯着他，于是他继续说：「他只给他们套上缰绳。因为那种人机一体，彼此测试着另一方极限的想法很让他着迷。」

「赛博格？」

「没错，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事情。」

艾达荷难道不知道巴特勒圣战的余波至今未消，即便是贝尼·杰瑟里特也对此颇为反感吗？警惕！对人和机器结合的能力要保持警惕。有鉴于机器的局限性，这种描述只能说明伊克斯人目光短浅。艾达荷是在说暴君赞成机器智慧的想法？太愚蠢了！她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你离开得太快了，贝尔。什阿娜对性束缚免疫，你应该对此更感兴趣吧。我送去供她打磨技艺的年轻人并没被铭刻，她也没有被铭刻。可是没有尊母拥有比这更高超的技能了。」

现在贝隆达看出欧德雷迪在这个苏亡人身上看到的价值了。他是无价之宝！而我刚刚差点杀了他。几乎铸成大错让她懊丧至极。

贝隆达走到门口的时候，邓肯又一次叫住了她：「我在伽穆看到的混合人为什么告诉我们说它们猎杀尊母？默贝拉对此一无所知。」

贝隆达头也不回地走了。她今天知道的关于艾达荷的一切都增加了他的危险性……但她们只能接受……起码暂时如此。

艾达荷深吸一口气，然后看向迷惑不解的特格：「谢谢你待在这

里，我真心欣赏你在面对严峻挑衅时仍能保持沉默的能力。」

「她不会真杀了你吧……会吗？」

「如果不是你为我争取到最初那几秒钟，她也许真的会动手。」

「为什么？」

「她误以为我可能是魁萨茨·哈德拉克。」

「就像穆阿迪布？」

「还有他的儿子。」

「好吧，她现在不会伤害你了。」

贝隆达的身影已经从门口慢慢消失，艾达荷看了看那扇门。缓刑，他今天的成果也仅限于此。也许他不再只是别人阴谋中的一个齿轮，他们彼此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细心地加以利用，这种关系将能保全他的性命。情感上的牵绊从来都不是他考虑的内容，即便是和默贝拉的情感也一样……甚至包括欧德雷迪。在内心深处，默贝拉对性束缚的憎恨并不比他少。欧德雷迪也许暗示过厄崔迪忠诚的古老纽带，但你无法信任一位圣母的情感。

厄崔迪！他看向特格，能看出家族外表特征已经开始在这张还稚嫩的脸上显现。

从与贝尔的对峙中，我真正获得的是什么？她们可能不会再向他提供虚假资料，他也可以多少相信圣母说的话了，但这一切都还要加上一个前提—任何人类都有可能犯错。

我不是特殊学校的唯一一员。女修会的人现在也在我的学校中！

「我能去找默贝拉吗？」特格问，「她答应要教我在战斗中怎么用脚。霸夏可没学过这个。」

「『谁』从来没学过？」

他低下头，满面羞愧：「『我』从来没学过。」

「默贝拉在锻炼厅。去吧。不过先别说贝隆达的事，我来告诉她。」

望着男孩离去的背影，艾达荷思考着：教育是贝尼·杰瑟里特环境里永不停息的内容，但是默贝拉说她们学的只是女修会愿意教的，她是对的。

这个念头在头脑中搅动，疑虑就出现了。他在记忆中看见一幅图

像：司凯特利站在长廊内的力场屏障后。他们这位狱友在学什么？艾达荷不寒而栗。想到忒莱素人总是唤起幻脸人的记忆，这让人想起了幻脸人「复制」任何被他们杀死之人记忆的能力，这又让他对他的幻觉充满了恐惧。幻脸人？

我就是忒莱素的实验品。

这件事他绝不能和哪位圣母探讨，既不能让她们中的一员看见，也不能听见。

他走出长廊，进了默贝拉的房间，找了把椅子坐下，检查起她学习魅音课程留下的蛛丝马迹。里头有克雷尔音，她曾经用来重复做她的声音实验留下的。用来强行迫出普拉那 - 并度反应的呼吸束带随随便便地揉成一团扔在椅子上。她在尊母时期养成了些坏习惯。

默贝拉回来的时候看到了他。她穿着贴身的白色紧身衣，浸透了汗水很不舒服，急着要脱掉。去洗澡的时候，他拦住了她，用的是他学会的一个小把戏。

「我发现了些我们之前不知道的女修会的事情。」

「快告诉我！」是「他的」默贝拉在让他说，汗水在她的鹅蛋脸上闪着光，绿色的眼睛充满爱慕之意。我的邓肯又看穿她们了！

「是某个棋子无法移动的一场棋局。」他提醒她说。让那些摄影机后的监视者去伤脑筋吧！「她们不只是想让我帮她们创建崇拜什阿娜的宗教，也希望我们主动参与她们的梦想，我就是她们的小棋子，是她们的良心，让她们给自己那些异常行为编织借口时，提出质疑。」

「欧德雷迪来过？」

「贝隆达。」

「邓肯！那家伙很危险。你以后再也不要单独和她见面了。」

「那个孩子和我在一起。」

「他一句都没告诉我！」

「他在遵守我的命令。」

「好吧！发生什么事了？」

他向她简单复述，甚至描述了贝隆达的脸部表情和其他反应。（那些摄影机监视者这下有乐子了吧！）

默贝拉被激怒了：「如果她伤害了你，我绝不再和她们任何一位合

作！」

这反应正是时候，亲爱的。后果！你们这些贝尼·杰瑟里特女巫应该带着十二分的小心再次仔细检查你们的行为。

「我从锻炼厅回来还在淌臭汗呢，」她说，「那孩子学东西很快，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聪明的孩子。」

他站了起来：「来，我帮你擦擦。」

在浴室，他帮她扒掉汗湿的紧身衣，凉爽的手安抚着她的皮肤。他看得出来她有多么享受他的爱抚。

「温柔如雪，却又热烈如火。」她喃喃着。

众神在下！她的眼神仿佛要把他一口吞掉。

这一次，默贝拉对艾达荷的念头里没有了自责。我不记得有醒来说「我爱他！」的时候。不，这种感觉已经蜿蜒前行，钻得愈来愈深，无法自拔，直到变成事实，在生命的每一刻都必须接受。如同呼吸般……或心跳般。这是缺陷吗？女修会错了！

「帮我洗背。」她边说边笑，水已经打湿了他的衣服。她帮他脱掉衣服，无法抑制的冲动又一次萌生，两性的水乳交融让浴室里变成了感官的世界，除此之外再无他物。结束后她才能想起，并对自己说：他知道我的每项技巧。但这绝不仅是技巧。他想取悦我！亲爱的杜尔诸神啊！我怎么会这么幸运？

她紧紧搂着他的脖子，让他将她抱出浴室，就那么将湿淋淋的她放在床上。她一把将他拽在自己身边躺下，两人静静躺着，等着精力恢复。

过了一会儿，她低语道：「这么说来，护使团将要启用什阿娜。」

「非常危险。」

「会将女修会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以为她们一直都尽量避免这种事。」

「从我的角度看，那很可笑。」

「因为她们打算让你控制什阿娜？」

「没人能控制她！也许没人应该去控制。」他抬头看了看摄影机，「嘿，贝尔！你不但骑虎难下，而且可不止一只老虎了。」

贝隆达正返回档案部，路过摄影机纪录室的时候她停下了脚步，向

监视圣母投去询问的眼神。

「又跑去浴室了。」监视圣母说，「后来就变得很无聊了。」

「神秘参与！」说完后，贝隆达大步走回她的住处，她的脑海中不断翻腾着改变的认知，须重新组织。他是个比我更优秀的晶算师！

我嫉妒什阿娜，那该死的女人！而他都知道！

神秘参与！能量提供者进行的狂欢。尊母的性知识正对贝尼·杰瑟里特产生作用，类似于共享迷醉时那种原始的沉浸。我们朝它走近一步，又退了一步。

只是知道这件事情存在就让人不舒服！多么令人厌恶，多么危险……然而，又多么令人向往。

而什阿娜竟然免疫！该死！艾达荷刚刚为什么要提醒她们这件事？

给我平衡的头脑做出的判断，而不是每次都推出法律。箴言和手册催生模式化行为，所有模式化行为都会逐渐变得不受置疑，逐渐积聚毁灭的动量。

—达尔维·欧德雷迪



黎明前塔玛拉尼出现在欧德雷迪在艾蒂奥的住处，带来了前方釉面道路的消息。

「过海后有六处道路受漂沙影响，十分危险，有的甚至根本无法通行，都是很大的沙丘。」

欧德雷迪刚做完她的日常养生活动：小型的香料之痛，然后是晨练，最后以冷水浴收尾。艾蒂奥的客房休息间只有一张悬带椅（他们知道她的喜好），她就坐在上面等着斯特吉和晨间报告。

塔玛拉尼的脸在两盏银色灯球的映射下显得暗黄，但无疑显露出了满足感。你早该听我的！

「备好扑翼机。」欧德雷迪说。

塔玛拉尼悻悻地走了，显然对大圣母的平淡反应颇为失望。

欧德雷迪召来斯特吉：「查看一下替代路线，了解绕过大海西端的道路信息。」

斯特吉急匆匆地走了，几乎就和正回来的塔玛拉尼撞了个满怀。

「很遗憾，交通部的人说无法立刻备好足够的扑翼机。他们正重新定位东边的五个社区，大概中午的时候才能给我们。」

「我们南边的沙漠支脉那里不是有观测站吗？」欧德雷迪问道。

「第一个障碍就在过了那里的不远处。」塔玛拉尼还是有点得意扬扬。

「让扑翼机在那里和我们会合，」欧德雷迪说，「我们早餐后立刻

出发。」

「但是，达尔……」

「告诉克莱比你今天和我乘一辆。什么事，斯特吉？」那位侍祭站在塔玛拉尼身后的门口处。

从塔玛拉尼离开时耸起的双肩，不难看出她并没把新的座位安排当作对她的原谅。严厉斥责！但塔玛的行为很符合她们的需要。

「我们到得了观测站，」斯特吉说，表明她听到了刚才的对话，「会有些尘土飞扬，但没什么危险。」

「那就快点吃早餐。」

愈接近沙漠，国家就愈贫瘠。向南方前进的路上，欧德雷迪作了如此评价。

距离上次报告中沙漠边缘一百公里内，可以看到社区起营拔寨的痕迹，它们已全体搬离到更凉爽的高纬度地区。处处可见裸露的地基、拆除时被损毁且再难修复的墙壁，还有沿着地基层面被切断的管线。将这些管线都挖出来成本太高，不久，黄沙会将这一片狼藉彻底掩埋。

这里没有沙丘那种大盾壁，欧德雷迪观察到了这一点，向斯特吉示意。不久的将来，圣殿居民将搬离到极地地区，采冰作为水源。

「是真的吗，大圣母？」和塔玛拉尼一起坐在后面的一个人问道，「据说我们已经在制造香料开采设备？」

欧德雷迪在座位上转过身。提问的是一位通讯部职员，高级侍祭。她是个年长的女人，通讯部的重责已使她额头布满深深的皱纹，黝黑的皮肤和微眯的双眼则是其长时间操控设备的结果。

「我们必须做好迎接沙虫的准备。」欧德雷迪说。

「如果能出现的话。」塔玛拉尼说道。

「你在沙漠上走过没有，塔玛？」欧德雷迪问。

「我待过沙丘星。」回答相当简洁。

「但是你出去过吗，到开阔的沙漠上？」

「只去过钦恩附近的几个小型积沙区。」

「那是两码事。」简短的回答应该回以同样简短的反驳。

「他者记忆告诉我需要知道什么。」这句是说给侍祭们听的。

「那是两码事，塔玛。你必须亲自体验才能知道。在沙丘上，沙虫

随时可能出现，把你吞入腹中，那种感觉异常奇妙。」

「我听说过你对沙丘……的利用。」

利用，不是「体验」。利用。非常精准地表达了她的谴责之意，正是塔玛的风格。「贝尔对她影响太深了。」有人会这么说。

「在那种沙漠上行走会改变一个人，塔玛。他者记忆会更清晰。从弗瑞曼先祖那里抓取灵光一现的经历固然很好，但亲身体验一下像弗瑞曼人般行走在那片沙漠上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哪怕只是几小时也好。」

「我并不享受那种感觉。」

塔玛的冒险精神也不过如此，车上每个人都见到她的丑态了，风声会传出去的。

严厉斥责，一点没错！

不过现在更容易解释统御大圣母为什么要将什阿娜调进议会了（如果她适合的话）。

观测站是一块熔制的大片硅石，颜色浅绿，质地光滑如玻璃，中间还有热气泡穿过。欧德雷迪站在它经过熔制的边缘，注意到她脚下的草地已无法向前延伸，零星分布成小片，这片小山坡曾经绿草如茵，如今山脚的斜坡已经开始被沙地侵占。沙漠的魔爪贪婪地向前延伸，在这些不速之客的边缘有新的盐生灌木丛（欧德雷迪的一个随行人员说，是什阿娜辖下的人种植的），形成了一面不规则的灰屏障。这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场叶绿素支撑的生命对抗沙子的后方保卫战。

在她右边，一座低矮的沙丘在观测所之上隆起。欧德雷迪挥手示意其他人不要跟随，她自己爬上了小沙丘，这片遮挡视线的沙堆后，就是她记忆中的沙漠。

这就是我们的造物。

没有生物存在的迹象。她没有回头看那些植物，它们正面对沙丘的入侵作最后的绝望挣扎。她把目光聚焦在远处的地平线，能看到沙漠居民看守的边界。在那片干燥的空阔地带，任何移动的东西都是潜在的危险。

她回到其他人身边后，盯着观测站的光滑表面看了一阵。

那位年长的通讯部侍祭走过来，给欧德雷迪带来了气象部的请求。

欧德雷迪扫视了一眼。内容简洁，无法忽视。这些话中所说的变化并非突然发生，她们要求增加地面设备。这不是由意外的暴风雨突然而至带来的，而是来自大圣母的决定。

昨天？我昨天才决定逐步淘汰大海吗？

她把报告递回给通讯部侍祭，目光越过她，投向铺着沙子的光滑表面。

「批准请求。」然后，「我看到之前那里的建筑都消失了，让人伤心。」

侍祭耸了耸肩。她竟然耸了耸肩！欧德雷迪有种想打她的冲动。（那岂不是会让不安的情绪在女修会中轰鸣而过？）

欧德雷迪转身背对那个女人。

我又能对她说什么？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时间是年龄最长的姊妹一生的五倍。这位却在这里耸肩。

然而……根据某些标准，她知道女修会的建设才勉强算成熟。合成玻璃和塑钢适于保持建筑物和其环境间的有序联系。用土地和记忆来固定。乡镇和城市没那么容易向其他力量屈服……除了人类的奇思妙想。

另一种自然力量。

她觉得尊重年长者的概念很奇怪，但人类天生就作如此想。老霸夏在谈起勒尼乌斯的家人时，她见过这种感情。

「我们觉得留着我母亲的装潢比较妥当。」

连续性。这些感觉也会随着苏亡人复活一起回归吗？

这就是我的同类生活的地方。

「我的同类」是说血肉相连的祖先，这使它披上了一层奇怪的古老外衣。

看看我们厄崔迪氏族在卡拉丹坚持了多久，恢复古堡，打磨用古木深深雕刻而成的工艺品。即便雇用一整支团队，都要让这个吱吱作响的老地方维持在堪堪能用的状态。

但那些维护的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他们劳动时自有一种优越感，在打磨木制品时几乎是在爱抚它们。

「老了。我和厄崔迪家族一起很久了。」

人们和他们的文物。她感觉工具仿佛是自己有生命的一部分。

「我的情况更好些，因为我手里握着这根棍子……因为这根火焰长矛能为我猎肉……因为这御寒的避难所……因为这石窖储藏冬天的食物……因为这艘快艇……这艘巨大的远洋巨轮……这艘金属和陶瓷的星舰载我到太空……」

那些最早进入太空的人类冒险家一点也没有猜到这趟航行会延伸到哪里。在那些古老的年代，他们是多么孤独！充有维持生命气体的小小胶囊，由原始的传输通讯系统连接着笨重、烦琐的资料来源。独自一人，孤独无助。除了生存，任何其他的事都不太可能做到。保持空气清新，确保饮用水可用。积极锻炼防止失重造成的身体虚弱，保持积极的状态，健康的身心。不过，健康的心到底是什么？

「大圣母？」

又是那个该死的通讯部侍祭！

「什么事？」

「贝隆达说立刻告诉您，有一位巴塞尔的信使到了。她说来了陌生人，把所有圣母都带走了。」

欧德雷迪急速转过身：「这是她全部的讯息？」

「不是，大圣母。那些陌生人是受一个女人的命令，信使说那女人的外表看来像尊母，但是没穿她们那种袍子。」

「多吉拉那边没什么消息吗，其他人呢？」

「大圣母，她们没什么机会发讯息。那位信使是位一级侍祭。她是乘小型无现星舰，按照多吉拉的明确指示来的。」

「告诉贝尔千万不能让那个侍祭离开。她带来了危险信息，我回去的时候有话要带给信使，必须是一位圣母。都记下来了吗？」

「当然，大圣母。」对欧德雷迪怀疑式的询问颇感受伤。

开始了！欧德雷迪勉强控制着自己的兴奋之情。

她们已经吞下了诱饵。现在……她们已经上钩了吗？

多吉拉如此依赖一位侍祭是很危险的。但她了解多吉拉，这位侍祭一定极其可靠，即便被抓也会宁死不屈。我必须见见这位侍祭，她也许已经可以进行香料之痛了。也许这就是多吉拉给我的讯息，很符合她的作风。

当然，贝尔会暴跳如雷。依靠惩罚之地的人太愚蠢了！

欧德雷迪召集了一队通讯部小组：「创建与贝隆达的联系。」

携带式投影仪不如固定装置那么清晰，但还是能看出贝尔和她周围的环境。

坐在我的桌子后，就好像那就是她的位置一样。好极了！

欧德雷迪根本没给贝隆达一点机会爆发，直接说道：「判定一下那位侍祭是不是准备好进行香料之痛了。」

「她准备好了。」众神在下！这样的回答对贝尔来说够简洁的。

「那就做。她也许可以做我们的信使。」

「已经做了。」

「她足智多谋吗？」

「非常聪明。」

贝尔到底是经历了什么鬼事情？她的表现极端怪异，一点不像平时的她。一定是邓肯！

「对了，贝尔，我希望档案部能与邓肯创建直接联系。」

「今早已经做过了。」

果然如此。与邓肯的接触已经开始发挥效果了。

「我见了什阿娜以后再和你谈。」

「告诉塔玛她是对的。」

「什么事是对的？」

「这么说就行。」

「好吧。我必须说，贝尔，你处理得让我十分满意。」

「你那么对待我之后，我怎么还能失败呢？」

她们切断连线的时候，贝隆达还在微笑着。欧德雷迪转过身，发现塔玛拉尼就站在她身后。

「什么事是对的，塔玛？」

「艾达荷和什阿娜之间可以挖掘的东西比我们怀疑的还要多。就是这件事。」塔玛拉尼靠近了欧德雷迪，压低声音说：「在发现他们那点秘密之前，不要让她坐上我的位置。」

「我知道你能看出我的意图，塔玛，不过……真那么明显吗？」

「有些事确实很明显，达尔。」

「有你这个朋友，我很幸运。」

「你还有其他支持者。督察们投票的时候，是你的创造力为自己赢得了选票。你的一位拥护者说『富有灵感』。」

「那你应该知道，在我做出『富有灵感』的决定之前，会先把什阿娜放在火上烤透的。」

「那是当然。」

欧德雷迪示意通讯部将投影仪拿走，然后走到观测站光滑地面的边缘等待着。

创造性的想像力。

她知道她同僚的复杂感觉。

创造力！

创造力对根深柢固的权力而言永远是危险的，永远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新事物，新事物会摧毁当权者的掌控力。即使是贝尼·杰瑟里特，在对待创造力上也心怀疑虑。若要使一艘船的龙骨保持平稳，就会有人受到鼓动，把让船颠簸的人赶到一边。这就是多吉拉所受惩戒背后的因素。麻烦的是有创造力的人通常喜欢与世隔绝，他们称之为隐私。把多吉拉找出来颇费了番力气。

一定要好好的，多吉拉。成为我们用过的最好的诱饵吧。

这时扑翼机到了，共十六架，飞行员们平日已经竭尽全力，现在又要执行额外任务，因此不太高兴。撤离整个社区！

欧德雷迪情绪不佳，她看着扑翼机降落到坚硬的玻璃化表面，两翼风扇折叠收回侧荚舱，每艘飞机看起来都像是只睡着了的昆虫。

疯狂的机器人以自己的形象设计出的昆虫。

起飞以后，斯特吉又坐在了欧德雷迪身边，问道：「我们会看到沙虫吗？」

「有可能。不过目前还没有相关报告。」

斯特吉坐了回去，有点失望，但是没法把话题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欧德雷迪想，事实有时很令人不安，而她们把极高的期望投在了这场演化赌博上。

否则为什么要摧毁圣殿上我们所爱的一切？

意识并流在欧德雷迪眼前插入很久前的画面，一栋粉色砖造建筑有道窄门，门上有个弧形标志：「不可治愈类疾病专门医院。」

这就是女修会所在之处吗？还是她们忍受了太多失败？他者记忆的侵入一定有其自身目的。

失败？

欧德雷迪把它搜了出来：如果它来临，我们必须把默贝拉当作是姊妹。不是说这位被俘的尊母是无法治愈的失败，但她与其他人毕竟截然不同，而且接受深度训练的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

身边的人多么安静，每个人都看着窗外风卷沙移的场景—鲸背般的沙丘有时会化成干涩的鳞纹。正午刚过，斜斜的日光投下，周围的景致化成了光影的世界。尘土飞扬，模糊了前方的地平线。

欧德雷迪蜷着身子在座位上睡着了。我早就看过这些。我是沙丘星的幸存者。

飞机准备降落，在什阿娜的沙漠观测站上空盘旋，机身的颠簸把她惊醒了。

沙漠观测站，我们又来了。还没真正给它取个名字……和我们给这颗星球起的名字一样随意。圣殿！这算什么名字？沙漠观测站！这是描述，不是名字。临时顺口说出的字而已。

降落的时候，她看到了佐证自己想法的证据。所有设施的连接处都简朴随便到了突兀的程度，放大了这座设施不过是个临时住房的感觉。任何连接处都没有一丝柔和的气息，没有缓和的弧形过渡。这个连到这里，那个连到那里。所有地方都由可移动的连接器连接。

降落的过程很颠簸，飞行员这样解释：「抵达目的地，快给我下去吧。」

欧德雷迪立刻赶去一直为她准备好的房间，并召来了什阿娜。这间临时住所是另一个设置了小硬板床的简朴隔间，这次有两张椅子，朝西有一扇窗正对沙漠。这些房间本质上显露出的临时凑合感让她很恼火，这里任何东西都可以在几小时内拆散运走。她在隔壁盥洗室洗了脸，尽可能活动筋骨。在扑翼机上，她睡觉的姿势很紧绷，身体已经有些吃不消。

洗了把脸后，欧德雷迪感觉神清气爽，走到一扇窗边，感谢建筑工构筑了这座塔。塔共十层，她的房间在第九层。什阿娜住在顶层，要做这建筑的名字所描述的工作，顶层是个有利位置。

趁着等什阿娜过来，欧德雷迪做了必要的准备。

放空思想。抛却先入为主的想法。

什阿娜抵达的第一印象必须用纯净的眼睛才能观察，耳朵不能有会听到某个特定嗓音的准备，鼻子不能期待记忆中的气味。

是我选了她。我，她的启蒙导师，更容易犯错。

欧德雷迪听到门口传来了响声，她转过身，是斯特吉。

「什阿娜刚从沙漠返回，现在和她的部属在一起。她请大圣母在上面的房间和她会面，那里更舒适。」

欧德雷迪点了点头。

什阿娜位于顶层的住所在边边角角仍然有那种组合屋的感觉—沙漠前的一间临时避难所。这是个大房间，比客房大五六倍，不过这既是睡觉的卧室，又是工作室，西边和北边两侧都有窗户。欧德雷迪对这种功能性和非功能性的结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什阿娜设法让她的房间能反映她自己。标准的贝尼·杰瑟里特小床上铺着亮橙色和茶褐色相间的床单，房间一端的墙壁上用白底黑线条画着一只沙虫，最前面是沙虫的头，一颗颗晶牙裸露着，占满了整面墙。什阿娜亲手画了这幅画，她靠着他者记忆和她在沙丘星上的童年指引着自己的手。

什阿娜没有尝试用更具野心的手法去渲染—比如全彩—而且背景的沙漠环境也很传统，这些都透露了些讯息。画里只有沙虫和它身下一点点沙子，前景里有个小小的穿长袍的人类。

是她自己？

这幅画显示出令人钦佩的克制，也持续提醒她自己为什么在这里，还是一种对大自然的深刻印象。

有人说，自然从不制造糟糕的艺术？

这个说法太可笑，无法接受。

我们说的「自然」到底指的是什么？

她品尝过自然荒野的残暴：脆弱的树木看起来就像是蘸了错误的绿色颜料，被抛弃在冻土带边缘，风干成丑陋的劣质仿品，令人厌恶，很难想像这样的树木存在的意义。还有盲虫，黏糊糊的黄色皮肤，又哪有艺术成分可言？那是在通往别处的演化旅途中的临时歇脚点。那么人类

的干预就一直都更有艺术气息吗？想想猪蝓！贝尼·忒莱素同样制造了恶心的东西。

欧德雷迪欣赏着什阿娜的画作，觉得有些组合与人类的某些特定感官很不合。作为食物，猪蝓是美味佳肴。丑陋的组合触及了早期体验，体验会做出偏颇的判断。

坏事！

我们认定的「艺术」多数都迎合了人们对于安心宽慰的渴望。不要冒犯我！我知道我能接受什么。

这幅画又如何安慰了什阿娜呢？

沙虫：盲目的力量守卫着隐藏的财富。带有神秘之美的艺术。

据报告称，什阿娜拿她的任务开玩笑：「我是牧虫人，在牧一些也许从来都不会重现的沙虫。」

即使沙虫真的出现，任何一条都要多年之后才有可能长到她画中所示的大小。沙虫前那小小的身影是她发出的声音吗？

「这情景终将出现。」

房间里弥漫着美蓝极的气味，比一般圣母房间里的气味更浓些。欧德雷迪的目光在屋内的家具之间巡视：椅子、工作台、灯球的照明——所有东西都放置到能发挥它最大优势的地方。不过堆在角落里的形状奇特的黑色合成玻璃制品是什么？又是什阿娜的作品？

这些房间很适合什阿娜，欧德雷迪想。除了这幅画，几乎没什么别的物件能追溯她的出身，但任何一扇窗外的景色可能都来自沙丘深处干旱地带的达艾斯巴拉特。

门口传来轻轻的沙沙声，惊动了欧德雷迪。她转过身，看到什阿娜站在那里。她在站到大圣母面前之前先探头从门边打量，仿佛害羞一般。

行动即语言：「她确实依约来了我房间。很好。有的人可能会对我的邀请漫不经心。」

欧德雷迪早已就绪的感官因什阿娜的出现蠢蠢欲动。眼前的女子是史上最年轻的圣母，人们经常会觉得她是「安安静静的小什阿娜」。她并不总是很安静，也并不小，但是已经贴上的标签很难再撕下。她也根本不胆怯，但会安静得就像一只在田边等着农夫离开的老鼠。农夫一

走，老鼠就会冲出来衔走掉落的谷物。

什阿娜走进房间里，在离欧德雷迪不到一步的距离停了下来：「我们分开太久了，大圣母。」

欧德雷迪的第一印象是种很奇怪的混乱组合。

坦率又隐秘？

什阿娜静静地站在那里，准备倾听。

这位希欧娜·厄崔迪的后裔在贝尼·杰瑟里特的表皮之下形成了一张有趣的脸孔。来自女修会和厄崔迪基因的塑造，同时影响她的成长。她有果敢决断的标志性特征。那位纤细柔弱、皮肤黝黑、发丝在阳光曝晒下呈亮棕色的孤儿已经变成了稳重的圣母。如今她长期待在户外，皮肤依然黝黑，头发依然是那副长期受阳光晒得有些褪色泛红的样子。不过，只有这双眼睛——带着钢铁般质感的全蓝色眼睛，仿佛在说：「我已经挺过了香料之痛。」

我在她身上感觉到的是什么？

什阿娜看到了欧德雷迪脸上的表情（贝尼·杰瑟里特式的纯真！），她知道这是她一直害怕的对峙。

除了我的真相，没有什么可辩护的，我希望她能在我全部坦白之前停下来！

欧德雷迪仔仔细细地端详着她以前的学生，展开了每一丝感知。

恐惧！我感知到的是什么？她开口时的什么事情？

什阿娜沉稳的声音已经被塑造成有力的工具，这是欧德雷迪在她们第一次会面时就预期到的事。什阿娜的本性（如果弗瑞曼人有本性的话！）已经经过了约束与重新指引，心底占据一切的报复心已经抚平，爱恨的力量被牢牢地控制。

为什么我的印象是她想拥抱我？

欧德雷迪突然感到很脆弱。

这个女人曾经突破我的防备，现在再也不可能完全把她剔除在外了。

塔玛拉尼的判断出现在她脑海里：「她是那种很自我的人。还记得圣母施万虞吗？和那位一样，但更自我。什阿娜知道她的未来向哪里走，我们必须小心看着她。厄崔迪血脉，你知道的。」

「我也是厄崔迪，塔玛。」

「别以为我们忘记过这一点！你以为我们会袖手旁观，任凭大圣母自己选择如何繁殖？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达尔。」

「说实话，我早该来见你，什阿娜。」

欧德雷迪的语调让什阿娜很警惕。她突然露出女修会称为「贝式宁静」的表情，整个宇宙也许没有比这更宁静的了，它就像一面彻底的面具，完全遮挡住背后发生的一切。这不仅是道屏障，这就是「虚无」。这张面具上出现任何东西都是过错，这种行为本身就是种背叛。什阿娜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回以笑声。

「我知道你会来打探的！关于我和邓肯那套手语的事，对吧？」求求你，大圣母！接受这件事吧。

「请你和盘托出，什阿娜。」

「如果尊母来袭，他希望能有人去救他们。」

「就这些？」她觉得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吗？

「还有。他想要我给他一些关于我们的意图的信息……还有我们做了什么来面对尊母的威胁。」

「你怎么告诉他的？」

「我能说的都说了。」实话实说是我唯一的武器。我必须转移她的注意力！

「你想要做他的靠山吗，什阿娜？」

「是！」

「我也是。」

「但塔玛和贝尔却不是吗？」

「我的线人告诉我贝尔现在很容忍他。」

「贝尔？容忍？」

「你错看她了，什阿娜。这是你的不对。」她在隐藏什么。你做了什么，什阿娜？

「什阿娜，你觉得你能和贝尔一起共事吗？」

「你担心，是因为我开她的玩笑？」和贝尔共事？她是什么意思？不是要让贝尔去领导那个该死的护使团计划吧！

欧德雷迪的嘴角微微向上抽动了一下。又一个恶作剧？会是这样

吗？

什阿娜是中枢餐厅里闲聊谈论的主要对象。她拿育种女修（尤其是贝尔）开玩笑的故事，以及细节详尽的对诱惑的描述，加上默贝拉提供的尊母技巧差异，这些东西比食物还更有料。欧德雷迪两天前才听说了最新的故事片段。「她说，『我用的是「让他乱来术」，对那些自以为能骗过女性的男人非常有效。』」

「开玩笑？你是在开玩笑吗，什阿娜？」

「正确的用词应该是：抵抗自然倾向去重新塑造。」话一出口，什阿娜就知道她犯了个错误。

欧德雷迪感觉到了不寻常的宁静，这是种警告。重新塑造？她的目光转向了角落里那堆样子奇怪的黑色物体。她集中精神盯着看了一下，这让她很惊讶。它能使人的目光沉醉。她继续不停地探测连贯性，寻找引起她「共鸣」的点。没有任何回应，甚至在她试探自己的极限的时候也是如此。原来这是它的目的！

「它的名称是〈虚无〉。」什阿娜说道。

「是你做的？」什阿娜，拜托告诉我是别人做的。做了这个的人去了我无法追随的地方。

「是我在上周的某个晚上做的。」

黑色合成玻璃是你唯一重新塑造的东西吗？「总体来说算是很惊艳的技艺。」

「具体技艺就不行了？」

「你有一件事我不太满意，什阿娜。你让有些女修惶惶不安。」还有我。你的心里还有一片我们从未找到的蛮荒之地。邓肯要我们搜索的厄崔迪基因标志在你的细胞里。他们给你什么了？

「让我的一些同侪惶惶不安？」

「尤其是因为她们回想起你是通过香料之痛的人当中史上最年轻的一位。」

「除了妖邪之外。」

「你就是妖邪吗？」

「大圣母！」在教学之外，她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我。

「你通过香料之痛的考验完全是出于叛逆之心。」

「你难道不该说是我违背了成熟的建议吗？」幽默有时能分散她的注意力。

什阿娜的侍祭助理普雷斯特来到门口，在门边墙上急匆匆地轻声敲了几下，看到已经引起了她们的注意才停手。「您说等搜索队一回来就立刻告诉您。」

「她们报告什么了？」

什阿娜的声音里是不是透着种安心？

「八队想让您亲自看看她们的扫描结果。」

「她们总想让我自己去看！」

什阿娜故作沮丧地说：「你想和我一起去看看扫描结果吗，大圣母？」

「我在这里等你。」

「不会很久的。」

她们走出门后，欧德雷迪走到西窗：这里视野开阔，穿过屋顶，能看到新沙漠的边界。这里有些小沙丘。正值日暮时分，干涩的热浪让她很难不想起沙丘星来。

什阿娜在隐藏着什么？

一位年轻人，刚刚成人的样子，稚气未脱，正在旁边的屋顶裸身享受着日光浴，脸朝上躺在一张海绿色的垫子上，脸上盖着一条金色的毛巾。他金色的皮肤给人温暖阳光般的感觉，与毛巾和阴毛的颜色很相配。一阵微风吹过，毛巾的一角微微抖动，终于掀了起来。一只懒洋洋的手抬了起来，压了压毛巾。

他怎么这么清闲？夜班工人？也许是。

人们宣导不要无所事事，这简直算是炫耀了。欧德雷迪自顾自地微笑起来。人人都可能会认为他是个夜班工人，从而原谅他。也许正是这点让他有恃无恐。这点小花招只要不被知情的人看到就依然能玩下去。

我不会过问的。智慧应该得到回报。而且，毕竟他可能的确是夜班工人。

她抬起目光。这里的景色形成了新的型态：异域情调的落日。一抹狭长的橘色划过地平线，就在太阳刚刚落下的地方隆起。橘色上方则是银蓝色，就在头顶上，已经逐渐变深。她在沙丘星上多次见过这样的场

景。她没兴趣去研究是什么气象原理，不如让眼睛吸收这场转瞬即逝的美景；在橘色消失后迅速降临的黑暗中，最好让耳朵和皮肤去感受那夜幕笼罩大地时的瞬间宁静。

模模糊糊地，她看到年轻人拾起垫子和毛巾，消失在通风设备后。

她身后的走廊内响起一阵跑步的声音。什阿娜几乎是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房间：「她们在我们东北方向三十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块香料堆！不大但是很密实！」

欧德雷迪想都没敢想过：「会不会是被风吹而聚集在一起？」

「不大可能，我派人全天候盯着那边的。」什阿娜向欧德雷迪旁边的窗户瞥了一眼。她看见特莱博了。也许……

「我之前问过你，什阿娜，是否能和贝尔共事。这个问题很重要。塔玛年事渐高，很快就需要有人取代她的工作。当然，需要经过投票程序。」

「我？」这完全在她意料之外。

「你是我的首选。」现在更急迫了。我需要你离我更近，近到我能一直盯住你。

「可是我以为……我是说，护使团计划……」

「那个计划可以暂时先放下。而且还必须有个能驾驭沙虫的人……如果那块香料堆如我们所期待的话。」

「哦？对……我们中有几个人，但是没人能……你不想让我先试试沙虫是不是还对我有回应吗？」

「在议会工作和这应该不冲突。」

「我……你也能看出来，我完全没想到这件事。」

「按我看可以说是震惊了。告诉我，什阿娜，最近你真正的兴趣是什么？」

她还在试探。特莱博，我现在就需要你！「确保沙漠成长得好。」这是事实！「当然，还有我的性生活。你看到隔壁屋顶那个年轻人了吗？他叫特莱博，是邓肯派来让我打磨技巧的新人。」

即便在欧德雷迪离去后，什阿娜还在想为什么那些话把大圣母逗得那么乐。不过，大圣母的注意力终于被转移了。

甚至都不需要她浪费备用计划，说出一个事实：「我们在讨论我铭

刻特格，并以此恢复霸夏的记忆的可能性。」

她躲过必须彻底坦白的危机。大圣母不知道我已经有办法启动我们的无现星舰监狱，拆除贝隆达在里面设置的地雷了。

29

有些苦涩之物是任何甜味剂都无法将其掩盖的。如果尝起来很苦，就吐出来。我们最远古的先祖就是这么做的。

——终章



默贝拉发现自己半夜起来继续做着梦，可她十分清醒，对自己周边的环境也很清楚：邓肯在她身边睡着，还能模糊听见机器的咔嗒声，看见天花板上显示时间的投影。最近她坚持要邓肯晚上陪着她，她觉得自己独处的时候有些害怕。邓肯将这怪罪在她第四次怀孕上。

她坐在床边。整间房间只有时间投影的微弱光亮，显得有些阴森。梦中的景象还在出现。

邓肯嘟囔着朝她这边翻了个身，一只手臂一下子伸过来搭在了她的腿上。

她觉得这种精神入侵并不是做梦之类的，却有些和梦一样的特征。是贝尼·杰瑟里特的那些课程在作怪，这些课程再加上她们关于司凯特利的那些该死的暗示，还有……还有最近发生的这一切！一切都让她陷入一种无法控制的漩涡之中。

今晚，她迷失在疯狂的语言世界。原因很清楚，那天上午贝隆达知道了默贝拉会说九种语言，于是就打算把这个还不能完全放心的侍祭推上一条被称为「语言遗产」的精神之路。贝尔虽然引发了这种夜晚陷入的疯狂状态，却没提供任何可供逃避的出口。

噩梦。梦中她是如同蝼蚁般的微小生物，被困在一个宏大的地方，整个场景似曾相识，不管她转向何方，四周似乎都标着巨大的文字：「资料储存库。」这些字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用可怕的触手包围着她。

这是群掠食的野兽，而猎物正是她自己！

她虽然醒了，也知道自己正坐在床边，邓肯的手臂横在她腿上，可还是能看见那些野兽。它们驱赶着她步步后退，虽然她的身体没动，但她知道她在后退。它们挤压着她，让她靠向一场看不见的可怕灾难。她的头没法转动！她不仅看见了这些生物（它们就藏在卧室的各个角落）而且还能听见它们用她会的九种语言对她厉声尖叫。

它们会把我撕成两半！

她虽然不能转身，但能感觉到身后是什么：更多的尖牙利爪。处处都是危机！如果它们把她逼到角落里一拥而上，她就死定了。

无处可逃。死亡。受害者。虐待俘虏。最终沦为被议论的对象。

她充满了绝望。为什么邓肯不醒过来救她？他的手臂仿佛灌铅般沉重，这股力量压制着她，让那些生物得以把她一步步赶入它们奇异的陷阱里。她浑身颤抖，冷汗涔涔。那是些可怕的词语，它们融合成了巨大的合体。这怪兽张开嘴，露出尖刀般的利齿，径直朝她扑来，在它的巨颚间那漆黑的缝隙里，还潜伏着更多的词语。

如前文所述。

默贝拉开始大笑起来，她无法控制自己。如前文所述。无处可逃。死亡。受害者……

笑声吵醒了邓肯，他坐起来，启动了一盏灯球，然后望着她。经过了他们之前的激情碰撞，他的头发看起来一团糟。

被吵醒的他有点哭笑不得：「你笑什么？」

笑声渐渐化为大口的喘息声，她的肋骨隐隐作痛，她担心他那试探性的微笑会引发新一轮痉挛。「哦……哦！邓肯！性冲撞！」

他知道这是属于他俩的名词，是他们对这种将彼此捆绑在一起又无法自拔的上瘾的称呼，但这有什么好笑的？

他一脸的困惑更让她觉得荒谬可笑。

喘息中她说道：「还有两个词。」然后她不得不紧闭着嘴巴，拼命忍住另一轮大笑。

「什么？」

他的声音是她听过的最可笑的声音。她向他伸出一只手，摇着头说：「哦哦……哦哦……」

「默贝拉，你这是怎么了？」

她只能不停晃着她的头。

他试着露出试探性的笑容。这让她舒缓了些，于是她斜过身子靠在他身上。「不！」她感到他的右手在她身上四处游移时说，「我就是想离你近点。」

「看看都几点了，」他努起下巴朝天花板的投影动了动，「快三点了。」

「太好笑了，邓肯。」

「那你说说。」

「等我喘口气。」

他帮她慢慢躺到枕头上：「我们两个好像结婚多年的老夫妻，在三更半夜讲有趣的事。」

「不，亲爱的，我们不一样。」

「程度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品质不同。」她坚持说。

「什么事那么有趣？」

默贝拉重述了她的噩梦和贝隆达的影响。

「禅逊尼，非常古老的技巧，圣母们用这个技巧去除你的创伤联系，就是那些会激发潜意识反应的词。」

她重新陷入恐惧之中。

「默贝拉，你怎么在颤抖？」

「尊母老师警告过我们，如果我们落入禅逊尼的手里，就会大难临头。」

「胡说！我作为晶算师也经历过一样的事情。」

他的话仿佛魔术般地引出了另一个梦的片段。这次是只双头兽，张着两个大嘴，嘴里面还有词。左边写着「一个词」，右边写着「引出另一个。」

欢乐取代了恐惧。这次没有经过那种没来由的大笑，她的情绪就慢慢平缓了。「邓肯！」

「嗯。」他的声音中有着晶算师的距离感。

「贝尔说贝尼·杰瑟里特把语言当武器—魅音。她把它们叫作『控制工具。』」

「这是你必须学会的技艺，要熟练到让它变成你的本能反应。只有学会这个，她们才会认为你已经可以进入更深层次的训练了。」

而在那之后，我将无法再信任你。

她翻了个身，离他远了点，然后看着天花板上时间投影周围闪着光的摄影机。

我还在测试期。

她很清楚她的老师们在背后议论她。每次她一走近，她们就停止交谈。她们以特别的眼光盯着她，就好像她是个有趣的标本。

贝隆达的声音在她的脑海中嗡嗡响起。

噩梦一直在她脑中缠绕不休。她醒来时上午已过半，梦中的疲于挣扎让她大汗淋漓，汗臭味直冲鼻孔。实习生很尽责地站在离圣母三步的距离。贝尔的声音响起：

「永远不要当专家。那会紧紧地禁锢你。」

她们一定要让我经历所有这些，就因为我问了是不是没什么语句在指引贝尼·杰瑟里特。

「邓肯，她们为什么把精神和身体教学混在一起？」

「头脑和身体可以彼此互惠。」他昏昏欲睡。可恶！他又要睡着了。

她摇晃着邓肯的肩膀：「如果语言这么不重要，她们为什么谈这么多原则纪律？」

「模式，」他嘟囔着，「令人讨厌的字眼。」

「什么？」她更粗暴地摇晃着他。

他翻身仰躺，嘴唇动了动，然后说：「原则等于模式，也就等于糟糕的方式。她们说我们都是天生的模式创造者……我觉得对她们而言就是『规律』。」

「规律为什么那么糟？」

「别人就有了可以摧毁我们的把柄，或是把我们困在……困在我们不肯改变的事物里。」

「你说的头脑和身体的事不对。」

「嗯……是吗……？」

「是压力锁住了彼此。」

「我说的不就是压力吗？嘿！咱们到底是要说话还是睡觉，还是要干些什么？」

「不能再『干些什么』了。今晚不行。」

他深深地吐了口气，叹息了一声。

「那些事不会改善我的健康状况。」她说。

「没人说会。」

「那之后再谈，在香料之痛以后。」她知道他很不喜欢提起那场致命的试炼，但现在避无可避。她满脑子都是那种情景。

「好吧！」他翻身坐起，捶着他的枕头，弄成了感觉最舒服的形状，然后靠着枕头盯着她，「什么事？」

「她们那种语言武器应用得太聪明了，真是可恶！她把特格带到你面前，然后说你对他负全责。」

「你不相信？」

「他把你当成父亲看。」

「不全是。」

「对，可是……你有这样看待过霸夏吗？」

「他恢复我的记忆的时候？有啊。」

「你们俩是一对智慧超群的孤儿，永远在寻找不存在的父母。他一点都不知道你会伤他多深。」

「那会拆散家庭。」

「这么说你恨他体内的那个霸夏，你也乐于接受你会伤害他。」

「我可没那么说。」

「他为什么就那么重要？」

「霸夏？他可是军事天才，永远出其不意，神出鬼没，让敌人无所适从。」

「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吗？」

「做不到像他那样。他会发明战略、战术。就这样！」他打了个响指。

「更暴力。就和尊母一样。」

「不总是那样。霸夏拥有不战而胜的盛名。」

「我看过那些历史纪录。」

「不要相信那些。」

「可是你刚才说……」

「历史纪录着重的是冲突。其中有几分真实，但也隐藏了那些不管世事如何变迁都会永恒不变的事物。」

「永恒不变的事物？」

「稻田里的女人赶着水牛犁着地，她的丈夫却不知所踪，最有可能是被征召入伍，此时正带着武器走在战场上。有什么历史会说这件事吗？」

「这件事为什么永恒不变，而且更重要？」

「她的孩子在家嗷嗷待哺，男人又远赴他乡，陷入这种连年征战的疯狂，你说为什么这更重要？总要有人去犁地。这女人才是人类永恒不变的那部分缩影。」

「你听起来像满腔怨恨，无法释怀的样子……我怎么觉得很别扭。」

「有鉴于我在军事方面的过往，这么说好像很矫情？」

「是有点，贝尼·杰瑟里特对……对她们的霸夏的倚重，还有精英部队以及……」

「你觉得她们只不过是另一群妄自尊大的人在为一己私利进行着暴力行动？你觉得她们会直接辗过那个犁地的女人，眼都不眨一下？」

「为什么不会？」

「因为很少有东西能逃过她们的眼睛。那些暴徒『经过』犁地的女人，很少会看出他们触碰的是基本现实。而一个贝尼·杰瑟里特绝不会错过这样的事。」

「我还是要问：为什么不会？」

「妄自尊大的人目光短浅，因为他们过的是死亡的现实。而女人和犁耙才是生命的现实。没有这种生命的现实就不会有人类。我的暴君看到了这点。为此圣母们虽然咒骂他，但同时也感激他。」

「所以你愿意加入她们的梦想之中。」

「我猜是的。」听起来似乎连他自己也有些难以置信。

「你对特格完全诚实？」

「他如果有问题，我会直言不讳。我认为对好奇心不应粗暴对

待。」

「你对他负全责？」

「她说的不全是这个意思。」

「啊，我的爱人。不全是这个意思。你称贝尔为伪君子，却把欧德雷迪排除在外。邓肯，你要是知道……」

「只要我们不在乎摄影机，那就说吧！」

「谎言、欺骗、恶毒……」

「嘿！你是说贝尼·杰瑟里特？」

「她们用老掉牙的说辞辩解：某某圣母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也这样做的话，就错不到哪里去。两种罪恶，两两相抵。」

「什么罪恶？」

她犹豫了。我应该告诉他吗？不行。但是他想要答案。「你和特格之间的角色互相颠倒了，贝尔很高兴！她很期待看到他的痛苦。」

「也许我们应该让她失望。」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这么说是个错误。太早了。

「一报还一报！」默贝拉很高兴。

转移她们的注意力！「她们对报应不感兴趣，只关心公正。她们的教诲中有这么一条：『被判决之人必须接受判决的公正性。』」

「这么说，她们把人改造得习惯于接受判决。」

「任何系统都有漏洞。」

「你知道的，亲爱的，侍祭会学习。」

「所以她们才是侍祭。」

「我的意思是我们会彼此交谈。」

「我们？你是侍祭？你是皈依者！」

「不管我是什么，我听说一些事。你的那个特格也许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那都是侍祭的闲话。」

「也有些传言来自伽穆，邓肯。」

他瞪着她。伽穆？对他来说任何其他名字都不对，他只能想起它本来的名字：羯地主星。哈克南地狱之洞。

她以为他沉默不语是要她继续说下去：「她们说特格行动迅捷，快

到肉眼几乎跟不上，说他……」

「也许是他自己放出的流言。」

「有些圣母并不怀疑这些说法。她们采取观望态度，她们想要预防一下。」

「你学了那么多珍贵的历史，还不明白特格是怎么回事吗？对他来说，散播一下这样的谣言太正常了。这可以让人们更小心对待他。」

「但是你还记得吗，我自己那时候也在伽穆星上。尊母非常不安，她们恼怒不已。有什么事出了差错。」

「没错，特格行事出人意料，让她们十分惊讶。他偷了她们一艘无现星舰。」他拍着身边的墙，「就是这艘。」

「女修会有自己的禁地，邓肯。她们总是告诉我等着香料之痛，到时候一切都会变得清清楚楚！那些该死的圣母！」

「听起来像是在给你准备护使团教学。那是种设计好的宗教，服务于特定目标和选定的人群。」

「你看不出那有什么问题吗？」

「道德观，我不和圣母争辩这个。」

「为什么不？」

「那块石头会使宗教触礁沉没。贝尼·杰瑟里特是不会沉没的。」

邓肯，你要是了解她们的道德系统就不会这么说了！「你这么了解她们，这让她们很不安。」

「就是因为这点，贝尔才想杀了我。」

「你觉得欧德雷迪没她那么坏？」

「问得好！」欧德雷迪？如果你仔细去想她的能耐，那她将是个可怕的女人。她是厄崔迪家族成员，这一点就已经很可怕了。我认识好几代厄崔迪。而这位首先是贝尼·杰瑟里特；特格才是典型的厄崔迪家人。

「欧德雷迪告诉我说她相信你对厄崔迪的忠诚之心。」

「我忠于厄崔迪的荣耀，默贝拉。」但我对道德自有判断——对女修会，对她们塞进我怀里的这个孩子，对什阿娜，还有……还有我的爱人，都如此。

默贝拉弯下腰靠近了他，胸部摩擦着他的手臂，在他耳边低语：「有时候，只要能构到，我可以杀死她们任何一个人！」

难道她觉得她们听不到吗？他坐直身子，把她拽了过来：「什么事让你突然那么生气？」

「『她』想让我对司凯特利下工夫。」

下工夫。这是尊母用的委婉语。嗯，为什么不行？在和我彼此纠缠之前，她已经对很多男人「下工夫」过了。但他也感觉到那种传统的丈夫的反应。不光是如此……司凯特利？一个该死的忒莱素人？

「是大圣母说的？」他得弄清楚。

「就是那位，那唯一的一位。」她几乎感觉轻松了，有种卸下重担的感觉。

「你有什么反应？」

「她说是你的主意。」

「我的……胡说八道！我说我们也许可以试着从他身上挖出点信息来，可是……」

「她说贝尼·杰瑟里特和尊母都一样，把这件事当作很平常的一件小事看。和这个育种，引诱那个，一天之内就可以都做完。」

「我是问你的反应。」

「很反感。」

「为什么？」既然你的背景包括了……

「我爱的是你，邓肯，那……那我的身体就……就应该让你愉悦……就像是你……」

「我们是对老夫妻，这些女巫现在是要把我们强行分开。」

他的话让他头脑里浮现出一幅清晰的画面：杰西卡女士，他那位过世已久的公爵大人的爱人，穆阿迪布的母亲。我爱她，她不爱我，但是……现在他在默贝拉眼里看到的神情，他曾见过，那是杰西卡看公爵的神情：盲目的、始终如一的爱。这是贝尼·杰瑟里特不信任的东西。杰西卡比默贝拉更柔弱，但内心坚强。而欧德雷迪……她整个人都很强硬，各个方面都如塑钢般坚硬。

那他为什么有时候会怀疑她同样心怀人类情感？他们得知霸夏死在沙丘星上的时候，她谈起这位老人时的那副模样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他是我父亲。」

默贝拉把他从回忆中拽了回来：「你也许可以和她们怀着一样的梦

想，不管那梦想是什么都好，但是……」

「成熟点，人类！」

「什么？」

「那是她们的梦想。像个成年人去行事吧，别总像个学校操场上愤怒的孩子一样。」

「妈妈是为你好？」

「是……我相信是这样。」

「你真的这么看她们？就算是你管她们叫女巫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那是个好词。女巫会做很多神秘的事情。」

「你不相信那是长期严苛的训练加上香料和香料之痛的作用？」

「相信和这个有什么关系？未知的事自会自行创造神秘解释。」

「但是你不认为她们在耍花招操纵人们去做她们想做的事吗？」

「她们就是那样的！」

「语言就是武器，魅音、铭者……」

「没有一样能如你这般美丽。」

「什么是美，邓肯？」

「美当然有不同风格。」

「和她说的一模一样。『风格以繁殖为根基，它深埋于我们的种族精神当中，我们不敢移除它们。』所以她们想插手这种事，邓肯。」

「为此她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她说：『我们不会把后代扭曲成我们认为非人类的东西。』她们作出判断，她们进行谴责。」

他想起了视野中的那些突兀的身影。幻脸人。他问道：「就像那些毫无道德可言的忒莱素人？毫无道德——根本不是人类。」

「我几乎能听见欧德雷迪大脑在飞速运转。她和她的那些圣母——她们监视、监听，她们调整着每一种回应，一切都是经过计算的。」

亲爱的，那是你想要的东西吗？他感觉自己陷了进去。她既对也错。结果正确，就可以证明手段也没问题吗？他怎么可能证明失去默贝拉是正确的？

「你认为她们毫无道德？」他问道。

她仿佛没听到一般：「她们总是不停问自己下一步该说什么，才能得到想要的回应。」

「什么回应？」她听不出他的痛苦吗？

「等你意识到的时候，为时已晚！」她转过身看着他，「这点和尊母非常像。你知道尊母是怎么困住我的吗？」

他抑制不住地想，那些监视的人将会对默贝拉下面的话多么如饥似渴。

「有一次尊母扫荡我住的地区，就把我从街上带走了。我觉得整场扫荡行动都是因为我。我妈妈非常漂亮，但是对她们来说太老了。」

「扫荡？」那些看门狗会很希望我继续问下去。

「她们走过某个区域，那里的人就会消失。没有尸体，什么都没有。整个家庭都会消失。她们解释说这是对密谋反抗的惩罚。」

「你那时候多大？」

「三岁……或是四岁。我正和一个朋友在树下的空地上玩，突然响起很多噪音，还有人们的呼喊声，我和朋友们就在岩石后的洞里躲了起来。」

他被这幅场景吸引了。

「大地震动。」她眼神迷离，陷入了回忆中，「然后是爆炸。过了一会儿，外面安静了下来，我们偷偷向外看。我家所在的整个街角都变成了一个洞。」

「你就成了孤儿？」

「我还记得我的父母。爸爸身材高大，体格结实。我觉得我妈妈应该是某个地方的仆人。他们上班的时候都穿着制服，我记得她穿制服的样子。」

「你怎么确定你父母都被害了？」

「我能确定的只有扫荡，但是扫荡都一样。尖叫声响起，人们四处奔逃。当时我们非常害怕。」

「你为什么觉得扫荡是因为你才进行的？」

「她们经常做那类事。」

她们。那些盯着摄影机的人一定会把这个字眼当作一场伟大的胜利。

默贝拉还深陷在回忆之中：「我觉得是我父亲拒绝向某个尊母屈服。这种行为会被认为非常危险。他个子高高的，面容英俊……也很强壮。」

「那你恨她们吗？」

「为什么？」她是真的对这个问题感到很惊讶，「没有那件事的话，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尊母。」

她的冷漠无情让他很震惊：「所以为了成为尊母，任何代价都值得？」

「我的爱，你厌恶把我带到你身边的东西吗？」

反驳得好！「但你没想过，要是你因为不同的理由来到我身边，不就更好了吗？」

「不管怎样，已经发生了，想也没用。」

完全是宿命论。他从来也没想过她会信这套。是尊母的改造还是贝尼·杰瑟里特的杰作？

「你只是给她们的储备库里又添了个有价值的后备力量而已。」

「没错。引诱者，她们这么叫我们。我们负责招募有价值的男性。」

「你达成任务了。」

「可以这样说。如果按投资算，我偿还的已经超出很多倍了。」

「你知道圣母会怎么看这件事吗？」

「别大惊小怪的。」

「那你准备好对司凯特利『下工夫』了？」

「我没那么说。尊母不征求我的同意直接让我做事。圣母需要我，也想这样利用我，但我的价格她们也许出不起。」

那一刻他只觉得喉咙发干，说道：「价格？」

她嗔怪地瞪着他：「你，你就是我要价的一部分。不能对司凯特利下工夫。还有，她们自称坦诚，那就要说清楚到底为什么需要我！」

「小心，我的爱。她们可能会告诉你的。」

她转过身，用那种很像贝尼·杰瑟里特的眼神望着他：「恢复特格的记忆又不带来任何痛苦，你打算怎么做到？」

该死！他刚庆幸躲过了这个说溜嘴的错误，最后还是无处可逃。在

她的眼里，他能看出来她猜到了。

默贝拉确认了这点：「既然我不会同意，我确信你是和什阿娜讨论过了。」

他只能点头默认。他的默贝拉在女修会的路上走得很远，比他原来想的还要远。她知道他的多重苏亡人记忆是如何借由她的「铭刻」得到恢复的。他突然把她当作了圣母，为此他真想大声表达不满。

「这让你哪里和欧德雷迪不一样了？」她问道。

「什阿娜本来接受的就是成为铭者的训练。」话说出口，他自己都觉得空洞无力。

「和我的训练不一样？」她这是在指责。

他胸中的怒火被点燃了：「你更喜欢经历香料之痛吗？就像贝尔一样？」

「你更想看到贝尼·杰瑟里特一败涂地？」她的声音甜美、温柔。

他听出了她语调中的距离感，仿佛她已经退回到了女修会冷漠的观察姿态中。她们在让他可爱的默贝拉凝滞！不过还是能感受到她本身的活力。这种感觉让他撕心裂肺。她散发着健康的气息，尤其是有孕在身，就更显得如此。她活力四射，对生活有无限的热情，这种活力与热情让整个人都像发着光一般。而圣母们会剥夺这一切，她们会熄灭这活力之光。

在他关切的注视下，她变得安静起来。

绝望中，他在想他还能做什么。

「我本来希望最近我们能对彼此更坦诚些。」她说。又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式的试探。

「我不赞成她们的很多行为，但我不怀疑她们的初衷。」他说。

「如果我能活过香料之痛，就能知道她们的初衷。」

他全身都僵住了，脑海里突然意识到她有可能熬不过去。没有默贝拉的生活？他简直难以想像那种心被掏空的感觉。在他过往的众多生命中没有任何事可以与之相比。不知不觉中，他伸出手，爱抚着她的背。她的皮肤柔嫩又有弹性。

「我太爱你了，默贝拉。这是我的『香料之痛』。」

他的触碰让她情难自已，颤抖起来。

他发现自己沉溺在多愁善感的情绪中，累积着悲伤的画面，直到他记起一位晶算师老师的话：「无节制的情感消耗。」

「温情与多愁善感的区别显而易见。在路上避免杀死某个人的宠物，这是温情。如果你为了要避开宠物杀死行人，那就是多愁善感了。」

她捧起他爱抚她的手，放到了自己的唇上。

「语言加上身体，胜过二者任何一个。」他低语着。

他的话让她又陷入噩梦中，但这次她带着复仇之心，她已经清楚语言即工具。她对这段体验充满了特别的憧憬，满心要对自己刚才的表现自嘲。

就在她要驱散噩梦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还从没见过尊母自嘲。

她握着邓肯的手，低头望着他。他的眼睑闪过一丝晶算师的样子。他能意识到她刚刚经历了什么吗？自由！再也不被囚禁，被她的过去驱赶到无处可逃了。从她接受自己成为圣母的可能性以来，这是第一次，她瞥见了其中的意味。对此她感到敬畏又惊骇。

没什么比女修会更重要的？

她们说起誓言，比督察在侍祭入会时说的话更神秘。

我对尊母的誓言只是话语，对贝尼·杰瑟里特的誓言也只能是话语。

她记起贝隆达曾咆哮着说过，选择外交人员时看重的是她们的说谎能力。「你会是另一个外交人员吗，默贝拉？」

誓言不是用来打破的。那多么幼稚！就像校园里的威胁：如果你食言，我就食言！哼哼哼！

完全没必要担心誓言。更重要的是在她的内心找到自由的源头，那里总会有倾听者。

她把邓肯的手捧起来贴着自己的嘴唇，低语着：「它们在听。哦，它们在倾听。」

除非你能浇熄狂热分子的那份狂热，否则就不要与他们起冲突。除非你的证据（奇迹）不可辩驳，或是你能让狂热分子相信你是受上帝指引的，才可能切入其中，否则就不要用一种宗教去反对另一种宗教。有些科学披着神圣启示的外衣，长久以来这都是通往这类科学路上的阻碍。科学中的人造痕迹过于明显。狂热分子（很多是对一种或另一种主题的狂热）必须知道你的立场，但更重要的是，必须认出是谁在你耳边窃窃私语。

—护使团，初级教学



身后的猎人不断逼近，这种念头在欧德雷迪头脑里挥之不去，还有时间的流逝也一样让欧德雷迪苦恼。一年又一年迅速消逝，使得一天的时间快得模糊成了影子。持续两个月的讨论后，终于得以让什阿娜接替了塔玛的位置！

欧德雷迪今天不在，她亲自去为剩下即将参与离散的一队贝尼·杰瑟里特做情况简报，这种时候就会由贝隆达负责日常管理事务。议会勉强同意继续进行离散。艾达荷觉得这个策略只是徒劳，让女修会的人们都颇感震惊。情况简报现在也是一种新的防御计划，让人们对「你可能遇到的情况」做好准备。

下午稍晚，欧德雷迪走进了工作室，贝隆达正坐在桌旁。她的脸颊浮肿，眼神里是那种每次她硬撑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木然模样。贝尔在这里，日常总结就免不了有措辞尖锐的讨论。

「什阿娜获准进入议会了，」她说着把一小片晶纸推向欧德雷迪，「这是塔玛给予支持的功劳。默贝拉肚子里这个新的八天后出生，那些苏克是这么说的。」

贝尔对这些苏克医生没什么信心。

新的？她对生命也太冷漠了些！一想到将来，欧德雷迪有些血流加速。

等默贝拉生下孩子，身体恢复后—香料之痛。她已经准备好了。

「邓肯极度紧张。」贝隆达腾出椅子说。

邓肯，叫得可亲热！那两位变得异常熟稔了。

贝尔还没说完：「不用你问，我先告诉你，多吉拉那边没有任何消息。」

欧德雷迪在桌后坐了下来，把她掌上的报告晶纸拨正。多吉拉所信任的那位侍祭，现在已经是圣母芬迪尔了，她不会冒着暴露无现星舰路线或是准备的其他任何信息设备的危险，去安抚一位统御大圣母。没有消息意谓诱饵还在……或者白白浪费掉了。

「你告诉什阿娜她已经获准加入了吗？」欧德雷迪问。

「我特意留着让你说。她的每日报告又晚了，身为议会成员，这种行为不妥。」

看来贝尔还是不赞成她进议会。

什阿娜的每日讯息都是重复内容。「没有沙虫迹象。香料堆完好无损。」

每件能寄托她们小小希望的事都尚无定论。那些噩梦般的猎人步步紧逼，气氛愈来愈紧张，仿佛要炸裂一般。

「你看过邓肯和默贝拉之间的交流，次数已经够多了，」贝隆达说，「那是不是什阿娜一直在试图隐藏的东西？如果是，为什么？」

「特格是我父亲。」

「如此微妙！一位圣母对铭刻大圣母父亲的苏亡人感到内疚不安！」

「她是我亲自教出来的学生，贝尔。你感觉不到她对我有多关心。另外，特格不仅是个苏亡人，还是个孩子。」

「我们必须确认她的意图，直到毫无疑点！」

欧德雷迪看到贝隆达欲言又止，终究还是没说出那个名字：「杰西卡。」

又一个有污点的圣母？贝尔是对的，她们必须确保对什阿娜有十分的把握才行。这是我的责任。什阿娜的黑色雕塑在欧德雷迪的意识中闪

烁着。

「艾达荷的计划有些吸引力，但是……」贝隆达犹豫了一下。

欧德雷迪开口说话了：「这孩子非常年轻，还没完全长大。原初记忆恢复的痛苦可能接近香料之痛，可能会让他离我们更加疏远。但是这……」

「用铭者控制他，我同意这点。但是如果铭刻并没有恢复他的记忆呢？」

「我们还可以执行原计划。而且这个方法在艾达荷身上确实成功了。」

「他不一样，不过我们可以等等再做决定。你和司凯特利还要见面，要晚了。」

欧德雷迪掂了掂晶纸：「每日总结呢？」

「都是你已经见过无数次的东西。」贝尔说这样的话，几乎就是担心的意思。

「我把他带到这里来。让塔玛在这里等着，你找机会再进来。」

司凯特利差不多习惯这类舰外走动了，他们从她停在中枢南面的运输车上出来的时候，欧德雷迪从他悠闲的态度上看出了这点。

不只是一场散步，他们都清楚这点，但是她把这些出行安排得很有规律，设计成不断重复的模式，使他松懈下来。形成例行常规，有时候太有用了。

「您能带我出来走走太好了，」司凯特利抬头斜睨她，「空气比我记得的更干。今晚我们去哪里？」

他对着太阳眯起眼睛的时候，那双眼睛显得太小了。

「去我的工作室。」往北大约半公里就是中枢的外部建筑，她朝那里点头示意。此时是春季，天还有些冷，从外面能看见无云的天空下暖色调的屋顶，灯光从她的塔楼里面射出，最近这些日子几乎每到日落时分都会有冷风袭来，那扇窗子仿佛在向风中的人们保证里头是舒适的环境。

欧德雷迪用眼角馀光观察着身旁这位忒莱素人。他如此紧绷着神经！她在圣母警卫和她们身后的侍祭身上也能感受到这种绷紧的状态，那都是贝隆达要求特别戒备的原因。

我们需要这个小怪物，他对此很清楚。我们还不知道忒莱素人的能力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他积累了什么才能？他为什么带着这么明显的随意态度去探测他的狱友？

忒莱素人制造了苏亡人艾达荷，她提醒自己。他们是不是在他身上隐藏了什么秘密？

「我是来到您门前的乞丐，大圣母，」他用那种哀鸣般的尖细嗓音说，「我们的星球沦为废墟，我们的人民被屠杀殆尽。我们为什么要去您的居所？」

「到更舒适的环境里商量。」

「是，舰内空间非常有限。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把车停得离中枢这么远，为什么要走路过去？」

「我觉得这样能透透气。」

司凯特利环视着周围的植被：「令人愉快，不过很冷，您不觉得吗？」

欧德雷迪瞥向南面。南边的这些斜坡上种植着葡萄，坡顶和较冷的北面是为果园预留的位置。这些葡萄园里种植的都是改良过的葡萄，由贝尼·杰瑟里特园丁开发而来。古老的葡萄藤，它们的根会「探下地狱」（根据古老的迷信传说），从燃烧的灵魂处盗取水分。酿酒厂就在地下，还有供储存和做出陈酒的洞穴也都在地下。地上一行行精心培育的葡萄藤有序地排列着，没什么其他设施破坏这种景观，葡萄藤间隔开阔，足够采摘者和耕种设备通行。

他对此很愉快？她很怀疑这里是否真会有什么能让司凯特利愉快的景致。他应该精神紧张，她就需要他这样，这样他才会自问：她选择和我一起穿过这些简陋的乡村环境到底是为什么？

她们不敢对这个小个子男人采用贝尼·杰瑟里特更强有力的说服手段，这让欧德雷迪很恼火。但是有人说，动用那种手段若是失败了，她们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她也觉得是这样。忒莱素人的行为已经表明他们宁愿死也不愿放弃秘密的（以及神圣的）信息。

「有几件事我不明白，」欧德雷迪边说边绕过一堆修剪下来的葡萄藤，「你为什么坚持要有自己的幻脸人，然后才能同意我们的要求？还有，邓肯·艾达荷身上到底有什么，让你这么感兴趣？」

「亲爱的女士，我一个人孤独无依，没有伙伴。这就是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他无意识地揉搓着胸口，零熵胶囊就藏在那里。

他为什么如此频繁地揉搓身体的那个部位？这是个让她和分析师都迷惑不解的动作。没有疤痕，没有皮肤红肿。也许是儿时留下的习惯而已。但那是多久之前的事了！也许是这次转世带来的缺陷？没人知道。他那灰色的皮肤带有金属色素，能够抵抗探测仪器。他以前肯定受过训练，会对更强的射线很敏感，因此一旦使用就会被他发觉。不行……现在还不行，目前只能采取外交手段。这个该死的小怪物！

司凯特利在想：这个普汶鞑女性没有天生的同情心可供他利用吗？关于这个问题，「典型」经常是矛盾的。

「詹朵拉的韦柯特已经不复存在，」他说，「几十亿我的族人被那些荡妇屠杀。亚吉斯特最遥远的边疆都没能幸免，我们被彻底摧毁了，只有我幸存了下来。」

亚吉斯特，她想。不羁之人的土地。在伊斯兰米亚语里，这是个发人深省的词，贝尼·忒莱素的语言。

她用伊斯兰米亚语说道：「我神主的魔法是我们唯一的桥梁。」

她又一次公开表示与他共有伟大信念，催生了贝尼·忒莱素的苏非-禅逊尼合一精神。从语言上看她的伊斯兰米亚语用词准确，毫无破绽，但他还是看到了谬误之处。她称神主的信使为「暴君」，而且不遵守最基本的戒律！

这些女人在哪里进行盖讴集会，去感知神主的存在呢？如果她们真的说神的语言，还需要这么粗鄙的商量吗，那她们早就知道想从他身上搜寻的那些信息了。

爬过最后一个斜坡，他们就要到中枢前铺好的过道了，司凯特利呼唤着神主的帮助。贝尼·忒莱素竟然落魄至此！祢为何要降下这场试炼？我们是《沙利亚特》最后的法学家，而我，我的人民最后的尊主，在祢已无法在盖讴向我言说的时候，我的神主，也必定要寻求祢的答案。

又一次，欧德雷迪用完美的伊斯兰米亚语说：「是你自己的人民背叛了你，那些被你送到大离散中去的人。你再也没有马里柯兄弟，只有姊妹。」

那么你的萨格拉大厅在哪里，普汶鞑骗子？那种深邃无窗，只有自

己的兄弟才能进入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对我来说还是件新鲜事，」他说，「马里柯姊妹？这两个词总是互相矛盾。姊妹不能是马里柯。」

「你们已故的马哈依和阿卜杜，那个瓦夫不能接受这点，而他带着你的同胞们几乎走向了灭亡。」

「几乎？您知道有幸存者？」他难以掩饰自己声音中的激动。

「不是尊主……但是我们听说过有几个多莫还活着，但是都在尊母手里。」

她在一栋建筑前停下了，再往前走几步，这栋建筑的边缘就会刚好挡住她欣赏落日的视线。她还是用忒莱素的秘密语言说：「太阳不是神。」

黎明与日落即马哈依的呼喊！

司凯特利跟着她走进一段拱形长廊，两边是两栋矮楼，此时，他的信心开始动摇。她说的是对的，不过这些话只有马哈依和阿卜杜才能说。长廊的阴影下，护卫紧紧跟随的脚步声在他们身后回荡，欧德雷迪的话让他有些困惑，她说：「你为什么没说恰当的话？你不是最后的尊主吗？这样的话你不就是马哈依和阿卜杜了吗？」

「我不是由马里柯兄弟选出来的。」这话就算他自己听起来都站不住脚。

欧德雷迪召来了一个上升域场，然后在运输管道入口处停步。在他者记忆的细节中，她发现对盖讴以及盖讴的呼弗兰权利很熟悉——这是夜晚枕边的轻声低语，是恋人对他们去世很久的女人诉说的。「然后我们……」「因此，如果我们说出这些神圣的话……」呼弗兰！承认并重新接纳一位曾经在普汶鞑中历险的人吧，回归之人祈求您的宽恕，因他已与异类那深重的罪孽接触。众马谢叶赫在盖讴相聚，知神主与他们同在。

运输管入口的门开了，欧德雷迪向司凯特利和前面的两位警卫示意先走。在他经过的时候，她想：必须有所行动了。我们不能顺着他的心意陪他玩游戏。

欧德雷迪和司凯特利进入工作室的时候，塔玛拉尼正背对着门站在弓形凸窗前。落日余晖斜斜地映射着屋顶。然后这抹艳丽就此消失，留

下的是一幅光影对比的画面，天边那最后的光明显得室内的暗夜更加深沉了。

在这濛濛幽暗中，欧德雷迪挥手示意警卫们散去，她注意到她们颇有些不情愿。很显然，贝隆达命令她们留下，但她们又不能违抗统御大圣母的命令。她指着对面的一张犬椅，等着他坐下。他先是满腹狐疑地回头看看塔玛拉尼才坐下，又掩饰地说道：「为什么不开灯？」

「这是放松的间歇。」她说。而且我知道黑暗能让你不安！

她在桌后站了一会儿，端详着幽暗中的几处光亮，周围按她对环境的偏好摆放着外表颇有光泽的艺术品：窗边的小龛里有早已去世的绮诺伊的半身像，右手边的墙上，是人类第一次移民太空时的田园风光图，桌上有一堆利读联晶纸，还有一片从窗户透进的微弱光亮集中在光雕器所反射出的银色映射。

对他的煎熬够久了。

她碰了碰控制台上的一块板子。四周墙上和天花板上巧妙布置的灯球亮了起来。塔玛拉尼接到暗示，立刻有意将长袍一甩，转过了身。她站在司凯特利身后两步的距离，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贝尼·杰瑟里特不祥而神秘的姿态。

司凯特利先是被塔玛拉尼的动作吓得微微抽动了一下，现在又默默地坐好了。犬椅似乎对他来说太大了，让他看起来就像个小孩子。

欧德雷迪说：「救了你的圣母说你当时在交叉点上指挥着一艘无现星舰，尊母发动袭击的时候那艘无现星舰正准备启动第一次折叠空间的瞬移航行。据她们说，当时你乘着单人航舰赶往你的战舰，但是就在爆炸前转向走避了。你是发现了袭击者吗？」

「是的。」他勉强应道。

「而且知道她们可能会从你的轨迹定位无现星舰。所以你逃跑了，留下你的兄弟们等着被毁灭。」

他用目睹悲剧发生的那种彻底的痛苦说道：「早些时候，我们从忒莱素驶离的时候，就看到袭击开始了。我们发动大爆炸要摧毁对袭击者有价值的东西，再加上从太空发射的喷火枪，共同制造了大屠杀。然后我们也逃了。」

「但是没有直接逃往交叉点。」

「我们搜过的所有地方，都已经被她们抢先一步。很多东西确实都被她们付之一炬，但是我们还拥有秘密。」提醒她我还有东西可以交易！他用一只手指轻点自己的头。

「你在交叉点上寻求宇航公会或者钜贸联会的庇护，」她说，「我们的间谍舰在敌人反应过来之前把你捞了出来，多幸运。」

「姊妹……」这个词太令他难以启齿了！「……如果你真是我在盖讴的姊妹，为什么不给我幻脸人仆从呢？」

「在我们之间，你还是保留了太多秘密，司凯特利。比如，袭击来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离开班得隆？」

班得隆！

提及这座伟大的忒莱素城让他郁结于胸，他似乎已经感受到了零熵胶囊如脉搏一样的跳动，仿佛它希望能把珍贵的内容物都释放出来一般。失落的班得隆城。再也无法见到城市上空那红玉似的天空，再也感受不到兄弟同在，再也没有耐心的多莫和……

「你不舒服？」欧德雷迪问。

「我为我所失去的感到难过！」他听到身后衣物摩擦的窸窣声，感觉到塔玛拉尼离他更近了。这个地方太压抑了！「她在我身后做什么？」

「我是女修们的公仆，她在这里是要观察我们俩。」

「你提取了我的部分细胞，对吧？你们是在再生箱里培育司凯特利替代品！」

「我们当然得这么做。你不会认为圣母会让最后一个尊主在这里消亡吧？」

「我不会做的事，我的苏亡人也不会做！」而且那个苏亡人不会带着零熵胶囊！

「我们知道。」关键是我们不知道什么？

「这不是商量。」他抱怨道。

「你对我的判断失误了，司凯特利。你什么时候撒谎，什么时候藏着秘密不说，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利用别人不会的感官。」

这是事实！她们利用他身体的气味，从肌肉的微小动作，从他无法抑制的表情上都能发现线索。

女修？这些生物是普汶鞑！全都是！

「当时你们在举行拉什卡仪式。」欧德雷迪试图敦促他说出真相。

拉什卡！他多希望他在这里就是在举行拉什卡集会。幻脸人武士、多莫助理—消灭这种可恶至极的邪恶！但他不敢撒谎。他身后的这位也许是个真言师。众多生命经历都告诉他贝尼·杰瑟里特的真言师是最厉害的。

「我带着一支卡萨德兵力。我们在搜索一群混合人，以增加防御力量。」

群？忒莱素是不是知道混合人的什么事情，却从未向女修会透露过？

「你们出发时心里已作好动用武力的准备。尊母是不是知道了你的任务，所以把你和其他人的联系阻断了？我猜很有可能是这样。」

「您为什么叫她们尊母？」他一时难以自控，声音几乎变成了尖叫。

「因为她们自己就是那么叫的。」保持镇定。让他自己慢慢走向失误好了。

她说得对！我们被出卖了。这是个很令人痛苦的念头。他紧紧压抑着这种感觉，思考着该如何作答。向她稍微透露一点？对这些女人来说，从没有什么是稍微透露一点。

一声叹息震动他的胸腔。他感受到了零熵胶囊和里面的内容物，那是他最在意的东西。有什么能让他接触到自己的再生箱就好了。

「我们送去大离散的那些人中，有些后裔带回了他们俘虏的混合人。它们是人类和猫科动物的杂交产物，这点你肯定知道了。但是它们在我们的再生箱里不繁殖。在我们搞清楚原因之前，我们收下的那些混合人就死了。」那些叛徒只给我们带了两只！我们早该怀疑！

「他们没给你带来多少混合人，是吧？你本应该怀疑那些就是诱饵。」

看见了吧？向她们透露一点点，就能让她们知道这么多！

「为什么混合人不猎杀伽穆上的尊母？」这是邓肯的问题，应该得到回答。

「听说必须下命令。它们没有命令不会杀人。」她知道这点。她是

在试探我。

「幻脸人也依令杀人，」她说，「如果你下命令，他们连你都杀，不是这样吗？」

「那条命令是专门用来防止我们的秘密落入敌手。」

「所以你才想要自己的幻脸人？你把我们当成敌人吗？」

还没等他想到如何回应，贝隆达的投影在桌子上方显现出来，真人大小、半透明，身后是档案部晶纸闪烁的光芒。「什阿娜发来紧急消息！」贝隆达说，「香料喷发开始了。是沙虫！」她的身影转而看向司凯特利，摄影机随着她的举动调整，分毫不差。「这么看来，你失去一件讨价还价的筹码了，司凯特利尊主！我们终于有香料了！」投影图像随着一声咔嗒声和微弱的臭氧气味消失了。

「你们想骗我！」他脱口而出。

但是欧德雷迪左边的门开了。什阿娜拖着一个不超过两公尺长的小型悬浮舱走了进来。舱体侧面是透明的，在工作室灯球的映射下，迸发微弱的黄色光线。舱内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什阿娜没说一句话，只是站在一边，好让他们能仔细看清舱内的全貌。那么小！这只虫子还没有装着它的悬浮舱一半大，但体态细节完美，在一堆浅浅的金色沙堆上伸展着躯体。

司凯特利难掩一声敬畏的喘息。先知！

欧德雷迪的反应更实际。她弯腰凑近了悬舱，向那小小的嘴里窥探。曾经宏大的虫体内那炙热的愤怒之焰如今缩减成了这个？真是个微缩版本！

它抬起身体前部的时候，晶牙闪闪发光。

沙虫的嘴左右摇摆着。他们都看到了那排牙齿后面由异样化学反应燃起的微小火苗。

「有成千上万条，」什阿娜说，「和以往一样，香料喷发它们就会来。」

欧德雷迪一言未发。我们成功了！但这是什阿娜的胜利时刻，让她尽情享受吧。司凯特利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灰心丧气过。

什阿娜打开舱门，从里面拿出沙虫，如同晃动婴儿般轻轻摇动。它在她的怀里暂时平静了下来。

欧德雷迪满足地深深吸了口气。她仍然能控制它们。

「司凯特利。」欧德雷迪说。

他无法把眼神从沙虫身上收回来。

「你还为先知服务吗？」欧德雷迪问，「这就是！」

他一时哑口无言。真的是先知归来？他想否认第一眼看到时那敬畏的反应，但他的眼睛不允许。

欧德雷迪轻声说：「你们在忙那个愚蠢的任务，那个自私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在为先知服务！我们拯救了他最后的化身，把他带到了这里。圣殿星将变成另一颗沙丘星！」

她坐回椅子上，双手合十放在身前。贝尔当然在透过摄影机观察着，晶算师的观察会很有价值。欧德雷迪真希望艾达荷也在看，但他可以看全息影像。她看得很明白，司凯特利只是把贝尼·杰瑟里特看作恢复他那珍贵的忒莱素文明的工具而已。这项进展能迫使他揭露他那再生箱的秘密吗？他会拿出什么来？

「我必须花点时间想想。」他的声音颤抖。

「想什么？」

他没回答，注意力都还在什阿娜身上，什阿娜正把那只小小的沙虫放回悬浮舱，关上盖子前，她再一次抚摸了它。

「告诉我，司凯特利，」欧德雷迪坚持说，「你还有什么事需要重新思考的？这是我们的先知！你说你为伟大信念服务。现在正是时候！」

她能看出他的梦想在一点点瓦解。他自己的幻脸人可以复制那些被他们杀死之人的记忆，复制每个受害者的举止形态。他从来也没抱什么能骗过圣母的希望……但是侍祭和普通的圣殿工人……所有他希望能获得的秘密，都没了！如同忒莱素星球那烧焦的星体一样确定无疑地消失了。

她说：「我们」的先知。他看向欧德雷迪，表情委顿，眼神涣散。我该怎么办？这些女人不需要我了，但是我需要她们！

「司凯特利。」她的声音十分轻柔，「『大公约』结束了，现在是新的宇宙。」

他只觉得喉咙干痒，于是努力吞咽了一下。暴力的整体概念呈现出

新的规模。在旧帝国，大公约可以保证，若是任何人胆敢从太空发动袭击，烧毁某颗星球，必定会受到报复。

「暴力升级了，司凯特利。」欧德雷迪几乎是在低语，「我们只是离散了怒火。」

他将注意力拉回到她身上。她在说什么？

「对尊母的憎恨在逐渐累积。」她说。不是只有你失去了很多，司凯特利。曾经，我们的文明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会有人说：「请个圣母过来！」尊母让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出现了。神秘的传说被重新编造，金色阳光照耀在我们过去的路上。「以前的日子比较好，有贝尼·杰瑟里特能帮我们。现在你到哪里去找可靠的真言师？去哪里仲裁？这些尊母从来都没听过这样的话！那些圣母，永远彬彬有礼。至少你得承认这一点。」

司凯特利没回应，她说：「想想如果这种怒火被释放在圣战中会如何！」

他还是没作声，于是她接着说：「你已经见过了。忒莱素、贝尼·杰瑟里特、分裂之神的祭司，天知道还有多少——都像是野生的猎物一样被猎杀。」

「她们不能把我们都杀光！」他痛苦地喊着。

「不能吗？你那些离散的同胞在与尊母共事。那是你在大离散中要去寻求的避难所吗？」

这是另一个梦：一小撮忒莱素人，像溃烂的伤口一样执着，等待着司凯特利伟大复兴的那一天。

「人们在压迫下会变得更坚强，」他说，但话里没有一丝力量，「即便是拉科斯的祭司也在仓皇躲藏！」他的话中充满绝望。

「这是谁说的？你那些回归的『朋友』？」

他的沉默是她所需要的全部答案。

「贝尼·忒莱素杀死过尊母，她们知道，」她说，故意打击他，「只有把你们灭绝，她们才会满意。」

「还有你们！」

「即便不是为了共同的信仰，我们也该是形势所迫的合作伙伴。」她用纯正的伊斯兰米亚语说道，很快便看到他的眼里燃起了希望。盖讴

和《沙利亚特》也许还在那些用神的语言构成思想的人中间保持旧有的含意。

「合作伙伴？」他语音微弱，试探的意味十足。

她采用了新的策略，直言不讳：「我们可以共同行动，合作伙伴关系在很多方面都是共同行动的基础，这种关系比其他任何关系都更加可靠，因为我们知道彼此所想要的目标。伙伴关系有种固有模式：对这种关系下的所有事加以筛选，可靠的事情就可能显现。」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你早就知道了。」

「怎么制作最精良的再生箱，对吧？」他摇了摇头，显然不是很确定。她的要求预示着很多他不会喜欢的变化！

欧德雷迪权衡了一下，想她是否敢对他大发雷霆。他真是迟钝！但是他已经在恐慌边缘。原有价值改变了，尊母不是唯一的动荡根源。司凯特利甚至根本不知道这种变化的程度，而恰恰是这种变化感染了他自己那些离散成员！

「世事变迁。」欧德雷迪说。

变迁，多让人不安的词。他想。

「我必须拥有自己的幻脸人助手！能不能再加上我自己的再生箱？」他的语音已经几近乞求。

「我和我的议会会考虑这件事的。」

「有什么好考虑的？」他在用她自己的话来对付她。

「你只需要自己同意就行了，我还需要别人同意才行。」她苦笑着说，「所以你确实有时间考虑考虑。」欧德雷迪对塔玛拉尼点了点头，于是塔玛拉尼叫来了警卫。

「回无现星舰？」他在门口说道，在两边魁梧的警卫衬托下，他的身形显得愈发矮小。

「但是今晚你不用走路回去了。」

离开的时候，他恋恋不舍地盯着沙虫看了最后一眼。

司凯特利和警卫离开后，什阿娜说：「您没继续施压是对的，他快陷入恐慌了。」

贝隆达走了进来：「也许干脆杀了他最好。」

「贝尔！把全息投影启动，再看一下刚才的会面情况。这次从你晶算师的角度去看！」

这句话阻止了贝隆达接着想说的刻薄话。

塔玛拉尼轻笑起来。

「你把自己的快乐创建在你姊妹的痛苦之上了，塔玛。」什阿娜说道。

塔玛拉尼耸了耸肩，但是欧德雷迪很欣慰。什阿娜不再取笑贝尔了？

「你说圣殿星正变成另一颗沙丘星的时候，他开始慌了。」贝隆达说，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种晶算师的距离感。

欧德雷迪当时也看到了他的反应，但是并没想到其中的关联。这就是晶算师的价值：模式和系统性，一点点累积逻辑事实。贝尔探知到了司凯特利的行为模式。

「我问自己：事情又成真了吗？」贝隆达说。

欧德雷迪立刻就看出来了。关于失落之地的问题有点奇怪。沙丘星曾是颗众所周知的活跃星球，它曾存在于银河系注册系统中，这一点在历史上是确定无疑的。你可以指着一个投影说：「那就是沙丘。曾经被称为厄拉科斯，后改为拉科斯。在穆阿迪布时期由于遍布整颗星球的沙漠特征而被称为沙丘。」

不过，摧毁这个地方，神话的外衣将和投射出的现实所差无几。不久，这样的地方就会变成彻底的神话传说。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只在夜间下雨的卡美洛城。在那个时候天气控制能做到这种地步，算是相当好了！

但是现在，一颗新的沙丘星出现了。

「神秘力量。」塔玛拉尼说。

啊，是啊。塔玛，离肉体终结的日子愈来愈近了，她会对神秘事物更加敏感。神秘与秘密，是护使团的工具，在沙丘星上也一直为穆阿迪布和暴君所用。它们的种子已经种下，即使分裂之神的祭司们已经坠入地狱，沙丘神话仍然在猛增。

「美蓝极。」塔玛拉尼说。

工作室里的其他女修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香料可以在贝尼·杰瑟里

特的离散中注入新的希望。

贝隆达说：「为什么她们非将我们置于死地，而非俘虏？这一点一直让我很困惑。」

尊母也许不想让任何一个贝尼·杰瑟里特活着……也许她们只想要香料的信息。但是她们摧毁了沙丘星，又摧毁了忒莱素人。假如多吉拉成功了，任何与蜘蛛女王的会面也应该慎之又慎。

「没有用得上的人质？」贝隆达问。

欧德雷迪看见了她的同侪们脸上的表情。她们依循同一条思路，仿佛所有人都在用同一个意识思考。尊母很少留下活口，这种经验教训让那些潜在的对手更加小心翼翼。它让众人遵循沉默法则，因而痛苦的记忆变成了痛苦的神话。尊母们就如同任何年代的野蛮人一样：她们需要鲜血而非人质。肆意妄为，残暴无度。

「达尔说得对，」塔玛拉尼说，「我们过去把寻求同盟的范围限定得离家太近了。」

「混合人不是自己繁殖的。」什阿娜说。

「创造了混合人的那些人想控制我们，」贝隆达说，她的嗓音里有明显的晶算师基本预测技巧的特征，「所以多吉拉才在那些驯兽师身上听出了犹豫之意。」

就是这样，她们要面对全部危险。最终会回到人的身上（总是会这样）。人—同时代的人。你能从同时代生活的人民，以及他们从历史中汲取的知识中学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他者记忆并不是历史唯一的交通工具。

欧德雷迪有种离家很久，终于又回来的感觉。她们四个人共同思考的感觉让她觉得很亲切，这种熟悉的感觉不受地点的限制。女修会本身就是家，不是因为那些供她们暂时栖身的临时落脚点，而是因为组织本身。

贝隆达替她们发声：「我担心我们一直在鸡同鸭讲。」

「那是因为恐惧产生的念头。」什阿娜说道。

欧德雷迪不敢笑。因为她可能会被误解，而她现在不想解释。让默贝拉成为我们的同胞，再赐给我们一位恢复记忆后的霸夏！这样我们也许就有机会一战！

这种美妙的感觉让她很享受，此时一条消息传了进来，发出嗒的一声提示音。她朝投影面看了看，那只是她纯粹的下意识反应，然后她意识到危机来了。这么一件小事（相对来说）就足以引发危机。克莱比在一场扑翼机事故中受到了致命伤。致命，除非……除非怎样的部分在投影中为她进行了详细说明，最后的结论指向了赛博格。她的同伴们看到的讯息字样是反的，但是在这里你必须学会读镜像信息。她们也知道了。

这条线应该在哪里画下去？

贝隆达还戴着她那副古董眼镜，本来她完全可以装上人造眼或任何数不清的其他替代品，但她用身体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就是身为人类的意义。试着抓住青春，它却箭一样地飞逝，并且还会无情地嘲笑你。有美蓝极已足够了……也许太多了。

欧德雷迪意识到了自己的情绪意谓什么。但是贝尼·杰瑟里特的必要性呢？贝尔可以投出属于她自己个人的一票，每个人都知道，甚至也都尊重这一点。但是统御大圣母的一票却和整个女修会紧紧相系。

先是再生箱，现在又来了这件事。

眼前的局面告诉她克莱比是专家，失去他的专业才能是她们无法承担的。人手本就短缺，「一人身兼多职」已经不足以描述这种状况了。愈来愈多的缺口无人填补。不过赛博格克莱比会是敲开裂缝的楔子。

苏克医师们已经准备就绪。这是「预防性措施」，以防万一无可替代的人员损伤的情况出现。比如统御大圣母？欧德雷迪知道她带着一贯谨慎的保留意见，已经同意了。现在这些保留意见还有什么用？

赛博格也是那种大杂烩一样拼凑出来的词语。机械设备添加到人类的血肉之躯上，在哪里变成主流了？赛博格什么时候会完全不再是人类？诱惑加大—「就调整这么一点点。」调整起来易如反掌，最终这种七拼八凑的人类就会变得任人摆布，绝对顺从。

可是……克莱比？

山穷水尽的情况告诉她：「把他改造成赛博格！」女修会已经到了如此绝望的地步了吗？她只能做出肯定的回答。

那就这样吧—她作这个决定并非完全身不由己，不过她手上有一个现成的借口。形势决定一切。

巴特勒圣战给人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战斗并赢得胜利……只在那个时候而已。那场许久之前的矛盾留下了另一场战役。

但是现在，女修会命悬一线。圣殿还有多少技术专家？无须查看她也知道答案。不足。

欧德雷迪身体前倾，发出传送命令。「把他改造成赛博格。」她说。

贝隆达哼了一声。是赞同还是反对？她永远也不会说的。这是大圣母的决斗场，欢迎来我的地盘！

谁赢了这场战役？欧德雷迪不禁想到。

31

我们如履薄冰，努力让厄崔迪（希欧娜）的基因在我们的人群中永存，这可以让我们躲开预见的双眼。我们将魁萨茨·哈德拉克封存！是人类的任性创造了穆阿迪布，先知使预言成为现实！我们还敢再忽视对道的感悟，去迎合一种憎恨偶然、祈求预言的文化吗？

——《档案摘要》



黎明刚过，欧德雷迪就到了无现星舰。大圣母大步走到训练场的时候，默贝拉早已起床，正用仿真训练机练习。

欧德雷迪穿过太空田边的环形果园，自己走了这最后一公里。夜晚少数几片云在黎明即将到来时分愈加稀薄，最后慢慢消散，露出繁星满布的天空。

她认出了些细微的天气控制迹象，那是为抢收本地又一轮农作物而做的，但日益稀少的雨量连确保果园和草地留存都成问题。

欧德雷迪走在路上，感觉沉闷乏味，刚刚过去的冬天是暴风雨间歇时难得的平静。生活是场大屠杀。沾着花粉的昆虫追逐着花朵，花朵结出果实，又散播下种子。这些果园是场秘密风暴，它的力量隐藏在生命的洪流中。但是，哦！毁灭。新生命承载着变化。虽然身份永远不同，但变革者终将到来。沙虫将带来远古时沙丘星上那种沙漠的纯净。

永不停息的变迁之力带着凄凉之意侵入她的想像中。她仿佛能看到这片土地退化成遭到狂风肆虐的沙丘，那是雷托二世子民们的栖息地。

圣殿的技艺将经历异变——一种文明的传说被另一种取而代之。

欧德雷迪踏入训练场的时候，这些念头仍然让她很感慨，并且影响了她的心情，她看着默贝拉完成一组闪现力量训练，然后退后几步，大口喘着气。

默贝拉的左手背有条细细的红色划痕，那是她没能躲开那座巨大的

训练机留下的痕迹。这架自动训练机立在房间中央，像根金色的柱子，它的武器还在不停吞吐闪现着──仿佛是一只愤怒昆虫的上颚在向外试探。

默贝拉身着绿色紧身衣，裸露的皮肤渗着晶莹的汗滴。即便小腹明显因为怀孕而凸出，她还是看起来体态优雅。她的皮肤散发着健康的光泽，这是内在的力量，欧德雷迪确信，不止因为怀孕，还有更基本的身体机能在起作用。欧德雷迪第一次见到默贝拉的时候就对这一点印象深刻。卢西拉抓住了默贝拉，将艾达荷从伽穆救出后，就特意提到了这点。在她的外表下是一副健康的身躯，就仿佛一面透镜，聚焦于此就能看到生命力恣意宣泄。

我们必须得到她！

默贝拉看到了来访者，但她并不想中断自己的训练。

还不行，大圣母。我的孩子虽然就快出生了，但这副身体仍然有需求。

正是这时，欧德雷迪看到训练机在模仿愤怒的情绪，透过阻塞电路系统，就能设计出这种反应。这种模式极其危险！

「早安，大圣母。」

默贝拉调动着体内的力量，闪躲扭腰，动作几乎快到无法分辨，发出的声音也有些异样。

训练机挥动机械臂向她戳刺、劈砍，它的感应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移动迅速，试图跟上她的动作。

欧德雷迪吸了口气。此时说话无疑会让默贝拉更容易被训练机伤害，这种危险游戏最好还是不要冒任何分心的风险。够了！

训练机的控制器就在一面宽大的绿色面板上，装设在门口右侧。看电路的情况，就知道默贝拉改动了机器──电线凌乱地悬着，光束场上的记忆晶体也被挪动了位置。欧德雷迪伸手把系统停了下来。

默贝拉转身面对她。

「你为什么窜改电路？」欧德雷迪质问她。

「好让它有愤怒模式。」

「尊母都这么做吗？」

「就像树枝被弄弯？」默贝拉揉着她受伤的手，「但是如果树枝知

道是如何弯的，并且同意呢？」

欧德雷迪感到一阵兴奋：「同意？为什么？」

「因为能感到其中有某些……很伟大的事情。」

「你想体会肾上腺素上升的感觉？」

「你知道不是这样！」默贝拉的呼吸恢复了正常。她站在原地怒视着欧德雷迪。

「不然是怎样？」

「是……挑战自己去完成你以前觉得根本不可能的事。你从来也没想过自己可以这么……这么好，这么熟练、专业地完成某些事。」

欧德雷迪强行压下了一阵狂喜。

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我们终于拥有了她！

欧德雷迪说：「但是你会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代价？」默贝拉听起来很是震惊，「只要我拥有能力，就乐于付出代价。」

「只要得偿所愿，付出代价也无妨？」

「随着我变得愈来愈强大，我能承担的代价也愈大。这是你们贝尼·杰瑟里特神奇的丰饶之角[6]赋予我的。」

「小心，默贝拉。你所谓的丰饶之角也可能会变成潘朵拉的魔盒。」

默贝拉知道这个典故。她默默站着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看着大圣母：「哦？」声音几不可闻。

「潘朵拉的魔盒释放出强烈的分心之物，会浪费生命的能量。你信心满满，轻轻松松地说『一切就绪』，然后就等着成为圣母，但是你还是不明白那代表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

「也就是说，你们想要的一定不是我们的性能力。」

欧德雷迪向前走了八步，每一步都精心拿捏，给人一种仪态万千，却又威风凛凛的感觉。一旦默贝拉开始那个话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没法阻止她的—要用大圣母不容置疑的命令打断这场争论。

「什阿娜很容易就能掌握你们的能力。」欧德雷迪说。

「这么说你会用她对付那个孩子！」

欧德雷迪听出了她的不悦。这是种文化残余。人类的性是什么时候

开始的？什阿娜现在正等在无现星舰的警卫室里，不得不面对这件事。「我希望你能知道我为什么排斥，为什么这么遮遮掩掩的，大圣母。」

「我知道，在我们接纳你之前，弗瑞曼社会中的各种禁忌充斥着你的大脑！」

这句话把她们之间的疑团一扫而空。但与默贝拉的这场交流如何才能改变方向？在我找出办法之前，必须让谈话自然进行下去。

状况会重复，未解决的问题也会继续出现。她几乎能预料到默贝拉说的每个字，这很令人伤脑筋。

「既然你说处理特格需要这样，为什么还要避免这种测试过的操纵他人的方式？」默贝拉问。

「奴役，你是想说这个词吗？」欧德雷迪毫不避讳地回答。

默贝拉眯着眼思考。我把男人当作我们的奴隶了吗？也许是。我给他们带来一段狂野而无法思考的放纵，让他们向难以置信的极致愉悦投降。我接受的训练就是让他们得到如此的体验，也因此令他们心甘情愿为我们所用。

直到邓肯也对我做了同样的事。

欧德雷迪看到了默贝拉眼中的躲闪之意，她知道这个女人的心灵深处纠结着什么，也很难去揭开这个谜底。我们未触及的地方还有蛮荒存留。就好像默贝拉原本的清澈被难以除去的污点所沾染，然后这沾染之处被掩盖，甚至这层掩盖之处又被加上了掩饰一样。在她心底有着冷酷的部分，扭曲了她的思想和行动。在其之上又层层叠加，让人难以触碰。

「我能做到的事让你害怕。」默贝拉说。

「你的话语中存在着真相。」欧德雷迪同意。

诚实和坦率——现在能使用的工具很有限，必须小心使用。

「邓肯。」默贝拉的声音平板，还用上了新学会的贝尼·杰瑟里特技能。

「我很害怕你和他分享的东西。你会觉得很奇怪吧？大圣母居然会承认害怕。」

「我知道这个表现出诚实和坦率的技巧！」她说得就好像诚实和坦率很令人厌恶似的。

「圣母们学着永不放弃自我。我们学着不让别人的在意拖累自己。」

「这就是全部？」

「还要更深些，还有其他的延伸内容。做贝尼·杰瑟里特让你有自己的行事方式。」

「我知道你的意思：选择邓肯还是女修会。我知道你的花招。」

「我不这么觉得。」

「我也有不会去做的事！」

「我们每个人都被过去所羁绊。我会做出我自己的选择，做我必须做的事，因为我的过去和你的不一样。」

「尽管我刚才说了那些话，你还是会继续训练我？」

与默贝拉的会面需要完全开放与接受的心态，欧德雷迪正是带着这种心态倾听着她的每句话，调动感官对那些言外之意保持警醒，很多讯息会在语言的边缘盘旋，仿佛摆动的纤毛，伸展着，要与危险的宇宙接触。

贝尼·杰瑟里特必须做出改变。这就是能引领我们走向变革的人。

贝隆达会被这种前景吓坏的。很多圣母会反对，但只能这样。

欧德雷迪不说话，于是默贝拉说道：「训练，用这个词恰当吗？」

「改造。可能这个词对你来说更熟悉。」

「你真正想做的是联合我们的经历，让我足够像你，这样我们就能在彼此之间创造信任。教育都是这么做的。」

不要和我玩博学的游戏，小姑娘！

「默贝拉，这么说我们是在同一条溪流里漂流了？」

任何三级侍祭听到统御大圣母的这种语调都会变得十分小心，默贝拉却表现得无动于衷：「除了一点：我不会放弃他的。」

「那由你决定。」

「你们让杰西卡女士做决定了吗？」

终于有路可以走出死胡同了。

邓肯敦促默贝拉去研究杰西卡的生活。想妨碍我们！他的表现被全息摄影记录下来，引发了对纪录严肃又认真的分析。

「她是很有趣的人。」欧德雷迪说。

「爱！经过所有那些你们的教育，你们的『改造』！可她还是去爱了。」

「你不觉得她的行为是叛变吗？」

「绝不是！」

现在要小心些。「但是看看最后得到的是什么结果：一个魁萨茨·哈德拉克……还有那个孙子，暴君！」这些论点很得贝隆达的心。

「黄金之路，」默贝拉说，「人类的幸存之道。」

「大饥荒时代，还有大离散。」

你在看吗，贝尔？没关系，你会看到的。

「尊母！」默贝拉说。

「这些事都是因为杰西卡而起吗？」欧德雷迪问道，「但杰西卡回归女修会，最后在卡拉丹度过余生。」

「还当了侍祭的老师！」

「对她们来说，也是个例子。看见违抗我们的命令会是什么下场了吗？」反抗我们，默贝拉！而且要比杰西卡做得更巧妙些！

「有时候你让我感觉很厌恶！」天生的诚实让她不得不加上一句，「但是你知道我想要你拥有的东西。」

我们拥有的东西。

欧德雷迪想起她自己第一次受到贝尼·杰瑟里特的魅力所感召的时刻。身体所能完成的精巧至极的那些事，感官发挥到能探知最微小的细节，能以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准度完成动作的肌肉训练，这些能力为尊母所拥有时，只会因其身体本身的速度优势而提升到新的高度。

「你又抛给我了，」默贝拉说，「想强迫我做出选择，实际上你早就知道了。」

欧德雷迪还是沉默不语。这是种古代耶稣会修士几乎已经做到完美的争辩模式，意识并流叠加在争执模式之上：让默贝拉自己去说服自己，只用最微妙的手段轻轻地推动进程，给她藉题发挥的小借口。

但是挺住，默贝拉，为了邓肯，勇敢去爱！

「在我面前鱼贯而过、炫耀你们女修会的优势这点，你做得非常聪明。」默贝拉说。

「我们不是餐厅里排队等着用餐的人！」

一抹淡然的微笑闪过默贝拉的嘴角：「这个要一点，那个也要一点，我觉得我还想要点那边那种奶油的。」

欧德雷迪很喜欢这种比喻，但是无所不在的观察者有自己的口味：「这种饮食可能会害死你。」

「但是我看你们摆在那里的食物太吸引人了。比如说魅音！那简直就是盛宴。我的喉咙里竟然有这么美妙的乐器，而你可以教我怎么用那种终极模式去演奏。」

「现在，你就是音乐大师。」

「我想要你那种能力，去影响我周围的人！」

「目的是什么呢，默贝拉？这么做到底是为了谁的目标？」

「如果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会不会也可以长成你这种强悍的样子：外在如塑钢般，而内在甚至更坚硬？」

「你是这么看我的吗？」

「你是我宴会上的主厨！我必须把你送上来的餐点吃掉—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

她听起来几乎要兴奋得躁动起来。真是个怪人。有时候她看起来似乎是最不开心的女人，在她的舱室里就像头笼中野兽。那种眼中的疯狂，那种角膜里的橘色斑块……就像现在这样。

「你还是拒绝对司凯特利『下工夫』吗？」

「让什阿娜去做。」

「你会教她吗？」

「她会把我教她的东西都用在那个孩子身上！」

她们互相瞪视着，都意识到她们想的是同一个念头。这不是因为彼此想法背道而驰引起的冲突。

「为了你能给我的那些东西，我得忠于你，」默贝拉低声说，「但是你想知道我是否会背叛这份承诺吗？」

「你能吗？」

「如果形势所迫，你能那么做，我也不过和你一样。」

「你觉得你会不会有一天为自己的决定而后悔？」

「我当然会！」那是什么傻瓜问题？人总会后悔，默贝拉这么说。

「只是要确认一下你对自己有多诚实。你从不给自己披上虚假的外

衣，我们欣赏你这一点。」

「你遇见过虚假的人？」

「确实。」

「你肯定有很多办法把她们揪出来。」

「香料之痛会为我们代劳。虚假是无法安然度过考验的。」

欧德雷迪感到默贝拉的心跳瞬间加速了。

「你不打算命令我放弃邓肯？」她的话语很尖锐。

「这种情感羁绊造成一些困难，不过是你自己的困难。」

「这是另一种劝我放弃他的说法？」

「我只是要你接受这种可能性。」

「我不能。」

「你不肯？」

「我说的是真的，我做不到。」

「如果有人向你展示如何做到呢？」

默贝拉盯着欧德雷迪，很久都没有眨眼，然后说：「我几乎要说『那我就解脱了』……但是……」

「什么？」

「只要他跟我是一对，我就没办法解脱。」

「这是尊母宣布放弃的方式吗？」

「宣布放弃？用词错误。我只是比我以前的姊妹更成熟。」

「以前的姊妹？」

「还是我的姊妹，但她们是童年的姊妹。有些在我的记忆里很可爱，有些我很不喜欢。她们是对我已失去吸引力的游戏伙伴。」

「这个决定让你满意吗？」

「你满意吗，大圣母？」

欧德雷迪带着毫不掩饰的欢欣为她鼓掌。默贝拉多么轻松、迅速地掌握了这种贝尼·杰瑟里特的机敏反问！

「满意？多么令人讨厌、乏味无聊的词！」

就在欧德雷迪说话的时候，默贝拉感觉自己恍如身处梦中一般，在向一座深渊边缘靠拢，她无法醒来，阻止这场坠落。她的胃带着秘密的空洞感疼起来，欧德雷迪的下一句话仿佛从远处回响着传来。

「对圣母来说，贝尼·杰瑟里特就是全部。你永远也忘不了这一点。」

这场梦的感觉来时迅猛，去时也一样迅速。大圣母接下来的话冷酷而直接。

「准备做更高级的训练。」

直到你接受香料之痛—活下来或是死去。

欧德雷迪抬眼望向天花板上的摄影机：「叫什阿娜到这里来。让她立刻开始跟新老师学习。」

「你还是要这么做！你要让她对那个孩子『下工夫』。」

「把他当成特格霸夏，」欧德雷迪说，「这样对你有帮助。」我们不会给你时间重新考虑的。

「我没有抗拒邓肯，又不能和你争辩。」

「不要争辩，就算是对你自己也一样，默贝拉。那样毫无意义。特格是我父亲，但我还是得这么做。」

直到这一刻，默贝拉才意识到欧德雷迪过去话语背后的力量。对于圣母来说，贝尼·杰瑟里特就是全部。伟大的杜尔保护我！我也会变成那样吗？

6

丰饶之角：源自希腊神话，宁芙仙女们以一只母山羊的奶和蜂蜜喂养宙斯，母羊撞断羊角时，一位宁芙在角中装满水果，用鲜花和树叶包起后送给宙斯。为了感谢仙女的照顾，宙斯将羊角回赠，并承诺她们可以从羊角中倒出想要的东西，而且取之不尽。—编注

我们见证了永恒之中的一段过渡期。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有些人永远注意不到。还有意外介入。你并未亲临现场，你依靠的是报告，但人们会将头脑紧闭。报告有什么好处？是新闻纪录中的一段历史？编辑会议上会预先选定，加以消化，然后从偏见的出口被排泄出来？你需要的那些纪录很少来自真正缔造历史的人。日记、回忆录和自传是特殊诉求的主观形式。档案里挤满了这种值得怀疑的东西。

—达尔维·欧德雷迪



刚到走廊尽头的屏障处，司凯特利就注意到警卫和其他人都很兴奋。人们走路似乎都加快了脚步，尤其是现在时间还这么早，更显得有些不同寻常，所以一开始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把他引到了屏障处。那个苏克医生伽兰托在那里。欧德雷迪曾派她过来，他是那时认识她的，欧德雷迪说「因为你看起来好像生病了」。又一个监视我的圣母！

啊，是默贝拉的孩子。这些人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还有苏克医生，都是因为这件事吧。

但是其他人都是谁？他在这里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多穿贝尼·杰瑟里特长袍的人。不仅是侍祭，他还看见数量更多的圣母在那里急匆匆地走来走去，这些人让他想起了大型食腐鸟类。最后终于看到一个侍祭，肩膀上抱着个孩子。非常神秘。如果我能和战舰系统连线就好了！

他靠在一面墙上等着，但是人们陆续消失在各个入口处。他很清楚其中一些通往什么地方，但其他的并不知晓。

以神圣先知之名！统御大圣母竟然亲自来了！她从一个较宽的入口穿过，大部分其他人也都进了那里。

下次见面时问欧德雷迪也没用，因为她现在已经把他收入囊中。

先知在这里，在普汶鞑手里！

走廊里再没人出现了，司凯特利回到自己的住所。身份监测仪在他通过的时候灯光闪烁，但他强迫自己不去看。身份是钥匙。以他具备的知识，这艘伊克斯星舰控制系统中的漏洞就仿佛诱惑水手的海妖塞壬在向他招手。

一旦开始行动，她们不会给我太多时间。

这将是一场以星舰和里面的人事物为人质的绝望行动，几秒内就将决定成败。谁知道舰上还可能建了什么伪装面板，或者隐密舱门，那些可怕的女人也许就会从里面跳出来扑向他。在穷尽其他所有可能途径之前，他不敢放手一搏。尤其是现在……先知已经恢复了。

奸诈狡猾的女巫。她们还改动了这舰艇什么地方？他觉得坐立不安。我的知识还能用吗？

屏障那头司凯特利的身影并未逃过欧德雷迪的眼睛，但她现在顾不上担心他。默贝拉的分娩（她喜欢这个古语）来得正是时候。什阿娜在尝试恢复霸夏记忆，此时欧德雷迪希望和她待在一起的是心神不定的艾达荷。艾达荷经常因关于默贝拉的一些念头而分心，而默贝拉很显然不能和他一起待在这里，现在不行。

在他面前，欧德雷迪保持着谨慎小心、万分留意的姿态，毕竟，他是个晶算师。

她又一次看到他坐在控制台前。在经过通往他舱室入口走廊处的下滑道时，她听到了连续的咔嗒声，还有通讯场那特有的嗡鸣声，于是她立刻就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了。

她把他带去监测什阿娜和那个孩子的观察室，他表现出一种怪异的情绪。

他是担心默贝拉？还是对他们将会看到的场面感到不安？

观察室空间狭长。有三排椅子面对着展示墙，展示墙连着密室，实验即将在那里展开。观察室里光线暗淡，只有椅子后上方角落里有两盏微小的悬浮灯用作照明。

尽管欧德雷迪担心苏克医生可能没什么用……但还是有两名在场。艾达荷认为最好的那位苏克医生伽兰托正陪在默贝拉身边。

这可以显示出我们的关心，足够真实。

沿着展示墙设置了悬带椅，通往另一间房间的紧急出口也近在咫尺。

斯特吉先把孩子带到了外面的走廊内，他在那里看不见那些观察他的人，然后领他进了房间。房间是按默贝拉的指示准备的：一间卧室，一些从他的舱室内带来的他自己的东西，还有些是从艾达荷和默贝拉两个人的房间内拿过来的东西。

像是一座动物的洞穴，欧德雷迪想。艾达荷的房间经常故意弄得杂乱不堪，抛弃的衣物扔在悬带椅上，角落里堆着凉鞋，因此这个地方也有种破败感。睡垫是艾达荷和默贝拉曾经用过的。欧德雷迪先前检查过，她注意到垫子有一种类似唾液的味道，是种亲密的性的气味，这一点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特格。

这就是野蛮起源之处，那些我们无法抑制的事情。认为我们可以控制它是多么大胆。但是我们必须如此。

斯特吉脱下男孩的衣物，让他赤裸着躺在垫子上，欧德雷迪发现她的脉搏跳动加速。她把椅子向前挪动了一下，注意到她的贝尼·杰瑟里特伙伴们也在做同样的动作。

天哪，她想。我们就是一群窥淫狂吗？

这些想法在此时很有必要，但她觉得这样想让她感到很羞辱。在这种念头侵入的过程中，她失去了一些东西。这绝对是非贝尼·杰瑟里特思维，却是典型的人类想法！

邓肯陷入了一种刻意摆出的冷漠氛围中，这是种很容易能看穿的伪装。他的思想中有太多的主观成分，让他很难发挥好晶算师功能，但这正是她想要他现在保持的状态。神秘参与，将性高潮作为能量源。贝尔的认知是对的。

附近有三名督察，选择她们都是因为她们足够强壮，她们现在表面上的身份是观察者。欧德雷迪对其中一人说：「苏亡人想要恢复初始记忆，却对此心怀恐惧。这是需要粉碎的主要障碍。」

「胡说！」艾达荷说，「你知道现在有什么是为我们所用的吗？他的母亲是你们其中一员，她对他进行了深度训练。也许她做不到保护他，去对抗你们的铭者，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欧德雷迪猛地朝他转过身。晶算师？不，他回到了刚刚过去的记忆

中，重现并且做着比较。不过，对铭者的论调……是因为这样，他第一次和默贝拉之间产生的「性冲撞」才会恢复他脑中其他苏亡人生命的记忆吗？因为他对铭者有深层的抗拒感？

刚才听欧德雷迪说话的督察选择对这种不敬的打断视而不见。贝隆达给她介绍情况时她已经阅读了档案内容。她们三个都知道她们可能会被召去杀死这个苏亡人儿童。他有没有对她们构成威胁的力量？直到（或是除非）什阿娜成功，这些观察者是无从知晓的。

欧德雷迪对艾达荷说：「斯特吉告诉他为什么他会在这里了。」

「她告诉他什么了？」这句提问很蛮横，使督察瞪视着他。

欧德雷迪控制着嗓音，故意压得很温和：「斯特吉告诉他什阿娜会恢复他的记忆。」

「他怎么说？」

「为什么邓肯·艾达荷不自己动手？」

「她告诉他实话了吗？」给自己讨回一点公道。

「说了实话，但并未泄漏什么事。斯特吉告诉他什阿娜有种更好的方法，而且你也同意了。」

「看看他！他动都没动。你没有给他用药吧？」

艾达荷对那些督察也怒目而视。

「我们不敢用药。但他内在精神很集中。你还记得这些很重要，对吧？」

艾达荷又深深地坐回他的椅子里，双肩骤然下垂：「默贝拉一直说：『他还只是个孩子，他还只是个孩子。』 你也知道我们因为这件事吵了一架。」

「我觉得你的论点很中肯。霸夏不是孩子，我们唤醒的是霸夏。」

他抬起交叉着的手指：「希望如此。」

她往后退了一下，看着他交叉的手指：「我不知道你还迷信，邓肯。」

「如果我觉得能有帮助，让我向杜尔祈祷我也愿意。」

他自己重新觉醒时的那份痛苦依然记忆犹新。

「不要显露恻隐之心，」他低声嘟囔着，「继续仔细观察他。让他集中精神于内在自我，你需要他的怒火。」

这些都是他的经验之谈。

他又很突兀地说道：「这可能是我提出过最愚蠢的建议，我应该去陪着默贝拉。」

「你说的这种错误人人都犯，邓肯。而且现在你没法为默贝拉做任何事。快看！」此时特格从垫子上一跃而起，抬头望着天花板上的摄影机。

「没有人来帮我吗？」特格催促道，他的声音里透露着深深的绝望，比之前预料的还要严重些，「邓肯·艾达荷在哪里？」

艾达荷猛地向前一冲，欧德雷迪用一只手握住了艾达荷的手臂：「待在这里，邓肯。你也帮不了他。现在还不行。」

「难道没人告诉我要做什么吗？」特格年轻的声音里透着孤独和空洞，「你们要做什么？」

这是什阿娜出场的信号，她从特格身后一扇隐密入口迈步走进房间，「我来了。」她只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浅蓝色长袍，几乎是透明的。在她跨步向男孩走去的时候，长袍紧贴着她的身体。

他目瞪口呆地望着。这是一位圣母？他从来没见过穿成这样的圣母。「你要把我的记忆还给我？」他的声音中满是怀疑和绝望。

「我会帮助你自己找回记忆。」她边说边让长袍从躯体上滑下，然后抛在一边。长袍仿佛一只蓝色大蝴蝶翩然落到了地板上。

特格睁大了双眼望着她：「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觉得我在做什么？」她在他身边坐下，把一只手放在他的下体。

他的头猛地向前低了一下，就好像有人从后面推了他一把，然后盯着她的手，阴茎在她手中勃起。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霸夏会知道的。」

他抬起头看着她离自己如此接近的脸：「你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是你的记忆！」

「你为什么这样低哼？」

她用嘴唇碰触着他的脖颈，轻哼的声音在观察者的耳中清晰可闻。默贝拉管它叫增强剂，对性反应所做的一种回馈。声音变得愈来愈大了。

「你到底在干什么？」她让他跨坐在她身上时，他几乎发出了声尖叫。她动了动，轻轻摩挲着他的后腰。

「回答我，混蛋！」这次已经完全是尖叫了。

这句「混蛋」是和谁学的？欧德雷迪在想。

什阿娜让他滑入了她的体内：「这就是你要的答案！」

他张大了嘴，似乎在发出长长的「哦」，却无声无息。

观察者们看到她凝视着特格的双眼，但什阿娜同时也在用其他感官观察着他。

「感受他紧绷的大腿，迷走神经的搏动会泄漏他的秘密，尤其注意他乳头颜色加深的情况。一旦你让他达到了那种状态，保持住，找到他瞳孔放大的迹象。」

「铭者！」特格的尖叫把观察者们吓了一跳。

他用拳头捶打什阿娜的肩膀。展示墙另一头的所有人都观察到就在他不停扭动的同时，双眼内出现了深邃的闪光，有什么新东西从他体内闪现出来。

欧德雷迪一下站了起来：「是出问题了吗？」

艾达荷还坐在椅子上：「跟我预测中一样。」

什阿娜把特格推到一边以避开他紧抓的手指。

他趴向地板，一下子转过身，速度之快让观察者为之震惊。什阿娜和特格彼此对望了好几秒，慢慢地，他站直了身子，这时他才看向自己。他先是把注意力转向抬在身前的左臂，然后目光望向天花板，依次看向每一面墙，最后他又看向自己的身体。

「到底这是发生了什么该死的……」传来的还是孩子的尖声嗓音，但语音中透着怪异的成熟感。

「欢迎回来，苏亡人霸夏。」什阿娜说。

「你刚才要铭刻我！」他愤怒地指责，「你以为我母亲没教我怎么防止这件事吗？」一种思绪飘散的表情闪过他的脸。「苏亡人？」

「有些人更愿意把您看作是复制人。」

「谁……什阿娜！」他转过身，环视整个房间。整间房间内没有看得见的出口，这是特意选择的隐密出入口房间。「我们这是在哪里？」

「在您被杀前，带到沙丘星去的那艘无现星舰里。」她还在按照预定规则回答他。

「被杀……」他又一次看向自己的双手。观察者们几乎能看到苏亡人固有的过滤机制开始在他的记忆中发挥作用。「我被杀了……是在沙丘星？」他的声音中有些微的悲凉之意。

「您英勇无畏，从未退缩过。」什阿娜说。

「我的……我从伽穆带的人……他们都……」

「尊母把沙丘星当作对其他人的警告。现在沙丘已经是毫无生气的球体，是被焚烧后的残渣。」

愤怒占据了他的身体。他盘腿坐下，双拳紧握放在膝盖上。「是的……我也在……我的历史中知道了。」他又瞥向什阿娜。她在垫子上保持着坐姿，相当安静。这种一头栽进众多记忆中的感觉，唯有从香料之痛中走出来的人才能体会。现在需要的是完全的寂静无声，一动不动。

欧德雷迪低语说：「不要干预，什阿娜。让它自然发展，让他自己完成。」她对三位督察做了个手势。她们走到入口前，不再关注密室，而是看着她。

「把我自己看成是历史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很奇怪。」特格说。仍然是孩子的嗓音，却一直给人一种很成熟的感觉。他闭上眼，做着深呼吸。

观察室内的欧德雷迪又坐回椅子上，说道：「你看到什么了，邓肯？」

「什阿娜把他从自己身边推开的时候，他瞬间转身的那种迅捷，除了默贝拉，我没在第二个人身上看到过。」

「甚至比默贝拉还要快。」

「也许……也许是因为他的身体很年轻，而且我们还让他接受了普拉那 - 并度训练。」

「不对，是别的原因。你提醒了我们，邓肯。这是厄崔迪标记细胞

中尚未知晓的成分。」她的目光扫向保持警惕的督察们，然后摇了摇头。不行，还不行。「他的母亲真该死！她催眠他，诱使他阻挡铭者，而且没让我们知道。」

「不过，看看她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艾达荷说，「一种恢复记忆更有效的办法。」

「本来我们应该自己就能看出来！」欧德雷迪对自己有点生气，「司凯特利说忒莱素人使用的是痛苦和对抗。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问他。」

「没那么简单。我们的真言师对他没有把握。」

「他有些让人捉摸不透。」

「你什么时候研究过他？」

「达尔！我有摄影机纪录的存取权。」

「我知道，可是……」

「该死！你能把注意力放在特格身上吗？看看他！那是怎么了？」

欧德雷迪立刻转回注意力，去看椅子上的孩子。

特格看着摄影机，脸上是一副全神投入的可怕表情。

对他来说就像是顶着矛盾重重的压力艰难入睡后刚刚醒来一样，助理的手在摇晃着他，把他叫醒。有些东西需要他去注意！他记起坐在无现星舰指挥中心的情景，达尔站在他身边，一只手搭在他的脖颈上。在帮他抓痒吗？有很紧急的事要做。是什么呢？他的身体感觉很不对劲。伽穆……现在他们在沙丘星……他记起了不同的事：在圣殿度过的童年？达尔的身份是……是……更多记忆经过筛选涌入脑海。她们想铭刻我！

意识绕着这种念头流过，仿佛河流遇到石头而分开。

「达尔！你在吗？我知道你在！」

欧德雷迪向后坐了坐，一只手撑住下巴。现在怎么办？

「母亲！」他的声音中充满了谴责之意！

欧德雷迪摸了摸椅子边的一个转盘：「你好啊，迈尔斯。我们去果园散散步怎么样？」

「不要绕圈子了，达尔。我知道你为什么需要我。不过我警告你：暴力只会将权力交到错误之人手里。好像你不知道一样！」

「撇开我们刚刚试图对你做的事，迈尔斯，你仍然忠于女修会吗？」

他扫了一眼保持警惕的什阿娜：「还是你们那条温驯的狗。」

欧德雷迪看了看咧嘴微笑的艾达荷，眼神凌厉，意带责备：「你和你那些可恶的故事！」

「好吧，迈尔斯一不绕圈子，但是我必须知道伽穆的真实情况。他们说肉眼根本捕捉不到你的动作。」

「那是事实。」他的声音平淡，语调中显得满不在乎。

「还有刚才……」

「这副身体太小了，装载不了那么多。」

「可是你……」

「刚才那一下我已经用尽了力气，而且我快饿死了。」

欧德雷迪把目光瞥向艾达荷。他点了点头。事实。

她让督察们从出入口撤回，她们在遵守命令前犹豫了一下。贝尔告诉她们什么了？

特格的话还没结束：「我理解得对吗，女儿？既然每个个体最终都只对自己负责，自我的形成就需要最大的关怀和注意。对吧？」

他那个该死的母亲把一切东西都教给他了！

「我道歉，迈尔斯。我们不知道你的母亲为你做了什么准备。」

「这是谁的主意？」说这话的时候他看着什阿娜。

「我的主意，迈尔斯。」艾达荷说。

「哦，你也在那里？」更多的记忆流淌回他的大脑。

「我也记得你恢复我的记忆时给我带来的痛苦。」艾达荷说。

这让他冷静了下来。「有道理，邓肯。无须道歉了。」他看着传递他们声音的扬声器说道：「上层感觉如何，达尔？有没有高处不胜寒啊？」

这是个该死的愚蠢想法！她想。他知道这点。一点也没有。身边的人多得很，包括那些想有机会和她待在一起，并为此感到十分激动的人，那些有自己想法的人（有时候是那种换了她们肯定做得更好的想法），那些提供说明和需要帮忙的人。高处不胜寒，确实如此！她感觉到特格想要告诉她什么事。到底是什么？

「有时候我必须独断专行！」

他们曾常在果园中散步，她仿佛听见自己有一次这样对他说，对他解释着「独断专行」是什么，然后补充说：「我掌握着权力，就必须使用权力。这也是个拖累，很沉重的拖累。」

你拥有权力，那就使用权力！这个晶算师霸夏刚才想告诉她的就是这个。杀了我或者放了我，达尔。

尽管如此，她还是尽量拖延着，她知道他能感觉出来。「迈尔斯，伯兹马里死了，但他在这里留下了一支他自己训练的后备军。最精良——」

「别拿那些无足轻重的细节烦我！」多么霸道的命令式口吻！声音虽然还如孩童般尖细刺耳，但除此之外，气场十足。

没等接到命令，督察们便返回了出入口。欧德雷迪恼火地挥挥手把她们打发走，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做出了决定。

「把衣服给他，然后带他出来。」她说，「让斯特吉过来。」

特格现身后的第一句话就让欧德雷迪顿时心生警惕，暗自揣摩自己是不是在这件事上犯了个错误。

「如果我不想按你想的去战斗会怎么样？」

「可你刚才说……」

「我这……几辈子里说过很多事。战役加强不了道德感，达尔。」

她（和塔拉札）听霸夏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论调。「战争遗留下的只有『囫囵吞吃，痛饮狂欢』，最后导致的道德沦丧不可避免。」

话说得没错，但是她不知道他说这番话有何用意。「对于任何一个重返战场的老兵来说，他们会对命运（『我活下来了，这一定是上天的旨意』）重新审视，更多的是带着几乎难以掩埋的伤痛回家，准备要『过平淡的生活』，因为他们在战争的阴霾下见过太多太多。」

这是特格的话，但也是她的信仰。

斯特吉匆忙赶到了房间，但没等她开口，欧德雷迪便示意她站到一边，静候指令即可。

这一次，这位侍祭鼓足勇气违背了统御大圣母的命令。

「邓肯应该知道这个消息，他又有了一个女儿，母女平安健康。」她看向特格，「您好，迈尔斯。」然后斯特吉才退到后面墙边，静静地

站好。

她比我想得还要好，欧德雷迪想。

艾达荷轻松地坐进椅子，这才感觉到先前一直怀着的担心紧张情绪已经影响到了他在观察时做出的分析。

特格对斯特吉点点头，转而对欧德雷迪说：「还有什么愿要许吗？」控制他们的注意力很重要，这有赖于欧德雷迪的认识。「如果没有，我真要饿死了。」

欧德雷迪抬起一根手指示意斯特吉去办，接着便听到这位侍祭的脚步声渐行渐远。

她感觉到了特格要把她的注意力往哪里引，果不其然，接下来他就说道：「也许这次你真的留下伤疤了。」

他的话中带刺，是在讥讽女修会曾发下豪语：「我们不会让历史的伤疤愈积愈多。伤疤所隐藏的往往比显露的还多。」

「有些伤疤显露的事情比隐藏的要多。」他说道，然后又看向艾达荷，「对吧，邓肯？」这是晶算师之间的对话。

「我相信我被卷入一场旧争端了。」艾达荷说。

特格看向欧德雷迪：「看见了吗，女儿，一个晶算师听到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旧争端。你自以为知道每个转捩点中自己需要做什么，为此而颇感自豪，但是这次转捩点上拦路的怪兽是你自己制造的结果！」

「大圣母！」那是一位督察不希望特格如此称呼欧德雷迪发出的声音。

欧德雷迪对她视而不见。她有些懊恼，还感受到了特格的严苛，同时也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记忆中的塔拉札也记得这段争端：「我们是由贝尼·杰瑟里特联合会所塑造的。她们用某些奇怪又特别的方式让我们在情感上变得迟钝。哦，必要时我们可以挥动利刃，迅捷又无情，但那是另一种迟钝。」

「我不会参与这类让你变得麻木的事。」特格说。这么说他也记得。

斯特吉拿着一碗炖菜回来了，棕色的肉汤，上面漂着肉片。特格坐在地板上，迫不及待地用汤匙大口吃着。

欧德雷迪还是沉默不语，她的念头在特格谈及的话题上打转。圣母

们在自己周围布下一层坚硬的屏障，使得外界（包括感情）的一切都像是投影一般。默贝拉是对的，女修会必须重新学习如何对待感情。如果她们一直只是观察者，走上的必将是毁灭之路。

她对特格说：「没人会要求你让我们变得麻木。」

特格和艾达荷听出了她声音中的异样。特格把空碗放在一边，但艾达荷先开口了。「教化。」他说。

特格表示同意。圣母们很少冲动，即便是在危急时刻，你从她们那里看到的也只有奉命行事的反应。她们已经超过了多数人所认为的那种教化。很多时候，驱动她们的并非对权力的渴望，而是她们长远的大局观，这是种混杂了实时性与几乎无限记忆的东西。所以，欧德雷迪正在按照一条精心设计好的计划行事。特格瞥了一眼还在保持警惕的督察。

「你们准备要杀我。」他说。

没人回答，没有必要回答，她们都能识别这种晶算师预测。

特格转过身，又向房间里望去，那是他重拾记忆的地方。什阿娜已经不见了。更多的记忆在他的意识边缘蠢蠢欲动，它们何时恢复自有安排。只是这矮小的躯体会引起困难。还有斯特吉……他又凝视着欧德雷迪：「你比自己想得还要聪明。但是我的母亲……」

「我觉得她并没有预见到这一幕。」欧德雷迪说。

「没有……她的厄崔迪基因还没那么强大。」

当前的种种情况下，这是个很能刺激人神经的词，整间房间都陷入特殊的沉默。督察们靠得更近了。

他那个该死的母亲！

特格对逡巡着的督察毫不在意：「有些话虽然你没问，但是我也得回答，对于在伽穆上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法解释。不管是我的身体还是头脑，运转速度都快到无法解释。算算大小和能量的话，眨眼间我就可以毫发无损地离开这间房，离开这艘战舰。哦……」他把手立了起来，「我仍然是你温驯的狗。我会按你需要的去做，但也许不是你想像的那种方式。」

欧德雷迪看到了她的同侪脸上的惊愕与恐慌。我这是把什么放出来了？

「我们可以不让任何活体离开这艘战舰。」她说，「你也许速度很

快，但是如果你打算不经我们允许就离开这里，我很怀疑你是否能快过吞没你的烈焰。」

「我会挑个好时机离开的，还会征得你的同意。你有多少伯兹马里的特别行动队？」

「将近两百万。」她惊讶到脱口而出。

「这么多！」

「尊母把他们残杀殆尽之前，他在兰帕达斯带的人数比这数目的两倍还多。」

「我们至少得比可怜的伯兹马里机灵点。我得和邓肯单独谈谈这件事。你需要我俩待在你身边就是为了这个，对吧？我们的专长。」他朝着头顶的摄影机露出笑容，「我相信在同意之前，你会把我们的谈话仔仔细细研究一番。」

欧德雷迪和其他圣母交换了一下眼神。她们有个不言而喻的共同问题：我们还能怎么办？

欧德雷迪起身看着艾达荷说：「这是配得上真言师晶算师的真正工作！」

女人都离开后，特格起身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他看着越过展示墙能看到的那部分空荡荡的房间。先前在那里很惊险，那阵动作还是让他感觉心脏跳得厉害。「真是场好戏。」他说。

「算不上最好的。」邓肯的声音极其嘲讽。

「现在我最想来上一大杯丹星的马里涅特，不过我怀疑这副躯体恐怕承受不了。」

「达尔回到中枢的时候，贝尔肯定在那里等着呢。」艾达荷说。

「去他妈的贝尔！我们得在那些尊母找到我们之前把她们先解决掉。」

「我们的霸夏自有妙计。」

「这破头衔！」

艾达荷惊讶地吸了口气。

「告诉你一些事，邓肯！」他语气沉重地说，「有一次我去参加了场重要会议，与会的那方很可能会变成敌人，我听到一个助理宣布我进场。『霸夏大人到。』我他妈几乎绊了一跤，被那种心神抽离的感觉控

制了。」

「晶算师模糊。」

「当然是。有些事物我不敢弄丢，但是我知道这个头衔把我从那些东西中除掉了。霸夏？我不仅是个霸夏！我是迈尔斯·特格，这是我父母给的名字。」

「你在名字链上！」

「当然，而且我意识到我的名字离更原始的一些事物还有段距离。迈尔斯·特格？不，我比那更简单。我能听见我妈妈说：『哦，多漂亮的孩子。』你看，我又有了个名字：漂亮的孩子。」

「你往更深处探寻了吗？」艾达荷发现自己被吸引住了。

「我被迷住了，一个名字通向另一个名字，另一个名字又通向下一个，无穷无尽，直到最后的无名氏。我走进那间重要房间的时候，我没有名字。你冒过那个险吗？」

「有过一次。」他勉强承认。

「我们都至少做过一次。总之回到那次会议，有人向我简报情况。我知道那张桌子上每个人的信息—脸、名字、头衔，加上他们所有人的背景。」

「但你又不是真的在那里。」

「哦，我能看见那些期待的眼神在打量我，琢磨着，担心着。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

「那让你感觉很有力量？」

「和我们在晶算师学校被警告的一模一样。我问自己：『这个心智是刚在起始阶段吗？』别笑。这是个逗人的问题。」

「那你更深入了？」艾达荷被特格的话完全吸引，毫不理会他意识边缘想把他拽回来的那股警告力量。

「是的。我发现自己身处那个著名的『万镜厅』中，他们说过的，还警告我们要逃跑。」

「那你还记得怎么出来……」

「记得？显然你也去过。记忆帮你出来了吗？」

「有帮助。」

「尽管有那些警告，我还是在那里耽搁了一阵，看我的『众自我之

自我』，还有无穷的排列。都是映射，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无穷无尽。」

「『自我核心』令人着迷。极少有人能从那么深的地方逃出来，你很幸运。」

「我不知道该不该叫幸运。我知道一定是有第一意识，一个觉醒的……」

「会被发现的事物并不是『第一』。」

「但是我想要自我根基处的自我！」

「会议上的人没注意到你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后来我发现我坐在那里，用一副木然的表情隐藏起这些精神体操。」

「你没说话？」

「我被震慑得哑口无言。他们把这解释为『霸夏如预料之中的沉默寡言』。我的名声也就这么回事。」

艾达荷开始露出微笑，又想起摄影机。他立刻就看出那些监察员会如何解读这样的启示。危险的厄崔迪后裔怀有难以驯服的天赋！圣母们知道镜子的事，任何逃出来的人都值得怀疑。那些镜子给他看了什么？

特格仿佛听到了这危险的问题一样，他说道：「我陷在那里了，我也知道是什么情况。我能看见自己像个卧床的植物人，但是我不在乎。镜子里有一切，然后就好像什么东西从水里一下子浮出水面一样，我看见了我母亲，她看起来和她快去世之前差不多。」

艾达荷嘴唇颤抖着吸了口气。特格不知道他刚才说的话会被摄影机记录下来吗？

「圣母们现在会幻想我至少有成为魁萨茨·哈德拉克的可能，」特格说，「另一个穆阿迪布。胡说！就像你总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一样，邓肯。我们都不会冒那个险。我们知道他制造出了什么东西，我们又不蠢！」

艾达荷呆住了。她们会接受特格的话吗？他说的是事实，但还是……

「她拉住了我的手，」特格说，「我能感觉到！然后径自把我带出了大厅。我觉得自己坐在桌前的时候期望她能和我在一起。我的手上还

留有那种她牵着我的强烈感觉，可她已经消失了，我知道。我只是打起精神，接着做事。女修会要在那里赢取很重要的有利条件，而我获得了这些优势。」

「你母亲深植在你心里的某个东西—」

「不！我看待她和圣母看待他者记忆是一样的方式。她是以这种方式在说：『你在这里浪费时间干什么，还有正经事要做呢！』她从来没离开过我，邓肯。过去从来不会离开我们任何一个人。」

艾达荷突然明白了特格不厌其烦地细述这段历史是为了什么。诚实坦率，确实如此！

「你拥有他者记忆！」

「不是！只有在紧急情况时人人都有的那种。万镜厅属于紧急情况，它也让我看到并感觉到了帮助的来源，但我不会回那里去！」

艾达荷接受了这种说法。多数晶算师会以身犯险，短暂地进入无限之中，学习名字和头衔那转瞬即逝的本质，但是特格的叙述已经远远超过了将时间作为流动和静态画面的论断了。

「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该把自己全面、彻底地介绍给贝尼·杰瑟里特，」特格说，「她们应该要知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我们。毕竟还有事情要做，而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在愚蠢的事情上。」

33

尊母规则：将精力花在让你变强的人身上才值得。花费在懦弱之人身上的精力最终将把你拽向深渊。

贝尼·杰瑟里特评论：由谁来判断？

——多吉拉纪录



多吉拉回来的那天，欧德雷迪过得并不顺利。与特格和艾达荷的武器会议结束时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整场会议期间，她都能感觉到猎人的利刃就高悬在空中，她知道这种心态影响了她的反应。

然后是下午和默贝拉的会议——谈话，谈话，谈话。默贝拉纠结于哲学问题。对欧德雷迪而言，这可能算是她第一次碰上死胡同。

现在天色渐晚，欧德雷迪站在中枢周围铺设路面的最西边。这是她最喜欢的地点之一，但是此时贝隆达就在她身侧，剥夺了欧德雷迪本想好好享受的宁静时刻。

什阿娜过去找她们，问：「你给了默贝拉离开战舰自由行动的权力？是真的吗？」

「啊！」这是贝隆达最害怕的事情之一。

「贝尔，」欧德雷迪打断了她，用手指着环形果园，「那块隆起的地方，我们没在那里种树。我想让你命令他们在那里建点什么做装饰，按我的要求建。一座观景亭，周围建上格栅，以便观景。」

现在已经没法阻止贝隆达了。欧德雷迪很少看到她这样怒气冲天的样子。贝隆达愈是怒吼，欧德雷迪变得愈是坚决。

「你想要一座……一座装饰用的建筑？在那片果园里建？你还想把我们的物资都浪费在什么地方？装饰！真是最恰当的标签，给你的另一个……」

这场争论很愚蠢。才刚讲两句话，她们就知道是白费唇舌了。统御

大圣母没法先让步，贝尔则很少会对任何事让步。即使是欧德雷迪陷入沉默的时候，贝隆达依然对敌人已不在的空荡堡垒扫射言语子弹。最后，贝隆达筋疲力尽，欧德雷迪说：「你欠我一顿大餐，贝尔。一定得是你能安排的最好的。」

「欠你……」贝隆达开始语无伦次地嘟囔。

「这是和平的橄榄枝，」欧德雷迪说，「我想要在我的观景亭里吃这顿大餐……我那漂亮的观景亭。」

什阿娜笑了起来，贝隆达无可奈何，只好跟着缺乏热情地干笑了几声。她知道什么时候没人听她的话。

「看到的人都会说：『看，大圣母现在信心满满。』」什阿娜说。

「这么说你是要用它鼓舞士气！」现在这个时候，贝隆达几乎会接受任何能为之辩护的理由。

欧德雷迪向什阿娜投去一抹灿烂的笑容。我那聪明的小可爱！什阿娜不仅不再戏弄贝隆达，甚至随时随地都在维护这位年长圣母的自尊。贝尔当然也知道，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贝尼·杰瑟里特式的问题：为什么？

什阿娜意识到了她的怀疑，于是说：「我们之间真正的争端其实是迈尔斯和邓肯的问题。不管你怎么想，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厌倦了。」

「我真的不太能理解你这是在干什么，达尔！」贝隆达说。

「能量有其自身模式，贝尔！」

「你在说什么？」她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她们会找到我们的，贝尔。我知道是怎么找到的。」

贝隆达目瞪口呆地望着欧德雷迪。

「我们一直屈从于习惯，已经成了这些规矩的奴隶，」欧德雷迪说，「成了我们创造的能量的奴隶。奴隶们能挣脱枷锁吗？贝尔，你和我一样清楚我们的问题所在。」

贝隆达难得地不知所措。

欧德雷迪看着她。

骄傲，看着她的女修同侪和她们的状态，欧德雷迪看到的是骄傲。尊严只是副面具，真正的谦逊从不存在。相反地，遵从守则行事的行为则是肉眼可见，贝尼·杰瑟里特的行为模式便是如此。在一个很清楚模式

会带来危险的社会，这本该像高音警笛一样引起人们的警惕。

什阿娜有些迷惑不解：「习惯？」

「你的习惯永远在猎杀你的路上。你所构建的自我会纠缠着你，挥之不去。它们是四处游荡的鬼魂，搜寻着你的躯体，迫切地要掌控你。我们都对我们构建的自我着迷上瘾，都是我们行为的奴隶。我们对尊母上瘾，她们也一样对我们上瘾！」

「又是你那些该死的浪漫主义！」贝隆达说。

「是，我是个浪漫主义者……和暴君一样的浪漫主义者。他让自己对他所造之物陷于固定形态保持敏感，我对他预见的陷阱敏感。」

可是身后的猎手近在咫尺，眼前的陷阱已化作深渊。

贝隆达并未就此缓和情绪：「你说你知道她们会如何找到我们。」

「她们只需要认识到她们自己的习惯，然后……什么事？」后一句是对从贝隆达身后隐秘走廊内出来的一个侍祭信使说的。

「大圣母，是圣母多吉拉的事。圣母芬迪尔已经带她到了降落平台，一小时后她们就会抵达这里。」

「带她到我的工作室去！」欧德雷迪向贝隆达投去堪称狂暴的眼神，「她有说什么吗？」

「多吉拉圣母病了。」侍祭说道。

病了？这个词在圣母身上可不同寻常。

「先别急着下结论。」贝隆达以晶算师模式提出建议，她对浪漫主义和大胆狂野的想像怀有敌意。

「找塔玛过来负责观察。」欧德雷迪说。

多吉拉在芬迪尔和斯特吉的帮助下，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不过她的眼神坚毅，在审视周遭环境时，每个眼神背后都有着审时度势的神态。她将风帽披在身后，露出了颜色如同古老象牙般的斑驳深棕发丝，声音听起来有些虚弱。

「我已经依您的命令行事，大圣母。」芬迪尔和斯特吉离开后，多吉拉不等欧德雷迪邀请就径自坐在贝隆达身旁的一把悬带椅上。她略扫了一眼左边的什阿娜和塔玛拉尼，然后直直盯着欧德雷迪：「她们会在交叉点与您见面。她们觉得地点是她们定的，您想要的蜘蛛女王就在那里！」

「什么时候？」什阿娜询问道。

「她们想要定在从现在开始一百个标准日之后。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再确认一下详细的具体时间。」

「为什么这么久？」欧德雷迪问。

「您问我的看法？她们要利用这段时间加强交叉点上的防御。」

「有什么保证？」塔玛像以往一样简洁地问道。

「多吉拉，你这是怎么回事？」欧德雷迪看到这个女人微微颤抖，对她如此明显的虚弱很是震惊。

「她们拿我做了些实验。但是那都不重要，关键是安排会面的事。总之，她们承诺说您将安全抵达，并同样安全离开交叉点。这点不能相信。她们允许您带少量随行人员陪同，具体数量不超过五名。先做好她们可能会杀死所有陪同人员的打算，不过……这点上她们也许会再考虑考虑，因为我已经用行动告诉她们那会是个错误。」

「她们想让我将贝尼·杰瑟里特双手奉上？」欧德雷迪的声音里透出前所未有的冷酷。多吉拉的话让她担心一场悲剧将会上演。

「那正是让她们同意会面的诱因。」

「和你一起去的女修们怎么样了？」什阿娜问。

多吉拉敲敲额头，这是个女修会里的常见手势：「都在这里了。我们都认为尊母们应该受到惩罚。」

「死了？」欧德雷迪从牙缝中勉强挤出了这两个字。

「尊母为了强迫我加入。『看见了吗？你不同意，我们就再杀一个。』我告诉她们干脆把我们都杀了就好，杀了我们，就别想见到大圣母了。她们不接受，但最后也没有人质可杀了。」

「你和她们都分享记忆了吗？」塔玛拉尼问。是的，她自己也将步入死亡，此时这正是她所关心的。

「假装确认她们是否都死了的时候，我和她们都分享了。你们还该听听整个过程。这些女人古怪得很！她们在笼子里豢养混合人，女修们的尸体都被扔进了笼子里给那些混合人吃了。那个蜘蛛女王一真是名副其实一强迫我在一边看着她们被吃掉。」

「恶心！」贝隆达说。

多吉拉叹了口气：「她们自然不知道，我在他者记忆里早已看过了

比这还糟糕的。」

「她们试图要让你被情感淹没，」欧德雷迪说，「真是愚蠢。你的反应和她们希望的不一样，她们是不是很惊讶？」

「应该说很是懊丧、恼火。我觉得她们见过我这种反应。我告诉她们说，用这个方法得到肥料还挺不错的。我想这句话把她们惹毛了。」

「食人。」塔玛拉尼喃喃地说。

「表面上而已，」多吉拉说，「混合人肯定算不上人类。勉强算是驯化的野兽。」

「没有驯兽师吗？」欧德雷迪问。

「我一个都没看见。混合人确实会说话。吃之前它们会说：『吃！』它们还嘲讽身边的尊母，问她们『你饿吗？』之类的。重要的是它们吃完之后发生的事。」

多吉拉陡然一阵咳嗽。「她们试过对我下毒，」她说，「这些愚蠢的女人！」

咳嗽平息后，多吉拉说：「一个混合人在……应该怎么说，宴会？在那之后跑到了笼子的栏杆边上。它先是看着蜘蛛女王，然后就发出了尖叫声。我从来没听过那种声音，让人毛骨悚然！那屋子里所有尊母都仿佛石化了一般一动也不动，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她们全都害怕了。」

什阿娜碰了碰多吉拉的手臂：「就像猎物在猎食者面前无法动弹？」

「正是如此。达到了魅音的程度。混合人看到我面对它的尖叫不为所动，似乎很惊讶。」

「那些尊母有什么反应？」贝隆达问道。是的，晶算师会用到那些资料。

「能说话以后，她们就像炸开了锅一样大声抱怨。很多人喊着要求大尊母把混合人彻底消灭。但是她的观点更冷静。『让它们活着是很有价值的。』她说。」

「这个迹象说明我们还有希望。」塔玛拉尼说。

欧德雷迪看向贝隆达：「我要叫斯特吉把霸夏带过来。有反对意见吗？」

贝隆达迅速点了下头。她们知道，尽管特格的意图还不明朗，但她

们必须赌上这一把。

欧德雷迪又对多吉拉说：「我想让你在我的会客舱待着，我们会叫苏克过来。想要什么你尽管说，然后准备好一会儿召开议会全体会议。你是特别顾问。」

多吉拉勉勉强强站了起来，说：「我已经有十五天没睡了，我还需要点特殊餐食。」

「什阿娜，你来办，再把苏克叫过来。塔玛，你和霸夏还有斯特吉待在一起。做例行报告。他肯定要去营房，想自己管军队。给他一个和邓肯的通讯链接，别让任何事妨碍他们。」

「你想让我和他在这里待着？」塔玛拉尼问。

「你就是他的水蛭，不管斯特吉带他去哪里都必须让你知道。他想让邓肯当武器大师，你要确保他接受邓肯被软禁在战舰内的事实。贝尔，邓肯需要的任何武器资料，都要给他优先权。有什么意见吗？」

没人做出任何评论。她们对这件事的后果想法不一，确实如此，但是欧德雷迪雷厉风行的决断影响了她们。

欧德雷迪往后一靠，闭上了双眼等待，直到周围变得悄无声息，她知道其他人已经都走了。当然，摄影机依然在监视着。

她们知道我很累。现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轻松呢？又有三个女修被那些怪物杀害了！霸夏！必须让她们感受到我们的回击，让她们知道什么是教训！

欧德雷迪听到了斯特吉和特格到达的声音，她睁开眼。斯特吉牵着特格的手领他进门，但是他们站在一起的感觉并非成人带着孩子的样子。特格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是他允许斯特吉这么对他的。她必须提高警惕。

塔玛跟着他，径自走到了绮诺伊半身像下的窗户边，找了把椅子。这个位置很重要吗？塔玛最近总是做些很奇怪的事。

「大圣母，您希望我留下吗？」斯特吉放开特格的手，站在门附近问道。

「你坐塔玛旁边。听着，别插话。你必须知道需要你做什么。」

特格稳稳坐在多吉拉刚刚坐过的椅子上：「我猜这是场战前动员会。」

孩童般的嗓音背后是名不折不扣的成人。

「我还没要问你的计划。」欧德雷迪说。

「好。意料之外的事总是更费时间，而且到行动之前我也许还没办法告诉你我的打算。」

「我们一直在观察你和邓肯。你为什么对大离散中的战舰那么感兴趣？」

「远程战舰外表很特别。我在伽穆的平台上看过。」

特格靠回椅子上，让她们慢慢思考他的消息，欧德雷迪简洁明快的态度让他感觉很高兴。当机立断！没那么多再三考虑，这更符合他的需要。她们千万不能知道我的全部能力，现在还不行。

「你要把我们的袭击部队伪装起来？」

欧德雷迪说话的时候，贝隆达从门口走了进来，她一边坐下，一边从喉咙里低吼一声表示反对：「不可能！他们会有识别密码和秘密信号做——」

「由我来判断，贝尔，不然就把我从指挥的位置撤下来。」

「这是议会！」贝隆达说，「你不能——」

「晶算师？」他盯着她，眼神中尽是霸夏的神情。

贝隆达没再作声，他说：「不要怀疑我的忠诚！如果你让我束手束脚，那就找别人！」

「让他说。」这是塔玛在说话，「霸夏和我们平起平坐参加议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贝隆达低了低下巴，动作之轻微，几乎就是在毫厘之间。

特格又对欧德雷迪说：「要避免战争，关键全在于智慧和情报——收集到的各种情报以及智慧上的力量。」

把我们那套说辞又扔回给我们！她听出了他话中的晶算师技巧，贝隆达显然也听出来了。智慧和情报：双重观点。没有它，战争经常是由偶然事件引发的。

霸夏静静坐着，让她们在她们自己的历史观察中摸索。对战争的冲动比清醒的意识埋藏得更加深远。暴君是对的。如果单看行为，人类就是「一头野兽」。驱动这个大型集体性动物的力量要追溯到部落时期甚至更远，就如同许多其他驱动人类不假思索就采取反应的力量一样。

混合基因。

为自己的育畜扩大生存空间。

采集其他人的能量：收集奴隶、劳工、仆人、农奴、商贩、工人……这些词往往都可以互换。

欧德雷迪看出了他的意图。从女修会汲取的知识帮助了他，造就了一位无可比拟的晶算师霸夏。他把这些事情当作了本能。能量的消耗驱动着战争带来的暴力，这被描述为「贪婪、恐惧（害怕别人会拿走你贮藏的东西）、权力渴望」诸如此类缺乏实效的分析。欧德雷迪甚至从贝隆达那里也听过这样的观点，而贝隆达显然对由一位「下属」提醒这些她们早就知道的东西感到无法接受。

「暴君知道，」特格说，「邓肯曾这样引用暴君的话：『战争这种行为，根源可追溯到原始海洋中的单细胞生物。碰到什么，就吃掉它，否则，就是它吃掉你。』」

「你有什么提议？」贝隆达怒气冲冲地问。

「在伽穆虚晃一招，然后去攻击她们交叉点的老巢。如果准备这么做，我们需要第一手的观察资料。」他稳稳地看向欧德雷迪。

他知道！这种想法如火焰般一下子在欧德雷迪脑里烧了起来。

「交叉点还是宇航根据地的时候，你曾做过研究，你觉得那些研究资料现在还准确吗？」贝隆达质问道。

「她们没那么多时间把我存在这里的东西都改掉。」他怪模怪样地模仿女修会的手势敲着自己的额头。

「包围它。」欧德雷迪说。

贝隆达目光锐利地看着她：「想想代价！」

「一败涂地恐怕代价更大吧。」特格说。

「折叠空间感应器不一定非要大，」欧德雷迪说，「邓肯会调整感应器，可以让它们在接触时制造出霍兹曼爆炸，是这样吗？」

「爆炸是可见的，我们可以跟踪爆炸产生的轨迹。」他往后坐了坐，看着欧德雷迪身后墙上的不特定区域。她们会接受吗？他不敢再展现惊人才能，那会吓到圣母们。想想如果贝尔知道他能「看见」无现星舰，那会是什么情景！

「好！」欧德雷迪说，「你有指挥权。下命令吧。」

她在他者记忆中能清晰地感到塔拉札一阵轻笑。让他放手去做！我的名声就是这么来的！

「还有件事，」贝隆达说，她看着欧德雷迪，「你要当他的间谍？」

「还有谁能进入那个地区，把观察到的情报传回来？」

「她们会监视一切传送手段！」

「只是告诉等待的无现星舰我们没有遭到背叛，这也会被监视吗？」欧德雷迪问。

「将加密信息隐藏到传送中，」特格说，「邓肯设计了一种几个月内都无法破解的加密方法，但是我们怀疑她们也许根本检测不出这种演算法。」

「疯狂。」贝隆达喃喃地说。

「我在伽穆碰过一位尊母的军事指挥官，」特格说，「在涉及繁琐的细节问题时，她们很懒散。我觉得她们过于自大。」

贝隆达瞪大双眼看着他，那双孩童无辜的眼神里射出的是霸夏的瞪视。「汝等入此，即当绝智。」他说。

「出去，所有人都出去！」欧德雷迪命令道，「开始行动。迈尔斯……」

他已经滑下了椅子，但听到命令后，他立刻站在原地，就像他以前等着「母亲」告诉他重要事项时一样。

「你的意思是说，战争总是会放大戏剧性事件中的疯狂行为？」

「不然呢？你肯定不是以为我在说你的女修会吧！」

「邓肯有时候会玩这种把戏。」

「我可不想染上尊母的疯狂，」特格说，「那东西会传染的，你知道的。」

「她们试图控制性驱力，」欧德雷迪说，「这一直是你的弱点。」

「那是失控的疯狂行为，」他表示同意，接着又靠向桌子，他的下巴刚刚高过桌面，「有什么东西让那些女人不得不回到这里。邓肯是对的，她们在找什么东西，同时也在躲避什么。」

「你有九十个标准日做准备，」她说，「多一天都不行。」

Ish yara al-ahdab hadbat-u.（驼背的人看不到自己的驼背。——谚语）

贝尼·杰瑟里特评语：镜子也许能帮助你看到驼背，但镜子也会让你看清全貌。

——特格霸夏



贝尼·杰瑟里特有个弱点，欧德雷迪知道整个女修会必须赶快认识到这点。她先看到了这点，但这种先见之明并不能给她任何慰藉。我们会在最需要的时候否定我们最深层次的资源！将经历汇聚成可用的形式，这方面离散之人的能力已经远超人类。我们只能抽取基本信息，而且那还需要下判断。最关键的资料沉淀在大大小小的事件之中，这些积累叫作直觉。所以最后只能这样——已无他路可走，她们必须依赖未言明的知识。

在这个时代，「难民」这个词披上了前太空时代的含意。被迫远走他乡的流浪者走在被遗忘的路上，用碎步包裹着可怜的家当，用破烂不堪的婴儿车和玩具推车载着，或者叠在歪歪斜斜的车顶上，仅存的人们攀着车体外，或在车里挤得严严实实，每张脸上都有着绝望的漠然或是破釜沉舟的狂热，女修会派出的小群圣母与这幅古老的场景十分类似。

所以我们重复历史，重复，再重复。

快到午餐时间了，欧德雷迪一边走进一个管式通道入口，一边还在思考她那些离散的姊妹：政治难民、经济难民、战前难民。

暴君，这就是你的黄金之路吗？

那些离散女修的身影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她走进中枢专用餐厅，这里只有圣母可以进入。她们在这里的自助区用餐。

从她放任特格去营房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天。中枢内流言四起，

尤其是在那些督察中间流传更广，虽然目前还没有要再进行投票的迹象。今天必须公布新的决定，而且也不能仅说出谁将陪同她一起前往交叉点的事。

她向餐厅四周看了看，这里装饰简单，墙漆成了黄色，天花板很低，摆着可以并在一起供大群人吃饭的小方桌。一边的窗子能看到半透明遮阳顶下的花苑。矮杏桃树结着绿色的果子，还有草坪、长椅、小桌子。当阳光洒满这座围起来的小院时，圣母们会在外面用餐。但今天没有阳光。

她没理会自助区排队的人群，那里给她留了位置。晚点再说，姊妹们。

靠窗边的角落里有张桌子是为她预留的，她有意挪了挪椅子。贝尔的棕色犬椅不太适应周遭的干扰，微微颤抖着。欧德雷迪选了背对房间的位置坐了下来，她知道这样其他人就不会弄错了：让我自己想想，不要打扰我。

她一边等着，一边望向庭院。一圈颇具异域风情的紫叶灌木篱笆上开着红色的花，花朵巨大，精美的雄蕊呈深黄色。

贝隆达比较早抵达，她深深坐进她的犬椅里，并没对椅子的新位置作任何评论。贝尔经常看起来很邋遢，腰带松散，长袍褶皱，前胸上还会有点食物碎屑。但今天她却很整洁。

值得注意，这是为什么？

贝隆达说：「塔玛和什阿娜会晚一点到。」

欧德雷迪听到了这句话，头脑里并没停止研究这位不一样的贝隆达。她是不是瘦了点？在统御大圣母的关心感知范围内，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她察觉不到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有时候工作的压力会使她无暇分心去注意那些小变化。不过，这是圣母最熟悉的领域，消极证据和积极证据一样有启发性。思考了一下后，欧德雷迪意识到这位新贝隆达已经伴随她们左右有几周时间了。

贝隆达身上发生了什么。任何圣母都可以对体重和身形进行合理的控制。这只是体内化学反应的问题——看是要存储精力，或是让它们肆意燃烧。多年来，叛逆的贝隆达一直对她那臃肿的庞大身躯洋洋得意。

「你瘦了。」欧德雷迪说。

「脂肪开始过于拖累我了。」

对贝尔来说，这个理由还不足以让她做出改变。她一直都在用思考速度，用预测和更迅速的传送能力加以弥补。

「邓肯真的让你很烦，是不是？」

「我不是伪君子，也不是罪犯！」

「我猜是时候送你去惩戒站了。」

这种时常出现的幽默调侃通常都会惹恼贝隆达，今天却没激发她任何反应。但是在欧德雷迪目光的压迫下，她说道：「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是什阿娜。她一直要我改善外表，扩大交际圈。很烦人！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她闭嘴。」

「塔玛和什阿娜为什么耽搁了？」

「她们在评估你和邓肯最近的会面。我已经严格限定有此许可权的人数了。等这种资料变成一般性信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最后还是会发生。」

「无可避免。我只是为我们争取些准备时间。」

「我不想压下去，贝尔。」

「达尔，你要做什么？」

「我要在正式评议会上宣布。」

贝隆达没说话，但是睁大的眼睛显示了她的惊讶。

「召开正式评议会是我的权利。」欧德雷迪说。

贝隆达向后靠了靠，双眼盯着欧德雷迪，评估着、怀疑着……但她什么都没说。上一次召开贝尼·杰瑟里特的正式评议会已是暴君驾崩的时候。而在那之前，则是暴君掌权的时候。自从尊母发动袭击后，就没人认为还有可能召开正式评议会了，那需要太多时间和极度繁重的准备工作。

贝隆达当下便问：「举办评议会就要把姊妹们从幸免于难的主堡里召来，你准备冒这个险？」

「不是。多吉拉会代表她们。这件事有先例，你也知道的。」

「你先是给默贝拉自由，现在又要搞什么正式评议会。」

「自由？默贝拉有金链子拴着。没有她的邓肯，她还能去哪里？」

「但是你允许邓肯离开无现星舰了！」

「那他离开了没有？」

贝隆达说：「你觉得他想要的就只有战舰的武器装备信息？」

「不是觉得，是知道。」

「这件事总能让我想起杰西卡，公爵的晶算师本来可能会杀了她，杰西卡却背对着他。」

「那位晶算师被他自己的信仰所捆绑，动弹不得。」

「有时候公牛是会用尖角顶伤斗牛士的，达尔。」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

「我们不该把生存机会押在统计资料上！」

「这点我也同意，所以我才要召开正式评议会。」

「包括侍祭？」

「包括每个人。」

「甚至包括默贝拉？她有侍祭投票权吗？」

「我觉得那个时候她应该已经是圣母了。」

贝隆达惊得倒吸了口气，然后说道：「你的行动有些过快了，达尔！」

「现在这个时刻必须快。」

贝隆达朝餐厅门口扫了一眼：「塔玛来了，比我想的还要晚点。我在想她们是不是把时间花在咨询默贝拉了？」

塔玛拉尼到了，她匆匆忙忙，边喘着粗气边一下跌坐进她蓝色的犬椅里，她注意到椅子被重新调整了位置，然后说：「什阿娜一会儿就来，她在给默贝拉看纪录。」

贝隆达对塔玛拉尼说：「她要让默贝拉去试香料之痛，还要召开正式评议会。」

「不算意外。」塔玛拉尼用她一贯的精准说，「那个尊母的定位必须尽早解决。」

这时，什阿娜到了，她在欧德雷迪左边的悬带椅上坐了下来，边坐边说道：「你们看到默贝拉走路的样子了吗？」

欧德雷迪被这个突然抛出的问题问倒了，这是个没有前奏、开门见山的问题，她集中了注意力。默贝拉在战舰内走路的模样。这是今早才观察到的。默贝拉的美丽让人无法忽视，对其他贝尼·杰瑟里特来说，不

论是圣母还是侍祭都一样，她有着异样的美丽风情。她从危险的外部世界而来，来时就已经是成人。她还是她们中的一员。但是，引人不得不注意的是她的行动，她那种超越常人的体内动态平衡。

什阿娜的问题引导了观察者的思维。她们已经接受默贝拉四处穿行，但现在需要重新审视她。怎么回事？

默贝拉的行动永远都是精心选择的结果。从此到彼之间所有不必要的事，都被她排除在外。阻力最小的路径？看到默贝拉会让欧德雷迪感到些许刺痛。什阿娜当然看出来了。默贝拉会不会是那种面对选择总会避重就轻的人？欧德雷迪在她的同伴们的脸上能看到她们心里都有此疑问。

「香料之痛自会检验出来。」塔玛拉尼说。

欧德雷迪直视着什阿娜：「如何？」毕竟，这个问题是她提出来的。

「也许她只是不愿意浪费能量而已。但是我同意塔玛的观点：还要看香料之痛的结果如何。」

「我们是不是在铸下大错？」贝隆达问。

从她问话的方式，欧德雷迪能感觉到，贝尔用了一次晶算师模式。她看出了我的意图！

「如果你还有更好的路可走，现在就说出来。」欧德雷迪说。否则最好沉默是金。

几个人都陷入了沉默。欧德雷迪依次打量她的同伴，盯着贝尔多看了一阵。

冥冥之中的众神，不管祢是什么神，请伸出祢的援手吧！我，作为贝尼·杰瑟里特，一位不可知论者，只是希望顾及所有可能性才提出这个愿望。不要说出来，贝尔。如果你知道我要做的事，那你肯定知道不能提前揭露这个计划。

贝隆达的一声咳嗽把欧德雷迪从沉思中拉了回来：「我们还要吃饭吗？还是只说话？大家都在盯着我们看呢。」

「我们要不要再试试司凯特利？」什阿娜问道。

这是要分散我的注意力吗？

贝隆达说：「对他什么都不用做！他是备用方案，让他自己在那里

冒冷汗。」

欧德雷迪仔细看了看贝隆达。欧德雷迪的秘密决定逼她只能保持沉默，为此她在暗暗气恼，并且避免和什阿娜有眼神接触。嫉妒！贝尔在嫉妒什阿娜！

塔玛拉尼说：「我现在只是个顾问，不过——」

「停，塔玛！」欧德雷迪打断她。

「塔玛和我一直在商量那个苏亡人的事，」贝隆达说（贝隆达要表达不屑的时候，艾达荷就成了「那个苏亡人」），「为什么他非要觉得有必要和什阿娜秘密交谈？」说完她严厉地看着什阿娜。

欧德雷迪能看出大家对此都心存疑虑。她不接受之前的解释。她很排斥邓肯的感情倾向吗？

什阿娜语速飞快地说：「关于这个问题，大圣母已经解释过了！」

「感情。」贝隆达对此嗤之以鼻。

欧德雷迪提高了声音，对这种反应有点惊讶：「压抑情感是一种缺陷！」

塔玛拉尼凌乱的眉毛挑了起来。

什阿娜插嘴说：「如果我们不弯折，那就会断裂。」

贝隆达还没来得及回应，欧德雷迪说：「冰可以被凿碎，也可以融化。冰若冰霜的女人恐怕承担不了任何单一形式的攻击，只会一击即碎。」

「我饿了。」什阿娜说。

做和事佬？这可不像老鼠的习惯。

塔玛拉尼站了起来：「法式鱼汤。趁我们的大海还没消失前，赶快把鱼吃了。零熵贮存的空间可不太够啊。」

在最轻微的意识并流中，欧德雷迪注意到她的同伴们离开去了自助区。塔玛拉尼那略带谴责之意的话让她想起了些事情，那时她们决定让大海逐步干涸，做出决定后的第二天，她和什阿娜在一起。一大早欧德雷迪就站在什阿娜的窗前，她看到一只海鸟在沙漠的背景下移动，朝着北面飞去，这是只与当时的环境完全格格不入的生物，正因如此，十分容易引起人们的思乡之情，也就显得格外美丽。

它白色的翅膀在晨光中微微闪着光芒，眼睛底下和前部都是黑色

的。猛然间，它开始盘旋起来，翅膀一动不动。接着气流向上升起，它像鹰一般收起了翅膀，急速俯冲而下，瞬间就消失在更远的建筑後，不见了踪影。等到再看到它的身影时，它的嘴里叼着什么东西，一边飞翔，一边吞下猎物。

一只适应着环境的孤单海鸟。

我们会适应，我们确实会适应。

这不是静静蛰伏的念头，不是让人心平气和、昏昏欲睡的想法，而是种石破天惊的主意。欧德雷迪感觉自己在飘飘荡荡、危机四伏的航线上被震得浑身疼痛。不仅是她心爱的圣殿，就连整个人类宇宙都无法维持原状，而是呈现出新的形式。也许在这个新宇宙中，什阿娜继续隐藏些事情不让统御大圣母知道是对的。而她确实在隐藏什么事。

贝隆达尖酸的语调又一次把欧德雷迪从万千思绪完全拉回到了周遭的环境中。「如果你不打算自己动手，那我们就必须得照顾你了。」贝隆达把一碗香气四溢的炖鱼放到欧德雷迪面前，旁边还有一大块大蒜面包。

人人都尝过了法式鱼汤后，贝隆达放下汤匙，严厉地看着欧德雷迪：「你不打算说点建议我们『彼此相爱』，或者诸如此类的虚弱无力的废话吗？」

「多谢你为我盛鱼汤。」欧德雷迪说。

什阿娜吞了口鱼汤，一抹大大的微笑爬上她的脸庞：「真好喝。」

贝隆达又低头喝起了鱼汤：「还可以。」但是她听出了后面没说出口的评价。

塔玛拉尼则稳稳地吃着，一会儿看看什阿娜，一会儿又看看贝隆达，最后还看了看欧德雷迪。对于她提出该减少对情感的否定，塔玛似乎同意，至少她没说任何反对的话，而年长的圣母是最有可能反对的。

贝尼·杰瑟里特要否认的爱随处可见，欧德雷迪想。不论大事小事，都是如此。有多少办法可以准备美味可口、可以维持生命的食物，不管是新欢还是旧爱，这些食谱其实都代表着爱。这碗法式鱼汤如此顺畅地滑过她的舌头，恢复她的精力，它的起源就深植于爱中：丈夫打鱼归来，没法把所有的鱼都卖掉，妻子便将剩下的渔获做成美味的鱼汤供家人享用。

贝尼·杰瑟里特真正的精华就隐藏在爱中。否则为什么要照顾那些人类一直承载着的未言明的需要？为什么还要为人类的日臻完善而努力？

碗已经空了，贝隆达放下汤匙，用剩下的面包沾起残渣，放入嘴里吞了下去，她看起来若有所思。「爱会让我们变得软弱。」她说，可她的声音里并没什么力量。

一位侍祭也可能说出完全一样的话，这句话就出自终章。欧德雷迪忍住笑意，用另一句终章里的基础格言回了她：「对术语要谨慎，因为它往往掩盖着无知，且所含知识甚少。」

贝隆达的眼里流露出带着敬意而小心翼翼的神情。

什阿娜推着桌缘往后靠，用餐巾擦了擦嘴。塔玛拉尼也用这套动作结束了早餐。她身体向后靠，犬椅也随着调整了角度，她的眼睛明亮又满含笑意。

塔玛知道！这个狡猾的老女巫仍然和我一样睿智。但是什阿娜……什阿娜玩的是什么把戏？我几乎确定她是希望分散我的注意力，不让我太注意她。她很擅长这么做，毕竟她是从小跟着我习得这些技巧。嗯……两个人可以玩这个游戏。我压制贝隆达，却看着我那小小的沙丘流浪儿又在搞什么鬼。

「体面靠什么定价，贝尔？」欧德雷迪问。

贝隆达默默接受了这句揶揄之词。隐藏在这句贝尼·杰瑟里特术语内的是体面的定义，而她们都知道这点。

「我们应该为了杰西卡女士的人性而缅怀她吗？」欧德雷迪问。什阿娜很惊讶！

「杰西卡使女修会处于危险之中！」贝隆达谴责道。

「对汝之姊妹，保持本真。」塔玛拉尼嘟囔着。

「我们对体面的古老释义会帮助我们保持人性。」欧德雷迪说。听好了，什阿娜。

什阿娜的声音只比耳语略高些，她说：「如果连人性也丢失了，那我们就失去了一切。」

欧德雷迪勉强压抑住一声叹息。原来如此！

什阿娜迎着她的目光：「当然，您是在指导我们。」

「这是不安分的想法，」贝隆达嘟囔着，「我们最好避免有类似想

法。」

「塔拉札管我们叫『现代版贝尼·杰瑟里特』。」什阿娜说。

欧德雷迪陷入了自责中。

我们当前存在祸根。邪恶的猜想会摧毁我们。

狂暴的尊母变魔术般突然出现在她们的未来之中，瞪着橘色的眼睛虎视眈眈——这种事情多么轻易就会发生啊。诸多过去衍生出的恐惧蛰伏在欧德雷迪内心深处，除了那些橘色光芒眼睛，还有那令人窒息的利齿伴随着出现。

欧德雷迪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回到眼前的问题：「谁陪我去交叉点？」

她们知道多吉拉那饱受折磨的经历，此事已经在圣殿内传遍了。

「谁和大圣母一起去，谁就很可能会成了混合人的餐食。」

「塔玛，」欧德雷迪说，「你和多吉拉。」这可能是一纸死亡判决书。下一步显而易见。「什阿娜，」欧德雷迪说，「你和塔玛分享记忆。多吉拉和我与贝尔分享。我去之前也要和你分享。」

贝隆达吓呆了：「大圣母！我不适合坐你的位置。」

欧德雷迪把注意力放在什阿娜身上：「这不是建议。我只是要把你当作我的其他生命的储藏室。」什阿娜的脸上绝对是害怕的表情，但她不敢拒绝直接下达的命令。欧德雷迪对塔玛拉尼点点头：「我等一会儿分享。你和什阿娜现在就做。」

塔玛拉尼朝什阿娜靠过身子。她年事已高，死亡几乎近在咫尺，因此很乐于做这件事，但什阿娜不自觉地躲开了。

「现在就做！」欧德雷迪说。让塔玛来判断你到底在藏着什么。

这种情形已经避无可避。什阿娜只能低下头慢慢靠近塔玛拉尼，直到两人的头挨到了一起。瞬间的交换宛如电流，整个餐厅都感觉到了。人们不再闲谈，每个人都望向窗边的这张桌子。

什阿娜抽回身的时候，眼角挂上了泪滴。

塔玛拉尼微笑着，双手轻柔地抚摸什阿娜的脸颊：「没关系，亲爱的。我们都有这些恐惧，有时候也会因为这些恐惧做出愚蠢的事来。但是我很高兴能叫你姊妹。」

说出来，塔玛！就趁现在！

塔玛拉尼没有选择这么做。她转过脸面对欧德雷迪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掌握我们的人性。你说的我们都听得很清楚，你对什阿娜的传授也做得很好。」

「什阿娜和你分享的时候，达尔，」贝隆达开始说，「你能不能不要减弱她对艾达荷的影响？」

「我不会让一位潜在的大圣母变弱的，」欧德雷迪说，「谢谢你，塔玛。我觉得我们这趟交叉点的冒险之旅无须再带额外的行李了。好了！午夜之前我想要一份关于特格进展的报告。他的水蛭离开他太久了。」

「他会知道现在他有两条水蛭了吗？」什阿娜问道。她显得如此高兴！

欧德雷迪站了起来。

既然塔玛接受她，那么我也必须接受。塔玛永远都不会背叛我们的女修会。而什阿娜—在我们所有人当中，什阿娜是最能从我们的人类根源中揭示我们的自然特性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她从没创造出那尊她称为〈虚无〉的雕塑。

必须将宗教视为能量来源。它是可以被引导从而为我们所用的，但仅限于经验所揭示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自由意志的秘密含意。

—护使团，初级教学



今早，一大片厚重的乌云在中枢上空缓缓移动，欧德雷迪的工作室内一片阴郁的沉默气氛，她觉得自己以内在的宁静回应着这沉默，就好像她动也不敢动一下，生怕会扰动某种危险的力量一样。

默贝拉的试痛之日，她想。我不能主动去想任何征兆。

气象部发布了确定无疑的乌云警告。这些乌云是「意外布置错误」造成的。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但到生效还需要点时间。在那之前，预计将有强风，还可能会伴有雨雪。

什阿娜和塔玛拉尼站在窗边看着控制不佳的天气，她们的肩膀互相挨着。

欧德雷迪从桌后的椅子望着她们俩。这两个人自从昨天的分享之后就仿佛变成了一个人一样，这情况并非出乎意料。虽然数量不多，但还是有类似的先例。交换记忆，在有毒的香料精华作用时或是实际死亡时刻实施，通常都不容许两个参与人继续在生活中接触。观察她们很有意思，两个倔强的背影很奇怪地竟然有些相像。

临终的力量促成分享，而这种力量带来了性格上的强大变化，欧德雷迪对此有切身了解，因而能宽容以待。不管什阿娜在隐藏着什么，塔玛都没打算要宣扬出来。这是与什阿娜最基本的人性所纠结在一起的东西。而塔玛是可以信任的。直到另一个圣母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人分享之前，必须先接受塔玛的判断。监察员还是会继续刺探和观察日常细微之处，只是她们现在绝不需要新的危机了。

「这是默贝拉的大日子。」欧德雷迪说。

「她活不下来的概率很高，」贝隆达说，她坐在她的犬椅上，身体往前倾，「如果她真的失败，我们的宝贝计划该怎么办？」

我们的计划！

「临终。」欧德雷迪说。

在这种语境下，这个词有几层含意。贝隆达把它解读为在默贝拉濒死时，获取其人格记忆的一种可能性。「那我们一定不能允许艾达荷在旁边观察！」

「我的命令仍然有效，」欧德雷迪说，「这是默贝拉的愿望，我也承诺过她。」

「错误……错误啊……」贝隆达嘟囔着。

欧德雷迪知道贝隆达怀疑的源头。对她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显而易见：默贝拉的心里有着极端痛苦的地方，使得她在面对特定问题时，就像是面对掠食动物的猎物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不管她心里埋着的是什么，都埋藏得很深。催眠状态诱发也许无法解释这一点。

「好吧！」欧德雷迪的声音很大，这是在强调接下来的话需要所有人都注意听，「我们以前从来没这么做过。但是我们不能把邓肯带离战舰，所以我们必须去他那里。他会在现场。」

贝隆达仍然处于极度震惊状态。除了那该死的魁萨茨·哈德拉克本人和他的暴君儿子，从来没有男人知道这个贝尼·杰瑟里特秘密的具体细节。那两个怪物都感受过香料之痛。两场灾难！暴君的香料之痛自行发展，每次作用于一个细胞，最终将他转化成了一个人虫共生体（不再有原本的沙虫，不再是原本的人类）。还有穆阿迪布！他大胆尝试了香料之痛，看看带来了什么后果！

什阿娜从窗前转过身，朝桌子走了一步，欧德雷迪有种奇妙的感觉，似乎这两个站在那里的女人已经变成了双面门神雅努斯的雕像一般：背对背，但是只有一个人格。

「您的承诺让贝尔很困惑。」什阿娜说。她的嗓音多么温柔。

「他可以做默贝拉的催化剂，帮她度过难关，」欧德雷迪说，「你们容易轻视爱的力量。」

「不！」塔玛拉尼面对着窗户说，「我们是害怕爱的力量。」

「有可能！」贝尔还是一副轻蔑的神情，这对她来说再自然不过。她脸上的表情说明她还是执拗地保持着顽固的姿态。

「傲慢。」什阿娜喃喃道。

「什么？」贝隆达在她的犬椅上转了过来，压得椅子似乎愤愤不平般地咯吱作响。

「我们和司凯特利有同样的弱点。」什阿娜说。

「哦？」贝隆达觊觎着什阿娜的秘密。

「我们以为自己在创造历史。」什阿娜说。她回到了塔玛拉尼身旁自己的位置上，两个人都望着窗外。

贝隆达把注意力转回欧德雷迪身上：「你能理解吗？」

欧德雷迪没理她。让这个晶算师自己琢磨好了。工作台上的投影仪咔嗒一声，一条讯息显现出来。欧德雷迪读了出来：「舰上还没准备好。」她看向窗前那两个挺直的背影。

历史？

在圣殿，尊母还没出现之前，能让欧德雷迪乐于认作是创造历史的事务不多。只有一个又一个圣母通过香料之痛，平稳毕业。

仿佛一条河流。

流淌着，去往别处。你可以站在岸边（欧德雷迪有时候觉得她们在这里就是在做这件事）观察它的流动。一张地图可能告诉你河流的流向，可没什么地图能显示更基本的元素。地图永远也无法显示这条河流上货物的详细动向。它们去了哪里？地图在这个时代价值有限。只是一张打印出来或是从档案部中获得的投影而已，那不是她们需要的地图。在哪里一定还有张更好的，一张与所有生命都相关的地图。你可以把那张地图装进你的记忆里，偶尔再拿出来仔细看看。

我们去年派出去的圣母派润提发生了什么事？

头脑中的地图就会接管这个想法，并创造出一幅「派润提景象」。当然，事实上河上只有你自己，但这没什么区别。它还是她们需要的那幅地图。

我们不喜欢出现在别人的水流中，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弯道可能会出现什么。即便要待在任何管控位置就必须与其他水流保持接触，我们仍然总是更青睐在高空掠过。毕竟，每条水流中都有不可预知的东

西。

欧德雷迪抬起头，看到她的三个伙伴正望着她。塔玛拉尼和什阿娜已经转过身，背对着窗。

「尊母忘了墨守成规很危险，」欧德雷迪说，「我们是不是也忘了这点？」

她们还是望着她，而她们都听到了。太过于保守，面对意外来临时就会毫无准备。那正是穆阿迪布教给她们的，他的暴君儿子更加让这个教训永生难忘。

贝隆达闷闷不乐的表情没什么变化。

在欧德雷迪意识的幽深处，塔拉札低语：「小心，达尔。我很幸运，很快便抓住了优势，就像你一样。但你不能全靠运气，这是困扰她们的问题。甚至根本不要去期望有运气相助。要把运气当作是水中花。让贝尔说出她的想法。」

「贝尔，」欧德雷迪说，「我还以为你接受邓肯了。」

「有限度的接受。」这绝对是谴责的口吻。

「我觉得我们应该动身去战舰那边了。」什阿娜的语气中强调着事情有多迫切，「总不能在这里等着吧。我们害怕她会变成什么模样吗？」

塔玛和什阿娜同时朝门口转过身去，就好像是同一位木偶师在掌控她们身上的牵线。

欧德雷迪感觉什阿娜打断得正是时候。她的问题提醒了大家。默贝拉可能会变成什么？一个催化剂，我的姊妹们，一个催化剂。

她们离开中枢的时候，狂风迎面扑来，欧德雷迪难得一次对管道运输系统心怀感激。要步行可以等到气温更暖和一点的时候，而且没有气势汹汹的迷你风暴扯起她们的长袍。

她们在一辆私人用车里坐下后，贝隆达又一次开始了她不厌其烦的谴责演说：「他做的每件事都可能是种掩饰。」

又一次，欧德雷迪说出了那套贝尼·杰瑟里特亘古不变的的意见，关于减少对晶算师依赖的警告：「逻辑是盲目的，它往往只知道自己的过去。」

没想到这次竟然得到了塔玛拉尼的支持，她插嘴说：「你快成偏执

狂了，贝尔！」

什阿娜语声更加轻柔：「我听你说过，贝尔，逻辑对下金字塔棋很有用，但对生存所需来说往往太慢。」

贝隆达坐在那里，双眼圆睁，一言不发，只有她们乘坐的管道车厢偶尔发出的微弱嘶嘶声打破寂静。

千万不能把嫌隙带到舰上去。

欧德雷迪用和什阿娜类似的语调说：「贝尔，亲爱的贝尔。我们没时间把所有困境中那些复杂难料的结果都考虑完毕，我们没法再说这样的话：『如果发生了这件事，那件事一定会跟着来，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如此行动，再这样，然后……』」

贝隆达真的轻声笑了起来：「哎，天哪！我的普通思维真是一团乱麻。我千万不能要求我们都需要却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是足够做好每个计划的时间。」

这是贝隆达的晶算师模式，她是在告诉她们她知道自己那颗普通大脑惯于骄傲，因此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它根本是组织不合理，杂乱无章。想想非晶算师得忍受什么，只能强制施加这么一点点秩序。她伸手越过走道，拍了拍欧德雷迪的肩膀。

「放心，达尔。我会管好自己的。」

看到这一幕交流，外人会怎么看？欧德雷迪不禁想。四个人同心协力，为一位姊妹共同努力。

也是为了默贝拉的香料之痛。

人们只看到了圣母们戴上的这副面具表面。

如有必要（这些日子以来，多数情况下都很有必要）我们会以惊人的本领去行事。这并非自夸，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而已。但是让我们放松一下吧，我们也和普通人一样会在情绪的边缘听到些莫名其妙的话，只是我们听到的音量会更大。我们和任何其他人一样生活在很小的范围内，只有头脑的空间与身体的空间。

贝隆达让自己镇定下来，双手紧握放在大腿上。她知道欧德雷迪的打算，并没说出去。这是种信任，这种信任超过晶算师预测，进入人更基本的层次。预测是件极其万能的工具，但不管怎样也只是件工具。最终，所有工具都要依靠使用的那个人。欧德雷迪一时茫然失措，不知该

如何才能既表达她的感激，又不会削弱彼此的信任。

我只能默默走在那条钢索上。

她感觉到了身下的深渊，那噩梦般的景象被这些思虑猛然引了出来，魔术般凭空出现。那个看不见的猎人手里拎着斧头，愈来愈近了。欧德雷迪想转身辨认一下是谁在跟着她，但她忍住了这种冲动。我不会重蹈穆阿迪布的覆辙！她在沙丘星上泰布穴地的废墟中发现的预测警告不会自行消散，直到她或女修会的终结来临。是我的恐惧创造了这个可怕的威胁？肯定不是！尽管如此，她还是感觉自己在那座古弗瑞曼堡垒中盯着时间，仿佛所有的过去和未来都变成了无法改变的静态画面。我必须彻底挣脱你，穆阿迪布！

她们抵达了降落平台，这把她从那些恐怖的冥想中拉了回来。

默贝拉在督察们准备好的房间内等待。场地中心是片小型的圆形场地，闭合的环形墙大概七公尺长。长凳依次向上排列，角度很陡，凳子上铺着垫子，为观测者提供了不超过二十个座位。默贝拉在最低一级的长凳上看着一张悬浮桌，督察们带她过去后，未多加解释就离开了。桌子两边有垂着的带子用来固定躺在上面的人。

就是我。

这一系列房间令人震惊，她想。她以前从未被允许进入无现星舰的这部分区域。在这里，她有种毫无遮拦、彻底暴露的感觉，比待在开阔的天空下更甚。她们带她来这片圆形区域时穿过了一些更小的房间，它们显然是为了医疗急救而专门设计的：有复苏设备，散发着清洁剂和防腐剂的味道。

她是被强制带来这里的，命令不容置疑，她的问题却一个都没得到回答。当时她正在上高级侍祭课，做着普拉那－并度训练，督察们突然现身，把她带到了这里。她们只说：「这是大圣母的命令。」

从她的护卫督察级别上，她已经了解了大概。动作轻缓而坚决。她们是来防止她逃跑，确保她确实按命令抵达的。我不会逃跑的！

邓肯在哪里？

欧德雷迪答应过她，她接受香料之痛考验时，会让邓肯陪着她。既然邓肯不在，是不是意谓这不是她的终极测试？还是她们把他藏在了什么隐密墙堵后面，让他能看到里面，却无法被里面的人看见？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她们难道不知道如何掌控她吗？她们当然知道！

威胁要把我从这个男人身边分开，这一点就足以压制我或者满足我。满足，多无用的一个词！「让我完整」呢，好多了。和他分开，我就不再完整。他也知道，这个臭小子。

默贝拉笑了。他怎么会知道？因为他也一样，唯有如此才能完整。

这怎么会是爱？欲望侵袭，但她没感觉到自己变弱。贝尼·杰瑟里特和尊母都一样，她们说爱会让人变软弱，但她只觉得邓肯让她更有力量，哪怕是他小小的关注都让她觉得更有劲了。清晨，他会为她端来一杯冒着热气的提神茶，经过了他的手，茶都变得更香甜。也许我们已经超越了爱情。

欧德雷迪和同伴步入圆形场地，走到最高阶后站了一会儿，俯视坐在下方的身影。默贝拉穿着滚白边的高级侍祭长袍，她坐在那里，手肘放在膝盖上，拳头支着下巴，注意力集中在桌子上。

她知道。

「邓肯在哪里？」欧德雷迪问。

话音刚落，默贝拉站起来转身。这个问题证实了她刚才的怀疑。

「我去确认。」什阿娜说着走了出去。

默贝拉默默等待，毫不忌讳地回视着欧德雷迪。

我们必须拥有她。欧德雷迪想。贝尼·杰瑟里特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变强过。下方默贝拉的身影看起来似乎渺小得无足轻重，可谁又知道她将亲身承受多大的重任。她的脸接近椭圆形，向上到额头处稍宽，显示出新的贝尼·杰瑟里特式的沉着、镇定。眉毛呈弓形，一双绿色的眼睛分得很开，没有眯起，也不再呈橘色。小小的嘴也不再噘着。

她已经准备好了。

什阿娜回来了，邓肯就跟在她身边。

欧德雷迪迅速向他瞥了一眼。他神情紧张。这么说什阿娜一定已经告诉他了。很好。这是友好的表示。在这里他也许需要朋友。

「你坐这里，我不叫你的话，就好好待着，」欧德雷迪说，「什阿娜，你和他一起待在这。」

无须吩咐，塔玛拉尼便站在邓肯身旁，她们一人一边。什阿娜轻轻

比了个手势，他们便一起坐下了。

贝隆达跟在欧德雷迪身旁，两个人一起走下默贝拉所在之处，然后朝桌子走去。远端口腔注射器已经准备好，升到了所需位置，但目前还是空的。欧德雷迪对着注射器做了个手势，然后对贝隆达点点头，贝隆达便从边门出去找负责香料精华的苏克圣母。

欧德雷迪把桌子从靠着的墙前移开，开始布置悬带，调整垫子。一切都有条不紊，她确认桌下架子上的物品都齐备了，其中有防止接受试炼之人咬舌的口塞。欧德雷迪试了试，确保设备足够结实。默贝拉下颌十分有力。

默贝拉看着欧德雷迪布置一切，保持沉默，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以免打扰她。

贝隆达带着香料精华回来了，她走到一边去装填注射器。有毒的精华带着一种刺激性气味—肉桂的苦涩味道。

默贝拉向欧德雷迪致意后说：「您亲自来监督这件事，我很感激。」

「她很感激！」贝隆达边埋头手边的工作，边嗤笑着说。

「这事交给我，贝尔。」欧德雷迪持续把注意力放在默贝拉身上。

贝隆达手没停，但从动作上也能看出来她硬生生吞回了还没说出口的话。她在极力控制自己，保持低调？侍祭们总在统御大圣母面前低眉顺眼，假装自己不存在，这总是会让默贝拉十分震惊。她们在场，但也不在场。纵使默贝拉已经结束了观察期，获得高级侍祭的身份，仍然没能学会真正做到这点。贝隆达也这样？

欧德雷迪严厉地看着默贝拉说：「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使你对我们的献身和投入程度也有所保留。很好。我不会对此擅加评论，因为大致上来说，你的有所保留和我们任何人所做的保留并没什么太大区别。」

坦率。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区别就在责任感。我对我的女修会有责任……只要它还存在，我就身负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责任十分重大，有时候我会用带有偏见的眼光看待它。」

贝隆达吸了吸气。

欧德雷迪似乎没太在意，她自顾自接着说：「暴君时代之后的贝尼·杰瑟里特女修会不知为什么有点变调了，与你们尊母的接触也实在没产生多少积极的改善作用。尊母身上似乎有种死亡的恶臭与颓废，而且还在向下沉沦，直至一片死寂。」

「您为什么现在和我说这些？」默贝拉的声音里透着恐惧。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尊母脾性中最糟糕的那种颓废似乎并未沾染到你。也许是源于你自发的天性。不过，离开伽穆后，这种天性被削弱了一点。」

「那是你们造成的！」

「我们只是把你的狂野取走了一点，让你更能平衡些。这样你才能活得更长久、更健康。」

「我首先得先活过这场试炼！」她朝着身后的桌子歪了歪头。

「我希望你能记住平衡，默贝拉。体内平衡。明明有其他选择，有些人却还是因为疯狂作祟而选择自杀。她们的体内平衡失控了。」

默贝拉看向地面的时候，贝隆达厉声说：「仔细听好，你这个傻瓜！她在尽全力帮你。」

「好了，贝尔。我俩自己解决就行。」

默贝拉还是继续盯着地板，欧德雷迪说：「现在是大圣母在对你下命令。看着我！」

默贝拉猛地抬起头，双眼直视欧德雷迪的眼睛。

这个技巧欧德雷迪并不常用，但通常效果非常好。侍祭可能会因此被震慑得情绪激动，然后就可以教她们如何处理情感的过度反应。与恐惧相比，默贝拉似乎更像是被激怒了。非常好！现在到了需要小心谨慎的时候。

「你抱怨说你的课程进度太慢了，」欧德雷迪说，「你的教育一直是按照我们认为最符合你需要的进度进行的。我们为你选的关键老师都是稳重型的，没有一人是冲动型。我的指示很明确：『不要一下子给你太多能力，不要一下打开能力的闸门，那种洪水般的力量也许不是你能控制的。』」

「你怎么知道我能控制多少？」她仍然怒气冲冲。

欧德雷迪只是笑了笑。

欧德雷迪一直不说话，默贝拉却显得慌了。她是不是在大圣母面前出丑了？何况一旁还有邓肯和其他人。太丢脸了。

欧德雷迪提醒自己，让默贝拉过于关注自己的弱点并不好，对于现在的情况来说将是个糟糕的策略，没必要激怒她。她的感觉敏锐、准确，能将自己融入当时情况所需的状态中。她们担心，这可能源于驱动她的那种动机：她总是选择阻力最小的那条路。不能这样。现在就让她彻底坦诚！这是贝尼·杰瑟里特教育的终极工具，是将侍祭和老师凝聚在一起的经典技巧。

「我会陪你一起度过香料之痛。如果你失败了，我会很悲痛。」

「邓肯呢？」她眼里有泪光闪烁。

「如果有他能帮上忙的，我一定会允许他帮助你。」

默贝拉抬头看向那一排排座位，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她的目光锁定了艾达荷的双眼。他微微起身，但塔玛拉尼将手放在他肩膀上制止他。

她们也许会害死我的挚爱！艾达荷想。我难道必须坐在这里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但欧德雷迪刚才已经说过允许他提供帮助。现在已经无法再阻止这件事，我必须信任达尔。可是，众神在下！她不知道我的悲痛有多深，如果……如果……他闭上了眼睛。

「贝尔。」欧德雷迪的声音里有种决绝，仿佛刀刃般锋利又脆弱。

贝隆达拉着默贝拉的手臂，扶她上了桌子。桌子轻轻晃动，适应着她的重量。

这是真正的坠落之路。默贝拉想。

她只是稍稍感到似乎有人在她身上系上了带子，四周也有人在活动，在有目的地做着什么。

「这是惯例做法。」欧德雷迪说。

惯例？默贝拉讨厌成为贝尼·杰瑟里特途中所必须经历的这些惯例，所有那些学习、听讲、对督察的回应等等。她尤其厌恶必须改变她认为已算是适当的反应，但在那些眼睛的注视下是不可能逃脱这些限制的。

适当！多么危险的词。

这种认知正是她们所寻求的目标，正是她们的侍祭需要拥有的能力。

如果你感到厌恶，那就做得更好。把你的厌恶当作指引；精准定位

出你所需要的，然后以它为导向。

她的老师们如此直接地看穿她的行为，真是了不起！她也想要这种能力。哦，她太想要了！

我得精通这门技巧。

这是任何尊母都可能会嫉妒的事情。她突然以双倍视野看着自己：贝尼·杰瑟里特的眼光和尊母的，形成一种令人胆寒的洞察力。

有一只手触碰她的脸颊，动了动她的头，然后松手离开了。

责任。我就要学习她们说的「一种新的历史感」。

贝尼·杰瑟里特的历史观让她着迷。她们怎么看到多重过去的？是沉浸在更宏大的计划里的某种事物吗？想要成为她们中一员的诱惑力充满了全身。

这就是我学习的时刻。

她看到一个口腔注射器在她的嘴部上方就位，贝隆达的手掌控着它。

「我们的圣杯就在我们的头脑之中。」欧德雷迪说过，「如果它传到你手中，要小心对待它。」

注射器碰到了她的唇。默贝拉闭上双眼，感觉到有手指打开了她的嘴。冰冷的金属触碰到她的牙齿，记忆中欧德雷迪的声音响起。

避免过度。矫枉过正，你就会永远面对一团糟的状况，会总是觉得有必要去纠正一下，再纠正一下。你会摇摆不定。极端狂热往往会造成摇摆不定。

「我们的圣杯具有线性的特性，因为每个圣母都抱持着同样的决心。我们要一同让它永久传下去。」

苦涩的液体涌进她的嘴里，默贝拉痉挛着吞咽入喉。她感到有股火焰从喉咙直烧到胃里，除了烧灼感没有痛苦。她在想这是不是就是极限了，现在她的胃只感觉温暖而已。

慢慢地，如此缓慢，以至于过了几秒钟她才意识到，这种温暖在向外流动。到达她的指尖时，她感到全身开始痉挛。在铺了垫子的桌子上，她的背剧烈拱起。有什么柔软却结实的东西取代了嘴里的注射器。

声音。她听到了，也知道人们在说话，但分辨不出是什么内容。

她集中注意力仔细听着各种声音，这时，她意识到她失去了与身体

的联系。在某个地方，她的身体在扭动翻滚着，伴随着痛苦，但她毫无感觉。

一只手碰到了另一只手，然后紧紧地握住。她认出了邓肯的触碰，接着突然感受到了她的身体和痛苦。伴随着每次大口的呼气，她的肺都痛苦万分。吸气的时候却没有这种感觉。然后她的肺似乎变得扁平，再也不能充分鼓起了。她在肉体内的存在感变成了一条细线，这条线曲折穿行过许多人，她能感觉到周围的其他人，有太多的人，多到这间小小的环形场地根本无法容纳。

另一个人类飘进视野。默贝拉感觉自己在一艘工厂航舰内……在太空中。航舰很原始，有太多的手动操控装置，还有太多闪闪发光的指示灯。一个女人在操控着，她身材娇小，身上浸着汗渍，显得不太整洁。一头长长的棕发束成发髻，更浅色的缕缕发丝从发髻中逸出，垂在她窄窄的脸颊上。她只穿着一件衣服，是一件红、蓝、绿相间的鲜艳短连身裙。

机械。

她能意识到就在眼前的空间之外，还存在着巨大的机械。这个女人的衣着与机械单调枯燥的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她在说话，嘴唇却没有移动。「你听好！到你接管这些控制装置的时候，别搞砸了。我是来帮你避免毁掉一切的，知道吗？」

默贝拉想要说话，但是发不出声音。

「别这么用力，孩子！」女人说，「我听得到。」

默贝拉想要把注意力从这个女人的身上移开。

这是什么地方？

一个操作员、一间巨大的仓库……工厂……一切都是自动化的……各种连线交织在一起变成了一张大网，集中到这片操纵复杂的小小空间。

默贝拉想要低语，她张嘴问道：「你是谁？」结果却听到自己在咆哮，震得她的耳朵发疼！

「别这么大声！我是你的默赫拉忒向导，是帮你避开毁灭力量的人。」

杜尔保佑！默贝拉想。这不是什么地方，这里就是我自己！

想到这里，控制室消失了。她变成了虚空中的来客，被迫永不得安宁，一秒都得不到庇护。除了她自己飞速进行的思绪，一切都变成了非物质。她没有实质，只有一缕固执，她认出那是她的意识。

我用迷雾构建了自己。

他者记忆来临，一点点、一片片的经历，她知道那不是她自己的经历。一张张脸对她狞笑着，让她不得不注意，但是航舰控制室内的女人把她拽到了一边。默贝拉知道有必要按一致性把这些片段排列起来，但是做不到。

「这些是你过去的生活。」航舰控制室内的女人在说话，但她的声音恍如画外音一般很遥远，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我们是犯下恶行之人的后裔，」女人说道，「我们不愿意承认在自己的先祖中存在着野蛮人。但一个圣母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别无选择。」

默贝拉就有种技能，可以只思考她目前遇到的问题。为什么我必须……

「胜利者才有资格繁衍，我们是他们的后裔。胜利经常需要付出极大的道德代价才能获得。野蛮甚至根本无法形容我们的祖先所做过的一些事。」

默贝拉感到一只熟悉的手抚摸着她的脸颊。邓肯！这抚摸重新带来了痛楚。哦，邓肯！你把我弄疼了。

透过疼痛，她感受到了展示在她面前这些生命的间隙，那些拒绝向她展示的东西。

「目前还只是你有能力接受的，」那遥不可及的声音又说，「其他的等你更强一点才会出现……如果你能活下来的话。」

选择性筛选。欧德雷迪的话。必要性会敞开大门。

连续不断的哭号声从其他那些若有若无的存在传来。悲叹：「看见了吗？看见忽视常理会发生什么了没有？」

痛苦加深了，她无法逃避。每一丝神经都在火焰上炙烤着。她想哭，想尖叫着喊出威胁性的话，想哀求得到帮助。震颤的情感伴随着痛楚，但她顾不上了。一切都沿着一线存在感发生。这条线可能会断！

我要死了。

存在感的细线在逐渐拉长。就要断了！抵抗是毫无希望的，肌肉并不听从命令。也许她已经根本没有肌肉了，反正她也不想要这些东西，因为那都是痛苦。这就是地狱，永无止境……即使这条线断掉，痛苦依然会继续。火焰沿着这条线在燃烧，舔舐着她的意识。

一双手在摇晃她的肩膀。邓肯……别。每一次动作都带来难以想像的疼痛。称为香料之痛真是名副其实。

这条线不再拉长，正在向内回收，在缩小。它变成了一个小东西，一段如此敏感的疼痛，似乎其他任何事都不存在，唯有痛苦填满她的世界。她的自我感觉开始变得模糊，透明……愈来愈透明。

「你能看见吗？」默赫拉忒向导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我看见了一些东西。

说看见并不确切。那是种很遥远的感觉，她能意识到其他的存在，其他片段，封存在失去生命的皮囊内的他者记忆。它们在她身后连成一片，向远方延伸，她无法判断有多长。还有半透明的雾。雾气偶尔仿佛被撕裂一般散开一些，她就能瞥见各种事件。不……不是事件本身。是记忆。

「这是共有的视野，」她的向导说，「你看见我们的先祖做了什么。他们败坏声誉，犯下你能想到的最严重的罪行。不要说什么时势使然，那只是借口！只须记住：世上没有无辜的人！」

丑恶！丑恶！

她什么也抓不住，一切都变成了映射和撕裂的浓雾。她知道有什么地方藏着她也许能获得的荣耀。

那里没有这种痛苦。

就是这样。那会是何等荣耀！

那荣耀在哪里？

有嘴唇在触碰她的额头，她的嘴。邓肯！她伸出手。我的手自由了。她的手指滑进了记忆中的头发。这是真的！

痛苦逐渐消退。这时她才意识到她熬过的痛苦是语言无法形容的。痛苦？它灼烧灵魂，将她重塑。进去时的那人，出来时已变成另一个人。

邓肯！她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正是邓肯的脸，就在上方。我还爱他

吗？他在这里，他是我在最黑暗时刻的明灯。但是我爱他吗？我还保持着平衡吗？

没有答案。

欧德雷迪在视线之外的某个地方说：「把她身上那些衣服脱掉。拿毛巾来，她全身都湿透了。再给她拿件合适的长袍来！」

有人碎步疾跑的声音响起，然后欧德雷迪又说道：「默贝拉，很高兴告诉你，虽然这一切很折磨人，但你成功了。」

她的声音里透着兴高采烈的情绪。她为什么这么高兴？

责任感在哪里？应该在我的头脑里感觉到的圣杯在哪里？回答我，谁都行！

但是航舰控制室里的女人已经消失了。

只剩我一个人了。我记得那连尊母都可能害怕的残暴。这时她短暂地瞥见了圣杯，它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问题：如何正确地在各种选择中保持平衡？

守护家宅的神祇就是我们代代相传的事物：祂等同于我们在人们成熟之后要传递的他们讯息。与家庭女神最接近的，就是没能升格圣母的女修—待在自己小壁龛里的绮诺伊。

—达尔维·欧德雷迪



艾达荷把他的晶算师能力当作是种退路。只要在他们的职责允许范围内，默贝拉会尽可能多和他待在一起—他负责武器开发，而她在适应新身份的同时也需要恢复力量。

她没有对他撒谎。她没有试图告诉他，她对他们之间的感觉并未改变。但他还是感觉到了那种疏离感，他们之间的纽带还在，但已经被拉伸到了极限。

「我的姊妹们学到的是不要泄漏心底的秘密。她们看到了爱所带来的危险，亲密关系里危机四伏，最深沉的敏感性被钝化。不要给别人能用来殴打你的棍子。」

她以为这些话会带给他安慰，但他听出了她潜在的观点。自由！不要被纠葛的情网捆绑住！

这些日子以来，他经常能看到她处于他者记忆所带来的困境中。晚上她会不自觉地说梦话。

「依赖……群体精神……现世意识交会……鱼言士……」

她毫不犹豫地和他分享过其中的一部分。「交会？生命中会有自然产生的间歇休止符，任何人都能感觉到其中的连接点。死亡、走上人生的岔路、影响重大的事件中那些意外的暂停、出生……」

「出生算是休止符？」

他们在他的床上，连时钟投影都调暗了……当然，这阻挡不了摄影机的窥视。女修会总是对其他能量形式充满好奇。

「你从来也没把出生看作是种中断？圣母会觉得你这种想法很好笑。」

好笑！远离……远离……

鱼言士，那是贝尼·杰瑟里特吸收到的启示，她们对此很着迷。她们怀疑过，但默贝拉提供了佐证。鱼言士的民主政体变成了尊母的独裁专制，无须再怀疑了。

「少数人的暴政隐藏在多数人政权的面具下，」欧德雷迪这样说，她的声音中有些幸灾乐祸的意味，「这是民主的堕落。或者会被它自己的过度行为所推翻，或者被官僚主义所逐步吞噬。」

艾达荷能在这个论断中听出暴君的论调。如果历史会重蹈覆辙，这就是其中一种模式。恍如鼓点般密集的重复。首先，行政机关的法规用谎言掩饰自己，谎称它是纠正过度煽动以及分赃制度的唯一办法，接着权力却在选民们无法触及的地方积聚起来，最后贵族阶层便出现了。

「贝尼·杰瑟里特也许是古往今来唯一创造出全能陪审团的一群人，」默贝拉说，「法学家不太喜欢陪审团，陪审团与法律对抗，他们可以忽视法官。」

她在黑暗中笑了起来：「证据！证据不就只是那些你获准发掘的事物吗？那正是法律要控制的东西：精心控制的现实。」

她说这些话是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是要展示她新获得的贝尼·杰瑟里特力量。而她的情话已经变得干瘪无味。

她是凭印象说出那些情话的。

他能看出欧德雷迪也深受困扰，就如同他的沮丧失望一样。默贝拉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反应。

欧德雷迪试着安慰他：「每个新圣母都要经历一段调适期，她们会不时变得十分躁动。邓肯，想想吧，人处在新世界里会什么样！」

我怎么能不去想这件事呢？

「官僚主义的第一法则。」默贝拉对着黑暗说。

你没能分散我的注意力，我的爱人。

「用尽手头的能量去成长！」她的声音确实躁动异常，「使用那个弥天大谎，说税收能解决所有问题。」她在床上翻身面对他，但不是因为爱，「尊母一直在奉行整套惯例常规！甚至利用社会安全体制让大众

噤声，但一切最终都会进入她们自己的能量库。」

「默贝拉！」

「怎么了？」他声音中的尖锐让她很惊讶。他难道不知道他是在和一位圣母说话吗？

「默贝拉，这些我都知道。任何晶算师都知道。」

「你这是在叫我闭嘴吗？」她生气了。

「我们的工作是站在敌人的角度去思考，」他说，「我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吧？」

「你在嘲笑我，邓肯。」

「你的眼睛变橘色了吗？」

「美蓝极不允许那样，你知道的……哦。」

「贝尼·杰瑟里特需要你的知识，但你必须认真『培养』！」他打开一盏灯球，发现她正怒气冲冲地盯着他。这并不意外，也并不是贝尼·杰瑟里特的反应。

混合体。

这个词一下钻进他的脑海中。是不是混合的活力？女修会是不是本来就在期待默贝拉产生这样的变化？有时候贝尼·杰瑟里特会做些出其不意的事。你会发现她们偶然在走廊里与你面对面，目不斜视，脸上用那种她们特有的表情藏住真实情感，而在这面具之后，非比寻常的反应正在酝酿。特格就是这样学会出其不意的行动。但今晚这种情况也是如此吗？艾达荷想，他会慢慢开始讨厌现在这个新默贝拉。

她自然看出了这一点。他在任何人面前从未这样表现，但在默贝拉面前仍然毫无戒备，坦诚相待。

「别恨我，邓肯。」这不是祈求，声音里却能听出她似乎被深深地伤害了。

「我永远也不会恨你。」但他关掉了灯。

她依偎在他身旁，几乎就和经历香料之痛之前一样。几乎。其中的差异让他撕心裂肺般痛苦。

「尊母把贝尼·杰瑟里特视为竞争权力的对手，」默贝拉说，「在我以前姊妹的身边伴随左右的男人并不都是狂热分子，但上瘾使他们无法自己做决定。」

「我们也是这样吗？」

「好了，邓肯。」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在另一家商店得到同样的商品？」

她选择假定他是在谈论对尊母的恐惧：「如果可以的话，很多人都宁可不要。」她猛地翻身面对他，想要他回应她的性事索求。她那种不顾一切的尽情放纵让他很震惊，就仿佛这也许是她最后一次能体验到极乐了。

激情过后，他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

「希望我能再次怀孕，」她低语着，「我们还是需要我们的孩子。」

我们需要。贝尼·杰瑟里特需要。不再是「她们需要」。

他沉沉睡去，梦到了战舰的武器室。这是现实映射下的梦。这艘战舰正如它的现实功能一样，在梦里仍是一间武器工厂。在梦中的武器库里，欧德雷迪正在和他说话：「我的决定是时势使然，邓肯。你不大可能逃出去胡作非为。」

「我是名晶算师，无法做出那种事！」他在梦里的语气多么自大！我在做梦，而我知道我在做梦。为什么我和欧德雷迪在武器室？

一份武器清单在他眼前展开。

原子武器。（他看到巨大的冲击波和致命的落尘。）

雷射枪。（各种型号，不计其数。）

生化武器。

滚动荧幕被欧德雷迪的声音打断：「我们可以假设走私贩和以往一样只注意那些能卖上高价的小玩意儿。」

「苏石，当然。」还是显得很自大。我不是这样的！

「暗杀武器，」她说，「新装置的设计图和规格。」

「盗窃商业机密是走私贩的一桩大买卖。」我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肯定还有药物，以及需要那些药物去治疗的疾病。」她说。

她在哪里？我能听见她的声音，却看不见她。「尊母知不知道，我们的宇宙窝藏着一些无赖，他们会先散播问题，然后才提供解决办法？」无赖？我从来不用这个词。

「万事万物都相关，邓肯。她们焚烧了兰帕达斯，屠杀了我们四百

万精英。」

他醒了，翻身坐起。新装置的规格！这就是详细的细节，一种可以微缩霍兹曼效应产生器的方法。两厘米，不能更大。而且便宜得多！这是怎么溜进我脑子里的？

他小心地翻身下床，不吵醒默贝拉，摸索着找到了一件长袍。他悄声离开房间，走进工作室的时候，听到了默贝拉吸鼻子的声音。

他在控制台前坐下，将脑子里的设计图复制出来，开始研究。完美！确定可以置入。他传送给档案部，在上面加上了给欧德雷迪和贝隆达的重点标记。

他长叹一声，向后靠了靠，又开始研究他的设计。这次设计又消失了，返回他梦到的那个滚动荧幕中。我还在做梦？不！他能感觉到椅子，能触摸到控制台，能听到力场的嗡嗡声。梦也会有这种效果。

滚动荧幕显示出切割和戳刺的武器，还包括一些将毒剂或者细菌注入敌人体内的设计。

导弹。

他想知道，怎么样才能把滚动荧幕停下，好研究研究具体细节。

「都在你的脑子里！」

人类以及其他为攻击培育出来的动物一一滚动过他的眼前，遮盖住了控制台和台上的投影。混合人？混合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对混合人知道些什么？

阻挠者取代了动物。那是遮蔽精神活动或干扰生命本身的武器。阻挠者？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阻挠者之后是零 - G「探索者」，设计它的目的是猎捕特定目标。这个我知道。

然后是爆裂物，包括那些传播毒素和细菌的爆裂物。

欺骗者，可以投映出假目标。特格曾经用过这些。

下一个出现的是能量产生器。他有大批能量产生器的秘密库存，它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能力。

突然，他视野中微微闪光的网络取代了滚动的武器列表，他看到了花园中的老夫妻。他们望着他。男人的声音变得清晰可辨：「不要再偷看我们了！」

艾达荷一下抓住椅子扶手，猛地俯身向前冲了一下，但还没等他有机会研究细节，景象就消失在他的视野中。

偷看？

他感受着大脑里滚动荧幕的剩余部分，已经无法再看见，却有深沉的声音传出……男性的声音。

「防御往往必须对抗攻击武器的特性。然而，有时候，简单的系统也可以避开最具毁灭性的武器。」

简单系统！他大声笑了出来。「迈尔斯！你在哪里？特格！我想到怎么设计你的伪装袭击舰了！弄个夸张的诱饵！除了一台微型霍兹曼效应产生器和雷射枪以外，什么都不装。」他把这些内容加进传给档案部的讯息。

做完后，他又一次问自己幻象的问题。它影响了我的梦？我发掘到了什么？

变成特格的武器大师之后，只要一有空，他就去调阅档案部纪录。如此浩如烟海的累积中一定会有些线索可寻！

共振和超光速粒子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他的脑海。超光速粒子理论是霍兹曼设计原型中的重要理论。「迅子。」霍兹曼是这样称呼他的能量源的。

忽视光速极限的波系统。光速显然没有限制住折叠空间航舰。迅子呢？

「有效是因为它有效，」艾达荷喃喃自语，「信仰。就像任何其他宗教一样。」

晶算师会贮存很多似乎微不足道的资料。他有一间标记为「迅子」的储存室，继续挖掘，却没有满意的结果。

即便是宇航领航员也不会公开他们如何导引折叠空间航舰的知识。伊克斯科学家制造了复制领航员能力的机器，但仍然无法确知他们做了什么。

「霍兹曼的方程序是可以信任的。」

没人宣称理解霍兹曼。他们只是使用他的方程序，因为确实有效。那是太空旅行的「以太」。你「折叠」空间。上一秒你还在这里，下一秒你已经不知道在多少秒差距之外了。

「有人」发现了使用霍兹曼理论的别种方法！那是完全的晶算师式思考。他从产生的新问题就知道它的准确性。

默贝拉那杂乱无章的众多他者记忆现在让他不胜其烦，即便是他从中认出了基本的贝尼·杰瑟里特教义，也依然如此。

权力吸引易腐败之人，绝对的权力吸引绝对的易腐败之人。这对受权力支配的人群来说，就是使官僚主义发展得根深柢固的风险。即使是分赃制度也更好些，因为容忍的标准更低，腐败可以被定期抛除。要对付牢固的官僚主义，很少能避免使用暴力。当文官与军方联手时，就要小心了！

尊母的成就。

只为权力本身而得到的权力……由不平衡的家系孕育出的贵族。

他看见的那些人是谁？他们强大到足以驱除尊母。他知道那是一笔投影资料。

艾达荷发现这番醒悟极其混乱。尊母在逃亡！尊母残暴野蛮，但和汪达尔人[7]出现前的劫掠者一样无知。她们的行动背后有各种力量的驱动，但往往也是一时冲动的贪婪所致。「拿走罗马的金子！」她们从意识中滤除所有令她们分心的事物。这种无知令人惊骇，要削弱这种无知，必须让更复杂的文化慢慢进入……

陡然间，他明白欧德雷迪在做什么了。

众神在下！多脆弱的计划！

他用手掌按住自己的眼睛，强迫自己不至于痛苦地哭喊出声。让她们认为我是太累了。但看穿欧德雷迪计划的同时，他也发现了自己将失去默贝拉……尽管有不同的失去方式。

[7] 汪达尔人：古日耳曼的一支部族，于西元四五五年洗劫罗马城。—编注

37

什么时候可以信任女巫？永远不能！这个神奇宇宙的黑暗面属于贝尼·杰瑟里特，我们必须抗拒她们。

——泰尔威斯·瓦夫，尊主之主



无现星舰的大公共休息室内，一头是逐级而上的阶梯式座椅和升起的平台，挤满了贝尼·杰瑟里特女修，这间房间从来没挤进过这么多人。今天下午，圣殿的日常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因为很少有人愿意派代理参加，重要决定也不能由干部所代表。身着黑袍的圣母们神情淡漠，大多在靠近平台的前排站着，侍祭们则穿着白色镶边长袍穿梭其间，其中甚至还有刚加入的新成员。纯白色长袍是最年轻侍祭的标志，她们三三两两地聚在各处，紧紧互相依偎，寻求着彼此的支持。其他所有人都被正式评议会督察排除在外。

空气中充满了带有浓重美蓝极香味的口气，还有种调节机械超载后不堪重负带来的阴冷、潮湿感。刚刚吃过的午餐味道中混杂着强烈的蒜味，仿佛一位不速之客肆意地闯入空气中。这些气味加上整间房间传遍了的故事都加重了紧张感。

多数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升起的平台和统御大圣母将登场的侧门上。即便是在与同伴交谈，或四下走动，也没人忘记注意那个地方，因为她们知道，很快就将有人从那里进门，并给她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如果不是眼前有什么可能动摇贝尼·杰瑟里特根基的大事要宣布，统御大圣母是不会把她们都赶进大公共休息室的。

贝隆达先于欧德雷迪走进房间，登上了高台，她步履蹒跚，却偏偏带着张扬的挑衅气派，让她很容易辨认，即便是远远望去也不会弄错。在她身后五步远，欧德雷迪缓步而行，然后是高级议员和助理，身着黑袍的默贝拉（距离她的香料之痛仅过了两周，她看起来还是有些恍惚）

也在其中。多吉拉在默贝拉身后一瘸一拐地跟着，身旁是塔玛和什阿娜。斯特吉在一行人的队尾，肩上坐着特格。他一出现，立刻引起了人群中一阵激动的嗡嗡低语。男性很少会参与集会，但圣殿里人人都知道这是她们的晶算师霸夏苏亡人，现在就和贝尼·杰瑟里特仅存的军队住在一起。

以这种方式看着女修会的大规模队伍，欧德雷迪心里浮现一种空洞的感觉。她想，古人早就说过：「任何该死的傻瓜都知道一匹马可能比另一匹跑得更快。」在这个仿体育场建造的礼堂中，每每有小型集会的时候，她都想引用这一句格言，但她也知道，这样的仪式自有其作用。集会是让你把自己展示给别人看的。

如今我们聚集于此。同道而行的人们。

统御大圣母和其他人仿佛一束奇特的能量般穿过人群向高台移动，她那显赫的位置处于圆形场地的边缘。

统御大圣母从来都不需要承受众人集会中的你推我挤之苦。她从来都不必被人用手肘顶到肋骨，或者感觉到身边有人非故意地踩到脚。她也从来都不必被迫像其他人一样，彼此无奈地身体紧挨着身体，化成人流，一点点向前蠕动。

凯萨君临也是如此。这整件该死的事我都不喜欢！她对贝隆达说：「开始吧。」

她知道自己事后会后悔没有委托某个人执行这套入场仪式，再煞有介事地说些话。贝隆达会非常喜欢这个引人注目的突出位置，也正因此，永远也不能让她得到。但可能有些低阶圣母会对这种提拔感到尴尬万分，虽然她们也会服从命令，但那是出于忠诚，出于那条无须多言的规则，即听从统御大圣母的命令。

神啊！如果真的有什么神，为什么祢要让我们如此懦弱？

人已到齐，贝隆达已完成了召集工作。贝尼·杰瑟里特的队伍。她们不是真正的军队，但欧德雷迪经常想像圣母们按不同职位分列，排得整整齐齐的样子。这位是小队长，那位是将官，那是低级中士，而这位是通讯兵。

圣母们要是知道她脑子里这个古怪的想法，一定会大为震怒。但她掩饰得很好，这个念头躲在「常规任务」的面具后安然无恙。无须叫她

们中尉，你一样可以给她们委派中尉的任务。塔拉札就是这么做的。

贝尔现在正在告诉众人，女修会可能不得不重新安排她们那个忒莱素俘虏的住处。对贝尔来说，说出这些话并不容易：「我们禁受了严峻的考验，忒莱素和贝尼·杰瑟里特都是，我们走了出来，但我们已不是从前的我们。从某些方面说，我们彼此互相改变。」

是的，我们就像彼此摩擦的石头，天长日久，彼此都有了些符合对方要求的形状。但原来那块石头的内核还在！

人群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她们知道不管这关于忒莱素的暗示背后隐藏的是什么讯息，都只是个开始，是预先的铺垫，但与正题相关，也同样重要。欧德雷迪迈步走到贝隆达身边，示意她加快进程。

「有请大圣母。」

让旧模式消亡多么困难。难道贝尔认为她们不认识我吗？

欧德雷迪开口了，她的声音抑扬顿挫，几乎达到魅音的程度，充满了令人信服的力量。

「现在我需要去交叉点与尊母的领袖会面，这是必要的行动，也是场吉凶未卜之旅，我『大概』会死在那里。这场会面也算是诱敌之计，我们要惩罚她们。」

欧德雷迪等着台下的窃窃私语渐渐平息，她听到了支持，同样也不乏反对的声音。很有趣。表示同意的是那些离平台较近的人，还有部分新侍祭，她们站得更远些。反对的声音来自高级侍祭？是的。她们知道那个警告：我们不敢火上浇油。

她把声音放低了些，让远处的人把她的声音送到高处那些人的耳朵里：「走之前，我会和多名姊妹分享记忆。现在的情况需要谨慎行事。」

「您有什么计划？」「您会做什么？」各处提问的声音此起彼伏。

「我们会在伽穆佯攻，这样应该就会把尊母联军引到交叉点。然后我们会拿下交叉点，抓住蜘蛛女王，希望如此。」

「您还在交叉点上的时候就发动攻击？」这个问题来自嘉瑞米，她是一位满脸严肃的督察，就站在欧德雷迪下方。

「计划是这样。我会把我观察到的情况传送给发动袭击的战士。」欧德雷迪用手指了一下坐在斯特吉肩上的特格，「霸夏会亲自领导本次

攻击行动。」

「谁和您一起去？」「对，您带谁去？」那些喊叫声中无疑有深深的担忧。这么说消息还没在圣殿内部传开。

「塔玛和多吉拉。」欧德雷迪说。

「谁和您分享记忆？」又是嘉瑞米。确实如此！这是直接牵涉到利益的政治问题。谁会继承大圣母之职？欧德雷迪听到身后传来紧张的骚动。贝隆达很兴奋？不是你，贝尔。这点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默贝拉和什阿娜，」欧德雷迪说，「如果督察打算再提名一位候选人的话，还可以再加一位。」

督察们形成一个个小小的咨询团，一组一组地喊着建议，但并没有什么人的名字被提出来。不过有人提问：「为什么是默贝拉？」

「还有谁比她更了解尊母吗？」欧德雷迪问。

一句话让所有人都哑口无言。

嘉瑞米又向台前走了一点，用一种仿佛能穿透人的目光仰头看着欧德雷迪。不要妄想误导圣母，达尔维·欧德雷迪！「伽穆的佯攻发动之后，她们会比以前更警惕，交叉点上也会加强戒备。您凭什么认为我们能拿下她们？」

欧德雷迪踱到一边，向斯特吉示意，让她带着特格上前。

特格一直饶有兴致地看着欧德雷迪的表演。现在他低头俯视着嘉瑞米。目前她是主任务督察，毫无疑问已经被选为圣母内部一个小团体的发言人。这时特格突然想到，他正坐在一位侍祭的肩上，这个位置看似荒唐，但其实早在欧德雷迪计划之中，这是出于某些她未明言的原因而设计的。

让我的眼睛和周围这些成年人位在同一水平线上……但也是在提醒她们我的弱小，让她们放心，贝尼·杰瑟里特（哪怕只是个侍祭）仍然掌控着我的行动。

「现在我不打算说些武器方面的细节。」他说。这该死的尖嗓子！不过至少他吸引了注意力。「但我们会利用机动性，这样布置后，如果雷射枪柱击中了诱饵，就可以摧毁她们周围大片地区……我们将用设备包围交叉点，这样就能使她们无现星舰的任何动作都显现出来。」

人们继续盯着他，于是他接着说道：「如果大圣母传送的消息和我

之前对交叉点的掌握情况吻合，我们将能够知悉敌人的详细位置。我想应该不会有重大变化，她们的时间不够。」

出其不意。她们对这位晶算师霸夏的期望不正是如此吗？他再次看向嘉瑞米，等着看她敢不敢对他的军事能力提出更多的质疑。

她问的却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假设，邓肯·艾达荷在武器方面为你提供建议？」

「既然手里有最优秀的，不去使用那就是傻瓜了。」他说。

「但是他会以武器大师的身份和你一起行动吗？」

「他选择待在星舰上，你们都知道原因。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

他避开了她的话题，又让她无话可说，这让她很不高兴。一个男人不应该有能力这样摆弄一位圣母！

欧德雷迪迈步向前，把一只手搭在特格的手臂上：「这个苏亡人是我们忠实的朋友迈尔斯·特格，你们都忘了吗？」她不再扫视人群，开始盯着某些人的脸，选择那些她确定曾经监察过摄影机，知道特格是她父亲的人，她逐个看过去，故意把速度放得很慢，慢到没人会不了解她的意图。

你们有人胆敢喊「任人唯亲」吗？那请你们再好好看看他曾经为我们贡献的丰功伟绩！

正式评议会的声音又一次变成了她们在集会上所期望的那种保持优雅的状态。再没有急切的喊声粗俗地此起彼伏，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现在她们把发言调整成了一种模式，很像是首平淡的歌，只是没了慷慨激昂的吟诵部分。声浪汇集，起伏波动。欧德雷迪总是觉得这一幕非比寻常。这种和谐并非任何人安排而成，而是因为她们都是贝尼·杰瑟里特，自然而然，这是她们需要的唯一解释。她们已经从平日实践中学会了适应彼此，她们日常行动的那种韵律延伸到了她们的声音中。不论有什么短暂的矛盾，她们仍然是伙伴。

我会想念此时此刻的。

「准确预测出那些令人苦恼的事件从来就不够，」她说，「谁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我们中还有人没学到魁萨茨·哈德拉克的教训吗？」

无须再详述细节。邪恶的预测不应该改变她们的路线，这让贝隆达一言不发。贝尼·杰瑟里特受到了启发。谁带来坏消息就攻击谁，那她们

就成了蠢货。要忽略这位信使吗？（谁会期望能从那人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那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的模式。我们要让讨厌的信使都发不出声吗，难道觉得死亡带来的绝对沉默就能够抹去坏消息？贝尼·杰瑟里特绝不至于这么蠢！死亡让预言者的声音传播得更远。殉道者真的很危险。

欧德雷迪看着自省意识在房间内传播，甚至直传到了最高的一层。

我们正在度过艰苦时期，姊妹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就算是默贝拉也知道这点。她现在也知道了我为什么如此焦躁地非要让她成为一位圣母。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了解的方式不同而已。

欧德雷迪转过身扫了一眼贝隆达，看不出她有什么失望。贝尔知道为什么自己不在候选之列。这是我们能选的最好的路，贝尔。渗透。在她们还没开始怀疑我们是在做什么之前就打倒她们。

她又把视线转向默贝拉，欧德雷迪看到了尊敬的意识。默贝拉正开始从他者记忆中得到第一批良好建议。躁动不安的阶段已经过去，她甚至开始恢复对邓肯的「喜爱」。假以时日，也许……贝尼·杰瑟里特训练确保她会自己对他者记忆作出判断。以默贝拉的立场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些差劲的建议你自己留着吧！」她有自己的历史经验，可以做出比较，也无法躲避那些明显的讯息。

不要与那些和你一样有偏见的人同行。大喊大叫往往最容易被忽略。「我是说，看看那些喊得头晕目眩的傻瓜！你有心思和他们合作吗？」

我跟你说过了，默贝拉：现在你自己做判断。「要创造出改变，就要找到支点，移动它们。还要小心死胡同，以及那些高升的机会，它们是你前进路上的诱惑，是经常会让你分心的东西。而支点并不总是身居要职。它们经常会在经济或是通讯中枢出现，除非你知道这一点，否则要职是无用的。即使是名中尉也可能改变我们的路线。他们不会窜改报告内容，但会掩藏自己不想执行的命令。贝尔会拖延命令，直到她认为命令已经失效。有时候我会因此对她下命令，好让她去玩她那个延迟命令的小把戏。她也知道，但不管怎样她还是会继续这个小把戏。你要清楚这点，默贝拉！在我们分享之后，要以极度细心地研究我的所作所为。」

已经达到了和谐状态，但也付出了代价。欧德雷迪示意评议会结束，她很清楚所有的问题都没得到答案，甚至问都没有问。但没被问出的问题会层层转达，经由贝尔之手筛选，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最恰当的处理。

圣母中警醒的人们不会提问，她们已经看到了她的计划。

离开大公共休息室的时候，欧德雷迪感觉自己接受了她必须为所做选择承担起责任来，第一次认识到了之前的犹豫。她确实有遗憾，但只有默贝拉和什阿娜可能会知道。

欧德雷迪走在贝隆达身后，她在想，那些我再也不会去的地方啊，还有那些我自己再也无法看到的事情啊，从今以后只能在别人的生命中作为映射瞥上一眼。

这是以大离散为中心的思乡之情，这种情绪抚慰了她的痛苦。如此广阔的生命和世界让一个人去看会有些目不暇给。即使是贝尼·杰瑟里特有着世代累积的记忆，也绝不会希望能包罗所有，不会想得到每一片有趣的点滴时刻。这又回到了宏大的设计中。那个大愿景，未来的主要流向。我的姊妹们的专长。这是晶算师采用的基本手段：包括模式，潮流运动以及这些涌动的潮流承载的内容，还有发展的方向。结果会出炉，不是地图，而是这些流动模式。

至少，在我们的陪审团监督下的民主中，那些关键要素已经被我以最原始的形态保存了下来。有一天她们也许会为此而感激我。

追求自由，你会沦为欲望的俘虏。寻求纪律，你会找到自由的入口。

——终章



「谁会料到空气机械装置会故障？」

拉比的问题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他坐在一张低矮的长凳上，胸前紧抱着一个卷轴。卷轴经过现代工艺打造加固，但仍然老旧、脆弱。他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可能上午已经过半。不久之前他们吃了饭，也许可以说是早饭。

「我就想到了。」

他似乎是在对卷轴说：「逾越节到了，很快又过去了，我们的门却被锁上了。」

利百加走近看着他：「拜托，拉比。这样能对约书亚的工作帮上忙吗？」

「我们没有被遗弃，」拉比告诉他的卷轴，「是我们自己把自己藏起来了。陌生人无法找到我们的时候，就算有人想要帮我们，他们又能往哪里看？」

他突然抬头仔细端详着利百加，戴着眼镜的样子活像猫头鹰：「是不是你把邪恶带过来了，利百加？」

她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外面的人总以为贝尼·杰瑟里特有些邪气。」她说。

「你现在是说，你的拉比，我，已经是个外人了！」

「是您自己把自己当成外人的，拉比。我是从女修会的角度说的，是您叫我帮她们的。她们做的事情经常都很无聊，单调重复，但是并不邪恶。」

「我叫你帮的？是，是我叫的。原谅我，利百加。如果我们之间真的出现了邪恶，那也是我做的。」

「拉比！不要这样。她们是个大家族。然而，她们还保持着很敏感的个人特性。大家族对您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吗？我的自尊伤到您了？」

「利百加，我来告诉你是什么伤害我了。经我之手，你学会了接受不同的教义，而不是……」他把手中的卷轴举起，仿佛那是一根短棒。

「根本没什么教义，拉比。哦，对，她们有一本『终章』，但那就是一些名言警句，有时候有用，有时候完全可以忽略。她们总是会调整『终章』，让它适应当前的需求。」

「有些教义是不能『调整』的，利百加！」

她低头看着他，眼里满是难以掩饰的不满。他就是这样看女修会的？还是他出于恐惧才这么说？

约书亚走过来站在她身边，手上沾满了油腻，额头和脸颊上都是黑色的污渍：「你的建议是对的，又能用了，我不知道能坚持多久。问题是—」

「你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拉比插话说。

「机械问题，拉比，」利百加说，「这个无现空间的力场扭曲了机械。」

「我们不能引入无摩擦机械，」约书亚说，「那样太明目张胆了，更不用说成本多高了。」

「你的机械并不是唯一被扭曲的东西。」

约书亚双眉一挑，看向利百加。他是怎么了？这么说约书亚也相信贝尼·杰瑟里特的洞察力，这让拉比感觉很受伤。他的人民竟然去别处寻求指引。

然后，拉比说出了让她意想不到的话：「利百加，你以为我在嫉妒吗？」

她用力摇摇头。

「你展现了才能，」拉比说，「而其他人可以立即应用你的才能。你的建议能修好机械设备吗？那些……那些『其他人』告诉你怎么修了吗？」

利百加耸了耸肩。这是年长的拉比，不能在他自己的屋檐下挑战

他。

「我应该赞扬你？」拉比问道，「你有能力？现在，你打算统治我们？」

「没人说过有这样的想法，更不用说是我，拉比。」她觉得很受伤，而且也不介意展现出来。

「原谅我，女儿。可那就是所谓的『翻转』。」

「我不需要您的赞扬，拉比。我当然也会原谅您。」

「你的那些『其他人』对这点有什么说的吗？」

「贝尼·杰瑟里特说对赞扬的恐惧要追溯到『禁止赞扬自己的孩子』这条古代的禁忌，因为那会引来神的怒火。」

他低下了头：「有时候她们倒也会告诉你些智慧之言。」

约书亚显得很尴尬：「我要去睡一觉。我应该休息一会儿了。」他朝机械装置所在位置投去了意味深长的一瞥，能听到那里传来机器吃力的刮擦声。

他离开他们，走向大厅阴暗的一端，走的时候还被一个孩子的玩具绊了一下。

拉比拍了拍身边的长凳：「利百加，坐。」

她坐了下来。

「我为你担心，为我们，为我们代表的所有事担心。」他用手抚摸着卷轴，「我们世代保持着本真。」他的目光扫过房间，「可现在，这里连聚会的基本人数都不够。」

利百加抹去眼里的泪水：「拉比，您误会女修会了。她们只希望能让人类和他们的政府臻于完美。」

「她们是这么说的。」

「我也是这么说。对她们来说，政府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您觉得很好笑吗？」

「你勾起我的好奇心了。这些女人是在自以为是的美梦中自我欺骗吗？」

「她们把自己当作看门狗。」

「狗？」

「看门狗，对任何可以学习的教训都保持着警惕。那就是她们所追

寻的。永远也不要想教给别人不想吸收的东西。」

「她们总有这一些些智慧。」他听起来有些悲伤，「她们也把自己的政府看作是艺术形式吗？」

「她们把自己看成是陪审团，拥有绝对权力，没有什么法律能投反对票。」

他在她的鼻子前挥动着卷轴：「我就知道！」

「没有『人类』的法律能行，拉比。」

「你是说这群制造了适合自己的宗教的女人相信一种……一种比她们自己还强大的力量？」

「她们的信仰不会和我们的一致，拉比，但我不觉得这是邪恶的。」

「这个……这个信仰是什么？」

「她们称为『平稳趋势』。她们从遗传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把它当成是本能。比如，优秀的父母很可能会生出接近平均水准的孩子。」

「趋势。这算信仰？」

「所以她们才保持低调。她们是顾问，偶尔甚至是塑造国王的人，但是她们不想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

「这个趋势……她们相信有人能缔造趋势？」

「她们不去假设有人能办得到，只是相信有可以观察到的活动。」

「那么她们在这个趋势中做什么？」

「她们未雨绸缪。」

「在撒旦面前未雨绸缪，我想也是！」

「她们不与潮流对抗，似乎只是在潮流之上穿过，使其为她们所用，使用回向涡流。」

「哎哟！」

「古代的帆船大师很明白这个，拉比。女修会相当于拥有海流图，可以告诉她们哪里需要避开，哪里需要加把劲。」

又一次，他挥舞着卷轴：「这不是什么潮流航海图。」

「您理解错了，拉比。她们知道机器当道的谬论。」她瞥了一眼正在工作的机械，「她们认为我们处在机械无法超越的潮流中。」

「这些小智慧。我不知道，女儿。若是干预政治，我接受；但是这

些神圣的事物……」

「这是种相对平衡的趋势，拉比。对走出固有，大力创新的优秀革新者来说有很大的影响。即便新事物对我们有利，这种趋势也会将其裹挟其中。」

「利百加，谁能决定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利，什么是弊？」

「我只是说出她们相信什么。她们把税收看作是趋势的证明，它夺走了可能会有所创新的自由能量。『敏感的人会发现它。』她们说。」

「那这些……这些尊母呢？」

「她们符合这个模式。封闭权力的政府意图使所有潜在挑战者都变得软弱无能。驱逐聪明的人，使智慧的人变迟钝。」

一声微小的哔哔声从机械区响起。他们还没来得及站起来，约书亚已经从他们身旁走了过去。他朝显示着一些信息的荧幕表面弯下腰。

「他们回来了，」他说，「看！他们在我们头顶上的灰烬里挖掘呢。」

「他们发现我们了？」拉比的声音几乎透着解脱。

约书亚看了看荧幕。

利百加走到他身边，也把头凑了过去研究起那些挖掘的人——一共十个人，眼睛里带着那种与尊母创建连接后梦游般的神情。

「他们只是在碰运气到处挖挖。」利百加直起身子说道。

「你确定？」约书亚也站了起来，他盯着她的脸，想找出不明显的肯定答案。

任何贝尼·杰瑟里特都能看出来。

「你自己看。」她朝荧幕指了指，「他们要走了。现在他们去猪蝓厩了。」

「他们就属于那里。」拉比喃喃道。

把提供了丰富信息的多种错误结合起来考量，就能做出可行的选择。所以智慧可以接受犯错的可能性。当眼前没有绝对（万无一失的）的选项，智慧就要利用有限的资料碰碰运气，此时在这个竞技场上犯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达尔维·欧德雷迪



对于大圣母来说，出发并不是登上外出的轻型航舰，然后转乘任何方便的无现星舰这么简单。要考虑的很多，比如计划、安排、策略—还有各种层出不穷的偶然事件。

这样的忙乱持续了八天。和特格的时间约定必须很精确。仅是默贝拉的咨询就耗费了数小时，默贝拉必须知道她所面对的是什么。

默贝拉，发现她们的弱点，你就掌握了一切。特格发动袭击的时候留在观测舰上，但要仔仔细细地注意观察。

欧德雷迪先从任何能有所帮助的人那里听取了详细的建议，然后把能将生命征象传递加密的设备植入身体，用来传输她暗中观察的结果。无现星舰和长途运输机也必须重新安装设备，机组人员由特格亲自挑选。

贝隆达先是嘟囔着，后来更是开始大声咆哮，直到欧德雷迪出手干预才甘休。

「你在让我分心！这就是你的目的吗？扯我的后腿？」这时已经是出发前四天临近中午的时候，工作室里暂时只有她们俩。天气晴朗，但是反常的冷，夜间扫过中枢上空的狂风带来了沙尘暴，将空气染上了几分赭色。

「评议会就是个错误！」临走前，贝隆达需要再贯彻一下她的挖苦风格。

欧德雷迪发现自己在迅速回击贝隆达，因为她已经变得有些过于尖酸刻薄了：「很有必要！」

「对你来说，也许是必要！好让你对『家人』告个别。现在你把我们都留在这里收拾这堆烂摊子。」

「你跑来这里就是为了抱怨评议会吗？」

「我不喜欢你最近对尊母的那些评价！你本来应该先咨询我们一下，而不是散播那些——」

「她们是寄生虫！贝尔！是时候把这点说清楚了：大家都知道的缺点。如果受到寄生虫的折磨，身体会怎么样？」欧德雷迪抛出了这句话，她的脸上带着大大的微笑。

「达尔，你摆出这副……假幽默的样子，让我很想要掐死你！」

「那你能边笑边掐吗，贝尔？」

「去你的，达尔！总有一天……」

「我们能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贝尔，这就是让你烦心的原因。回答我的问题。」

「你自己回答！」

「身体乐意定期除虫。即使瘾君子也梦想着自由。」

「啊。」贝隆达的眼里射出了晶算师的眼光，「你觉得可以让对尊母的瘾头变得很痛苦？」

「尽管你的幽默天赋低得可怕，你还是有用的。」

一抹残酷的笑容出现在贝隆达的嘴角。

「我成功把你逗乐了。」欧德雷迪说。

「我和塔玛谈谈这事，她对战略更在行。虽然……分享记忆让她变软弱了。」

贝隆达走后，欧德雷迪向后一靠，静静地笑了。软弱！「明天分享的时候，别变得软弱，达尔。」晶算师纠结于逻辑，缺失的是心。她着眼于过程，担心可能会失败。该怎么办，万一……贝尔，我们打开窗户，让常理照射进来，甚至也放欢闹进屋。要正确看待更严肃的事物。可怜的贝尔，我不完美的姊妹，总有些事情要占据你敏感的神经。

出发当天早上，欧德雷迪离开中枢时，她的思绪还在心头萦绕不去——这是种自省的心绪，与默贝拉和什阿娜分享后得到的信息令她忧心忡

忡。

我一直太放任自己了。

这提供不了解脱。她的思想被他者记忆框住了，几乎变成了愤世嫉俗的宿命论。

女王蜂聚集？

曾有人那样说过尊母。

但是……什阿娜？塔玛竟然也赞同？

这事包含的意义，离散可无法相比。

我没法跟你一起进入那狂野之地，什阿娜。我的任务是让事情变得有序。你敢做的那些，我没有办法去冒险。艺术技巧有不同的种类，而你的和我的互相排斥。

吸收默贝拉的生命历程进入他者记忆很有帮助。默贝拉的知识加深了她对尊母的了解，为她增加了优势，但也充满了令人不安的细微差别。

她们不是进入催眠状态，而是利用细胞生成，是那该死的T式探测仪的副产品！无意识的强迫行为！要抗拒诱惑，叫我们自己不要使用这种技术并非易事。但这也是尊母最脆弱的环节—有大量无意识被她们自己的决定紧紧束缚。默贝拉这把钥匙只是强调了它对我们的危险性。

她们抵达了位于风暴中心的降落平台，刚从车里出来，她们就被狂风袭击。欧德雷迪对步行穿过剩下的果园和葡萄园投了反对票。

这是最后一次离开吗？贝隆达道别的时候眼神里流露出了这个问题。什阿娜担忧到皱紧的眉头中也显露出疑问。

大圣母接受我的决定了吗？

暂时，什阿娜。暂时接受。但是我没警告默贝拉。所以……也许我的判断确实和塔玛相似。

多吉拉站在欧德雷迪这支小队的前端，有些退缩。

可以理解。她曾经在那里……看着她的同侪被吃掉。鼓起勇气，姊妹！我们还没被打败。

只有默贝拉似乎泰然自若，她在思考着欧德雷迪和蜘蛛女王的会面。

我给大圣母足够的准备了吗？她内心深处到底明不明白这有多么危

险？

欧德雷迪收起了这样的想法。路上还有事要做，没什么比养精蓄锐更重要的。尊母的情况几乎可以根据现实分析出来，但实际的会面还是要临机应变—就仿佛一场爵士乐表演。她喜欢这个关于爵士的想法，虽然这种音乐曲风古老，略带狂野，让她很分心。但爵士说的是生活，没有哪两场表演是完全相同的。演奏者根据他人回馈的信息来调整自己的演奏：爵士。

给我们爵士吧。

天气并不总是能影响空中旅行和太空旅行。短暂的干扰可以强行通过。依靠气象控制部提供的发射视窗，飞行器可以穿过暴风和笼罩的乌云。沙漠行星是个例外，很快圣殿也将要考虑这一点。沙漠化涉及很多改变，包括重新利用弗瑞曼停尸地的惯例。将尸体再处理，以得到水和碳酸钾。

等着传送到无现星舰的空档，欧德雷迪谈起了这件事。星球赤道周围那宽阔的炎热干燥带正在蔓延，用不了多久，那里刮起的风就将带来危险。有一天，会出现科里奥利沙暴：沙漠内部卷起的一阵火炉般的热浪，时速超过几百公里。沙丘曾经历过时速七百多公里的强风。即使是太空运输机也要注意这股力量。空中旅行会受制于星体表层状况的突变，脆弱的人类血肉之躯更是必须得不顾一切躲进避难所。

就像我们一直做的一样。

降落平台的等候室很老旧。从里到外都是各种石块，这是她们在此地最早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简单的悬带椅和压模合成玻璃矮桌比较新。就算是统御大圣母也不得不受制于经济考量。

运输机在尘土飞扬的暴风中抵达，没有悬挂缓冲之类的无意义耽搁。这将是一场快速升空，身体不适在所难免，但不会难受到损害人的肉体。

欧德雷迪说出最后的道别之词，将圣殿事务交给了什阿娜、默贝拉和贝隆达组成的三人小组。那一瞬，她精神恍惚，仿佛不知身在何处。她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干涉特格，我也不想有任何恶劣的事情发生在邓肯身上。听到没有，贝尔？」

她们的技术取得了那么多伟大的成就，可是仍然无法免于猛烈沙暴

的侵扰，运输机升空时，沙尘遮天蔽日，几乎看不到前方情况。欧德雷迪闭上双眼，接受了现实，她无法再从低空看一眼她深爱的星球了。航舰对接时发出沉闷的轰隆声惊扰了她。闸锁前的门廊内有辆蜂鸣车等着，蜂鸣声一直传到她们的舱室。塔玛拉尼、多吉拉和侍祭仆从保持着沉默，尊重大圣母想沉浸于自己思虑中的心情。

至少，舱室还是她熟悉的，标准的贝尼·杰瑟里特航舰设备：一间小休息室兼餐厅，统一用淡绿色合成玻璃装饰；卧室更小些，也是一样的颜色，还有张单人硬床。她们知道大圣母的喜好。欧德雷迪瞥了一眼梭形浴缸和马桶，都是标准设施。隔壁塔玛和多吉拉的舱室也差不多。她决定晚点再去看看航舰上还有什么重新改造过的地方。

基本所需都已经提供，包括那些可以起到心理支持作用的细微因素：轻柔的颜色、熟悉的设施，这些装置没有一样会干扰她的思绪。在返回她的起居室兼餐厅前，她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食物已经在一张矮桌上摆好：蓝色的水果味道甜美，有些像李子；面包上涂着喷香的黄色抹酱，是专门为补充她必要的能量而调制的。非常好。欧德雷迪看着负责的侍祭不声不响地把大圣母的起居都安排好，一时想不起这位帮手的名字，她仔细想了一下：苏伊波。这位侍祭是个皮肤黝黑的小个子，一张圆脸上表情总是很平静，举止行为也安稳得体。算不上是最聪明的人，但做事效率很高。

欧德雷迪突然想起来，这些安排似乎有些无情。人数少少的随行团，不会冒犯到尊母，还可以把我们的损失减到最小。

「苏伊波，你整理过我的行李了吗？」

「整理了，大圣母。」从她的声音里，可以感受到她因为被选上参与这项重要任务而产生的无上骄傲。就连她转身离开时走路的姿态都透着这股劲。

还有些东西是你没法为我整理的，苏伊波。那些我都放在我的大脑里。

圣殿的贝尼·杰瑟里特在离开这颗星球时或多或少总会带些沙文主义，其他地方从来都不会是那么美丽、那么宁静、那么愉快的居地。

但那是以前的圣殿。

她以前从未这样想过，这是沙漠化的一个面向。圣殿星在使自己慢

慢消失。它逐渐远离，再不复返，至少对现在知晓它的人来说，它在她们的有生之年都不会再恢复，就如同被心爱的父母遗弃一样一轻蔑地带着恶意抛弃掉。

你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孩子。

在成为圣母的路上，很早就有人教导她们旅行之路也是可以趁机安心休息的便捷之门。欧德雷迪很希望能利用这一点，因此，在进餐之后，她立刻告诉她的同伴：「小事就不要打扰我了。」

苏伊波被派去召来塔玛拉尼。欧德雷迪用塔玛自己特有的强调语气说道：「检查一下有哪些重新改造的部分，告诉我应该看什么。带上多吉拉。」

「她头脑很清楚。」对塔玛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赞扬了。

「这事结束后，尽可能让我自己独处一下。」

航舰行驶过程中，欧德雷迪让自己陷在她那张小床的网里，好好构思她认为是遗愿和遗言的那些词句。

谁当执行人？

默贝拉会是她个人偏好的选择，尤其是和什阿娜分享记忆之后，就更是如此了。不过……如果这次交叉点冒险之旅失败的话，这个沙丘孤儿仍是强而有力的候选人。

有些人认为只要责任落到她头上，任何一个圣母都能扛起这个角色。可是现在这个时局不会是如此，因为有这个陷阱存在。尊母不大可能避得开。

前提是我们的判断正确。默贝拉的资料也表明我们已经尽到了最大努力去做出正确判断。剩下的就只是请君入瓮了，而且，诱饵也相当有诱惑力。不深陷其中，她们看不出自己已经踏上死路。等到能看出来，也就太迟了！

但是万一我们失败了呢？

幸存者（如果还有的话）会蔑视欧德雷迪。

我经常感觉被小看，但从来不会遭鄙视。可我所做的决定也许永远都不会被女修会所接受。至少，我没编造借口……甚至是对那些和我分享记忆的人也没有。她们知道我的反应来自人类降临以前的黑暗。我们任何人都可能会做徒劳，甚至是愚蠢的事，但我的计划可以为我们带来

胜利。我们将不再「只是活着」，我们的圣杯需要我们一起坚持下去。人类需要我们！有时候，他们需要宗教；有时候，他们仅仅需要知道他们的信仰如同他们对高尚品格的希冀一样空洞。我们才是他们的根源。当一切面具被摘除，只有一项事物会残留：我们的位置。

她感觉到这艘航舰正带着她飞向深渊。可怕的威胁正愈来愈接近。

是我奔向那高举的斧头，它没向我飞来。

她心中没有消灭仇敌的念头。自从大离散增加了人口后，那就不可能了。这是尊母计划中的一个缺陷。

尖厉的哔哔声和代表已经抵达的橘色闪光划破了她的宁静。她费力地从悬挂带中起身，塔玛、多吉拉和苏伊波紧紧跟在她身后，她们一起跟着引路人到了运输闸门，一艘长程运输机紧扣着舰体。欧德雷迪看了看舰壁扫描仪中的运输机。真是小得难以置信！

「只有十九小时，」邓肯曾经说过，「但我们也只敢将无现星舰带到那么近了。她们肯定在交叉点周围设置了折叠空间传感器。」

难得一次，贝尔也同意了邓肯的看法。不要拿无现星舰冒险。它不仅要载运大圣母，还得布置外部防御，接收传输信号。运输机是无现星舰的前沿传感器，会发送信号，报告它所遇见的东西。

而我是最重要的传感器，这副脆弱的身体内有着精密的仪器。

闸门上有引导箭头作指引，欧德雷迪在前面引路，一行人通过一条小管道迅速直线下降。欧德雷迪发现她们到了一间小舱室，舱室内的摆设竟然十分豪华，让她颇为惊讶。跌跌撞撞地跟在身后的苏伊波认出了这间舱室，在欧德雷迪的推论上更进了一步。

「这是艘走私舰。」

有个人在等着她们。从他的气味判断是个男性，但不透明的飞行员风帽上密密覆盖着链接管，将他的脸隐藏了起来。

「大家系好安全带。」

男性的声音通过这套设备传出。

特格挑的。他一定是最好的人选。

欧德雷迪在着陆口后面的一个座位坐定，看到身前有一大块凸起物，展开以后是网状保护带。她听到其他人正听从飞行员的指令系安全带。

「都固定好了？保持安全带系紧状态，听我信号再解开。」驾驶舱内，他的椅子后面有一台悬浮扩音器，声音从里面传出。

欧德雷迪感到肚脐周遭啪地一紧，接着航舰似乎在轻缓地移动，但她身旁的荧幕显示，无现星舰正以惊人的速度逐渐远去。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任何人过来察看之前开始执行它的任务。

运输机速度惊人。扫描仪报告预计十八小时以后将出现轨道太空站和过渡关卡，但把显示它们位置的闪光点是因为被增强了才看得见。扫描仪上的一个视窗显示，其实在十二个小时多一点后才能用肉眼看到太空站。

运行的感觉突然停止了，欧德雷迪眼睛看得到加速状态，身体却没有感觉。是悬浮舱，专为这么小的零域场设计的伊克斯技术。特格从哪里得到这种东西的？

我没必要知道这些。何必告诉统御大圣母每座橡树林场都在哪里？

将近一小时后，她看到传感器触点开始工作，她不由得默默感谢艾达荷的机敏。

我们就要开始了解这些尊母了。

即便没有扫描仪分析，交叉点的防御模式也显而易见。层层密布的飞行器守护着交叉点！正如特格所料。特格掌握了屏障分布的信息，因此他的人马可以绕着星球布下另一张大网。

不可能这么简单。

尊母对自己压倒性的力量如此有自信吗？连基本的预防措施都忽略了？

路程剩不到三小时的时候，四号轨道太空站开始呼叫：「表明身份！」

欧德雷迪在这份命令中听出「否则」的威胁意味。

飞行员的回应显然让这些守卫大吃一惊：「你们乘着一艘小走私舰来的？」

她们认出来了。特格又说对了。

「即将点燃驱动器中的感应设备，」飞行员宣布说，「这样能增加我们的推动力。确保你们的安全带都已系紧。」

四号太空站注意到了：「你们为什么还在加速？」

欧德雷迪身体前倾：「重复刚才的信号，就说舱室狭窄，长途跋涉，代表团的人都累了。再加上一句，就说我已经在身上装好生命征象发射器，作为预防措施，如果我死了，我的人民都会得到警告。」

她们不会发现密码！聪明的邓肯。贝尔发现他藏在航舰系统里的东西时，不是也很惊讶吗？「又一个浪漫主义者！」

飞行员转达了她的话。接着收到了回复的命令：「降低速度，锁定座标降落。现在我们将接管你们的航舰。」

飞行员在他的控制台上触碰了一处黄色区域。「她们的反应和霸夏说的一模一样。」他幸灾乐祸地说，然后把风帽摘掉，露出头脸，转过了身。

欧德雷迪呆住了。

赛博格！

那张脸是一副金属面具，眼睛是两个闪亮的银球。

我们到了危险境地。

「他们没告诉您吗？」他问道，「用不着可怜我。我死了，这东西又给了我生命。我是克莱比，大圣母。如果这次我再死了，那我就得变成苏亡人，才能活过来了。」

该死！我们在用可能会被拒绝的金币交易，但现在更换已经太迟了。这就是特格的计划。可是……克莱比？

运输机平稳降落，显示了四号太空站高超的控制力。欧德雷迪立刻就知道了，因为她的扫描显示仪里可以见到的精心照料的景色不再移动了。零域场被关闭，她感觉到了重力。她正前方的舱门打开了，外面的温度温暖宜人，能听到些噪音。是孩子们在玩什么竞技游戏？

行李在身后飘浮着，她迈步上了一段不长的台阶，她发现吵闹声确实来自附近场地上的一大群孩子，都是将近二十岁的女性。她们在来回拍打一个悬浮球，边玩边大喊大叫着。

故意摆出来给我们看的吗？

欧德雷迪觉得很有可能。那个场地上大概有两千名年轻女性。

看看我们招募了多少生力军！

没人迎接她，但欧德雷迪在她左边一条铺就的小巷里看到了幢熟悉

的建筑。显然是宇航公会的手笔，只是最近又加盖了一座塔。她边环顾四周，边说起这座塔，这样就把与特格的平面图相比有变化的资料传送给了植入身体的发射器。只要看过宇航大楼，任何人都不会给这个地方贴错标签。

这么说，这里可能是另一个交叉点。在宇航的纪录里，毫无疑问，这里会被一串序号和密码代表。在尊母们接管之前，宇航公会控制此地已久，以至于在刚下航舰的一段时间，脚步刚适应重力时，四周的一切似乎都带着宇航的特殊风格。即使是游戏场也不例外—这本是为了让领航员坐在他们那巨大的美蓝极气体容器中到户外集会而设计的。

宇航风格。伊克斯技术与领航员设计的结合—以最节能的方式在空间四周建造建筑，道路笔直，很少有滑道。那些都是浪费，只有受重力影响的地方才会需要滑道。降落平台附近没有鲜花绿植，它们容易受到意外损毁。还有那永久不变的灰色—不是银色，而是和忒莱素人皮肤一样的单调色。

她左边的建筑仿佛受了外力挤压一般，形成了巨大的凸起，有些地方呈圆形，有些出现了各种角度。这里以前肯定不是什么豪华旅馆。当然，算是富丽堂皇的幽静去处，但这种地点很少，专门为极尊贵的要人而建，多数都是宇航里的督察员。

又一次，特格说对了。尊母们保留了现存的建筑，改动之处很少。只有一座塔！

然后欧德雷迪提醒自己：这不仅是另一个世界，更是另一个社会，有自己的社会黏着剂。她从与默贝拉的分享中掌握了这一点，但她还无法理解到底是什么因素让尊母团结在一起。当然绝不仅是对权力的追逐。

「我们走路过去。」说完，她便带头沿着铺就的小路向巨大的建筑走去。

再见，克莱比。炸掉你的航舰，愈快愈好。给尊母们送上第一个大大的惊喜。

愈走到近处，宇航的建筑也显得愈发高大。

不管什么时候，每次看到这些功能性建筑，最让欧德雷迪吃惊的，就是居然有人费尽心力规划它。一切都包含着有意设计的细节，只是有

时需要仔细挖掘才能发现。在面对许多选择时，预算决定了是否必须降低品质，耐久度要优先于豪华或者顺眼程度。只能折中，像多数妥协的情况一样，这种折中的结果是人人都不满意。宇航审计官无疑曾抱怨过这笔开销，目前的住户仍然会对一些缺点感到恼火。不管怎样，这是有形的实质。现在，它已经矗立在这里，被人们使用。这又是一个妥协。

建筑内部做了些改动。大厅比她预想的要小，大约只有六公尺长，四公尺宽。接待处就在她们进门的右边。欧德雷迪让苏伊波去代表她们登记，并示意其他人等在空旷处，彼此让对方保持在自己的攻击范围内，并不能排除有内奸的可能性。

多吉拉显然预料到了，她看起来一副安然自得的架势。

欧德雷迪仔细观察了一番，然后对她们周遭的环境进行了一番评论。摄影机很多，但除此之外……

每次进入这样的地方，她都有种身在博物馆的感觉。他者记忆告诉她这种旅店数千年来没什么实质变化。即使是在许久以前，她也发现了类似的雏型。从枝形吊灯中就能一睹过去—闪闪发光的巨大仿电子设备，但用灯球装饰着。其中两盏在天花板上占据着主要位置，仿佛是想像中的航舰从虚空中华丽降落一般。

此地还可以瞥见更多历史，只是这个时代的过往行人很少会注意到。栏杆后的接待区有些装潢，等候区布置着座椅，配合着并不那么方便的灯光，还有标志指引人们去享受各种服务—吃饭的餐厅、可以吞云吐雾的娱乐室、约会的小酒吧、游泳池以及其他运动设施、自动按摩房等等。自古以来只有语言和文字发生了变化。如果语言相通，这些标志对前太空时代的原始住民来说就没有识别障碍。这是个临时歇脚点。

旅馆里设置了大量保全设施。有些看起来有着大离散时代物品的特征。伊克斯和宇航从来不会把金子浪费在摄影机和传感器上。

接待区的机械侍者跳着狂乱的舞蹈—它们在到处飞奔、清洁、捡拾垃圾、指引新来的人。有四个伊克斯人比欧德雷迪一行更早到了这里，她仔细看了看他们。多么自大又胆小。

从贝尼·杰瑟里特的角度看，这些伊克斯人不管如何乔装打扮，总是能够被一眼认出来。他们基本的社会结构影响了社会中的个体。伊克斯人对他们的科学表现出一种霍格本式的态度：政治和经济需求决定了哪

些研究是被允许的。于是伊克斯人社会梦想中单纯的天真变成了官僚中央集权的现实—形成一种新的贵族。因此他们正走向难以遏制的衰落，不管这个伊克斯小队多么和尊母相安无事也不会有用。

不论我们之间的这场竞赛结果如何，伊克斯都将走向死亡。证据就是，伊克斯人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过什么伟大的改革创新。

苏伊波回来了：「她们让我们等着，会有人来护送我们过去。」

欧德雷迪决定为了苏伊波、摄影机，还有她无现星舰上的听众们，立即开始谈话。

「苏伊波，你注意到我们前面那些伊克斯人了吗？」

「是的，大圣母。」

「好好记住他们。他们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社会的产物，期望任何官僚能有优秀的创新并且好好利用，这想法过于天真。官僚关注的是不同的问题，你知道都是什么问题吗？」

「不知道，大圣母。」苏伊波先环顾四周找了找，然后才说道。

她知道！但是她看出来我在做什么了。这位侍祭是何等人物？我小看她了。

「苏伊波，比如这些典型问题：谁得到功劳？如果出了问题，谁负责？它会不会改变权力结构，让我们丢掉工作？或者它会不会让一些次要部门变得更加重要？」

苏伊波会意地点着头，但是她瞥向摄影机的眼神可能有点太明显了。不过没关系。

「这些是政治问题，」欧德雷迪说，「它们显示了官僚的动机是如何直接与适应变化的需求相左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是生命存活的首要条件。」

是时候和东道主直接对话了。

欧德雷迪仔细向上看了看，选了一个枝形吊灯上的主要摄影机。「注意一下那些伊克斯人。他们的『决定论宇宙思想』已经让步给『无限宇宙思想』，而在无限宇宙中，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在这样的宇宙中，有创造性的混乱才是生存之道。」

「谢谢您的教诲，大圣母。」

愿众神保佑你，苏伊波。

「她们和我们打过很多交道，」苏伊波说，「肯定不会再怀疑我们对彼此的忠诚。」

命运保佑她！这一位已经准备好接受香料之痛了，可是也许永远也看不到那一天了。

欧德雷迪只能同意这位侍祭的结论。对贝尼·杰瑟里特「做法」的尊崇来自内心，来自提醒自己洁身自律的那些不断观察的细节。它不是哲学，而是对自由意志的一种务实观点。在充满敌意的宇宙中，女修会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但一切都基于一丝不苟地保持对彼此的忠诚，这是在香料之痛中锻造的协议。圣殿和它仅存的几个分支都是孕育秩序的温床，而这种秩序的基础是创建在慷慨共享资源和记忆分享，而不是创建在天真无辜之上。那种东西很久之前就已经被丢弃。秩序坚实的基础就在于政治意识和独立于其他法律习俗之外的历史观。

「我们不是机器，」欧德雷迪说，她边说边瞥向周围的自动装置，「我们一直都依赖个人关系，至于这种关系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就无从知晓了。」

塔玛拉尼走到欧德雷迪身旁：「你不认为她们至少应该给我们捎个消息吗？」

「她们已经捎给我们消息了，塔玛，安排我们住在一间二流旅馆内就是消息。而我也回应了。」

最终，所有的事情都会被知晓，因为你想要相信你知道。

—禅逊尼公案



特格深吸了一口气。伽穆就在正前方，正是他的领航员说他们从折叠空间出来时，它会在的位置，分毫不差。斯特吉站在他身边保持警戒，他则在旗舰的指挥室内透过显示器看着这一切。

此时的特格没有骑在斯特吉肩膀上，自己站在一边，斯特吉不喜欢这种感觉。这让她觉得自己在一堆军事设备中显得十分多余。她的目光不时瞟向指挥室核心的多重投影区。助理们行动迅速有效率，在舱室和各区域间来回穿梭，他们身上都戴满了十分专业的设备，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她对那些功能只有一知半解。

传达特格命令的控制台就放在他的手掌下，用悬浮器托着。命令区形成的模糊蓝色幽光环绕着他的手。银色的马蹄形设备让他和攻击部队保持联系，这种设备很轻，就放在他的肩膀上。与他前一次的人生相比，现在的这些命令传达装置在他小小身躯的衬托下显得很大，不过他还是感受到了那种战场上的熟悉感。

他身边没人再怀疑这位就是他们声名赫赫的霸夏，只是现在在孩童的身体里罢了。他们都俐落地接受着他的调遣。

从这个距离看，目标星系看起来很普通：一颗太阳，还有它的一众行星。但在视野中心，那引人注目的伽穆星非比寻常。艾达荷就在那里出生，他的苏亡人在那里受训，他的原始记忆也是在那里恢复的。

而我就是在那里发生改变的。

特格无法解释在伽穆时，他在生存压力下被激发了什么力量。有榨干他肉体能量的物理速度，还有能看见无现星舰的能力，仿佛是在脑海中重新制造出一块太空区域一样，他可以在这幅图像中定位无现星舰的

位置。

他怀疑这是一种厄崔迪基因的疯狂显现。他体内已经发现了标记细胞，但不知道它们的作用。这是贝尼·杰瑟里特育种女修数千年来横加干涉的结果。毫无疑问，她们会将这种能力视作对她们的潜在危险。她们也许会想要使用这种能力，但他一定会因此而失去自由。

他把这些想法暂时赶出了大脑。

「派诱饵进入。」

行动！

特格感觉自己显露出一种熟悉的姿态。有种计划阶段结束，开始精神抖擞，准备大展拳脚的感觉。理论已经阐明，替代方案也仔细确认过了，下属任务都分配完毕，所有情况也都彻底说明过。他的关键小队队长们已经把伽穆刻在了记忆中──从记忆中或许可取得零星的帮助，每个避难处，每个已知的要塞，哪条进出通道最易攻陷都已经指明。他还特别提醒过混合人的事。类人野兽是盟友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视，帮助苏亡人艾达荷从伽穆逃出来的叛军坚持说混合人是为了猎杀尊母而被造出来的。听听多吉拉和其他人的叙述，如果那是事实，你几乎会开始同情尊母，只不过从来不会同情别人的人也得不到任何怜悯。

袭击按计划形式进行──侦察舰佯攻，放出一连串诱饵，重型母舰进入打击位置。特格现在变成了他所说的「我的工具所使用的工具」。很难判定哪一个发出命令，哪一个做出回应。

现在，最微妙的部分到了。

要对未知怀有恐惧，优秀的指挥官要牢记这一点。未知变量永远存在。

诱饵离防御线愈来愈近了。他看见了敌人的无现星舰和折叠空间传感器──在他意识里，传感器是一排闪亮的光点。特格把它和他的部队位置相叠加。他下达的每个命令都必须看起来是源于大家都分享过的作战计划。

默贝拉没和他一块行动，对此他很感激。任何圣母都有可能看穿他的伪装。但欧德雷迪命令默贝拉和她的人马与特格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在旁等待，没人会质疑统御大圣母的命令。

「她可能是未来的大圣母。要把她保护好。」

随机投影显示，星球附近出现耀眼闪光，这表明清除敌方防御设施的诱饵爆炸开始了。他身体前倾，双眼紧盯着投影。

「模式出现了！」

并没有什么模式，但下属无条件信任霸夏的话，他们脉搏加快，心情激动。没人怀疑霸夏是如何看到敌军防御的弱点。他的手在控制台上闪过，不时派他的战舰向前冲去，投影中只见光束划过，他们身后的宇宙空间撒满敌人的碎片。

「好！就是现在！出发！」

他把旗舰航线完全交给导航系统，然后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火力控制上。伽穆的前方阵地上，防守敌人的残存部队被旗舰一扫而光，无声的爆炸点缀着他们周围的空间。

「再放诱饵！」他命令道。

球状白光在投影区不停闪烁。

指挥室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投影区，没人过分留意他们的霸夏。出其不意！特格以此声名远播，如今的战役再次证实他的声誉。

「我竟然感到异常的浪漫。」斯特吉说。

浪漫？这毫无浪漫可言！浪漫的时间已经过去，或者还未到来。暴力计划可能有某种气氛环绕，这点他接受。历史学家们创造出自己兼具戏剧性与浪漫的名声。但是现在这件事？现在是肾上腺素时间！浪漫会让你从那些必须去做的事情上分心。你必须内心冷静无比，心灵与身体之间保持一条不受影响的清晰界限。

他的手在控制台的区域内移动时，特格意识到了是什么驱使斯特吉作此发言。是关于在这里创造出死亡与毁灭的一些原始思想。这是一个从正常秩序中剔除出来的时刻，古代部落模式令人不安地回归。

她感觉胸膛内有战鼓在咚咚咚地敲响，有声音在反复嘶喊：「杀！杀！杀！」

在他的视野里，护卫无现星舰的幸存者在惊慌地四散奔逃。

好！恐慌很容易扩散，然后就会削弱你的敌人。

「男爵封地在那里。」

他受到艾达荷影响，也用哈克南时代的旧称来称呼那座市中心有巨大黑色塑钢建筑的大城市。

「我们在北边平台着陆。」

他嘴里说着话，但是命令是在手上发出的。

现在，加快速度！

这短暂的时刻，当他们让部队离开舰艇时，无现星舰会被看见，而且很脆弱。整支部队都要按照他的控制台作出反应，这份责任十分沉重。

「这只是佯攻。我们进去让她们吃点苦头，给她们些严重损害后就撤出来。交叉点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

欧德雷迪离别时的告诫之词犹在耳边。「必须给尊母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训。让她们知道攻击我们，她们也没有好下场。逼迫我们，她们的痛苦也不会小。她们听说过贝尼·杰瑟里特的惩罚，这方面我们恶名远播。毫无疑问蜘蛛女王对此有嘲弄之意，你必须逼她把嘲弄硬吞下去！」

「离舰！」

这就是脆弱时刻。他们头上的宇宙空间仍然没有威胁，但火枪队从东边向内蔓延。他的枪手能处理这些。他要集中注意，防止敌人的无现星舰调转方向发动自杀式袭击。指挥室的投影显示他的重锤舰和载人舰已经从舱内洪水般倾泻而出。冲击部队是一队配戴悬浮器的装甲精英分队，他们已经清除了周边敌人的力量，确保部队安全登陆。

还有可携式摄影机，让他对各战场区域的观察可以十分到位，还可以有效传达武力袭击的具体细节。通讯不仅是回应命令的关键，也展示了血淋淋的破坏力。

「危险已排除！」

传回的信号响彻指挥室。

他从平台升空，重新回到完全隐形模式。现在，只有通讯连接会让防守的敌人知道一点有关他位置的线索，而那已经经过了诱饵中转的掩饰了。

投影显示出巨大得可怕的矩形，那里就是古代哈克南统治的核心。当初，它是为了禁锢奴隶而用吸光金属建成的，精英阶级则住在顶层的花园大厦内。尊母让它恢复了以前的压迫作用。

他的三艘巨型重锤舰进入了视野。

「清除顶层敌军！」他命令，「赶尽杀绝，但尽量避免损毁建筑。」

他知道他的话是多余的，但发布命令就得这样。事实上攻击部队中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想法。

「继视投影报告！」他命令道。

信息从他肩膀上的马蹄铁形设备开始流动起来。他把投影作为次级显示投射出来。摄影机显示他的军队在清扫战场周边。头顶上空的战役以及地面战役都处理得很好，至少推进五十公里范围外，比他预料的还要远。这么说尊母把重型武器放在行星之外，她们没想到会有人大胆袭击。他很熟悉这种态度，得感谢艾达荷预测到了这一点。

「她们被权力蒙蔽了双眼，以为重型武器只是为了打太空战使用，地面战只会用到轻型武器。她们打算需要时再把重型武器送下来，似乎觉得把那些东西留在星球上毫无意义，又占用太多能量。另外，她们知道那些重型武器保持在空中会让俘虏们噤若寒蝉。」

艾达荷的武器概念是毁灭性的。

「我们倾向于对那些以为自己很了解的事情更关心。导弹就是导弹，即便是微缩到装着的是毒剂或者生化物也一样。」

防护设备的创新提高了机动性，在允许的情况下这些设备都放在制服内。艾达荷还重新引入了屏蔽场机制，当被雷射光束击中时会产生可怕的破坏效果。悬浮器上装的屏蔽场隐藏在傀儡士兵（实际上是充了气的制服）身上，这些傀儡士兵散布在军队前面，一旦有雷射枪向它们射击，便会激发出无放射污染的原子能量，从而清除大片区域。

交叉点会这么容易攻下吗？

特格对此颇为怀疑。退无可退的情况会激发人们适应新情况。

两天内她们就可以在交叉点上加装屏蔽场。

也没有任何限制来规定她们如何使用屏蔽场。

他知道屏蔽场占据了旧帝国军事防御模式的半壁江山，是因为那个不知为何十分重要的词，叫作「大公约」。可敬的人们没有滥用他们封建社会的武器。如果你不尊重协定，其他人就会联合起来，用暴力对付你。更何况，还有摸不着、看不见的「脸面」，有些人称作「尊严」。

脸面！那是我在团队中的位置。

对有些人来说，脸面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我们的损失非常小。」斯特吉说。

她正在转变成战役分析师，这对特格来说有点太无聊了，不符合他的喜好。斯特吉的意思是他们没死几个人，但也许她说得比她知道的还要真实。

「很难想像是廉价设备在建功立业，」艾达荷说过，「但那确实是很强而有力的武器。」

如果你的武器所耗能量与敌人相比少很多的话，你就有了强大的优势，哪怕是在胜率极低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获得成功。只要将冲突尽量延长，就可以浪费敌人的资源。失去了对生产力和工人的控制，敌人就将被掀翻。

「可以开始撤了，」他转身从投影前移开，同时手在重复着刚才的命令，「我要尽快拿到伤亡报告——」他突然停了下来，一下子猛地转过身。

默贝拉？

她的投影在指挥室的各个分区内不断重复出现。她的声音在图像中响亮、刺耳：「你为什么无视周边报告？」她凌驾于他的控制台权限之上，投影显示出一位话说到一半的现场指挥官：「……命令，我不得不拒绝他们的请求。」

「再次报告。」默贝拉说。

现场指挥官大汗淋漓的脸转朝他的移动式摄影机。通讯系统做了补偿处理，此时他仿佛直直地看进特格的双眼里一般。

「报告：我这里有自称是难民的人要求庇护。他们的领袖说有协议规定女修会要尊重他的请求，但是没有命令……」

「他是谁？」特格问道。

「他自称拉比。」

特格操作控制台，重新取回控制权：「我不认识任何——」

「等等！」默贝拉又取得了控制台的许可权。

她是怎么做到的？

她的声音再次响彻指挥室：「把他和他的人都带到旗舰上。行动要迅速。」她暂时关闭了周边消息传送的声音。

特格大为震怒，但他身处劣势。他选了多重显影中的一个，怒视着她，说道：「你怎么敢干预战场指挥？」

「因为你的资料不准确。拉比有权提出请求。准备好隆重欢迎他。」

「给我解释。」

「不！你没必要知道。但是我做这个决定很恰当，因为我看见你没回应。」

「那个指挥官是在牵制区！不足以—」

「但是拉比的请求有优先权。」

「你和大圣母一样蛮不讲理！」

「也许更糟糕。现在听我说！把那些难民带到你的旗舰上，然后准备迎接我。」

「绝不可能！你要待在你现在的位置！」

「霸夏！这个人的要求需要有圣母给予特别关注。他说他们处于危险之中，是因为他们庇护了卢西拉圣母一阵子。接受，否则就退下。」

「那先让我把我的人接到舰上，然后先撤退。我们安全后就会合。」

「同意。但是对那些难民要以礼相待。」

「现在，离我的投影远点。我看不了其他信息了，愚蠢！」

「一切都在你的控制中，霸夏。在这段时间内，另一艘战舰接收了四个混合人。它们让我们把它们带到驯兽师那里去，但是我已经下令把它们先囚禁起来。对待它们要保持高度谨慎。」

指挥室投影荧幕上重新显示出战场状态。特格再次下令撤回部队。他强压怒火，过了几分钟才重新恢复了控制感。默贝拉知道她削弱了多少他的权威吗？或者他应该把这视作她强调难民重要程度的手段？

局势稳定后，他把指挥室交给一位助手，然后坐上斯特吉的肩膀，去查看这些「重要」难民。这些人为什么如此重要，以至于默贝拉冒险干预战场？

他们都在一艘运输舰内，一位谨慎的指挥官把这些本聚在一块的人分开了。

谁知道这些来路不明的人藏了什么？

这位拉比正在被战地指挥官拦住询问，所以很容易辨认，他正和一位穿棕色长袍的女人一起站在离他的人民不远的地方。他个子不高，留着胡子，戴着一顶白色无檐帽。冷冷的灯光使得他显出一副古老先民的样子。那个女人用手挡着眼睛。拉比正在说着什么，特格走得愈来愈近，声音也变得清晰起来。

这个女人正遭受语言攻击！

「骄傲者会被贬低！」

女人没有把手从防御的位置拿开，直接说道：「我所承载的，并未让我感到骄傲。」

「这种知识可能给你带来的权力也没让你自傲吗？」

特格夹紧了膝盖，命令斯特吉在十步开外停下来。他麾下的指挥官瞥见了特格，但是仍旧留在原地，他担心这是种分心之计，一旦有意外状况，他将立即采取防御措施。

干得好。

这个女人把头垂得更低了，说话的时候用手按着眼睛：「我们得到的难道不是侍奉神明时可能用到的知识吗？」

「女儿！」拉比僵硬地挺直了身子，「不管我们能学到什么知识可以更好地为主服务，也不会是多伟大的事情。所有我们说的知识，哪怕包含了一颗卑微的心所能容纳的一切，也不会超过水沟里的一颗种子。」

特格觉得自己不愿意干涉。多么古老的对话方式。这一对男女把他迷住了。其他难民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的对话。只有特格的战地指挥官显得十分冷静，一直注意着这些陌生人，偶尔会给身旁的助手一个手势。

女人低垂着头表示尊敬，包括那只阻挡的手，但是她仍然在为自己辩护：「即便是丢在沟渠的一颗种子也可能会带来生命。」

拉比的嘴唇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线，显得很冷峻：「没有水和精心的呵护，也就是说，没有祝福和话语，就没有生命。」

伴随着一声沉重的叹息，女人晃了晃肩膀，但是她仍然保持着那种奇怪的顺从姿势回应道：「拉比，我听见你的话了，我也服从。可是，我必须尊重这个被强加给我的知识，因为它包含了你刚才所表达的告

诚。」

拉比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那么就把它传播给想要的人，愿你所到之处没有邪魔侵入。」

特格知道沉默代表着这段争论的终结。他催促斯特吉上前。她还没来得及动身，就看到默贝拉大踏步从他们身边走过，她的双眼盯着那个女人，向拉比点了点头。

「以贝尼·杰瑟里特的名义以及我们对你们的亏欠，我衷心欢迎各位，并很乐意提供庇护。」默贝拉说。

棕色长袍的女人放下手，特格看到隐形眼镜在手掌里闪闪发光。然后她抬起头，周围霎时间响起一片惊叹。这个女人的双眼是香料上瘾所致的彻底湛蓝，但同时还透着那种内在的力量，显示出她是一个经历了香料之痛的人。

默贝拉立刻认出来了。一个体制外的圣母！自从沙丘星上不再有弗瑞曼人，就无人知晓这样的存在了。

女人向默贝拉屈膝施礼：「我叫利百加。能和您在一起，我的内心充满喜悦。拉比认为我是只愚蠢的鹅，但这只愚蠢的鹅拥有一颗金蛋，因为我承载着兰帕达斯七百六十二万两千零一十四位圣母，她们理应属于您。」

41

用答案去理解宇宙很危险。它们可以看起来很明智，却什么都没解释。

——禅逊尼警语



尊母承诺会派人来接应，但欧德雷迪一行人等待的时间愈拉愈长。她起先很生气，接着又被逗乐了。最后，她开始跟着大厅里的机器踱步，干扰它们的行动。多数机器都很小，也没有一个是类人机器。

功能性机器。伊克斯伺服系统的典型印记。忙忙碌碌，它们对短暂停留在交叉点或任何类似地点的人提供小小的陪伴。

它们是如此普通，以至于很少有人会注意。由于它们无法处理故意的干扰，因此陷入了一动不动的状态，不停发出嗡嗡声。

「尊母没什么幽默感。」我知道，默贝拉。我知道。但是她们收到我的讯息了吗？

多吉拉显然收到了。她不再畏缩，看着这些滑稽的动作，露出了大大的微笑。塔玛看起来不太赞成欧德雷迪的做法，但她忍耐着，什么都没说。苏伊波不仅很高兴，而且跃跃欲试地要帮忙，欧德雷迪不得不出声阻止了她。

让我来做这些烦人的事，孩子。我知道前面有什么等着我。

确认她已经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后，欧德雷迪在其中一盏枝形吊灯下站定。

「到我这边来，塔玛。」她说。

塔玛拉尼顺从地站到欧德雷迪身前，脸上是一副乐于从命的表情。

「你注意到了吗？塔玛，现代的大厅通常都很小。」

塔玛拉尼扫了一眼周围环境。

「过去大厅都很大，」欧德雷迪说，「会为权贵人士营造出一种顶

级的空间感，当然还能给其他人留下你十分重要的印象。」

塔玛拉尼明白欧德雷迪这么表现想要表达的意思，跟着说道：「现在这时候，如果你旅行的话，你就很重要。」

欧德雷迪看着大厅地板上散在各处一动不动的机器。有的断断续续地嗡嗡叫，其他的则静静地等人或者什么东西过来把它们恢复正常。

自动接待员是一个长得像阴茎一样的黑色合成玻璃管，它带着一只闪亮的摄影机，从栅栏后转了出来，在那些已经停滞的机器中间穿行而过，来到欧德雷迪面前。

「今天太潮湿了。」它用一种多愁善感的女性声音说道，「真不知道气象部在想什么。」

欧德雷迪把头伸到它旁边，对塔玛拉尼说：「为什么她们非要让这些机器模仿友好的人类？」

「很粗俗。」塔玛拉尼表示同意。她强行把自动接待员挤到了一边，机器转动着想要弄明白这种入侵的根源，但是没再做其他动作。

欧德雷迪突然意识到，她触碰到了为巴特勒圣战提供动力的力量——暴民动机。

就跟我的偏见一样！

她研究着面前的机器。它是在等待指令吗，还是她必须直接与这个东西对话才行？

又有四台机械装置进入大厅，欧德雷迪看到她们一行人的行李就叠在上面。

相信我们的所有物品都被仔细检查过了。随便搜吧，这上面找不到我们军队的任何信息。

四台自动运送行李的机器沿着房间边缘快速行进，发现它们的路线被那几个无法行动的机器阻挡住后便停下了，等着有人来排除这种突发状况。欧德雷迪看着它们笑了。「匆匆过客的样子，掩盖了我们的秘密自我。」

掩盖和秘密。

用这些语言惹恼那些观察者。

来吧，塔玛！你知道这个策略。用大量的无意识内容让她们困惑，激起她们无法识别的罪恶感。就像我刚才处理那些机器一样让她们不得

安宁，让她们小心翼翼。让她们去想这些贝尼·杰瑟里特女巫的真正力量是什么。

塔玛拉尼接到她的暗示。匆匆过客，还有秘密自我。她用和孩子说话的语气向摄影机解释着：「离开你的小巢时，你会带着什么？你是打包全部带走吗？还是会精简行囊到只剩必需品？」

这些暗中观察的人会把什么列为必需品？卫生洗漱用品以及换洗或免洗衣物？武器？她们在我们的行李中搜索过这类物品，但是圣母通常携带的不是可见的武器。

「这个地方也太难看了。」多吉拉站在欧德雷迪身前，加入了塔玛的行列，接着演了起来，「有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可能是故意弄得这么难看。」

啊，你们这些暗中观察的卑鄙小人。观察多吉拉吧。还记得她吗？既然她知道你们可能会怎样对她，为什么她还要回来？回来把自己喂给混合人？看看她在乎了吗？

「这是临时歇脚处，多吉拉，」欧德雷迪说，「多数人绝不会把这里当作最终目的地。是有一点不便，小小的不舒服，不过也可以提醒你这只是个临时住所。」

「路边的小休息站，而且除非她们彻底重建，否则顶多也就当成这种小站了。」多吉拉说。

她们会听到吗？欧德雷迪沉着地向她选定的摄影机看了过去。

这种行径不仅丑陋而且意图明显。它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会为你们的胃提供点东西，加上一张床，一个倾空膀胱和肠子的地方，一个供维护肉体所需的那些仪式的地方，但是你们很快就将消失，因为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你们留下的能量。」

自动接待员绕着塔玛拉尼和多吉拉退后，又一次试图与欧德雷迪接触。

「你立刻送我们去我们的住处！」欧德雷迪说着，紧紧盯着那只巨大的眼睛。

「天哪！我们招待不周啊。」

她们是在哪里找到这么腻人的声音的？恶心。但还不到一分钟，欧德雷迪就已经往大厅外走了，她们的行李在前面的运送机上，身后紧跟

着苏伊波，塔玛拉尼和多吉拉殿后。

她们所经之处的一侧，可以明显看出疏于照料的痕迹。这是不是意谓交叉点的运输量下降了？有趣。整条走廊上的百叶窗都被封起了。是有意隐藏着什么吗？在这种略显阴暗的氛围中，她发现地板以及窗台上都有灰尘，只有很少的维护机械的痕迹。是要隐藏位于窗外的东西吗？不太可能。这里被关闭应该已经有些日子了。

根据哪些地方有获得维护，她发现了一个模式：走动的人很少。这是尊母的影响。在一个地方老老实实待着，还要祈祷不会被潜伏在什么地方的危险发现，只有这样才会感觉更安全些，这种情况下还有谁敢四处走动？通往精英阶级私人住处的道路畅通无阻，只有最高等级的人才能得到最良好的维护措施。

伽穆的难民到达的时候，会有房间供他们休息的。

大厅内，一台机器递给苏伊波一台向导脉冲产生器。「这是你们的导航仪。」这是个蓝色球体，黄色箭头在里面飘浮着，箭头指向目标道路。「抵达目的地时会响起小小的铃声。」

脉冲器的小铃响了。

我们这是到了哪里？

这又是一个主人提供了「各种奢侈品」，却还是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的地方。房间的地上铺着淡黄色地板，墙壁涂成了淡淡的紫色，天花板是白色的。没有犬椅。虽然没有犬椅只能说明她们的经济状况，并非服务客人的喜好，但还是要感谢这一点。犬椅需要维护以及昂贵的服务人员。她看到家具铺着珀玛弗隆布料，能感到布料后面那种塑胶的弹性。房间里的东西都是这几种颜色。

床有点出乎意料。她们提出要硬些的床垫，有人理解得太拘泥于字面了，结果变成了黑色合成玻璃的平面，没有床垫，也没有寝具。

看到这一幕，苏伊波开始抗议，但欧德雷迪制止了她。尽管贝尼·杰瑟里特有资源，但舒适有时是需要先放在一边的。首要是完成任务！那是她们最重要的工作。如果统御大圣母偶尔不得不睡在没有寝具的硬板上，以职责为名义也就可以不计较了。再说，贝尼·杰瑟里特也有很多办法可以适应这样微不足道的不便。欧德雷迪已经有适应这点不适的决心，因为她知道，如果她提出反对，很可能将面临另一场有意的羞辱。

让她们把这件事加到所有她们无意识地知晓的内容中，然后为此担心好了。

检查房间内其余设施的时候，她叫的人到了，而且表现出一副毫不关心、幸灾乐祸的态度。欧德雷迪和伙伴们进入公共客厅的时候，天花板上的通风口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返回大厅，你们会被护送到大尊母那里。」

「我一个人去。」欧德雷迪说着，压下了其他的抗议声。

在长廊进入大厅的入口处，一名身着绿色长袍的尊母坐在一张显得很脆弱的椅子上。她的脸看起来仿佛城墙一般，如同层层叠叠的石头。嘴就像个水闸，她用一根透明的管子将液体吸入嘴里。紫色的液体顺着管子向上流动，液体散发出一种糖类的味道。那双眼睛像是从城墙上缘偷窥的武器一般。鼻子仿佛是眼睛将仇恨发泄出来的一个斜坡。下巴看来瘦弱。那个下巴似乎无须存在，像是事后才想起来要有个下巴一样，甚至能从中看到婴儿时期的影子。还有头发，经过人工染成深色后成了泥褐色。不重要。眼睛、鼻子、嘴，这些才重要。

那个女人傲慢地缓缓起身，强调光是她注意到欧德雷迪就是多么大的恩赐。

「大尊母同意见你。」

她的声音厚重，几乎透着阳刚之气。志得意满溢于言表，以至于不管她做什么都难免显露出骄傲来，还带着那种执拗的偏见。她「知道」那么多事情，简直就是个移动的无知与恐惧的展示牌。欧德雷迪把她看作是尊母脆弱之处的完美展示。

她们转过了很多拐角和长廊，这些地方都干净明亮，最后来到一处长长的房间—阳光透过一排窗子倾泻而下，房间一头是复杂的军事控制台，显示着太空图和地形图。这是蜘蛛女王整个网络的中心？欧德雷迪有些怀疑。控制台有些太明显。一眼就知道那是做什么的，但整个设计又和大离散风格有些不同。人类能够操纵的场地有其物理限制，心智接口的罩子也不例外，即便实际上它呈现出高耸的椭圆形加上看起来脏脏的奇异黄色。

她扫视整间房间。家具很少。有几张悬带椅和小桌子，还有一大片开阔区域，（也许）是人们等待尊母下达命令的地方。没有杂物。这里

应该是行动中心。

用它让女巫开开眼界！

有一面长长的墙，透过墙上的窗子能看到外头的石板地和花园。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

蜘蛛女王在哪里？她在哪里睡觉？她的巢穴是什么样子？

两个女人从通往石板地的拱形门走了进来。两人都穿着红色长袍，上面是闪亮的阿拉伯花饰和龙形装饰，由敲碎的苏石制成。

欧德雷迪保持着沉默，谨慎行事，护送人员极尽简单地做了介绍，然后就匆忙离开了。

如果没有默贝拉的提示，欧德雷迪一定会觉得蜘蛛女王身边站着的那个高个子才是领袖；但恰恰相反，反而是身材矮小的这位身居高位。很有意思。

这个人不只是爬到了权力的顶峰，她还是在缝隙间游走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有一天，她的姊妹们醒来，突然意识到这已经成了事实。她已经稳稳地坐在正中央。谁又能反对？离开她十分钟，你可能就忘了自己反对的是谁了。

两个女人用同样的热切审视着欧德雷迪。

也好。此时，这样的事情必不可少。

蜘蛛女王的外表远超她意料。直到此刻之前，贝尼·杰瑟里特都没有取得关于她样貌的详细描述，只有临时投影可供参考，但都是根据少数零散的资料与想像构建出的形象。她终于现身了，是个小个子女人，长袍下身着红色紧身衣，如预料的一样，紧身衣显露出她紧绷的肌肉轮廓。平淡无奇的鹅蛋脸，棕色的眼睛也并无光彩，眼神里跳动着橘色的光。

恐惧，又因恐惧而愤怒，但无法确切猜到她恐惧的缘由。她有的只是一个目标—我。她觉得会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她的助手就完全是另一种人了：从外表上看，她要危险得多。一头金发梳理得一丝不乱，略带点鹰钩鼻，薄嘴唇，颧骨高耸，皮肤紧绷，还有那恶毒的眼神。

欧德雷迪把眼神再次投向蜘蛛女王的五官：离开一分钟也许就很难形容出来的鼻子。

挺直？嗯，算是吧。

眉毛与稻草色头发很匹配。嘴微微张着，变成了那种能看见的肉色，闭上时几乎就看不到了。在这张脸上，你很难找到视线聚焦的中心，因此整张脸感觉都很模糊。

「就是你在领导贝尼·杰瑟里特。」

她的声音同样低调，用的是凯拉赫语，语音上带着些奇怪的曲折变化，没有术语，但让人感觉她的舌头后面就藏着行话。这蕴含着语言学技巧，默贝拉的信息里特别强调过。

「她们有种和魅音很接近的东西。和你教我的不完全一样，但她们会另一种技巧，也是某种语言上的技术。」

语言上的技术。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欧德雷迪问。

「我听说你们叫我蜘蛛女王。」狂暴的橘色光点在她的眼睛里跳跃着。

「现在我们就在你那张大网的中心，加上你极大的权势，恐怕我必须承认确实如此。」

「你注意到的就是这个——我的权势。」爱慕虚荣！

欧德雷迪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女人的气味。她笼罩在一层浓郁到离谱的香味中。

为了掩盖她的费洛蒙？

是因为她被警告过贝尼·杰瑟里特有能力根据极微小的资料做出判断吗？有可能，但也可能只是她偏爱这款香水。这种令人作呕的古怪混合物让人很容易联想起那些异国情调的花朵。莫非这种气味源自她的家乡？

蜘蛛女王把一只手放在她那再普通不过的下巴上：「你可以叫我达玛。」

她的同伴提出了反对：「这是百万星体中最后的敌人！」

原来她们是这么看待旧帝国的。

达玛抬起一只手，示意安静。整个姿态显得十分随意，却表达了明确的意图。欧德雷迪在那位助手眼里看到了与贝隆达十分相似的闪亮眼光。她在那里虎视眈眈，伺机而动。

「多数人都要叫我大尊母，」达玛说，「不过我授予你这个荣誉。」她朝身后的拱形门做了个手势，「我们出去走走，就我们两个，边走边聊。」

不是邀请，这是个命令。

欧德雷迪在门边停了一下，看看在那里显示的一幅地图。白底黑线，细线标示道路，凯拉赫语在一些不规则的边缘轮廓上写着标志。那里是石板小道外的花园，能看出其中一些植物。欧德雷迪弯下腰，凑近了仔细研究，与此同时，达玛饶有兴致与宽容地在旁等待。是的，极不寻常的树木和灌木丛，很少有结可食用果实的种类。拥有这些植物足以让人引以为豪，地图也正是要强调这点。

进了院子后，欧德雷迪说：「我注意到你用了香水。」

达玛一下子陷入了回忆中，回应的时候声音里也似乎带有些微不一样的含意。

为她自己的火红灌木丛而做的花朵名牌。多么令人赞叹！但想到这里，她既悲伤又愤怒。她在想为什么我要提起这个。

「否则，灌木丛就不会接受我了。」达玛说。

她选择了这样的动词时态，很有意思。

带着口音的凯拉赫语不难理解。很明显她下意识地调整了口音，以便她的听众能听明白。

听力很好。用几秒钟去看一看，听一听，然后做出调整，让别人能听懂自己的话。这种交流形式历史久远，多数人类都会迅速采用。

欧德雷迪认为这种行为源自保护色。

不想被当作异类。

这种对外界做出适当调整的性格特征是刻在基因里的。尊母并没失去这个特征，但这是个弱点。下意识中采用的音调并未被彻底掩盖住，而这种音调会透露很多信息。

尽管她有着堂而皇之的自负，但达玛聪明且自律。欧德雷迪得出这个观点会令达玛愉悦，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她的优点。

达玛在院子边停了下来，欧德雷迪走到此处也止步。她们几乎是肩并肩地站着，欧德雷迪向外望着花园，对那种几乎是贝尼·杰瑟里特式的外观感到惊诧。

「尽管说出你的观点。」达玛说。

「作为人质，我有什么价值？」欧德雷迪问道。

那种橘色的光斑暴涨！

「你显然问过这个问题。」欧德雷迪说。

「继续。」橘色慢慢消退了。

「女修会有三个人可以取代我。」欧德雷迪用她最具穿透力的目光盯着对方，「很可能我们会互相摧毁，最终只能够两败俱伤。」

「对付你们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小心橘色！

内心的警告并不能改变欧德雷迪的心意：「但是捏死我们，你的手也会溃烂，最后疾病就会吞噬你。」

在不提供具体细节的前提下，她已经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不可能！」她的眼神里透着橘色的怒火。

「你以为我们不清楚你们是如何被敌人驱赶至此的吗？」

这是最危险的一着险棋。

欧德雷迪观察着这着棋是否生效。阴沉的脸并不是达玛唯一的反应。那种橘色消失了，使得那双眼睛变得平淡沉闷，反而和阴沉的脸色形成了奇怪的反差。

欧德雷迪点了点头，仿佛听到了达玛的回答一般：「那些人已经把你们赶进了死胡同，我们可以让你们在这些人面前不堪一击。」

「你以为我们……」

「不是以为，我们知道。」

至少，现在我知道了。

这个信息既让她欣喜又让她恐惧。

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女人也不得不屈服？

「我们只是在积攒力量好去一」

「好返回那个你们注定将被粉碎的竞技场上去……在那里，即使人多势众也无济于事。」

达玛的声音又回复成那种柔软的凯拉赫口音，欧德雷迪很难听明白：「这么说他们找过你们了……而且还提出了价码。你们多么愚蠢，竟然信任……」

「我没说我们信任。」

「如果劳格诺……」她点头示意她说的是屋里的那个助手，「……听你这么和我说话，你会在我来得及警告之前就被杀掉。」

「我很幸运，这里只有我们俩。」

「别总指望这个。」

欧德雷迪扭回头望向那座建筑。对宇航设计风格做出的改变显而易见：正面长长的一排窗户，用了很多异国情调的木料和宝石。

那是财富的象征。

她现在面对的是普通人难以想像的财富。只要是她想得到的，只要是这个社会可以提供出来的，没有不在她面前屈从的，没有敢拒绝她的。除了返回到大离散中的自由。

达玛牢牢地抓着她那流亡终将结束的幻想不放手，抓得多么牢固。能把这股力量驱赶回旧帝国的，又是什么样的力量？为什么是这里？欧德雷迪不敢问。

「我们去我的住处继续这场谈话。」达玛说。

终于要进入蜘蛛女王的巢穴了！

达玛的住处有点让人困惑。地板上铺着厚地毯，她脱掉凉鞋，光脚走了进去。欧德雷迪依样画葫芦。

看看她脚外侧那层老茧！危险的武器会保养，维持良好状态。

让欧德雷迪感到困惑的不是柔软的地面，而是房间本身。一扇小小的窗户俯瞰着精心修剪的绿植花园。墙上没有挂饰，也没有图画，同样没有任何装饰。通风口格栅在她们进来的门上投下了一条条阴影，右边还有一扇门和另一个通风口。两张灰色软沙发，两张黑得发亮的小边桌，还有张金色调的桌子，比刚才那两张小边桌稍大，上方有绿灯闪烁，说明那里是控制区。欧德雷迪认出了细细的矩形轮廓，那是镶嵌在金色桌子上的投影仪。

啊，这里是她的工作室。我们是来工作的吗？

这个地方能让人专心致志地工作，任何会分心的因素都被精心消除了。达玛会接受哪些令人分心的因素？

有装饰的房间在哪里？她一定会有与她所处环境相匹配的特有生活方式。你不可能永远在心里搭起屏障，去拒绝让你不适的周遭事物。如

果想要真正的舒适，你的家不可能按伤害你的方式搭建，尤其不能在无意识中对你产生任何伤害。她明白无意识的弱点！这个人是真正的危险，但她有能力说「是」。

这是古老的贝尼·杰瑟里特洞察力。要寻找能够说「是」的人，不要费力找那些只能说「不」的喽啰。要找出能够达成协议、签署合约、兑现承诺的人。蜘蛛女王不常说「是」，但她有这个权力，她自己也知道。

她把我带到一边的时候，我就应该意识到了。她允许我称呼她为达玛，这就是她释放的第一个信号。我设计让特格去袭击，而我无法阻止他，我是不是做得太急躁了？现在反悔已经太迟了。松开了特格身上的缰绳时我就知道了。

但我们可能会吸引什么其他力量？

欧德雷迪已经将达玛的统治模式刻在心里。哪些话、哪些手势可能会让蜘蛛女王退缩，甚至蜷缩到强烈地意识到她自己的心跳的状态，这些线索都已收入欧德雷迪脑中。

这场戏必须演下去。

达玛在金色桌子上方的绿色区域内正用手做着什么。她全神贯注，完全忽视了欧德雷迪，这既是种羞辱，也是种赞扬。

你不会干预的，女巫，因为那不符合你的最大利益，你知道的。另外，你还没那么重要，不足以让我分心。

达玛显得有些焦躁。

伽穆的袭击行动成功了吗？难民开始抵达了？

目光中橘色的火焰重新燃起，聚焦在欧德雷迪身上：「你的飞行员刚刚宁愿毁了自己和你的航舰也不愿接受我们的检查。你到底带了什么？」

「我们自己。」

「有一道发出的信号，信号源正是你！」

「好告诉我的同伴我是否还活着。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祖先有些会在发动袭击前烧掉自己的船，这样就没有退路了。」

欧德雷迪带着十分的小心说着，语气与时机都根据达玛的反应不断调整：「如果我成功，你将会送我回去。我的飞行员是个赛博格，因此

他无法用谢尔保护自己不受你们探测。他接到的命令是宁可自杀也不能落入你们的手里。」

「以免为我们提供你们行星的座标。」达玛眼里的橘色变弱了，但她似乎仍然深受困扰，「我没想到你的人在服从命令方面能做到这种程度。」

女巫，没有性的牵绊，你是如何掌控他们的？答案不是很明显吗？我们有秘密力量。

现在要小心，欧德雷迪提醒自己，要有条不紊，随时注意新情况。让她以为我们只选择一种回应方法且不会改变。她对我们有多少了解？她不知道即使是大圣母也可能只是一小块诱饵，一种只为得到关键情报的诱惑。所以我们更优越吗？如果是这样，那更优越的训练能带来更优越的速度和数量吗？

欧德雷迪没有答案。

达玛在金色桌子后坐了下来，她并没请欧德雷迪也坐下。这种行动有种筑巢的意味。她并不常离开此地，这是她网络的真正中心，所有她觉得需要的东西都在这里。她把欧德雷迪带进这间房间，正是因为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方便。她在其他环境下不舒服，也许甚至会感到有些受到威胁。达玛不追求危险，她曾经那样做过，但那是很久前的事了，已经封存在她脑海中。现在，她只想坐在安全又组织完备的茧中，在这里，她可以操控其他人。

欧德雷迪心情愉悦地发现这些观察印证了贝尼·杰瑟里特的推断。女修会知道如何利用这种优势。

「你没什么要说的了吗？」达玛问道。

拖延时间。

欧德雷迪冒险提问：「我极度好奇你们为什么同意这次会面？」

「为什么好奇？」

「这特别……特别不符合你们的作风。」

「我们是什么作风，由我们自己决定！」她的声音显得相当暴躁。

「但是我们有什么东西，会让你们感兴趣？」

「你觉得我们觉得你们很有趣？」

「可能你们甚至觉得我们很了不起，因为我们正是这么看你们

的。」

达玛脸上瞬间闪现满意表情：「我知道你们会觉得我们很有吸引力。」

「非比寻常的也会吸引那些与众不同的。」欧德雷迪说。

这句话让达玛的唇上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意，是那种人们觉得自己的宠物很聪明的笑容。她起身走到唯一那扇窗前，唤欧德雷迪到她身边去，指着第一束开花的灌木丛之外的一排树木，用那种很难听懂的柔和口音开始说话。

有什么东西触发了内在警报。欧德雷迪陷入意识并流中，她寻找着源头。是这间屋子里的东西，还是蜘蛛女王？达玛的行为和这里的布置缺乏一种自然性。所以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要创造出一种效果。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这位真的是我口中的蜘蛛女王吗？还是另有更强大的一位在背后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欧德雷迪思索着，迅速拣选着思绪。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远多于答案，这是种接近晶算师记事法的心理速记。寻找相关性，提出潜在（但有秩序的）背景情况。秩序通常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混乱是作为创造秩序的原料而存在的。这就是晶算师方法，提供的不是无可更改的真理，而是做出决定的卓越手段：在不间断的系统中有秩序地收集安排资料。

她找到了一处结论。

她们在混乱中狂欢！她们更爱混乱！这是群肾上腺素成瘾的人！

所以达玛就是达玛，大尊母。永远的施予者，永远的大领导人。

没有更强大的上位者在监视我们。但达玛相信这是在讨价还价。你会有种她以前从来也没做过这样的事的感觉。事实正是如此！

达玛在窗下一处没有任何标记的地方碰了一下，墙向后折叠，揭示这扇窗只是个巧妙的投影。走道通向用墨绿色瓷砖铺就的高阳台，居高临下地对着一片农园，那园子与窗户投影中的园子大不相同。这里留存了混乱，野蛮生长也未加控制，与远处井然有序的花园对比起来更加令人瞩目。有刺藤、倒下的树木、浓密的灌木丛。再远处，还有规划整齐的空间，种着一排排像是蔬菜的东西，有自动收割机来往穿梭其间，在

它们身后留下一段段裸露的土地。

热爱混乱，的确如此！

蜘蛛女王露出微笑，率先走向阳台。

走到阳台上的时候，欧德雷迪又一次因为她眼前的景象停下了脚步。那是左边防护矮墙上的装饰。整个装饰品大小与真人相仿，用一种几乎是缥缈超凡的物质塑造而成，形成了羽毛般柔软的平面和曲面。

欧德雷迪眯起眼打量着这座雕塑，她发现这是要代表一个人类。男性还是女性？有些地方是男性，有些又是女性。平面和曲面应和着无定向的微风轻轻摆动。一些构造精妙的曲折管子固定在一座半透明的小丘上，管道里伸出些精细到几乎看不见的铁丝（看起来像�迦藤），这座雕塑就是靠着铁丝悬着的。雕塑下肢末端几乎碰到了支撑基座的鹅卵石表面。

欧德雷迪目不转睛地看着，一时竟无法自拔。

为什么看到它会让我想起什阿娜的那座〈虚无〉？

有风吹过的时候，整座雕塑似乎都在跳舞，有时稍静些，就像是在优雅地踱步，然后慢慢地踮起脚尖，抬起一腿，慢慢地转了起来。

「这叫〈芭蕾大师〉，」达玛说，「有时风吹过来，它还会把脚踢得很高。我见过它优雅地奔跑，像个马拉松选手一样一刻不停。有时候就只是有些丑陋的小动作，手臂动来动去，好像在举着武器一样。美丽又丑陋──都一样。我觉得艺术家给它起错了名字。〈无从知晓〉可能更适合。」

美丽又丑陋──都一样。〈无从知晓〉。

那正是什阿娜的创作可怕之处。欧德雷迪感到一阵恐惧袭遍全身：「出自哪位艺术家之手？」

「我不知道。以前的一个同伴从我们正在摧毁的星球上拿的。你好像很感兴趣，为什么？」

这是那无人可驾驭的狂野。但她说道：「我想我们都在寻求互相理解的基础，想在我们之间找到些相似之处。」

这句话又燃起了她目光中的橘色火焰：「你们可能想要理解我们，但是我们不需要理解你们。」

「我们都来自女性社会。」

「把我们当成你们的分支是很危险的！」

但默贝拉的证据显示你们就是。由大离散中被逼到绝境的鱼言士和圣母组成的组织。

欧德雷迪摆出天真的模样，但欺骗不了任何人，她问道：「为什么危险？」

达玛大笑起来，声音中却全无笑意。仿佛受到了伤害而怀恨在心。

欧德雷迪突然重新评估起危险来。现在不仅需要贝尼·杰瑟里特的探测和检查，这些女人一旦发怒就习惯杀戮，这是种条件反射。达玛和她的助手谈话时已经说了类似的话，而她刚刚发出的信号则表明，她的忍耐是有限的。

但是，她还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谈判意图。她展示了令人惊叹的机械装置、她的权势，和她的财富。但没有提到联盟。她想说，女巫，主动做我们的仆人，我们的奴隶，我们会赦免你们大部分罪行。她是为了得到百万行星中的最后一个？肯定还有更多目的，但不管怎样，这是个有趣的数字。

重新审视过该如何小心谨慎后，欧德雷迪改变了策略。圣母太容易陷入适应模式。当然，我和你很不一样，但为了达成协议，我能屈能伸。这对尊母来说是行不通的，只要有一丝迹象表明她们不是处于绝对控制的一方，她们都不会接受。达玛允许欧德雷迪拥有如此高的自由度，是为了申明，彰显她的地位高于她的姊妹。

达玛再次用她蛮横的态度说话。

欧德雷迪认真听着。蜘蛛女王觉得贝尼·杰瑟里特可以提供的最有吸引力的事物之一，就是对新疾病的免疫力，这点多奇怪。

那就是将她们驱赶到这里的袭击方式？

她的真诚是很天真的。这样就没有那些令人生厌的定期检查了，就为了看看肉体是不是生了些隐秘的疾病。有时疾病不是那么隐秘，有时也会很危险，让人心生厌烦。但贝尼·杰瑟里特可以结束这一切，而且会得到合理的回报。

多么令人愉快。

每个字都还是那种怀恨在心的语气。欧德雷迪在想：怀恨在心？这个词似乎并不能完全描述出那种感觉。那是种深层次的东西。

是下意识的嫉妒之心，对与我们分开后所失去的东西感到心有不甘！

这是另一种模式，已经被程序化了！

尊母落入了一种不自知的重复性习惯动作中。

我们早就抛弃那种习惯动作了。

这不仅是拒绝承认她们起源于贝尼·杰瑟里特。这是在处理垃圾。

失去兴趣了，就把东西扔在那里，让喽啰把垃圾拿出去。她更关心下一个她想要消耗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把她的巢穴弄脏的物品。

尊母的缺陷比之前怀疑的更严重，对她们自己以及她们控制的人来说也更致命。而她们本身无法面对这一点，因为对她们来说，缺陷根本不存在。

从来不曾存在过。

达玛仍然是个无法触碰的矛盾体。她的脑海里没有关于结盟的问题。她看起来似乎是在准备这么做，但那只是在测试她的敌人。

放手让特格去做还是对的。

劳格诺从工作室走了出来，手上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两只细长玻璃杯，里面几乎盛满了金色液体。达玛拿了一只，嗅了嗅，然后以愉悦的表情啜了一口。

劳格诺的眼睛里那恶毒的光芒是什么意思？

「尝尝这种酒，」达玛边说边指着欧德雷迪，「我相信你从没听过它的原产地星球，我们在那里凑齐了生产这种完美金色葡萄所需的所有元素，这种葡萄能做出完美的金色葡萄酒。」

欧德雷迪被人类与他们珍贵的古老饮品之间长久的联系所吸引。酒神巴克斯。浆果会在灌木丛或是部落容器中发酵。

「没有毒，」欧德雷迪正犹豫之时，达玛说道，「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会在有需要时杀人，但我们不做蠢事。我们把那些更露骨的致命打击留给大众。我不会把你误认为是那些泛泛之人的。」

达玛自觉妙语如珠，轻笑起来。这种费力表现的友好几乎让人感到恶心。

欧德雷迪拿起端上来的杯子，抿了一口。

「这是有人为了取悦我们而专门设计的。」达玛说着，把注意力锁

在欧德雷迪身上。

一小口已经足够了。欧德雷迪感觉到了些异样物质，她用了几次心跳的时间去辨别它的目的。

是要使保护我免受刑讯仪影响的谢尔失效。

她调整了自己的新陈代谢，使这种物质变得无害，然后说出了她所做的事。

达玛怒视着劳格诺：「原来如此，怪不得这类东西对女巫不起作用！而你从来没怀疑过这点！」怒火简直要化作物理力量砸向那个倒楣的助手。

「是一种我们用来抵抗疾病的免疫系统在起作用。」欧德雷迪说。

达玛把杯子猛地摔到地砖上，她花了些时间才恢复平静。劳格诺举着托盘，几乎是以拿盾牌的姿势慢慢撤了出去。

看来达玛并非偷偷溜上了权力中心。她的姊妹认为她是致命的危险，所以我必须也这样看她。

「浪费精力，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达玛说。她的笑容并不令人愉快。

有人。

有人酿了酒，有人做了这会跳舞的雕塑，有人必须付出代价。是谁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乐趣或是惩罚的需要。顺从。

「不要打断我的思路。」达玛说。她走到低矮的护墙边，盯着她的〈无从知晓〉，显然在重新创建「谈判」的姿态。

欧德雷迪转过身去看劳格诺。那种一刻不停的警惕，全神贯注，且兴奋至极地锁定达玛是怎么回事？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害怕。劳格诺突然显得极度危险。

毒药！

对欧德雷迪来说，这件事就像那位助手已经喊出了这个词一样确定。

我不是劳格诺的目标。暂时还不是。她抓住这个机会攫取权力。

无须去看达玛。这一刻蜘蛛女王的死已经明确地写在劳格诺的脸上。欧德雷迪转过身去，确认了此事。达玛正缩成一团躺在〈无从知晓〉下。

「你将称呼我为大尊母，」劳格诺说，「你会为此而感谢我的。她（指着阳台角落那红色的一堆）打算背叛你，消灭你的人民。但我有其他计划。我不是那种在最需要的时候去摧毁一件有用的武器的人。」

战斗？总有争求更多呼吸空间的欲望在刺激着战争发生，不在这里，就在那里。

—特格霸夏



默贝拉带着未反映她实际感觉的漠然态度观看交叉点上的战斗。她在自己的无现星舰指挥中心和一小群督察站在一起，注意力锁定在从地面战区摄影机上不断传来的投影上。

交叉点上到处都在战斗—黑夜的半球上，道道亮光划过，白天的半球上，爆炸的灰烟升腾。由特格坐镇的主要交锋以「堡垒」为中心展开—这是幢宇航设计的巨大建筑，边缘附近新建了一座高塔。虽然欧德雷迪的生命征象传输突然停止了，但她的早期报告已经证实大尊母就在那里。

只能从远距离观察，使默贝拉的疏离感更加增长，但她还是能感到兴奋。

有趣的时代！

这艘战舰装载着珍贵的货物。来自兰帕达斯的百万记忆正在通常为统御大圣母预留的套房内分享，为离散做准备。这位带着珍贵记忆的体制外圣母如今是这里的重中之重。

这是确定无疑的金蛋！

默贝拉想起在那间房间内以生命为代价所付出的风险。要做最坏的准备。这里不缺志愿参与分享记忆的圣母，而且虽然为了激发分享与降低风险，本该用上香料药品协助，但交叉点上的武力冲突带来的威胁减少了对香料的需求。这艘战舰上的任何人都能感觉到欧德雷迪在这场赌局中的孤注一掷，认识到了死亡的威胁正在逼近。这更加证实了分享的必要性！

记忆在女修中传递是以危险为代价的，这种圣母个人转化为拥有多种记忆的过程对默贝拉来说已经失去了神秘的光环，但默贝拉仍然对责任感到敬畏。利百加的勇气……还有卢西拉！……都让人不得不钦佩。

上百万条生命的记忆！全都集中在女修会所谓的「绝境进程」之中，二二得四，四四十六，然后是十六乘十六，直到每个大脑都装载了所有的记忆，这样任何幸存的人都能够保留下这累积的宝贵财富。

她们在统御大圣母的套房内正在进行的事颇有那种味道。这个概念不再让默贝拉害怕了，但仍显得非比寻常。欧德雷迪的话很能抚慰人心。

「一旦你完全适应了他者记忆的重荷，其他的一切都会进入一种完全熟悉的视角，就好像你一直都知道一样。」

默贝拉察觉，特格准备以死捍卫这种多重意识，这种多重意识正是贝尼·杰瑟里特女修会的关键所在。

我能做得比他少吗？

特格不再是谜一样的传说，但仍是尊敬的对象。记忆中的欧德雷迪更加深了默贝拉对他的尊敬之意，她谈起他的丰功伟绩，然后说：「不知道我在那边怎么样了？问问看。」

指挥官说：「没有任何信息。但她的传送信号也可能是被能量盾挡住了。」

他们知道真正问这个问题的是谁。他们脸上的表情表明了一切。

她拥有欧德雷迪！

默贝拉又把注意力放在堡垒的战况上。

默贝拉的反应让她自己大吃一惊。这一切都被一种由来已久的厌恶所沾染，即厌恶重复而无意义的战争。但尽管如此，新获得的贝尼·杰瑟里特能力还是明显让她兴高采烈。

她注意到尊母的部队武器精良，特格的吸热护垫正在遭受袭击，但就在她密切观察期间，尊母的防御战线崩溃了。艾达荷设计的巨型破坏武器落在高大树木之间的一段通道，撞得守卫东倒西歪，她能听到阵阵哀号。

他者记忆使她能从独特的视角作出比较。就像个马戏团一样，航舰着陆，里头的人类货物从舱内倾泻而出。

「蜘蛛女王！在中间的环形区！我们是人类前所未见的英勇！」

欧德雷迪的人格生出一种饶有兴致的轻松感。用这来增加女修间的亲近如何？

你在那边还好吗，达尔？她们是不是已经杀了你？一定是的。蜘蛛女王会怒火中烧地怪罪你。

在特格发动袭击的路上，她看到午后的树木投下长长的暗影，似乎在邀请人们去树下纳凉。他命令手下去查看一番，不是看吸引人的林荫大道，是去找找有什么不好走的路可以利用。

堡垒位于一座巨大的植物园内，珍奇的树木伴着更加奇怪的灌木丛，中间夹杂着些常见的植物，一堆一簇地随意种植，仿佛是被孩子蹦跳着撒落到地上一般。

默贝拉觉得马戏团的比喻很有吸引力。这为那些她曾目睹的一切提供了新的视角。

头脑里有人在宣告开场。

请看这边，会跳舞的动物，蜘蛛女王的守卫，恭顺无比！第一个环形区内，将上演大事件，由我们的场上指挥——迈尔斯·特格先生亲自监督！他的小伙子们神秘莫测。这就是天才！

罗马马术场的舞台上上演的战斗，在这里也都细节完备。默贝拉很欣赏这种影射。它使观察更加丰富。

挤满了装甲兵的战斗高塔一点点逼近。他们交火了。火焰划破天空，尸体落地。

但这些是真正的身体、真正的痛、真正的死亡。贝尼·杰瑟里特的敏感促使她对这样的浪费感到遗憾。

我的父母不就是这样在大扫荡中被抓的吗？

来自他者记忆的比喻消失了，然后她看到了交叉点，她知道特格肯定也在看着。血腥的暴力，记忆中并不陌生，然而又很新鲜。她看见进攻方在向前推进，听到了他们的喊叫。

女人的声音，明显带着震惊：「那片灌木丛在对我尖叫！」

另一个声音传来，是个男性：「不知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那个黏糊糊的东西会灼烧皮肤。」

默贝拉听到堡垒远处那边有行动的声音，但是到了特格的位置附近

就奇怪地安静下来。她看见他的士兵在暗影下飞快掠过，朝着高塔逼近。特格骑在斯特吉的肩膀上，也在那个位置。大约半公里外，高塔正对着他们，特格抬头向那里望了一阵。默贝拉选了个与他的目光一致的投影画面。画面里显示的是窗后有东西在动。

那神秘的武器在哪里？尊母们应该会做孤注一掷的反击啊。

他现在会怎么做？

特格的指挥舱在主交战区外被一束雷射击中，只能作废。指挥舱歪倒在他身后，他跨坐在斯特吉的肩膀上，隐蔽在一片灌木丛中，其中有些还在闷烧。与指挥舱一起失去的还有他的控制台，但那银色的马蹄铁形指挥连接器还在，不过没了指挥舱的强化器，功能大打折扣。通讯专家就在附近潜伏着，十分紧张不安，因为他们失去了与行动部队的密切联系。

建筑後方，战斗还在继续，枪炮声愈来愈响。他听到了嘶喊、火焰枪的嘶嘶声、大型雷射枪的嗡鸣，还有手持武器那种细小的嗖嗖声。在他左侧，战场上的某个地方传来沉闷的嗡嗡声，他听出来了，那是重装甲陷入麻烦的声音。伴随着刮擦声，那是金属的痛苦呻吟。能量系统已经损毁，它正拖着笨重的身体努力蹒跚前行，可能会把花园弄得一团糟。

特格的私人助理海克正在霸夏的身后，闪躲着朝他前进。

斯特吉先注意到了他，没有提示就直接转身，特格不得不面对这个人。海克皮肤黝黑，肌肉发达，眉毛浓重（现在已经被汗水打湿），直接在特格面前停了下来，没等呼吸平稳就急忙开口说：

「我们最后一个口袋也封紧了，霸夏。」

海克提高了音量，好盖过战场上的声音，他左肩上的中范围扬声器也在不停传出谈话声，都是战斗紧急情况下的简短语调。

「远处战线情况如何？」特格问道。

「半小时内就可以收尾，不会再多了。霸夏，您应该离开这里。大圣母警告过我们，要让您远离不必要的危险。」

特格指了指他那已经毫无用处的指挥舱：「我为什么没有备用通信设备？」

「来的路上被一发大口径雷射射中，两套都烧毁了。」

「两套放一起了？」

海克听出了他声音中的怒意：「长官，那两套……」

「任何重要设备都不能放在一起运送。将来我要看看是谁违背了命令。」稚嫩的声带中传出的轻声反而比高声喊叫更显得危险。

「是，霸夏。」严格服从命令，海克的表现说明这不是他自己的错误。

该死！「替代设备多久能抵达？」

「五分钟。」

「以你最快的速度去把我的预备舱带来。」特格用膝盖碰了碰斯特吉的脖子。

她还没转身，海克说道：「霸夏，尊母把预备舱也烧了。我已经命令再准备一间了。」

特格强压下一声叹息。战斗中这样的事情确实时常发生，但他不喜欢依靠原始设备：「我们就在这里组装。再拿些中范围扬声器来。」至少，它们还能在一定范围内传话。

海克扫了一眼周围的绿地：「这里？」

「我不喜欢前面那些建筑的样子。那座高塔是这片区域的指挥中心，肯定有地底入口。如果是我，我会留出来的。」

「没什么东西在那座……」

「在我的记忆里，这里的布局不包括那座塔。把声波探测调过来，检查一下地底情况。我要用稳当的信息来把计划更新到最新状态。」

海克的扬声器里有声音响了起来，盖过了其他的谈话声：「霸夏！霸夏在吗？」

没等他吩咐，斯特吉便走到海克身边。特格接过通话机，抓起的同时用哨音吹出他的代号。

「霸夏，平台这边一团糟。大概有一百个人想乘航舰逃跑，都撞进了我们的防护屏里，没有生还者。」

「有没有大圣母或者她那个蜘蛛女王的线索？」

「没有。我们根本分辨不出来。我是说全乱套了。需要我发送画面吗？」

「来一张。继续寻找欧德雷迪！」

「我跟您说了这里没有人生还，霸夏。」传来一声咔嗒声，还有低低的嗡鸣，然后另一个人的声音传了过来：「发送。」

特格从下巴下方拿出他的语音打印编码器，然后迅速喊出一串命令：「重锤舰紧急起飞到堡垒上空。把降落平台和其他惨状在公共转播频道播出，所有频段都发送，确保她们都能看见。宣告降落平台区域无幸存者。」

表示确认信息已收到的两声咔嗒插了进来。海克说道：「您真的认为可以吓住她们吗？」

「教育她们。」他重述着欧德雷迪的离别语，「很不幸，她们的教育问题被忽视了。」

欧德雷迪发生了什么事？他感觉她一定是死了，也许是这里所有伤亡人员中的第一个。她已经料到会是这样。如果默贝拉能够控制住她的冲动和鲁莽，那欧德雷迪虽然死了，女修会却并未失去她。

此时此刻，在高塔上的欧德雷迪却把特格的行动尽收眼底。劳格诺用反向讯号场抵销了她的生命征象传送讯号，在伽穆的第一批难民抵达不久后，便把她带到了高塔内。没人对劳格诺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质疑。一位死去的大尊母和一位活着的大尊母不过都只是让人相当熟悉的情况而已。

欧德雷迪想，自己随时可能会被杀死，在与警卫一同进入一条零域场通道的时候，她还在收集资料。这条运输道是大离散时期的作品，透明的圆筒，透明的活塞。她们经过的楼层很少有阻碍视线的墙体。从她目力所及的多数活动区域和极其专业的硬件设施看，这些都是为军事目的而建的，当然这只是欧德雷迪的猜测。她们升得愈高，就愈能看见更多舒适、安静的区域和设备。

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权力都有攀升的本性。

她们到达了顶层。圆柱形管道的一部分向外旋转，一个警卫粗暴地把她推上了厚地毯铺就的地板上。

达玛在下面向我展示的工作室只是另一个布景。

欧德雷迪看出这里的隐秘性。如果没有默贝拉预先透露的信息，这里的设备和家具几乎难以辨认。这么说其他行动中心都只是在作秀而已，都只是为圣母而建的表面文章。

劳格诺对达玛的意图撒谎了。她打算让我带着无用的信息……安全离开。

她们还在她面前摆出了什么其他的谎言？

劳格诺和除了一人之外的所有警卫走到欧德雷迪右边的一座控制台前，欧德雷迪一脚不动，旋转身体环视着周围。这里才是真正的中心，她认真研究着。这是个奇怪的地方，有公共厕所的氛围，用化学品清洁过，没有细菌或者病毒污染物，仿佛不想让血液中混入外来物质。一切可能的污染都被清除掉了，就像是为珍稀的食物准备的陈列柜一样。达玛对贝尼·杰瑟里特在疾病免疫方面的能力表现出了浓厚兴趣，看来大离散中出现了细菌战。

她们想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一样东西！

只要一个幸存的圣母就可以满足她们，如果她们能从她那里榨出情报的话。

贝尼·杰瑟里特需要派一支核心小组对这张网上的蛛丝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看看都通向哪里。

如果我们赢了的话。

劳格诺聚精会神盯着的操作台比那些摆给人看的台子小一些。手指操控。她身边矮桌上的罩子更小，它是透明的，露出了刑讯仪像美杜莎头发一样纠结在一起的线。

魃迦藤无疑。

罩子与特格和其他人描述的来自大离散的T式探测仪高度相似。这些女人是不是还掌握了更多的顶尖技术？一定是。

劳格诺身后是堵闪着光的墙，左边有窗子开向阳台方向，从那里望出去，能俯视大片开阔的交叉点景观，现在则能看到军队和装甲车的行动。她从远处认出了特格，那是坐在一个成人肩膀上的身影，但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她看出了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她继续慢慢研究，能看见有扇门与另一条零域场通道相连，通道就在紧挨着她左边的一块单独区域，地上铺了更多绿色瓷砖。那个空间应该有不同的功能。

墙后突然爆发出一阵嘈杂，欧德雷迪听出了部分声音。士兵的军靴踏在瓷砖上会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有特殊布料摩擦发出的嚓嚓声，还有人的说话声。她听出了尊母用震惊的语气彼此回应的口音。

我们正在取得胜利！

当无往不胜遭遇滑铁卢时，自然会震惊。她研究着劳格诺的反应。她会不会陷入绝望？

如果是，我也许还可以活下去。

默贝拉的角色可能需要做出改变。嗯，那件事可以日后再议。她已经向圣母简单介绍过如果胜利来临该做什么了。贝尼·杰瑟里特中没有人会粗暴对待尊母，包括攻击部队中的任何人也一样——不管是满足色欲或是其他念头都不会发生。邓肯已经预先告知过男性士兵，让他们都完全清楚陷入尊母性欲圈套中的危险。

不要冒任何被束缚的风险。也不要挑起新的敌对情绪。

现在已经看得出来，新的蜘蛛女王比欧德雷迪想像中更奇怪。劳格诺离开了她的控制台，走到距欧德雷迪不到一步的距离停了下来：「这场战斗你赢了。我们是你的囚徒了。」

她的眼里没有橘色火焰。欧德雷迪扫视四周，看了一眼曾看守她的女人。她们的表情空洞，眼神清澈。这是她们表达绝望的方式？感觉不对。劳格诺和其他人都没有表现出她所期待的情绪反应。

一切都隐藏起来了？

过去几小时的事件应该会造成她们的情绪危机，劳格诺却没有表现出类似迹象。任何神经紧张或是肌肉的一点抽动都没有。也许有不经意的担心，仅此而已。

贝尼·杰瑟里特面具！

这种情绪应该是下意识的反应，是由失败引发，会自动出现。所以她们并未真的接受失败。

我们仍在她们体内。潜伏着……但一定是有的！难怪默贝拉当初差一点就死了。她需要面对的是作为最高禁令的自己基因中的历史。

「我的同伴，」欧德雷迪说，「那三个和我一起来的女人，她们在哪里？」

「死了。」劳格诺的声音和所用的字眼一样没有任何感情。

欧德雷迪压下为苏伊波感到的一阵剧痛。塔玛和多吉拉已经活了很久，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是苏伊波……死了，甚至还从来没分享过。

又损失一个优秀的人才。真是令人痛苦的一课！

「如果你想要报复，我会指认对此事负责的那几个人。」劳格诺说。

第二课。

「报复是小孩子和情绪有缺陷的人才做的事。」

劳格诺的眼里又出现了一丝橘色。

人类的自欺欺人有很多形式，欧德雷迪提醒自己。她明白离散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她已经相应地武装了自己，让自己保持安全距离再去观察，这样，她就可以有评估新地方、新人、新物的空间。她早就知道她将不得不把很多事情分成不同类别，这样才能服务于她或是转化威胁。她把劳诺格的态度看作是种威胁。

「你看起来似乎不太心烦，大尊母。」

「其他人会为我复仇。」她的声音平淡，非常镇定自若。

她说出的话甚至比她的镇定态度更加奇怪。她把一切都掩饰得很好，在欧德雷迪的观察下，才从她闪现的举动中一点一滴地显露出来。那讯息深刻又强烈，但埋藏得很深。一切都深藏在心底，与圣母掩盖的方式一样，她们给这秘密戴上了面具。劳格诺看起来似乎根本没有力量，说起话来又好像没什么重要的事情改变了一样。

「我是你的囚徒，但是这不会改变什么事。」

她真的无能为力了？才不！但那是她希望传递出的印象，她周围的所有尊母都表现出同样的反应。

「看见我们的反应了吗？除了姊妹和与我们链接的追随者的忠诚，我们毫无力量。」

尊母对她们的复仇军团如此有信心？只有她们以前从未尝过此等败绩才有这个可能。可是已经有人把她们赶进了旧帝国，赶进了百万行星。

在寻找地方评估这次胜利的时候，特格发现了欧德雷迪和她的「俘虏」们。战争总是需要分析后果的，尤其是来自晶算师指挥官的分析。他需要为这场战役进行比较与测试，需要的程度超过他经历过的任何一场战役。这次冲突得经过评估才会留存在记忆里，然后才能尽可能广泛地分享给依赖他的人。这是他持续不变的作风，他不在乎这项模式会透

露他自己的什么信息。打破环环相扣的利益的链接，你就为失败做好了准备。

我需要个地方重新检视这场战斗中的细枝末节，然后做个初步的总结。

在他看来，战役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如何处理才能不释放人性的狂暴。战役要做到激发幸存者心中最好的一面──这是贝尼·杰瑟里特格言。这是最困难的标准，有时也几乎不可能办到。士兵离大屠杀的场面愈遥远，要做到这一点就愈困难。这也是特格一直坚持要去战场亲自查看的原因之一。如果你没见过那种痛苦，很容易就会毫不犹豫地引发更大的痛苦。尊母过去的行为模式就是如此。但如今痛苦被带回了她们的家园，这种痛苦会对她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他和助手走出管道里的时候，正看见欧德雷迪面对着一队尊母，此时这个问题正在他脑海里盘旋。

「这是我们的指挥官，迈尔斯·特格霸夏。」欧德雷迪说道，边打手势示意。

尊母们都望向特格。

骑在成人肩膀上的一个小孩子？这就是她们的指挥官？

「苏亡人。」劳格诺喃喃说道。

欧德雷迪对海克说：「把这些囚犯带到附近，不要虐待她们。」

海克没动，特格点了点头，他这才礼貌地向俘虏们示意，让她们先向左边铺着地砖的区域走去。尊母都注意到特格的支配力，在遵从海克的引导时，她们都怒视着特格。

男人命令女人做事！

特格一只膝盖碰了碰斯特吉的脖子，他们就朝阳台走去，欧德雷迪跟在身边。这个场景似乎有些怪异之处，他仔细分辨了一下。他从高处观察过许多战场，多数时候都是从负责侦察任务的扑翼机上看的。这个阳台固定在空中，让他觉得身临其境。他们所站位置距下面的植物园大约一百公尺，多数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植物园内。许多人都是在最后的驱逐战丧命，尸体呈大字体瘫倒在地上，像是孩子离开时随意扔到一边的娃娃。他认出其中部分制服属于他的军队，感到一阵心痛。

我本来是不是能做点什么阻止这一切发生？

这种感觉他体验过很多次，他称为「指挥罪恶感」。但这一幕有所不同，不是任何战斗中都有的那种专属于战场的感受，而是一种不断困扰他的感觉。他觉得一部分原因在于这种园林式的场景，是更适合在花园中聚会的地方，现在却被古老的暴力形式撕得四分五裂。

小动物和小鸟们陆续返回，在被吵闹的人类入侵打扰得不得安宁后，如今偷偷摸摸，紧张地东躲西藏。长着长长尾巴的绒毛小生物在死亡士兵身边探头探脑地嗅着，接着又不知为什么惊慌失措地跳上了旁边的树丛。五彩斑斓的鸟儿从树叶的屏障后窥视着，或是在场地上一闪而过，只留下几道模糊的彩线般的身影，或是突然钻到树叶下躲起来，那身色彩就成了它们的保护色。身披羽毛的生物强化了这幅场景，它们试着恢复人类在观察时会误以为是安宁的那种不平静。特格不会犯这样的错。在他成为苏亡人前的生命中，他曾在荒野中长大，那段日子类似农场生活，但野生动物未经人类的驯化，那里并不宁静。

观察到了这些，他就察觉是什么在拉扯着他的意识：他们攻占了一座人员配备齐整的防御阵地，守卫人员武器精良，而战场上的人员伤亡极小。从进入堡垒后，他看不到任何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她们是被突然的袭击吓得一时手足无措吗？她们在太空中的损伤是另一回事——他能够「看见」对方舰船，这种能力确实带来了压倒性的优势。但这些建筑所处位置并非毫无准备，他们本来完全可以后撤一些，使进攻成本大幅增加。但尊母的抵抗突然间战线溃散，而现在依然没有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我以为是因为她们在灾难突发时手足无措，但我错了。

他扫了一眼欧德雷迪：「那边那个尊母，她下令停止抵抗了？」

「我是这么推测的。」

谨慎又典型的贝尼·杰瑟里特式回答。她同样在仔细观察眼前的情景。

她们的守军如此突然地扔掉了手中的武器，欧德雷迪的推测能合理解释吗？

他们为什么这样？是要防止更多的流血事件？

有鉴于尊母通常表现出的冷漠、淡然，这是不可能的。做出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问题像片阴云笼罩着他。

圈套？

想到这一层，他立刻想起了战场上的其他奇怪现象。通常都会出现的伤患呼救声一声都没听到，没有那些匆忙地跑来跑去，大喊着要求担架和医护人员到位的情景。他能够看到苏克医师在尸体间走动，至少这一幕是熟悉的，但他们检查的每具尸体都被留在当初倒下的位置上。

全部阵亡？没有伤患？

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在战场上感到恐惧没什么不寻常，不过他学会了如何解读。有什么事错得离谱。嘈杂的噪音，他视野中的事物，连空气中的味道都有了新的强度。他觉得自己的感官变得极度灵敏，像一只丛林中的掠食者，它了解自己的领地，但已经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入侵了它的地盘，必须找出来，以免猎手沦为猎物。他把周遭的环境重新标注到不同等级的意识层面上，同时也解读自己，寻找是什么模式促使他产生这种反应。斯特吉在他的身下颤栗起来，她一定感觉到了他的忧虑。

「这个地方感觉很不对劲。」欧德雷迪说。

他向她伸出一只手，要她噤声。即便是身处高塔，周围都是胜利的军队，他仍然感觉自己身处威胁之中，他的感官呐喊着向他发出警告，却无法显示出威胁来自哪里。

危险！

他很确定。这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让他很沮丧。他需要运用所有受过的训练，才能让自己不致陷入紧张的游离状态。

特格轻轻示意斯特吉转过身，向阳台门口站着的一位助手果断下达了一道命令。这位助手静静听着，然后跑着去执行了。他们必须拿到伤亡数字。伤亡比是多少？还有收缴的武器报告。十万火急！

他接着检查战场时，眼睛却捕捉到了另一件违反基本常识的问题，这令他很不安。倒下的人中，有些穿着贝尼·杰瑟里特制服，却几乎看不到血。你会合理预期战斗中的伤亡会显露大家同是人类的终极证据—那蔓延的鲜红，暴露在空气中后逐渐变暗，只要是目睹了惨状的人，记忆中很难抹去这幅情景。他还从未听说过没有流血的屠杀。在战争中，从来没听过的事往往都会带来极度危险。

他轻轻对欧德雷迪说：「她们还有我们没发现的武器。」

43

不要急于揭示判断结果，隐匿的判断往往更有力，可以引导反应，而这种反应的效果只有在改变已经太迟的时候才能感觉到。

—贝尼·杰瑟里特对新入会成员的建议



什阿娜闻到了远处虫子的味道：美蓝极的肉桂味，夹杂着火石和硫磺的苦味，那是伟大的拉科斯食沙者体内那片镶着水晶的炼狱气味。但是她之所以能感觉到这些微小的后代，只是因为它们的数量很多。

它们太小了。

今天的沙漠监测站一直很热，现在下午已经过半，内部的人工降温让她感觉心情舒畅。即使西窗一直开着，她老旧的卧室有温度调节设施，勉强还能忍受。什阿娜走到那扇窗边，望向窗外耀眼的沙粒。

凭着记忆，她知道今晚这里会有什么美景：干燥的空气中星光闪耀，微微照亮着沙波，直达远处漆黑的弯曲地平线。她回想起拉科斯的那些月亮，不由得心生怀念。仅有星星，无法满足她弗瑞曼基因中的渴望。

她曾把这看作暂时的歇息，她可以有些时间、有自己的地方想想女修会正在经历什么。

再生箱、赛博格，现在又发生了这件事。

她们分享了记忆之后，欧德雷迪的计划对她而言就不再是秘密。算不算一场豪赌？如果成功会怎样？

也许明天我们就知道了，到时候我们会变得如何？

她承认沙漠监测站有磁石般的吸引力，这里不仅是考虑结果的地方。今天的监测站骄阳似火，她曾在烈日下行走，向自己证明她仍然可以用她的舞蹈召唤沙虫，将情感化为行动。

安神圣舞。我的沙虫语。

她在一座沙丘上跳起苦行僧的狂舞，直到最后饥饿动摇了她的记忆入定。到处都是小小的沙虫，警惕地大张着嘴，让人不禁记起那一圈晶牙内的火焰。

但为什么会这么小？

调查人员的话有些道理，却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是潮湿的缘故。」

什阿娜忆起沙丘的巨型沙胡罗，「沙漠老人」，大到足以吞下香料处理机，环形体表如钢铁般坚硬。在自己的领域它们是主人，在沙中它们是神灵，是魔鬼。站在窗前，她感受到了它们的潜力。

暴君为什么选择在沙虫体内共生？

那些小小的沙虫承载着他无尽的梦境吗？

沙鳟在这片沙漠上栖息。将它们作为新的皮肤，接受它们，她就可能会追随暴君的路。

变形。分裂之神。

她知道这种诱惑。

我敢吗？

那段最后的无知岁月涌上她的心头—那时候她刚满八岁，正是沙丘上的宜嘉月。

不是拉科斯。是沙丘，我的先祖是这样叫它的。

现在也不难记起她那个时候的样子：皮肤黝黑的细瘦孩子，棕色的头发被晒得有些斑驳。这位美蓝极猎手（那是孩子的任务）和童年伙伴们一起跑进开阔的沙漠。记忆中这种感觉多么珍贵。

但记忆有阴暗的一面。集中注意力到鼻孔里，一个小女孩发现了强烈的气味—香料预菌体！

香料喷发！

美蓝极大爆发引来了魔鬼，没有沙虫能抵御其领地内香料喷发的诱惑。

都吃光好了，暴君，吞掉那个我们称为「家」的破烂的棚屋聚居地，吃了我所有的朋友和家人。你为什么独独留下我？

多么剧烈的怒火在焚烧着那个纤细的孩子啊。她所爱的一切都被一条巨大的虫子带走了，这条虫子却拒绝了她想要葬身在它火焰里的企

图，反而把她带到了拉科斯祭司的手里，接着又被带给了贝尼·杰瑟里特。

「她和沙虫说话，它们放过了她。」

「那些放过我的，我不会放过它们。」当初她是这样告诉欧德雷迪的。

现在欧德雷迪知道我必须做什么了。你没办法压抑野性，达尔。现在我敢叫你达尔了，因为你就在我的脑海中。

没有回应。

这些新的沙虫体内也带着雷托二世意识的珍珠吗？她的弗瑞曼祖先坚持这种说法。

有人递给她一个三明治。是瓦莉，高级侍祭助手，她现在担任沙漠监测站的指挥官。

欧德雷迪提拔我进议会的时候，是在我的坚持下，瓦莉才得以担下指挥官的重任。不只是因为瓦莉学会了我对于尊母性束缚技能的免疫力，也不是因为她总能敏锐地察觉我的需求，是因为我们说着同一种秘密语言，瓦莉和我。

瓦莉的大眼睛再不是她的灵魂之窗，它们已经蒙上了一层屏障，显示出她已经知道如何阻挡刺探情报的凝视眼光。她眼中浅蓝色的色素清晰可见，如果她能通过香料之痛，很快就将全部变成彻底的蓝色。瓦莉几乎可以算是有白化症，按育种计划的要求来看，基因谱系的可靠性也值得商榷。她的皮肤更证实了这种判断：苍白且布满雀斑，让人觉得这皮肤的表面是透明的。人们会注意的不是皮肤本身，而是皮肤下面的东西：无法抵抗沙漠太阳的粉色血肉。只有在这个阴凉的地方，瓦莉才能把她那敏感的皮肤暴露在质疑的眼光之下。

为什么选这样的一个人来指挥我们？

因为对于我要做的事来说，她是我最信任的人。

什阿娜心不在焉地吃了三明治，同时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沙漠的景致上。未来整颗圣殿星都会变成这样。另一颗沙丘？不……类似但不完全一样。我们在这个无限的宇宙中创造了多少这样的地方？这是毫无意义的问题。

远处变幻莫测的沙漠出现了一个小黑点，什阿娜眯起眼睛看去，是

扑翼机。黑点逐渐变大，然后又小了。它在沙地上逡巡，检查着四周的情况。

我们在这里创造的到底是什么？

她看着慢慢侵占大地的沙丘，感到的是骄傲自大。

瞻仰我的杰作吧，渺小的人类，绝望吧。

但是是我们促成了这件事，我的姊妹和我。

是吗？

「我感觉热气中有种新的干燥感。」瓦莉说。

什阿娜同意她的说法。无须多说，她走到大型工作台前，她可以趁着日光研究铺在台子上的地形图：地形图上按她的设计插着小小的旗子，图钉上还连着绿色的线。

欧德雷迪曾经问过：「这真的比投影要好吗？」

「我需要那种可以触碰的感觉。」

欧德雷迪接受了她的观点。

投影很乏味，它没有一点土地的气息，你没法把手指放在投影上说：「我们要去那里。」投影上的一根手指等同于空气中的一根手指。

用眼睛看永远都不够。必须用身体去感受世界。

什阿娜发觉有男性汗液刺鼻的气味，筋疲力尽、大汗淋漓后的霉味。她抬起头，看见一个深色皮肤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姿势傲慢，表情也很傲慢。

「哦，」他说，「我以为你会是自己一个人呢，瓦莉。我过一会儿再来。」

他用一种仿佛能把人看穿的眼神盯了一眼什阿娜，然后走了。

有很多事情，必须由身体感觉到才能了解。

「什阿娜，你为什么回来这里？」瓦莉问。

你在议会那么忙，到这里要找什么？难道你不信任我？

「我来这里思考一下，还有什么事是护使团需要我做的。她们看到了一件武器—沙丘的神话。有几十亿人向我祷告：『与分裂之神交谈的神圣之人啊。』」

「几十亿这个数字还不够。」瓦莉说。

「但它符合女修们在我身上看到的力量。那些崇拜者相信我和沙丘

一起死去了，我变成了『被压迫者神庙中强大的魂灵』。」

「比一个教团还强大？」

「瓦莉，如果我出现在那个等待着我的宇宙中，身边有一只沙虫，会发生什么事？我的一些同侪满脑子都是这念头，她们觉得这种事可能发生，让她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同时却又疑虑重重。」

「我能理解她们的疑虑。」

确实如此。穆阿迪布和他的暴君儿子正是将这种宗教植入释放到了毫无戒心的人类当中。

「她们究竟为什么要考虑？」瓦莉坚持说。

「如果有我做重要的支点，她们就能用这根杠杆撬动整个宇宙！」

「但是她们怎么能控制这股力量？」

「问题就在这里。有些事情的不稳定性根深柢固，难以更改。宗教从来都不能真正被人控制，但是有些女修认为她们可以引导以我为中心创建的宗教的方向。」

「如果她们引导的方向不正确呢？」

「她们说女人的宗教总是在更深处流动。」

「这句话正确吗？」她对高层的话提出了质疑。

什阿娜只能点头。他者记忆已经证实了。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的内部，生命会自我更新。」

「这就是全部原因？」她在公开质疑。

「女人经常背负着弱者的名声。人类对身在底层的人事物怀有特殊的同情。我是个女人，如果尊母想要我死，那么我必须得到祝福。」

「你的话听起来好像你和护使团有同感。」

「如果你是猎物之一，就会考虑任何可以逃跑的路线。人们崇敬我，我不能忽视那股潜在力量。」

也不能忽视危险。所以在受到尊母压迫的一片黑暗中，我的名字变成了一盏闪亮的明灯。让这盏明灯变成熊熊大火将会多么容易！

不……她和邓肯想出的计划更好。从圣殿逃脱。这颗星球不仅是这里居民的死亡陷阱，对贝尼·杰瑟里特的梦想而言也一样。

「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来这里。也许我们再也不会被猎杀了。」

「也许？」

「但是为什么是现在？」

我不能公开说明，否则看门狗就会知道。

「我对那些虫子很着迷。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一位先祖曾带领人们迁到沙丘。」

这点你还记得，瓦莉。有一次我们曾经在沙地上说过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来拜访了。

「我记得你说她是个纯正的弗瑞曼人。」

「还是位禅逊尼大师。」

我也将引领我自己的迁徙，瓦莉。但我需要那些沙虫，只有你能提供的沙虫。而且必须快，交叉点的报告也在催促着一切要加速进行。第一批航舰很快就将返回，就在今晚……或者明天。我很害怕他们带来的消息。

「你还有兴趣带几条虫子回中枢，以便你就近研究吗？」

哦，是的，瓦莉！你记得。

「可能会很有趣。我没多少时间做这样的事，但我们能得到的任何知识都可能会产生帮助。」

「那边可能对它们来说有些太潮湿了。」

「平台上无现星舰的巨笼可以改造成沙漠实验室。有沙子，也有可控的气候环境。将第一条沙虫带过来的时候，它就具备那些基本条件了。」

什阿娜看向西窗：「日落了，我想再下去在沙子上走走。」

第一批航舰今晚会返回吗？

「好的，圣母大人。」瓦莉站到一边，让出通往门口的路。

什阿娜边走边说道：「沙漠监测站很快就需要搬迁。」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什阿娜从社区边缘的拱形街面上出现时，太阳正落到地平线之下。她阔步走进星光下的沙漠，如同儿时那样用她的感官探索。啊，空气中浮动着肉桂精华的味道，沙虫就在附近。

她暂停了一下，转向东北方向，背对着最后一抹余晖，把手掌平放在眼睛的上下，这是弗瑞曼人的古老方法，能够限制视野和光线。她从

水平的框架内望出去，从天空落下的一切都必须经过这狭窄的缝隙。

今晚？他们天黑后就会来，这样可以延后解释的时间。有一整晚的时间用来思考。

她以贝尼·杰瑟里特的耐心等待着。

一道火焰的弧线在北面的地平线上方划出一道细线。又一道，又一道。它们降落的位置正是降落平台。

什阿娜感觉她的心跳在加速。

他们来了！

他们会给女修会带来什么消息？回来的是凯旋的勇士还是难民？从欧德雷迪计划的演变来看，这两者也许没什么太大区别。

她在早晨到来前就会知道。

什阿娜放下双手，发现自己在颤抖。她深呼吸，念起制惊祷文。

不久后，她走在沙漠上，用记忆中沙丘特有的步伐走在沙漠上。她几乎快忘了该怎么拖行双脚，就好像脚上增加了额外的重量一般。很少用到的肌肉也被唤醒，但一旦学会这种随机行走法，就永远也不会忘记。

曾经，我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我还会再次这样行走。

如果看门狗发现了这种想法，可能会对她们的什阿娜心生疑虑。

她想，这是她自己的失败。她已经变得适应了圣殿的节奏，这颗星球曾以地表之下的层面与她对话，她能感受到土地、树木、花朵和每个成长中的生物，就好像它们都是她的一部分。而现在，圣殿上有着令人不安的运动，这种语言仿佛来自另一颗星球。她感觉到沙漠在改变，而这种改变使用的也是陌生的语言。沙漠，不是全无生命，而是以一种与曾经草木苍翠的圣殿完全不同的方式在活着。

生命更少，但更浓烈。

她听到沙漠的声音：小小的生物在沙上滑行，昆虫唧唧咯咯地鸣叫，头顶上狩猎的翅膀发出沙沙声，还有沙地上最快的扑通声——小更格卢鼠，那是期待沙虫会再次统治这里的人们带来的。

瓦莉会记得将来自沙丘的动植物送过去的。

她在一座稍高些的沙坎上停下脚步。在她面前，黑暗模糊了边界，那是一片陷入静止的海洋，一朵阴影形成的浪花拍打在这片不断变化的

暗影滩上，一望无垠的沙漠之海。它的起源很遥远，而它要去的地方比这里更加陌生。

如果我能做到，我将带你去那里。

夜晚的微风吹来，这是从干旱的陆地向更湿润的地方奔跑的风，在她身后拂起一层沙尘，落在她的脸颊和鼻子上，风吹过，撩起了她的发梢。她被此时此景触动，很伤心。

本来可能是另一副样子的。

已经不再重要了。

现在的样子——它们才更重要。

她深深吸了口气。肉桂的香味更浓了。美蓝极。香料和沙虫都在附近，沙虫知晓她的存在。还要多久，空气才能足够干燥，让沙虫们可以长成庞然大物，开始取得它们曾经在沙丘上那样的收获呢？

那颗星球和那片沙漠。

她把它们视为同一首史诗的两半，就像贝尼·杰瑟里特和她们所服务的人类，是相匹配的两半。一方被消除，剩下那个就只是失去目的的空洞。虽然说不至于生不如死，但只会毫无目的地游荡。尊母获胜可能就会带来这种威胁，成为被盲目的暴力所瞄准的目标！

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宇宙中变得盲目。

这就是暴君让女修会存留的原因。

他知道他只给了我们道路，却没有告诉我们该去向何方。他恶作剧般留下纸片让我们追着跑，最后却突然没了线索。

不过他本身可以算个诗人。

她回忆起他那达艾斯巴拉特的〈记忆诗篇〉，那是贝尼·杰瑟里特保存的一点残存纪念品。

为什么我们要保存那首诗？为了我现在能用它填满我的大脑？为了暂时忘记我明天可能会面对的事情？

诗人美妙的夜晚，

被无瑕的星星盛满。

猎户座仅一步之遥。

他的凝望，洞察一切，

标记我们的基因，永恒久远。

拥抱黑暗与凝视，

在余晖中蒙上双眼。

这就是贫瘠的永恒！

什阿娜猛地发觉她赢得了一个可以成为终极艺术家的机会，这种感觉满溢，在她面前的是全新的空白表面，在那里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尽情创作。

一个不受限制的宇宙！

在她童年时期第一次接触贝尼·杰瑟里特的目标时欧德雷迪说过的话，现在又在她脑海中响起：「什阿娜，我们为什么这么看重你？其实真的很简单。在你身上，我们看到了期待已久的东西。你来了，我们看到它发生了。」

「它？」我那时是多么天真！

「地平线上升起的新事物。」

我的迁徙将去寻求那新事物。但是……我必须找一颗有月亮的星球。

从某种角度看，宇宙是布朗运动，你无法在元素层面预测任何事情。穆阿迪布和他的暴君儿子关闭了运动发生的云室。

——《伽穆故事集》



这段时间默贝拉的体验很不协调。一开始她深受困扰，她会以多重视角看着自己的生活。是交叉点上的混乱事件激发了这种感觉，似乎有太多事情一下子涌来，杂乱无章又必须立刻处理，让她一时手忙脚乱，就算返回圣殿，情况也没有好转。

别说我没警告过你，达尔。我说她们可能会让我们转胜为败。看看你扔给我的烂摊子！我尽力了，能救这么多已经很幸运了。

内心的抗议让她一直沉浸在这些把她推到了前台的事件里，如今她处在众人瞩目的位置，感觉却很糟糕。

我还能怎么办？

记忆显示斯特吉没流一滴血就重重地跌倒在地板上死了。这一幕在无现星舰的继视投影上播放过，像一齣虚构的戏剧。航舰指挥室投影仪的框架更增加了这种错觉，仿佛这不是真的正在发生的事，像是演员会站起来鞠躬一样。特格的摄影镜头蜂鸣着自动运行，不放过任何一幕，直到有人让它们再也发不出声音。

留给她的是一幅定格画面，余韵十分诡异：在尊母巢穴的地板上，特格成大字体倒在地上，欧德雷迪目瞪口呆。

默贝拉宣布她必须立刻赶赴现场时，引起了激烈的抗议。督察们很固执，直到她公开欧德雷迪这场赌局的细节并且质问：「你们想要这一切变成彻底的灾难吗？」

他者记忆里的欧德雷迪赢下了这场争论。但你从一开始就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不是吗，达尔？这就是你的计划！

督察说：「还有什阿娜呢。」她们给了默贝拉一架单人轻型运输机，把她一个人送去了交叉点。

虽然在抵达之前，她已经将自己的尊母身份传送了过去，等到了降落平台，事情还是很棘手。

她在一个仍在冒着烟的坑洞旁停下运输机，从飞机里走出来，一队武装尊母立刻拦住了她。那烟雾散发异域爆裂物的气味。

那也是大圣母的运输机被摧毁的位置。

带队的是位年迈的尊母，她的红色长袍上有些污点，一些装饰性花纹已经不见了，左肩有一块撕裂的痕迹。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某种干涸的蜥蜴，仍然有毒，仍然会咬人，但她很大程度上是靠快要耗竭的愤怒支撑着行动，实际上她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精力。杂乱的头发就像刚挖出来的姜块表皮。她体内住着恶魔。默贝拉看见它用橘色光斑闪耀的眼睛窥探着。

尽管有整支小队支持着这位年老的尊母，她们两人还是彼此面对面，仿佛被隔离在运输机下的两头野生动物，小心翼翼地彼此嗅探，试着判断彼此的危险程度。

默贝拉仔仔细细地看着这位老妇。这只蜥蜴会迅速弹出一点舌头，测试这里的氛围，发泄自己的情绪，但她对此事十分震惊，不得不按下性子听听默贝拉的话。

「我是默贝拉。我在伽穆被贝尼·杰瑟里特俘虏了。我是霍穆团的好手。」

「你为什么穿着女巫的长袍？」年老的尊母和她的小队都摆好了姿势，准备痛下杀手。

「我已经学会了她们能教授的一切能力，现在我要把这个宝藏带给我的姊妹。」

老妇对她上下研究了一番：「没错，我知道你们这类人。你是个洛克那边来的人，我们为伽穆计划选出来的。」

她身后的小队稍稍放松了些。

「你不是乘那架轻型运输机大老远飞过来的吧？」这位老妇人责问道。

「我是从她们的一艘无现星舰上逃出来的。」

「你知道她们的老巢在哪里吗？」

「知道。」

这位老尊母咧开嘴笑了：「还真棒！你真是块宝！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你非得问吗？」

老尊母考虑了一下。默贝拉能够读懂她脸上所表现出的想法，就像是在说：我们从洛克带回来的这些人—很致命，她们所有人都是。她们可以用手、脚，或者任何身上能动的部位把人杀死。她们应该每个人都戴上个标志：「任何部位都很危险。」

默贝拉从运输机的位置走远了一些，每个动作都展现着结实身体所体现的优雅，那是她身份的标志。

速度和肌肉，姊妹。小心点。

小队中的一些人往前推进，显得有些好奇。她们热切地问些圣母和尊母异同的问题，有些默贝拉不得不巧妙地避而不答。

「你杀了许多女修会的人？她们的行星在哪里？资源丰富吗？你在那里是不是和很多男性交配，然后让他们为你服务？你是在伽穆接受的训练？」

「我在伽穆接受了第三阶段训练，跟随哈卡受训。」

「哈卡！我遇见过她。你认识她的时候，她左脚就受伤了吗？」

她还在试探我。

「是右脚，她受伤的时候我就和她待在一起！」

「哦，对，是右脚，我现在想起来了。她是怎么受伤的？」

「踢一个不良少年的屁股，结果他的屁股口袋里放了一把尖刀。哈卡气坏了，就把他给杀了。」

小队里的人哄堂大笑。

「我们要去见大尊母。」这位老尊母说。

代表我已经通过了初步检查。

不过，默贝拉感觉到了她的态度有所保留。

为什么这个霍穆高手穿着敌人的长袍？而且她看起来有种奇怪的表情。

最好立刻面对那位大尊母。

「我接受了她们的训练，她们也接受我了。」

「这些蠢货！她们真的接受了吗？」

「你是在质疑我的话吗？」回到老样子，采用容易发怒的尊母行为模式是多么容易。

老尊母大为恼怒。她没收回傲慢的态度，却向她的小队做了一个警告的表情。她们所有人都花了点时间来消化默贝拉的话。

「你变成了她们中的一员？」她身后有人问道。

「否则我要怎么盗取她们的知识？都听着！我可是她们那位大圣母亲自教出来的学生。」

「她教得好吗？」还是身后那个挑衅的声音。

默贝拉辨认了一下那个提问的人：身处中层，野心勃勃，急于得到别人的注意和提拔。

这就是你的末日，焦躁不安的家伙。没有你对宇宙没什么损失。

她一招贝尼·杰瑟里特虚晃，如羽毛一般飘向对手，让对手落到了攻击范围内。接着是霍穆式的踢腿，她们都认得出来。提问的人已然倒在地上死了。

贝尼·杰瑟里特与尊母能力的结合，你们都应该见识见识它能有多危险，然后再躲在一边羡慕好了。

「她把我教得很好，」默贝拉说，「还有别的问题吗？」

「呃！」老尊母说。

「怎么称呼你？」默贝拉问。

「我是高级女爵，霍穆的尊母。她们叫我艾尔佩克。」

「谢谢你，艾尔佩克。你可以叫我默贝拉。」

「我很荣幸，默贝拉。你给我们带来的财富真是宝贵。」

默贝拉用贝尼·杰瑟里特的警惕技巧将她研究了一阵，然后冷漠地笑了笑。

还在互通姓名！你穿着红色长袍，把自己标榜成大尊母身边的有力人物，但你可知道你刚刚把什么带入了你的圈子吗？

小队成员仍然处在震惊的情绪中，都警惕地看着默贝拉。她的敏感度已经今非昔比，自然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学姊学妹」关系网那一套在贝尼·杰瑟里特中从来没发挥过多少作用，但尊母的圈子大不一样。意

识并流中的一片赞同声把她逗乐了。能量的转移多么微妙：正确的学校、正确的朋友、毕业，然后就会转移到权力之阶的第一层──全都由亲戚和她们的关系人加以引导，互相支持，形成联盟，包括婚姻。意识并流告诉她，那条路通向深渊，但是在阶梯之上的那些人，那些手握大权的人，从来不会担忧什么。

今天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艾尔佩克就是这么看我的。但她看不出我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只知道我很危险，但是有潜在的用处。

默贝拉一只脚点地，慢慢地转过身，研究着艾尔佩克的小队。队里没有被束缚的男性，这项任务过于敏感，只能交给信任的女人来做。很好。

「现在，你们都听我的，你们所有人。如果你们对姊妹们还存有忠诚，就会以我带回来的东西为荣，我打算把它当作礼物送给那些值得我信任的人。当然，我还得看你们的表现判断你们忠诚与否。」

「大尊母会很高兴的。」艾尔佩克说。

但是默贝拉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大尊母并没有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

默贝拉认出了这座高塔。现在几乎是日落时分，但斯特吉的尸体仍然在当初倒下的位置。特格的一些专家被杀了，多数都是操控摄影机的成员，身兼他的护卫。

对，我们尊母不喜欢别人监视我们。

她发现特格还活着，但是他被人用魃迦藤绑住，被不屑地推到了角落里。最令人惊奇的是，欧德雷迪没有被剥夺行动，就站在大尊母身边。这代表轻蔑。

默贝拉觉得她曾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很多次──尊母胜利后的创伤：一堆敌人的尸体就这样被弃置在他们当初倒下的地方。尊母用不流血的武器攻击，迅捷又致命，此时屠杀已经没有必要，因此这种杀戮是典型的邪恶。这种致命的逆转让她不寒而栗，她强行压下了这段记忆。没有任何警告，只有军队整排整排地倒下──一种骨牌效应，使得幸存者们震惊不已，而大尊母显然很享受这种冲击。

大尊母看着默贝拉说道：「这就是你说的以你的方式训练的那个无礼的丑妇？」

欧德雷迪几乎要对这种描述笑出了声。

无礼的丑妇？

贝尼·杰瑟里特会毫无敌意地接纳她。而眼睛湿黏的大尊母此时面对着进退两难的境地，而且无法召唤那无须流血就能杀人的武器。这是非常微妙的权力平衡。尊母间激动的对话已经显示了她们的问题。

她们所有的秘密武器都已经耗尽，且无法重新装弹，她们被驱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失去了弹药。

「我们最后的武器，却被浪费了！」

劳格诺自认高人一等，如今却被迫面对另一种战斗。她刚刚听说默贝拉可以用一种可怕的轻松写意杀死一位精英。

默贝拉对大尊母的随从投去打量的一瞥，评估她们的潜力。当然，她们已经意识到了当前的情况。这情景似曾相识。她们投什么票？

保持中立？

有些人很警惕，所有人都在观望。

她们预期会有什么转移注意力的事。只要权力继续向她们的方向流动，谁胜利就无所谓了。

默贝拉从邓肯和督察那里学会了如何处理眼前的情景，她让自己的肌肉放松，保持准备战斗的姿态。她觉得镇定自若，仿佛此时她就站在锻炼厅，演练着自己的反应。即便是做出反应之时依然头脑清晰，欧德雷迪早已让她为这一幕做好了准备，她知道她正是按计划行动的——不管是心理、身体和感情上都是如此。

先发声。让她们先尝尝胆战心惊的滋味。

「我知道你对贝尼·杰瑟里特的评价相当差。这些女人已经听过太多次你那些自以为是的观点了，岂止是无聊。」

她控制嗓音，让这句话以严厉呵斥的语调发声，这种语调让劳格诺的眼里现出了橘斑，也让她一动不动。

默贝拉还没说完：「你自觉强大又聪明。有一样就可以生出另一样，嗯？真是个白痴！你只是个手段高明的骗子，自欺欺人而已。」

面对这种攻击，劳格诺仍然一动不动，她身边的人开始陆续躲开，空出了一片空间，仿佛在说「她是你的了」。

「你们的谎言说得流畅无比，但无法掩盖其本质。」默贝拉说着，

用轻蔑的眼神扫过劳格诺身后的那些人，「就像我在他者记忆里认识的那些人一样，你们走上了一条灭绝之路，问题是你们如此可憎地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走向死亡。结局已经无法避免，不过，哦，过程是多么无聊。而你胆敢叫自己大尊母！」她把注意力转回劳格诺身上，「你的一切就是个粪坑。你没有品格。」

劳格诺无法忍受这样的羞辱，她发动了攻击，左脚以几乎肉眼难辨的速度刀一般向外砍去。默贝拉如同抓住风中的落叶般擒住了她的脚，顺着惯性的走势，把她猛地甩了出去，劳格诺的身体仿佛一根猛力挥动的棍子，一头撞到地板上，脑浆迸裂而死。默贝拉没有丝毫停顿，她脚尖点地，整个身子旋了起来，左脚将站在劳格诺右侧的尊母的头几乎砍了下来，右手顺势将劳格诺左边尊母的喉咙一击而碎。一切都只不过在两次心跳间发生又结束了。

默贝拉心跳平稳、大气不喘地检查着现场（为了表现这是多么轻松，姊妹们），她体验到了周围的震惊，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不可避免之事。欧德雷迪躺在艾尔佩克身前的地板上，显然艾尔佩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的立场。欧德雷迪脖子扭曲的姿势和身体瘫软的模样显示出她已丧命。

「她刚才试图要干预。」艾尔佩克说。

艾尔佩克杀了个圣母，她期待默贝拉（现在已经证实，她确实是我们的姊妹！）为她鼓掌，但默贝拉的行动不如预期。她跪在欧德雷迪身旁，头抵着尸体的头，就那样待了很久很久。

幸存的尊母们面面相觑，但是没人敢动。

这是怎么回事？

但她们被默贝拉恐怖的能力吓得无法动弹。

收取了欧德雷迪最近的经历，将所有新的记忆与之前分享的记忆合而为一后，默贝拉站起身。

艾尔佩克在默贝拉的眼里看到了杀气，在试图自卫前，她不禁后退了一步。艾尔佩克本身也很危险，却无法与这个穿着黑袍的恶魔相提并论。和刚才夺去劳格诺及其助手的生命一样，其他尊母带着同样的震惊，一切突然发生，又突然结束了，一脚封喉。艾尔佩克横尸在欧德雷迪身上。

默贝拉再次打量幸存者，然后站了一会儿，低头看着欧德雷迪的尸体。

完成这些事的人，可以说是我。但达尔，还有你也是！

她摇摇头，努力接受这样的结果。

欧德雷迪死了。大圣母万岁！大尊母万岁！愿天堂护佑我们所有人。

然后她把注意力转回目前必须做的事情上。这些死亡留下的是难以还清的血债。默贝拉深吸了口气。这是另一个戈耳狄俄斯之结。[8]

「释放特格，」她说道，「尽快将这里打扫干净。来人，给我拿一套合适的长袍来！」

这是大尊母在发号施令，但那些迫不及待遵从命令的人在她身上还感受到其他人的存在。

有人为她拿来一套红色长袍，上面用苏石绣着精美龙纹，那个人手捧长袍，在离她有一点距离的地方恭敬地站着。她身材高大，骨架粗壮，方脸，眼神残忍。

「帮我先拿着，」默贝拉说，当这个女人想趁着接近的机会攻击她的时候，默贝拉狠狠地把她摔了出去，「再试试看？」

这次再没花招了。

「你是我议会的第一个成员，」默贝拉说道，「名字？」

「安吉莉卡，大尊母。」看！我是第一个用正确的头衔称呼你的。奖赏我。

「我给你的奖励就是提拔你，还有允许你活着。」

这是非常符合尊母的恰当回应，她只能接受。

特格边揉着手臂边来到她面前，魃迦藤勒得很深，有些尊母试图警告默贝拉：「您知道这个人能—」

「他现在为我服务。」默贝拉打断了她，然后她以欧德雷迪的嘲讽语气说道：「对不对，迈尔斯？」

他给了她一个悲伤的微笑，一个老人顶着一张孩子的脸：「很有意思的时刻，默贝拉。」

「达尔以前很喜欢苹果，」默贝拉说，「别忘了这点。」

他点点头。把她送回一座果园墓地。这不表示珍贵的贝尼·杰瑟里特

果园可以再在沙漠中存活多久。可尽管如此，在能够做到的时候，有些传统还是值得延续下去。

8

戈耳狄俄斯之结：极为棘手的难解问题，需用直截了当且非常规的方法才能解开。—编注

45

从神圣意外中能学到什么？要灵活、要坚强、要做好改变的准备，做好迎接新事物的准备。收集众多经历，再以我们坚定的信仰去做出判断。

——忒莱素教义



按照特格原定的时间表，默贝拉挑选与她随行的尊母，回到了圣殿。她知道会遇到问题，预先发送了讯息，为解决这些问题铺平了道路。

「我带了混合人来吸引驯兽师。尊母害怕在大离散中摧毁她们身心的生化武器，驯兽师也许就是源头。」

「准备把拉比和他的人安排在无现星舰内。要尊重他们的秘密。把护舰雷都清除掉！」（由一位督察信使负责保管这一讯息。）

她很想要她的孩子们，但那不符合贝尼·杰瑟里特的行为。有一天……也许。

返回后，她立刻就让邓肯来陪她，这让尊母们很困惑。在这点上，她们和贝尼·杰瑟里特一样令人不悦：「一个男人有什么特别的？」

他已经没理由再留在舰上，但他拒绝离开。「我还有一幅精神拼图需要完成：无法移动的一个棋子、非比寻常的行为，以及他们梦想中的参与意愿。我必须找到极限，测试一下。这一块不见了，但我知道如何找到。跟上节奏，不要思考，动手去做！」

这毫无道理。她迁就他，不过他已经变了。这个新邓肯有种稳定性，她接受了这点，把它当成是自己的挑战。但他有什么权利自鸣得意？不……不是自鸣得意。更像是平和地接受了一项决定。但他拒绝分享！

「我学会接受一些事，你必须也这样。」

她不得不承认，这正是对她现在所做事情的恰当描述。

回来的第一天早上，她在黎明时分就起床进了工作室。她穿着红色的长袍，坐在统御大圣母的椅子上，召来贝隆达。

贝尔站在工作台的一端。她知道了。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变得很清楚。欧德雷迪也强加给她一笔债，于是她沉默着估算她必须如何偿还。

为这位统御大圣母服务，贝尔！那就是你偿还的方式。在档案纪录上对这些事件做任何增减变化都无法让人们正确评价她们。需要的是行动。

贝隆达终于开口了：「唯一能和这次相比的危机就是暴君降临。」

默贝拉尖锐地回应道：「管住你的嘴，贝尔，除非你有什么有用的事要说！」

贝隆达平静地接受了训斥（非典型回应）：「达尔一直计划做改革。这就是她所期望看到的吗？」

默贝拉的语气缓和了些：「我们等一下再重新考虑古代史。这是个新开端。」

「坏消息。」这才是原来的贝隆达。

默贝拉说：「让第一组人进来。小心点，她们是尊母的高级议会成员。」

贝尔转身走了，去执行她的命令。

她知道我完全有权坐在这个位子上。她们都知道。不需要投票，也没有投票的「余地」！

她从欧德雷迪那里学到了历史上的政治艺术，如今是时候派上用场了。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你必须显得自己很重要。凡经过你手的决定都不应该是小事，也有例外，就是在你想悄悄给一些人一点『恩惠』，以换取忠诚的时候。」

每份奖励都来自高层。这对贝尼·杰瑟里特来说不是什么好策略，但走进工作室的这组人不一样，她们所熟知的大尊母永远高高在上，是施舍别人的角色；她们会接受「新的政治需要」。暂时会接受。没什么是永久的，对于尊母来说更是如此。

贝尔和看门狗知道她要一段时间才能理出头绪。即使拥有强化了的

贝尼·杰瑟里特技能亦然。

她们所有人必须极其严格地关注她。而且首要任务是保持眼光既敏锐富洞察力，又纯真不带缺省立场。

那就是尊母丢掉的事物，我们必须恢复，以免它们逐渐消失在「我们」所属的背景中。

贝隆达引领议会成员进入，然后默默离开。

默贝拉等着她们都坐好。她们人员复杂，有些人野心勃勃，渴望得到至高权力。安吉莉卡在那里笑得很得意。还有些人在观望（目前甚至还不敢抱有希望），收集着她们能得到的信息。

「我们的组织行事愚蠢，」默贝拉谴责说，她注意到有些人听了变得怒气冲冲，「你们差一点就杀了那只鹅！」

她们没明白。她解释了一下寓言故事，她们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最后她补充说：「你们难道还没意识到，我们有多么需要这里的每一个女巫吗？我们比她们数量多太多，以至于她们每个人都承载着巨大的教学负担！」

她们考虑了一下，虽然痛苦，但还是被迫勉强接受了，因为这是她说的。

默贝拉清楚定调了整件事：「我不仅是你们的大尊母……有人质疑这点吗？」

没人质疑。

「……而且我也是贝尼·杰瑟里特的统御大圣母。她们除了确认我的地位也别无他法。」

有两个尊母开始抗议，默贝拉干脆俐落地打断对话：「不！你们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将你们的意志强加给她们，所以最后就会变成不得不把她们全部杀光。但她们会遵从我的命令。」

那两个人还是嘟嘟囔囔，她厉声制止：「与我从她们那里获取到的相比，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可怜的弱者！有人要挑战这点吗？」

没人挑战，但橘色光斑说明了一切。

「你们是对自己可能变成什么一无所知的孩子，」她说，「你们想毫无防备地回去面对幻脸人吗？你们想变成植物人？」

这句话引起了她们的兴趣。她们习惯年长指挥官的这种语气，现在

则是内容抓住了她们的心。很难接受如此年轻的……尽管如此……也考虑到了那些她做过的事。想想她是如何对付劳格诺和她的助手！

默贝拉看出她们喜欢这个诱饵。

肥料。这群人将带着它离开。混合的活力。经过了培育，我们将变得更加强壮，然后开花。接着去播种？最好不要沉溺在那件事上。在尊母几乎都成为圣母之前，她们不会懂得。等成了圣母，她们会像我当初一样愤怒地回想，我们怎么能那么愚蠢？

她在议员的眼神中逐渐看到了屈服。接下来会有段蜜月期，尊母将会是糖果店里的孩子。她们渐渐才会清楚地看见那些不可避免的事物，然后就会被困住。

就像当初我被困住一样。不要去问神谕你能得到什么，那是陷阱。当心会真的说出预言的人！你想要三千五百年的厌倦乏味吗？

她内心的欧德雷迪提出了反对意见。

给暴君一点正面评价吧，不可能全都只有厌倦乏味。更像是宇航领航员精挑细选穿过折叠空间的路线，只是这次是黄金之路。一位厄崔迪族人为你的生命付出了代价，默贝拉。

默贝拉感到了沉重的负担。暴君的付出重压在她肩上。我没要求他为我这么做。

欧德雷迪不会放过这个劝说她的机会。不管怎样，他还是做了。

对不起，达尔。他付出了代价。现在，到我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你终于是一名圣母了！

议员在她的注视下躁动不安起来。

安吉莉卡被推选为代表替她们发言。毕竟，我是第一个被选中的。

当心这人！野心勃勃的火焰在她的眼里熊熊燃烧。

「您希望我们对这些女巫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话一出口，她突然惊觉自己太鲁莽了。大尊母现在不也是个女巫吗？

默贝拉轻声说道：「你们要忍耐，不管怎样不能用暴力对待她们。」

默贝拉的温和口吻使安吉莉卡大胆了起来：「那是大尊母的决定，还是——」

「够了！我可以用你们血洗这间屋子！想试试吗？」

她们不想试。

「那如果我说是统御大圣母在说话呢？你就会问我是不是有政策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会说：政策？啊，是的。不重要的事情是有政策的，比如昆虫侵袭。不重要的事情需要有政策指引。对于那些看不出我决定中的智慧的人，我不需要政策。我很快就会处理掉你们这类人。在你还不知道自己已禁受伤的时候就已经死了！那就是我对垃圾的反应。这间屋子里有垃圾吗？」

她们认得这种说话方式：这是大尊母的鞭子，而背后则是她信手杀戮的能力。

「你们是我的议会成员，」默贝拉说，「我希望能从你们身上看到智慧。最起码，你们要装作很明智。」

欧德雷迪幽默地表达同情：如果那是尊母发布和遵从命令的方式，贝尔就没必要做太多深入分析了。

默贝拉的思绪溜到了别处。我不再是尊母了。

从上一步进到下一步才是前不久的事，因此她发现装出尊母的姿态让她颇不自在。她所做的调整预示着她过去的姊妹也要经历同样的事情。这是个新角色，她并没有扮演好。他者记忆仿真了与这个新自己的长期关系。这不是神秘的变质，只是新的能力。

只是？

这种变化是很深刻的。邓肯意识到了吗？一想到他可能永远也看不透这个新的默贝拉，她就感觉很痛苦。

那是我对他爱的残余吗？

默贝拉从她的问题中抽身出来，她不想要知道答案。她觉得有什么在阻止她寻找答案，那是藏在她心底最深处的东西，她不想去挖掘。

有些决定是与爱冲突的，但我必须那么做。那些决定是为女修会下的，不是为我自己。那正是我的恐惧所指的方向。

她恢复了常态，还有事需要她立刻去做。她把议员打发走，向她们保证如果她们学不会克制的态度，必将遭致痛苦与死亡。

接下来，圣母必须学习一种新的外交手段：避免与任何人交好——即便是彼此之间也不行。随着时间流逝，这一点会愈来愈容易。尊母会慢慢融入贝尼·杰瑟里特的做法。总有一天将不再有尊母，只有提高了柔韧

度、增强了性知识的圣母。

默贝拉觉得自己一直被一些话所困扰，她曾听过这些话，但直到此刻才接受：「为了让贝尼·杰瑟里特生存延续，我们所做的事是没有极限的。」

邓肯会注意到这点，我没法对他隐瞒。他是位晶算师，不会死守着一个想法，不会一直觉得我还是那个经历香料之痛前的我。对他来说，开放思想就像我打开一扇门一样简单。他会检查他的那张网：「这次我抓到了什么？」

这就是发生在杰西卡女士身上的事？他者记忆把杰西卡的经历呈现在分享的基础上，就像一条穿插在经纬之间的丝线。默贝拉揭开了一点点，让自己在更古老的信息中遨游。

异端杰西卡女士？在任期间渎职？

就像欧德雷迪一头栽进大海一样，杰西卡一下陷入了爱河，由此产生的滔天巨浪几乎淹没了女修会。

默贝拉感觉这种记忆正带着她去往那些她不想去的地方。痛苦揪住她的胸口。

邓肯！哦，邓肯！她猛地把脸埋进手掌。达尔，帮帮我。我要怎么做？

永远也不要问你为什么是名圣母。

可我必须问！整个进程在我的记忆中清晰可见，而且……

那是个序列。把它想成因果会蒙蔽你的双眼，让你看不清整体格局。

道？

比道更简单：你在这里。

但是他者记忆不断往回延伸……

想像它是许多金字塔一紧密连接。

说起来容易！

你的身体还都正常吗？

我感到很受伤，达尔。你已经没有身体了，问这没有用……

我们只是占据着不同的小角落。我感觉到的痛苦不是你的痛苦，我的欢乐也不是你的欢乐。

我不想要你的同情！哦，达尔！我为什么要出生？

你出生就为了失去邓肯吗？

达尔，求你了！

所以，事实是你出生了，现在你知道光是出生远远不够。所以你变成了一个尊母。你还能做什么？还是不够？现在你成了一名圣母。你觉得那就够了？只要你还活着，就永远没有足够的时候。

你是在告诉我，我应该一直向着超越自己努力。

哼！不要以那个为基础去做决定。你没听到他说的话吗？不要思考，动手去做！你会选择轻松的路吗？你为什么要因为遇到不可避免的事情而感到难过呢？如果那就是你能够看到的全部，那就把你的目标限定在改善人种上！

该死！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怎么对你？

让我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自己和我以前的姊妹！

哪个角度？

该死！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你说，以前的姊妹？

哦，你很阴险。

所有的圣母都很阴险。

你从来就没停止过谆谆教导别人！

我是那样的吗？

我太天真了！还问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和我一样清楚。我们等着人类成熟。暴君只给了他们时间成长，但现在他们需要人照顾。

暴君和我的痛苦有什么关系？

你这个愚蠢的女人！你没通过香料之痛吗？

你知道我通过了！

那就不要再纠结于这么明显的事了。

喔……你这个婊子！

我更喜欢女巫。但每一个都比荡妇强。

贝尼·杰瑟里特和尊母的唯一区别就是市场。你嫁给了我们的女修

会。

我们的女修会？

你为权力生育！有区别吗？这和……

不要曲解，默贝拉！把你的目光放在生存延续上。

别告诉我说你没有权力。

我持有对人民临时的权威，为了存续大计。

又是存续！

在促进别人生存机会的女修会里存续。女修会就像怀了孩子的已婚妇女。

所以总归起来又跟生育有关。

那是你为自己所做的决定：家庭和使家庭团结在一起的东西。是什么满足生活，带来幸福？

默贝拉开始大笑。她放下双手，睁开双眼，发现贝隆达站在那里看着她。

「对于新圣母来说，和他者记忆交谈总是个诱惑。」贝隆达说，「这次是谁？达尔？」

默贝拉点点头。

「不要相信任何她们给你的东西。那是传说，你要自己判断。」

完全是欧德雷迪的话。透过死人的眼睛看那些早已不复存在的场景，真是场偷窥秀！

「迷失在他者记忆里几个小时都很稀松平常，」贝隆达说，「练习一下自我克制。确定好你自己的立场，一手扶好自己，一手别忘了掌控船舵。」

又来了！将过去的比喻应用到现在。他者记忆让每天的生活多么丰富。

「诱惑会过去的，」贝隆达说，「过段时间就变成没那么新鲜的老帽子了。」她把一份报告放在默贝拉面前。

老帽子！一手扶好自己，一手掌控船舵。光是惯用语就有这么多。

默贝拉向后靠在悬带椅上，扫读贝隆达的报告，突然想起自己正应了欧德雷迪的那句话：蜘蛛女王在我的网中心。目前这张网可能有点磨损，但它还在，依然在捕捉猎物以供消化。拉动其中一根蛛丝，贝尔就

会跑过来，预先绷紧了下颔。这拉动的词就是「档案部」和「分析」。

从这个角度去看贝隆达，默贝拉从欧德雷迪对自己的利用方式中看到了智慧，缺陷和优势一样有价值。默贝拉看完报告时，贝隆达还以那种独特的态度站在那里。

默贝拉意识到，在贝隆达眼里，所有唤她去提供意见的人都不及格，这种人会为了琐事造访档案部，必须纠正过来。无关痛痒的事，是贝隆达讨厌的东西。默贝拉发现这一点很有意思。

默贝拉一边欣赏着贝隆达郁闷的样子，一边掩饰着自己感到好笑的心态。与她打交道的方法是要谨慎。不需要从优势中再抽去什么。这份报告是简洁、观点中肯的典范。她几乎毫无修饰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所用文字恰好能够揭示出自己的结论。

「召唤我让你觉得很有意思吗？」贝隆达问。

她比以前更敏锐了！我召唤她了吗？我没说那么多字，但她知道我什么时候需要她。她在报告里说我们的姊妹必须是恭顺的模范。统御大圣母可以为形势做出任何改变，但其他的姊妹并非如此。

默贝拉碰了碰报告：「这是个起点。」

「那我们应该在你的朋友们发现摄影机中心之前开始。」贝隆达带着熟悉的信心坐进她的犬椅里，「塔玛不在了，但我可以叫什阿娜过来。」

「她在哪里？」

「在舰上。在大笼子研究一堆沙虫，说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学会控制那些虫子。」

「如果是真的，那很有价值。不要打扰她。司凯特利呢？」

「还在舰上。你的朋友们还没发现他，我们把他藏起来了。」

「继续保持。他是个不错的备用谈判筹码。还有，她们不是我的朋友，贝尔。拉比和他的那群人怎么样了？」

「住得很舒服，不过也很担心。他们知道尊母到这里来了。」

「把他们藏起来。」

「真神奇。你的声音虽然不一样，但是我好像听到达尔在说话。」

「那是你大脑里的回音。」

贝隆达居然笑了出来。

「现在，你需要在女修中散播这样的消息：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极度精致优雅，同时要表现出我们自己是值得羡慕和效仿的人。『你们尊母可能不会选择像我们这样生活，但是你们可以学习我们的优势。』」

「啊，原来如此。」

「这是所有权的问题。尊母是被物欲所支配的。『我想要那个地方，那件小首饰，那个人。』想要什么自己拿，尽管去使用，直到厌倦了为止。」

「与此同时，我们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欣赏沿途的风景。」

「我们的缺点也是这个。我们不轻易让自己付出，害怕爱和情感！过于沉着冷静也自是一种贪婪。『看到我有什么了吗？不跟着我走，你就不会拥有！』永远不要用那种态度对尊母。」

「你是在说，我们必须爱她们？」

「不然的话，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她们羡慕我们？那是杰西卡的胜利。当她付出的时候，毫无保留。有太多东西都被我们的做法所压制，一旦那种难以阻挡的感觉袭来，最后就变成把一切奉献出去。那是不可抗拒的。」

「我们没那么轻易妥协。」

「尊母也不比我们更容易妥协。」

「那正是她们的官僚主义出身在作祟！」

「然而，她们的作风像座训练场，可以学会选择阻力最小的道路去走。」

「你把我弄糊涂了，达……默贝拉。」

「我有说我们应该妥协吗？妥协会削弱我们，我们知道有些问题靠妥协是无法解决的，有些决定我们必须做，不管有多苦。」

「『假装』去爱她们？」

「这是个开始。」

「贝尼·杰瑟里特和尊母的结合，会是个血腥的组合。」

「我建议尽可能广泛地分享记忆。尊母还在学习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损失一些人。」

「这是战场上缔结的盟约。」

默贝拉站了起来，她想着无现星舰上的邓肯，想着上次她看见无现

星舰时的样子。它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在那里了，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无须隐藏。它看上去就是一块奇怪的机械组合，似乎给人一种很荒诞的感觉。舰身恍如怪石嶙峋的山嵴一般，到处可见巨大的凸起，杂乱无章又狂野地组合在一起，外表上也看不出这些凸起具体的功能。很难想像这个东西会以自己的力量腾空而起，带着庞大的身躯消失在茫茫太空之中。

消失在太空中！

她看见了邓肯心中那块马赛克的形状了。

无法移动的一个棋子！跟上节奏……不要思考，动手去做！

她突然感到一阵寒意，她知道了他的决定。

当你想把命运的决定权放在自己手中时，就是你可能被压垮的时刻。小心。要允许意外事件。当我们努力创造时，总有其他力量在起作用。

—达尔维·欧德雷迪



「行动时要万分小心。」什阿娜曾警告过他。

艾达荷觉得自己无须警告，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对此心怀感激。

圣殿上有尊母让他的任务简单不少，她们让舰上的督察和其他警卫十分紧张。默贝拉命令她过去的姊妹们远离无现星舰，但每个人都知道敌人就在那里。继视扫描仪显示，一列列看起来无穷无尽的运输机停在平台上，尊母如潮水般涌出。新来的人大多对停泊在那里的那艘大得骇人的无现星舰表现得很好奇，但没人违抗大尊母的命令。

「只要她还活着，她们不敢，」艾达荷在督察能听见他的地方嘟囔道，「但尊母有暗杀领袖、取而代之的传统。默贝拉能坚持多久？」

摄影机为他做了工作。他知道他的喃喃自语会传遍整艘航舰。

不久后，什阿娜来到他的工作室见他，表达了她的不同意见：「邓肯，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让人们很不安。」

「回去找你的虫子去！」

「邓肯！」

「默贝拉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她是我们和灾难之间的唯一屏障。」

他已经向默贝拉表达了担忧。这对观察者来说并不陌生，却使每个听到他的人更加烦躁不安—档案部的摄影机监控者、舰上的警卫，人人莫不如此。

除了尊母之外。默贝拉不让她们接触贝隆达的档案部。

「现在还不到接触的时候。」她说。

什阿娜听懂了她的暗示：「邓肯，要么就别再给我们增添烦恼，要么告诉我们怎么做。你是个晶算师，那就发挥你晶算师的作用。」

啊，伟大的晶算师将发挥作用给所有人看。

「你们应该做的事显而易见，但不取决于我。我不能离开默贝拉。」

但我可以被别人带走。

现在就看什阿娜的了。她离开了邓肯，去传播她自己的改变理念。

「我们有大离散这个范例在前。」

到夜晚来临之前，她已经使舰上的圣母对她的理念都不抱反对，然后对邓肯做了个手势，表示他们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她们会追随我。」

虽然本意并非如此，但护使团恰好为什阿娜的崛起搭好了舞台。多数女修都知道她潜在的力量。很危险，但这力量就在那里。

未经使用的力量就像带着可见牵线的木偶，没人掌控它们。它是很有吸引力的诱惑：我能让它起舞。

为了继续培养这个假象，他联系默贝拉。

「我什么时候能见你？」

「邓肯，求求你。」即便是投影中的影像，也能看出她显得很痛苦，「我很忙，你知道现在的压力有多大。几天后我就能出去了。」

投影显示，背景中的尊母对她们领袖的这一幕奇怪行为阴沉着脸。任何圣母都能读出她们的表情。

「大尊母变软弱了？那只不过是个男人！」

切断连线时，艾达荷强调了舰上每台监视器都看见的事：「她处于危险之中！她不知道吗？」

而现在，什阿娜，一切都取决于你。

什阿娜有恢复战舰飞行控制的钥匙。地雷已经清除，没人能在最后一刻发信号点燃隐藏的炸药，摧毁这艘星舰。现在需要考虑的只剩人员了，尤其是特格。

特格会了解我的选择。其他人—拉比那群人和司凯特利—将不得不和我们一起看运气了。

安全监牢内的混合人并不让他担心。它们是有趣的动物，但目前并不重要。也因此，他对司凯特利的思考一闪而过。那个小个子忒莱素人还在警卫的眼皮底下，不管这些警卫自己有什么其他担忧的事，都从没放松过警戒。

他焦虑地上了床，对档案部的任何监察员来说，这都有现成的解释。

他的宝贝默贝拉现在处于危险之中。

她处于危险中，他却无法保护她。

我的存在本身对她来说就是个危险。

到了黎明时分，他起身返回军械库，去拆除一座兵工厂。什阿娜在那里找到他，要求他陪同一起去警卫区。

几个督察向他们致意。她们选择的主管没有让他惊讶，是嘉瑞米。他听说过她在评议会上的表现—怀疑，忧虑，准备好自己放手一搏。她是个面容严肃的女人，有人说她很少笑。

「我们已经对这个房间里的摄影机动了手脚，」嘉瑞米说，「现在画面显示的是我们在边吃零食边向你询问武器的事。」

艾达荷觉得胃里仿佛打了一个结。贝尔的人很快就会识破仿真画面，尤其是他自己的投影模型更容易被看穿。

嘉瑞米看到了他皱起的眉头便回应道：「我们在档案部有盟友。」

什阿娜说：「我们来这是要问你，在我们乘坐这艘战舰逃跑前，你想不想离开。」

他的惊讶很真实。

留下来吗？

他没考虑过这个选项。默贝拉已经不再属于他，两个人的纽带在她那边被剪断了。她没有接受这个现实，目前还没有。但是等到她第一次为了贝尼·杰瑟里特的目标，需要做出将他置于危险之中的决定时，她会接受这个现实的。现在，她只是超过必要程度地躲着他。

「你们要参与大离散？」他问道，眼睛看着嘉瑞米。

「我们要尽自己的力量去挽救更多东西。以前的人称这行为是用摔门而出代替投票。默贝拉正在颠覆贝尼·杰瑟里特。」

他相信还有些没有说出的观点也影响了她们。她们不同意欧德雷迪

孤注一掷的选择。

艾达荷深吸一口气：「我要和你们一起走。」

「不要后悔！」嘉瑞米警告道。

「问得太愚蠢了！」他说着，让自己压抑的悲痛倾泻而出。

如果这样的反应来自一位女修，嘉瑞米不会惊讶。但艾达荷让她很吃惊，她花了几秒钟恢复平静，诚实的脾性让她不由得开口：

「确实很愚蠢，对不起。你确定不想留下来？我们欠你一个自己做决定的机会。」

贝尼·杰瑟里特对那些尽职尽忠的人太一丝不苟了！

「我要加入你们。」

她们在他脸上看到的悲伤不是仿真出来的。返回他自己的控制台时，他对此毫不掩饰。

我分配到的位置。

当他编写战舰的身份识别电路码时，他没有费力去掩饰自己的行动。

在档案部有盟友。

电路在他的投影上闪烁——输入飞行系统的彩色光带，只是中间缺了一环。稍作研究后，他就看出怎么绕过那个破损处了。晶算师观察就是为了这样的情况而准备的。

透过内核功能增强数倍！

艾达荷向后一靠，坐着等待。

升空是一段让人心惊肉跳的空白时段，航舰会在离开地表够远的时候突然停止，然后开始接触零域场并进入折叠空间。

艾达荷看着他的投影。那对花园中的老夫妻，他们就在那里！他看到他们身前的网闪闪发光，男人用手指着，圆脸上是满足的笑容。他们在一张透明重叠层中移动，在他们身后可以看见舰体的电路。那张网变得愈来愈大——不再是线条，而是比投影电路更粗的光带。

男人的嘴唇嚅动，像是在说话，却没有声音。「我们知道你会来。」

艾达荷伸手去碰他的控制台，他的手指在控制场中张开，抓住了电路控制所需的元素。没时间去细致摆弄了。严重中断。他一秒内就进入

了核心，在核心区除掉整个区块就易如反掌了。先关掉导航。他看见网开始变细，男人的脸上出现了惊讶的表情。接下来是零域场。艾达荷感觉到战舰在折叠空间踉跄前行。网络倾斜，拉长，同时两个观察者开始缩短、变薄。艾达荷清除了星际储存电路，连同自己的资料一并抹去。

网络和观察者消失了。

我为什么知道他们会在那里？

除了重复出现在视野中的幻想引发的确信，他没有答案。

他在警卫舱的临时飞行控制板前找到什阿娜的时候，什阿娜没有抬头看他。她俯着身，惊慌失措地盯着面板。她上方的投影显示他们已经离开折叠空间，面前能看到的恒星图案，艾达荷一个都不认识，但他已经料到了这一点。

什阿娜转身看着站在身边的嘉瑞米：「我们失去了所有储存的资料！」

艾达荷用食指敲了敲他的太阳穴：「不，并没有。」

「但是哪怕只是恢复那些最重要的资料也要花上好几年！」什阿娜抗议说，「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的航舰无法被识别，我们也无法识别周围的宇宙空间，」艾达荷说，「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47

平衡无他，只须感受波动即可。

—达尔维·欧德雷迪



默贝拉觉得，从她察觉邓肯的决定后，似乎已经过去了一个时代。

消失在太空中！离开我！

香料之痛带来的时间恒定感告诉她，从意识到他的意图到现在仅仅过去了几秒，可她觉得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必须阻止他！

她已经伸手去碰控制板，这时中枢开始摇晃。震动持续了很久，然后慢慢平息了。

贝隆达站了起来：「怎么……」

「平台的无现星舰刚刚升空了。」默贝拉说。

贝隆达伸手去碰控制板，但是默贝拉拦住了她。

「已经走了。」

不能让她看见我的痛苦。

「但是，谁……」贝隆达陷入了沉默。她自己评估了结果，看出了默贝拉察觉的事。

默贝拉发出了一声叹息。她有整个历史的咒骂词汇可供使用，但她一个都不想说。

「我想要在我的私人餐厅和议会成员一起吃午餐，我希望你在场，」默贝拉说，「告诉杜纳，今天还是吃炖牡蛎。」

贝隆达刚要抗议，却只说了一声：「又吃这个？」

「你记得我昨晚是自己在楼下吃的吗？」默贝拉重新坐了下来。

统御大圣母肩负着责任！

有地图要改变，有河流要追踪，还有尊母需要驯化。

有些浪花会抛甩你，默贝拉。但是你要爬起来，顺应它行动。失败七次，站起来八次，你就能够在奇怪的表面上保持平衡。

我知道，达尔。你在梦中很想参与。

贝隆达盯着她，直到默贝拉开口说：「昨晚我让议会成员在晚餐时和我保持距离。有点奇怪—整间餐厅只有两张桌子。」

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这种空洞的闲聊？我这不寻常的行为还有什么借口？

「我们在想为什么不能允许我们在自己的餐厅用餐。」贝隆达说。

「为了救你们的命！但是你们应该看看她们流露的兴趣。我会读唇语。安吉莉卡说：『她在吃某种炖菜，我听到她和厨师讨论这件事了。我们这不是得到了一个绝佳的世界吗？我们必须尝尝她点的那种炖菜。』」

「尝尝，」贝隆达说，「我明白了。」然后又说，「你知道，是不是？什阿娜拿了那幅梵高的画，就从……从你的寝室。」

为什么我感觉很受伤？

「我有注意到那幅画没了。」

「她说是借用一下，准备放在她在舰上的房间里。」

默贝拉抿紧了嘴唇。

这些该死的家伙！邓肯和什阿娜！特格、司凯特利……他们全都走了，也没办法追踪。但还有从我们的孩子们身上提取的艾达荷细胞和再生箱。虽然不一样……不过也差不多。他觉得他能跑得了吗？

「你没事吧，默贝拉？」贝尔的声音里透着关切。

达尔，你警告过我可能会发生这些疯狂的事，但我没听进去。

「吃过饭后，我会带议会成员参观一下中枢。告诉我的侍祭，睡前我想要喝点苹果酒。」

贝隆达嘟囔着离开了。那更像她的性格。

现在你要如何指引我，达尔？

你想要指引？指引你的生活？我是为了这事死的吗？

可是他们连梵高的画都拿走了！

你怀念的是那个吗？

达尔，他们为什么要带走它？

一阵刻薄的笑声回答了问题，默贝拉很庆幸没有别人听到。

你看不出来她打算干什么吗？

护使团计划！

哦，远远不止。是下一阶段：从穆阿迪布到暴君，到尊母，到我们，再到什阿娜……然后是什么？你看不出来吗？应该已经在你的头脑里呼之欲出了。就当是吞下苦汁，也要接受它。

默贝拉一阵战栗。

看出来了吗？一种苦口良药般的什阿娜式未来？我们曾经以为所有的药都只能是苦的，否则就没什么效果。甜味中没有治疗的力量。

达尔，这一定要发生吗？

有些人会被这种药噎住。但幸存者可能会创造出有趣的模式。

成对的对立定义你的渴望，而那些渴望会把你禁锢。

—禅逊尼警句



「你故意放他们走，丹尼尔！」

那位老妇人用她花园围裙那带着污渍的前摆擦着手。她周围是一副夏日清晨的模样，鲜花盛开，鸟儿在附近的树丛间鸣叫。天空似乎有些薄雾，地平线上闪着黄色的光芒。

「不，马蒂，不是故意的。」丹尼尔说。他摘下他的卷边帽，抹了抹短短的浓密灰发，然后又把帽子戴回去：「他让我吃了一惊。我知道他看到了我们，但是我没想到他还看见了网。」

「我为他们挑了这么好的一颗星球，」马蒂说，「最好的一颗。对他们的能力来说是个挑战。」

「现在埋怨这些没什么用，」丹尼尔说，「现在他们已经在我们碰不到的地方了。不过，他那时候已经焦头烂额，我还以为能轻易抓住他。」

「他们还有个忒莱素尊主，」马蒂说，「他们在网下的时候我看见他了。我本来很想再研究一个尊主的。」

「我不明白有什么必要。他们总对着我们吹口哨，总是让人不得不把他们踩在脚下。我不喜欢那样对待尊主，你知道的！要不是因为他们……」

「他们不是神，丹尼尔。」

「我们也不是。」

「我还是认为你把他们放走了。你太急着要剪你那些玫瑰了！」

「不管怎样，你要对尊主说什么？」丹尼尔问道。

「他要是问我们是谁，我就开玩笑。他们总是会问这个。我就说：

『你以为呢，长着飘逸胡须的上帝本人？』」

丹尼尔轻笑着：「那肯定会很有趣。他们很难接受幻脸人可以独立于他们的事实。」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结果再自然不过了。他们给我们吸收别人记忆和经历的力量，收集足够以后……」

「我们拿来的是人格，马蒂。」

「不管是什么吧。那些尊主本来就应该猜到，有一天我们收集到足够的记忆和经历以后，就能够自行对我们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

「还有他们的未来？」

「哦，原本把他放到他该在的位置上后，我会向他道歉的。操控别人是有个限度的，对不对，丹尼尔？」

「马蒂，你脸上露出那种表情的时候，我就要去修剪我的玫瑰了。」他退回一排灌木丛中，灌木叶子青翠，开着和他的脑袋一样大的黑色花朵。

马蒂在他身后叫他：「丹尼尔，收集过的人够多，就得到了一个大知识库！那就是我要告诉他的。还有舰上那些贝尼·杰瑟里特！我会告诉她们我有她们中的多少人。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窥视她们的时候，她们感觉有多疏远？」

丹尼尔弯腰摆弄着他的黑玫瑰。

她在后面盯着他，手扠着腰。

「更别说晶算师了，」他说，「那艘舰上有两个——都是苏亡人。你想和晶算师玩玩？」

「尊主也老是想控制他们。」她说。

「那个尊主如果要对那个大个子的搞鬼，他会自食恶果的，」丹尼尔说着，边从他的玫瑰根上剪掉了一个地面上的芽，「哎呀，这个真漂亮。」

「晶算师也一样！」马蒂叫道，「我本来要告诉他们，晶算师多得很，不值几分钱。」

「几分钱？我不认为他们会理解那个词，马蒂。圣母也许会，但那个大个子晶算师不会。他的记忆回溯不包含那么久以前的事。」

「你知道你放走了什么吗，丹尼尔？」她质问道，在他身后跟了上

来，「那个尊主胸前有枚零熵胶囊，里面也都是苏亡人细胞！」

「我看见了。」

「所以你才让他们走的！」

「没让他们走。」他的剪刀窸窸作响，「苏亡人。让他们去处理他吧。」

这本书，依然献给贝芙，我的朋友、妻子、可靠的帮手，也是为本书命名的人。本书出版之时，斯人已逝，下面的话是在她去世后的凌晨写下的，这段话应该可以告诉你她给我带来的灵感。



关于贝芙，我能说的最美好的事之一，就是在我们一起度过的岁月中，没什么是需要忘记的，连她优雅离世的时刻也值得我铭记。在那一刻，她最后一次为我献上了爱的礼物：宁静平和地离去。她曾经无悲无惧地谈起死亡，以消弭我的恐惧。向你展示无须害怕死亡，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礼物？

正式的讣告将是这样的：贝芙丽·安·斯图尔特·福布斯·赫伯特，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日生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下午五时五分卒于茂宜岛的卡瓦拉。我知道她不喜欢太正式，这已经是她能忍受的极限。她要我保证不举行那种「我的身体供人观看，牧师在前面讲道」的传统葬礼。她说：「那时我已经不在身体里了，但它应该拥有更多的尊严，而不是供人观看。」

她坚持说我最多只能火化后把骨灰撒在她心爱的卡瓦拉：「在那里，我感到了无尽的平和与爱。」唯一的仪式，就是亲朋好友听着〈恶水上的大桥〉，看着骨灰撒落。

她知道那时会有泪水，就如现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一样，但在她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她常说流泪无益。她觉得眼泪来自我们的动物本性，狗失去主人也会哀嚎。

主导她的生活的，是人类意识的另一部分：精神。不是任何愚蠢的、宗教上的精神，也和多数灵媒口中的这个词并无关联。对贝芙来说，那是照耀她所遭逢的万物的意识之光。正因为这样，尽管心怀悲伤，甚至是沉浸在悲伤之中，我也可以说由于她给我的爱（而且她将继续给予），喜悦充满我的灵魂。她逝去所带来的悲痛再怎么深，与我们共同的爱相比都不算太高的代价。

她为撒落骨灰的时刻选的那首歌，是我们常常对彼此说的话—她是

我的桥，我也是她的桥。这是我们婚姻的缩影。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日，我们在西雅图的一位牧师面前举行了仪式，开始了这段彼此共享的旅途。在斯诺夸尔米国家森林游乐区的凯利巴特自然区顶上有一座消防了望塔，我们的蜜月就是在那度过的。瞭望塔内只有一点多平方公尺，塔顶是半平方公尺的穹顶，大部分空间都被一个火灾定位器占满，只要看到有烟，我们就能用它来确定火灾发生的地点。

在这狭窄的房间内，有台发条式的维克多牌留声机和两台携带式打字机，占去唯一一张桌子上很大的面积，我们一起把生活安排得相当惬意：用工作来支付音乐、写作，还有其他生活带来的乐事的开销。

这不代表我们一直都兴高采烈。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也有无聊的时刻，有恐惧，有痛苦，但总还有欢乐。即便在最后时分，贝芙还是可以微笑着告诉我说，我帮她躺在枕头上的位置非常好，说我的轻轻按摩帮她减轻了背痛，还有其他一些她自己已经无法做到的必要的事。

在她最后的日子里，除了我，她不想让任何人碰她。但我们的婚姻生活创造了爱和信任的纽带，她经常说我为她做的事情就像她自己做的一样。虽然我必须提供牵涉最私人领域的照顾，像照顾婴儿一样，但她没有感到被冒犯，她的尊严也没有受到打击。当我抱着她让她更舒服些，或是帮她洗澡的时候，贝芙的手臂总是环绕着我的肩膀，脸也像以前一样依偎着我的脖颈。

要传达出那时的愉悦之情是很困难的，但我向你保证，一切千真万确。那是灵魂的愉悦，甚至是面对死亡时仍能感受的生命的愉悦。她离开的时候，我握着她的手，主治医生的眼里闪着泪光，说出了我和很多人谈起她时都会说的话。

「她走得从容、优雅。」

许多目睹这种优雅的人都不理解。我还记得黎明前几个小时，我们住进医院，准备迎接第一个儿子的情景。我们一直笑着，医护人员不以为然地看着我们。分娩是痛苦又危险的事，分娩时母亲死亡的事也并不罕见，这些人笑什么？

我们笑是因为想到新生命的诞生，那是我们两人的一部分，让我们充满了幸福感。我们笑是因为这家医院正是在贝芙出生那家医院的原址

上建起来的。这种延续多么奇妙！

笑是会传染的，很快，在去产房的路上，我们遇到的其他人也都面带微笑。不以为然变成了欣然接受。笑是她在面对压力时的优雅音符。

她也为那些持续不断诞生的新事物献上笑容。她总能在遇到的一切中找到可以激发她感官的新发现。贝芙有种纯真无邪的态度，是种独特的成熟。她想在每件事、每个人身上发现美好，结果她总会在他人身上引发类似的回应。

「报复是孩子才做的事，」她说，「只有根本上还没成熟的人才想报复。」

大家都知道，她会打电话给冒犯她的人，恳请他们放下破坏性的感情：「让我们做朋友吧。」正因为如此，我一点都不惊讶在她去世后，慰问如潮水般涌来。

这是她的典型做法：她想让我给一九七四年为她治疗的放射科医生打电话，这段治疗很可能是她去世最主要的原因。她想让我感谢他「给了我这十年的美好时光。一定要让他明白，我知道，在我因为癌症将死之时，他已经为我做出了最大努力。他把工作做到了极致，我想让他知道我的感激之情」。

当我回顾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心里满是语言无法形容的幸福感。所以应该也不难理解，我不想也不需要去忘记任何一刻。多数人只是在她生活的周边徘徊，我却以最亲密的方式与她共同分享，她做的每件事都给我力量。如果不是她在之前的岁月里毫无保留，全心付出，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我就不可能完成那些必须去做的事，给她力量，回报她。我认为那是我最幸运的事，是最神奇的特权。

法兰克·赫伯特

华盛顿州，汤森港

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

fiction 15

沙丘：圣殿

CHAPTERHOUSE:DUNE

作　　者　法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
译　　者　老光、甄春雨
校　　对　魏秋绸
责任编辑　杨琇茹
编辑协力　赖淑玲、闻若婷、赖书亚
内页排版　黄暐鹏
行销企画　陈诗韵
总 编 辑　赖淑玲

社　　长　郭重兴
发行人暨出版总监　曾大福
出　　版　大家 / 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　　行　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9楼
电　　话　(02) 2218-1417
传　　真　(02) 8667-1065
划拨帐号　19504465　户名·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华洋法律事务所　苏文生律师
初版一刷　2021年9月

定　　价　600元
ISBN　978-986-5562-20-5
ISBN　978-986-5562-30-4 (EPUB)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有著作权·侵犯必究
本书仅代表作者言论，不代表本公司 / 出版集团之立场与意见

Chapterhouse: Dune by Frank Herbert
Copyright © Herbert Properties LLC 1985.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mplex Chinese copyright © 2021 by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Common Maste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